

集部第七五冊目次

王槐野先生存笥稿續集九卷

〔明〕王維禎撰
明嘉靖徐學禮刻本

鄭侯升集四十卷

〔明〕鄭明選撰
明萬曆三十一年鄭文震刻本

王槐野先生存笥稿續集九卷

〔明〕王維楨撰

明嘉靖徐學禮刻本

北京大學圖書館藏

王槐野先生存笥稿續集目錄

卷之一

序

崔東鹿德政錄序

壽少宰龍湖張公六十序

贈焦大夫奏功拜恩序

壽任母張太夫人序

碑

重修三聖廟碑

存笥稿續集目錄

誌銘

明封文林郎翰林院編修格菴歐陽公墓誌銘

碑銘

明封戶部主事喬君墓誌銘

王氏第二妹正儀壙銘

長女王淑姬壙銘

傳

西峰張公傳

祝文

關王祠告文

祭華嶽文

祭贈君墓文

祭仲父質庵公文

祭內子東孺人文

哭王淑姬文

祭妹文

送亡女文

奏疏

乞恩終養疏

再乞終養疏

雜著

聖人中和之氣論

文章根本六經論

魯仲連論

足食足兵議

存笥稿續集目錄

喜雪賦

許氏贈言跋

賀楊刺史帳詞有引

請南宮士啓

請東體悅啓

再請東子啓

卷之二

書

與江北李監察書

與李汲泉兵憲書

與韓方山吏部書

答朱嘉令周子書

與徐倅楊子書

與徐御史書

與余郎中書

答謝提學書

訊鳳泉先生書

與黃少參書

與王三渠少宰書

與陵給諫書

與王刑部元美書

答吏部王子書

答韓推官書

與趙劍門侍御書

與王思賢書

答王思賢書

與孫李泉少宰書

答趙劍門書

答張臨溪書

答楊裁菴書

與黃翠巖書

與張白灘書

與林平泉書

與月崖孫都憲書

存齋初集卷之六目錄

三

卷之三

書

與謝應午書

答襄垣令王立軒書

答王堯衢乃翁九岩書

答王總督石岡書

與王九岩書

答鳳陽李太守書

答傅太守書

又答襄垣令王同年書

復彭大參書

答鄭嶺南同年書

答督學喬三石書

復牛相國桃泉書

答鳳泉先生書

與蘇舜澤先生書

與高太守論修古城書

復呂芹谷書

答彭大參同年書

復江太常春谷書

答張僉憲大乙書

卷之四

書

與張太微書

寄三渠先生書

答謝趙巡撫書

贈孫伯泉書

與趙巡撫書

奉仰濱先生書

存齋初集卷之七目錄

四

答張安世書

寄高石山書

與趙侍御書

與陳給事書

謝文少參同年書

答王侍御書

與王序天書

與孫錦水書

答汪春谷書

答自湖胡侍御書

卷之五

書

答座主故貴州巡撫王太師書

答少司徒南溪張公書

答任都憲書

答謝王總督石岡書

奉慰彭大恭同年書

答王南濱兵憲書

與陳罪齋侍御書

與傅巡撫書

答張子弘書

答王大廉先生書

復傅應臺巡撫書

與南姜泉書

與賈樵村書

與呂芹谷書

與潘雙溪書

與張雙渠書

答趙主政書

卷之六

書

與余文獻郎中書

答許中丞書

與路守張重卿書

與趙御史書

奉張侍郎南溪書

答鮑思菴巡撫書

答太原王倅書

答周石崖憲長書

奉安福王尚書書

答李主事書

答謝少恭應午書

與高平令翁子書

答金部張太谷書

與孔方伯文谷書

答尹新野書

答王襄陽書

復王兵備書

答尹河間書

與大名張太守書

謝父都御史書

答外龍諸書

與劉亦齋書

卷之七

書

與聶禮部子安書

與大司馬守朴趙公書

與孫都督伯宗書

與少司馬張東沙書

與張少參秋岳書

與石尾川中丞書

與徐儀周給諫書

與文給諫道山書

與仇止齋書

與呂中石大僕書

與南姜泉憲使書

與潼關張兵憲書

與大司馬聶公書

與少宗伯孫公書

與謝提學刻華山志書

答汝寧來太守書

卷之八

書

與鳳泉先生書

復孫監察書

答張南溪書

與鄭少澤提學書

與薛方山同年書

與楊太守書

與泮洲張司馬論傳書

答薛方山書

答趙方泉提學書

與楊朋石書

與趙大洲書

與鄭澹泉書

與趙方泉書

與賀總兵書

與徐少湖閣老書

與王兵備書

倭王兵備書

答吳總兵書

答王季山書

存稿集 八 目錄

與秦白崖書

答吳總兵書

答趙大洲書

與樊御史書

答趙方泉書

答唐巡撫書

卷之九

五言古詩

貢院贈袁元峰舉士二首

七言古詩

北邙行

五言律詩

春登郊壇偕諸同館三首

東峰二首和韻

趙大洲弟小洲下第歸

郡堂題賀聖節三首

投南寺避暑四首

贈馮子

出平涼尋故人

王母宮二首

宿涇陽館穀不至

涇陽早發用壁間韻

渡渭

渭南早發

嚴都事奉使便歸

存稿集 八 目錄

黃少村種菊數盆九日諸同館携尊就賞佳

樂載集稱雅會馬屬余在告不赴詩以貽

之

草堂即落悼往悲今愴然有懷於我翁遂賦

四韻爰抒底裏焉

宴南寺用韻

冬至西溪限韻二首

別浦竹塘侍御二首

元宵

送李兵備致仕歸二首

張憲長父母輓詩二首

宿臨潼

華清宮

寄朝邑令劉栢山二首

中秋夜飲三石齋子和韻二首

七夕兩二首

送李憲長再赴汴臺

壽安母百歲

寄趙孟靜

千秋節二首

東城壽詩

諸錦衣設醮於顯靈宮寄孫伯泉

左順門望文華有述雪後望西山

送兄二首

甘太夫人壽七十二首

存寄稿續集

九

春日院中齋居對雪

三月晦日諸館寮約集郎園余坐阻不赴寄

之二首

七夕雨

秋夕齋宿

送吳吏部謫大名

壽張賢官

寄郭舅舅故爲縣倅送彭子還山二首

夜雨

雪日詣宮門哭

太行皇后有述

南浦觀蓮次韻

輓竹坡隱君

七言律詩

代人送縣倅之浙東

和桂洲相公九日邵園賞菊三首

吹劉太守登移山韻

萊公祠送江幾東用杜工部望嶽韻

王母宮次曹可宗韻病懷二首

彭子遷居隣宇因簡王喬潤和趙大洲韻

登華城陟眺

沙河逢同年高令

登長陵山和西玄公韻

存寄稿續集

十

上陵和韻

和韻送友人作

送吳少淮謫赴大名代人作

陳子至自嵩山

奉和司空凡山甘公誕日夜宴見示之作四

首

爲人賦碧山

除夜與親者飲用韻

用韻贈答潯陽太史

夏日李氏山亭餞閭右泉之金陵即用其韻

贈閭右泉司成之南都

張石渠給諫特使侯藩尋復留行司成孫公

為賦詩余和之

和與槐謝子華陰雨中望嶽見懷之作

夏日東氏園亭燕集和秋渠張參伯韻

五言排律

壽張侍御乃翁東村四十韻

送侯大參赴山東右轄

嵩鶴老人六十壽 壽嵩鶴老人六十

送別宮贊吳年兄省觀十二韻

存尚稿續集

目錄

五言絕句

圖中小景二首

病卧四首

題鶴鵲圖二首

六言絕句

淇門用壁間韻別石厓給事四首

渡渭二首

壽東村六首

七言絕句

梳粧樓

原州教場閱武曲十二首贈松石制府

圓山一首

彰德道中時聞 駕幸承天二首

題翁贈陳子母

過望兒山

問彭子疾彭子者安禪養生並自稱能於其

疾也予故待朝及之二首

海印寺聽沈山人彈琴二首

詞

鼓吹詞一首

南寺避暑 柳稍青

雜句

存尚稿續集

目錄

年等七十

秋第

論世軒

信古樓

心遠堂

可山戶部絕武堂

洛陽孫尚書第

鄴縣亭子

南峯子門對

脩仲姪奮澠齋

敦義軒

王槐野先生存尚稿續集目錄終

王槐野先生存簡稿續集卷之三

左輔王維楨著

吳興顧爾行校

門人靈璧徐學禮梓

序

崔東鹿德政錄序

嘉靖十三年乃余即聞神木尉崔氏賢神木秦鄙邑也是年屬大比神木方執事場屋故人士見者往往能道說其狀神木蓋前部符陽曲典司有執性鮮諧

存簡稿續集卷之一

時乃奄爾坐論此聞于十五六年余得之晉人又五年而為二十一年乃蒲城令李思菴氏日忽以公事過余廬為余道東鹿令崔氏賢聞之則前神木尉也李即其土人言稽必信余往聞非謬哉頃之李自蒲城寓書抵余列東鹿之政甚偉畧曰夫民不即康者在上崇虛譽而乏實作功弗奏者在志涉同遷而道艱危斯兩者仕宦之共情李世之公患也夫實作習艱艱危適遺民安所賴哉東鹿之鉅殃為水又伏奸惟賦夫疾有必死癰疽是已謂善漬也木有必斃蠹

虫是已謂善損也水若奸實似之崔力捐二難與民竟休此其彈志悴形冒險任怨豈近觀所恒有哉夫惠崇譽文表耳群邑咸崔雖皞皞可也崔今擢僉蜀臬東鹿人勒石頌德告嗣世勿忘余治蒲怕務執則事亦不及債夫懿璞弗剖王人之蔽也嘉善弗揚友朋之咎也走終不能默令東鹿無聞願托公言以傳于義可乃余覽其詞核又素請其聲實豈所謂惟賢識賢邪於是復曰今君所寄樓谿稿樓谿豈崔號耶稿稱作于東鹿其詠秋水漂泊吾民貧似洗此生何

存簡稿續集卷之一

以報等蒼又木綿歌歸來忍見機杼空夫婦相持泣如兩則正哀水傷賦二事崔能章章底績如此本茲念哉本茲念哉

壽少等龍湖張公六十序

龍湖張公者始為學士時上嘗欲伐南越使之往諭還乃進少宰今攝學士為詞林宗云初越公亂告也上念勞師萬里之外而爭不用之士亡利不若既而効命詔選才于往乃以鶴公行未至公設特越驚不服公至令必服有方畧也自

十有六載余竊睹天下之勢觀乎儀文章度之列以
及縉紳毗庶之間彬彬焉熙熙焉可以稱治安矣乃
張公顧獨前慮先憂以爲華湏臻實治無幸有余甚
嘆伏之曰大哉所聞乃張公爲予言當此之時方內
順軌英俊克塗爲社稷計者非少可以云治然強胡
寇邊數無寧歲莫或痛之一創夫胡與越殊制越告
而能伏胡不武折不北也然兵以食健食以農供兵
不休而食竭則農困夫民非皆知道守義命者也困
而待盡者人情手故厲法以脩武孰與聚糧而厭其
存簡稿續集卷之一

耳欽有詔公入相公夫相據施之矣措令萬方寧四
夷懾士脩道官舉職宜秩秩若所稱述况歧而望之
者衆矣余觀天之右人國也必生賢者以翊佐之其
賢者必壽必康蓋壽則久久則練世康則寧寧則慮
精桃李之華不喻時苑園之觀也梗枏長于深山歷
千歲而始材廟堂所需也張公周公必享遐福哉會有
公門人何君輩十許人者來訊言壽公公今年六十
壽宜云何余具常所論冀者酬之予與公同年舉久
從公後識其際冀之非謬也

存簡稿續集卷之一

贈焦大夫奏功拜恩序

昔焦大夫奏功于朝之時余實親睹其事云焦大夫
蓋挾牘來也牘約之蓋數十極一入力僅勝之牘所
具咸大夫守平定勞勩事其巨者有三一曰平定之
民嘗饑矣太守令民不流殍戶口如故二曰太守政
平而令屬民重爲邪庶盜他盜亦不入其境三曰州
俗黠而奸訟日受牒至百而未已往吏甚厭苦之焦
太守居三年訟止吏部閱牘大異之上其事于大
天子天子詞有司問太守治平定何以令民飢年不用

盜賊銷亡爭訟聚止也太守失地叩頭謝曰此
之能也蓋陛下神靈威惠之所及也臣何力之有
于是天子嘉其賢有讓乃加太守為奉直大夫太
守父曰通判公贈奉直大夫母曰某贈安人其配某
封安人令大史各制詞予之焦大夫乃即趨闕下受
制叩頭謝而且歸趙保州一者焦大夫之姻也當其
時為刑部郎中余為翰林修撰與焦大夫故同計偕
乃相期約造館下稱賀焦大夫顧歎歎逾而言曰
僕先子所以教僕者備矣乃今籍天子之休命得
以報然泉室幽昏白日不照僕誠其痛之已又曰僕
又箕箒妻性不好華而喜操家政以故僕一意治官
微回視之憂今之封足酬之矣余聞其語則大息嘆
焉以為君子者出而服職受事顯聲名于當世垂光
烈于無窮此非獨己能也亦必有父母之教室家之
勛焉今夫百尋之木可謂材大而為澤之而柯葉
庇之久而彌大此匠石之所為顧也君子而得父母
聖室家宜者亦固其遇哉刑部若請余次第其說書
之卷贈焦大夫其時會焦大夫遷二武昌第卒卒辭

別罷之既三歲余遷守留院刑部君亦出補保州保
州以書抵余責負故為激詞求應其詞曰彼焦君所
獲固弗若大臣崇陞華峻上逮三世下庇重葉煌煌
燭燭震炫時人之耳目者然均之荷天子寵也焉得
弗記往子有成言竟不肯次第書即誠謂輕眇如負
君恩何余既已次第陳言報保州因復之書曰夫君
言大臣沾榮上逮三世下庇重葉者以為奇絕夫奇
實不償絕德不報斯固大臣之所以為難也雖然豈
可以不務勉哉古亦有言精衛填海女媧補天夫海
不可平天本非缺此人人所明也然今昔稱焉非謂
其果能也美其殫竭心力耳以勸忠也
壽任母張太夫人序
任母之先蓋嘗有起進士而官至僉事者其後子孫
紹其業奕奕繩繩而罔有絕時至于四世而太平太守
與焉太平太守號曰襟山君襟山君為人方廉而持
重不能効世俗靡靡之態其初仕為翰林已改為給
事中余以其故皆嘗與之游敬禮之私以為朝有
正真則人無比德而襟山君竟出為太平太守斯其

故余莫之究詰矣余居江南既一年而太平太守以
單車入其郡居無幾何而太守思其母張夫人甚乃
使使往迎焉太平太守蜀人也初爲給事中時常以
使出乃因奉張夫人歸其鄉已而還報命而張夫
人戀土遂留未與俱太守之言曰吾母不來吾安能
一日守太平也及張夫人至會余移官于北且欲行
不能賀太守聞之乃馳書問余曰先生行矣誰爲文
壽吾母者今母之來也下三峽歷險艱飛流漂沫舟
從象馬上過言之蓋骨驚汗出焉又其時冬暮矣兩
雪在塗霜露又從而加焉自吾爲游子恒憚之乃以
勞白髮親安忍乎斯義誠區區願因先生明之余發
書觀其詞旨深厚矣余嗟嘆焉當是時余母劉夫人
在關中別離久亟思一見不能留斯須執筆札而報
太守遂去去之半歲太守以使督余曰今先生業已
侍北堂快私心矣往吾所請爲壽吾母者先生識之
乎夫人有所慕而不得則稱曰缺望故仕者思欲內
入則夢登天懼不得意則夢落羽凡以志所注耳走
也唯獨望先生言恒在夢寐間矣使還固須有齋持

母投徒平歸令吾望缺也於是余乃執筆札爲文報
太守曰以余得侍余母劉夫人于家之歡甚乃知君
得侍張夫人于官邸之歡愈益甚也夫事親者何有
常哉亦各視其意所適耳張夫人既安于從宦則塗
山之跡可以入頌大江之水可以効祝又何引峨眉
以祈年之高慕江流以比筭之長也張夫人嘉州大
冢子也雖婦人而有大人君子之識太守始拜給事
中而憤世事嫉邪人思欲投軀論之者數矣張夫人
輒止之謂曰夫馳馬者視道晉言者相時馳而失道
獨有一跌之憂言不中會則大事去矣願而慎之母
開口重老嫗戚也已又曰夫固有親亦固有君若以
老嫗故而墮壯士之節未可也於是給事中卒論
之由此觀之古所謂令母者非也語曰直木無曲榦
而鵲巢無鳳雛信然乎信然乎太守今之年未四十
張夫人年七十有一即若張夫人之年積而滿百則
太守從今日往且有三十餘年驅馳之久其功名所
被當徧予內而勒太常張夫人其身睹之矣張夫人
自其太守少時常勉之續其祖會事公卒之要當續

其祖也

碑

重脩三聖廟碑

三聖廟者祀堯舜禹三聖人也獨平陽置廟者傳記言平陽堯故都而舜都蒲坂禹都夏邑皆隸平陽境內而近既嘗南面茲方饗之或歆格之或萃以故平陽置廟云廟自唐顯慶三年始建然專祀堯朱元因之 本朝來山西布政使石璞脩廟增室合祀舜禹合祀非禮也正德中巡按御史周倫又脩之始置舜

存稿續集卷之一

九

禹二廟于堯廟後然皆因他氏二祠改爲之於是三廟錯置義終未協廟在平陽城南五里相傳爲堯故宮壤僻路岐訪古慕聖之士非特駕命往莫能一至其地又歲易人非前功罔續乃復即地安望更大哉嘉靖二十四年正月戊寅巡按御史陳君豪以行部至平陽觀風紀事欽厥往躅載謁宇下睹榛蕪之侵蝕顧與其偕分巡河東道僉事李慕駭且嘆曰夫廟所以報聖人者而今乃若此也彼云茅茨卑宮聖人所自爲者而非後人之所以爲報也夫填小費而

存稿續集卷之一

十

大猷罕見之士則然爾乃儉于聖人之廟益不大矣哉吾新之遂移檄僉事經紀其事文下知府李乘雲條畫之又下同知許樾督責之又下推官趙世奎襄翼之而更制定基則御史主之工始于三月庚辰成于九月丙戌群策畢詣百物咸集大撤陳構具起新觀於是陳君以狀抵京師問碑于予欲識斯典予惟自唐虞興夏以逮于今不知幾何世矣然頌治之君未有舍堯舜禹之道而成功効忠之臣未有非堯舜禹之道而稱敬臣者是聖人之道其教甚廣其澤甚長也 明興百七十年 列聖相承世用靖康 今上嗣服蓋號極治是雖神武聖神知人善任之所爲而其道一三聖相傳之道也因宜陳君瞻廟感恩奮然興作如此而陳君又稱今廟費出官藏民不知勞乃又若三聖仁民之心矣予寔欽之乃不欲沒其功遂爲識曰夫三聖廟制堯廟居中右舜廟左禹廟堯廟中爲放勳殿七楹後爲垂拱殿又後爲寢殿各五楹而放勳殿旁有碑亭四寢殿傍各有翼室又有東西序各一自寢達于殿延爲旋廊而殿之下有井亭

王人云并爲堯宮故有因亭之并亭南爲萬世聖學
心法殿中植三石鐫三聖語又南爲峻德門爲繼天
立極源流坊爲協和門爲唐帝坊皆以次南而由協
和門達殿亦爲旋廊各有數東西各有堂室而東曰
六所西曰齋居所於乎備矣舜廟中爲重華殿殿
旁有翼室南爲祀神殿又南爲玄德門又南爲虞帝
坊而重華殿後有寢室如堯廟亦有東西序唯諸虞
檀數各減堯廟之二以尊堯也禹廟視舜皆同直殿
曰文命門曰祇德坊曰夏帝總之皆沿統而秩位稽
存簡稿續集卷之一
實以施名於禮協矣三廟門坊並峙而坊外東西又
翼以兩坊南爲一大門署曰三聖廟循門而東又創
三聖考廟蓋推三聖之意而爲之何其詳也陳君又
懲往懼廢謀于巡撫都御史魯公銳歲編廟夫門于
四名守焉俾勿壞今廟內地橫從凡百七十八畝故
嘗侵于民陳後之以供祀事輪奐既飾俎豆時張三
聖之神如存時洋洋乎陟降左右矣乃爲迎神降神
送神詞三章俾舞人歌之詞曰 朱宮闕兮玉琴張
桂爲醑兮椒爲漿又吹竽兮擊鼓靈不來兮使我心

苦我心苦兮望雲若有旗兮縹緲既降兮條山忽逝
兮河汾靈何爲兮夷猶兮 昌朝兮道謀道既同兮
何疑蹇將疾兮在茲 右迎神 載雲旗兮騐六龍
一車前兮二車從風驅兮來下黃州兮芝蘭白玉堂
兮辛夷相靈含笑兮咸顧之即我兮璫席揖讓兮有
儀思若逝兮愁予願義和兮頃綏 右降神 天門
開兮杳冥冥神之上兮勞予情風颭颭兮安追仰日
月兮空明君黃收兮玉珮翩遊八極兮龍爲隊朝會
稽兮夕蒼梧邀放勳兮相歡娛欲娛兮焉極獨遺予
存簡稿續集卷之一
兮大息 右送神
誌
一明封文林郎翰林院編脩裕菴歐陽公墓誌錄
歐陽公者名倫字宗彞故翰林院編脩學章之父也
積與學章共選舉數得拜公于官邸公撲貌而粹顏
溫詞而慎履每以爲有古君子長者之風焉故今爲
誌其墓石皆蒐實擬有非譚語也公初爲士而習舉
子業治朱氏易甚解嘗推其指以驗人事往來進退
消長盈虛無弗合者則嘆曰天人判者爾而其致一

也是故君子順天而弗違俟命而自信學且就會其
父聽選公携其母李碩人遊在外聽選公又有母于
年既高而又有二子曰夔曰龍者皆幼皆在家公以
家子領家幹故凡于之養及夔龍兩弟之抵于立咸
置力任之由是學廢然日猶冀念聽選公歸則尋復
緒理竟所志久之聽選公歸而公之長子時季子喚
稱學章者業各露頂角爲聞士公曰吾既有子乃遂
棄儒而益事家人業然計疎家蓄乍贏乍縮贏則散
即食客即贍族人至縮則蔬食布恰灑如也語人曰
存身窮其卷之一
今之居積算較者予知之矣飾裘馬厭口腹已耳天
童觀視百年至遠也然奄忽至今且半安能營營勞
億効世俗之所爲乎因自號曰裕菴而人亦遂稱裕
菴公云其後十餘歲喚果舉鄉試第一連舉進士選
翰林吉士時亦用選士除揚州府通州同知通州舉
其鄉遠公憐弗就乃就喚及喚授編脩即得封公如
其官以法封君見在官邸者令赴闕庭謝恩公攝
衣冠綴班行朝士羨之稱稀觀焉性謙辱即爲封君
貴一如無有封之數年歸其鄉時年踰七十矣常步

塵城市中即涉遠郊從車馬步出郭始就之故武強
人號歐氏爲德門恒推數而稱之曰時若喚似其父
封君封君似其父聽選公贊贊似其父鑑鑑似其父
榮福榮福父曰思溫始自淮安之山陽遷武強者也
代遠莫能知由是言之歐氏蓋世有善士云初公就
編脩君至誠之曰我歐來累厚矣乃今逮爾小子慎
念哉慎念哉後編脩君以人言免官賜之書略曰夫
昔之人被黜然或書空而吐遵澤而吟者豈不以中
有所鬱抑不得通其意哉吁亦隘矣夫遭觀列之大
存身窮其卷之一
人造化託之小兒時榮與榮時盛與盛所謂知天所
謂順也而小子勉乎夫人言之興也其猶颺乎始盤
盤羊角轉也倏忽散漫石遭之捐木遇之折何其烈
也頃之定空青野寂幻乎莫執其迹而木石灾矣彼
其捐而折者亦其數宜爾耶小子苟有省于吾言則
無繫官編脩君既歸其兄通州君亦解官兩君約日
遽具酒食各迎公過其家進觴稱壽諸孫從後羅拜
趨舞間復用公之命邀公之二弟夔龍者來共飲食
接惟公顧謂二子曰是樂人間亦少兒曹可云功

如此數歲卒嘉靖二十六年七月二十一日

成化五年十一月七日春秋七十有九配

李氏有子一子一女嫁江乘常三孫第皆大

學生時出策邑學生慎出策文出歸弟又出蘇厥

繁矣李孺人具情恩外儀以克佐夫而克其後如

此端人有弟曰鳳吟故為被德太守李狀實緩德為

之狀曰裕菴公育子之仁二為道年之夜騷聞

里也問人共苦之某捕賊之害死害乃已他日

捕獲之公勸衆之乃乃曰吾今乃活汝汝弗悛

再為江嗣有捕賊之害死害乃已他日

賈田罪之省也人自管生一輩者給公誣審田

為膏田要膏田直公信之即直已乃覺終不

反質夫刻厲而震世乎止之直成也以今裕菴公

觀之可謂矯薄化頑矣非得日為卒之

明年三月七日福鼎縣志

漢博士而論石渠治建翁者八世則言聲聲奕如詞

工書體詹善文詞悉重璠璣無傳思馬瀟陵永

被本初進選華中車自淮南徙于武居爰有

發其躬嗣諸公車落柝流祥冠紳書史繹繹徐柯
茂惟本泉甘有源茲言非虛猗千萬世考歐宗者石
在玄廬

碑

明封戶部主事喬君墓碑

喬封君者羅州人諱仲節字宗禮四川按察使喬景
叔之父也按察官為戶部主事時得以已貴貴其父
於是喬公遂封為戶部主事而人即稱喬公曰喬封
君云喬封君自其少年時即善治生然獨用力田積
存司稿續集卷之一

谷起父之谷以數萬稱而景叔又益貴太盛矣喬封
君顧益務德義捐財利賑貧乏自關以西莫不慕喬
封君之風者而封君之名遂震赫關中矣關中俗富
入出債歲取息如其本而喬封君獨減息之半歲出
穀數千約秋成償如數或貧不能償則又約來秋來
秋又不能償也則舍之有以田牛質者終辭弗取而
每至出債時償者來不償者亦來竟人人如其願以
去蓋近自郡中傍及他縣貧人得賴以存活者皆喬
封君之力也喬封君之父曰高年公高年公之父曰

三老公三老公蓋兄弟五人其第二曰政景泰時以
助賑得 賜勅表爲義民人號爲義門喬家云其第
三曰三老公三老公強奮有威人憚之然能傾財濟
貧人貧人有鬻產者故自昂其直公即多與直人以
是多之而其遠祖又有諱吉察者蓋勝國時人以積
穀雄于郡中乃後以救荒顧自困鄉里人至今傳之
由是觀之則喬氏者蓋富而世脩其德逮至封君而
愈益振振也嘉靖戊申而歲大饑也死者枕籍于路
官廩空富人皆匿財莫肯出賑喬封君助之穀六百

存稿集

卷之一

七

石又給驛中人馬食使者過弗因或問使者曰若所
過誰令若弗留者使者言耀州而因語其故於是當
路諸公咸義之以爲喬封君長者耀州太守徐汝爲
立石頌德焉喬封君之父稱高年公者兄弟蓋三人
長曰志元次曰志玉即高年公次曰志申高年公以
義勇往征洮州也封君甫八歲耳當是時志元既死
而志申又出分喬氏家稍稍替矣乃封君獨依母馬
夫人治生辛苦之狀益以萬數故封君年既老而每
言少時治生事輒數數淚下弗可收云志申既出分

存稿集

卷之一

八

九

其後益貧志元死而遺有孤孫曰鼎柱者又死無後
封君乃籍志元之貲產盡以與志申曰吾弗用矣居
無何志申費又盡遂死封君又爲治葬事而收其二
子婚之已又給之田廬焉耀州人言曰胡不觀喬封
君不利伯產而收恤其叔之二孤今其子奕奕至大
官矣有天道哉有天道哉庚戌之歲忽而夜失火大
亡其財唯獨三老公所遺故屋及馬夫人所積故粟
無動人有吊者應曰先世所遺者悉無燬吾足矣吾
死矣外其餘吾得之吾失之耳其稚童若此喬封君
所以治富者雖用仁厚與然其智計誠有大過人者
郡中人多依焉姚蘇賀李此數人者皆毆殺人百計
唱讐家弗可也分少死矣用封君間以一言罷之香
坡人掘地得錢千人聚而爭且欲相殺封君聞往諭
止之乃量錢得二鍾以二分歸地主而以餘歸之衆
衆乃罷散去凡此皆官府不能禁刑罰不能止者而
封君能之矣喬封君既老睹世之吏習日靡而貪戾
不止也故按察君所至則輒遺之書喻意焉其略曰
語曰大樹多蔭大官多庇言能自畫便宜豈福澤也

乃今之爲大官者顧若此即百姓何賴爾小子官浸
浸然顯矣其謹思慮拊百姓以稱 明天子愛恤元
元之意吾即老幸猶健飯汝無吾憂唯吾所屬小子
者無吾忘吾所願者在此也嗟乎以彼其志假令封
君得如漢之下式乘時颺起大用于世而究其施則
康世輯民之業即冊書所稱者何多讓焉喬封君方
面大耳姿容脩美人謂之福相平生少疾病卒之前
一夕嘆年饑問米價貴賤爲鄉里人憂乃明日忽而
卒年八十有九郡中及傍近縣人聞封君卒奔而哭

存稿集

卷之一

九

者數千人咸相顧嘆曰善人死矣誰爲恤吾鄉者手
封君生二子長曰世寧字景叔即按察君次曰世定
號喬仲子按察君生二子因羽因阜俱爲郡學生喬
仲子生二子因植因習俱習諸生業喬封君本以農
業世其家而後世儒興何以也按察君之言曰始世
寧爲諸生時先大夫督之學則門嘗外爲夜視讀至
漏下二鼓乃已也乃知喬氏之儒業蓋自封君啓矣
封君卒在癸丑年之二月是時按察君爲河南參政
方承四川檄未行而封君之訃至遂徒跣歸明年甲

存稿集

卷之一

三

實按察君葬封君于其家小丘村址從故葬三老公
與高年公之次家相昨二百步而近與其配李安人
同墳焉將葬之三月按察君以書抵友人王維楨曰
先大夫葬有日業已乞長老先生爲之志碑則以屬
于余念碑以表隧首傳來世至重也楨安能任之已
復曰余故典太史氏之職矣主在論撰顯德而發摘
幽懿今鄉里有長者若此乃顧遜而不前闕而弗錄
則余之罪也夫乃遂按狀而論其事焉既已碑復繫
之銘銘曰 誰之不富而機是營誰之不貴而氣滿
盈慷慨喬公不比于群以愿以恪古萬石君人亦有
言蒸蒸尊之曰伯霞爛而宜璧粹而完於以比君君
且甚焉聲名雷擊起威脩忽以告後人焉圖弗沒隧
首有石狂來繫之勒詞于腹永永在斯

王氏第二妹正儀壙銘

正儀之父曰文菴翁兄曰槐野子文菴翁以嘉靖七
年卒卒時槐野子爲諸生有三妹一弟一男子焉男
子名曰逢春東氏婦出弟名曰實子實子與槐野子
及三妹同出自太孺人也太孺人且欲名三妹命槐

野子各相其德性以爲號於是槐野子號第一妹曰溫儀號第二妹曰正儀號第三妹曰慎儀太孺人皆領而是之已乃曰吾甚愛少兒珍惜之可名實子以見吾志實子則太孺人自爲號者也實子以文菴翁卒之年天明年逢春夭於是東氏婦坐哭子病成沉痾之疾不治其後數歲槐野子既登第拜官翰林矣而第一妹溫儀卒于家葬在厓坡祖墳之側焉於是槐野子遣使奉迎太孺人及東氏婦與在者二妹俱入京師居一年槐野子以使事如關中乃復奉太孺人還關中諸侍太孺人來者皆從有頃槐野子當報命甚急乃單車馳而去既去之明年而東氏婦卒于家太孺人哀苦之數遣書督槐野子歸於是槐野子請告歸遂得葬東氏婦焉初東氏婦未有葬所也槐野子乃從兩衛人行視諸山皆惡不吉一日出古城南過始祖墳下兩衛人問曰是爲誰槐野子曰吾始祖副使公墳也兩衛人遂下馬登古城四望則太華在其東太白在其西少華正直其南此旺氣之所鍾法所謂吉祥善地也即此可以聯置一墳地又何求

爲葬東氏婦于此宜槐野子乃徘徊瞻顧脉脉私念曰昔先大夫文菴翁卒時余爲諸生食草莽之今既獲吉壤矣奈何先以葬婦人也於是與衛人議以斯所遷先大夫逮及後余即附焉衛人曰可哉乃卜先大夫穴立石表之以頌吉歲已乃葬東氏婦即余後宜所當者穴也東氏葬未逾年而第二妹正儀卒乃即以小姑從嫂附在東氏之側蓋幽魂相依云後十五年而槐野子之女淑姬亡槐野子別爲淑姬卜葬地得所謀且並遷二妹來與淑姬共域乃以請太孺人太孺人曰今二姬亡歿久矣骨且欲朽矣獨奈何推動邪別溫儀墓與族姬毛姊之穴隣正儀又依嫂咸稱帖帖可毋動槐野子唯而退已復思正儀墓適當先大夫官隧之道卒不得無動乃復請太孺人溫儀墓不遷遷正儀太孺人然之於是乃遷正儀蓋居在淑姬之左矣太孺人曰今遷正儀去如東氏婦孤何槐野子曰嘻東氏婦敏惠明于大義百歲之後且湏我而偕也何謂孤顧獨念溫儀與正儀隔在兩域耳斯固可傷哉淑姬生也晚識慎儀不識溫儀與正

儀然同氣所生神魂則未始弗投也慎儀今適茂才東體章氏矣淑姬死哭淑姬聞遷正儀則又哭正儀聞溫儀不得遷又哭溫儀其言曰吾同胞子四五人獨我與兄氏在矣於乎三十年來骨肉損銷寥寥落落猶晨星秋葉存者無幾余臨石蓋深痛之焉銘曰汝棲未安汝骨已寒徒汝實難汝悲汝懼汝姪若蘭偕汝團樂二封等樂來者俾觀坐亦有磐沐亦有澗豈不痛汝卜茲良寬

長女王淑姬壙銘

存齋續集卷之一

三

丁

王淑姬者槐野王子之第一女也王子在翰林時居在京師高坡巷而淑姬生淑姬生彌月而背發細瘡如粟大者如豆且落且又生淑姬日夜啼乳母抱淑姬出房中露立則啼止醫視之以爲胎毒其出房中露立而啼止者氣不鬱而毒暫解也無憂用一七藥可愈然自後諸瘡悉不能害矣以臟毒盡泄故也既三歲而淑姬復發痘瘡瑩瑩如摩尼珠而又稀疎未七日而收果無害明年王子奉太孺人歸關中淑姬已離乳母懷能自起拜識人顏色矣然恒依太孺人

前太孺人念王子既四十未有子而獨有淑姬於是愛淑姬特甚凡起居飲食淑姬未嘗不在抱也頃之王子復奉太孺人居京師而淑姬從年九歲能刺繡而里中舉人東體忱以就南宮試爲其中子聘淑姬許之其後王子遷春坊諭德令其署守南京翰林也淑姬復從太孺人居南京既半歲余不得一見淑姬面余問太孺人淑姬何爲云日坐窓下事刺繡耳侍婢三四人莫敢擅出入也太孺人以不習南中水土思關中余乃與太孺人歸而淑姬從余送太孺人至江上入舟中拜太孺人太孺人泣淑姬亦泣淑姬牽余裾且拜且問曰阿爺何日歸遂別明年二月太孺人年七十而余留滯江南不得身爲壽乃遣使往壽太孺人使既已還報乃因間言淑姬亡余太驚問淑姬安病曰病疹疹幾發乎曰九發嗟乎往醫嘗言臟毒盡泄後不爲害矣乃卒坐此大戚亡邪命也夫命也夫頃之會有召令王子還守宮坊講諭德之事於是王子遂取道歸關中拜太孺人太孺人守淑姬棺大呼哭余環棺持太孺人哭哭已太孺人爲余言

存齋續集卷之一

三

丁

淑姬病既篤固不肯令醫視醫來輒以被蒙體從被中鳴嗚哭太孺人懼傷之令醫出醫竟不得効其能凡病十日而亡且亡之五六日氣喘逆不能出一語第口張目動淚淋淋下不休忽而握太孺人手胡盧而言曰死則死矣獨恨不得見我翁耳太孺人言既與余復抱棺哭左右視者皆大哭居五日余請術人占葬所得之祖墳之東少華山之麓術人云茲山氣太盛恐非少女所當請徙下方余是之余念淑姬生長閨中而盛在山下魂單孤寒氣氣靡托乃徙前亡

存稿續集卷之二

三

傳

西峰張公傳
西峰張公者兵部尚書平洲張公之父也諱海宇德涵童子時喪其母已又喪其父西峰公皆哭之成禮如其大人鄉里咸嘆而異之既長而益脩德其大而可傳者十數種具在張氏家乘中故西峰公身在布衣而名列于賢士大夫之間非徒以子尚書公故也西峰公本姓張而冒蔡氏姓者凡五世究所以則張馬賜者娶于蔡氏而生子容子容未歲而張馬賜卒容孤無依蔡氏乃携容還歸母家而養之焉張氏之後得不絕蔡氏力也故容長遂冒蔡氏姓矣其後子孫襲稱之而莫有返也尚書公既舉進士欲後之爲書請于西峰公曰吾聞魯更吳孟之字宣聖譏之范托張祿之宗太史鄙焉故河流上天而復歸之海謂其源也華葉滿柯而下聚之根謂其本也由是觀之蔡氏不當又冒矣吾欲上疏去蔡而歸張敢以白之大人願大人決之西峰公報曰未可也吾聞仁人不背德而滅名義士不矜新而棄舊故屈子不去楚而備青不返鄢彼各德其所由興也輒去蔡不可尚書

存稿續集卷之二

三

公復請曰吾聞饗非其宗者仲吐之祀亡其類者神
然之今張氏之先悲蔡氏之先吐是廟祀空名耳神
不下也吾意在追本定祀而安集傍徨之靈耳復之
可於是西峯公良史乃報曰待竟吾世若去而復之
未晚也尚書公遂聽而罷之尚書公初仕爲嘉興縣
知縣而載西峯公與俱居一年而嘉興之政成西峯
公歡甚語其子曰乃吾今何患矣亟歸我亟歸我我
將依西峯之故廬栖焉以適吾志西峯當公之故廬
故因以爲號云西峯公歸二年而嘉興徵拜爲吏科
存奇稿續集卷之十一

給事中給事中凡七遷而爲兵部尚書西峯公母于
其遷官則輒遺詩教誡之其大情要之奮忠報主顯
親揚名八言而已西峯公天資瑰異雖未嘗効于世
而當世匡濟之器輒究其始終與之語即習事之大
夫不能難而下也尚書公以節鉞之鎮兩廣也曾其
時有安南之役而二三將事大臣咸相聚闕下而
商勦撫之計未定而尚書公先發因使道過其家省
西峯公西峯公問曰聞之方有事安南信乎尚書公
對曰有之顧其計未定或言勦或言撫卒之奈何西

峯公曰嘻撫之便大犂氏篡謀而莫氏又篡犂
相亡以詐相吞固其俗也言勦則名其罪是用中國
之治治之矣兵不得罷而怨毒日深徒以貽東南之
苦耳不知撫之以安其志順其俗焉且有宣德之故
事在可弗講乎尚書公辭行而至鎮所以其言白將
事大臣諸大臣咸是之安南竟從撫遂定兵罷東南
諸路得免轉輸暴露之苦者西峯公一言之功也其
後數歲而西峯公卒且卒呼其弟津前告曰我即卒
君可赴鎮所慰尚書云乃翁固嗒然化矣吾兒孝言

勿遽恐驚動傷其心已又傾諸子之侍者謂曰吾先
江西之冠帶族也其始兩世皆宦閩安之乃遂就候
官縣家焉既更五世而莫有振者余甚憤焉至于尚
書乃復興則續吾上世業矣吾復何憾目遂瞑後尚
書公自鎮所號歸途棺哭之哀已聞西峯公卒時語
乃于歲時伏臘爲壇以望祭江西之張氏當爲祠
而別爲廟祭蔡氏之養容而存張氏宰者乃上疏
復張氏姓如西峯公教焉西峯公以尚書公貴凡四
封卒得號爲兵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僉都御史云

西峯公初封爲嘉興縣知縣後改封禮科右給事

當改封時西峯公適適在京師乃攝衣冠而趣

下謝西峯公在前給事君在後朝士咸相顧驚嘆以

爲稀觀至會爲圖傳其事圖今藏西峯公家焉西峯

公生三子長曰經即尚書公次曰綸次曰綱晚節衰

老而謝家事一聽之二季子獨與里中賢者年齒齊

者數人結社以觴歌往來號曰怡怡會終其身云西

峯公卒時年七十有四蓋見至曾孫矣里中人稱曰

西峯公福星也西峯公壯時嘗渡江噴水水中一老

人扶之上得不死又嘗病疽甚殆卧而高堂下二人

擁之行至一所屋大而堂高其上坐神人侍衛甚嚴

問執而至者誰也卒對神人大叱脫之謂曰此人有

享德天帝且報之乃執之來乎覺而疽竟不爲言尚

書公嘗持二事語史氏史氏乃遂記之云

論曰余不幸不獲見西峯公而幸觀公之墓于尚書

公焉尚書公恢恢乎筆筆乎蓋古大臣之風也天

子方倚以爲國柱自六卿而下莫不惟敬焉

人所謂天且報西峯公者非此事邪夫豪傑之見世

猶寶也生于國國先生于家家光造物者恒珍惜焉
不肯數數生苟生之必有以也世嘗言鬼物不可信
以今張公觀之欲弗信得乎

祝文

關王祠告文

義勇武安王關公祠下 今月二十日家報來言楨
之母劉太孺人以九月二十八日感冒風疾半身不
隨口眼喎斜語言蹇澁報至楨神魂飛越不知所爲
竊惟大王足下英靈振乎千古前知通于九天即如

母病目前可復大王幸明示之脫若纏綿不能遂爾
去體大王亦明示之或用醫藥收功或因禱祀求痊

二者皆世俗揀疾者之恒道也果若從事于斯二者
可以愈母之疾楨亦不憚隨俗期在解親之厄而已

大王亦明示之楨嘗讀漢史睹大王之英烈忠勇未
始不氣爲之壯神與之依也仰惟大王鑒此素衷憐

此哀祈露機于未萌告事于將至卒之有效楨當焚
履祠下手將辦香肅展謝私且欲爲大王論撰往蹟

聞發幽懿以補譜牒之所未具惟大王憐察之

祭華嶽文

維嘉靖三十四年歲次乙卯閏十一月壬戌朔越

九月庚午南京國子監祭酒華下生王維楨謹設牲

醴告祈于西嶽華山之神曰頃者楨之母劉病在

里中而報至京師也楨乃跪請天子乞歸而侍疾

焉天子下吏部議吏部顧泥疏不行以楨從今官

令便之西於是天子可之乃茲行過祠下徼惠于

嶽神唯垂明聽而賜鑒焉夫祥青禍福皆天所昇楨

既已知之矣然竊聞五嶽者視三公也三公不敢上

存稿集卷之一

僭若機然法待以言令主澤下流也楨今從官而西

者是已假楨獲罪于尚玄則肯當省其躬不宜累及

所親即若非或盤氣流薄突至偶值嶽神亦宜白

之高玄令勅司命真宰驅彼二豎而還此四體不得

令慈闈坐瘁孤兒銜恤也且神血食金方職在保育

群生禦灾捍患今母劉突患若此獨不當扞而禦之

乎夫復何辭乎劉天性醇篤事神最謹嶽神所洞鑒

也乃顧令疾甚禮神者蒙灾慢神者柰何哉今天境

有旱澇禱之輒應吐霧吞雲効不移時若是乎其靈

且異也今楨所禱為親乞命又非直旱澇之比矣嶽神顧悉使之延時日乎楨故守史官凡山靈川異不嫌特書即嶽神顯庇令母劉疾已楨力當撰錄其事得之永永以彰嶽神之惠唯垂明聽而賜鑒焉

祭贈君墓文

維嘉靖三十一年歲次壬子三月甲辰二十五日丁

未男維楨謹戒牲醴致祭于勅贈翰林院檢討徵

仕郎文憲考君之墓曰我君距今歿二十有五年矣

而男若留翰設令我君在當七十五歲耳人生以百

存稿集卷之一

年為期而耄耄同時時見之我君胡不逮哉我若教

我學甚篤不食其力納懷往昔淚淫淫下矣茲且赴

留取道立園展此永思詞以酹之靈知之不尚饗

祭仲父質菴公文

維嘉靖三十一年歲次壬子三月甲辰二十五日丁

未姪維楨謹戒牲醴致祭于仲父質菴公之墓曰

仲父歿一歲而楨歸歸見其堂除虛則哭于其堂茲

觀其羨門閉則又哭于其墓焉楨之歸也為署留翰

考取道立園展此哀悰仲父有潛德高行今瞻顯不

龍表是損之罪也夫是損之罪也夫雖然有項戴齒

祭內子東孺人文

維嘉靖三十一年歲次壬子三月甲辰二十六日戊申夫頓具有牲體祭于 勅封孺人東氏之墓曰孺人歿十有四歲矣念未嘗一日不逮孺人也空同李子曰無妻而後知有妻也余乃今信之矣茲當南暑留翰取道丘園憶子之悼余之苦詞以酌之子知之否尚饗

存稿續集卷之一

哭王淑姬文

父槐野翁哭長女王淑姬之柩曰嗚呼淑姬我來自外而汝不逆我于門內牽衣袖以行邪我拊木大哭淑姬者以百數而淑姬不一從木中應我邪我來拜堂下省侍太夫人而淑姬愴怳飄忽不在左右淑姬妾之邪我入淑姬閨閣中閣中唯有鏡臺粧匣其上委塵淑姬安適而弗理邪我觀淑姬雖怳然靜如山不類短折者乃顧短折大滅亡邪我乃且哭且輟且疑且視而總惟動香風生豈淑姬來邪我延佇淑姬

來思一拊項行倚几而抵暮矣第見窓燭搖滅烏栖相呼相引八九子而淑姬卒不至淑姬果天滅亡至短折邪他或痴如醉或毒如蛇或噪如風馬或流漫如不定之河乃不死顧死我淑姬邪我齒髮尚頽矣而靡有一丈夫獨有淑姬在而不能留豈淑姬之會厄亦高明之室鬼神瞰之邪太夫人言淑姬病忌醫醫來輒以被蒙面不肯啓手令視脉嗚呼斯固所以夭短折邪淑姬生年十三歲耳廿一死不欲踰大閤淑姬似我誰能爲我起似子邪送太夫人于吳江之

存稿續集卷之一

土時淑姬收淚再拜哭常時未有也而後推焉百年訣絕即此長畢矣我安識之邪太夫人失淑姬譬猶獨栖之鵠我失淑姬譬猶落葉之幹兩慟相視聲如崩岩淅若懸流淑姬亦慟之不邪淑姬且屬續氣喘逆不能語乃瞪目視左右勉吐一詞曰死則死矣獨恨不得見我翁耳嗚呼此語此慟何日忘之邪何日忘之邪

祭妹文

槐野山人既出亡妹于土中將徙之以文爲祭哭之

曰瘞汝幾何肌銷骨腠流光不處貌亦隨遷往憶餘
汝純素雪鮮頭挿鳳釵珠綴齊有母氏痛極說下金
鉅既已置舍手續牽纏今茲發視泥沙委填爰檢前
儀前儀不全臨穴而顧有漏下穿山流灌注萬物能
堅撫膺頓足淚下濺濺往事既已嗟何及焉乃持剪
刀雙裁紵綆衣以吳錦上盤青蓮黼黻既毀畫眉補
鑿枯骨再榮颯然成妍伐木易棺萬世可延改竄東
麓刻石紀年言告母氏母氏雖然人孰無死要者為
賢明發去斯惡戀故阡導有丹旒路有紙錢相進列
存可稿續集卷之一

送亡女文

槐野翁將葬亡女淑姬于城南之野乃送之以文曰
城野雖曠尤適也爾雖隔尤得歸魂豈不戀汝
置汝九原亡幾矣其永存我有果蛤來自吳門
陽羨雀茶美樽取以餞汝汝其臨軒柳車被錦
丹旒飛翬騎吹行歌觀者雲屯何死何生榮耀定繁
汝去汝忻無苦無寃時則省汝為婦丘園庶其樂

庶其樂之

奏疏

乞恩終養疏 甲寅

右春坊右諭德臣王 謹奏為比例終養懇乞 聖
恩俯順私情事嘉靖三十一年正月內伏蒙 聖恩
陞臣右春坊右諭德署掌南京翰林院事臣在任已
經二歲至嘉靖三十三年五月內復蒙 恩詔令臣
回坊管事臣以重玷班行再瞻 闕廷為幸而又以
古之人臣聞命不俟駕之誠為懼即得報十日乃即
束身奔走累繭重祗期造 闕下行至歸德府地方
忽得臣母家書臣長女夭折臣母坐失愛孫過慟而
有傷督臣且歸相視臣手書驚悼五內震迷臨路踟
躕莫知所向臣竊觀 陛下體察群情不遺幽賤臣
抱區區若此或蒙 曲照乃遂取道回籍問慰臣母
臣母見臣抱持涕泣臣仰視慈顏大異舊觀再觀行
步漸覺龍鍾當是之時臣固有終養心久之庭闈相
依情事稍定臣復以治裝趣 召告臣母因請臣母
與俱臣母默然無以應也居頃之臣又請又不應臣

于是再三請臣母乃言曰汝不見我老而衰邪往吾
居南京而苦思還歸者不獨以水土異耳老故也今
又堪比走乎臣以爲人子之事親遠親之所欲與強
親之所不能皆不得爲孝臣于是解裝罷行思以披
肝膽陳丹素上千 聖聽而尤復遠遂至淹日月者
竊幸臣母萬一聽臣以故悠悠而抵于今耳非敢盤
桓有他几望也臣伏自備念本乃草野陋儒自荷
聖明拔擢簡置詞曹已二十年矣雖嘗出入承明輒
馳南北曾微卷伍薄伎之奏鉛刀一試之長程功課
存稿續集卷之一
食不如庸貨乃今輒爾請告臣思之愧首頓膝惶愧
若屬顧獨無奈其私歎何也且臣母今年七十有一
臣今年四十有八既乏糞土之息又鮮兄弟之聯獨
有一女今又失之即今臣割情膝下趣而奉 召則
朝夕省侍屬之何人兩地相望轉成疾疢此臣所爲
迴腸痛胃而不能已于言者也伏望 陛下矜憐烏
鳥之情特臣所奏 勅下該部查照翰林院修撰林
大猷終養事例爲臣 題覆得待退依家園躬親教
水則臣母意得志快算數且 旨九由今以往之年皆

陛下之賜也非臣剖心磨礪所能 上報非臣燥
吻乾唇所能咏歌唯有瞻 天叩首仰祝 萬壽而
已緣係比例終養懇乞 聖恩俯順私情事理爲此
具本專差義男王梁親齎謹具奏 聞伏候 勅旨
再乞終養疏 乙卯
奏爲母病危急懇乞 天恩俯鑒下情亟 賜終養
事臣于嘉靖三十三年六月內自南京回籍十一月
內差義男王梁奏爲比例終養懇乞 天恩俯順私
情事奉 聖旨該部知道欽此該部以臣不係親身
存稿續集卷之一
具 奏于例不合不爲題覆至嘉靖三十四年五月
內該部移文催臣赴任臣念人臣之義貴在奉法文
書到臣未幾何時臣即辭別臣母單騎登途當是時
臣母雖老然尚猶無恙也六月二十一日臣入京
朝見私計以爲身既到此如例具 奏庶幾得諧始
願侵尋而至八月忽奉 上命令臣典試秋闈及既
事竣臣私心時時萌動然以沾戀 闕廷未敢言去
乃今月二十日忽得家書內稱臣母於九月二十八
日偶中風濕半臂不隨口眼喎斜語言形貌俱變常

素而飲食又日減一日臣既鮮兄弟而得子又晚方
在樞樞中止有一妹嫁為同里生員東夔妻今書東
夔所作也具述臣母病勢危急醫藥罔効又寄書人
屬臣同里臣母又親見其人于榻前囑之曰其語吾
兒可急歸視我言之再三臣讀書未畢驚迷仆地不
知所云竊惟凡人患中風者尚延時月苟得醫調治
猶有十一二可復今臣守官在茲即有骨肉親屬代
為醫治終無一慰臣母之心伏望 皇上察臣憂惶
無聊之情 勅下吏部放臣回籍迎醫和藥侍臣母
存身 卷之十一 三十九

病苟幸調治有功臣母能復如常則 天恩淪浹真
謂吹枯回生臣之感戴隕首剖心不足以明報拜手
祝 天不足以盡私也再惟臣母衰年嬰疾事變臣
測而中懷疑懼誠不忍言以故得書之夕舉燭陳詞
冀一哀鳴于君父之前但令臣旦夕得歸臣不恤霜
露期以旬日可見臣母于膝下惟 陛下憐察臣不
勝瞻祈懇切之至

雜著

聖人中和之氣論

聖人所以善其符表者能治其性情而已矣夫性之
所貴也莫貴于中和情之所忽也莫慎于幽獨故前
治其性情則容貌威儀靡弗善矣不能治其性情則
容貌威儀靡弗失矣何也容貌威儀性情之符表也
傳曰其儀一弓心如結弓言因外以知內也又曰顯
允君子莫不令儀言由內而彪外也且夫性有四德
情有四失氣有四疾皆相沿而起相漸而流也何謂
四德端而肅者親之德也威而毅者容之德也莊而
嶽殺者體之德也慎而縮縮者動之德也四德不存
存身 卷之十一 三十九

則有四失貌不作肅其失也怠容不作威其失也惰
體不作莊其失也放動不作慎其失也肆四失之流
則有四疾夫怠流而肅不可返矣惰流而威不可返
矣放流而莊不可返矣肆流而慎不可返矣不可返
謂之疾疾謂之不和不合道謂之失失謂之不中此
恒人之通疾而粹氣之難觀也聖人之生異于凡民
而所操存兢業者又甚于凡民入太廟則肅肅矣然
入前有肅焉所入而不肅也立朝廷則 肅矣然立
前有慄焉所立而不慄也接賓客則戢戢矣然接前

有戰焉所接而不戰也無不肅即有所不肅猶戰也無不慄即有所不慄猶慄也無不戰即有所不戰猶戰也是故燕居之時異乎入太廟矣而肅未忘異乎在朝廷矣而慄未忘異乎接賓客矣而戰未忘心不忘則性存性存則情自治情治則氣自醇故若解肅而不涉于怠肅特之也容若解威而不淪于惰威特之也體若解莊而不迫于放莊經之也動若解慎而不淪于肆慎寧之也夫下肅而不怠下威而不惰下莊而不放下慎而不肆是氣也該難所存焉

存焉
名者目之曰中和明於萬物之人則大為任經之人則大為任陰陽之氣適寒燥之中者莫當于春輝春輝可以喻聖人矣是以身處和闔之真而聲聞于邦閭之著美在一特而儀刑于萬世謂其幽獨之中忽微之際能若此也夫氣不可偽以發之乎性情也故聖人之學治性情而不治氣恒人之學治氣而不求之性情則氣終不可治矣夫恒人之學既不逮乎聖人而

人恒多聖人恒寡者此也或曰語有之唯上智與下愚不移聖人者天子之衆人者天否之噫非然哉金之含礪王之挾炭此非其性與而良工治之金化轉精玉化轉美也斯足以證聖人之可學氣質之可純矣

文章根本六經論

夫聖人之言稱曰經者何也釋義曰經者常也言萬世可常用也故天有常星不見則爲異聖人有常言不用則爲垂經有六者何也聖人迭出咸各立詞交

明互發故累爲六也夫天地之理不旋生一聖人出一經作所說何也道在天地間紛綸溟滓一方不可盡故一人不能究罔必待數人出前者闢之後者推之略者廣之微者闢之其理始完其無缺故六經各一德不相沿也夫既不相沿也則無相悖乎夫聖人觀物察則而立詞聖人承聽磨出尤不能各創一理若道有鬱而弗彰物有存而未名世有變而時殊時有更而事異則尋所漏遺增裨之其已具者不復贅贅故聖人之言或開或推或略或廣或微或闢也若

然者則六經者載道之器也亦稱文乎夫文猶飾也
器不飾則賈不售言無文則人不傳故文者感愛鍾
慕悅目注情使人沾沾不釋者也六經若不文當時
即棄之何以行千萬世至于今是故易布卦以經緯
相錯書序事以都兪造端詩紀德以此興發義禮樂
陳器數以問荅成章人誦其言則愛則慕則悅則注
至不忘也然則文章必根本六經乎文章根本六經
宋士說也宋有曾鞏氏者號為能文章彼其操翰命
指類皆憑依道法頌說先王一時士人仰之以為不
存篇續集卷之二

詭于六經夫不詭于六經能矣然而不能翼也其失
則深也何也夫千萬世之上聖人迭出其言猶以世
殊故經有六千萬世之下聖人既遠其言愈當有脩
補也且所貴于文者非徒不詭于六經即云至也于
以明道教議政治稽品式辨風俗商損益也古今異
時則諸物異宜六經之言誠具然不能豫窮彼世之
變修詞之士能隨時論事令可中法陳教即所謂助
其窮周其變也故言雖不必六經之拘而寔翼之也
今按鞏集其說第陳故而繁變蔓凡枝蔓必附大本

然後引而起謂為根本六經信矣稱為作者夫也夫
棟宇之制大匠不能更然宗廟明堂各一規也律呂
之節大師不能變然雲門肆夏各一闕也六經之道
才智不能踰然宣情道蘊各一模也故語必襲古是
賈販而轉徙也体必依物是豈步而倚壁也夫道猶
帛也而五色之變燦燦殊焉其質則皆素也由北言
之文何嘗無本哉亦何必相襲哉

魯仲連論

魯君乎其難能乎折逆逞之欲而弗惕于威也懋靜
難之功而弗肯于利也於其不惕威可以觀智觀氣
觀才焉於其不肯利可以觀貞觀介焉夫昏德觸禍
惟智則利害之機弗能惑懦夫怯敵惟氣則威震之
勢弗能懦鄙夫窮謀惟才則攻圍之厄弗能用烈士
狗名惟貞則好爵之誘弗能維貪夫狗才惟介則厚
賂之問弗能奪仲連悉有衆善矣吾事魯于今而于
即天下弗可耦也而况魯國乎自今觀之縱威爭帝
者秦也期在必遂望風順旨者趙也計將從遂畧觀
利害者平原君也欲遂未遂啓雲挑者新垣衍也和

之使遂挽九仞之謀排壓如之勢者魯仲連也不可
其遂秦弗遂其欲則弗其遂則天記止趙社稷且安
夫是謂之不惕威安趙而不功遺之金則辭封之爵
則走夫是謂之不背利君子曰魯仲連有五善焉如
而亡也何有何謂智秦至不德國強而主悍國強必
將啖六侯而甘心焉主悍則趙脈脩短其在帝秦與
不乎其曰棄禮義尚首功其曰權使上虜使民其曰
愛憎乖和乎奪恣志明如燭照信如龜卜知幾其神
魯仲連未倭入也而竊近焉故曰利害之機弗能感
也何謂氣以虛舟視死生以飄瓦等禍福以鼎足重
綱常以屈伸排強弱若曰秦其稱帝天下如僕趙其
帝秦我其赴海扶天柱焉理地維焉有扣馬風焉有
投簫韻焉有堅持不移節焉故曰壓覆之勢弗能懼
也何謂才秦兵來擊趙危如綏趙弗帝秦秦來如屠
連也馳羽檄之使控兩國之甲潰虎狼之圍脫吞噬
之毒不閭一卒不煩一戰不割一城君臣宴然于趙
之朝廷其誰貽乎故曰攻圍之厄弗能困也何謂貞
行將其弗靡乎困于秦趙弗幸也困于解固良于趙

吾幸趙不才來仲連之才是故三讓如逃馬不欲封
也意在位者鄙矣跨相印者陋矣樂舉以要功者慚
矣傳曰幽人之貞非仲連其孰與于此故曰好爵之
誘弗能維也何謂介千金其弗懷乎排難釋患者存
乎君子乘時射利者存乎小人是故望望高蹈焉還
而私他氏之金其曰誦向來而索後夫之賄其曰賊
魯仲連用耻焉涵養淵淵爾義利燭燭爾操持皜皜
爾故曰辱賂之間弗能奪也吾見夫生其高乎夫人
者曰智淺曰氣索曰才局曰量隘曰守汙夫智淺則
存其積集卷之一

莫能移也

足食足兵議

夫慷慨思奮以震耀國威者策士之志也養兵俟時
以培植本根者哲人之智也岐兵食而兩圖者偏陋
之見也隨鐸隙而補葺者因循之謀也是故因循者

事偏陋無功哲人樹績策士揚名夫兵之不震也國威以卑謂兵者國之防也食之不充也兵且隨懦母亦謂食者兵之幹乎夫騏驥之行千里也然奪其粟則跬步難之矣賁育之敵萬人也然枵其腹則匹夫喘之矣國倚于兵兵倚于食其勢固聯而弗可離也今昔經國者孰智于孔子其言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夫加食于兵之先蓋養騏驥而豐其粟飯賁育而充其量使之千里馳而萬人當也其次如漢孔明者亦不可謂弗智然畫瘁出師竟滯偏安乃亦謂運糧

存齋集

卷之二

四

尹

不繼使已忘不申正猶夫奪騏驥之粟枵賁育之腹而責之于千里萬人之技也其弗難哉故愚謂足兵莫如足食足食莫如節費節費莫如儉欲儉欲莫如審勢夫閭閻之蓋藏盡則民貧倉府之積貯虛則官貧內帑之須濟竭則國貧三貧具而國耗矣國耗不可言足食故足食之道不在于開源而存乎節流不在于任人而存乎儉欲不在于詢謀而存乎審勢何謂勢欲心侈則財費財費則民費民不支則國費國且費腹心枯寂之至也內之或揭竿外之或舉烽火

之或連甲不解細之或狐鼠相尋吾不知其所底年故歸諸審勢今之食其可謂匱而奢矣今之兵其可謂驕而惰矣邦家之威靈氣焰其可謂貶以卑矣其貶以卑也謂驕而惰者也其驕而惰也謂匱以奢者也故欲其不貶不卑不惰不驕不匱不奢而兵食足焉國威震焉是故惟策士先其急惟哲人究其原勸農通商者為俗國選材練卒者為通論何也孟子謂制挺以誅堅利之兵壯士具也韓沈運米未及而六軍有說中之呼餒奪志也此可以鑒矣

存齋集

卷之二

四

尹

時維玄冥之月北風增嚴萬籟蕭瑟層郊落漠九漢沈寥墨卿牽輿于梁園鄙老嫗情于灞橋英辟待賞于雪宮則人伺夜而鼓撓况天三白兆瑞當守軫懷白雪遠調孰發魂才爾乃玄陸降坎青遶升震同雲飄颻冲風釀醞剪澄江之瓊練舞天花于千仞僊子御麻衣而搏空瓊屑學楊花而吹髮由是騷人詞士志與神怡携詠登臺炯炯光迷北望燕然之山東眺扶桑之枝中觀僊人之掌傍臨黃金之殿山增翠

而嗟峨樹分葩而負奇危掌擎天而璀璨故陂積玉而陸離載貯游客則有謝家吟詠孟氏風流揮麗藻以模象問梅花于瓊樓載睹景物則有鳴鶴擬鮮白鷗比素鵲藍絮于回廊綴壁美于綺樹由是竟日徹宵層飄雪委突矣數尺皓然千里多稼滿望千甫田有年將出千太史則見蝗種斃土鼓鳴榔堤白麥隴青窈窕瀲灩脉脉繁榮光耀明月之野影浮白玉之城宸闈覽瑞以開顏群工占歲而適情三農有賴而什舞九衢喧笑而蜚聲俯仰堯埃熙皞無營氣調人和逸興適生乃肅良儔涉靈象路瓊瑤資玩賞燁然珠玉之霏零况爾春光之交盡逮夫暮景相禪銀魄流波乾坤一色泛亭棹歌璽月在庭棹歌在阿異哉奇乎此樂如何然俄懼其耽康而溺懽也迺睹嘉祥抽冥契悟清標訂新誓其薄冲虛而六出繽紛也有似乎高人志士放曠于宇宙者莫之能係至夫匪郊原而萬品咸熙也有似乎豐功偉烈沛澤于海堦者莫窺其際象圭璽以示索錯六英以示藝矜貞松而覺操倚寒梅而思儷尤願化育恒普協氣常調

帝德增懋皇澤彌高萬代陋黃竹之詠九垓侈白雲之謳於是載什載舞為之歌曰二氣冲融瑤池蔽空帝降祥兮墜千璽原珠玉彌阡壠聲揚兮惟天惠民六合同春帝德先兮淑和布漢百工安化樂無疆兮樂無疆兮祝吾皇兮祝吾皇兮協虞唐兮

許氏贈言跋

少華許氏者余關中詩人也乃贈與槐公詩顧皆江左陸何諸人之調謝公為余嘆伏之最甚有故哉在昔有狄牙者能嘗淄渑之水而別之因以調味而適

存詩稿集

卷之一

五

四

于衆口則許氏之謂矣余觀許氏諸什總之工于形似至稱謝公之詩則言宣金大呂振摘錦高霞絢可謂得象蓋自陸何諸人以後獨唯謝公足以當之豈可數哉然謝公頃游關中往來鄜杜之郊其為詩固有方軌杜陵或且軼之者不專倣陸何乃知許氏有遺論矣余固表出之焉夫江海所以為百川宗者以珍奇具也

賀揚刺史帳詞

有引

伏以天千徵九牧之金以鑄鼎義取安邦大夫佩

五侯之王以分封志存報主得郡苟愧于製錦未思
終負于揮金若此遭逢可勝慶慰恭惟大刺史彬菴
先生執事沿執戟之華肯擬懸壁之上姿系出鳳城
故聞四海九州之喀家隣虎觀嘗窺三墳五典之微
問學淵源神情秀郎望之罔不退舍見者倒其前徒
遂使冀北千金價重燕臺之駿圖南萬里風高越海
之鵬卓爾儒林蔚為國器懷玉無勤于三獻奪標真
勝于五言乃者吉協夢刀榮分割竹英妙如終軍而
御才則慎瑰奇如賈誼而議事不踈顧茲劇州寔稱
存尚書集卷之一
孔道路通巴峽句接長安非庸遊忍之才寧奉解繩
之旨淮南無一事而晝卧鈴閣常閒河內綠萬畝而
時巡檐帷鎮撫希心古烈高儼華峯十丈之蓮抗跡
時流清淨冒曲千尋之水九江已見其渡虎三郡盡
寫之還珠春省動兩岐之謠夜作收五榜之譽少年
挾彈而潛亡他縣不聞探囊長老扶藜而避拜中衢
願為立石屈指計美尤恐十失五之在茲捫心嗟時
將無萬有一之難獲適承臺獎允副哦懷抑揚進退
之間風俗教化所在誠使赤車下召當彰黃霸之能

至聖加褒乃表龔公之績僕也墮身關輔濫齒詞曹
由今人而觀古人嘆傷滿目自結髮以至華髮攬采
彌襟他人之賢及肩而已我君之政居首哀然踴躍
實倍于常倫品題難混于同日情均拔薤詞代歌棠
詞曰 矯矯龍鱗隨風雲盤轉上通寥廓帝念西州
千家萬井參錯驅龍下界為茲方甘雨時落到如今
桑麻徧野慶慶人家歡樂 兒童群立華薄待行春
相逐再四期約只恐微書一朝頃下鸞閣將玉入天
上歸去吾曹寂寞聊且把酒漿奉壽留取一錢贈却
存尚書集卷之一
漢春宮
請南吉士啓
恭惟百年門望衣冠承奕世之休八斗才華文賦挾
擅場之譽顧聲猷之弗競蕪族姓之無聞豈意高賢
能親非偶引蕪葭而延玉樹祗求輕微張蕭鼓而列
綺筵深慚接過令松上施羅之雅續酒中伐木之歌
感私寔切于銘心鼎計將期于枉趾夙陳薄宴穆卜
良辰乃于八月十有九日牛馬走擁篲當門望光塵
而踴躍雲霄客來搔上漢沾玉露而歸來屬從徒聞

暇之時當願氣空澄之候命觴如魯徵樂惟秦耶
合二姓之歡情誰道羅八珍之奇品塲苗何物欲維
千里白駒世德非輝敢下九苞赤鳳鎖魚書而遣使
思鶴駕而顧吾幸誠聞人無留門者

請東體忱啓

伏以喬木高門許絲蘿而上引華堂嘉宴擬秦晉而
交歡倚玉爲榮報李是魏茲者言申早悃穆卜良辰
以今月二十七日誕陳雞黍之筵安意冠裳之會敢
謂北門之學士聊駕東道之主人星聚荀家知太史
存簡稿結集公卷之一

明朝必奏氣占尹氏望僊車應日來臨

再請東子啓

伏惟浮踪梗泛漫作江湖之遊遊景駒過俄驚歲月
之積頃還初服幸值中秋戒酒正而命尊要蘭朋而
對月雖茅堂竹徑遠謝西園之珍木瑤華而皓魄高
空頗擬南樓之遐觀曠覽願尋舊轍言赴新盟俱冰
蠶之易馳期玉山而共倒

王槐野先生存簡稿卷之一

王槐野先生存稿續集卷之二

左輔王維禎著

吳興顧爾行校

門人靈璧徐學禮梓

書

與江北李監察書

往公按上谷時虜即不入上谷即有小人不為害何也綜核諸將區分功罪不肯以私匿諸將懲畏輒奮死前矣則公之功居多今公至淮北盜突而起張

在奇鶴集

卷之二

一

同

弓躍馬呼于市中而至半創莫有一縣結管草絆馬足者有司不以聞而又不能撲幸公頻于上有司由是大警始集兵追剿焉夫公在北則却虜在南則除盜兩在批難猶之淳于國乎隨方變醫疾遂以平者也仰之嘆之僕守在文墨不當越俎言事顧方今天下之患北結于胡南困于倭至窘急矣頃而更益以邳州之戈譬人一身頭手瘡疥而腹心又藏結其宗人過而見之未有不惻惻者也僕食公家粟二十

年矣既不能請纓持戟效鉛刀一割之用乃坐視時

累又不以告主者即不如宗人之視疾矧得稱為臣乎故與公言悽悽耳百餘年來諸方兵皆銳敝不振領事之臣相習而尚寬舒博一時之譽而貽今日之速之憂竟將奈何惟公深思而力圖之也

與李汲泉兵憲書

自僕居南中且半歲過矣久而益聞君侯徽州之治大江以南列郡數十皆莫有軼而上者誠可謂凌跨方隅矣徐州孔道又其境水澤多蒹葭廣茂從古以來盜伏其中不可奈何至于今猶然也適以徽州君

存奇鶴集

卷之二

二

車

備徐州者實出推擇謂非君侯不可耳方今北有強胡之患南有勁倭之憂幸而中原稍定馬頃乃有李子珩者張弓躍馬呼于淮邳市中從者數百人若是則中原且弗靖矣君侯其善圖之今諸方之兵所以每不振者其過在教不素威不立兩者廢即不能馭市人而况以驅甲卒就死地乎適倭寇橫行吳越間卒莫能與之一創一倭突而前千人皆廢此江南之兵也徐州土風故稱慄悍江南兵不可將然猶須君侯教之又須威之耳僕守詞林二十年矣且尚不開

文墨事豈能請兵謀相聞之趣人操舟而適于河秦人從旁指津渡刺刺然不已越人顧而笑之夫秦人誠不習風波事謬妄言然為越人計則忠矣君侯其毋為越人之笑我執徐州盜既平幸惠以示我以僕屈指至今日當已俘獲固謂有君侯在也

與韓方山吏部書

南中旅况種種不可道頃之當詳布也獨有聽選承差柳大受者先內子東之表兄也方東在時再往京師皆柳承差奉車從其後既東卒凡僕往來京師柳承差必請于本司官從之昔僕嘗病于逆旅在山西萬嶺中唯獨一身在幾殆柳承差執湯藥在侍側不解衣帶者七晝夜疾竟賴其力以平蓋甚勞苦至慈憫也迄今在抱不能忘柳承差嘗坐公罪失承差為明其無罪出之還其承差唯以前德故耳柳承差父祖皆中科歷府縣官稱世家焉至承差之身業替托

身于僕家衣食之輩其在京辦事也僕為請于仲山君請于宿野君乃得侍于三渠先生門下三渠先生以僕故輒令之歸歸而依僕家為僕中舍去年僕得

還官歸柳承差方自家來又從之歸已復至南京會老親思家又送老親歸又返而至南京為僕言曰吾選期在領吏自為承差四十六年奔走勤苦不可勝道老而幸博一官庶以慰平生揀窮苦然我為有力者皆謀善地無力者輒得惡地我往必得惡地子為我至親拯我之危者非一種茲獨不肯措手足乎已而伏地慟哭僕感其言為之動容乃謂之曰我非不肯為爾措手足也顧今銓部執事君子持正法不肯撓不可干以私奈何柳承差淹留不肯行固請為關

存稿續集卷之三

說乞便宜僕經一夕不寐思所為能為柳承差力者唯獨有公在公肯開僕之意于執事先生以明其非私則執事先生將必信之信而柳承差獲一善地則窮老有托累不及僕耶所謂惠僕也敝州人在京師者不少公其遣人微問之柳承差貧富何如也今士大夫難干請事者率避斯嫌乃僕冒昧為之誠謂其貧無依耳總之為私親求便益惟公憐之察之令遂

兩圖

卷承嘉令周子書

自鄙人入南中未嘗一見東甌人第客從東甌道上
來者則輒傳永嘉之治亦畧言之未悉然大槩以為
縣無遺事吏無姦法豪俠大姓咸兢兢然重足累息
而莫或一逞也如是即可稱良吏矣越中有司固多
榮華儼儼之士至若永嘉類者恐未可兩也因計足
下到縣業二歲餘矣少焉足三歲於法當徵入公車
典選君子必虛左垣以侍之無疑也今按越使者為
趙氏蜀人也鄙人以同年故甚習之其為人瑰瑋而
又纖細善鑒別不謬若見足下意必用青睞視之矣

存簡編集卷之二

五

四

鄙人思欲訊趙氏越中有司誰者最良顧不值便柰
何海上之寇搖毒甚廣而又甚烈而永嘉濱海一發
首當其難愈益苦之但今杖鉞之臣坐視橫暴不能
與之一創柰何責百里牧哉足下可無憂第願下今
使附郭百姓一聞寇至急入城收保其遠鄉之政亦
宜制為保甲屯結自作防禦令無驚恐賊剽貽累地
主斯固所當圖也至摧鋒陷陣批難解紛則仗越者
在焉鄙人以去冬十一月抵斯所蓋奉老親與俱米
也老親居五月而不習其水土思歸之甚乃遂與而

西盡室皆隨之往今獨策策一夫守孤邱耳自念百
拙皆驚曾不逮窈人子技之尚中散僻之區固當顧
世未有離背骨肉逃一官之榮者也無何且投謁去
矣使來永嘉問高誼可感於其返附此中曲如其分
作餉鄙人則甚過矣何以謝焉卒之當同報也

與徐倅楊子書

日者見邸報又遷公于河東領鹽池事此特量擢耳
非超歷有跡不知執事君子其塵清階侍阿誰也趙
大洲氏者抑在卑位且三年久矣幸既遷乃令之理

存簡編集卷之二

六

貞

徽州趙氏素謂性命委華現今使折兩造非其好也
僕私以為執事君子或嫌于鄉曲之故不敢徑直伸
賢者之屈聊從之爾則母乃傷慎乎然為遷鴻漸次
第上升物理固好是也以兩君之賢奈何愁不九霄
萬里我使云公發且有日既讀翰札眷別之意依然
僕為嘆息者久之人生會面不可期今望滁山咫尺
耳然不得絕江而送夫臣羈也誰能脫之邪河東
距華下莖莖二百里華人常賈河東以為必選之頃
僕且請告瓊華下將渡洛陽入函谷踰條山循河曲

而珥纓于陰晉之館以求所謂鹽池者而觀之與公連袂上薰風亭歌解慍章徘徊瞻顧俯仰今昔發千古之慨焉顧私計如此旦夕不得遂惆悵深焉默憶懸旌北馳我神與往有身不能生羽翼將柰之何將柰之何

與徐御史書

使者以翰劄及故人貽來二紙至並受之矣在公以按部出既數日始得聞出不能送于家歸當圖逆之郊也瞿君書云客自南中來輒言師立已大峻與人

存齋稿卷之二

二

論

不相親且在彼中安可如此也瞿君於僕有骨肉之痛乃爾見責然僕誠非敢如此也顧僕所由致此者有說四焉僕受性直贛人有不相能不善浮慕之遂與之疎一也平生未嘗側心反舌亂是非清曲直見亂是非清曲直者則力爭之以為邪口不止則國是不定二也諸所為非其甘意往者即一時雷附然竟作擦眉狀昔人直弦曲鈞之誠僕亦念之顧卒不能忍三也僕嘗見賢士大夫歌艷之即其人不過伐我固造其虛請事焉然有造有不造則情恨生四也斯

者皆僕性自不能諱至謂峻潔絕物為一切薪鐵之行此鑿壞之迂士斷席之狹客也僕何敢同之哉公與瞿君連網締好瞿君既已披腹腸責我諒公必得聞僕不可竟肸肸也僕關中人也關中號輩曾游翰林者若武功康公鄔杜王公皆異產殊尤之材乃皆出門一跌遂止初官不徙竟老死岩穴中取僕與兩公較則驅跛驢逐良駒其不相逮遠甚僕安有千里望我瞿君憂其座主不和先恐其顛仆乃僕則私計審矣夫人生以百歲為期然及期者甚少僕今年四十有七歲矣流光驟驥亦亡幾何就令僕回心易貌以追逐于世俗之間吾恐老不曉事終遺于雲之譏矧矯衡為輪反底作蓋卒之弗可能乎亦守其故而已且僕固思去非托之欲逃亡也念老母既不耐遠游歸而處于鄉而僕羈在此僕既鮮兄弟之聯又乏糞土之息唯獨母子相依為命乃分之為兩如中情何世未有離背骨肉迷一官之榮得稱為人者也故嘗於邑悲傷而近于病少遜之頃枿上謁陳乞依老母側畢救水之願焉古人有言斯非相惡一死乃

已當其時非不早見求去竟落之阨也馬遷謂非為
說難甚具而不能自脫蓋讀之也斯固萬世死士之
永鑒哉今居南中久幸聞公之賢哲愈詳僕固當朝
夕見乃顧一月不一遇坐形迹之嫌云耳有懷如海
思就傾倒不可得回車何日瞻望瞻望

與余郎中書

近見邸傳見公補南宮之寮備禮樂之司此可謂慶
當其據矣今他除皆若是豈獨可厲賢者且因之杜
奔競也鄙人自入南中吏部諸君曾與公為寮者語
存簡編集卷之三

則皆感雅九屋公以為難得而先祿君何氏則十見
十稱焉夫芝蘭著于凡間既移而芳馨不滅其臭味
殊也鄙人居南中第脉脉塊塊往來甚稀日惟故舊
之思人見其不能逐俗尚結新交逐日之為異鄙人
安敢交為異也老子曰世知我者稀蓋自占美之矣
昆湖翟君責望不殺者甚常然則又一人也持堅
白不肯下惟性所受者愚謂如得此一人而翟
君所期冀則廟堂之模夫人也說不盡也亦如之
聖人之學所謂變化云者乃因剛而成之剛因柔而

成之柔非操直木而為輶盤馬革而作帶也鄙人自
童少時即能讀古人之書即解識當世之故彼其直
弦曲鈞之誠誦之甚習客舉以歲余者久甚眾然至
今明明棄鈞而直弦者則性不移故也九屋公溫良
夷粹號稱玉人則造物者將大余氏之門乃與之美
其器耳語曰山林鍾鼎各各有分亦惟任之而已鄙
人違去老親歷五月久矣每念一至痛苦創痛少選
之頃且圖上謁請告歸依親側畢百年之願焉非有
托而逃焉者也瞿君軫夙昔之情於色悽惋切于骨
存簡編集卷之三

答謝提學書

初僕見邸傳人有以言中公者僕其時訝之顧莫知
所由適奉翰諭又從玉泉君見公所為白狀乃始信
古來點壁之事果有也第恨聽者任耳不考衆論遽

用一人舌是非之何其悖哉聞公與論者本昧平生
微半面之識僕嘗與論者相接睹其為人也即令公
得見與居歲月亦不能信何者其瞳子異也狄渠君
至言公抱不平之憾最甚此亦人情也僕獨念世塗
險巇未聞騎驢過之而跌者其跌者皆良驥疾足者
也若公之才假令隨俗卑逐混跡于旅人中以博大
官可計日而獲然非豪傑之致也今南中縉紳大夫
之倫咸知小人構怨誤論者令賢者蒙垢自老子患
世不知我今知公者盡一世之人矣其於胸中勿用
有司稿續集卷之三

訊鳳泉先生書

楊道長至南中幸奉鼎翰轅轅之意在遠念篤如此
初南來時本圖取道洛陽而人有言由商於行甚
便捷乃遂由商於往然商於路危險恐阻駁不可能
以不從公之教至此私心蓋悔之甚往受簡于諸君
撰言贈公今公而不就者有謂也兵戎大事其始

以權璫再誤于勲責非一朝夕矣乃翁出而抗膺奮
氣力剔姦蠹不避中傷使百年已鈍之兵幾廢之政
一朝復振此其力勝萬鈞功高千古遠矣楨既承執
筆之役安得畧此而握兵柄者尚在其中愿言出而
或傳之則楨有唇吻之罪即于翁亦奚利焉以故且
稽意其人且立敗待之乃今果敗翁之議愈益驗楨
可以放意道矣又何待乎孫家人回甚倉卒而楨之
文又必腐毫乃就期以春秋至洛陽畢諸君所以圖
贈之意且以明區區之忱焉南中言司期還翁本兵
有司稿續集卷之三

疏入每不報乃又恐當路者坐我以是不肯為報也然憤之志決矣矢發不回已自欲去誰則沈之斯謀幸遂當道洛陽申謝前罪並請教指要之數月乃定久于南中使尚能忘老親不能忍也

與黃少恭書

去歲十月行次藍田卒爾值便因附書幣中問竟能辭之左右未也僕今抵南中蓋歷三時周一刻矣南中水土北人十九不習往往以病歸僕為之憫乃遣不習者歸而羈孤在此少選之頃且欲請

在朝錄集卷之三

三

七

告華風昔之願非薄榮祿誠志在昔林也足下賢者守一官至更七歲不遷此可以觀世或其風神骨相淹速有期不關令德與嘉名也適有相工方生以術見僕于留院一見輒勸僕疾歸歸則有百千壽矣大槩言僕風骨成削固野鶴雲鵲類也夫僕懷念不宣而術人遽先識之即古稱唐舉者矣過馬先生持北遊齊梁燕趙間僕嘉其神鑒今造門下望見顏色豫道顯榮壽考以較蔡澤誰者勝也南中暑熱不可任幸既秋而塞鴈南下卿念懷其嘆南中之苦如此

彼鴈者胡為來哉不得面語所私紙上語安可具也悵悵悵悵

與王三渠少宰書

初得邸傳既以翁為館師如素所期約矣居頃之復改二吏部何也以地言則部堂為重以體言則館禮為尊要之重不如尊執事先生乃移彼就此者固謂籍翁之重以鎮服人心耳其獨柰館中諸士之缺望何其後張秋渠來伯至南中云六月發長安時翁尚滯里中籍籍傳言且將以翁補南大宰之缺大宰固

在朝錄集卷之三

四

五

尊官然南中地輕恐竟不以居翁特重望若此耳故聞大宰柄權而作事左右少宰第嘿坐而觀之不言若然則少宰安置也損以為即不攻其所私顧不得薦天下士乎翁厚重無私苟一言大宰輒信之此固天下士之意也方今天下之患商困于倭比怵于胡中絀于梁宋之盜蓋甚紛擾矣窮本則任事諸臣能者狼顧而不肯前不能者又間劣瑣屑偷位而不辭幣在官人者之不審且坐不公迨今患成乃以罪任逐之臣舛矣譬之令楚子追亡豫人辨色欲責其馳

而辦可乎頃翁以問語大宰請論官較材計安社稷
此上憂臣辱時也念之懼之頓居南中旅懷多忤
日夜望鄉不得歸適將遣人上書請告而當遣者忽
困瘡不能行頃其起則馳之人生貴得意得意所如
皆達不得意所如皆下達乃頓居常帶帶帶不得意
唯一去之為快山林鍾鼎各各有分然意所向往往即
其分應爾也乃茲猶掉舌談世故者誠所謂漆室女
也慚甚慚甚

凌給諫書

存存續集卷之三

瞿子過真州使使相訊併以足下書至具審倦倦之
誼今親朱生尚未抵南中久必當達也瞿子以鄙人
峭直與世不諧恐有吹沙射影之患遺音示諷此骨
肉休戚之痛也以為愛我則可以謂知已則未焉鄙
人方其結髮時慨慕漢賈誼汲黯之為人也以為其
骨已朽其氣當猶存然二子者卒以鬱不得久居內
後世善宦之徒或舉以為戒鄙人乃獨奇之夫口各
有嗜志各有趨亦惟任之而已鄙人往不自量言天
下之事甚易若里婦臨鏡私照自艷其容及既出門

則見東隣之婦桃煩西隣之姬黛眉皆姣好不可與
並抵今老而益醜斯固其掩奩日也以故恒思歸華
山岩洞日夜頃心第纓綈微纒耳苟有肯為鄙人解
縛者聽之可也頃計遣使上書請告乃當遣者坐病
瘡不能往頃其起則馳矣鄙人既欲作遠人不當言
時事然惜邸報南困倭擾比苦胡侵中原又奏草澤
之警諸難沓集何以應之鄙人即列在散曹稱為遠
臣然誦昔賢主憂臣辱之語寧能不憚于中邪公忠
憤有略臨事不回當斯之會正謀臣効策之秋烈士
請纓之日也唯勉圖為作倡一時至望至望

王刑部元美書

既公登舟之十日所而詹簿振菴君始以公手書至
度使使追送不及罷之初與振菴君約期公行日為
一言以送願早相告也乃振菴君不告而傳書又晚
令僕背約抱缺然之懷卒之當圖捕馬今倭寇犯吳
中輒得意比入越十戰十北者何也非越多杜亡也
以尊翁先生握帷中之籌故耳倭悍越不較近乃悉
力攻吳吳與戰每不利扶輿之臣氣益索弗振於是

南都縉紳之倫咸少之而益壯尊翁先生之勇奮無前也初越人見賊橫欵而起搗巢之謗其後賊遁謗者慙服自咋其舌而謝過老子曰不笑不足以爲道此類是也凡本居爲巢次舍爲壁倭酋離背本國寓卒于濱海之洲以規利此蓋壁也安得稱巢壹燒其壁賊衆崩潰溺死者不知其數得出者相戒不更來即穰苴之謀淮陰之智不益于此矣尊翁先生挾能不居又不區區自明所搗者之非巢一意擊賊俟覓者自定何其堅哉倭酋性懲秋崖朱公之威至于

存齋稿集

卷之三

七

五

今憚之朱公雖蓋抑然英氣如生千歲而後其骨即朽其名不沒也豪桀當世而用事懼功不立名不完諸非在我者奚計焉自孔明已謂成敗利鈍不可追賭非從今然也其以白尊翁先生毋怵往事芥別念予膏中焉少選之頃僕將圖歸幸既遂欲取道西湖由越之楚由楚入秦尊翁先生肯問我于湖上當面致區區笑僕與公家有世好以故沾戀如此云

答吏部王子書

瞿子過真州使使相訊并以足下所貽書至餐書則

多眷眷依依之情又其叙述有則皆說實道有不事鉛華古稱楚材以是觀之足下誠不謝古先矣鄙人居南中久與水土漸習獨老親不能習勉居半歲而歸諸告不習者悉遣之從抵今獨不毅一身在耳老親今年七十歲衰矣不毅以獨子背親遠游情其柰何而老親亦數數督之歸不毅亟欲歸乃中原盜梗胡馬又窺關下百司皇皇咸棄去簿書課戈馬之畧吾其敢上書言私哉頃之少定猶欲以足下力遂我所圖母謂不毅老而迂也不毅少壯時志狂踰籬妄存齋稿集

卷之三

六

二

自比擬不欲作牛後迨今晚暮矣見士負盛氣者輒下之固知其類也賴士豈可以策勲哉華山薇苓啖之可以長年吾將振而奉吾親餘以自養幸侍吾親抵百歲足矣吾復何望焉吾與足下別已歷二頭而頭顱改易鬢蒼蒼班矣目昏昏眊矣耳聾聾矣手足四枝悉木雖不聽使矣老態百具此若父相也不去何須頌足下信之

答韓推官書

初奉翰劄時乃在五月中既以其意貽諸君書附使

者比去即欲布帛懷致之足下乃歷數月竟不得
人便徒終日耿耿耳越使者還返報諸君之命于鄙
人乃始復之焉足下以不習南中水土之故輒爾疏
請改除此人情宜有也然銓部先生每事必查例例
不得即拂奏者情不恤也故鄙人貽諸君書則先請
查例于例果得乃令使者上疏不則罷之今諸君報
書咸稱于例不可得即令可得且恐為方來累何者
騏驎不擇地而馳良樂不擇馬而取也因遂罷疏遣
使者歸悉如鄙人言矣人情有欲一缺則傷抱怕至
存稿錄集卷之二

千邑今足下奏既不就則當驅除前念一意治官藝
重習苦不知蔗甘非不知也習之久故安之也始鄙
人至金陵也即嬰疾惡食甚不習其水土則日夜思
歸今歷十月漸與習病亦尋解蓋謂久也獨老親不
肯居亟與之歸家人在侍者皆從既尊堂夫人不甘
南土則宜西還令內子從而侍可也鄙人身跡孤
才與足下同自送老親歸神爽飛越忽忽如夢然不
得不爾矣即若足下慮晨昏重離別固留慈闈強非
意之游生不樂之國則恐有他虞古人以順親為孝

子為今日圖唯順之而已先是六月間值客便入浙
乃以書白察院趙君言紹興推官韓子者秦中才人
也其大父官至少司徒韓子世衣冠而韓子生而最
賢為諸生時即練達世故洞曉物情識者輒以老吏
目之今既服官可卜而知也顧獨以母節婦衰年遠
游不甘南土甚苦之將有便圖然念不得請于君侯
未果行僕方固止之苟幸徵君侯一顧之恩則韓子
且捐軀以報知已又暇他圖邪書中語甚繁茲不具
記其大畧如此書得至趙君前諒趙君必存者也所
存稿錄集卷之二

與趙劍門侍御史

六月中有楚客過杭州因附書申訊并言夷寇之患
若此公明功罪倡勇敢以振之其後見越客言公明
功罪倡勇敢悉灼灼見之行事著矣而夷患愈益甚
何也究本則越人為夷導寇來稱十人越人願居其

九此所以有掠必飽弗利弗往也然越人所以甘心
附夷反噬同類者何也則有司之罪也初筮官時得
一大縣輒沾沾喜以為極樂國然猶懼同官者有正
人不敢縱比至皆瀾倒乃縱猶之一畝之田而鉅鎰
相尋立有頃即見其窪矣夫人情亦孰不戀其鄉里
室廬哉彼計以為留靡以自存亡在異域猶得偷旦
夕之命斯非有司之罪而誰也僕以公持斧按部中
得輒廢置進賢絀不肖若而等者信在逐中不宥然
有茂才異等亦必拔一以厲十可也永嘉令周岱者

存簡稿集

卷之三

主

書

僕康成所舉士也今在事且二年永嘉人稱其美政
蓋百種其大者則煦煦拊循不啻慈母百姓安如堵
牆此其獨冠越中即問之天下少也公照燭全越如
在一室永嘉之治必睹乃僕猶歎然者實欲公拔
一而厲十也周令僕第觀其文采茂蔚有古詞客騷
人之風不謂其當官焯焯至若是也公信之母以為
私

與王思質書

僕自去冬入南中從越客知公行部在閩未返既開

歲近乃忽而有越中之驚公固治戎焦苦矣僕亦抱
杞子之憂兩家各不通訊非忘之也先公家而後私
歎云耳越客言越中寇本乃越人有力者作之以故
連連未可絕也公獨柰有力者何語曰橫木當路千
里却步此豪傑立事之難也經國之臣率言置將益
官如今所云若以為淮陰得韓信洛陽得劇孟者獨
不思信領漢軍十萬乃始橫行趙魏之郊設孟當從
征時微有刺客千餘人身且為禽何以立功于行間
哉夫置將不置兵益官不益卒猶之倉公就病家遺
刀圭破砒而不持論證雖詳亡拯于危也今越中
依倚者獨以有公在公敏才立辨足以效事機腹腸
洞豁足以親士卒於凡古大將之能皆一一具之誠
募兵數萬人養之麾下送之幕府庸詎憂強倭哉願
公日夜亟圖之以答越人之望可也

答王思質書

自者有使入越因附咫尺之書申問訊之私展憂憤
之懷書去可十日而華嶺至僕讀之則皆慮危制變
感時嫉邪之忠事也前僕書中固具此指今公之

存簡稿集

卷之三

主

書

遠是矣夷寇即來無重患也續云海道長而兵力寡
難備信然但兵法曰揀其所必攻是未嘗一一守也
我境鄉邑寇所再涎者可策而知也於此設伏於此
唱誘寇一遭創所至咸疑必將皇皇引遁架洋而東
矣所謂以逸待勞以少擊衆古人行之恒有驗今人
誦之而未嘗試者也顧公審思而力圖効焉越人好
議波瀾喧口遂以及秋崖朱公于難固也然當其時
朱公之志不暴于衆夷寇之禍不慘于今故得以唇
吻相厄今寇禍若此矣朱公之志士為悼痛者又如
存可編集卷之三

流及于鍾矣使取報甚遽卒引筆布此才中曲上
二三耳又令嗣鳳州君既渡江惠僕以書詞旨絕情
慄蓋世臣之子孫非簾人家比也乃若文采煒燁抑
又其末矣僕蓋欽慕之焉

與孫季泉少宰書

使者自姑蘇回得報書極悉悼愴無聊之意僕以為
七情皆能傷生惟哀獨甚而伯泉公竟坐是但落痛
之痛之初東橋公先得之以語僕僕大驚已而泣下
承睫不能制嗟乎孫伯子死于孝矣年既七十餘猶
存可編集卷之三

悲戀如嬰兒慕也一死可以風百世吾復何悲尋又
聞其子錦衣登科則更為亡者慰然不能少頃月餘
以親睹獲奮則又乃造物忌之也東橋公言太夫人
歸窆在是月中僕遂與詞林舊寮在南京者四五人
約乃戒香帛遣使詣姚江令代執紼之役其不事典
洗者不欲崇虛糜真也僕又以伯泉公為哭太夫人
死則宜從之同日出殯始愜幽情乃今析之為二舉
者意必須其子錦衣至乃葬其父太夫人不可久滯
淺土故先之耳於義未為失也姑蘇書中令僕更定

以公之命稍加竄點其他不能一一削之也又其法不得不如此書也夫撫臣都關外之寄操節制之權諸司受議論而後敢作此其體也故諸司有勞功歸撫臣謂握中筭也忠節許公誠駢力堪任然孰非忠烈公之功哉傳稱忠節乃所以表忠烈才彼之抑即此之損矣且漢世蕭何稱元功偉矣何豈嘗有攻城野戰之勞出奇制勝之畧哉獨以引用三傑故耳此可以例推矣僕受性愚戇又忌曲筆以重抑善人故披腹腸為公道之惠予知我又待數數邪少選之頃既已掩壙情事少舒幸取傳一讀之乃信鄙言之非忤也

答趙劍門書

送曆使至獲奉嘉訊繫繫滿幅尺若以僕為忠憤憂國之士可與布腹心吐情懷者僕么麼誠不敢自列于國士之林然為知己語則固布腹心吐情懷也今公按越且半歲過矣諸所地張越人皆以為識大體不瑣屑有司憚明察不敢弄術以眩移視聽凡此皆越人言也僕亦以按部之體惟應若是而止但能甄

別有司為民去害則閭閻自安堵矣惜猶然後其智于米鹽之細狐鼠之微則總明有遺奸謫轉生非議其大者也僕前書中欲公收速通倭之家蓋一時矯獎之說除草去根之道此又不當狐鼠視也思質王君遺僕書云趙監察高才赤心肯戮力而共事吾今不憂倭患矣王君服善如此顧撫院典在戎旅而按院職主封駁斯兩院者惟懼其弗同又卒懼在弗異譬之藥物其苦共劑而相制芝朮異用而同功也僕數與公書悉他人捫舌而不肯一開口者私以為天下誠廣友朋誠衆然同德者甚少矧吾兩人者之相識也始在道路傾蓋之際遂以定百年之盟意氣結納比之兄弟獨所生異胞耳安有居兄弟間有語不以盡哉諒公肯篤信僕言贅矣

答張臨溪書

送曆使至獲奉嘉訊眷眷可知自遠顏色以來蓋十年過矣流光迅邁如此而君侯聲實所在震灼鄙人今頭毛種種矣竟托跡于筆硯蠹魚之間不能為公家効鉛刀之用立咫尺之名竊嘗自况謂之大庾嶺

爾乃君侯顧期我以非有之能違情之譽鄙人聞之誠汗下淫淫及于踵足也適披曆視歲又進一年白日易下逝水不還卒之安所表樹哉昔人謂必酬一飯之德者尚以為薄即鄙人猶不能其薄也言之毛慄不獨汗下也

答揚裁書

今使者至南中遺僕以尺牘乃公雅取昔人饋魚懷遠之義芳臭苟合無問所知與故交也蓋有古道焉河南盜發時會中原之甲掃境而防胡至空虛也公行簡稿集卷之三

問之自磁州引兵歸反而捕盜斬獲蓋數十自餘沒水死及變姓名亡逃他境者不可勝記於是中原之道路遂通而瘡痍漸瘳由此觀之公可謂左手畫方右手畫圓有兼能矣其不謂難哉始盜之未發也人言可用百卒以一口掩滅之既起而躍馬如鳥橫焉遂莫能制語曰緣忽不補直至凡五則此類是也今中原既遭蹂躪而歲又大侵愚民重生以為餓而待死不若一飽而作厲鬼恐不暇為非蠶婦賄爾懼而戒賊則謀不倖越宿焉當斯之際幸有公在何憂亦

惟早圖豫拜之耳有司剝民見骨畧不慘容此不得恃有司賑救之也往僕歸關中關中有司與諸省同風獨幸關中比歲小有年百姓尚安如巢鳥若不幸值有中原之災僕不知所圖矣使還取報卒卒附此中懷以公為蒼生隱軫故不惜唇吻云耳

答黃翠巖書

僕入南中南中人士頌說公之道教至嘖嘖不置口而方泉趙君又以交承之故具悉其事尤深感極痛以為今日所履譬若蓼蟲習苦不能自言往往為

僕嘆之在昔好議有口之士稱齊稷下謂其人能變堅白一同異唇吻所及即當世宿儒不能自辭免也吳中故太伯季札之域也號為忠厚禮讓不甚爭是非其遺教也乃今顧稷下若矣足下手操文印馳聲翰墨之場久矣既已令作士復徙而治粟不當其能今大匠用木長短據桶寸而較之尺而度之則巨屋乃成用人者獨奈何不然此事功所以弗就而賢豪涕洟也君子所患患不知已今志意既明白璧漸出顧公坐須高爵而勿以為慮焉僕與公微夙昔之好

然意氣所感顧逾于相朝夕者故縷縷道之耳適承
惠書念且逮僕僕報之如是頃之計欲請告苟得遂
將取道大梁之郊以訪所謂夷門隱淪蓬池淶波者
何似而因以謁高人如足下者使者歸報先此聞焉
與張白灘書

當公衰經而出在南郭僕追及之與別也其時見公
痛其淚下如懸河僕不敢前為勸然心固念之今公
依几寢即服舍既三月久矣痛常稍稍定而會須野
張公往僕乃附書更且勸之焉夫世俗言孝者以生
存苟續集卷之二

辱奉養勤晨昏之禮不怠卒而一哭至骨立若是者
鄉里傳誦驚嘆以為德人嗟乎此特布衣之所謂孝
耳士大夫之所謂孝者大者在建號萬里次者表見
有位令父母之名與之俱彰不幸而遭大故則哭之
甚哀不使隕性將以其遺肢競當世俾光烈也古之
人有籍親為解不應微拜及到股含墓登柩而斃者
其事率奇瑰不可法式假令周孔而在必不由焉公
其裁之僕既承諸君請為撰辭贈公將及其考期予
之忽而生平事賴多矣聞之口令不得注則其

必有焦朽之患自僕入南中數睹公之行事與其論
白敬之誠欲托文以明志由今以下來乃竟不得語
豈不有抑鬱之疾我僕西京之鄙人也適游江南見
士人類修繁文小節顧遠其鉅者獨公與須野二公
不類耳語曰龍伯下綵不顧鱣鮪言見大而遺小也
至若居蓬蒿之下衣鷄結之衣食糠粃之食游衍墟
中臧畛人世是人者高則高矣卒之坐一隅之士未
通于大方之觀也令其釋徒步而就軒車且必有失
緩之憂何者孤獨而識未能博也僕受性質木不善
存苟續集卷之二

與林平泉書

從須野君得惠書再四誦覽轉轉生慙僕鄙陋率性
猶之溝中斷木乃公儕之與華山並峙是何擬似之
非倫也世俗尚疏通周容極矣而公獨踈踈而行離
奇而立吳人咸推予之自以為不及如他氏竭精以
市名而訾口反至則何也彼其誠信心不孚于士大
夫也然僕又以有高世之行者往往負遺俗之議夫

俗未可盡逐亦未可輒遣也且夫人孰無有父母兄弟親戚友朋之累哉斯四累者無一可解而脫故俗未可一日遺也即有遺者可以稱矯俗難與論至德也須野君言公雖榮華拔群然猶近俗周旋于四者之中斯合于聖人之道天地之德矣達道畔德謬據為高此迷罔之疾于大塊之巨盜也願公勿受其牢籠為智士所笑僕惟古之聖人問道牧童乃得襄城之屨兵中才辯之窟而游其地者又皆以才與客至不必引避見而談對有是有非積至千日則得千是存稿續集卷之三

千非以千是觀非非不可感也以千非觀是是不可感也天下之事至萬而止然是非之端多相類者不過百種千已逾百而止及于萬君子所以勝艱大批紛操舉四海而莫之能眩者用此道也公聰明天昇無俟論討僕云云者謂流光驥驥歲月既多則富貴逼人當是之時公欲推大柄而不受得乎彼其翹足待事昂首待報者將亟望苛責焉誠不可不豫講也僕且欲退伏山中作唐虞巢許故期注于公者特深傳曰唯善人能受盡言僕得罪

與月崖孫都憲書

在昔井陘遣至翰貺於時附言報謝計徹左右損歸一歲餘今復還至京還而聞公之遷等將畧籍甚指紳間以為上谷今獨未須憂者謂有公在也顧馭戎貴鎮靜忌數動煩勞鴛鴦善搏擊絳紼恒制之命足其氣有時一發毛血灑郊矣若令狎狎奴嚇雞狗游戲玩侮臂而之野鳥免過弗奮也夫軍一人耳能役又戰哉執事者慮焉公上郡人也飽諳邊理損言誠疵贅所謂與知者道耳守詞垣十許年不能窺筆墨畦存稿續集卷之三

徑顧乃說兵革之務與越俎告庖者類矣惟財察幸甚

王槐野先生存稿

王槐野先生存稿續集卷之三

左輔王維楨著

吳興顧爾行校

門人靈璧徐學禮梓

書

與謝應午書

君意外之變卒至能談笑承之即如洛陽噴涕不能
遽也行日會病作不能送之野然神情與俱矣海內
才豪九損所睹識及聞其人不接其面者不可勝數
存稿續集卷之三

然獨以與槐為難能非謂才藻華茂積著繁富有古
墨客風人之致故嘗見其論說世故指陳經緯弛張
之畧甚辨而確今之天下所關非文謂有實用者難
耳故于與槐去悼惜悲憤和衆諱而言之人人誠有
所公慨非私而已也國家值中興之運雖稱盛世然
北挂胡禍中困兵饑近事若此後益巨則非得一博
強之士大振作親則精采不還國威不伸今之
交游考之目前若求所謂其人非吾與槐而誰也臨
海之役有佳山水可以娛悅心志君子必先保其躬

乃能與世相須此惟與槐自得之他人不能諭也人
情嶮巇甚于谿堅每於趙大洲私語以為世路之難
如此念狗彘代食不能為噫歌去國之人而詡詡相
然諾又強性所不有皆面譽而毀隨之何言千里外
哉大洲始就班列脫身不可得楨今謁告將作山中
人矣三數知己漸風萍散去而荆川唐氏懷積有年
不能羽翼相見奈此惓惓何傳聞以來春赴還所見
秦白厓先生其道鄙人念之也贈言四章聊展悃悌
久稽非急緩俟中石公行謂得託可耳

存稿續集卷之三

荅襄垣令王立軒書

吾兄才捷而力弘志遠而守堅楨于貧賤時親知之
今乘時奮庸當不愆素且故人所期待者甚非淺雲
霄萬里即擬比翼共翱翔也頃與郝南豐晤幸聞初
政嚴明吏民畏服又諸上司咸異其才時有付托而
南豐亦刺刺稱之不輟口因知處囊之雖其末立見
非虛語也劉氏梗化非一朝夕但須酌劑與處靡而
弗振與剛而踰節其失均也宗伯官尊齒耄禮須加
敬家人輩犯令則懲之可也若遷怒苛求侵及宗伯

悉傷部中衣冠之心如何如何凡人之情小佛則怨大佛則謗極則為讐窮則與敵矣吾兄達人負大觀之見挾無方之智必有以燭先幾察未然慎之思之今襄垣令尹乃驥足初程萬里從此始也彼區區爭一朝之忿者是百里之才也麒麟不與跛鱓爭途鳳凰不與鳥雀爭食所期者遠也大綱既飭節目稍有出入不害良吏此在相時變通之耳第非欲兄唯諾曲隨作時俗人叔世仕宦古道輒滯而弗行獨且奈何往事既已繼自今善圖之毀譽賢者所不憂以其存簡稿續集卷之三

答王堯衢乃翁九岩書

堯衢君死乃楨獨痛之深哭之哀誠悲其同心之寡而離絕之速也自楨與堯衢君處視諸人特相愛重雖獨以其苛細小謹耗費精神且人有目不能自見

其肯有兩足不能一走西一走東有所舉必有所遺物情之大較也堯衢君乃欲焦照併羅而莫令或漏往往役神逐物夫物無盡神有盡以有盡逐無盡安得不死搬轆且發之前期語館人羣往哭之獨楨撰詞寫哀今載在軸者是也斯言寔惜之云海內交游謂知堯衢君者信莫如楨宜為作堯衢傳至章句之美醜弗之恤矣惠到潤筆二幣即附使返重念堯衢君生而采死而歸百年妙契一朝永絕擬為薤露之章以代誄語而未能也含情惻惻勉事報述聘儀具存簡稿續集卷之三

在刊割

答王總督石岡書

今勞翁登壇臨戎者雖聖主一時偶出之命然要之當代論才計可以批難解紛紜目前之患若釋翁又誰任者傳言翁甫入關宣慰父老檄罷諸役而盛首愁苦之民應聲帖定漸乃內志既寧外虜隨制由是言之朝廷知人之哲籌邊之精可謂前無帝王矣三邊戎事雖獎積弱非一日矣而虜勢日更強大掠無虛歲關內震動家有徙業之心人靡戀土之志

何者力不敵而勢不相服也今翁杖鉞西北以甯長城既以鎮定群心矣方益簡將徵士儲餉秣馬飾甲礪鐵習射投石諸所脩戎伐敵之畧種種咸起虜誠慄悍然好生惡死與華人無異由此而往寇將不至且遁云遠也維楨華州人也距邊隅可千里所往年虜寇華池望華州又止四百里所故憂患悼時之心耿懷不滅今茲幸得翁將即賴社稷安靜之福然秦民獲恒守墳墓不轉徙落泊焉則又區區一方之慶也使來奉翰教勞勩可知伏惟宣節為國若時服食

存稿續集

五

卷之三

不勝瞻企嚮望之至

與王九岩書

頃撰王太史傳就函而附使致之楨與令嗣懋中同館交久而深今所記咸說實道有不溢一語諸館人皆知之信之誠弗敢憑虛誣世反以累知已也懋中美善蓋種種難數在狀者不能盡擬大抵紀述之體兼美則揭其著兩具獨舉其尤彙列蒐陳若駢拇贅疣焉此所謂潤也懋中官為太史氏又克修其職有聲稱竟以是官卒故號曰王太史傳他跡間亦附著

傳又有狀不具者又楨所獨睹深悲而唯恐其遺也楨西鄙堅儒自付為下安能馳驅作者之塗顧獨念仲宣之誅陳思不辭玄文之碑蔡邕勇任九以抒情存故籍于物而見之耳令下遂忘所荒穢為之即不文乃其言猶信也翁失一令千損失一良友俱為痛切茲將幣物來潤筆也固不欲使奉翁主言強而還其手持不肯持幣以藏之笥當嗣他客附往克賻翰劉云悲情稍平聞之喜彼子夏者傷之過矣今安可更蹈也言太史二弟象其賢又有子二太史死足以無憾翁以自為寬也

存稿續集

五

卷之三

答鳳陽李太守書

君家昆季為郡並有聲名籍甚搢紳間即古稱二馮君何謝焉往在京師坐分曹殊異合併寔稀然心念潔操厚蓄以為榜中雋茂不直擅場司農且當肩鉅重也乃茲一領虎符輒爾表見若此名下士固非虛哉淮土今日帝鄉彼周之岐雍漢之豐沛其形勢均莫之過公時瞻趨其中固必望氣紀瑞睹跡頌勳歌咏皇祖創造之艱以勒石垂遠南風便幸以惠

我昔李耳西游周京歷山川畫海而止誠謂一代所
由興生民所由始安可弗一至也鄙人積恒極目淮
濱焉使來持翰儀云訊故義不以緬邈而遺忘如此
于其歸附謝至問積守官細如塵芥濫如吹竽世所
謂陋人也言之汗流及踵

答傅太守書

社官至二千石金紫在躬即上躋卿寺且咫尺而公
又丁年乃固思念懸車走使五千里上書乞休雖積
亦頗疑訐及發牘亟誦而三復焉乃知榮不敵情昔
存稿續集卷之三

人所謂事君之日長奉親之日短也嘆之嘆之已與
所司語咸共悼惜復謀勤使不令上書且歸而勸公
弗去乃使者執主人命甚堅不可搖奪從之榮利之
沒人如飲醇酎昏酣而不知返者衆也今公一旦決
去如棄遺弗顧此可以警末俗醒醉人矣太夫人之
年高而又目昏朝夕念子來歸今果得往至當矐子
更明齒落復生髮變而黑也賴天子敦念孝理許
之去則公于內事外事其道兩無忤惡人士孰能先
士大夫追論廣信之治以為難能顧制于權人

令中祿權人不在直道即彰恐難竟與世遠若公
之意謂依親為戀乃夫人固誦之矣使言艤舟待報
報至即發自漢陽抵漢中開帆滿月可到家慶庭彩
為憐安極積奉母遠遊日苦羈而不得歸情事惘恍
職此益增嗟呼奈何

又荅襄垣令王同年書

晉夫進谷公至相見亟稱襄垣之政以為嚴不涉苛
正不好異仁洽百姓威折強禦此有司之首俊近時
之稀睹也比奉翰劄列公考訓與其言甚合乃信谷
存稿續集卷之三

公篤識賢者不惑浮語而公之真意實才孚格上下
此非可以聲音笑貌獲也夫抵賢豪應當世之務必
積而後信久而自章何者其所為者皆人所避其所
斷者皆人所遷延不敢決也歲時深而情慄畢露夫
入窺其無他又服其奉職不私始遂襲伏今公治襄
垣周一期而暴者斂退困民咸甦蓋夫人信之也愚
意以聖王治天下不盡人之情君子之為政不極
已之意謂其有餘地令物得容也公今威惠并施寬
猛相裨若所云云真符鄙望懽懽之甚積平生知友

執逾立軒苟聞人道裏垣治即如身受嘉名被華纈也茲所懷懷者顧獨念人心叵測良宜慎詩云輯柔爾顏不遐有愆此之謂也聞與士夫脩酒會盡歡固決情結心之一道然于其中尤須把握之勿大弛酒有鳩人知之人亦有鳩不可弗知也使來屬冗瀝傾寫才十之三四其遺幣枉貽則失之厚啖薇茹蕨之人柰何贖梁肉饗客也至念逮老親感嘆靡已即奉手帖轉而上之庭闈令楨書白謝意

復彭大參書

存稿續集卷之三

九

晤言無幾何輒復別去懷戀不可道使來轉批限此性年恒利耳乃適與新令值令初下甚嚴執事者執不肯易意委曲就之揔之少湖徐公之力居多而考功羅子調和指諭併藉其用凡此則使者有口不復贅今時為官難以一意徑往世塗多岐且更嶮巖伏機隱重雖智者不能前睹此老氏守雌之貴大易勞謙之指所以立經則自昔至人固慎之矣吾兄之才猷超絕操嚴而施通即斯今求所杖鉞而手鉅柄者擇公不可得顧美康人指重實在篋貪夫脫之艷姬

肅嫗之姑賢人者不肖者之大敵也若所慎防而消忌崇禮讓以示不敢當吾兄宜財察審究之誠無俟贅說也長安城中卿大夫十數人于其中若何氏許氏並著名當世負軼衆之職批難之畧時輩能希跡者實鮮厄而弗庸乃稍稍又放謂托以逃世此古嵇阮陶謝之儔俗眼不認也一時遊宦諸子奎目任耳輕忽豪彥鄙踈大哲僕私竊恒笑之公茲到長安能克一踵叩之再造再叩二氏之蘊足尋其緒始信愚說之信實非佞云也人才隨氣數而生氣漸漓漸存稿續集卷之三

十

答鄭曜南同年書

勞力圖即休光懷懷

接自濟寧所發書刺稱孫氏之讓德甚光又令因孫說李推完三姓之好省事免口鄙人奉教命即袖詣孫出書視之以明執事之意無何南渠李氏至孫即與面請自解讓鄭一如初盟乃李執不可孫辭至再不得意其兄伯泉氏又圖辭言甚具李又不可又因九山全氏論極始卒利害李竟執不可孫季泉氏者性溫遜不能為武斷此裂之事將奈李何季泉過我舍言如此鄙人秦人也不當預越人議顧公披寫情懷求圖善計則安可嘿竊謂鄭李皆膺仕今二家各是其說不肯下天下無兩是之理爭是不已將各坐非是非和角號曰兩敵勝負之勢未識孰歸此不可弗較筭也南渠一再晤值稠人中不能措一詞然從他人間者則謂李剛腸堅舌亦猶吾兄之論弁髦功名而重解已約也若季泉之意苟幸李氏許解德踐初盟省事免口則稱至願然卒無奈李如術也愚慙陳復念游詞非忠告之道惟省納勿罪附躬待報

荅督學喬三石書

頃見楚部使者上章論薦諸賢有及有不及其事甚

可疑說與鄭邈絕又莫得訊其故偶與鵠野李氏晤言三石植公守道蔑世俗靡靡之態嗟嗟此固宜然哉公之譽在士林非一日一夫之言誠不能為却抑加損也設令枉曲尋合挂名薦表徵須臾之幸附時而阿好大之情則諸生何觀効焉大抵世尚同流士忌獨醒自昔人愁嘆之矣不直今時爾也公抱奇負筆與之遇者業疑其不相下乃復自肯重如此彼安肯避之哉士人應世勤悴恒懼勲節弗彰以為如此庶能稱職荅時至人言則乃與慙此孔子發莫知之嘆風人切慙憂之悲也仲冬二日接八月一日所發書及十六日又接九月念二日所發書兩翰連至并隱志伏情腰腰未著損固以竊怪之後乃睹部使章始悟書所云者皆炳幾之免審已量物之語非爛詞也惟堅持加愛勿奪俗言誣蘭為猶不掩其茅目石為玉難匿其藕一褒一抑一喜一愠斯庸衆之為非達人之識也損鄙人且計謁謝窺伏林坳不能上下人情顧未獲所處需有間則投章去耳此惟三石信之他人聽者以謂設也

後牛相國槐泉書

今官誠負公然在昔董賈二賢皆嘗任之顧古得望
遷資調今法乃株守纏縈竟未展効此賢豪之士視
為窮途故嗟悼悲怨往往是矣稔知坦度曠懷能齊
萬物一逆順當弗用一官累志矣昔梁園客獨相如
才而貧鄒枚不逮該其故土而公之才亦畧似
相如第未識梁孝之後能更有能嗣王好詞賦敬賓
客者未也鄙人守詞垣積歲月矣微隻言可表見方
今諸邊策備胡又不能校筆從軍効鉛刀一割之用
存稿續集卷之三

答鳳泉先生書

今設法招降降者野尾而至情損虜衆煽動漢人故
鄉之思虜自是將不信漢人降者漢人亦不附虜虜
不得漢人導則入塞如昧子渡河懼有覆沒不來邊

方亭鄣可嚴戍守甲士枕戈安卧也疏言招降之法
繪圖懸賞諭指虜惡漢好急歸來急歸來此不請尺
縷不操寸鐵而坐收林旅者也疏請冠帶降人以信
圖激來誠當愚獨謂降人本叛漢今歸漢安集之是
謂收亡周宣漢武時皆有之而冠帶者以章功旌能
屬之等威不與金帛之賚予同論降人皆冠帶即戰
而有功者又何待焉今降人谷廷丙能驅領群輩併
引黃化小醜款塞來歸又載挾夷器牽絡胡馬纍纍
充塗較功議能足唯斬虜首數級之勞與冠帶非過
存稿續集卷之三

楨云云者竊懼派而或濫也前翁留兵疏諫臣讀不
至卒又不惟其義輒有論指即楨亦頗疑訝及茲睹
與督府數劄往復咨詢計在全勝不啻賈人共貨筭
贏縮而籌三五也彼言者安據焉此其難測矣夫戎
機在頃刻之間少怠即不可制家衆失火必請命于
大人之側而後救之將何及乎楨嘗謂言事之臣譬
猶醫手切脉治病病者陽醫云陰病者信而受藥不
直不愈疾反促之亡也故不諳六脉不察虛實而戕
劑者病夫之鬼也不權機勢不審利害而圖事者病

國之毒也古人云苟利社稷死生以之又云權義之不愈違恤人之言斯固吾師所熟計者損今復懼懼焉

與蘇舜澤先生書

自聞去年移鎮山西虜慕直山西境者遂移營東去其套中虜赴寇邊前望亭鄣不敢緩焉足此非威名之顯防禦之嚴謀者規知之安有彌兩禩無患害邪欽之嘆之昔晉將卻縠不廢詩書魏公子于從征戎旅之際橫梁賦金亦其才富力贍然哉公之才力

存稿續集

卷之三

五

四

萬千二氏當必有佳篇什以嗣厥音鄙生楨固跋而思睹之也楨秦人乃不講折衝戰鬪之事今守官詞垣既微表見本業又莫能自効聞人談推輪靡旗之勲徒勃勃動志焉齒髮逾邁逝水不還為之奈何門下知楨甚者安能為教積懷周載稽而未申茲因平定守焦子霖轉上之守楨與共計偕且重其為人乃本官蹟又循循比古良吏當屬獎下無疑顧有喋喋云者則坐同年私昵而翁之待守有公道顯章楨何敢以區區之義敗損之惟財察不罪狂瞽幸甚幸甚

與高太守論修古城書

楨今歷仕宦十五載矣未始以毛瑣之事干累官家誠念刺史奉天子之命安土治民職在抑豪戰擾非士夫營私地也故恒抗節規處遠俗獨守往官我土者或目為倨誣之甚矣故今事有跡涉私請而實諫公役者茲為執事陳之華州建治北負涇渭二派南面少華山又古城重抱形家謂藏聚之勝區盤踞之旺地也以故太守任者滿三載即遷古城去南門末一里正與南門相直舊有一道如口通人往來昔

存稿續集

卷之三

六

五

澤山桑公凡山其公皆精術識地理議以塞此口別通風氣始完益利官府會各遷去議竟罷是後有上黨閻公澤州朱公咸弗利地理云者未始弗驗也出古城口即為先塋我王氏立此塋百七十年矣夫其初亦信形家言以為南面少華山背依今古二城重拖藏聚之勝區盤據之旺地也於今王氏衣冠歷數代塋墓不絕復有形家過先塋且望且步問人曰此誰何塋日且有顯者出後十餘歲楨果叨第通籍蓋王氏自高祖副使公而下舉鄉試者四人至楨始得

第地理云者未始弗驗也嘉靖已亥積假歸依連
塋贖地一區謀遷先君穴其中而近塋有警家計破
風氣名脩杜廟倡衆取土擅伐古城乃於舊口之東
更開一口其後塋私宅築私牆者日削月損無有已
時彌歷三載兩口通達中可容三執官府不知禁士
夫莫以告殘破先塋之氣併壞官府之勝公私陰受
其殃跡章而機露積恐畏悲嘆焉亦守吏之憂也若
欲追懲其事連引者衆而有三五豪猾利口捷給又
罪在革前宜從寬貸為今計惟務補塞孔道依舊修
存舊稿集卷之三

禁問形家以何方吉宜何方開道以便往來之人則
刑治旺氣完固如昔王氏賴以保舊勝矣豈不幸哉
豈不幸哉往積管自謀傭工補塞此道以赴官期促
未果公肯不奪細言用大者為念專令與事積當輸
粟三十石以飯工人蓋圖鉅者小費弗計也且此工
力甚簡大約用五十人之力刻十日之限可就緩亦
不逾半月煩勞半月而兼利公私即是公騰躍冲舉
後官者蒙其麻王氏之子孫雲仍相嗣沾被無窮矣
伏惟省察軫慈不棄鄙請至望至望

復呂片谷書

去冬公以備州別駕往時與三數友人竊嘆之然
能挽引徒成扼腕乃今年稍遷且二廬州此鉢累寸
移特用恒格調耳非所以為賢豪也顧獨念古昔墨
騷之士往往用以興其才一跌至發而為詞率指扶
腸胃極妍擅工宜辭神物遂以負聲當代若王祭李
白可稽已故不謂廬州平遠謂今昔之踪有偶同者
且料公能安之也且王祭李白二氏一生坎壈未達
乃其言足傳當其時與二氏同出而得位顯融者何
存舊稿集卷之三

限竟隨代泯泯矣而二氏之名乃迄今世如新然二
氏疎誕倚才傲世以故其官弗振今公接物整折氣
肅而詞謙所謂不亢不卑有道之士也第不與識者
值苟值之將鵬搏鵠舉扶搖九萬不足為喻然今且
奈何老子曰世知我者希在昔人已嘆之矣讀佳什
四篇皆以托物述懷因境道與王祭西京之章
李白美人之賦曠代同情而風骨之不相
襲勿論也孫子至獲悉公官勲家况與積今所論畧
同然貨積乃發道積始章萬物皆然而積云者又鉢

錄寸寸之云也漢官威累年月乃調今代因之非以抑賢豪謂防兢趨速化媿邪之夫也公領達明習世故當謂能堅忍須野荆璞楚劍難卒理區非識者莫以顯也鄙言近理非慢惟留神財察

答彭大參同年書

使至獲翰教道及墮珠之慟僕為惻惻仕宦榮塗至經骨肉之變即輕如弁毛人情大抵然也且公長器已成與之作室僕齒年逾長尚猶鶩氣一夫其不相及不啻什伯然令人間萬事成有命抑且順之公當存稿錄集卷之三

抑勵順命可也長安何許二君負聲非一朝夕各各自豪少所推予今一見公乃並曲舌獎重指為國士此非諛詞二君之見與僕不甚遠也僕所聞睹海內知名之士不可勝數若豫齋公者誠哀然稱首矣異時一而之寄釋公將誰委者此僕之見與何許二君不甚遠也僕今年四十有三矣廩食廩庾十有五載未始有尺寸之効米鹽之能用表見于世又圖昔囊雉之請不自貴重祇今嘿嘿逐行與木驥土舟奚異也老母念家既歸第令內子隨侍人生進不得得要

集勲酬公家之養退又不得力田奉親供晨省之懽安可比為人哉在旅恒事結束伺有間即投章去耳且老母之念不在榮名在來相依也往公入京嘗計以親老解官若公之念獲遂僕于其歸日當採華山黃精獨寄致宋中於以候親延歲亦當攀二室三花報我為北堂懽也使者特聽達可與語不在紙上者口道之公既惠踰禮受者汗顏思卻之不能奈何

復汪太常春谷書

頃兩翰接至一自三月發一自四月發並見情戀自存稿錄集卷之三

省淺細又踪跡遠絕乃猶慨于公懷植其誠為海內賢豪數耶意甚疑之每見七峯兄道及之以為君家昆弟眷眷于吾者如此則本乃同姓第君家析處江漢之間加水稱汪始則王氏也因成大喙公在留省積歲月而望與俱增近大廷尉缺執事者虛以居公議者皆然之果竟不變則國家有平反之政汪氏門閥比若干氏更益高大可也南中地勝曹間令人起文思得讀世譜錄公為序為詩加研往昔在錄者皆當讓驅非舊社夙盟故私之也鄙人損壯歲漸遠廕

凡之效未立詞曹以鉛槧為執役以佔隸為策勲自古固然若楨則西鄙人也少聞望中先輩談干戈戎馬之烈講規畫建置之畧長又見從軍行兵經過華下者無論數十比其卒成敗利鈍一一在臆窮知其本竊自謂異時幸為國器當効一割之用至文墨之技本非性能又鮮師授問屬一詞聊以官守在是率情漫漫而已不謂反用是稱也殆三二知己曲舌假重豈通于衆口哉愧之楨曰下九載考績於例當遷默自脩問今考何以考以肯虞廷之法則當應存簡續集卷之三

答張僉憲大乙書

公在諫垣以柔嘉文雅取稱一時乃董董一歲輒從外補此其故誠莫之究竟矣古人云宦猶海也百險備焉鄙人以為海大洋其險易惜人情險伏則安可測也以公之才守一面効一職穎緒立見上之兩院

能察之下之百姓能頌之即有黃口不得加點在內人士其考第殿最寄之辱吻一夫倡議流播通國思獨謂官在內不若官在外也鄙人椎魯植性不能上下人情在世所謂忤也又淺細凡品豈宜久塵貴籍將計退依華山還我初服若乘快馳驅輪鞅不息一入狹路思以回車難矣語曰行行多苦宰客下常畏入在昔人固念之矣翰至推獎過情以故披瀝衷懷相報其貺惠我者誠非我所望也

王槐野先生存詩稿讀集卷之四

左輔王維楨著

吳興顧爾行校

門人靈璧徐學禮梓

書

與張太微書

楨自讀公集輒思觀其顏論十年前爲舉子業奪志
乃後又羈跡行列不獲遂往楨造以快渴中然心切
戀之日者入長安即求平日所切慕者乃直叩門下
存詩稿讀集卷之四

遂得躡後堂戶側聽名言豈非幸哉然止一再見輒
判去夙願甚乖又身縛縲冕不能焚佩相從天地間
良遭嘉會自古無幾乃今復失之後期可知耶懊悔
懊悔邇來又讀公集慕愈益甚即欲出一語以告世
之君子明今巖穴之下有卓犖如此者竟白首隱沒
空其志于言語文字之間不可憤惜乎哉雖然而公
所弗朽者不予言語文字之間又將靡所託矣孔孟
坎壈著論語作仁義七篇馬遷跋形始有史記其他
作者率悉類是豈文不窮不工抑天賦之才故令之

華不甚惜邪然楨又謂榮名崇爵與身俱休一言盡
道百世不滅夫何憾夫何憾辱惠詩見憶褒予過有
屬歲晚務襟且逼行色遂稽李報抵京即擬爲言請
教附之卷末楨雖爲下然楊權今古載記論述實其
執事非敢與盟負此隆知惟公亮之

寄三渠先生書

西來時辱接引行日又勤玉趾郊別家庭骨肉當無
踰此懷感如何城南游眺幸附高躅遂令秋小山人
盡觀終南太乙之勝秦漢隋唐之遺至今鬼目慨中
存詩稿讀集卷之四

激賞壯懷悠然尚古之思豈非我公一啓迪哉回
覽新正地形盤踞造物與之乃若建規定所圖又示
大此經綸非小天相人會關內稀儔何言昔日有韋
杜哉離長安十日江流塔寺往往神馳賦詩二章聊
紀一時追攀之意韻倚洪洋公詞則未及也仰求斤
教懷懷北去有言寵行小子業製錦囊待之

答謝趙巡撫書

維侍才數月瞻企論範若隔年歲豈由接引之隆乃
使追攀之念深耶片黃射列達而致彌衡中郎倒屣

而逆王粲高風嘉遇嗣代稀聞楨也華下鄙才實
往乃濫光遇忘年劉岸進之教席又何言古人我
曲江游覽亦思有言紀事忽奉雄篇輒次二章刺目
汗顏幾欲自焚蓋白雲宣節下里增蚩西施當筵娛
母掩面駢驥駑駘古難齊足况此文才我伏惟明公
權總秦雍職統百府體周召之業有懷柔之務人士
論者徒謂學畫倥偬旦晡不暇乃復工辭流翰隻字
千金非由停貯淵厚乃爾能之耶楨少事文墨壯猶
未就嘆白日之易下望滄海之難窮再起茂陵進璧

存稿集卷之四

三

贈孫伯泉畫菊歌書

楨所謂畫菊歌者辭旨局促才藻膚微視古作者相
距殆千里然以發抒花態挾剔筆精則自謂十有一
中矣夫畫之道與詩通也神情苟會則意象隨具心
手應援則態度弗乖古亦有言維其有之是以似之

伯子之謂也若中無栽植臨景彷彿得其莖則葉失
體幹雖完色相不浮詩亦若是而已故諸藝能之品
未有無法泥法者隘弗學弗得自得者鮮哉楨操觚
以來注情篇什期詣淵邃然超悟竟隔今觀伯子所
為菊窮日拂玩脉脉灑灑遂有解如此云昔張旭善
草書自以見公王與擔夫爭道而得其意已又觀公
孫夫人舞劍而得神俊楨之童蒙闇塞何敢自比于
古人然于微類觸長因甲求乙之道則竊有所學焉
為念通家骨肉之誼有投必合之情輒吐新識欲秘
不得使語諸人則自求証責此其因我歌既勒卷用
備笥中一物且令觀者知西國鄙生有此崇嗜與看
花玄都之儕異矣若其為伯子傳聲于不朽則以埃
賦落英之才蘊東籬之致者大衍厥詞楨非其輩也
得暇或當策蹇相過論所未逮

與趙巡撫書

昨張生回領悉高愛殊常私心感誦未已許西集坐
新歲多所往來又瀕行益復擾擾乃取閒燒燈待讀
撤編文據有涉理道裨風教治理者輒如前命識以

存稿集卷之四

四

朱點其他文即非亞品或涉率意應酬之作欲舉取
懼有瑕瑜之雜焉然對山先生諸所撰述高下不甚
相邈非如他輩美則比玉惡則便石如此懸絕者蓋
先生業專漢史自餘旁塗曲戶一不雜踐故能章章
合軌若是然細讀之亦有均事均題一意複出者如
諸脩文廟鼓樓筆記暨司院倚亭等碑賀壽遷官等
序是矣自非有具金睛持鐵筆者鮮能刪定顧損何
知詎可語此公如必圖簡良以傳須往定于漢陂先
生乃能稱物當取即對山亦嘆服于九淵之下可也

對山橫才逸氣方輒太白諸所為詩多情景流連之
詞詳厥語意不務鉛華冲素自得謂上薄古作一洗
近陋揆之文質彬彬然後君子之道差有未合必若
李何二氏諸體咸具動中規模氣骨格調靡一弗備
則入選者十僅一二故損雖讀誦數過不敢肆意謬
取誠恐一斑之窺不足槩又近日三數名公咸謂對
山宿聲震世生平自以抗跡李何二氏之右乃今二
集各以全梓公集祇有是又欲索癡令其傳不得與
二氏比非所以彰先哲揚完美也損聞之懼私自謂

對山有詩詩止此甚少即盡集刻之亦宜若其文必
俱裁割一二亦非摘美故于文則間有采遺獨不一
加點定于詩者坐是故耳非謂避命憚煩也原集凡
十冊函復仲春朔日北行以所欲知附聞春和萬萬
為國集社以慰中表人士之望不宣

奉柳濱先生書

長安中偶得侍甚喜然牽于劇俗曉夜驅逐乃十日
間周旋左右僅能三四行日候別館下會有他招又
促之去祇因瑣瑣至違願負誼如此損罪當死自惟
安卧茂陵鄙懷甚適然治朝祿養君子樂只以故強
顏再出不恤訕笑頃高論謂欲退依二親畢此永慕
真與回馭之子終南之隱曠世同情損敢輒勸其止
抑進退惟已其機由人鸚鵡之在籠山上下飛走掇
相自由及一繫絲籠拘絀出入即任主者雖鑿鎖百
呼乞憐求放誰則諒哉去念誠慊假令疏上不報且
得罪當是之時進退之間又奚所據耶損謂孝之道
其博君子之教亦各成不一匹夫以力達士以祿隱
君以善大人以名昔者黃香扇枕斯頂承歡孟博

車百代藉譽然孟博為勝賴顧我師終孟博之志界
斯須之節以揚百代之名退依云云非所敢贊也損
又謂教有順之義克順者謂之孝親欲之而不能與
能之而不親欲皆不可不審今日退依之圖于二親
云何此惟獨斷自付之可也且國家養賢歷數十年
閱千百輩得一士乃各便其私圖如我師者有懷輟
去不少需戀人人若是豈不孤主勢隳大業哉惟念
之究之損侯春回即扶掖輿北去使來顧別自附家
庭爭子之義遂此喋喋諒不深罪贈言借馬諱論時
存荷稿集卷之四

答張安世書

書至使知吾兄有翁伯先生之憂大翁伯于後者兄
也尚節情攝體毋徒為莫益之哀僕所為狀大要損
益馮子稿而綴節比類馮子稿尚綺而僕從質又尚
纖悉僕第撮其尤章章著者嘗聞叙事貴據大體忌
散漫瑣屑鉅節既章其他即畧即脫漏不害稿中稱
爭道以鞭擊縣尹又乘肩輿與潘臬抗僕悉刪去蓋

翁既讀書稽典禮必知分奸讎若而所云則翁特使
氣而畔于理道本以表豪爽顧暴瑕也昔晉郗鑒
誦詩書講禮樂史氏稱之李廣以私誅論灞陵尉論
者不與並此證之則僕刪去兩事非謬肆譏評也又
稱公平蜀盜乃忌者擠之去古者勤王之師不期而
會即無會忌者擠翁翁職兵事亦得承檄往僕於此
亦刪去凡此皆據大體言也其他遺畧者率散漫瑣
屑不備論僕狀亦繁蕪侯作者擇焉若為誌當裁二
之二歸來尋二稔塊處林屋頗就中散之性音問稀
闊馳思局窮後月擬能赴吊盡所委曲狀錄二紙一
付還使一付去使先是嘗思候鳳翁累之便輒止茲
隨具書幣附去滴筆之錫完封奉返在雅知下不須
疑

寄高石山書

別去忽再年世事波雲再年之中紛怪幾出從今觀
之公雖綴羽卑飛然素脫增繳未可慎哉仕宦榮辱
關諸忠枉臧否耳若浮沉騰抑則數奇偶都夫介中
有道者不論爰稽在昔若湘潭大夫長沙才子潮陽

刺史夜郎謫仙其時嚴譴遠投一身萬里可不謂甚
痛哉然四賢者不悔故四賢者身在塗泥而名格香
漢跡困燕雀而道鴻駕鴻也公卓犖厲聲留省署
即一蹶非損假令石山而在循墨就列結舌閉目即
獵致華崇人或羅之鄙人弗與也今日所扼腕者獨
念向時勝侶漸見支離感事興懷諸館多用嘆息不
直予所私也南中氣候甚異所先在慎唯戒朝昏節
眠食勉圖令休慰此惓惓不備

與趙侍御書

存齋稿集卷之四

九

今三晉之地比遭虜寇守臣不為扞禦令白骨滿野
此誠宜痛憤然朝廷業諭罰如法矣至徵兵饋餉
之費職者敢奸其中以自潤此何可不薄責示戒省
明令威哉顧令豪傑駢跪之士縛于文墨不獲展布
自効因之見難規避愛生輕國何者上下相疑而意
氣局促也漢與陳平金四千斤不問出入平城之圍
得解李牧之守趙邊市租皆輸幕府得自便宜養士
匈奴不來凡以首厭其欲而後責其力也鵬鷄搏擊
之能所願一肉乃取鳳凰不食生物之仁比德論賢

于理得不哉直今承事受命論人無鵬鷄之用顧有
其欲陳平李牧此兩人者不可見即得如兩人者弗
信以踵弊而貽患有載年也公等將天子之命往
蒞其土號稱摘發幽伏振懾奸惡而精明果執之才
又克負荷集事若鄙人之智則惟論材較力其猛將
策士即有汗巖固且寬之貪懦具負者罪之庶幾乎
國無棄賢人心感奮死士從此出矣夫明法伸威蓄
材有過此完名也僕與劍門相知倍庸輒列所見如
此意必采聽故知晉地春寒幸慎節服食用順風土
使便再枉嘉音不任翹企

與陳給事書

存齋稿集卷之四

十

吾兩人者皆以親故謁歸乃公能念秦人家非中州
計道里遠加一倍至破有司常格竟令秦人先公着
鞭此可謂情至誼厚矣就道行十日風日霽和者親
在輿中顧又稱大溫呼梨來解我渴損因感令得早
征不及于寒更祈天時若此再一月令陳母太夫人
在道不為苦亦若老母狀大溫則吾兩人者情俱得
也既又疑節候宜寒乃陰陽舛錯如此于占應有謂

顧且又私憂之今公併有國家之慮茲情能無同乎
旅次趙城謂宜有言謝公遂械付攝事別駕陸子
過謁則投之陸子吳中俊士故從黃少村聞其人托
之非他也

謝文少參同年書

行子欲及磁州會使者持手翰見我于道中既至有
司以兄命為具食餽果如來剗二力道我行甚便及
淇縣縣令王氏張遵公堂華而盛甚疑之即有一官
持手翰投之乃知遵為吾兄使之張待鄙人也鄙人

存簡齋集卷之四

上

四

念昔人懷橘之情乃不即自受即移置後軒獻老母
彭兄之愛且厚老母悅之又二日及新鄉前官新鄉
人私先往第怪之不告我受報音乃亡去也乃新鄉
今來見持兄手翰又投之遵即張之後軒張一席南
面坐為老母一席東面坐為弟如淇縣例乃知前官
先往者非亡去告令以淇縣故事使者欽命如此令
又具書幣弟癖書乃取書幣還司非于此明辭受
之義有司乎相接焉可受也自磁州抵新鄉書九三
至使九再迎此非徒形跡之密而已寔則僻愛過數

不慮鄙人之堪不也始發京時即計渡漳當見似泉
曹君入衛見吾兄曹君果一晤又聞兩君同年之誼
篤不以分絕極嘆之顧不獲見吾兄違始願抱于邑
也翰中情款皆懷誠若面對然猶追惟昔晤一坐便
千萬言便變昏旦况隔年之別乎今發新鄉念故人
越在河南行子走在河北臨路徘徊瞻望踟躕即一
朋友遇合猶有遂否天下事能預定耶前官還報附
言聊申謝悃二力猶煩導之出疆行路之難昔人歌
之不獨鄙人今日謂也前途再圖布懷逆旅草草亮
存簡齋集卷之四

之亮之

上

上

四

荅王侍御書

使至能傳問訊併及腆儀蓋越國輕數百里來也乃
高賢敦友道一見即故如此往昔游河東亂洪流陟
條山度羊腸之險訪龍門之勝蓋歷歷見之即未能
禪高增深比觀達人然觸事微類于世故有脫悟焉
以為人情懦者多畏怯者恒難如此當大事安有就
也今公輟跡到河東諸所謂山川意歷歷見之將必
禪高增深建奇節標雄名為達人曠士不直鄙人

悟也公在臺中疏凡幾上 上咸嘉納以能中會
祛蠹也益法積弊所由來遠矣快剔澄汰之力非公
而誰念公雅號勁直具自本性况復雄山大川助之
乎損居依少華山登少華山望河東不遠然義不得
往瞻仰風儀徒增縵縵意公由今常多記游吊勝之
作便能寄致即如面承論教公詞萬狀驢壇鉅工往
于凌子卷中讀之茲言不佞

與王序夫書

往赴會渭南得君之遇甚厚然非其望也念昔與君

存同稿續集卷之四

有鷄黍之素以為竟宜堅約不為貴人政節乃過之
如此損思徒感不足以致報今君且龍蟠蟻居正僕
所欲鞭雷驅電効力致奮之秋也即有辭言能聽之
乎方今關內才賢之未奮者數公必以君屈肯指蓋
謂流落十年志經經弗為變也即損亦云有志如此
乃何有一第今至渭乃見列屢通市與賈人計盈縮
論廢著趨丈夫之末節責河州米鹽之細務欲奪而
志嚮利交而智昏衆所注期「君者謂何乃公若是
耶夫事以一成以二敗揅策者亡羊之禽者廢矣大

勢不可也君誠賢不踰二聖才誠通不能殖貨而
懋學也夫利有微鉅萬物之大分也居有充之生人
之大命也此兩者說長而不可卒具惟君審訂自裁
焉且夫揮金還璧乞食卧雪之事選我逸矣不可再
見若伏之牛下登之天上初甚苦而竟快適即非君
子之上志然亦窮通苦樂之一鑑也君有邁焉逸群
之才有跳驅千里之氣志一變諸皆壞無賴矣幸招
還始念與之終初屏居清渭之北捷屬諸事溫舊益
不屋館以一幹僕司之不問出入亂吾念為素必精
鑒精必中有司名成而祿入且萬之市利也又安事
此定交二十餘年規勉相持不啻兄弟言雖過苦且
不自為罪君顧見讓我天暑不欲枉車策于秋至當
便使相迎勿責疎曠

與伯泉孫錦衣書

南使君相見即出故人所遺書書外一幅載詩若干
篇辭慶離索之人方切瞻憶得之破懷誦之增慨玩
之弗忍釋也 國家忠義之節自孫氏有太公出土

大夫始瞭然知重乃為狀為誌為傳為表為誄為誄
為議為說為序為論若此等者奚啻百氏且多鴻匠
名言即復有云何如焉初櫛歸時自命論次遺事蓋
其細也而伯君與我集乃業見忠烈編又皆其鉅者
可復稱遺狀夫遺云者消泯之流裨于溟渤繁條散
葉乃成樾庇小能益大近且甚遠者也故后稷之聖
卜于童蓍宣厄述作自戲俎豆占焉此非其證歟聞
居觀世益精以為方今士大夫所鮮者非材鮮者節
義難耳誠欲論著數百言以警世示來于何其據顛
倒

存稿集卷之四

五

侯家乘近懷具在季某書中兩序云何教之教之向
仲君丈人道訊如此慄慄

答汪春谷書

滁陽古名勝區也多賢哲游歷妙題自公得依茲
所竊常瞻企嗟羨思欲羽翼從之往安得哉即今歸
棲華山念亦未始不在滁陽也公家昆季白眉長者
往與比隣甚頻砥礪獲免愆尤間又平章風雅蕭散
文學自餘世俗聲利之談一不在口交道若此近不
數數見也浮跡萍梗離合非常乃公既南往僕亦還

存稿集卷之四

六

西上而七峯二丈獨中金闥雲雨紛披同心異漚
思各圖勉德以副初盟即十里猶面會也櫛與公本
秦楚殊域之人而宦途莊海安能匏繫不移乃若瞻
雲懷遠此比周九態不足為達人稱也在家滿歲吟
興衰輒屏居城隍披懷莫從故愈念公家昆季輒作
今昔之嘆適江都簿郭岫者適至嘉音俸誦日夜不
去手知公摩戀故人僕亦甚憊憊也且下戒裝北趨
潞水通波當寄雙魚更訊之郭簿為從姊夫年才三
十餘壯志求伸乃顧屈身矮屋幸履官不肯自棄非
公推愛與之一顧取小名位其誰物色之

答自湖胡侍御書

使至承移文豎坊表問感謝何已因使乃知即及瓜
期今且駐漢中俟代者漢中有拜將臺漢帝創為韓
信築古帝王御將隆重於以磨礪駿雄如此然卒預
其力以成洪業後世廢置輕眡此之呼叱小兒安望
其效命解紛也公登臺回眺晷日激中宜興今昔之
嘆固須有作往奉大篇九章日在餘風與公會斯須
輒別然讀詩顧若聆玄論接英標者聲調殊也然吳

山之言工緻婉麗憑凌三謝矣秦州之言典平戎之
言雅鎮邊之言壯麗雲之言則尺尺寸寸步驟少陵
所謂惟其有之是以似之也初與公別之華郊期謂
盡和諸什其會嬰肩背之疾俛仰乍苦不能據案者
彌月頃來稍平每于卧內口占隱度乃復不成豈調
高和寡朱絃發響瓦缶難為音邪征車北向改卜春
仲獨惟眷眷垂白去留靡決可以信進止之難矣尚
計作西征篇贈公苟成即托便使致之燕詞數首遠
冀斤削昔子建點竄丁儀之文以為言之好雖彼自
在可稿續集卷之四
得之已何私焉先哲遺跡來世之矩也力疾搢筆強
起面附使者還報私戀不盡

王槐野先生存稿續集卷之五

左輔王維禎著

吳興顧爾行校

門人靈璧徐學禮梓

書

答座主故貴州巡撫王太廟書

在昔苗寇弄兵自麻陽首難已沉毒貴州之境轉薄更北必且犯蜀蜀有旦夕不測之害蜀執事不爲逆折豫防之計又蔑戮力共濟之誠藉口隣人而解患

存稿續集

卷之五

四

去已於是以言蔡先生當其念歸自利而已非有機筭必陷之也乃至譴逮收還印綬法浮于罪萬茲其故難究詰矣且撫臣奉天子命東轍萬里之外許之便宜崇其體勢凡以震伏戎旅威懾夷獠爲疆域固耳乃當塗君子靡公家念快利憤啓事端折辱大臣破壞國紀卒之怨積禍盈反中其身嘆之恨之方翁在鎮其措置施設皆篤中自信不作虛恢夸毗之費要之累久績効乃章顧行未幾罷去頃張監察自貴州部中貽書京師以爲九簣功止忠謀晦塞以暴

先生之寬張子言非謾入人信之然必入告天子下其議于有司其事始大白雖公論在衆口徒噴噴耳未有補也今苗患未熄至老兩省之師于境上而本兵徇言者計增設總督其議益大謬夫總督承征討之令有急難則削之然苗孽非可以一舉兵破也匿形茂林深箐之中彼能窺我不能窺彼時時出其空隙之際以見傷輒至得意比官軍至則復匿不見即多其徵發利其戈矛將安所用之究其務唯在兩省撫臣伏機伺時因其所恃反用之出其不意批擣之一則創再則懲三則革面而風此計之得也往翁在鎮時曾陳平苗便宜詞甚具附敝鄉郭念憲致之會前事錯迕不獲達竟以書返楨守在文墨然詞藝非性自惟生長西鄙固嘗講戎馬之役思効銘力一割之用苟幸得請改職任使當投筆負戈求長策以靖外患不至久頓士卒虛耗饋餉也楨今年四十有三歲矣逝水不還白日易下誠懼老迫志謝與腐朽同耳公官躋臺府早樹嘉名風雷若變無慮東山不賜環也聞江湖間多霧靈惟慎防保裔副此悵

存稿續集

卷之五

五

張

答少司徒南溪張公書

史三府至獲奉翰貺甚慰企懷因使益知形神矍鑠
無異壯夫假令天誘聖衷不遺故老翁猶當收績
桑榆一可當萬也今國家艱難極苦之務其鉅于
防虜治邊而守臣怵禍縮手莫有設奇制變為非常
大創之謀者第曰築塞募軍而已往翁守榆林無幾
何輒以飛語去向使多歷歲年專制而靡撓久任而
不變則我兵當強虜志當挫自壬寅抵今已百八歲
存稿續集卷之五

其績効可想而知也揆按古之樹大烈膺大名者率
皆非常之士然非常之士非常人所識故每不通于
常人之論一遭唇吻竟就淪埋謗篋矢書即賢者無
以自理此翁所以去榆鎮也老子曰世知我者希蓋
慮之也史言翁與客談間及戎事指畫在掌上今治
邊之臣有復若是者乎嘆之嘆之積食公廩十五載
矣綠典在筆札未効鉛刀一割之用然家居關塞數
聞寇入大掠則時興悲憤忱慊之志焉顧越俎為戒
嘿嘿自循男子生而當世無議以裨時無力以拯厄

實著一職人臣矣積謝公翁嘗念積不使言翁

其件積書嘗三往乃三返積誠無忘翁也聞有子

學有孫尤奇雋少而頭用稜稜矣今秋固必借計北

來竦之望之

答仁都憲書

使來承翰貺屬卒卒不能即為報而使乃輒去不更
來適助陽通判史子便托與言謝幸門下有以亮我
也鄖地控制三省是西南要害之區往鎮茲上者率
選才以充任使謂其才博而奸伏治熟而俗異也翰

存稿續集卷之五

云其地天空鳥絕與性相宜語涉遙遠而實狀治象
也古者塞外撤守烽煙不作則風日昭曠故天空林
野寧栖故鳥絕鄖故多寇盜今稱天空鳥絕而南殆
寡事矣是可為公知也公雁厚天成材弘裕一面
生靈賴之庇覆急則講戈矛之技寬則講輯和之政
其本志也鄙人積文濫同好固日夕聞耳高風當有
嘉音慰所思焉仰之望之史子服官大縣其在望
而獎進曲成尤切惓惓史子公部下吏也知言之為
寶以昔同計借口里中賢者則又安可唯恐恐恐

答謝王總督石岡書

楨鄙人久廢詞曹一無表見比及三考即已解珮待
黜顧復循資序遷出所不意然誠慚恐矣乃至遐
軫翁懷獎予寵賚若以爲賢者賀而楨實非當也楨
愚無所窺識竊嘗考訊古昔大臣在朝廷朝廷重在
邊鄙邊鄙重故君欲假重則於其人不問外內不計
遠邇以藉其力保其大然也今天子憂在西北而
西北節餞之寄又難其代故久而不還翁于內者以
此謂重臣有遠勞則國家無近憂也翰言花馬之役
存稿續集卷之五

更二序始得還鎮勞既甚矣然往立斯議者自謂要
奇可托塞制吭勇莫得進今用之果若所策不也至
移撫臣駐固原與督府分守亦可謂兼重指本舍腹
心之養而揀手足之疥癬也凡謀國之臣不貴新異
貴要實可長久務在根領不在枝裔也十年以來用
其議守之虜或入或出與十年之守事體無甚相遠
知事在任人險阻次之今翁遠遊二載屬無一警
敢南牧者即入報不利則豈專守花馬之効哉楨以
家在西方故相諱訊戎馬之技與制胡之畧耳目既

熟衆議僉同猶懼未實故便請諸下吏顧職掌不在
是私爲之定所是耳使者回附言中謝併具贅說如
此惟教之幸甚

奉慰彭大參同年書

今日事可謂至變令人駭嘆不已古稱積毀銷骨巧
言鑠金以此益信矣每念公壯歲偉才假之文大當
懋有表樹不與凡衆同流庸詎知一變至此極也感
愴之甚感愴之甚然公獨子會二親俱高年往疏請
歸養阻不獲遂聞以爲戚今日既得歸可謂國失一
存稿續集卷之六

才臣家獲一孝子矣功名之際人所難言數奇命乖
者不利故達人大觀等之虛舟飄瓦莊生所以嘉遜
于漆園彭澤不以五斗絆迹也公高明曠達洞習世
故嘗以得失累吾心哉使還甚遽傾寫不悉書已惟
有慨噫之聲而已

答王南溟兵憲書

頃聞鑛徒負山聚衆此但欲探利耳其或肆殺掠者
本吾人入彼巢穴撓之既苦乃又要利衆怒起而變
生此小人受役不謹之咎也于誰乎尤爲今日計則

莫如撤圍緩攻開其出道同其解散歸里以渠魁姓名收捕之此十夫之力可爲也不然高山茂林戈馬不得施兵至不知所入不知所出徒以費供給頤士平耳矧春時百物長茂彼其山疏岩泉可飲可茹不能坐困無何秋至又勦防秋之役罷兵而去則威玩守又不能久獨且奈何斯固明公所熟慮者則鄙人有越俎之罪矣適值潼關李舉人有兄爲指揮公以其爲人勤慎也得備任使之末舉人歸時白僕以明感戴僕爲申致如此

存稿續集卷之五

劉陳吳齋侍御書

今公奉 天子之命按治晉中晉俗好訟其人慄慄猾賊官能制之者輒以法中之故吏于其土者十往九折非吏不盡良俗皆弊民皆頽也自公建節而西持鑑而立奸人憚照燭不敢前俗漸漸更矣仰之嘆之襄垣令王尚禮者有政務在制慄慄以法中之令患心志不明三人言而市有虎也以青抵楨惶恐之甚楨報令書言公持鑑在上事竟清自宜無憂襄垣令者渭南人也華渭壤地相接楨自童年與其筆

視乃後復同計偕蓋三十年游矣知令爲人也令廩直方正不能姘媚媚世自爲士時恒自盟誓以爲苟當一官不爲國家豎一黥除一患非夫也其素志如此今果用是及于難此賢士所扼腕而發憤丈夫所仰天而嘆息也楨先令登第十二年方令未第時則日夜望其第既第領宰襄垣則又日夜望其報績入也乃今橫罹口語因網羅中楨也情激義重寔傷悼痛念之焉昔桃李解衣而生友馬遷上書而白陵誠悲幽志之難明交道之弗立也楨固不類然情義比于二氏以故罔恤他嫌輒瀆聽覽幸有以察區區也夫法者受之 天子使者執法私不得撓顧楨所爲令言者朋友之情私也令苟無罪能俾令得白者法也公所執也楨庸敢以私撓哉始公入晉僕嘗爲令言計必軫于中懷茲語枝贅擲筆戰栗

與傅巡撫書

頃言者論久任撫臣因遂逮公且所列者皆江西事僕實未聞今觀關中事則江西事真謬可數證也一以之身前後不宜頓畧客有持以問僕僕即曰余不

聞江西事能言關中事客問在關中云何僕曰此公
官巡撫耳兼總巡按兩司諱道事矣客曰何以兼若
事也曰諸務積壓淹歷歲月百姓怨苦賴公一決即
了此所謂兼也客又曰此公特于節目濶畧耳僕曰
夫人謹密易濶畧難耳何以云濶畧難也夫人日食
脫粟之飯競競然守尺寸之節此鄉里愚夫能之至
若四体而任翬散千金以養士破拘攣之見而豎恢
恢之勲非古豪傑弗有也傳公自入關來昧旦蒞事
輒即引客與商邊畧可謂勞矣而又約已格下積財
存焉獨續集卷之五

答張子弘書

頃者至獲接翰儀為念可知僕滿九載稍遷此恒調
待恒人耳安用賀為而君自遠方實將祇益我愧汗
矣君曹二十餘人咸稱海內才俊會有天幸一日而
收之羅中今年所列置兩都臺諫省寺各各顯名僕
即聞茂有托而光大也僕今年四十有四歲矣大之
不能出奇獻計為國家排胡寇之難次之不能撰造
新書成一家語垂百代之聲自今望六十止十六歲
年甲于一周餘年殊不可料夫四十四年既往已作
僊生人矣此十六歲中日月甚約精力彌減又安異
存焉獨續集卷之五

程瞻思

答王大廓先生書

使至能言翁興居安適殊慰遠懷頃有人白翁寬者再數月按訊得白即當還我故印綬矣夫偃龍在池一旦起而雲兩人始知神士人之屈伸猶是也今翁人龍也起而必有神荅衆望矣仰之仰之楨每念之賈居貨必集萬方之產異域之珍貴賤遠邇纖細弗遺人來求物應手與之斯贏利之多耳君子既以赴功名場矣乃問之茫茫任之退退譬之暗室索物昧于涉塗非徒無獲且有顛踣之虞故積不厚不發學

存詩稿續集卷之五

不博不試此道古人有之舊聞楊遠庵王晉溪此二老者一有論辯率能屈其座人非空事牙頰間人也措之事功炳炳矣今讀其遺疏其厚積博學可考而知也楨以爲今之謀國之臣苟肯廣稽旁究圖所爲安輯計者楊王非天人安弗逮哉今翁處江湖上三年矣固知懷子牟之慮者厚蓄博識伺時宜售且楨所願一時之賢者亦在斯也使回附此惓惓嗣須再陳

復傳應臺巡撫書

日者偶因便使有言附聞諒微記室中述與客論詰之詰備矣無復贅及茲奉翰諭以爲魯參不殺而蒙推刃之誚即幸慈母不投杼柰此心何乃遂上書乞避辭指憤切非自信無忤安以有此楨則謂既奉詔令有司覈實水落石出可明魯參之不殺遽爾引退祇能成索已事耳一面之寄將安所歸傳曰禮義之不愆違恤人之言惟公念之喻方伯素伉厲不能浮沉人皆信之黃知縣者今姜蒙泉侍御爲縣吏時與比壤悉其才節姜侍御喋喋辯之人又信今言者

存詩稿續集卷之五

撥拾二事二事既謬此心暴灼何以得言去也近世士論右拘忌而左弘博以爲拘忌似謹弘博似通也庶政多隳職此之由夫守官與建功異道清談與實用殊情今累尺寸積歲月存升鬼峻者非少也然瑰瑋之士鄙之夫君子所過猶麟游鳳栖跡彰文著可也泯泯循循需時盼調此中材等務耳楨固謬未誠不願爲今來北虜患慘于昔歲憂國之士慮延西北即如天祐秦中假公節鉞之權都護之寄固有士飽馬騰繫頸質于効矣瑛之瑛之翁負聲當代歷官三

紀載觀中外實罕比傳論在衆口不可奪移區區如
賴焉能爲士價低昂哉翁加愛無已愧莫以承既對
使言謝復此縷縷

與商姜泉書

使回附言申謝計徹左右頃者 天子注念戎畧徵
用才臣在吾鄉則大華何公督統劍遠而少華許公
尋亦柄授今且熙熙待除也獨趙浚谷繫官職方早
棲而不獲大振柰人情何自登第二十五歲矣諸與
同進者咸蹶蹶而趨固屈之人下衆共憐之執事
存簡稿錄卷之五

君子竟當置之便安所也大抵騰即淹速士各有數
數及之莫能預之後數不及其能引之前也且公何
負于物望哉尚猶羈跡郡國與庸衆伍亦數未之及
也苟及之九零萬里計日可至雲鳥飛檣其疾不啻
也僕生本閭閻未睹國家之大計偶叨校武之役徒
恐悚不得辭受役成事貽笑無窮公其展錄流覽是
信鄙言之非謬也

與賈樵村書

往議以公守大同者本采物望爲邊隅重乃復中輟

居無何 一矢以與敵爲難者於是議者復能

出 于公誠謂其識遠才鉅與流輩絕也疏奏 天子可

一而執事者獨循調遷轉不超歷有赫如是而欲推

無之惟調儻非常之入用焉則庸不爲悲即有患隨

起隨滅何者成名威而事功易也僕嘗私謂公當今

世非可常有苟假之節餞許之便宜奈何憂大哉

頃之山東撫臣缺意必爲公居乃復用他氏奪之六

存簡稿錄卷之五

嗣既具無愁鴻鵠不下里也夫撫臣者據一而制諸

司至尊重矣出一言不當舉國盡傳笑之寧可弄筆

昇之人邪僕睹時事則重有感嘆焉鄙生賦質閭閻

又寡覽采未審國家之大計偶叨校武之役遂不得

匿陋錄成而布之天下則嫫母之名流滿人耳矣言

之川流至踵公固知我者幸評教之慷慨

與呂芹谷書

始謂公領襄陽也時時有習池之樂觀昔之遊不圖

部勞形且失內佐悲苦交卑宜憤嘉實讀公哀亡

數章可以知已然此戚僕嘗羅之今距亡者十年
偶一念及輒爾悵恍傷神乃知昔人鼓盆歎歎哀蟬
歎珠誠痛之也夫國有元臣家有元配未有弗與者
也彼其收苦茹辛諫違勤敏不以累其主翁自我等
傷內觀之然則人君之念老成當亦若此頃者燕胡
門沸薄我郊畿一時任事之臣乘城臨觀相觀駭歎
曾莫有出一奇發一矢以與敵爲難者若是而欲入
君之繫我思也得尸公以員朴忠世演戎畧聞之能
不擊節邪僕瑣屑庸有所効然暗時感事則廢眠食
存翁稿遺集卷之五
昔一計誠得老成之人若京口楊石深太原王晉
溪者經營調度之則何憂焉奴我今時雖用改聘老
成爲號而實効可倚者無幾何在吾鄉則大華何公
少華許公禮山於公浚參趙子北四人者可倚也其
他則僕弗詳之矣獨念公守官楚服爲民杜羈而不
得解脫藉辛召令歸闕受統發時當之權勇而舒
華夏之氣其志雄其才毅也豈苟使之哉僕與在
筆札不能成一家言比國家多難但隨衆咄咄固所
謂具臣也其云爾者健人論亦豫子談色身即未之

龜未可棄其言也惟財帛勿誕視焉

與潘雙溪書

從俞近河得聞挾纘北上考績矣甚以爲慰誠謂公
積勞累歲考既當即超歷臺省無疑也頃奉翰札乃
顧稱病不前是謀身念重防口計密令國家何賴焉
秦人強力忠憤可任大事治平之世抑而弗用茲點
胡大騁至薄京畿天子怒欲破滅之以抒華夏之
氣此正秦人効能自見之日也奈何引身早休自謝
式通侯之賞今何許三翁俱已登喬平章趙子再起
存翁稿遺集卷之五
岩林乃公固思去耶今俗尚巧宦而公獨拙淹留不
進本正坐此考滿遷秩斯亦拙者故事也止而弗來
恐觸唇吻或有言曰國家舉事人圖自逸爾時百舌
自申其胸臆晚矣度公大指重在親老家遠慮深難
露誠是誠真又不聞古有絕裾者乎大羊何物敢犯
我城婦人勇者亦思操持刀尺以備行伍矧吾曹哉
使者取報甚速書不盡意得報章即振策疾驅庶諧
夙願隳隳

與張雙渠書

往公在金陵再承翰教屬求便不得因稽顙報嗣即
有今擢竊以爲若到上黨則申悃易矣顧復悠悠以
逮于今未能也歎甚歎甚公天性冲泊不慕榮利平
生襟期誠休顏子世方逐逐聲華九州一軌乃公獨
志在是驚羨何已顏子不遇乃退而甘節若此今
聖王御世群材畢奮野無扣角之歌而朝有連茹之
頌何得違時晦迹不著功名于竹帛間也私恐公志
不移若拋綬徑歸未可也頃聞既領潞安數月之間
抑強扶弱與民安堵舉措興除率人搖頭吐舌而不
存荷稿續集卷之五

答趙主政書

奉翰諭得悉薊邊經畧已卜大猷又於他處見分區
圖說瞭若身踏岩谷而目接險阨也大將跋涉之苦
諸君羽翼之勞驟見之矣顧惟目前民力百種浚削

譬諸數畝之田春取年麥秋取蔬豆耒耜鉏耨相繼
於上者如魚鱗地力既竭何生物之能再也方今築
塞築堡併舉偕作作之或弗任舉之或弗勝則將柰
何以僕之見築塞急務築堡次之一功就一事與斷
手既易睹効不難宜自大華大將軍權度事宜燭照
物情慮未形之變審安內之策具而上聞聽所裁決
則消萌定危圖于不見勲名德澤以漸俱收絃急斯
絕束急斯折理固然也鄙言非誕幸諸公諒之若令
鄙言得驗始更纓柱晚矣晚矣別離恒情四方男子
存荷稿續集卷之五

王槐野先生存荷稿續集卷之五

蘇轍野先生存簡稿

左輔王維楨著

吳興顧爾行校

門人暨壁徐學禮梓

書

與余文獻郎中書

客自南中至者云公以外艱歸九江矣始聞不信再三訊乃信之則大詫嘆賢豪生世往往坎壈不得所願公以骭麟達俗逢轉南北乃茲復罹荼毒中間機

存簡稿集

卷之六

一

戶

會而失貨售而奪者蓋屢屢也可勝道哉僕以公負才瑰奇大江以西求之無兩士人所患患不為璞誠璞無愁不剖見也不穀產自秦中又與文墨擗管奮詞近不能追躡李康之跡比胡騎南侵又不能遠倣舊俗脩矛之義夫猶不捕鼠不如無畜馬不任服不如無飼則我乃私令之汗流淋漓矣目下方餘黜幽之典不殺結束待放誠謂我一夫得去即可為諸勸也熊子南還來就別言當道九江附書申慰無以中書如此公知我者固信之矣

答許中丞書

往僕言事誠過激不能作軟語謂在今日固須勇任且既已受檄寧能弛擔道之他肩哉頃聞勾補缺伍八衛漸實而衣甲器械猶煩料理橫谷植木將防衝突而望效悠邇尚有急圖禁方滿筭貴在已疾謀臣充庭貴在批難東海之水誠多然無救西山之火也茲翁兩疏並能效疾而消害然以故事必下其議于有司始得報可會京考在俄頃百司肅肅聽斷過此當如議也太華何翁身秉斧鉞而動輒掣肘邊牆罷築兵力又鮮近傳胡騎東馳脫若引繼南向奈何意何翁自挾上款此獨區區私憂耳三渠翁以制且欲還則不穀蓋牢落孤筴靡依薄矣悵然悵然望昌平咫尺乃阻瞻對積有愚悃既已面致長君茂才又復載之紙奉翰諭已領客矣考後世事當復翻異念翁其六翻無言黃鵠不高搏也

與海守張重卿書

僕觀當今吏治率右佞巧而左忠信蓋忠信之吏實寡在既而身諸名跡來風使者以為無赫赫譽輒掉

顧不顧彼見其弗利往往遷志從俗苟可鉤奇營便
不恤其他此下民所以怨咨而治安之効未睹也今
在晉部中其堅持忠信而不沒習俗者獨有公及長
子劉令二人耳斯固流傳之口譁於京師非余獨私
之也劉令僕同計情好甚篤其腹中貯萬卷關中
人號爲書哥平時自負亦芥視一第乃竟暗有司及
就官復此平極蓋黜黜不得意矣乃能抑志効職民
多頌聲部吏有若此者公宜何以待之語曰蘭惠同
其僕復何云頃者京考畢事留僕且供奉可以知寬
大之象矣

與趙御史書

今公此疏皆處人骨肉之間定人危疑之事既又究
覈禍本論所算以恤孤寡責所親以息累端詞雖溫
厚然大義嚴切矣漢儒言治大獄須用有經術人則
公其是哉仰之嘆之漢南越在萬里部使者所憑以
感悟宸聰申達幽隱者獨咫尺書耳言能中窺見
能先幾斯折萌消患方隅所賴以寧賊也弟植雖典
在文史時搜覽四方章疏常于理輒爲擊節誠念

人才之難也彼方廉正直豈不謂賢然若節自檢者
皆能及之至辨捷裁斷非天昇授未可勉而能也自
食大庾栗十有七歲幾能取尺寸之功展米鹽之効
今春考察分必斥放乃顧復留齒髮逾邁而往日顧
坐憶時髦而熱汗下至淫淫沾几席矣吾兄軫念同
袍訊及憂蘭此夢不易得猶復執一丈夫也柰何
柰何人生進不登黜名退不謀宗祧兩者咸失之尚
得謂士哉無何即抗疏休矣獨患乎弗能遂也

奉張侍郎南溪書

去歲奉翰教及腆儀侵尋到秋忽有虜患諸臣咸共
憂之楨也食太庾栗獨能晏然坐視罷廢一切往來
報謝因之久稽開春復值考察分當斥逐結束埃珉
既乃復留始理人事於是解裝檢翁寄示二俊之文
讀之邇來命謬施點竄又以通家故不得徒爲蕪言
以甘聽取悅也舉業文章自有科目以來名家非少
而獨翁之作稱鵠謂其中立而學者可赴也今賢子
君孫讀架上書聞秘密訣自當肖似乃猶尚弗逮者
則習之未寔也令郎溫潤而有沉痛之思令孫俊拔

而多奇崛之識擢之皆千至步也各極所長去所短
一變至道即可探取祖翁故物矣今特舉業濟渡樽
揖耳登岸則舍之苟足獻吾身未須捐捐苦索之植
嘗竊慨農桑未以利耕士執業以效用乃今所業者
與效用者異故士或半世弗售半世以前精力殫于
是藝卒之成徹帚也人恒嘆曰乏才乏才夫以四海
之廣乾坤之精所定何嘗無奇直所學誤之也且無
論賢聖事即蘇秦少時使讀陰符工研揣摩之術久
之精曉曰持是可以說諸國矣一說而六國景從金
存可稿續集卷之六
印業佩後世推以爲最類之宗嘆不能及假令有若
慕秦者自少習之浸淫十許年亦未必弗秦若也古
人書劍兵法風角卜筮九流諸教率自童登學之以
故用之輒驗況臣國理民其道又鉅此乎苟欲蒐羅
茂異盡一世之英宜於科舉之外依徵漢唐舊制更
設數科則淵珠不留群材畢舍治世之大機也顧令
甲一定莫敢增損抑云云者直漢之耳往叨校武之
後錄成初擬寓致尋復蹉跎今併上之幸無坐怠弛
也春來台動意必休嘉附此省候

答鮑思菴巡撫書

頃從他家得翁留兵疏草讀之其志忠其義正其說
痛切而不涉峭峭可以上悟人主下慍士論言事
之體正爾若此枝詞深幅祇能飾觀聽于事安裨故
比議下本兵果如請得留兵五枝不違由今西北一
面恃以無恐即其兵不能力關然爲容好示威則有
餘矣宣大新開馬市國人可者半不可半於高明謂
何古人謀國遠者千萬年計次者百年計又次數十
年計目前應卒不可言計避難運責異以身免而不
顧其他者也主上注念邊畧思掃胡塵置疆場於
萬年之固至惓惓也其誰爲圖此計乎僕以翁曠覽
深謀亦衷體國必嘗設筭于懷幸先以示相知乃後
謁聞于上則可也佇俟使來辱翰教並奉輿貺附
謝不盡

答太原王倅書

客自太原來者輒道王倅之美種種不可勝紀僕聞
之以爲固然未足爲王倅異也今夫天之生才如陶
冶制器益盍之重不能任牛解之酌亦大定而容受

也君侯腹臆所包軀幹所勝即滄溟不為溢萬鈞
不為重也奈何言堪一郡能一事乎僕觀里中人士
其捷才辯智十人而五骨鯁自豎十人而九至執固
私裕震之不摧探之不竭則君侯為獨能人有寶器
則其惜之今君侯所負非直寶器比也幸勉圖加慎
華問增埤至懇至懇僕濫竽詞曹且二十年大之不
能獻可圖便為國家效咫尺之計著臧胡之勲次
之不能撰記藏山脫棄踰蹄成一家之言則我乃大
及一施鼠矣間常口占欲以不能自白去則却愧備
存荷稿續集卷之六

答周石崖憲長書

使至奉翰論中多憤憤之詞悒悒之意自聖夫不免
于孤寒之憤曾參大賢或人負之以殺人之名茅絲
周紐竹栢異心嫖母為妍問姬為醜蓋自昔云然矣
不獨今日至公有也方公赴山東時見有以言頗相
侵者僕以為其聲啾啾比之沙虫無能為賢者損垣
之又定亦其黨謂公與怨家相傾未始有汗漫相濺
鐵也俄而南京論章至乃增加穢德塗西子之面誣
三閭以不醒一時聞者大駭之因窮端緒遂得所由
而論者云云猶之雲歸雨散條起條滅識者不信不
存荷稿續集卷之六

儲賢者受直代任事者也忍汗守官則班秩積
聲不得邁往若貌身直前又賈越俎之罪斯今顛毛
半華少壯謝去日月久較人壽幾何食客滿堂獲報
者非我也頃讀劄諭推引希冀皆非敢聞茲依休不
去者埃遼事稍寧聖懷既舒華山若洞足棲吾躬
松根茯苓能返吾髮蹉跎遭迴徒以點綴行列與世
無重輕人將指之僕竟不能忍也持劄使還附言報
謝無布悃曲惟察之信之

遷東歸使於徵調故關中使缺關中人竟欲奪
移不可得則謀國者之至計也而論者指謂避難營
便停矣博矣頃廣西邵使者疏薦將各首上公名夫
以譽者如此詆者如彼一人之身妍陋具存愛憎不
定斯其故難究竟矣公挾大剛擢扶搖近在朝暮宜
釋怨家勿復理彼嘔嘔焉效女下乎勝君子弗與且
啓譽端金尤以不落不與飛鳥薄啖騏驎當塗不與
蹇驢校是何則輕重之情異權量之道審也使回立
馬取報引紙抒素不作此罪語誠欲吾兄抑心舍垢
存簡稿續集公卷之六

士論至百年始定乃急之目前未可也

奉安福王尚書書

頃吾師大鄭先生至一見揖而訊翁因悉山中歲月
非人間世主人樂之往往自忘其年倦客還而卜之
亦可栖形定性完精而益筭也世事風雲倏忽幾變
舍筏登岸掉視中流乃知濟度之險難矣故翁居山
中一丘一壑則萬金不移通候不換也今年七月當
翁七十之辰吾師軫桓山四鳥之情語頓曰羈而不
得觴奈何因以詞屬令申所為壽翁頽受前不敢謙

此詞又不敢夸詡綠錦以辱長者今在羈者咸說
實道有不溢一語即文謝臧山而義取從絕無論史
家備采擇且令實錄入家乘也翁家兄弟並繁當世
之望居者宜止仕者宜通盤藉甚下播紳間非楨一
人之私口也而吾師感今耳目所接復戀南枝楨以
既挂網羅誰能解去固須博風振翮圖萬里也楨聞
西鄙生自十年來被蒙渥愛逾于骨肉令器光祿君
便歸附具一幣為壽物不逮意臨發依依

答李主事書

存簡稿續集公卷之六

書至始知使車駐代蓋歷偏關度太原而跋涉至此
路經數千月破六回可謂遠且苦矣人臣勞王事有
若此者鮮哉方今虜衆以候開馬市為名四呼部落
集甲塞上密如雲屯結如蜂攢其意欲如何不卜而
知不問而得也所徵諸鎮兵在塞上者號稱健兒能
與羯奴示一創乎不也居中任事之臣念天子憂
胡未戢於几饋食厲卒之術籌之既精施之亦詳且
備矣而星書一至猶不免勦勦者何也卒能食不能
戰食雖饋不能飽也茲計所以飽宜何如而可夫古

爲壯士俠客擊牛釀酒吹笙等舞長袖乃肯借軀
讐爲國敵愾今一飯不厭腹固然亦其人顧私愛命
蔑忠憤之氣又將帥之教不先而軍興之法不申也
僕守在詞曹論四六校聲律自其本事顧念往歲四
郊之壘農夫輟耨工女下機商旅不行吾安事筆硯
間哉以故數從客談戎務究所爲破強胡而抒國患
者言者紛如卒未効實惟公以餉事親行塞上彼夷
之情我軍之狀熟悉之矣其教我毋誨所論云云伺
督餉者臨發白之竟不負然諾也

存簡齋集

卷之六

車

答謝少舉應午書

往接翰貺乃使者過歸不肯少須取報今其使再返
因申悃臆附謝諒不坐爲怠也公負望夙昔爲流輩
所推轂抑而不展私論慨焉乃顧苦日挹損引謂不
任則國家多事誰則賴之也夫同舟而濟一值狂
颶舟中之人不竣教誡拉柁持蒿維繫相連者何也
共患難也君子之于人國義亦類此方今馬市既開
虜酋旋復寇掠則盟誓不足恃恩信未可結獨有戰
車而戰事種種皆踈論口百具實效一無忽有舉伏

才布公道一人者出疏上公名授以節鉞之權則措
施之驟逆睹非庸又奈何憂強胡哉近日人士懾于
禍患且念積弱卒難振理各各匿智市愚于保身之
計得矣柰邦家何誠不願公深藏若愚也緒暑流汗
卒卒叙述猶不盡肝鬲也

與高平令衛子書

客自晉中來者頗稱高平之政崇慈悲務寬大煦煦
然有古愷悌君子之遺余甚嘉之顧獨念近世人情
奇黠環巧故治隨之變至弘治正德相接人情尚未

存簡齋集

卷之六

子

甚沈故政宜敦大迨于今越五六十歲矣天道三年
一小變三十年一大變則人情推移可知也故體貌
之遇士夫恩惠之結善類刑威之待邪慝斯三者從
古以來善治者莫之能易也若一槩量物不別等級
不辨良惡則吉人墮體而兇夫掉臂積久而名敗即
能改服振嚴百姓弗憚何者習故也世亦有主嚴治
者而君子又非之放意淫刑不當其罪小過而大懲
甲怒而移之乙也詩云魚網之設鴻則離之刺不
當也張衡治河間下車密先收捕大猾郡中豪俠皆

逃去他境盜賊止息大體立而先聲著也故苟當其
罪刑朴不犯非我所致即斧質日事誰其懲焉吾子
吳牛茂才于一邑何有第政體民情猶須裁察斯措
置不謬而張弛中窾古人有言不剛不柔敷政優優
以子通于詩故數舉其詞告之毋謂余持文墨者言
何迂也泉南郭君獨稱子不輟口與余得之他喙者
殊異郭君忠厚如此待子更調頌聲達于京師當復
爲言以賀

答金部張太谷書

存寄稿續集卷之六

鄙人安愚開局而公効材造序則國家養士我乃
倉中鼯鼠公其駕前騏驎我私自惟省面熟內慙食
噎而汗交下非謾語也今東北諸邊提兵之將與參
謀之使居多秦人星聯蕃置各各顯名頃浚谷趙子
又將四千之衆戍薊矣士皆直百金而浚谷復鷹奮
虎躍目無強胡思以天纓繫名王之頸而制其命此
英雄非近世所有也即若萬分之一虜闕塞而入必
遭太創雖令隻輪不返可也緬懷諸賢益增愧劣防
秋既過當復還帳瞻佇瞻佇公贊戎大畧獲此妖俘

榮承金幣之賞則聖主軫念勞臣至優厚矣更惟
慎圖遠覽竊膺後祉不備

與孔方伯文谷書

去臘曾脩牘申候並答貺訊能徹之不今公晉右轄
階秩巍然峻矣少選且晉左乃執事君子欽公雅望
念其淹濡而不圖後事本以伸賢者之屈適窮其往
故善游川者不盡興善縻才者不竭榮以謂異可久
也公既抗于制不得橫厲而上薦紳之徒無論識與
不識咸計所爲維頓者不可得誠慮其榮竭興盡而
回舟掉臂也乃茲顧數數遷之若行隘巷且促步焉
鮮不返矣僕既居京師不以告執事者徒私竊嘆悵
則固有畏忌之懷矣愧之愧之世路恢恢不以限僕
而僕程能量力自怯邁往迺知造物小兒或前之而
頽足或後之而引鼻安謂其無偏頗哉乖絕彌久兼
之近感乃述之于紙明所爲篤好者如此也

答尹新野書

讀所惠書詞俊倅駢駟貫擬連珠珍等睟盤爛方簇
錦固以鬼目悚衷歛榮避舍則斯作者誠四六之博

徒文章之宗匠也。自漢魏以來成賦降臨，朝各裁一休總之，雕鍊金理之章，協比宮商之韻，奇逞秀傾五內之精，探異搜冥，洩三儀之秘，猶之野且嫌間不同行，而共媚園椒，江芷非一氣，而具芬蓋炳然有象，蔚然有光，美世代既移，華豔隨落，於是操觚之士，侈口西京，卑視江左，垂力繁之為嫌，直才情之自索，爾至若君侯之詞，則洪鍾鏗聲而待扣，宛藍其染而出，青音不厭聽，色無厭觀，可以比肩顏陸，敲頂潘張，固不必托李奇之高調，假相如之夙稱，其意存簡，稿續集卷之六

自遠其傳，勿疑也。顧其標意，命篇絲行孤憤，而微詞引類，咸屬微言，則又靈均之調，論嗣宗之避隱，達者增唏，跡者弗可測也。若侯飽黃石之歡，兼彩毫之技，翌日建牙虎帳，草機龍城，固無埃陳琳之為記，室孫楚之作從事，美榮采芻言竟，期布諾方有他，奪致勞後命乎哉。

答呂襄陽書

賈三石喬子入京，亟稱楚中之治，無出襄陽上者。賈承璋，陳大夫又咸推之。呂氏故多才，乃今

公使炳炳著矣。僕以公植性端方，不能啗阿附時而大賈深藏，尤羞暴見。既歷歲月，試諸艱，其情乃孚。其才乃章也。自餘逐俗上下，逗妍微媚，博一時之譽者，潢潦驟集，日出輒乾。於以比公何啻什千哉。今東北備胡，舉用秦人，何公秉綸于涇州，許公摧旄于昌平，於公托陰于易水，艾公持九于紫荆，而趙于景仁，張千茂參各握虎符，咸在戎行，蓋蒸平氣橫沙塞，而威避飛禽矣。即虜憑強而入，可與一創，令不更來。此六君子者，自負非庸而經紳之倫，委重又甚。此其中尤存簡稿續集卷之六

賴神明祐之，乃可成事。免名之命，蒙傑弗敢料也。吾兄滯居一郡，不得借六人者，比力共事。士論往往嘆之有頃，且相及矣。今例官以序遷，即見才不肯越故以故蒙傑發後時之差，而事功有失機之悔，蓋謂是也。僕守在詞曹，既不關本業，國有戎作，不能效寸策。請入纓備一校之任，仰視六舊有汗顏哉。武鉅所述大都空言，無試茲公獎予我者，皆非我敢承也。罪絕日久，懷戀恒存，使者以翰貺來，適重懷慙於其臨附。私悃若此，方苦俗迫，思欲抄致，鄙作數篇，未能嗣。

往可也

復王其備書

今秋虜騎不敢窺幽薊之界者非以他故誠覘我邊
我備慎于往歲而圖于未形然坐是南牧之計沮止
矣內地士大夫論者率歸力于太華翁與三數共事
君子乃若君侯則與督府居半分功可也君侯昔嘗
擁旄關隴西矣居無何輒徙而東乃今作長城焉則
保關隴者保國家之足稍輕保幽薊者保國家之背
甚重均之効事而甚重者不可緩僕敢私其鄉土謂
存稿續集卷之六

有司之奪彼福此哉使來授簡言太華翁壽事屬僕
以詞古者下城克敵則置酒張樂論功酌勞此猶謂
殺伐奏捷者也乃今先聲伐謀寇自不來不舉旗不
血刃而立就安堵之勲孫子所稱有能之將不戰之
兵百十年來此一睹耳則壽之可也矧又以原州例
乎顧獨念形焉山海者必若栖澤壤乃能窮其態度
僕謏細閭劣人也不習常世之務又守在關焉足未
越國門之限目不睹垣墉之外而今所為壽者最涉
國家大計忠賢勲跡兩不知一旦安能兼著也承命

徘徊欲逃者久之因思鄭莊言未嘗不稱天下之長
者史列其賢況太華翁僕鄉之先達也又雅在知軍
則詎庸竟辭因遂廵任之矣防秋期滿羽檄盡休戰
馬歸營甲士枕戈于時天子愉悅諸臣解憂則鄙
詞往也正與其嘉衣會茲不能輒應云

答尹河間書

今秋虜酋不敢窺關南者非以他故實坐防秋之兵
徵發四集虜謀者聞之乃爾不入憂國之士幸其
暫寧而謀所善後論者紛如卒落陳常千人之見一
存稿續集卷之六

孰未有窮探極算思慮既定一是者也茲覽公備虜
事宜三策四議云者咸因事順時行之可及用之輒
效固所謂智士之長圖忠臣之却顧也方今有司疏
諸蒐羅群策尋百世之計苟令不存言持是以往
雖界瀚海城高關可也僕以豪傑之事有二道委任
之專也國論之符也兩者缺一不可就毫毛之勲聽
信廣博則士各自疑國人互不相下則不暇遠
追往事近證君侯誠以太息奈何奈何奉翰翰中有
流水之思斯甚外矣鄙人失火尚不愛體髮奔迫救

之况國事乎寶劍在匣終非長物神龍蟄泥若興雲
雨則頃也幸公忍抑嵒峙竟杆風昔之憤目前是非
短長勿與之爭且驚鳥峙擊必匪其影獨奈豪傑不
然乎言不盡慷慨大指具矣惟省度顧慮其慰知已
慷慨

與大名張太守書

行子道經邯鄲聞趙王故叢臺則莽莽一土壠矣道
傍有呂公祠乃盧生林上功名所也併此兩感以為
士人榮途相就亦何如趙王即百年利達猶驚短夢
存稿續集卷之六

則澹然有縣車之志焉至聞君侯提兵守大名壤地
千餘里平野如紫大城小城悉晏然安堵未始有臣
夫號呼于草澤者此其千功名甚煒燁顯赫矣乃輒
復歆艶慕重之則謂天地間何者非夢不有往亡安
得來今士人固須乘時効績不宜作玄虛嘆也斯志
真遂一識道者語之以紓旅懷乃世途錯迷車馬多
軒馳而君侯又越在大名末由展叙在叢臺館中問
大名遠近驛丞云距百里許夫百里非遠僕坐扶侍
慈輿不能往也乃具言令驛丞達之君侯其以余言

謂何如哉

謝艾都御史書

鄙人道經東垣而公所遇鄙人者居多破格之儀非
望之節在昔故人相值或至解袍贈車乃今所遇復
過之矣竊自循省萬莫一可當也愧甚愧甚鄙人濫
廁仕籍十有八稔所嘗交游海內之士不可勝數然
奇瑰非常之才無幾也鄙人與公雖稱共土之私同
升之雅至本所以敬禮歆艷公者不直坐此故也蓋
殊有公家之念焉方今天下誠號治平然虜騎往往
存稿續集卷之六

有侵軼之患士大夫習于久安務于細謹至今批難
解紛拏士卒靖邊疆十人在列九人鼠首堪嘆哉私
嘗指數心較獨公足以當之無歉故自杖鉞以來荐
歷二暮而威聲所暨規畫所施蓋人人頌之矣士有
負宗社寄即宜為宗社重之矧公又屬其土之私同
休之雅哉在公省中夜語奚啻萬言咸指擢腎腸不
惜忌諱公吾白頭之知己也當必存記不斥為謾也
俗士奸妬其遠攬者又欲羈致宇宙之英收為己有
高標特立士人美節至于濟事就功非此輩能與也

且公獨不見饗于平朝五味至和美味當進入唇而
上客無賞音主人將以爲不善味也饗子能復自乎
事故有類是而患甚于饗子者不可弗之計也公守
貞有素羞作世俗中人非智有弗逮誠志不肯卑也
若欲濟事就功則固須調滋味快客吻令無戚促焉
可也而言既悉又此喋喋爲人先壁計即過誕何
歎哉今次邯鄲護行者皆還卒卒提筆布帛南去將
無程期及清明候歸先寵草萊也

答外龍清書

存約稿集卷之六

久客初還人事劇于婦毛里中故人近者幸面遠者
不遠馳使適方計取間爲之乃勞高明軫眷使使持
書函幣抵訊散廬則公義不遺舊禮且先施實令鄙
人汗流及于踵也念往與公比翼俱起而公挾有六
翮負萬里之圖乃天道幽昧人情險巇甚于太行逐
令塌翅回風放吟澤畔迨于今十年秋矣而鄙人寂
有天幸願與時偶月積歲伶漸滿如望由此觀之則
進不必賢退不必愚達者非才困者非驚信乎命
之驅也則司馬季主之論非邪始公在臺中時有質

芥之聲流在衆口也嗚呼永泯今日朝廷徵遺無
跡疏之士以謂能解紛批難期在集事而不恤其他
矣公守躬若處于奉法如循墨治世之良臣兩堂之
儀範也以故論稱不名不上轍非世罕知已知已
者固多也然此指思以書達者幾卒坐風但恐高明
或謂漢廷無如楊得意者遂此布之耳鄙人南圖卜
在秋爽之候與公爲渭上之會從風昔之好肯許
之乎日下麥黃公居田中湖川生茂林咏南風與農
夫野老班荆論歲鄙人誠羨之宜塗風雨不期若頻
存約稿集卷之六

與劉亦齋書

由漢中抵華下可千里所乃公不遠千里道使使齋
書如幣來訊鄙人鄙人誠竊愧之頃公之臨華與鄙
人晤也蓋在斯頃之間乃今所遺顧甚于夙昔之好
百年之盟者如何以故也古之豪傑相見則脫龜解
佩遠相瞻則折梅贈魚依因謂遭逢之難也鄙人誠
疎疎即令與公之語不能一言寄而中結斯須之

則哉故對使者有汗容非虛託也公歸漢中嬰情都
人此其中固有謂獨自端無有耳容有好游者歷時
名山大川盡矣至一石之怪一溪之愚猶必記之曰
吾以志吾好也夫交道亦有類乎此者固不必結歡
皆雋茂問貽皆異等也使還附謝明所承既不任之
意君此因憶漢中有淮陰拜將臺今歸然存焉當其
時才者輒上靡積薪之嘆以公之賢勤苦又二十年
餘矣尚猶守在薇垣滯于一隅由是觀之則鄭侯推
轂之公信非後世所能望也書成忽漫及之

王槐野先生存稿續集卷之七

左輔王維楨著

吳興顧爾行校

門人顧爾行校

書

與聶禮部子安書

鄙人楨今者南徙本非意望中事獨以諸公推轂之
故聽者不察輕信今有是拜自省固碌碌故恒有缺
然之懷發京時殊匆遽不得從容論別二十年來楨
存稿續集卷之七

所交遊湖海之士甚衆相引以義者恒十之二三至
歲勸誡切披胸臆見情懷若泉崖公者蓋千一之獲
今俗不再觀也楨嘗嘆朋友之道衰矣務在勤徵逐
之文飾委瑣之觀咫尺面背輒有異同矧踪跡越絕
哉故楨恒以公爲難得蓋非獨論才即意氣振一世
矣顧今浴好勝莫肯相下老子曰世知我者希則從
古已難之矣故士出而應世苟遭知己則千里跬步
耳一不相值即跬步千里此楨自證之論勿謂謾哉
計自二月發京三月抵家燕秦相距不滿三千里既

月餘始得達敝廬可以信行路之難也發時辱公眷
眷之義至重然此亦交好恒調不爲謝公之素且明
所懷悽懷思者非昵比之私也洛中留滯其事難悉
又言之動心陳太史松谷頗知之

大司馬守朴趙公書

鄙人楨且發京辱公枉訊者再其時屬匆遽不得取
斯頃之間造門下爲別又會公方圖禦虜之計日在
省中未嘗洗沐歸即楨能造亦未由見也鄙人家在
華下當孔道從容盡聞公所爲禦虜者甚備虜謀者
存稿續集卷之七

規知之以故不來此所謂折衝于廟堂之上者也甚
慰甚賀顧今開市之議罷衆兩存未有所決卒以何
者爲久道上計臨岐路而踟躕思之雖審日暮途迂
不能抵所止也公握長筭取遠駕其陪貳皆抱萬年
之慮者宜定一畫不搖于唇吻鄙人之言越俎矣恐
懷恐悚始鄙人得南徙也本擬輒往坐老親念家乃
引車歸日下憚暑不敢戒僕夫苟望見秋風即先鴻
鴈性矣然楨又以行子快涼秋甚便如胡騎窺邊何
賴有公在卒無大憂亦須再加之意焉從吏還附書

謝并具公家之念如此諒不坐謂誕也

與孫都督伯泉書

鄙人積發京時辱公眷眷之誼至重私計抵家書謝之既抵則日困俗冗錯往錯來未有已時乃塵公念復貽音相訊以公不能忘鄙人知鄙人更惓惓也季泉公所駁傳中三節甚當文以傳信柰何蒼蒼若是顧里中人事如几上塵旋掃旋集而鄙人胸臆知道傍添既澄而復渾若此其又能握管定草乎期至南中亟圖畢役便致之也惠教大篇章章有氣一似少存詩稿續集卷之七

壯之作公今年七十有一歲矣乃文詞尚爾斯非其遐壽徵乎而鄙人又以爲詩也者情也必極摧腎腸疲癯神思乃能入妙邊暮之人精力即強終謝下年養生家曰無勞爾形無摧爾精乃可以長生願公鑒蒙莊之論省報貽之文此謂泉水不耗若木不伐即引而逾百年可也鄙人與公弟兄之誼輒敢效悃豈以爲誕哉日下且淹吾土欲望秋始發以老親在行不任炎煥故也人言北客苦南中非區區意也知聞漢首勒兵塞下竟欲入執事君子當出何計德之燕

雲北望公家之憂故人之戀并有之焉

與少司馬張東沙書

客有爲積談芝園集者蓋十年所數從好文案求之竟未有得抵于今見公始出是集覽于十年之領一朝忽驚喜甚喜甚得集會時發不及覽既登車乃舍轡手編焉蓋一一誦之矣則芝園集者固蘆王之雄詞常柳之冲味也越中故稱多才脩詞之士雲蒸霞變不可勝數至顯明天下傳世不疑者獨公一人耳陳子誠頌秀其語淺氣促寡詩人之致取以擬芝園行詩稿續集卷之七

不同日道也積關西鄙人不習文墨之事雖守在詞曹實未有睹追憶里中先達若空同漢陂對山諸先生者此皆主盟騷壇擅聲當代積倦而自顧有慙然之懷焉若公以其故謂關西生盡能文是邯鄲無醜女幽并無懦士也顧獨覽芝園集殊好之讀之久或有省識能嘖而效一言也自抵家明月甚苦添潤藝漢益委廢不理思欲解去南園念老親當在行不任蒸溽且坐而待秋從吏還附言申謝并具感服之私

事耳公所篤愛鄙人者固浮于此也

與張少恭秋渠書

華下山亭之會得公嘉篇紀之足矣乃固要鄙人言者何也富人已飽梁肉乃復甘薇蕨貴所鮮耳斯其意毋相類乎鄙人謝不獲今倚而和之詞格誠下然直吐肺肝矣先人阡距會所僅二里許僕度竟老不能補公家萬分之一不如解官歸即故所營半畝之宮理松楸安愚拙方今才彥塞宇內豈缺予一人何以妨賢路為哉篇中語皆真非有謾也往與槐謝公存稿續集卷之七

入關而次華陰雨中望嶽貽詩見懷僕旋和答之今并前詩登一紙寄請斤削華毋棄擲徒美言相市也領有二扇滯而不書還公以為忘手殆非也今二扇仍書前二詩已踰夏入秋矣乃始還報者謂書之不足允公掌握且辱懷袖抵于今節候漸涼二扇將捐置篋笥中不欲褻醜故伺時與之耳造物者若為鄙人護所短明年毋令祝融秉權可也

與石厓周中丞書

始楨得渡而南也即擬拿舟循漕河而下期至齊界

為書報公申宿昔之戀坐老親念家遂引車歸一月所云公領節鉞守昌平矣世途錯遘謀一問訊猶難之矧聚首之歡哉昌平南拱都邑北枕陵園西扼居庸東連朝河蓋吭嚙之神區而股肱之要郡也軍府創開百問百缺少華許公作之未幾輒復遷去嗣於公來未幾又遷去蓋不兩歲而遷者二人焉兩公皆任事之臣非望遷責難于來者顧遷之者大神速耳今公都節鉞之權受股肱之託固宜一意保疆籌兵畧商軍食據要害明號令期無負主上之顧

存稿續集卷之七

五

然後已毋蹈往跡盼盼求調也公挾振代之才繫當世之望平生所自擬注不肯居古豪傑下其不榮于今俗必矣楨猶喋喋云者利害之移人甚于風舟苟有灘焉斯泊之故今說公者異在必濟遼岸可也楨典職詞曹不開于文墨之業又不習當世之故授之散僻甚與質宜且以見國家用才斟酌弗謬而短長適體也楨今居里中殊苦塵煩思欲解去抵任會時方隆暑怯而不敢成僕夫且坐待秋風來也傳言虜者勸兵塞下竟紇入睿爾則督府何公與諸執事

唐子固人贊心力矣卒之必出何計能制令不更來也見何公爲道鄙人倦倦若此

與徐儀陶給諫書

鄙人與公比戶居稱至親近矣然不能數朝夕者此無異故鄙人天性愚慙好言事不避忌諱而公職在論列又抱忠肝不能忍不平之事即如萬分之一兩家之論偶合人且咎我彼其時其以白也故脩形跡遠嫌疑諒公能心知之不坐謂疎今天下萬事皆異于昔時最急者虜患也竟出何計力能制之令不更

存齋稿集卷之七

來哉謀國之臣畫奇百數莫若用人用之而當百廢百興矣用之不當百興百廢矣故已疾先本立事先人鄙人奉北教于足下久矣頃之果奏其說今說誠得行庸詎憂匈奴哉鄙人守在詞曹不問于文墨之業而又不習于當今之故然睹時事艱虞戎馬動勦慙慙戚懷語曰雙人言捷孤子論孝徒能言不能行也則我乃以之矣今者鄙人歸華下華下孔道客傳虜酋勒兵塞外境欲入於是撫心而痛輒敢進其愚論可以見懷性天植既已南遷猶復云爾也始得遷

時本圖徑往坐老親念家乃引車歸不謂道經洛中洛中主人苦留三日不肯遣語曰行行多苦辛客子常畏人往徒誦之今身嘗之矣斯事難具悉且言之能令聽者髮上指故略道之日下憚暑不敢戒僕夫且留而望秋非晚吾上重去也別日辱公春春之誼至重從吏還附書申謝竢至南中更圖所爲報焉

與凌給諫道山書

浹歲以來魯公家多故鄙人不能忍往往爲過激之論非其職也傍人觀者固壯之亦或誕之然則僕之

存齋稿集卷之十

心撥世之疑則道山爲多功此豈徒比既舊故篤平生之宜哉亦爲公家念也今天下萬事紛紛渙渙異昔時矣理亂收散誠難倖振然不可委之竟不振也夫居室者棟桷則易棟梁折則易梁何者不以聊且壞大厦也夫謀國者亦若是而已道山具博大之識抱慷慨之懷所常與鄙人言者唯任人選才之慮故即以此告夫北山之鴻徙于南州其音不改天性使然也今者鄙人別雲霄作遠客猶復云爾者亦性也卒能忍之哉今歸里中兩月所念未嘗不東北馳誠

行所軫憂非繁內重去也即欲起而抵南中顧甚憚暑不敢發念老親在行不仕蒸滯且坐而望秋人言北客苦南中豈鄙人謂邪歸時道洛陽洛陽主人苦留三日乃肯遣斯事難具悉且言之能令聽者髮上指故略道之從吏還附書申臆並謝臨岐眷眷之情已然後然累重而未有窮也送至南中更圖所爲報焉

與仇止齋書

鄙人積典在詞曹不宜言外事自往年違情不設我

存詩稿集卷之二

馬至下郊悲憤所激於是乃講戰守之計當是時公

自擊胡歸方集思密便宜乃殺幸知過議在推輪犁庭而已非獨以那曲此來之私故也今者鄙人從官南中南中清遠幽僻之區甚于額爾所勞勞于中者謂東北旁郡切如肩背天子恒以爲憂謀國之臣稱捐軀効命人人能矣卒未有能前者今公挾衛霍之才負良平之智其所以寬主憂挫狂虜者固有上計長策措紳大夫且改而望之也自古豪傑建事獨不得君之慮得君之用未有弗興者也故恭

大將壇而韓奮置大司馬位而衛作威所遭也

天子拔公于諸將中寵異之眷注委任至非常也而摧輪犁庭又公平生之抱明日捷書南下鄙人積有筆札之後當爲大書記之往鄙人發京時辱公召而觴之家即杯酒斯須之間不忘城胡諸客在坐者咸嘆焉令他時皆若是庸詎憂出塞哉江海羈孤倦倦公家之念并以謝公眷別之情傳聞公將兵塞下歷二時未得歸亦大幸苦矣附此以候

與呂中石大僕書

存詩稿集卷之二

頃于懷望苦不得一晤既請白下乃一再得報復非

別交朋之離合且不可期矧其他哉由白下望滁陽雖隔一水然義不得往即僕戀戀宿昔如此亦知公固同之也詞林解字以公之力獲就美奐乃顧缺而不記何其遜也僕辱在交承之序且謀請當世顯貴人能文者爲述之曾私門在旅者逆病逆起老親殊不樂此又復爲歸計前謀暫止一日行遊庭中吏人從僕門即碑或安置吏白當立亭亭材藏西郎一屋內遂往視之果有乃遂移文工曹立碑亭此殆完缺

雲烟而淮北途遠行旅常帶日宿江表羈孤不當族
咀言事然直竊懷杞子之憂焉傳云漕河開通果爾
則心頗頗解不爾則當際肩者衆也不直區區也舊
侍吏回京附中中惘若此

與南姜泉憲使書

春榜信至見賜谷郎君登第喜慰良深自負才名十
五六年及茲始得走馬長安固其花仲有時然推
數循理觀之朝華既謝則夕秀乃披翁今退栖渭上
存詩稿集卷之七

此賜谷所以購獲金門也初植入南中適會言詞商
論人材聞蜀之人傷翁有祁黃門者至乾唇吻力明
其無失然竟不能勝蜀人之教替問故則黃門往焉
保寧推官有蔡案之舊焉其後植親問黃門道其事
至改容嘆息者久之已賜谷君登第黃門又造敝廨
稱賀若黃門者誠敦義君子也方今仕宦所尚務園
轉脂韋自積所睹記由此而歷大官者豈少乎一朝
而解簪組帶去而聲跡隨熄矣翁即不躋鼎鉉據華
要然經國之畧蓋代之能猶之金鑑大鑪一派而聲

振已而響仍存也假令余遂俗與世相浮沉即博致
公孤何有乎卒之較得失多寡誠不以易也酒西草
堂百年寄託在此矣顏有望華下精舍恨不羽翼往
者夫宦猶酌也適量而止植之量杯盂耳今固其歸
時矣獨無奈何乎纏纏甚也老親不甘南中水土諸侍
入皆思家乃遂與還因附書札申惓惓之衷焉

與潼關張兵憲書

頃聞建苑關上則自關以東至桃林北至沙苑西至
吾土咸皆望風震懼大猾竄伏小偷改圖此其振俗
存詩稿集卷之七

易化之功非淺鮮矣仰嘆之甚仰嘆之甚僕入南中
睹南中川嶺佳麗誠甚悅之然處在散僻不能効一
割之用即謂大倉鼯鼠可也尋又復慙慙焉南此風
王不相若北人居南者往往稱不便此家人所以歸
也因附中區區若此公負詞華兼善繪事今當關峙
者有華山遶關流者有黃河此真畫圖中物也待暇
能為一揮寄致遠人不遠人方懷故園山水日入夢
思又懷君侯幸獲斯圖即不奉顏也還故國然念且
慰之秋來常有閣下晤聊此先期約爾

與大司馬聶公書

客自北來者傳今日以翁典戎機總五兵者本由
聖主獨見而立昇之以爲舍是無與耳南中縉紳大
夫之屬咸嘖嘖一口頌 天子之明驚謂知人善任
如此顧其所注擬責收于翁者亦非淺鮮意必有道
以償之也往翁功名盛時蓋遭知己乃中時于謾妬
之手是不遭知己也今此之際問之山外乃即又稱
翁百喙若一何知己者衆也乘是而銳身圖事則請
之輒從倡之輒和願翁力前而無左右顧焉方今天
存稿續集卷之七

下之患莫巨于胡頃復重之以倭兩者皆爲害然胡
患加于肩背之間最近京營兵既不可恃以備胡邊
卒又罷徵發今爲備胡者安計乎天無降者地無出
者東海之巨人西塞之金狄無來者將孰與爲敵哉
京營兵費公家之粟甚廣玩而不習戰怯而畏死人
以故棄之其兵因自棄不理久之且怯勢難動以爲
我乃慈父驕子也即怒不能威即罪不能加也前是
本兵諸公殊嘆之卒莫可奈何願公無爲坐嘯之觀
瀛源決壘潰起痿痺一快天下之心望之望之懷

與少宗伯孫公書

南中父與水土濡習其餘皆坐不習病急遣人侍老
親歸矣獨楨一身在北耳江海羈孤鄉心時發顧不
忘目前之慮乃喋喋于翁前自古庖人治庖尸祝各
守所職也則楨之言越俎矣恐悚爲罪幸異財察
日者紹興韓推官使者北也既爲書言事越三日得
報見選館人姓名而令器次公在其中甚喜焉次公
英英有奇氣僕故嘗與之今果世史官接跡金闕乃
知龍駒鳳雛固自有別不待具眼然後識也方僕在
存稿續集卷之七

館爲吉士時固壯歲力能誦習不倦乃願逐群嬉遊
分曹而食食已即談遁出所聞既已能盡九州矣乃
復及九州外之九州焉猶不止極而至鬼神幽怪晦
冥無不考而原也如此日以爲常既散館絳蘿解志
氣俱縱怠不收治業不專因不進始乃大悔晚矣僕
誠篤下然性嗜文詞何嘗一日置不理至于今矻矻
乎二十年矣尚猶支離不窺突奧者固其壯歲失之
也次公堅志績學雅所聞睹獨懼其或奪于遠衆之
謂不免依依其間故僕直述自事語之耳僕居南中

歷寒又歷暑南中寒亦非薄暑什伯于北上西人不能堪則輒思去之不可得徒永日塊處耳盛夏時往來又稀多在枕簟中才一交睫即坐華頂上見井蓮十丈僕采其花盈把也已而覺惻然可以覘旅抱矣少選有使來請告更有布焉

與謝提學刻華山志書

昨公之舍人以書來者今復西而還報索僕書先是小仵回業已具書申區區之私矣舍人行僕復何云顧近觀華山志其首冠以公序詞旨駢妍不謝六代

存稿續集卷之七

五

前

美則美矣然所謂鬻山割券之云者第不究其安所采也僕曩時嘗遊山中從一道士至西崖下崖平直如壁隱有刻在其上道士向僕指之曰此宋太祖鬻山券文也僕訝之乃令善緣者攀視剔苔蘚讀之則乃元人遊山詩耳道士言謬矣設非僕好稽力圖認識則僕且坐誤矣斯必道士指崖下刻誤公聽因遂信之著在筆札然亡是事也志言華陰縣或稱晉陰或稱秦寧北尤舛之甚者初魏之盛時河西地皆隸魏乃號華山曰晉陰言晉在華山之陰也又陰者陰

存稿續集卷之七

六

也取隱護之義焉其後秦魏割河西地予秦秦王更號華山曰寧秦言秦得其地據形勝獲康寧也志曰晉陰則字倒而義乖曰秦寧則文悖而指盤一言不審豈成非與之刊定可也志云山中有黃初平牧羊石僕按神仙傳黃初平歿人其牧羊所在婺州金華山不在華山今志有之乃撰記者誤以金華山即華山不辨其為二山也削去乃不瀾雜華山仙人有弘農劉寬能役神馳鬼隱身分形之術後亦蛻化又有韓衆者常騎白鹿歷岩間如飛或見其白日冲霄也今志皆不具亦稱遺珠補入以備仙曹之缺固不厭其為幻也僕因是竊有悟於宦道與仙道通焉夫劉寬韓衆之二人者傳不著其有他異唯獨以善幻術能飛奔並遂仙去彼其窮海采藥白首丹爐者何限卒或有老死火邊者豈仙真固有命耶且亦有遇不遇也巧宦者流其役神驅鬼隱身分形秘于劉君其馳馬造請一朝而徧五侯捷于韓生之鹿然皆性往得大官稱意而坎壈淹頓半為之幾人節士誠知遇合有時騰抑有命然非所以驚世而厲俗

也僕因談仙而脩有悟于宦遂慷慨道焉公歷宦於
壘淹頃甚久茲刻華山志或有寓指不欲明示之耳
僕言果中乎不歟幸卒以教我也

答汝寧來太守書

僕居南中自以爲僻散人也迺公千里遣使訊問如
此故情宿好不以遠道而遺僕於是重有嘆焉自僕
入南中蓋十破月矣數與徽州人遇又聞與汝南人
遇汝南人亟稱新治徽州人則稱舊治大都言所爲
治者率用方應公平爲體不以私阿上不以苛御下
存奇稿續集卷之七

有漢吏之遺風焉夫榮祿一時聲名千古今公嘆經
涉兩郡淹泊八歲不一調即令得數遷疾舉不過博
大官耳孰與羸美譽哉往睹邸傳公得薦者五吏部
上升官疏又得陪者再然以時計數推旋常中舉亦
惟堅志頑之耳次公碧澗先生至竟不一第就爲大
原別乘又奉役治粟塞下甚危殆勞苦矣人生不得
意故所向皆逆蓋從古皆然既先戒之以白露兮冬
又申之以嚴霜斯可以觀矣公家兄弟咸厚德聞人
雖其顯晦淹速不償所負然紳大夫之屬論者輒

有傾心世故浮雲造物小兒未可辭懷抱也鄙人
今守留院自謂生平庸庸固宜徙而處遐僻之區意
甚安焉然睹時事動勦百感拂胸輒復有掉厲之思
非謂其能策績効時果足苴補惟念庸保受直尚勤
手足一日之力自僕食公家粟二十年矣獨無尺寸
意邪卒之不能則華山岩窟退而栖托彼纓綬糾纏
不能縻吾躬也公吾鄙人之知己也乃瀝腸語之念
既不獲面聊此披豁云

存奇稿續集卷之七

七

却先生存奇稿續集卷之七

王槐野先生存笥稿續集卷之八

左輔王維楨著

吳興顧爾行校

門人靈璧徐學禮梓

書

與鳳泉先生書

至于今日乃始以贈篇上者非敢怠忘為有所諱言也前既已告之矣篇內獨序兵事不詳平生者以公坐兵事歸又所振刷廢置成社稷之長利百年之宿

存笥稿集

卷之八

一

永

靈厥功甚大此不得畧故畧他節矣公受主上之知實奇特非常忽而賜珖則偶然有之耳竟必召環與謝安石之退栖郭子儀之廢免其跡相類而所遭之主則非二氏可能值也篇內專明斯旨即以尊君父表臣節亦當如是獨關下鄙儒雖切詞苑然不聞于紀述之體今之文逾千言悉皆樸陋靡華第能說實觀者其恕我不文可也近聞邵君桂峯先生以使秦道出洛陽黃門使者擁傳車白晝入里門趨堂下展省觀之儀里中父老隨而賀公此人間至榮天

論樂事慎以意揣之必有也固有遠羈江界時時關欲求而不得去者獨且忘何鄙生因之脉脉而動懷焉楨在南中與東穀公比舍居朝夕相從熟觀之固剛毅不撓人也楨禮之最甚視公若在伯仲之間今洛下一時兩尚書出又皆以矯矯名當世母乃地靈當其盛邪頃者之患北結于胡南困于倭中而橫加以梁宋之盜可謂騷然動矣益之歲惡所在告歉非得忠力不二心之臣以擘畫調度于中豈有濟哉若執政大臣肯捐他念誠求其人將不能釋公旦夕

存笥稿集

卷之八

二

意

復孫監察書

莊鄙人所聞于公者殊陽之直遂以為部使者權豪而威峻外言不得至于耳乃今劉陽語之耳亦

虛中無疑從善劇于轉九傳曰唯善人能受直言此
鄙人之言所以遂也適奉翰創議設總督以制江海
之寇此議創者何人其誰和之又誰以為然也即若
議行是適增掣臂而何制寇之暴哉夫南倭與北虜
異勢而禦虜與禦倭宜不同道蓋虜凡大舉則必贅
聚數萬之兵乃敢入必歷一二月兵乃集所入必立
營壁將入必有先聲所向之鎮獨力不能支故調兵
他鎮効力共濟不得以分也茲辭此督府所以設也
至若小入則責坐本鎮不煩督府號令矣今倭寇則
存詩稿集卷之八

不然駕輕舟于大海之中未知其所向去莫蹤其
所歸一舟裝五六十人五六舟突來食湏間數村皆
赤又突去是散鳥集不立大軍流薄飄忽未有營壘
而海道綿亘且數千里徵兵待報動逾時光先期防
禦則從入之路叵測見難而趨則倉卒之變不揀由
此言之則調兵無濟矣夫既調兵無濟又安用設督
府乎且九邊軍費多資內帑九邊士卒皆隸八籍設
督府君所以都賞罰厲武功也今江南財賦盡輸京
師江南士卒半充漕稅虛伍而無人徒手而募者即

本淮陰登壇留侯履屨安濟乎此乃新學小生排
帖之見以談世事而不究便宜又或諸鎮撫臣設說
辨于當登將分罪嫁殃故忽而興此議也公即不察
而應聲和之卒與之俱蒙其誚矣此甚不可為今日
計則莫若慎擇有司令選丁壯厚畜重賞必得其死
力比寇至則結連屯寨自保境上彼固有痛痒心遣
之出境即亡命是圖矣然必撫臣以其事責海道兵
備以其事督所在有司乃可若倭舟停泊海洋觀望
不去則責之戎幕不少貸焉如是則行有實効咎者
存詩稿集卷之八

真歸倭倭之策無便此者鄙人自老親西日夜思謝
去江介羈人懷抱甚惡乃公念茲及之休戚相憐真
比骨肉頃之將遣使請告也且欲作山中人矣賴公
堅心謀國毋搖浮訛務于計平倭難成下城之名萬
萬

答張南溪書

日者楨所致訊聊以中風昔之私耳乃厯使使遠將
報遺甚侈山林廟堂不同事往一而來十鄙心蓋脉
脉愧焉翰云入山以來舊好絕音嗟乎國世俗一變

耳此翟公所為大書其門馮生所以况之如市
損亦有翁夫今之廟堂之客其與山林人絕也猶之
注子祝神願長為人不願為鬼然卒之為鬼以死生
之道弗可逃也夫進退浮沉亦若是可由此言之得
其音未足新不得其音未足惜也怕連日讀所惠榮
錄二本至盡計歷官二十餘年其跡跡徧乎天下而
勲名塞乎宇宙真可謂帶風雲及其類願徒以鬼爵
重祿炫之為華外之曰肉未腐而名滅此蜉蝣弊華
等耳與公不同日論矣讀本閣下餘生偶會風雲盪
存齋詩集卷之八
等上列度竟者不能立尺寸即誓志謝絕矣亦竊附
昔人知止之義焉乃公勉留懇款注擬非庸頑區區
耳安能若所云也顧獨念當世賢豪著功名于代卒
所托以弗朽者則史氏是賴損中退而去其職然猶
欲私為論撰藏之岩穴令後世有知者求焉則庶幾
乎不沒賢者之名矣公踪跡紀在卷中頗畧或當
具家乘中願錄副本與損損將惜之為歲首多俗
冗使來淹數日始作報書然不盡中曲也令孫茂才
母令哭父過傷此百年所倚者惟寶視之惓惓

與鄭少潭提學書

今關中士被蒙與拙謝君之教甚深今謝君移官去
關中而公幸復至此所謂春風罷吹而時雨霑洒也
僕竊必之關中士竟有就矣往僕居燕京時從書肆
中得公舉子業一帙甚大異之乃以遺里中士里中
士讀其文依倣而試高等博聲名者多有之此猶乃
隅面得之耳抵于今乃承營效侍几席矣其所獲當
萬之曩昔語曰鄒魯絃歌洛陽賈多言漸化使然也
頃謝君自關中來云關中士弟捐捐事記誦務剽剝
存齋詩集卷之八
鮮領會之學又讀書不讀朱註不求大全通鑑性理
二集付之烏有僕聞之駭焉夫今時舉子業為功甚
約望効甚疾非如前世詞賦應科倣夫窮漳溟採龍
領即不可得珠也彼奈何莽莽如是已而問江南士
亦若此嗟乎俗之移人劇于染絲今海內士盡菲菲
然務華浚本矣其誰與返之也今關中士習亦惟公
能變之耳他則僕不知所拒極矣自僕到白下客賞
與公游者悉能說其狀以為公博聞彊志有曠然之
識為學先本而後枝葉舉一事必究始卒擇地納屐

而後蹈脫世俗靡靡之好而一歸之真素僕德
則斐然動焉以為談令公能化百身散諸國立當
海內之目即治化又何慮弗古若也僕且欲還關中
依華山岩洞竟老得身親關中士先變矣訢然雖然
人言公暫駐於榆旋即入關中不出數十日發矣乃
馳一介奉尺書明沾沾之懷焉具有不珍之幣在別
劉總真亮存川嶺緬邈跡阻神奔非飾言也

與薛方山同年書

頃者即傳九調使方而仍領原御除前日之令矣如

存詩集卷之八

是公且可出以明吾志夫世事浮雲造物小兒未有
大男子與小兒聞者也白衣簪約斯須改變自昔人
固嘆之矣公號稱聲華瞻覽之士獨奈何不審斯道
乎寓菴公言公遠栖林莽之間蓋二年履跡不入于
市客有問其廬者輒匿而不與接則乃古人鑿坏之
意矣然此但可異于凡流要非所以通于大方之觀
也所謂大方之觀者譬猶之神龍潛則蟠于九淵游
則橫于四海潛見大小不可形求不可定擬故孔子
取之以喻君子貴變化之義耳若塊塊守一隅自以

是以往往即可立名當世此乃道微
彼其止不足休行人矧以上拙九百下
乎顯公政絃勿用之以釣奇焉吳中
萬者不數數見遵若王子有言自季
數十歲而始有荆川唐子若是乎其
子既出而公復欲以禮樂文章表見
華不能分而為兩不若順遵若王子
効功業懷仁義之實以展靡救而救
於當世之治可與前行名臣比踪矣
水灌渠宜即理揖北邁酬知己之私
枉帆燕子磯下僕當携酒一斛走大
不則亦任所由而已

與楊太守書

日者得家書迺知君侯既履我土矣
凡望見顏色者咸相顧嗟美忻忻然
乘五雲而下也而謝氏與槐君南中
如照乘之珠連城之璧觀者傾悅嘗
夫既謁去諸大夫日送之夫亦困

察若此異日者將大有表豎乎若以興滯補弊振頹除蠹隨所東西即靡不如意矣何以故人心歸也顧秦俗古來頗黠而秦法古來加嚴此記在史籍者可考而知也惟君侯則察焉鄙人居燕京久知君侯于為諸生時志嘗鄉慕之然而未稔也頃之鄙人且欲歸當時奉光輝酬夙昔之願焉鄙人齒髮衰暮矣度竟死不能立尺寸而又軫弟劉之懷以故思上書去耳非悼淹屈亦非敢薄榮祿也老親今年七十歲矣而鄙人留滯江南不得造膝下獻一觥數今使者到

存齋稿卷之六

九

日當及其期為壽故以因賀君侯人生進不得効時退不得顧私則母乃命之屯哉以君侯父母吾土部中有愁痛疾苦皆當以聞故嗷嗷如此云且有不可珍之幣在別劄

與半洲張司馬論傳書

今楨所為西峯公傳既就乃使使上之門下報命焉傳所具皆說實道有不溢一詞雖不敢自謂信筆然與世之飾言構誣者異矣始作傳時乃手西峯公行實讀之三數目則熟記而去之以為傳者轉也謂轉

相記誦遺之後世至無窮也從古以來吾不知其幾何世矣然一世不數人一人不數事固記其大者耳故今傳不具生卒年月不具父母謚行上之不詳祖先之系中之不列兄弟之行下之不及子孫之事凡若此者非故畧之也不欲以繁瑣駭屑沒鴻鉅之節也又以門下號稱作者之宗上窺史牘而洞燭法軌楨即畧之不加罪焉顧獨念西郊之麟孔子志之老子猶龍太史表之此皆有賢聖之才故托之而傳久遠也今西峯公具龍德而又獲麟嗣盛之至矣乃令

存齋稿卷之六

九

楨么麼小夫論述其事胡以圖久遠哉誤矣誤矣傳中語誠多踳駁若門下肯有論竄即十反之不為苦也我詞不直不疋繆至用四錦為賈則酬過其當甚懼之今與傳俱歸矣以不恭為罪少選欲身自往謝還不喋喋云

荅薛方山書

使者來時適長女之訃至旅况既惡而重以是苦意緒搖曳譬若懸旌奉公書詞甚款懇委備僕徒誦之不能具荅也第當其痛苦時度無以解乃輒取公集

讀馬讀一二首忽復解脫然失手則又復苦矣僕讀
劣馬牀序公集哉則是龍服而加弊冠也不宜然念
今之修詞之士徧滿海內至若公集云者固必傳且
可久遠僕亦欲托之弗朽則安可引却而不為仕哉卒
之當効役也少選之頃僕欲請告去不能與公圖一
面之晤矣僕有刺心之痛茹藥之毒故乃剖情聲利
之塗耳若公則不宜輒有也秋至水平宜即挈舟北
邁造物以小兒玩人世亦以小兒玩造物可也
所惠策則及教漸條約咸斤斤當實不華要之在變
存稿集卷之八

靡俗故實學不辜任使而已然此越人高者亦能言
之不掩其尤獨么麼之子不理耳傳曰禮義之不愆
違恤人之言公素稱自信弗惑之士獨奈何用是區
區軫孤憤之懷邪語容其事徒傷心腎獨坐咄咄又
為造物陰笑之不如蕩胸結舌更圖表望之門斯亦
可以垂百世之譽矣僕聞公之志獨不得伸於越自
餘所至即可致顯名母持二慮且行且止倘天從人
欲得假旌節入關僕當持一觴于關下候之矣令嗣
茂才附此問訊望之甚之

答趙方泉提學書

行子既及滁陽而使者以公之藏書見發緘則皆骨
肉繾綣之情古昔別離之義僕讀之動心焉自僕入
南中兩交游者盡海內豪也至所露心脾示情懷明
道德之廣崇指世途之沉迷則僕唯公之論是重焉
故嘗數過公每過未始不移目也今者與知己別作
各涯人矣以公眷眷于僕則知僕當無異也方僕發
南中時已得公旌節所在私計為潁梁之晤嗣千古
垂惠之跡乃今使者云鳳陽之事已畢且欲渡淮而
存稿集卷之八

向徐邨之間審若是則握手靡由矣嘆之雖絃
昔人有言恩愛苟不虧在遠分日親僕與公將訂百
年之盟號莫逆之交豈復計面背苦離合歟時俗之
人我僕自得報不出十日即發矣所以然者乃長女
十三歲而折老親哭之甚痛僕念齒髮既暮一息未
立有女且及笄而又復奪之此造物者不欲游于快
志于四方也以故行促而歸志如矢耳今壯且欲依
栖華山作盛世逸人則庶幾乎養壽命愉志意優游
至百年足矣山林鍾鼎各有分僕付之烏有矣恐

恐公知僕近况故此數數云爾僕適次大柳且留一日作書始謝南中故人使者取報甚遽草率布述若此僕平日需被高誼不可以種數乃茲復承贐貺是蓋以申離思不慮其誠弗任也假如萬分之一天從人欲得與公道逢野合傾蓋斯須且辭且謝則僕之至願也此情之長冉冉若絲尺二之牘焉能盡乎其他更其可也

與楊朋石書

僕慕足下之高風舊矣顧獨不得奉顏色聆教論耳存寄稿終集卷之六

乃者僕發南中之一二日而足下至行子倉卒不能修謁圖一面之晤及發而出在郊關而公乃顧肯惜諸公祖僕于大江之畔僕一見之則脉脉有愧心焉已又謂古之散交道者猶且神交夢尋况僕行在斯須倏而別即隔在千里矣奈何論形跡較新故乎公蓋修古人之道矣顧僕非其侶也僕今既渡淮作路中子矣炎途灼爍行子不能前適憩一亭坐而念貴僚諸公皆才者而又有大洲公來也以其間追游山水吟眺陳跡即號為隱曹可也安得剛風搏軀願我

于其間乎嘆慕嘆慕卒透僕者回南中附言申謝并具中曲之戀若此今剛風既不肯搏我軀而浮雲又復蔽空江天回首渺渺神馳

與趙大洲書

行子次宿州三日乃得餐自僕居南中且二歲矣叨在諸大夫徵逐之末久矣茲別誠為沾戀尺二之牘所具者皆實指也又二歲中受人筆劄之役甚多及倉卒餐輟而諸道皆付之烏有若兩溪公固能亮我者也不苦責其不肯亮者乃使人道要必得之僕念其來遠不宜持空手還乃取尺牘之餘力畢述事焉既皆了乃發矣由此而往則身輕快鵲飄飄隨意也老奴齒髮衰暮矣不堪離重且狀驅馳行當過商顏山下將吊四皓之遺踪采芳岩之故芝松亦松開石

龍求長生益算之術與山靈共老即有餘藥欲以分遺同好非調語也且吾上世有王子喬者嘗得飛昇跨鶴而僊去老奴是其裔也有種從古以來未聞趙氏有純化者然幸與王喬之真裔友今而後或屬之天洲氏矣願賀願賀

與鄭澹泉書

今僕既已渡淮次王庄驛矣昨在南中時奉公書訊
累蒙盈幅尺而憂國哀民之感顧若十之六七其時
會僕有長女之計至旅懷鬱鬱不能為言報謝也有
罪念今且速去與公益渺渺絕矣竟不為言以謁別
故人安可乎適鳳陽留守袁吉之使者在行中僕乃
以書附袁使而令之馳走淮上投馬見鄙人雖往乃
其志猶依依于左如此也自僕渡淮歷淮北諸鄉
縣所在頌口噴噴雖不道開府之德者以為往年中
原盜起時我土之人盡首嬰禍乃馬而又值河水沒
田民食半菽苦矣向微開府來淮以北赤赤矣由是
觀之公益有吹枯拔傷之仁再造生靈之德鄭氏之
門閭雖百世益大可也僕發南中時蘇州之園尚猶
未解夫去年之禍絃干松江今年之禍中干蘇州斯
兩郡者非凡郡也而夷禍踵至大家走保城中小家
流冗他縣民不得耕種且無論開闢蓋藏即租稅安
從出此可為寒心者也夷酋數段暴海上然不敢
平犯江淮者獨以開府在此故耳頃嘗一入通泰矣

存稿續集

卷之八

八

存稿續集

卷之八

八

之門鼓七絃于鍾期之側誠有所孚契不當與迂誕
者同日論也

與趙方泉書

頃者僕過濠梁時蓋絕甚暑其日會公又有校士之
勞乃不遠數十里觸冒炎歊觴僕于濠梁之上迨乎
罷觴則日已西下然猶留連而未已也眷眷如此別
時握手刺刺率皆披心見憐即骨肉不啻焉僕安能
忘之乎上官使者從僕渡淮僕每發而使者先往故
所至無急事之吏無留行之虞皆以門下之力故也

既次宿州留三日遣諸家使者還宿州亦以門下之
故頗効族勤及後使至而宿州長吏始出而其體謂
僕僕以好遠之去矣此行旅過淮之大都也僕自念
植性愚癡硬喙而冷眼凡不可人意事僕種種有之
乃公顧特引之而置之交游之末加之賓客之上者
何也語口溜涎之水葛藟之味各各有嗜此其中固
有冥契真投即合兩人者亦自不能解也在宿州甚
苦筆劄不能為書遣二使回乃進次永城又留半日
始為之然雖緒戀懷交橫填委展布未可盡俟抵開
存稿續集卷之八

與賀總兵書

頃者僕過濠梁也其日蓋絕甚暑乃足下不遠數十
里觸炎犯夜會僕于濠梁之上斯之為情深重矣僕
與足下即未嘗有半面之識然固慕其聲久矣乃忽
得奉顏色殊慰夙昔歡甚歎甚夫君子之邂逅尚猶

有時非期約可遂矧功名之際我僕觀足下之氣概
可以埽千軍却萬騎其深醇文雅可以折衝樽俎坐
銷時變蓋卻敵之流亞而祭遵之儔匹也今海內方
多故毛錐子不採生民之塗炭所倚望者甲冑之士
耳唯勉策勳庸用副瞻企懷懽

與徐少湖閣老書

日者損得北徒也誠賴門下吹噓之力蓋謂北人不
便南徙之而從其便者此其恩德深重萬之恒情刻
肌刺骨誓死而未可忘也五月之季既以渡江北首
存稿續集卷之八

矣乃復念老母離背日久而又重以失孫之痛乃遂
枉轡入關且因請老母俱來也不謂霜葉早凋夕陽
易下一年不見遽爾顏容當是之時相悼怛在懷然
猶外脩存慰大畧言今日所以光顯其親者皆從宦
中得之即甚老有安車在也固請與比而老母固不
肯應賴以違願之事非所以養老乃遂具疏請告遣
一介往矣伏望門下隱軫慈慈令遂所圖則母子相
依始得附于人倫之列史臣不與絕裾之子而多陳
情之夫蓋謂恐人不可以事君而薄于親者又豈能

厚其他也。損竊自性。省十年以來被蒙門下之教。非一種數矣。乃今輒請告天路。絕瞻侍無期。損公廢同。於下客之列。豈無戀舊懷哉。顧世有所阻。情有。所奪。獨此奈何。損故守史官。請其職矣。即令損伏。歸家園。獨當以朝夕之間。攬采門下匡弼之業。康濟之德。粹而成編。雖不敢妄謂藏之名山。以傳來世。然以資延訪。備缺漏。庶與裨官小說類也。語曰。士為知己者死。損也無死。所恃是。即所以報知已矣。唯垂明鑒而憐察焉。

與王兵備書

頃者得奉光儀。甚慰夙昔。顧容心爭路。蓬踪易轉。晤言無幾。時而輒復別去。崇中懷快。快而役者。肅公之命。為護行車。甚謹。會天新雨。路傍涌溢。瀾瀾如行鏡中。而時又晚暮。東方月出。而浮雲又來。薄之。車人相呼。戒嚴亦不及。于淖既官。卒持旛燈。至車人轉頭。于淖者至。再乃知。模糊者。滔滔利往。而洞徹玲瓏。或不見一跌之虞也。僕侍公教。才斯頃耳。然大槩頗窺矣。蓋倒瀾之孤柱。而絕塵之獨駕也。所恨至人難逢。後

會不可期。冀息冀息。使者因請送僕抵都門。而止。僕病淹逆旅。發期尚未。乃力勸之。還令報命。門下因附謝私。若此。所未具者。嗣布焉。

復王兵備書

今使者未至之先。一日。僕業已具書附前使護行者。齎而還報矣。適發視嘉翰。其勒日時。與僕書不異。士固有神感。而冥授者。果難以新故論也。僕齒髮頽暮矣。前方其壯盛時。輒妄自挾持。肝肝然有嬰兒抗鼎之志。逮于今。則憂其折脇斷腸。而弗能舉也。以故盡存舊稿。集卷之六。

捐夙念。委懷于丘壑之門。苟聞海內之傳有拳拳表見者。相見則數以為賀。不相見則馳書見臆。誠自量其無裨也。僕識公面。雖新然聲名在兩耳者。則固舊矣。既相見。遂沾沾不能去。口刺刺不肯休。乃公遂是之。至推予過。有君以為可與語者。僕聞之。汗下及踵矣。今公坐愛子之病。恒於邑而不解。宜有之。宜有之。但僕尚未子。顧不憂僕以百年鼎鼎。爾即周身之務。勞勞終歲。猶不能了。矧又與造化爭勝邪。且鄙其多男。宜孟無後。此何以說也。天道人事。每每錯迕。惟公

寬之母重軫懷抱反自貽戚也奉貺踰侈不慮傷惠
念卻之不可抵益愧悚而已

答吳總兵書

頃鄙人過真定始知吾子領節鉞分守居庸蓋赫然
顯盛矣既入京而王銘輩諸生來見又復言之鄙人
以一時同榜之士非少然今歷顯盛者無幾何吾子
其思所以効節報上可也使來問訊惓惓可知但
居庸荒稱要害視他關萬之將領枕戈而卧士不解
甲而食乃為得之況今又屬秋序胡虜且冉冉生心
存稿續集卷之八

矣能無懼乎鄙人近賦然衰矣再登霄漢甚愧効勞
竟一投効西歸而已適覽諸公保語一一皆寫出吾
子之奇鄙人蓋喜之甚昔李蔡出廣門下十餘年位
至封侯而廣卒不封嗟乎誠使門下有如蔡者即鄙
人退依蓮花山下何憾焉願吾子勉之廢慰期注

答王季山書

今者僕守盟不固又復抗顏于青雲之上夫人情不
割升斗必就疆鎖此亦大都然矣顧念黃鵠高舉不
喙墮下之食籠中鷄鵲觀其橫絕繫而不得去乃知

羽毛為累多智非福也以君侯知己特為論之公
僕自江南歸伏在山中可一歲餘矣私以為白首
懷采蘭澤畔以修膝下之歡固且甘心乃復驅車出
谷心口皆吾之心口也猶且不相信檄書一至恐恐
然畏失期得罪也輒發軔往利害之奪人力過于逆
引牛尾者此而不能守又言明日効節官下愧死矣
愧死矣君侯今官殊不自重意指亦不副稠衆之望
第世事浮雲奄忽改變不可豫必得意且無快不得
意且無苦視卒所執駕而已且以君侯之才一時曹
存稿續集卷之八

晉諸人一一推轂自引以為弗及羽毛若在無言九
萬不扶搏也入京可一月餘而病從遠道來而特又
甚暑坐此逐伏枕今健戶謝客日在藥物中旅館閑
寂時復有舊故之思意君侯必同之也得讀教夫人
誌且悉其壹德焉而夢坡不以寓我何也誌記事甚
衆僕欲求夫人之何似而不得頃而與坡公講焉茲
卒卒未之具也

與秦白崖書

計別來十餘稔矣即僕不能奉顏色侍談對然每從

令弟華峯君游竊亦得公起居之樂而方厓趙君
往往能道之大較言公委命自安不作咄咄書空之
態其柴荆門戶無改昔時此可以明厚誣矣僕信方
厓君故自聞方厓君言未嘗不叩天呼頓足嘆也頃
者按院胡君論薦兩浙人才以公哀然而稱有焉此
乃天誘其衷將以洗雪積冤明白璧之汗故令之開
端而啓事耳當路諸公視其疏至咸一口是之若欲
令復益見日風林壑翼重散青雲之上固必舉之以
健臂搏之以剛風乃能如所願也夫三人言而市遷
存可稿續集卷之八

報遂稽而至今日恒用歎歎准志之有之
答吳總兵書
使來魏裘機蓋謂寒至而此能禦之也遠念勤渠至
于如此感甚感甚今秋胡虜南侵距關門不至者以
十里然而遠巡瞻顧不敢直犯者人言藉藉皆以為
秉鉞諸臣之功至如八達嶺最稱通賊要路虜不犯
居庸而亦不敢近八達者則誰之力歟適觀來劄乃
知纖悉鄙人則附牒嘆焉今之論軍功者率以先登
為勇倖斬為奇至夫先聲奪氣之勲不戰而人之畧
存可稿續集卷之八

答趙大洲書

前吉陽何君言公欲遣使來京報謝故人適果至焉夫俗格已就即有榮悴不能自脫公今乃甘心窮之是矣頃見元老出公所貽書示僕極稱其文詞焉以為有古人風於是內江聲名出關中上矣然內江固自信讓關中為其筆有檢制而辭不漫施也書所比况楊文貞之與學揚文襄之文采劉洛陽之孫貞李南陽之贊襄可謂得其似矣然唯公乃能有此評訂區區實不能道也蓋公博稽掌故而上下其人物

存稿續集卷之八

五

一

八

耳僕何知焉因使者又知饋諸公幣亦從臆作導頌僕入京第用燕鴈通私覲之意耳視公所具蓋覺纖纖不咸觀聽或詞林故事亦當若是也但僕絕所為喜者以公負當世之望乃其志又榮華不與庸衆伍此所以忤于俗也至于今頃易肺肝迫逐于塵壘之中所謂龍蛟之義合于易道依手造聖人之域矣豈易能我及雲霄舊侶往不為內江公喜者亦謂內江公能與世推移不凝滯于物聖人之徒也僕頃得家書老母病伏枕席間五內摧裂若受鋒刃業已上

疏請告矣有如且夕得命即躍馬西矣世塗梗概執手何時悵悵悵悵

與樊御史書

頃者家僮過真定辱公遺之書僕讀其詞居多樊予之指鄙人何可當所云也前僮西歸者計在開歲之首秉春氣融煖與老親就京師此本圖也乃老親忽感風濕左體木而不仁今僮來為報此耳天涯游子歎而得此信情當何如言之淚潸潸下矣信至乃立即草疏奏于上而執事君子故泥而不行獨且柰

存稿續集卷之八

五

一

王

何僕有足不敢累而西走有身不能化而為流雲飄風又青禽不至黃耳未有則誰與問庭闈也僕今塊處門內日日籲天拜斗為老親乞憐外事一不得聞頃之客有言後數日僕所請當如意者僕忽解顏收淚而誠家人治裝令之先發僕倚馬頌上命耳苟得之即揚鞭馳矣家僮數過真定並以公廣屋為之愛得不留行幸足矣乃又賜食賜粟恩數稠疊此皆孤嚴而存故恒情所未睹也感甚感甚適家僮持裝者去附書中謝於邑彌襟殊不盡曲折也

答趙方泉書

齋錄使者至獲奉翰教至盈幅尺纒纒數百言成皆悼離追故之義僕誦其詞至為喟嘆者久之嗟乎今俗交道之薄甚矣安得有故古人之風如足下者邪僕自南中歸依栖華山岩洞蒼白首老矣乃微書再至責僕甚急又老親自謂強健趣僕令赴官僕不得已乃洒泣出門獨以二三健奴從而留內子輩侍老親計且入京徐為之圖耳不謂頃得家報老親以九月末偶感風濕寢疾在牀草書來督僕歸僕得書之

存齋稿集

卷之八

七

明日即上書陳乞復理前指而執事君子固不肯覆奏僕今服在述列去留一德聖斷不敢拋印綬逃去又不習長房縮地之術一蹴而侍老親之榻又不能為三足鳥萬里流雲飄飄自由而靡所拘礙至于今獨瑩瑩塊處旅院俟執事君子為爵人裁之耳人生進無俾于國退又不獲奉家私尚得稱為士邪愧汗淫淫下及踵足矣適來校文之役本乃代置居山中一年未嘗治筆硯事頃令之掇觚効技所謂貧女續綴富姬見之而掩口者也念錄已傳布不得匿陋

錄前既托便使往矣計此時當必達之左右非以博刮目之譽聊用為抵掌之資耳居頃之僕竟可得歸一卧家園山川悠緬音塵遂阻言之惘然使還卒卒取報聊此布復之焉

答唐巡撫書

今者僕歸而侍藥庭闈蓋未嘗一日不流泣沾衣也適奉嘉貺號之曰賀僕念於邑在抱此安可領受之哉乃遂附使璧歸亦恃門下洞悉人情當能亮區區也又僕往來兩都數辱惠問動費帑藏若干金彈丸

存齋稿集

卷之八

八

小邑恐不能給矧今歲大侵斗米二錢倉庾既匱而帑藏又虛有司假以實倉為名朘削富人之財不顧其膏富人叩胸呼天靡所控訴凡此皆以冗費多而節約寡也願公憐而察之即僕不奉嘉貺而百姓蒙賜獲保生之幸僕之感德猶愈于百朋也率爾晉言誠知越俎然念士人出而應世在內則言內在在外則言外苟利國家遑恤其他唯足下裁省而寬宥之耳

王槐野先生存笥稿卷之八

王槐野先生存簡稿續集卷之九

左輔王維慎著

吳興顧爾行校

門人靈璧徐學禮梓

五言古詩

貢院贈袁元峯學士二首

日通金閣籍能憐
風所將帝命乘在茲
焉得不傍
復受有同心人深局共回翔
子也翰伯樂我乃希夜
光所顧下生歸持以充珪璋
良驥苟在野胡以服君
存簡稿續集卷之九

箱執武輝甯心母令車下傷

蕭蕭崇垣棘沉沉寒夜扉
噉噉雲間鳥燦燦斗中輝
佇立廣庭內呈漢漸微問余胡為然
吳邪世所希
誰與極豐獄我思布重闌將令九苞羽下之覽其威
念在情無極寧知露露衣

七言古詩

北印行

洛陽城中無繁華洛陽城北有巨墓
今人繁華古人為古人不見見古樹
寒食家家焚紙錢哭聲滿道

新所古墓古樹空
差我斷碣殘文姓不傳
印山墓
幾千尺南望洛陽
俯紫陌紫陌軒蓋人
嘗避龍頭今
印牛羊跡客下北印
遊燕關燕關忘却北印山

五言律詩

春登郊壇偕諸同館三首

爛熳簇金馬登臨傍紫霄
飛花千樹下曲磴五雲飄
漢闕晴相映燕關望不遙
和風特地起隱隱洞中蕭
珠履千盤轉夕雲四望開
未須愁羽翰茲已傍三台
勝覽收堯甸長吟倚漢臺
同遊俱俊妙把酒亦奇哉
存簡稿續集卷之九

野曠瑤壇出天高霽色分
丹梯觀日月玉珮引風雲

鰲岫微茫現鸞簫彷彿聞
每緣龍駕入長有赤霞文

東峯二首和韻

孤嶂藏深隱招尋奈爾何
芝壇圍蕨洞翠壁挂青蘿
谷許幽人賦溪聽稚子歌
如聞鶴書至還卧後山阿
知戀東峯久幽懷定若何
縱吟穿水竹避世入烟蘿
湖月傳孤影松風韻短歌
會應逢丹侶騎鶴過商阿
趙大洲弟小洲下第歸

詞賦今司馬聲華宋小菰
誰憐歌短劒吾亦念窮途

錦里千花爛青峨萬嶂珠題橋應有日去矣莫嗟吁

郡堂題賀 聖節三首

殘月城烏起輕烟嶺樹迷鳴雞短夢羅馬度長堤
曙鼓雲邊落華簪柳外齊鶯聲隨意轉難點漢金闌
法仗瞻依似遶方拜舞同峰霄浮瑞靄華燭裊高風
蕭鼓疑天上冠裳識霧中却思供奉日執簡得從容
鼓吹開仙仗衣冠儼漢儀曙星猶紫極香霧亦彤墀
珮影三峯月山呼萬壽詞天顏知有喜遙繫近臣思
投南寺避暑四首

存簡稿續集卷之九

三

真

望裡乾坤赤行遶草樹黃間禪投野衲駐馬坐空廊
竹日清逾酷松風夕未涼萬人今涕淚吾亦慕商羊
境僻風烟靜林深殿閣涼松琴酬鐸語茗盞豁詩腸
鷗訝銀魚立蓮浮寶地香却憐車馬客盡日競彭彭
吾與層霄外僧除此暫棲蒼苔青滋古棟紗碧護新甍
開閣涼颺入攀林夕日低忽驚孤鳥起直上五雲齊
總勝登臨屢松杉藹作叢萬方愁赤日獨閑快涼風
觀世塵沙裡談玄感慨中斜陽催去軫回首見青峯
贈馮子

知子馮驩奇劍歌志亦同撥灰殘夜月攀挂阻秋風
麗賦千金在霜蹄萬馬空飛騰應有日未可悵途窮

出平涼尋故人

窮塞涼州是吾今出更西峽深昏白晝劍在耀青雲
異色生危嶽陰情亂急溪故人千里外有酒慰淒其
王母宮二首

地勝層山抱人亡故事訖來緣舒遠眺到豈訪仙娥
鼓吹失青鳥風雲引玉珂未須生羽翰身世已差我
鬼臨千載後勝覽萬山中鳥散空斜日挑殘但野風

存簡稿續集卷之九

四

真

有無來絳節今古自丹宮特恨雄才主尋仙志不窮
宿涇陽館穀不至

寥落今宵最空庭候吏稀才疎誰授聚吟苦自關扉
浪說銀魚貴翻憐紫殿肥浮雲悲世態萬古憶緇衣
涇陽早發用壁間韻

征心催五夜歸路引雙屣野闊殘星動林疎落月垂
有懷詩不減壯志劍常隨顏色行看破寒烟帶柳絲
渡渭

日暮烟波闊輕鏡趁遠風人憐舟楫外興落水雲中

沙冷喧驚急天昏鼓棹雄漁磯何處是千古憶非熊

渭南早發

燈火凌宵發行行傍渭濱樹雲蟬虎豹水霧失星辰
舟楫百年志風烟四海身洪濤聽正急未可濯纓塵

嚴都事奉使便歸

幾載江鄉夢秋今此放舟畫歸看漢使宵泊和吳謳
去指卦山樹回瞻前闕樓君行有雙劍會遺紫光浮

黃少村種菊數盆九日諸同館携尊就賞佳樂

載集稱雅會馬屬今在告不赴詩以貽之

存荷稿集卷之九

五

黃子陶潛興開尊菊滿離調回來滾滾香徧賞枝枝
歌帽狂忽酒巡簷細賦詩宋生悲正切落葉閉門時

草堂即落憚往悲今愴然有懷於我翁遂賦四

韻爰抒底裏焉

風燕懼穿戶晴花笑入簾豈知居室者愁惋轉相淹

堂然堪羅鼎丘高早傍巖小樓曾一上楓木露遙尖

宴南寺用韻

疎林帶落日殘靄碧氛氤勝詩相逐情高鶴欲群
梵歌益艷曲歸鳥度行雲要對諸天月不妨入夜醺

冬至西溪限韻二首

杜翁行樂處千載憶詩王境要風入會追依雪岸張
猶看溪漱澗亦有樹低昂忽湧豪吟發潛鱗出境望
有賦空招杜論才遠謝王溪回青鏡轉山繞翠屏張
當日亭何着臨風氣頗昂遺踪誰可問雲樹幾回望

別浦竹塘侍御二首

何事素衣客今朝奉辭還一討言慷慨萬姓淚潺湲
去望雲中隱行看雲後山雖停熊館竹聊可慰愁顏

殘冬憐地去年千里客雲昏自伏批鱗咎長歌行路言

存荷稿集卷之九

六

逢人惟洒涕有夢尚排關到日春輝下陽光透覆盆

元宵

宣無三五夕歌管獨今宵陌上遊人滿風中曲子搖
寶鈿分明月大樹燒烟霄為樂看如此昇平戴帝堯

送李兵備致仕歸二首

自擁元戎節憂時憂國意
勳業麒麟上神情水石間
共說失金障何緣歸
行裏花伴別來虎豹希
自擁元戎節憂時憂國意
勳業麒麟上神情水石間
共說失金障何緣歸
行裏花伴別來虎豹希

張憲長父母輓詩二首

那堪雙玉條山傍大河只今駟馬貴不奈九泉何
墓草輝丹詔渚蘭真碧阿無情東逝水日夜咽聲多
幾持天子詔哭向攏雲端髮為招魂白衣緣灑淚丹
人猶傳虎座家尚得熊九化鶴雙來有朝朝倚柱看
宿臨潼

宿處傍驪山泉聲入卧潺鼓聲千載恨寂寞萬峯開
星過明逾火雲來暗似髮嬌娃已傾國眉月尚澄彎

華清宮

存簡稿集卷之九

禁沼人能浴禁垣草自荒斷山銷玉氣廢閣留霓裳
樹任玄猿嘯泉流碧砌光岩榜不知變猶自縱寒香

寄朝邑令劉栢山二首

十月菊猶艷折花送贈君夢中雪對酒闌下昔同雲
塞北風烟爵中原鼓角改知君抱雙劍端擬樹高旂
竟是非雲羽不妨下陡風相看從白眼自誓有丹衷
花清新裁樹威傳舊遊聽定知解琴坐有句念王戎

中秋夜飲三石齋子和韻二首

纖雲爭碧落圓月皓中央誰意今宵酒逢君引興長

光搖梧影亂吟倚檻花芳高調真難和嘿然坐燭傍
今夕非凡夕中宵宴未央風清知漏永月白仰天長
樓笛飄淒調庭蘭溢暗芳留連銀渚曙徙倚美人傍

七夕雨二首

暮雨綠何事仙娥赴舊期為傷彌歲阻不以濕衣辭
碧霧寒丹幃驚濤滅畫眉明宵如可再那畏險衝泥
雨晦鉞樓夜燕姬恨不休驕雲急奔馬照漢失牽牛
博巧違今夕瞻星記後秋明當剪庭樹風葉易生愁

送李憲長再赴汴臺

存簡稿集卷之九

梁苑與繁臺夫君屬再來移曾揭穴馬入舊題梅
城是黃河抱衙當良嶽開雖然持斧鉞猶可賦鄒枚

壽安母百歲

問母年何許逢秋記百回學機同伴少見海幾翻來
鬢與霜俱白遶依菊共開試觀庭戲者已有老如萊

寄趙孟靜

劒閣青天外燕樓每見凭人皆極霄漢爾獨厭飛騰
因倚深岩寺閒邀同病僧禪心如有悟一寄五雲層

千秋節二首

七歲即明聖仙才信不虛生來龍鳳表誦得典謨書
玉闕千官舞金枝九葉舒願言時開復常到萬年歲
拜舞集天闕仙盤上曉暎未能通漢苑先得奉堯樽
靈堪形舞草笙聞白鶴軒從今億萬載長此戴明恩
東城壽詩

高人能大隱不遠縣城東自能重霄願常樓一畝宮
春畦先得綠旭曠早侵紅卧裏年光邁丹顏只似童
諸錦衣設醮於顯靈宮寄孫伯泉

聞君戰奔處花水抱珠林終節迎群帝雜笙雜衆音
存稿續集卷之六

雙燈龍鼎氣萬壽虎臣心莫謂人天隔應知切照臨
主順門望文華有述

門為通天峻宮因抱日華露明曾傍柳春動舊穿花
鐘氣連王氣輝霞映閣霞含情獨佇立高處見栖鴉

雪後望西山

常懷城頭色今看雪後容蒼岩排玉戟瑤樹變青松
皓失雲林鶴寒蟠洞壑龍何因一駐馬冰澗聽清踪

送兄二首

預愁分後苦羈抱向誰論雪裏征人道天涯獨客重

寂寂棠棣館迢迢鵲鵲原意到家山日池塘草漸繁
念歲憐光暮一官猶待半探囊今已盡別秋淚同潺
白髮臨河苦青霄望日懸他時問消息鴻鴈自須傳
甘太夫人壽七十二首

令子皆成孟名媛不羨曹兒一傳聞範天上有宮袍
銜鳳恩長下九熊意獨勞只今望雲客目極錦江皋
定想稱觴地秋花帶露舒笙邀西海鶴餌釣錦江魚
健在年從積庭深桂不疎晚來歌舞劇彩婺挂門閭
春日院中齋居對雪

存稿續集卷之六

漸見青歸柳忽驚白洒飛暖風微著地急勢曲穿幃
寒勒庭花發膏滋野草菲端若疑節序肅志近天威
三月晦日諸節寮約集郊園余坐阻不赴寄之

二首

今春今日盡游侶出京華谷口鳴珂入桃源背郭斜
林鶯調妙曲席簾墮殘霞佳賞休言暮姚黃紅有花
一春長抱戚笑口可能開漫使花殘樹空聞酒上臺
宜庭憎鳥雀荒院任莓苔獨倚詩排悶詩成意轉佳

七夕雨

為是靈媛會今宵雨故來濛濛連魏闕黯黯似陽臺
城葉無聲下增蟲帶濕哀客心空戀即河漢仰攸我

七夕齊宿

坐轍清秋夜遙思太乙壇三天神共下五嶽帝同安
祝史將金籙香燈擁玉冠微臣不可到亦有寸心丹

送吳吏部謫大名一首

簪組先朝舊吾鄉不乏賢君今下宵漢予意重凄然
賈傅投湘日屈平辭楚年離遊顧儔侶落落曉星天

壽張賢宰

存詩集卷之九

六十人能老而今獨駐顏名高八公上身住五雲間
每到稱觴日常令採菊斑菊泉如可壽吾欲飲溪溪

寄郭舅舅故為縣倅

逍遙常罷後依舊只我松世上無窮事心中自不容
健知棄杖走遊說抱琴從如向三峯頂迎人有二龍

送彭子選山二首

看君得罪去別路倍堪悲虛負彈冠志真成納履疑
身應臥蒼海夢不到彤輝若遇漁翁問何當著楚詞
本挂嗜閒居歸來待逐初尚平家累畢中散世情蹊

遊燕將新優絕交有素書平生飛動意為爾欲賦

夜雨

夜雨聽燕燕春來望至今枝甘棲鳥濕泓得卧龍吟
愁說朝陽起綠知瓜圃深殘燈具簾笠欲向東門尋

雪日詣宮門哭太行皇后有述

文母登遐日哀臣哭臨時風如淒玉闕雪擬到瑤池
宮女看雲立仙人騎鶴隨向來懽白意此月淚偏滋

南浦觀蓮次韻

生來本自潔非為遠塵氛丹抱芳心色光回水面寒
存詩集卷之九

不惹逢亦日却愧比朝雲更笑蹊桃艷春歸偏地紛

輓竹坡隱君

聞說幽人逝猶餘竹滿山交風聲似咽近淚色多斑
笛憶龍吟斷技應鳳去閒空令嵇阮輩携酒到林間

七言律詩

代人送縣倅之浙東

都門冠蓋憐君別仙棹相將下潞河去袂香携天闕
霧離遙清嘯渭城歌楓江夜泊瑄靈蘋花縣秋臨絕
越離到日琴堂定無事松風竹月送銓哉

和桂洲相公九日邵園賞菊三首

娟娟菊樹艷秋園，冉冉寒香泛酒尊。
十里清沙迷駐馬，百年黃閣此臨村。
天晴河嶽雄常宴，地勝烟霞靜抱軒。
催賞絃歌翻雅調，承風樵牧誦君恩。

邵園風景即陶園，踏閣登臺細倒尊。
閣傍雲霄瞻萬里，臺臨幽壑俯千村。
娟娟松菊橫秋塢，戀戀節筓歌急暮軒。
忽憶蒼生促歸駕，幾多翹首望覃恩。

西風蕭鼓浪東園，麗景繁華曲照尊。
萬竹清淹朝斗駕，千年勝奪浣花村。
臺憐風鶴從吹帽，坐上占雲謠不存。
歸騎猶殘集，餘光已過。

下軒自古龍山誇，其實爭如熙代樂皇恩。

次劉太守登移山韻

碧水蒼山佳氣浮，不將搖落浪悲秋。
參差臺殿千峯會，遙邈川原一望收。
野曠烟霞鏡逸興，天清花鳥破深愁。
登臨未盡層巖志，悵望丹梯思轉悠。

萊公祠送江我東用杜工部望嶽韻

古祠風烟鬱抱尊，遙欄叢竹礙諸孫。
座依臺殿滄南節，代想勲名美北門。
點虜年來誰秉鑰，香醪花外對傾盆。
知君詞賦如泉盛，吊古無辭一倒源。

王母宮次曹可宗韻

山空人去自崔嵬，千古追蹤一上臺。
青鳥轉殘黃鳥轉，桃花栽後野花栽。
亦知身世生雙翼，不用勲名動萬雷。
便向仙郎日斜空，見碧雲來。

病後二首

望斷鄉關幾度秋，淒風孤月伴空齋。
幾傳白髮門長倚，三斗青雲志未諧。
病裏愁懷劍信夢，中歸路兩山排。
君恩自識天同大，為奉詞臣滯乞骸。

只擬朝昏試去來，至今吟卧尚雲隈。
病多合是烟霞骨，志在空存廊廟才。
何處疲君憑問卜，幾時泰嶽陞臺。

登臺祇緣秋水掄冠，孤鶴有綸恩許草萊。

彭子遷居隣宇因簡

只尺門牆接謝家，十年京國重才華。
榻虛最喜迎徐近，興動無愁訪戴逵。
羊車元真自約上林詞賦許，誰諺話來亦有同恩。

王喬洞和趙大洲韻

穹巖霧醺春寒潤，草蹊桃錦作圍佳。
宮祇餘孤洞水，世人空製萬年棺。
蕭樓鼎吹雲還曉，曉日初分。

未開即向峯頭尋勝覽始驚日月跳雙丸

羣華城陟眺

沙城粉堞喜初凭壯接神京亦股肱地湧雲霞圍御
宿峯懸松栢認皇陵青青輦道春苔合宛宛靈山王
氣凝盡說經營勞睿思群工莫自論微能

沙河逢同年高令

故人觴我沙河岸十載相逢各說顏腰佩魚符今不
賤花開鴈客舊同羣傍顏官柳低波綠狎客仙鳬占
渚閒更把瑤琴留取醉座中流水聽潺湲

存詩稿集卷之六

登長陵山和西安公韻

回首京華隱九門松蘿高處手初援山當搖臂蟠三
極天闢龍顏起一元弓劍重泉光欲動陵園千載勢
常尊西南更接居庸險天意分明作漢垣

上陵和韻

峯巒陵闕切天門自彌雲梯不待援萬里長峯連海
嶠七朝遺鼎壓坤元驚心玉甕浮春氣載酒銀河落
夜真禮竭渾忘鍾漏未回看山月照東垣

和韻送友代人作

江上花待品題江波漱瀨爭雲霓風帆春轉烟中
晴宵停鏡裏接戀闕回瞻燕樹北還鄉直過都
陽西朱衣金馬鸞池彥綸綽聲名賈至齊

送吳少淮謫赴大名代人作

客里送君情自苦况逢秋色易沾衣征鴻別唱聲俱
冷落葉離窺路共飛千里故人應漸減十年宦蹟未
為非澶淵本是天河水會見乘槎望斗歸

陳子至自嵩山

昨午聞汝到嵩山二室三花鎮日攀齊漢今來還舊
詩寄稿諸集卷之六

自慙衰拙自帶清顏月明鵲嶺瑤笙滿春入牛溪錦
樹迴勝地遙隣塵世隔相逢從問白雲間

奉和司空凡山甘公誕日夜宴見示之作四首

一自彈冠逢聖主承恩長在紫微前老綠園國添霜
鬢日為懸弧敬玳筵地近東瀛仙伴侶名高北斗世
稱賢看公合是千齡者莫向青生更問年

子雲詞賦三巴外伯禹勲名萬載前芳遠有人仍繼
躋陽回此日正開筵雪融漢閣春含色星聚燕分夜
集賢須信朱衣稱掌地全勝碧海獻桃年

曲駐五雲歌競轉舞回雙鶴勢爭前輝輝聯斗平臨
閣冉冉寒梅暗撲遙燕地葭飛春動律漢京星聚夜
招賢才微慚賦南山什樽滿疑逢北海年
為先古人稱慶日南星故照畫樓前陽回况屬梅花
候訝劇真成翰墨遙雪融鳳閣春含色雲擁龍門夜
集賢借問仙桃開宴日何如聖酒送歡年

為人賦碧山

十年曾傍碧山居翠露丹雲日在廬遂使世人疑豹
窟旋看之子出龍津春溪細發王孫草石室深藏太
史書不得歸來尋舊隱徒懷幽勝說懸車

吟夜與親者飲用韻

愁深客久老相驅坐看君曹漸不如守歲傳觴吾後
得頌椒強興夜先書欲移珠斗臨秦塞將起春雲抱
漢壺歲歲故鄉歸未得慚驚弱羽亦凌虛

用韻贈答湯陽太史

敢向驂駟爭並驅天衢獨步果難如九重空愧金門
詔雙管真憐太史書歲月駑毛吞入老斗牛劍氣爾
衡羅故廬西嶽三峯下思跨羊船上太虛

夏日李氏山亭錢閣右泉之金陵即用其韻
此日此亭情太劇濃花錦石惜離群人間岐路消青
鬢天際長江渺白雲桂棹知從南浦入蓮歌合遣北
書聞秋風苦憶今遊地楊柳飄蕭葉早紛

贈閻右泉司成之南都

建康郭裏秦淮水宛入橋門匯壁池歲起蛟龍喧霹
靂朝來雲氣散淋漓渚芹荒行相映日閣星軒坐
不移固信傳經番弟子亦知戀主費瞻思

張石渠給諫將使侯藩尋復留行司成孫公為
存詩稿錄卷之九

賦詩余和之

聖帝千官重論思五更朝罷散彤墀開函自理匡時
疏向夕仍修入殿儀梁苑鳬池元獨勝淮王鴻寶亦
多奇孤槎臨泛情空切九漢今羈術得知

和與魏謝子華陰雨中望嶽見懷之作

一從翊翼下青雲十載江湖袂忍分中夜青標勞夢
寐東來紫氣望氤氳臨途泥阻春關馬名嶽雨留謝
朏文借問雲臺臺畔宿鸞簫能得幾回聞

夏日東氏園亭讌集和張渠張參伯韻

山亭五月暑猶微永日雲林蔭石扉海內冠裳今酒
共塵中車馬後游梯直須解佩深拚醉便欲移家竟
息機九漢待排公筆事獨憐歸隼下斜暉

五言排律

壽張侍御乃翁東村四十韻

磊落東村老風聲震八垠千人瞻鳳鳥間代產麒麟
搖筆傾河落筆提上漢津世傳孫子業名策帝家賓
說劍無前烈彈絃此後身侍公淹百里冠父借三秦
行部花盈句間衙柳拂中萬邦推製錦一日憶垂綸
存稿續集卷之九

綠網磨霜羽官池用紫麟翩然脫組綬遊矣卧松筠
笑口時時答折腰忽忽伸那寫雲作侶陶徑菊為隣
山費登臨後谷埋朝市輪青霞變白髮蘿帶勝儒紳
豈獨丰標古還知道履醇孝能肩李閔誼可步雷陳
俗重千金諾囊周百室貧趙廷群孔鯉倚杖老蕪洵
不羨燕山挂那言謝砌珍先鳴稱杜史壯節負忠臣
驄馬西人避龍泉北虜馴文章垂琬琰意氣比嶧岫
四海真無敵二郎果絕倫翁今五十邁吾卜八十春
鍊骨新傳訣閒情久駐神懸弧當勝序戲綵會芳辰

葭管春催律梅尊晚汎銀早為來度曲野鶴解作人
冉冉群仙下番番雜次頻風搖鼉鼓漫日羅多袖新
紫詰開瑤匣朱顏照繡茵洪河添壽壺妍唱落清塵
宅即蓬萊窟軀同漆園椿三漢延賀客萬口頌天民
賤子慙何藝仙郎幸見親貽謀欽正學私淑捧高論
思獻南山什空瞻潁水濱養苓術總幻跨鶴事非真
願讀莊生傳長寄杜甫春從今願復壯幾見海成畝
送侯大參赴山東右轄

策勲三十載猶滯紫微垣抱玉倘難售如桃自不言
存稿續集卷之九

皇王今北極亦易且東藩去却勾欄樹征塵行海門
蒼樓看渺渺射輒念元元夙望欽分陝後心慰下軒
桑麻煙外迥雨露索中屯行步琴馱鶴觀潮多射龜
情高塗岳頂天霽俯中原孤嶂悲秦碣一錢答漢恩
新聲凌日月久客偏乾坤御座名應注民譽世所尊
明堂需柱石宗廟待璽璫好辦星辰履行看謁帝閭
嵩鶴老人六十壽

嵩鶴聞中土昔聞誇鶴言誰知千載後復有至人存
問歲甲初換逃名道自尊餐苓和石髓策杖負花源

奇樹多名玉芳舊說番樓運千嶂搗歌詠累朝恩
谷靜笙迴響機忘鳥下軒直看岩石矚不計海田翻

壽萬鶴老人六十

自結嵩山隱年光六十奔手栽松樹大身戀鶴衣溫
返老憑盤藥無憂棄背萱機忘行虎穴佳久識禽言
雲白高人榻峯青靜者軒王笙迴日壑繡水泛花源
不壓黃精淡何愁白髮繁試強形矍矍得道氣翻翻
巢父叱牛渚龐公偃鹿門直看岩石矚千載未須論
送別宮贊吳年兄省親十二韻

年寄萬鶴集

卷之九

三

一

本

今我思歸阻情君待詔還擬蓮空帳望江揖下潺湲
自作東園客常瞻西楚山海雲偏墮淚宮酒只摧顏
鄉念鵲依樹朝看鶻去斑永蘭行訊谷釣鯉必臨灣
懽宴時時落爵情去去閒門非向來倚衣有古人班
曉此真傷臆安能共踴環孤鴻沙葦裏萬事酒杯間
秋杪人堪別霜殘柳亦攀他時問跡跡竟擬臥柴關
五言絕句

圖中小景二首

岸柳垂垂碧烟波曲曲流輕桹隨緩著吾道滿滄洲

潭渺孤舟橫娟娟孤月上何時濟川歸約爾踏

病卧四首

林棲人不見耽句鳥應知閒風吹獨卧雙燕下簷窺
一室大如十丈地五月狂不審陶彭澤何以到羲皇
幽卧理翕言客林隔市喧客來時借問或恐是文園
藤牀恆穩卧草閣稱幽陰怕道連宵夢趨踏尚禁林

題鵲鵲圖二首

野禽雖微細知結寒士衣不學鴛鴦鳥偏登玉女機
朝飛豐草西暮隱幽花正終然忌網羅化作天中大
不言絕句

洪門用壁間韻別石厓給事四首

古竹青搖遠岸春山翠繞新屏去去秦關楚澤悠悠
月館雲亭

風霧相看老色原林到處春焚把劍空歸別路臨流
偏擊離懷

仙侶終然漢闕星輶暫爾郵亭竹裡征袍共碧柳邊
望眼同青

河嶽千重路沓瀟湘二月鴻來到日音書早寄別時

愁怨交催

渡渭二首

雙鳥微茫天際孤舟數乃日斜凌波空憶漁叟投老
終尋釣橙

湫湫水天一色喧喧鷗鷺同聲自將鼓揖登岸不用
臨流濯纓

壽東村六首

草閣千晨醉酒花封六月懸車自來披霧卧石不夢
鳴騶佩魚

存詩稿續集卷之九

三

日向明時解綬歸來高卧柴桑亦知老子不做勳業
端看二郎

羅幃青鬃髮際烟霞赤鏡巖隈天上何方碧落人間
即此蓬萊

桑海乾坤幾換琴尊夜月相隨丘壑太平宜我旆常
勳業從誰

披錦賢如戲綵頻演絕似桃源繞膝重祈萬壽飛霞
偏傍孤村

攤砌娟娟玉樹登遙灼灼緋桃座中老子增算天上

仙人弄簫

七言絕句

柳粒樓

太液池東百尺臺淡烟衰草鎖崔嵬自來胡運百
少浪說粧樓是禍胎

原州教場閱武曲十二首贈松石制府

柳營危據蒼山曲金甲晴環碧水頭要使狼烟空朔
漠不知兒戲控貔貅

戈馬翩翩搖白野將軍鐵嶽坐朱林秋霜秋月晴相

存詩稿續集卷之九

三

映照見年來時後金

大將軍中宣鼓角隨風吹入祁連關祁連關外胡兒
愁借問成兒聲何惡

雪鋒照野開山斧猛氣轟雷全勝車沒說弓刀是長
技古來驕虜笑中華

峭壁千重懸漢壘長垣萬里靜胡塵健兒此會休挑
戰不是要功圖盡人

雄戈寒映千山雪鐵馬橫行入陣雲即向油幢瞻氣
吞座中元是霍將軍

漢王烟沙百尺臺朱
破曉突先從北山來

頻年不道處塵泥萬
自合開貫落青鵬神臂

弩驚還白鴈佛郎機

原州北塞起新城結
連營殺氣生為語書生休浪

鵲范老骨中百萬兵

漢家麟閣倚丹青圖
畫功臣百代高可惜當年橫白

骨爭如開府虜烟消

持纓名子據胡牀號
令風霆縛吉囊已見甲兵雄術

存稿續集卷之九

霍還知仁義壯金湯

日月勲名今岳穆詩
書家學宋劉琦不言走馬觀營

聖文武邪知足我師

回山一首

山回王母何羊至茂
亦王孫此日遊鵲馭龍旂誰在

取雲丹水共悠悠

彰德道中時聞 傷寒承天二首

晉道傳呼疾若雷龍
興虎旅發仙臺千層殿閣連雲

起萬國車騎動地來

到處悲歌是苦饑何
人草奏上金扉虛傳八駿驚千

里天子元帝帝舜衣

題菊贈陳子母

東園桃李芳春候南
渚芙蓉白露前最是西風搖落

地獨憐寒蕊耐霜天

題望兒山

雲去臺高草色斑居
人為指望兒山忽思游子千峯

裏白髮當門暮未關

存稿續集卷之九

問彭子疾彭子者安
禪養生並自稱能於其疾

也予故得朝及之二首

獨客虛堂即淨域驚
人病骨似維摩那因得借金仙

力為爾全驅五百魔

繁實庭院寂無喧雙
蝶遶遶繞夢裏自是莊生潛漆

室非關司馬卧文園

海印寺聽沈山人彈
琴二首

客來繫馬東林坐院
靜風回玉軫張本是倚蘭抽妙

曲令人錯意兩花香

如有鶯禽翻貝閣似
聞瀑水下空巒燕京四月皆知

得此中白雪寒

詞

鼓吹詞一首

燕山北望爵陵關雷鼓嘈嘈向晚發
轡車行榆汁滑馳道婉婉盤似髮
笳聲鳴未歇空嶺未埋明月冠冕千差萬咄此際魂超忽

南寺避暑

柳稍青

萬里驕雲千山赤日人在洪爐變
難生十洲阻向暫卧松廬天風陡起
南隅鼓吹那堪蓬窗倦游歸去月中
跨鶴花底鳴駒

聯句

壽母七十

珠露盈盤鮮桃照席海外遙瞻青鳥使
金童導路玉女扶車池邊共奏白雲謠
褒制重霑帝錫恩光今日臨
勸觴百進人生七十古來稀

私第

蕭然此停萬士懷占成深護野人驕

閒門鳥雀真車馬聖世行藏付牘書

家移近市緣求鯉堂闢新除為樹萱

論世軒

四海崇文採俗每思商尚質

萬年卜國防戎還冀漢徵兵

信古樓

盛世崇文累牘三千非闕靡

明王貴壯行年四十却慚愚

心遠堂

稽子性疎交欲絕陶公心遠地應偏

可山戶部繩武堂

駟馬高車秦大姓泉刀平準漢司農

洛陽孫尚書第

東瀍西澗甲第兩京三部尚書

鄭縣亭子

溪山得主增名勝戶牖憑高發興新

南峯子門對

世教一經盡附六龍翔闕下

門高九俊勿言三鳳產河東

脩仲姪舊池齋

大鵬素負圖南志 老驥終空冀北群

敦義軒

秦樓為駐吹簫客 吳國同欽掛劍人

存稿續集

卷之九

三九

王槐野先生存稿續集卷之九

鄭侯升集四十卷

〔明〕鄭明選撰

明萬曆三十一年鄭文震

刻本

湖北省圖書館藏

鄭侯升先生全集序

自余入鄉校以知郡有鄭孝
廉先生能詩及古文詞而余之
察久之同舉南宮見其貌癯
然脈額眉道者蓋以能詩

朱太史

及古文詞盡工制義而亦竟未
之察既外能博以讀所見晚
酌詩平耳為占六言敵之課
君聞之見之或稍間從中自汰
冗考合於先生所結撰點綴去

如燕然失瓦前集多古石如
四十字芭蕉掩映而無其迹也
善又十餘年余習嫌自弃而先
生以舉廢凡二年竟卒其嗣
以全集至為讀善哉慨紹先

朱太史

生著他如法且集弊祖不為垂
沒而猶未悉其底蘊也其編錄
遠邇道之哀喪久矣自變而
絃而弛而風而為靡焉既也
自牧而卑而為善鼓吹而安

鹿有隱也先生訪近取修
身遠取物即景即事時
時邪宛然逼真澹然生趣更不
凡少婦脂粉巧工雕鐫態度
而文字一寄於雅直而得腴而

朱太史序

三

詭至正魏礪不平之氣深潛獨
詣之識真搜玄覽剝離扶銅
之奇見之賦與編緗之雅之
殆未可胸側臆駭移為此重
也擬古而失當不若援今而中

倫博則用脩文體簡傲則君子威
然具美無容擬議之至於詩
也何居善國寶代無中間宏
偉踔厲變為鏗鏘必其去因
以橫絕而後而所自之先生雅

朱太史序

四

吾百何者鑄鑄古如濤發以心
得其神百遺至皮多肉以至於
入解合真通靈見夢則先生之
詩之化人力所易至也吾丘云寶
鼎在周為周寶至漢為漢寶失

訪立鄭爲鄭訪耳豈借影不
美誇人哉學者貴耳賤目務爲
名勘實善耳要譽大人爲善
甚至不淺面而相字以爲重是以
見嘆於大方先生集中所唱和

朱太史序

五

若而人所造遂不遇鄉邑豫章
雲陵僚友二三輩百里內生同時考
若未嘗習天目鹿門兩先生固無
福北于解東元美西伯玉爲之以
先生守地清此非難即四五公一見

先生必折節引重而頽然閑然
脩其日月少而窮壯而任老而
病畢一生精力於斯不復知戶
外尺寸事是真用心於內當受
古人而益根福兮步也知道步

朱太史序

六

文身以致遠知文步學道以物身
先生爲令則賢爲諫臣則直爲諫
文不取人知而人自知之以與化世
並策如正己之如聖人神修一貫
進乎道而損也鄰終不以是

先生謫謫大復步所與唱和人
也而得仙教、推先生臣試以此
問之

萬曆癸卯仲春同郡朱國禎
謫

朱太史序

七



後跋

士有三不朽立言居一焉蓋必壞者
形不毀者神言者神之寄也言足
以垂世雖千萬載而下誦其詩讀
其書僂々乎若睹其人焉古者雲
士不少始者報名即泯々而班馬
後跋

應劉諸君子其人不至今存乎故
生而死之彭年猶殤子也死而生
之千古亦旦暮也歟文士亦不概見
若所撰沒字碑者毋論晉傅迪
廣漢書不解其義唐李德裕
貫古今不始虜詞束于資也先

君子性穎異南韶鮑能為詩文登
歲詩以不合古人法悉置棄文多
忽醕一脫稿即為友生輩持去存
者僅十之半後嗜書篋簞五典珠
玉三墳以逮稗史小史罔不游目
於手不茹信時尤多辨析使似

後跋

二

以數年其著述寧有既乎乃一
夕易簣以瞑人間世若更無不了
事嗟以先君能以其寸管之聲歌
而不能徵彼蒼多一籌之算天能
賦先君以聰慧之質而不能與先
君以耄耄之年詎造化小兒豐

于此獨嗇于彼乎抑鄴王不登大
年穎子卜商祇為地下脩文郎文
士不壽自古其然蓋多思則傷神
神傷則年損言存則神存神存
之謂身存文士之壽其享于生前
也短享于身後也長乎傳曰喪

後跋

三

爾親使民未有聞焉罪也彼童
而習之至壯不怠朝而習之至夕
不怠亦庶幾德不朽以寄其必
朽者乃為之後者不能損其芳
揚其美俾與草木同朽腐是
親固不死吾死之也厥考翼其

肯曰予有後乎不肖而是懼敬以
遺秩分爲四十卷付之剞劂氏嗟
嗟先君之神成藉是以不毀乎
倘曰其人安在是直糟粕耳則不
肖滋戚矣

萬曆歲癸卯孟夏望日不肖孤

後跋

文震謹跋



鄭侯升集目錄

卷一

賦

東歸賦

礫賦

蟲賦

蟹賦

甘露賦

虹賦

卷二

詩

八目錄

答王大見懷之作

夜雨

觀火魚

秋日登燕子磯

人日早發

早行

元夕銅城風雪

出京

王遊

王无夢我僑亭

峴山晚眺

雨中鴉

夢中句

夢代人送別絕句

構松棚

送周子完渡浙江

峴山八景

吳興九詠

觀打鳥

雪燈

元日馬上作

二日過臨淮縣

上馬

謁五廟

雄縣作

清明

江上懷王大王二

呈陸司馬三十韻

得王時立勉予書

痛詩

暮愁簡周子完

驟寒

八目錄

九日登峴山九首

夜夢至張尚書墓作

望太湖十首

果別

夢自太湖過吳江

中酒自戒

王无夢病甚寄詩

懷王大王二

銅鑿山人送魚鮓

與楊二叔純

喜見王无夢山人

雪

雪不止

夜坐

賑穀

春興

獨漉篇

出京留別鄒大

莫愁曲

燕子磯

留別張氏兄弟

贈九十翁

月下無酒

夜思

王時立小窓九首

陳氏竹素園四首

送同年李元潤之京

寄姊壻張五

至浙江驛

舟中

曉發

寄嚴州鄭太守

六目錄

五

過釣臺

鄭太守携酒見酌

嚴州逢甥張二

周子完生日長歌

玉河橋夜作

恭閱天壇

清明西直門郊酌

吏部公廨卽事

自部歸邸中

裊裊長街行

五日與鄒大酌

答朱二明府太復

答王大時立

喜吳五渙父至

早入吏部

十五夜寫懷

立秋日

送王座師之禮部

徐明府招讌

上永陵

天壽山夜坐

授安仁令出京

游臥佛寺

東平懷古

近泰山不得登

杜少陵南池舊遊處

太白樓下醉吟

潘中丞送舟夜酌

舟中卽事

憶楊二叔純

投桃源令許年丈

清江浦阻舟

六目錄

六

小姑露筋廟

渡楊子江

卷五

詩

初至安仁

舟中

二黎浦嶺

五日鄱陽道中

霽

望廬山

江望

卽事

浮梁暮夜

游僊巖

夢題漢壽亭侯廟

曹糖妻妾歌

永感

感新蟬

七月十五觀水燈

哭王无夢

題朱舅氏壁

鸚鵡

卷三

詩

水上居十首

思親詩

沈長山居

峴山宴陳太常

八目錄

三

過銅鑿山人寓飲

寄韓丁兩年丈百韻

王時立兄弟下第

元日三絕句

和王時立失簪詩

棲賢山對雪歌

晚酌

山莊卽事

遣興

登道場山頂

寒食携友登城

游北山佑聖城

游鹿山寺

題金氏樓絕句

呈李巡撫四十韻

代

贈寧遠伯李公歌

中秋同陸大泛月

城上

初冬

峴山

書鍾懋官卷

暫移山居

欲晴

李樹

絕句八首

寄王李兩學博

周子完移居奉寄

送客峴山頭二首

故陸司馬別業

雨

沈長山莊絕句

壽李巡撫四十韻

八目錄

四

壽李寧遠四十韻

代

卷四

詩

絕句

丹陽道中

句容道中

桃葉渡

憑虛閣同友人作

太平堤

重經句容縣

瓜步

舟不得發

吳駕部郎中招燕

行野

題餘干民舍壁

始至唐家洲

勸萬年縣災途中作

石港作

檢王山人臨歿書

力疾花下獨步

晴

懷王徐兩年丈

夜行

江望

送許宗季歸

晚步憶王時立

夜過霞山

梅

餘干早行絕句

八目錄

元日

朝淮王

人日儲年丈邀宴

紅蓮渡

元夕饒州作

諸同袍游芝山

野望懷王大朱二

舟中命酒

孟渡口占

出郭

夜發至饒州

憶舍弟

晚涼

番君廟

紅蓮渡從陸還縣

題三賜勝游冊

荳花下晚酌

見池荷憶王无夢

江行

阻風

中秋憶王大

入觀曉度石門

早行

採松子

桐城暮行

過舒城憶朱太復

鳳陽道中

卽事

任橋紀事

徐州道中

雪

聽馬嘶

八目錄

雪後荏平早發

出塞曲五首

出國門

逢人入京

過兗州

過滕縣

至利國驛

見黃河

徐州與客小飲

徐州阻風

邳州晚泊

清明

舟中風雪

晏起京口舟中作

毘陵感興

風便蚤至潯墅關

走索行

江邊與舍弟別

過桐廬

遊翠光巖

弋陽觀競渡二首

晚晴

夜泊饒州

饒州觀競渡二絕

儲年兄肩宇邀宴

退食

江畔

宿南天寺

南天寺曉作

客至

瑟瑟洲宴孫秋孺

曉起

八目錄

九

登樓

童子渡

愁

秋山蚤行

織婦吟

重遊石鍾山

九江歌

阻風還至能仁寺

次日湓江曉發

過大嶺

都昌題主人屋壁

團山取捷路赴饒州

山行

夜行

喜官軍已定寧夏

琵琶洲雨中口占

卷六

詩

陪王座師游馬祖

觀碣石峰

人日憶楊叔純

郊望志喜

傷春

餘干寄宿

舟行對雨

與方秀才宴瑟瑟洲

與客汎舟藍橋

憇餘干民舍

鄱陽城外

對雨

八目錄

詩

十

小霽復雨

鷄

鴨

鷺

王孫圖南送酒至

五日章江發舟

夜泊豐城

楊子洲卽事

滕王閣

舟中對雨

喜逢王明府斗湓

苦熱寄周子完

禱雨不應

七夕

臥病

夜坐

行路難

題紫雲驛壁

童子渡宿頭陀寺

王斗濱遊匡廬歌

宿下鍾山寺六首

過潯江

陳明府留飲

九江還道中卽事

太復告病歸奉寄

晴

浮洲寺

飲餘干土酒絕句

寄謝九江陳進士

孫秋孺復至奉贈

官舍晚酌

陳將軍送佛素花

六目錄

餘干道中

客至

二

十月大盡日

題荷花寄朱太復

崇文觀見梅

卷七

詩

元夕與徐君美宴

感懷四首

春日江行四首

暴雨絕句

雨中獨坐

儲明府携酒南天寺

鄱陽遣興絕句

春日命駕出郊

西郊卽事絕句

河南大饑

懷朱太復比部

上渡卽事

公事了口占

晚眺

黎涓渡卽事

小鳳凰

夜上張果嶺

勸置社倉自石橋度

至鷺門村

復自鷺門村發

事了上渡夜歸

遣懷

六目錄

吏隱

不厭

放舟

閨舍弟復下第歸

寄施二

徐橋公館作

陳將軍再送花

與徐正公酣飲

入觀遣妻子歸

入觀遣郭門

小至日石門早行

椒天街題主人壁

早行

雇馬不得贈園上人

出太平寺見月

憶內

北峽關

悼黃山人詩寄朱二

濠梁驛作

臨淮道中

驅馬

霜

夢王時立

臨城驛早發

鄒縣作

過汶上縣

酒家與劉尉飲

戰平壤

過東阿山寄鄒大

禽言三首

陽穀夜步

懷王時立

八目錄

三

寄贈周子完

懷張子建

恩縣早行

德州夜作

董仲舒周亞夫祠

題周亞夫祠

過河間府

鄭州卽事

抵都門聞報行取

雪走簡請戴明府

雪霽待吳九不至

久雪憶何比部

晤起

生日友人携酒至

春日愁坐

報國寺散步

謙朱侍御宅

出國門

獻縣懷古

恩縣道中

德州李金部園中

還過汶上縣

官橋懷古

寶應湖舟中

界首驛

卽事

廣陵舟中

京口江望五首

水漲阻舟撥悶之作

維舟

楓橋舟中

姑蘇懷古

八目錄

十四

孟冬陪祀 孝陵

盧給舍讌鷄鳴山

同祝給事至莫愁湖

送劉郎中歐主事

吳職方錢水部招讌

登雨花臺

初霜

雨花臺

宴王常侍宅

燕子磯宴羅諫議

朝天宮宿齋作

携兒輩後園遊目

後園命酒

夜雨

盧給舍遣人徵音

得嶧山碑文

園中散步

對月

晚坐

待長兒不到却寄

愁呈許司馬

送姚孺參歸湖

送朱範夫歸湖

卷八

詩

元日

元日晚酌

望鍾山

十四夜觀燈

八月錄

十五夜酌嚴稚荆

十六夜

送柳李聶三侍御

送費給舍被貶出京

送伍盧兩給事

不寐

雷雨

思楊叔純

雪

酌何山人无咎

懷王時立

晝臥

聞兒子來不到

夜坐聞笛

病眼

遺何山人酒米

游牛首山

游祖堂

游獻花巖

櫻桃花下作

登北山絕頂

送兩兒歸

晚坐木香花下

感伍諫議故居

游觀音閣

宿燕子磯

追和湘靈鼓瑟詩

登獅子山

金川門志感

費給舍遣人索書

王時立自海州至

少年行

八月錄

卽事

黃國博招宴清涼臺

徐正公楊叔純至

同徐正公晚坐作

貯鱗魚荐京師

便道登燕子磯

嚴稚荆東歸奉贈

戲贈王時立楊叔純

雨坐

太平堤望練湖作

暮歸

漢使

送楊叔純歸

送舍弟歸

夜坐示兒子

黎別駕留飲

送吳太史之楚

與祝諫議至湖心亭

讀漢書

置酒臨北堂

鬱鬱中天臺

東海有仙人

寄鄒明府三十韻

寄朱比部二十韻

贈吳駕部

望家弟不到

積雨憶弟

中夜復作

中秋

練湖曲八首

拜方孝孺先生墓

與祝給事至太平堤

八月錄

十三

晚歸官齋述懷

九月雪

宴杏花村

題瓦官寺

厭雨

短歌行示徐秀才

送姚孺叅之亳州

中夜忽憶沈長白

愁

朝天宮登白鶴樓

施二至

秋叅戎至

江干送嚴稚荆

卷九

詩

悼內四首

燐燐桃李花

壽蔡廉憲代作

生日即事

月下聞鶴鳴

魏國公東園集讌

楊地部招燕

珠泉絕句

次日珠泉復作

游豐樂亭

馬侍御招讌

游醉翁亭

冶城齋宿

金山人送瘦木杯

八月錄

十三

夕

八十老翁歌

哭黃侍御

送人遊西湖

閩同年熊思劬計

題歐陽子醉經樓

題金山人秋林圖

桃葉渡

何僉憲讌雨花臺

聞報

清涼臺讌陳侍御

浦口楊民部招讌

練兵曲八首

重游珠泉

摘軍

經黃葉嶺

遣水兵應援

新江營對雨

早寒入新江營

祝給舍至留飲

雪夜與諸子坐

雪霽曉步憶楊叔純

閱江樓懷王大

對酒懷周子完

青溪吟

感懷

送吳伯道歸吳興

歲暮卽事

枕上聞百舌

除夕

卷十

詩

元日與嚴稚荆酌

新歲省中卽事

種竹

竹下與客試酌

春夜驟晴

送何比部告滿之京

清明上

孝陵

挽何比部

蔣園讌周比部

力疾行園

送支中丞之楚

風篋竹作歌

暮晴至夜半復雷雨

孝陵咏松

勸酒歌示嚴稚荆

朝霽

暮春

送楊叔純歸

閱城

霧

香稻園賞牡丹

莫愁湖宴吳光祿

諸同年集孫氏園

吳光祿北上留飲

題鍾山晚照圖

燕子磯卽席二首

飲齊王孫烏龍潭

莫愁湖送董司寇

齊王孫留飲水閣

七夕

贈劉紫芝

遙哭朱金部年兄

祝節婦

送鄭符卿還蜀

重送鄭符卿

送陳中丞北上

秋夜坐紫薇花下

送李廷尉之京

長相思

魏國公園亭招飲

白鶴樓雪霽

行園四首

送嚴稚荆歸吳

卷十一

詩

元日與弟飲

憶城南

仲春陪祭 孔廟

月

臥病

病中憶沈長到業

吳興四時憶甘首

王時簡歸病不能送

長兄仲兒俱病

寄徐山人

卽事

臥內

報恩塔

祝黃門見過

八月錄

三

貽示園丁

不寐

枕上

送魯民部之京

蔣將軍送火魚至

病中憶新竹示家童

中霄

仲兒病甚先歸

龍江關作

吳江卽事

初歸王時立見訪

夜坐

秋夜卽事

愁

促織

壽憶素王先生

聽琵琶

錢文甫至

風雨與嚴稚荆酌

陳庚老過訪

嚴稚荆携酒見慰

重陽宴金陽孺

寄姚孺叅

贈徐君美

落日吟

王元夢之子忽至

卷十二

詩

移居橫山別業

遊目

八月錄

三

雨坐懷楊叔純

乘竹輿野行卽事

坐西窗下

溪邊

晏起

溪望

長吟

遙送王時立之京

寄祝無功給練

茶歌

楊梅樹下作

雨涼呼酒歡酌

思王太

通上人見訪夜坐

憶王大

至日

元夕燈下詠六首

水上作

暮春短歌

無酒

贈丹陽周靜我

兩中遣興寄姚孺叅

聽李生彈琵琶

自喜

三衢方惟瞻見訪

幽趣

屏跡

江渚觀水燈

閒居雜咏

清旦羣動作

送孺叅之松江

樓望

六目錄

前

三

病臥嚴稚荆願訪

十月望日家讌

贈錢大

贈洪上人祝髮

恭聞 冊立

皇太子立而賦詩

登沈長山亭歌

懷孺叅

驟冷

送馮太守之河間

贈東林陳叟

南山九詠

中夜枕上口號

北山十詠

守歲

對雪懷楊二

暮齒

張四兄携酒見酌

遊蘇灣

峴山作

招錢文甫

遣懷

兩過遣情呈鄒大

峴山得帆字

卷十三

序

贈卞別駕致仕

賀守愚張君七秩

壽雙泉茅公

烏程楊侯楚璞華誕

六目錄

前

前題代作

壽張毋

壽外父朱玉翁

邑侯李鑑池華誕

春秋戰國文選序

壽守竹費叟

吳生卮言序

卷十四

序

東林嚴支族譜序

郡侯陳後梅考績序

予寧草序

送人遊荊州序

馮上藝自序

賀方遜山榮封序代

江西武舉錄序代

楊太守遷福建憲副

吳司理遷禮部主政代

卷十五

序

連平洲公義田序

贈費醫生序

閩中二子詩序

孝行類編序

吳遊集序

陳都閫試卷序

八目錄

三

壽錢文甫

禰衡集序

壽張岐豐

贈徐教讀冠帶

壽余君

卷十六

序

八閩大雅錄序

玄珠集序

族譜序

音韻啓鑰序

壽鹿門茅先生

邑侯汪若谷華誕

碧巖志序

醫官李蘋洲冠帶

壽許母

王无夢山人詩序

邑侯汪若谷考績

卷十七

祭文

禱武安王代人

禱柳張二公

禱武安王

祭嚴錦江配董氏代

祭王太母

祭黃師

八目錄

三

祭陸司馬公

祭陸司馬代作

祭章少槐先生

祠祭唐一庵先生

祭許三嫂

祭王太夫人代作

祭周安人

祭鄒南園老伯

祭鄒母

卷十八

祭文

祭吳年伯母

祭吳年嫂

祭李元潤年兄	祭吏部劉司務	祭黎望川親翁	祭包見川	祭許宗季	祭施慕源	祭房年嫂文	貴虛篇	趙學篇	上讓篇	卷十九	傳	龍烈婦	銅鑄山人	王毋	姜初	王思先	許岳	卷二十	行狀
--------	--------	--------	------	------	------	-------	-----	-----	-----	-----	---	-----	------	----	----	-----	----	-----	----

南京兵部右侍郎北川陸公行狀	文林郎廣濟縣知縣海屋姚公生狀	楊處士行狀	贈文林郎安仁縣知縣龍津府君暨孺人	行狀	卷二十一	碑記	重修南山海天閣	重建清塘橋	湧金泉碑記	亞中大夫福建叅政石岐吳公神道碑記	修天聖寺古檜閣	聖諭碑粗解六條	卷二十二	記	夢遊記	遊下菰城記	遊峴山記	遊玲瓏山記	遊黑龍洞記	遊碧浪湖至月湖記
---------------	----------------	-------	------------------	----	------	----	---------	-------	-------	------------------	---------	---------	------	---	-----	-------	------	-------	-------	----------

卷二十三

跋

諸儒辨旨跋

陳庚老詩集跋

解

何大夫女回生解

疏

重建真武廟疏

齊雲山請子疏代作

說

最樂處說

八目錄

三

論

伍員

蕭何

揭

請易樞臣揭

代人致仕揭

又

代人呈總制揭

贊

周子完贊

觀音大士贊

朱宇核贊

張孺人贊

卷二十四

奏疏

狂逆世胄日橫一日懇乞 聖斷亟加重治

以防 國禍以安人心事

八目錄

三

天變異常恭奉 德音申明謹言以轉災為

福事

竊盜潛入內地查叅守衛官員乞加究治以

嚴法紀事

解官突遇風濤漂流官物乞 賜查例酌處

事

驕惡世胄借國營家擅殺良民擅制軍器乞

賜重懲以收私權以消隱禍事

卷二十五

奏疏

懇乞矜無辜 宗藩以篤親誼誅無藉奸回

以杜倖門事

復濬規以甦京軍重濬臣以裨 國計事

倭奴猖獗外援宜慎內守宜嚴敬陳末議以

保無虞事

部臣自盜被盜事

六日錄

三三

仰遵 明旨舉劾各營將領官員以肅戎政

事

舉劾巡邏船廠官員以肅戎政事

卷二十六

奏疏

礦役方興邑人驚竄乞 聖罷以弭 國患

以安民生事

會舉將材以備安攘事

會舉將材以濟時艱事

倭勢方驕倭情不測乞嚴 留都防守以固

國本重地事

貪黷鄙臣過深怨積乞 賜罷斥以安重地

民生事

循例舉刺守門官員以嚴封守事

糾劾冒濫京堂以裨計典事

卷二十七

八日錄

三三

奏疏

陵官失盜乞 推諉踪跡按治守門官軍以

嚴法禁事

收 震怒以彰 聖德抑私威以攬 主權

事

給由事

舉刺守門官員以固封守事

舉劾存恤官員以肅軍政事

循舊例拾遺奸以贊計典事

病勢危篤乞 恩放歸田里以保餘生事

卷二十八

啓

上吳太史

答楊太尊

與督學伍寧方

上 太史 代作

答謝印翁潘中丞

上座師許海嶽

書

二八目錄

答劉栢巖

答友人

與萬年令俞順庭

與祝石林年丈

上座師楊復所

答金谿張順齋

答儲肩宇年丈

上四閣下

與鄒見吾

與憲副林育所

答安福令陸文源

答貴池令丁見源

答少叅王含宇

與歸安吳父母

卷二十九

書

與盧權南掌科

與傅積所立政

答吳徐兩父母

與鄧心虞年丈

與薛鳴宇公祖

與張鳳梧公祖

復傅積所

答朱春宇

答張鳳梧公祖

又

與張雲臺年丈

寄朱密所年丈

答沈慎菴明府

與許敬庵親翁

二八目錄

答蕭鶴侶侍御

答朱太復

答朱太冲

簡泰喻庵侍御

答馮文所公祖

答吳掌科

復章念清憲副

與黃翼庵太守

簡李景渠巡撫

答費海門掌科

與伍象明掌科

簡憲副吳翼雲

與狄叅戎明叔

簡友人

與嚴稚荆

答陳弘宇公祖

與張文峯憲副

簡徐雷門年丈

簡朱平涵親翁

簡季及泉巡撫

簡施慕源

答龔相宇侍御

答徐龍灣憲副

簡巡撫陸侍御

簡劉用齋公祖

簡白憲副

與友人

又

與金憲廷正郎

復宜黃令顧穎泉

簡朱貞石憲副

簡楊老師後山

六日錄

三二

復張順齋司理

答張鳳梧公祖

卷三十

書

復王損庵年丈

答張文峯憲副

與少司馬李克庵

與許敬庵親翁

簡友人

答萬震澤巡撫

答江績石大參

答姚羅浮侍御

答陳愚所大參

復李露洲

答鄭成軒

答周海門公憲

答同年黃新陽

與諸孫

答齊主簿

答鄒秀才

答王忠溟座師

答李莘堯

答吳少溪

與王時立

上座師王忠銘

復鄒肖巖年丈

答尤總兵

與祝石林年丈

與吳曙谷年丈

與弋沈祝三年丈

八日錄

三三

與王時簡

答余漢城年丈

答丁敬字親翁

答友人

又

與嚴西荅

與長興令金

與安學博

答封游擊

與陳弘宇公祖

答何二公祖

與銓司陳蠡源

卷三十一

祝言

尚書古文

舜妹

王餘魚

柳下惠

舜妃

區以別矣解

黃鐵

笋根稚子

西王母

鴟夷子

警枕

殺字義

海青

樂府飲馬長城窟

古曆

碧紗籠詩

二八目錄

三

杜甫曲江詩

左慈介象

坐隱

接罹

阿瞞

角

蘇武子

毋待市鼓過雷門

檀香

蹋踏歌

檀驚經

囁嚅

曾子孟母教子

子羔之難

喪家狗

鼉鼉獺獺

純純總

鴛鴦

望羊

諸君吾子

淳化帖漢章帝書

青鳥經非真經

二字五字合一字

周破胡

竈神名

無它無德

北山詩

羽化

組甲

勅字

絲忽

三字名姓字

二八目錄

三

曹操嫁女與姪

鬱巖結璘

幘

五河

五運

卷三十二

稅言

山東無虎

程生馬

一射石

杜詩汎愛字

竹根

瑟

子弓	妾解
菴藹曖曖暗藹	尹公佗
彭祖	社木
十三月	十四月
六龜八龜十龜	軍聲
野干	伊尹呂望
希夷	范杞梁築長城辨
伏羲	溫泉寒火
二六目錄	
漢高祖讀書	杜不離西閣詩
折枝	牛飲
祀武夷君以乾魚	格字
花押	驅虎豹犀象而遠之
虎子	肺附
啓字	狼藉
尺布寸粟歌	者這二字
天祿	天廟

說字	十萬日億
讀衛青傳	龜爪
閏月之應	池魚
三寸黃科	增成
棹槳	楊升菴評杜詩
呼鷄聲	食不厭精解
馮子都	几字几字
舉袂	朝鮮
二八目錄	
木難	四智囊
煖玉	對牛彈琴
素王妙論	難經
犢鼻褌	
卷三十三	
稅言	
釋名	鳥鳥字辨
黃羊	黑猪渡河

折楊柳曲	箕子名
三墳八索	八厨
嘗糞	於字
倒蟻	戊字音
宇宙	越絕隱語
膚受之愬	下借
說天有八家	漢書出於劉歆
王守溪書	震澤長語引越絕
八目錄	
陝輪	乙子
傳說王良造父星	孟子
眉濤溪師	三官
左傳	集右軍書
臘	馬生人
經不化龍	數目字
廣歌蓮字音	燈蛾
簞參字音	孔子問禮老聃

程紅	山園
管寧揮鋤得金官	入小學大學
笙	鷓鴣詩
側室	鷓鴣
魂魄字義	家翁癡聾
東西	天雨鐵
相近	空素
長生木瓢	櫻桃
八目錄	
鬼谷子	三
卷三十四	
批言	
西王棗	百里奚
恒星不見	金根車
梁武帝魏莊帝	訛言
埤風	左傳繕完耳牆
蓬累	春聯

靈字音

泰誓

逃剔字通

鍾道

盆笨笨三字

新語用杖字

聖像

中廚

鬼谷莊周祖鄧子

尹文子公孫龍

香臭可通言

文中子語

娉字

燕毛

牙門

景星

八日錄

三

鼯鼠鼯鼠

滕王閣序

長安秋多蠅

維非山鷄

泄泄解

胥滿

歸燕詩

秦映詠石崇

金牌

父子兄弟狀元

管莊文法

九合諸侯

重瞳

管子倒句

目見耳手垂膝

蒲盧

御溫

附庸

堯長舜短

馬蟻

柰奈

雷字

魏延不反

石經大學

以成爲武丙爲景

八儋

十二室

糞金牛漱金馬

十字讀平聲

沈姓

楊用修誤引吞姓

五月不上屋

六日錄

三

卷三十五

批言

周十伐紂

武王不斬紂

衛孝公

鄉穆公

殯引

扁鵲見五臟

慎子

子都

仲雍字

樂毅移大轍

呂氏春秋誤字

壹二好字

南郭先生不吹竽

孔明心經

易舉止

夏以前有三正

尸子

帝王夢得相

火伴

元愷

好臭

評書甚難

杜詩用事無迹

黃居難李赤

襪襪

李綽琬琛好奕

王老

沒字碑

六目錄

星二

仙人變易老少

諸葛誕義士

三國志引易文

杜詩誤字

碌碌鹿陸六錄

逢蒙王靈智

珊瑚

指南車

辨璞

朱建平奇相

辨鳥獸音

眼手形鼻足語

膏肓當作膏肓

詩文治疾

物性相反

膿濃通用

鶴胎化

郭景純棄道茂

千里八百里

雙生子

射干

鯢魚上樹

紅豆

論語鄉黨

張顛趙子昂書

紅字

何鼓作河鼓誤

鯢

古玉鈎字文

陳子昂逸詩

壺闌三老

杜康

六目錄

星二

四月秀蔓

風后

梟非卵生貌非胎生

卷三十六

稗言

唐人酒令

曹子建逸詩

詩才

帝堯治水

禹錫玄圭

天日行一度

八卦本古字

川字水火字

莊子逸文	山自天墜	周易初上無位	婦人在軍	李翱解孟子	祖孫疏可同名	六十四卦不始于文	雷作回	河出圖洛出書	三	黃鶴綠鶴獨足鶴	麋非大鹿	鱖魚	從心所欲不踰矩	古無傲字	龍有耳猴有脾	蠶有異種	萬歲	紅鹽
周公自剪爲牲									三八目錄	雨露有頭數	妖燭	五月五日生	雪中蕉	旱魃	麋樹	樹間		
呂刑										戴千	八八	三易卦同辭異	嶧山碑大夫字	論語筆解				

魚名	嘲啗啗嘶啗哲	流離	一字三字年號	漢後主	類字	璇璣玉衡	奔星	魚名	嘲啗啗嘶啗哲	流離	一字三字年號	漢後主	類字	璇璣玉衡	奔星	魚名	嘲啗啗嘶啗哲
魚名	嘲啗啗嘶啗哲	流離	一字三字年號	漢後主	類字	璇璣玉衡	奔星	魚名	嘲啗啗嘶啗哲	流離	一字三字年號	漢後主	類字	璇璣玉衡	奔星	魚名	嘲啗啗嘶啗哲
魚名	嘲啗啗嘶啗哲	流離	一字三字年號	漢後主	類字	璇璣玉衡	奔星	魚名	嘲啗啗嘶啗哲	流離	一字三字年號	漢後主	類字	璇璣玉衡	奔星	魚名	嘲啗啗嘶啗哲
魚名	嘲啗啗嘶啗哲	流離	一字三字年號	漢後主	類字	璇璣玉衡	奔星	魚名	嘲啗啗嘶啗哲	流離	一字三字年號	漢後主	類字	璇璣玉衡	奔星	魚名	嘲啗啗嘶啗哲

農宗入一東韻

山陰道士

賸睽

海輶誤作海言

虾江

李赤詩

朝夕

薔薇援

先生二字單稱

班輪

金桂

沉魚落鴈

晉人用汲冢語

離身及踵

詼諧談諧

走索

八目錄

三

南男通用

廣運

壺蜂

蕪董

稂秀

惡艸

周八士

里見須

胡不承權輿

追夢

馬足有夜照

博山爐

五雲高太甲

湯冢

兩泉烏白馬生角

赤雪緝霜

舞鏡

醫古簪字

疊名

刀刁一字

刀斗

樂府不始於漢武

鋪錠

錦帶美

龍皮消暑

辟暑犀却寒犀

代面

樂工

靈隱寺詩

孔明不仕孫曹

煮白石

作書呼人名

八目錄

三

也字作疑辭解

杯蛇

賸息須臾

結羽

宛囑

偃

狂花

老子誤字

苦羅

李白詩誤字

冥居

知天者冠述

卷三十八

雜言

數奇	所姓
君臣同名	允豫卽猶豫
二名	食糠肥
許叔重	甘羅周光
北斗	君陳
國圖通用	兩字錢
兩朝雲	紅雲捧玉皇
陳亢	丁六娘詩
二 月 錄	
子呼父字	禁火
兩黔伯	劉義綦
簷舊	黑山
銅劍石劍	熊狼豺不食人
孔子不見盜跖	孔子惜髮綦綦
搏拊	黃目
八珍	鮑魚
來牟	續三三羊

日中雞月中兔	年幾
添沾沾	四足鳥兩足獸
湯旱七年	鞠衣
物故	立位字通用
訓故	寔數
九河	荆楚
狼顧鴟顧	鳥不入裸國
更庚字通用	指鹿爲馬
二 月 錄	
春秋	洞簫
豎笛	咎繇老子姓
屠蘇	日月晝
鴟虞	織錦回文
會稽刻石文	酒船
魯郊	打喜
卷三十九	
祝言	

北游	飲器非漫器
山響	郭林宗巾荀文若帽
嬾人善妬	呼兄爲况
取火	桂花
面字義	二字歌
繹山碑文	晚
神農嘗藥	論語衍文
蚕字養字	天左旋右旋
六目錄	
夏屋	太蠻
噴注	地動儀鼎
張芝	黃姑
陽九	作詩一字兩用
孔子觀呂梁處	微蒸
師資	荻
碑字	竹花芭蕉花
蒿宮	木鐸

琵琶記	五藏屬五行
吼	斷脰
關雎圖鴨	欠院布
飛虫名鳥	蝸蚌
異產	八字四韻
周穆王娶同姓	愛鼎
而如字	李白衛萬詩
南宮适	秋胡語
六目錄	
杜工部石壕吏	跳脫
不得其醬不食	
卷四十	
枕言	絙髮號鍾
梓朗	蠶
龍照	
馬融長笛賦	琥珀江珠
魚鳥聲取	飛燕

以下原缺

鄧侯升集卷之一

歸安春裳鄧明選侯升父著

賦

東歸賦

余君亂而諷詩書兮嗽六藝之芳津竊鄉曲之
謨聞兮利觀國而上賓舉鄉書於弱冠兮遂坎
澤門遂延婁計偕於南宮兮蹇余馬而廻輪淹
中年而鵬奮兮肇服政於安仁綰墨綬之若若

六卷一

二

兮畏應宿之非人余諒不能踵彼必子兮竊希
蹤乎戴月垂五期而罔效兮夫何心勞而政拙
聖皇既不余譴兮又徵余於秣陵蹠黃門而翔
青瑣兮陪西曹於掖庭 帝曰汝爲耳目兮庶
謏諧以謨明又授我以艱大兮與七萃於三營
閱鵝鸛之變化兮簡百金之精兵選時事之多
虞兮憂忉忉以中怔豈不懷汲魏之高躅兮莫
達吾之精誠諒負棄之匪器兮詠伐檀而內慙

六卷一

二

登石城而侘傺兮曷不返余之初服覲北山之
崩方兮忘移文之余辱數與志適相遇兮俄遽
疾而彌篤軫受使而秦思兮曷沉疴而越吟彼
狐豹尚首其丘窟兮孰伊人之無心叩 天閭
以乞骸兮逝將還吾故林 帝心愍我小臣兮
縱微軀以抽簪欣景命之生還首理鞋楫於江
湄睇長江之晶漾兮渺濔濔以瀾瀾日旣中而
西淪兮潮乍至而東歸感進退之有數兮物無
滿而不虧榜人告余以發櫂兮春繾綣而反顧
皇居赫以弘厥兮擁江淮之險固環萬雉之金
墉兮挾龍虎而盤踞三吳鑰其東門兮荆蜀關
其西戶非真人孰能都此天府兮豈六朝之能
據王氣鬱以蔥蔥兮極吾目於
孝陵印 神靈其如在兮悵欲去而不能孔去
魯而遲遲兮軻宿晝而不行聊徐徊以夷猶兮
執察余之中情會月離於南箕兮聽簫栗而颺

飄陽侯肝膽燦以怒兮天吳驤首以超
聞其無人兮鱗鼓浪以旬旬思臨深之有戒兮
余安敢乎逆征縹余舟於燕磯兮騁余目於郊
關指直瀆而轡祖龍兮誕望氣於東南發赭衣
之胥靡兮紛絕地而開山邊虎視而蠶食兮據
上游於穀函任斯高以播雷兮隱黔首之傷殘
子嬰焱以面縛兮歸百二於龍顏望牛渚之洪
濤兮噴澎湃以砰礚謝微服以宵游兮泛素月
而擊汰宏慷慨以詠史兮發歌聲之清會歡避
逝以同舟兮語申旦而不寐嗟知音之實稀兮
迴締交於傾蓋睨采石之斷齧兮慕青蓮之丰
神被宮錦以煥爛兮傲四顧其無人憾貂璫之
貝錦兮蒙挫劔於太真夜郎飄以遠竄兮胡才
豐而命屯訪丘隴於青山兮惟葛藟與荆榛晁
風濟而揚舲兮夕吾逗於真州胥挾弓以逃吳
兮赴濟江而亂流還擊絮之婢女兮發簞飯以

卷一

三

相周戒壺漿之勿露兮思追騎之我求女自沉
以滅口兮從宓妃以遨遊雖慷慨以赴義兮亦
輕生之足尤渾采鑄於銅山兮金錢奴於九野
首開釁於爭博兮載裂皆於削土連菑川而結
濟南兮引二膠而糾趙楚偪几杖之寬仁兮仰
射天其何補竟獸挺而鼠竄兮身與首而異所
南吾覲彼句曲兮抗薄天之高峰標洞天於道
錄兮緬仙聖之所鍾懷三茅之靈宅兮企二許
之玄蹤華陽黜以康宸兮閔玉簡與金龍嗟余
嬰此沉疴兮希至道而莫從俄歷舟於金山兮
聳孤秀於江之門永淘山而不動兮山過水而
彌奔龍池激灩而上浮兮鵲峰礧礧而後蹲化
塔耀日以矚睽兮琳宮躍波而吐吞吸中冷之
靈泉兮信水晶之獨尊焦岷嶼以對峙兮嘉逸
民之肥遁丁炎精之式微兮獨泥蟠而無悶凌
霜雪以袒露兮雖焚廬而不困躡赤霞於物表

卷一

四

兮詎軒冕之足溷余何爲乎偏側兮聯遺愛而
心懣並鐵甕以結纜兮吾將馳目於南徐陟北
固之巋危兮命僕夫以腰輿狠石怒而欲立兮
懷兩賢之躊躇操提兵以東下兮何樓櫓之紛
如痛組甲之百萬兮瞥灰滅而無餘余旣窮江
行而入雲陽兮悼齊梁之陵墓金牛巉嶮其尚
存兮石麟湮滅而莫覩呂城化爲林薄兮郗壘
窳於狐兔惟是王公貴人兮偕草木以物故冀

卷一

五

榮名之終古兮曾不得埒於朝露指毘陵以進
道兮騁泰伯之故都曰霸簡其非義兮盍屏跡
於海隅抗三讓之高節兮違幽岐而竄句吳豈
不醜劉髮而鄙文蛇兮與魚鱉而爲徒苟求仁
其得仁兮亦何陋乎蠻貊札能承此先德兮輕
千乘於敝屣願附節於子臧兮羶何爲而及已
魯審音以知樂兮齊葬子而叶禮脫縞帶以定
交兮解寶劍而酬死宣聖爲之大息兮歎有吳

之君子瞻春申之祠屋兮洵義重而功高却秦
兵而歸楚質兮封吳邑以報勞濬申浦之水澤
兮發黃田之土膏城郭旣已圯兮賓客又已凋
雲掩曖於慧山兮髮鬢乎俠氣之未消虎丘宛
其在前兮封闔廬之玄宮冶銅槨以爲錮兮翮
玉鳬之翱翔上有劒池之崩峭兮下有扁諸與
魚腸雖塵埋於九壤兮猶熠燿以騰光虎一去
而不守兮弔霸業之茫茫迤邐放乎閭門兮賦

卷一

三

列肆之鱗鱗商賈紛其如雲兮窮水陸之奇珍
滌江珠於淵客兮輸海布於賔人人雜遝以摩
肩兮騎凌亂而揚塵冠東南之看汰兮孰返朴
而還淳尋玉女之高墳兮旣惘恍而芒習耻蒸
魚之見辱兮哀朱顏之殞越勢金鼎而同埋兮
佩珠襦而共沒鶴舞市而鷓鴣兮殲生人而殉
死骨湛盧憤而夜飛兮感神物之超忽眴重闔
之峨峨兮喟夫差之昌披左旣擁夫鄭旦兮右

抱以先施謂欵段爲速兮謂鷄斯爲遲忘六千
之越甲兮徒爭長於黃池嚼籠稻而三呼兮回
雖悔而曷追五湖綿亘於三州兮稟咸池之靈
氣山錯落以星布兮出沒於波濤者七十有二
洞庭巋然最高兮夾東西而雙峙禹胼胝而底
定兮垂明德於萬祀探林屋之金簡兮亦徒聞
乎牒記眺鱸鄉之高亭兮復縱櫂於吳淞三江
揚沸以歎雪兮飛梁蜿蜒而垂虹胡鳥喙之猜

卷一

七

忌兮蠡變名而徂東祖計研之餘策兮託廢著
於齊邦三散金於親族兮杳不知其所終越鶯
脰之重湖兮盼舊鄉之咫尺久羈旅而無聊兮
歸心近而愈急趨黃頭以齊榜兮曾不可以終
日見似人而猶喜兮矧吾還乎故宅山斂容以
要余兮樹依依而如昔親戚候於道路兮慨余
容之枯瘠雖申之以慰藉兮終握手而心惻城
郭非吾所樂處兮爰屏跡於衡山負翠巘以爲

障兮同碧溪以爲環旣息肩而弛擔兮與世事
而相捐旁漢陰以抱甕兮避於陵而灌園歲魚
羔以供伏臘兮輸餘稅於薄田玩羲文之奧旨
兮誦蒙莊之寓言守恬淡以無爲兮采衆妙於
玄玄苟二仲之不我選兮聊相與乎徜徉或抱
膝以舒嘯兮酌麥醴而無荒夫孰知拘拘之爲
苦兮吾將委運於彼蒼內惟余之涼德兮固福
過而災生悟四大之假合兮雖疾病其何傷教
高門而內熱兮豹攝生而外戕匪人力之可營
兮將何去而何從齊天地於一指兮會空色於
兩忘抱清靜以獨立兮超萬古而久長

礪賦

剖石雙圓厥質剛也載椎載鑿紋縱橫也上動
而施象乾精也下靜而受法以成也周旋外運
樞中央也爰籍人力待時行也利作餐餌民用
彰也誰則初之公輸之功也

民賦

有物項尾厥名曰墨復命白鳥亦號忝民或鵠
口是吐或予子是化滅於玄冬產於朱夏伏於
日晝出於晡夜宗橫沛澤之間匿形奧窔之下
軀斑駁以若豹喙長銳以類棘纖聲兮嚶嚶嚶
嚶總萬響而雷駭弱羽兮翦翦翦翦孰四募而
雲集爾乃大火昏正祝融司職曜靈施熾以赫
職驕陽蘊隆而鬱勃鹽汗揮以成雨體解若其

入卷一

九

無骨睇餘光於虞淵聊燕居而袒裼遂乃乘時
爲賦繽紛飛颺蠅蝶不能較胖蟹不能方市重
雷歷洞房舒利嘴充虛腸嗜膚吮血以人爲糧
於是搖足揮手拊髀批頰東拱而西犯左撲而
右噬寔繁有徒螫刺不絕余亦思裸跣之喪儀
美鬻衣而載結夫何銛口之詵詵貫升越而洞
焦葛爾乃捨陰堂卽寢室周以幃帷孔慎孔密
然後墮體交睫弛然偃息甫齁歛以鼻鼾肆長

嘘而短吸悵稟性之詭譎來莫喻其何隙乃篋
斑筵而屏之四面窮驅罔有遺類若雲奔霧散
竄於幄帟之外枕未就髮席未沾背潛形載入
吁焉可怪乃作歌而告之歌曰瘦骨兮在牀峻
嶒兮毛方肉削兮血枯髓涸兮脂亡噉之兮何
益存之兮何傷歌不待畢吻已剥膚胡萬飽之
膨臍取厭足於微軀僅快情於一擊紛不可乎
勝誅於是兵因應發智值窮生計小醜之欲殄

入卷一

二

獨火攻之莫當聘燭龍以專征火烈燭其揚光
嬰之者殪薄之者傷目無遺索手不虛攻莫不
頭焦翅燬若長平四十萬衆瞥焉盡亡匪殺機
之我發固爾惡之自殃已而望舒迫於金樞翰
雞鳴於若木畏昧爽之憲言力求衣而起沐體
倦覩而欠伸徒神遊而形促誚螭螭之無功網
虛張而莫觸若夫丹穴之鳳咏竹實而棲梧桐
備九苞之麗質獨翱翔乎雲中斯所以爲羽蟲

之靈也豈必啞人以利其躬哉

蟹賦

粵惟旁蟹厥形瓊詭二螯如傲八足如跪壯曰
狼螳牝曰博帶孰辨其形綠臍員銳體外剛而
內柔兮稟離德於南方心躁急而含毒兮足郭
索而仄行負玄甲以自衛兮持雙鉞以爲兵流
沫噴而濤沸兮明眸矗而星光旣隨潮而殼解
兮亦應月而腹實其氣足以致鼠兮其性足以

天卷一

十一

已漆若乃沮洳之場蛇鱗之窟或石竇砢研或
水穴汨濬乃就寂而馮間托茲地以爲宅雖空
洞之微細臍優游如廣室或寄蛸蠓之腹紛相
代以求食或遊蠅蚺之殼伺開闔以出入惟秋
冬之始交兮稻梁薨以泊泊循修肝與廣陌兮
未敢遽爲身謀各執穗以朝其魁兮然後奔走
於江流遂輸芒於海神兮若諸侯之宗周于時
也厥軀充盈厥味旨嘉乃有王孫公子豪俠之

家置酒華屋水陸交加薄膾鯉與魚鱉羞炙鷄
與胎鰕衆四顧而躊躇悵不飲而咨嗟有獻者
緯蕭承流捕而獻之賓客大笑樂不可支乃命
和以紫蘇糝以山薑擣以金盞沃以瑤漿于是
奉玉盤而出中厨發皓手而剖園巨銀絲縷解
紫液中藏膏含丹以若火肌散素以如霜味窮
麝美臭極芬芳宜乎君謨誤而致疾畢卓持以
忘生者也爾乃種族不一則有擁劍撥掉蝤蛸

天卷一

十二

鼃鼃招潮望潮蜉蝣沙狗蘆虎虾江灘塗
石蜣蛄朴黃甲螭奴數九蟬蟻倚望蜉蝣班形
稍異命名迺殊或乃長亘數丈譬如巨斧馮陵
揚波力能拒虎類赳赳之壯夫擐介冑而奮武
諒茲味之洵美非人力之可取若夫覽山海於
圖經閱王會於周書或身廣千里或殼大專車
仰夏后之遐踪企成周之無虞哲王邈以幽遠
情感慨而愁予獨佗傺而大息忘好羞之足倫

甘露賦

辛丑夏四月衡山別業降甘露於桃天
四面無雲從日中霏霏下如細雨天陰
輒止吸之味極甘美如是者累日客異
其瑞命余賦之賦曰

歲維辛丑日在大梁鄭子逍遙燕居衡山之陽
臨西軒以抱膝覽變化之無常忽二氣之妙合
降余庭以神漿于時也天寥廓而無雲日正晝

六卷一

七

而揚輝初康纖以疑雨審似是而實非寥寥再
冉霏霏霏霏飄飄止乍密乍稀從東風以輕
颺照太陽而交飛于何受之有挑曄曄灑液青
條流膏翠葉耿湛湛以珠凝炯溥溥而玉結所
降不踰接武若區分而界別吸而飲之厥味孔
甘醇醪抱耻崖蜜懷慚漢擎掌於金莖于雲表
而上參苟滋味之不旨徒侈美於空談惟哲王
之仁聖表天乳於草木敬老則沉澁於松栢尊

賢則厭浥於葦竹李懸飛津於庭樹林攢雲
於廬屋繁仁孝之孔昭故呈祥而效福若夫
陵魏郡之間仁壽芳林之內非不如脂如飴稱
祥漢魏茂令德以靈承雖云瑞而不貴至乃五
色見於吉雲五斗飲於北溟志美洞冥之記標
奇神異之經斯海外之荒忽又誕罔而無徵顧
茲嘉瑞邁我神皇偶效靈於余庭固聖世之禎
祥愜獻頌之無才酌天酒而彷徨願千秋芳萬

六卷一

十

歲福彌熾而彌昌

虹賦

慕光客卿問於守玄先生曰大空之中有異色
焉五彩錯出爛於雲間每春見而秋藏必夕東
而朝西跨泰清以下垂狀若暈而半圓橫萬里
之飛梁度天帝與列僊其始出也依微未鮮忽
焉絢麗丹碧亘天既上架乎碧落亦下吸于長
川光陸離以的爍勢天矯而蜿蜒已乃若明若

滅若斷若連頃刻不見莫知其端此何物也說
使之然守玄先生曰以子所言是名屈虹字以
挈貳謚以蟬螭晦者爲雌昭者爲雄或言陽以
陰勝或言陰受陽攻或言樞鑰所散或言兩日
所衝其爲物也憑玄雲以成質藉太陽而生輝
蓋淫衰之互交匪陰陽之正妃故演孔徵毀譽
之感月令儼婚姻之廢風人以莫指示戒易傳
以色親比義晝見則飲井於漢庭夜出則蔽月

二八卷一

七五

於晉季投玉堂而宮省亂貫白日而壯士斃金
商識女子之祥廬陵表丈夫之異雖感應之殊
科咸上天之沴氣若夫飲劉釜而吐金感孔經
而化玉斯齊東之野語非經史之實錄爾乃月
維七八枯禾閔雨鞭陽石於南郊縱陰門於北
渚土龍驤首而欲飛石燕鼓翼而思舞雷殷殷
以出地雲祁祁而布野遭彼妬之中截鬱屯膏
而不下耕夫愴於南疇饁婦號於中戶過皇天

之至仁民傍徨而失所雖文章之可悅傷陰陽
之太和幸光彩之易滅豈久于夫二儀世不察
而競觀曾煜燿之幾何吾旣鑒天地之消息子
毋羨其光華

二八卷一

七五

鄧侯升集卷之二

歸安春家鄧明選侯升甫 著

詩

乙亥

奉答王大見懷之作

青陽條云謝嶰嶰麥田秀河洲生杜若園林熟
蒼莖流光一何馳故人不可覲天長露會雲路
遯錯重岫中情鬱不歡思君令人瘦忽枉尺素

六卷二

二

書念今復言舊大雅亦既淪匪君疇能拔雖感
謬吹噓而我實蕪陋他石自攻玉庶幾各相慰

夜雨

朔風帷自開夜雨鼓不起隔舍寒雞鳴壯士淚
如水

觀火魚

玄魚亦水族獨以火爲糧波淨青穿藻天寒白
屑冰浮沉生自得衆寡無恒莫怪盆池小江

湖有戰兢

丙子

秋日與客登燕子磯

八月涼風天際起他客他鄉見知己黃金絡馬
秣青芻緩上磯頭望秋水胡姬笮酒對江開萬
里飛帆似蝶來閣邊絕壁丹砂色岼外長山紫
氣堆

丁丑

六卷二

二

人日早發

小店逢人日前途發子時風驚雁聲斷月黑馬
蹄遲舊事花簪勝春心菜綰絲茫茫千里客此
去復何之

早行

客行常在曉馬首月光芒煙樹吳山遠風霜魯
甸長親裝堪悵望身過有限防但驗形容瘦應
知欲斷腸

元夕銅城風雪

一從作客無佳節，但有郵程日日催。朔雪何須今夜落，春燈多在故園開。候人茅店迷羈馬，慰火家僮撥死灰。葑菲聖朝元不棄，苦寒敢避腐儒來。

出京

貢生年二十出身爲大夫，終軍甫弱冠入關西。棄繻樹功貴少壯，老大空勤劬憶昔髮未燥，頗

卷二

三

與衆兒姪開口慕鴻鵠，雄心走宿儒。十四爲承子牙立，鮮所扶我母髻。兩白辛苦將二雛，命我讀父書。云恐歲月短，輕舟渡浙江。偏覓經生徒，毫銖鐵山桂。墨池滄海枯，白眼太猖狂。六合何有無，丁卯鄉書薦萬里。試南圖，秋風歌鹿鳴。懷惻懷，帝都剪燈夜。刷馬平旦，三吳茫茫風塵路。腰下一昆吾，長嘆過鄒魯。孔孟不可呼，謂立登要津。濟世爲黃虞，越俗不用冠齊門。寧好

竿南宮四獻策，八翼摧天衢。達者強相慰，憂歎自異趨。匆匆從王事，送不及城隅。烈士心長壯，詞人膽更麤。平生無片錄，肉食有餘辜。拂袖且歸去，誰爲轅下駒。

五遊

王无夢遊五嶽還

東遊東遊泰山頂，蓮花之峰桃花嶺。雞鳴日觀指蓬瀛，雨落天門見參井。攬轡長望思故鄉，秦松漢柏秋風冷。嗚呼東遊歸來兮，公莫愁七十

卷二

四

二君死亦休

南遊衡山山勢孤，萬八千丈青糝糊。石室幽潛禹碑闕，龍畫螺書曾見無。祝融高峰不可上，俯視六合多艱虞。嗚呼南遊歸來兮，山不樂猿猱悲號九井洲。

中遊中嶽何嶮巖，渺渺天中獨曜奇。雲深不見啓母石，洞古猶存太室祠。顧瞻河雒一空曠，忽自低徊有所思。嗚呼中遊歸來兮，髮已白何不

就彼一訪浮丘伯

西遊西嶽華山尊車箱深入穿雲根天井晴開
箭括穴雲臺濕貯洗頭盆蓮花十丈餘如藕間
君幾度供盤餐嗚呼西遊歸來今大路已希夷
先生今在否

北遊乃在恒山巔上有太玄之靈泉傳聞神草
十九種久服白日飛青天老翁顧之不肯採胡
恣便絕寰中綠鳴呼北遊歸來今遊已畢世路
險邪不可出

六卷二

五

王元夢我僑亭絕句

不去山中無夢洞卽來郊外我僑亭春醪百甕
書千卷空送先生兩鬢星

戊寅

峴山晚眺

人跡同時歇鴉聲各道回南湖一片水只是月
光來

觀雨中鴉

野鴉愁急雨縮項立枯松欲啄南山果流雲幾
萬重

夢中句

月散衆流水風吹獨去雲

夢代人送別絕句

有序

夜夢至一所有兩人者莫知爲誰方作
別也見余過一人要余曰爲我作送別

六卷二

六

詩余乃口占一絕覺而錄之

欲別君家上馬行何人雙淚不交傾請看江岬
芙蓉樹此後秋花定不生

構松棚

屋卑偏受暑夏到每愁人密結青松架高將白
日鄰層陰忽滿地清氣亦通身蕭颯秋先至呼
兒酒數巡

送周子完渡浙江

君行過浙江江水映千巖潮來如白馬潮去如
開帆颶風海門起蕭蕭吹葛衫越山渺何處南
望青巖禹穴題詩罷煩君寄一緘

峴山八景

王時立創為此題予
有記今采入郡志中

碧湖浮玉

汪汪天目水波光四潑潑中有浮玉山突然如
覆掌遊人酒正散白鳥落沙上

蒼石窪鑄

六卷二

蒼石佳以淨窪鑄在其上問誰飲此間云是唐
李相我來千載後酒伴已寥曠

逸老詩壇

白日日以去白髮日以多曠哉逸老懷登山時
浩歌其人今零落空堂垂綠蘿

空明梵剎

岩岩空明樓碧湖當几下開窓一舒眺天風片
帆掛把酒清意遠微噏不知夜

竹塢僧歸

萬竹碧娟娟正似南湖水曾無白日來但有涼
風起山僧杖藜歸綠雲滿巾履

蘇灣魚釣

南指山之旁爰有蘇公灣蘇公不可見但聞水
潺潺漁舟月明外夜色近南山

半郭斜陽

城門何高高下有萬瓦蒼太陽忽西墜返照在

六卷二

八二

女牆人家正晚炊烟霏生翠光

七橋寒雨

震塘回且長七橋列相次湖邊水氣多散爲飛
雨至客船自南來高帆傍雲際

吳興九詠

浮玉山

千古一片石平鋪大水中春波卷不去疑是六
鰲功雲帆終日過夜靜月流空

碧巖寺

碧巖三萬尺勢自升山來下臨震澤水七十二
峰開日射洞庭赤風吹瀑布回

道場山

伏虎師已往伏虎亭在茲鶯啼松林路花倚瑤
席池年年春風起歌吹日相馳

下菰城

下菰城已古春至草紛紛當時珠履客碌碌無

卷二

奇勳我生千載下來弔春申君

毗山溪

郡城衆水落北折到毗山匯爲百尺溪溪水清
且閒秋天雲氣盡素月盪其間

飛英塔

步入招提境青天塔勢孤層梯宛轉上画欄相
與扶登身立遠漢舉目見全吳

白蘋洲

春水三月生白蘋映新綠佳人石榴裙採採手
如玉不見柳太守誰唱江南曲

沈家洞

沈家昔避難茲洞遂爲姓洞門何深深天日不
相映路黑山精蘊雲多石髓迸

夾山洋

千峰左右出水蕩青芙蓉鷗羣帶暮色蘆葉搖
秋谷山頭飛細雨遙見片雲濃

卷二

觀打鳥

打鳥平田鳥作媒射夫挾弩伏秋槐彈丸一一
無虛發立捉沙鳬兩個回

雪燈

小子博飛雪剝中夜着燈雪花清四合燈火焰
孤騰寒熱本殊性光輝能倍增高堂一以照盡
作玉缸稱

庚辰

元日馬上作

元日馬不歇鳴鞭西北馳畏途經月外老母七旬時風起沙齊樹冰堅雪在池椒盤舊詩頌檢閱不勝思

二日過臨淮縣

蕭颯臨淮縣新正一騎行河冰堅渡馬野霧白連城傳舍更何處慈親空復情雕鞍日奔走髀肉幾時生

謁孟廟

鄒城各下馬孟廟樹森森月映朱垣古山盤碧殿深春秋歷代祀齊魏昔年心沒後無雄辯遺書直到今

雄縣作

北邑天雄古荒城四野開馬牢寒日過沙帶白溝迴遠樹燕齊合晴雲海岳來寇公留鎖鑰一吊朔風哀

清明

渺渺大河平春帆逆水行逢人共飄泊作客幾清明日映青楊短風吹白蝶輕此時思小弟猷拜肇村塋

江上懷王大王二

江水渺無際千帆如雪吹連山京口斷遠兩海門垂對此懷良友憑誰和小詩還家見有日只愧叔牙知

謁陸司馬奉呈三十韻

天下論儒將明公第一流文能絕地紀智足壯王猷朝列聲名大先皇禮數優築壇軍盡樂推轂閭無憂虎帳臨庾口雲旂出贛州綠林俄一掃黃屋敢輕求王者元無戰中軍亦善謀孔明揮羽扇羊祜著輕裘聚米遙爲谷量沙日唱籌敵人驚椅鹿部曲饗椎牛報國心何銳提兵氣更遒七擒征孟獲百戰斬蚩尤士有焚舟意

神無醉酒羞雪中平蔡夜風裡破秦秋大府閣
歌凱明堂賀獻囚功成獸屏樹物議竟如鈎馬
援翻多謗鄒陽祇自愁交游書不救明主行
終投軒冕本非願山林遂乞休裴公已在野李
廣不封侯買地緣溪口爲園卜嶺頭娟娟千箇
竹片片一羣鷗座引投壺客床開賞月樓老臣
闢碩望弟子辱兼收門下頻容接花前互勸酬
可憐蘇季返已倦長卿遊失學真時過長窮奈
鬼留眼青應不改髮白定加稠日日思君子搖
搖汎小舟入門詢玉體多病幾時瘳

六卷二

十三

得王時立書勉余事親讀書二更

仗劍歸巖阿思君一相過聞君客曹村浩蕩隔
煙波寄我一幅紙開緘淚滂沱前言事老母後
使莫蹉跎今人多面友誰肯相切磋藏書白玉
筍日久字不磨感恩良歎深契濶當如何清溪
每兩歇月色爲誰多

痛詩

十四爲孤子遺書不可看慈親獨愛惜小弟共
艱難此日身猶賤終天罪莫寬山風聲村路十
載瘞寒棺

暮愁簡周子完

烏盆巷口柳條稀十字街頭雁獨飛瑟瑟秋風
官馬立陰陰暮雨市人歸時荒鄰舍皆空釜歲
晏山妻未剪衣何事周郎太無意愁中不肯叩

柴扉

驟寒

霜降秋空一夜寒遶床兒女布衣單清溪浪涌
風如剪吹盡庭前豆葉乾

九日陸大遯登峴山九絕句

陸家公子使人迎九日樓船載酒行何處登臨
最佳勝峴山一點傍南城
路轉回塘欲住船五篙齊落寺門前拂衣共上

秋堤立蘆葉颼颼又一年

石磴斜通浮碧亭南來天目水青青中流却有
山如掌無數湖船向此停

蒼蒼巨石在山腰石上窪尊自昔朝今日茱萸
泛香酒更無左相對清茗

采得山頭野菊黃三賢祠下薦秋香晴簷點點
蜻蜓亂古壁垂垂薜荔長

逸老堂高好看湖晴波蕩日錦平鋪堂中先輩

都零落碑石題名字半無

秋老山風吹袖涼滿山煙樹雜紅黃獨看滴翠
軒前竹一片深青膜佛堂

下下高高僧子舍三三五五釣翁舟行人近出
蘇灣裡小鳥羣飛石柱頭

九月九日湖上寺一年一度酒邊人君今莫嘆
龍山醉送盡風光是此身

夜夢至張尚書墓作絕句止三句而覺因

續成之

平生未見尚書面舊識朝廷屬望尊今日荒
荒山七尺石羊秋草傍溪門

至吳江曹大用修宅次日望太湖暮歸堂
中飲畢却至王大館賦詩達旦各十首

大水無如此中浮二洞庭浪吹高處白山在遠
邊青吳地溟溟盡寒風獵獵聽漁人習帆性隨
意片船經

屋後一丘好圓長如帶迴高人士地在遠客看

湖來水勢因風大山光爲日開尋詩各散坐處
處有平臺

隱隱孤亭子西來落日黃老藤蟠衆木美石散
平岡次第征帆盡參差宿鳥藏遺文曹太史字

畫飽風霜

村靜湖亦黑山童催夜筵還家尋舊路看菜歷
平田不道庖厨盛真慙禮數偏一歌一勸酒古

意最翩翩

燦燦星在戶悠悠水到門老僮能奏笛稚子復
移尊絳蠟三更換黃花十月存何煩太多品絡
繹進盤餐

曹九性何朴中年興更狂連宵領諸姪一酌累
千觴舞態時時有詩才句句長醉來呼進茗中
泛菊花香

月末月來遲開門待月時藏鈞皆野菓博簊有

卷二

十三

全厄紫甲烹鰐鱗圓錢剖蛤蜊厨人疲太甚當
與主人辭

良宴有時歇諸賓齊覆杯中堂一長揖孤館却
同來入檻風吹竹穿塔霜滿苔猶言不能寐分
賦簡仍開

出戶復入戶蕭蕭覓句遙寒風裂蕉葉重露滴
桐枝城遠村傳鼓鷄鳴人起炊高談能盡夜誰
不信相知

請看太湖東天門日又紅晨船宛如昨來往春
冥中歸謝洞庭嶺行留王長公徘徊不忍去多
事苦匆匆

果別有序

兩度發舟以曹十曾四固留復止今果
別矣王大悵然不能爲情口啞曰曹十
曹四留復留前日昨日不動舟二君一
弟公然去獨我相看立水頭二君謂予

卷二

一

及楊叔純一弟謂王二也予亦口啞曰
大王送我何悵哉道是公然一棹開記得前宵
曹九說紫藤花後再能來

曹九約紫藤花開復來

夢自太湖重過吳江曹用修宅作

月出素波流平湖蕩小舟湖窮逢俠水舟轉見
高樓木石猶前度琴尊有舊遊無勞主人引自
解上桐丘

中酒自戒

長眠苦被酒盡日不能殮渴肺催茶急梳頭見
客難爲人多謬誤勞毋問平安已斷杯中物無
心校尉官

王无夢病甚寄詩一束示予及王時立
可惜王生老殘冬病合溪無家百難過垂死一
身棲詩草遙相寄封書猶自題慙勤似有托開
讀意淒淒

懷王大王二

卷二

二

王家兄弟美名齊前後寧親入剡溪白髮一翁
今健否青山孤署共羈栖何時歸棹經高壩暇
日題詩滿會稽故里故人真寂寞柴門深閉夕
陽低

除夕銅壁山人送魚鮓至奉謝

除夕宜宜雨西風吹草堂出門驚雀散逢客送
魚鮓寒切金刀細青包野箸香厨中有俊味守
歲行行觴

辛巳

與楊二叔絕

許子南昌去王生嵯縣遊舊交如雨散春水滿
城流不見江邊閑徒懷雪裡舟故鄉惟汝在莫
惜屢相求

喜見王无夢山人

去冬聞伏枕遠在合溪限消息逢人間難難見
汝來百年常寄食滿地少憐才自說詩篇廢力

書日日開

卷二

二

雪

正月雨不少今朝雪又繁晚來深沒檻風處急
侵門饑雀紛紛出寒鴉寂寂躑蕭然對妻子凶
歲不堪論

雪不止復作

大路倉橋口貧家雪水灣寒雲常滿郭春雪不
離山夾雨琤琤下隨風欵欵還逡巡小僮僕擁

袖出柴關

乍晴還集霰忽雪又湯空滾滾重雲外輝輝離
樹中綴衣看拙婦乞火喚隣翁二月陰何盛長
吟對朔風

夜坐

春庭罷雨石無泥春月如弦漸轉西四壁比隣
人語定初更郡縣鼓聲齊沉綿枕上相如病湫
隘城中晏子棲八口向來惟食粥一身垂老未

卷二

三

通閨傳家獨有經遺子歷國空留舌示妻靜對
風燈何淡淡時聞霜柝亦淒淒數株官樹東牆
近愁殺枝頭烏夜啼

賑穀

發粟開公廩乘春賑野人千村持橐至八口倚
門頻緩死眉甘削已給穀者
削半眉還家色暫新窮閭終

不徧未滿 聖王仁

春興

城上朝雲煥更繁溪邊宿雨寂還喧幽蘭萼草
侵堦濕百舌斑鳩共樹言熟酒滿菊香細細春
衣試袷影翻翻病餘自喜庭無客貧甚猶憐菜
有園列郡凶年多雁戶中州樂土少桃源何時
野盜持農器每日官錢上縣門却憶向來煙火
盛家家二月正携尊

夢題漢壽亭侯關將軍廟詩既寤止記首
一句及末二句

卷二

五

將軍本天生首句至今天下賦猶畏美名

曹糖妻妾歌十二首

太湖水畔兮儒林里東曹氏兮西錢氏女年十
二兮髮垂耳父母許嫁兮曹公子鵲寄巢兮長
松魚托遊兮廣水夫遭異疾兮不可起擊節一
歌兮悲心始

公子被疾兮日沉疴曹公白嫖兮將奈何我子
昏憤兮無以爲夫女幸未來兮見公婆他人有

婚兮聽相許莫以吾兒兮誤人女生男有室兮
不敢娶擊節再歌兮淚如雨

錢公聞語兮心不悅謝媒人兮口當絕言不納
兮曹公憂日夜思惟兮何以爲謀沈家好女兮
居相接嘗試吾子兮以爲妾妻不敢娶兮先以
妾悲公子兮歌三發

公子昏憤兮病不蘇雖有妾兮無以爲夫重謂
媒人兮申前說斷許他氏兮公無拘錢公悵然

八卷二

七

兮中情動女聞之兮心震悚心震悚兮誓不移
擊節四歌兮恨不可支

如潔曰父兮聽母惑從一而終兮女之德如潔
少小兮承顏色父母教我兮讀內則何爲今日

兮奪我志苟不諒予兮如曠日擊節五歌兮悲

錢女五歌成兮毛髮豎

父母不聽兮許他人擇今日兮爲婚姻來親迎

兮鼓振振女陽許兮聽雙親開香閣兮理紅妝

東向挂首兮於雕梁生不同處兮死當相逢擊
節六歌兮摧肝腸

良久不出兮衆驚呼衆驚呼兮女不可聽但見
粉壁兮東南隅字淋漓兮舊所無只有一船兮
揺兩櫓何曾一女兮嫁雙夫擊節七歌兮神鬼
哭太湖西流兮洞庭覆

一烈兮良已奇二烈兮君聽之公子兮餓死沈
氏兮爲嫠嫠雖妾兮房無寵曷不改適兮何自

八卷二

七

苦爲嫠曾不從兮言剗切擊節八歌兮悲又發
婦有正側兮夫不殊不更二夫兮義亦傷錢家

王母兮未言歸不難捨身兮下從夫何況賤妾
兮入曹門貞心若變兮天所誅蕭蕭鬼婦兮空

房孤歌九奏兮苦如荼

雁于飛兮失其雄單翔隻宿兮誰與同哀聲嘹

嘹兮愁雲中天南塞北兮永無雙廿六失天兮

總帷空八十如一日兮情無窮擊節十歌兮聲

促哽復哽兮不成曲

皎皎二女婦道敦正性煜燭於乾坤有司采訪

達天闕天子下詔旌其門行人過者問前

事往往嘆息欽英魂悠悠萬古兮二女不存十

一歌兮白日昏

公子卜宅兮吳淦二女附葬兮左右左執巾兮

右捺帚悲公子兮知否風蕭蕭兮楊柳鳥啁啾

兮墓門口十二歌兮薦芳歌雖盡兮意彌長

卷二

三五

永感三首

山崩不重峙木折不再連哀哀我父母棄我何
時還緬惟在生日未有一日安戚戚以沒世杳
杳永無懽生男已如此其罪當通天

十四髮垂額我父忽云亡我母撫二子辛苦歷

歷營孤寡多所欺斃斃何愧傷既愛亦復勞訓

我兼義方哀哉二人德浩蕩如天長

悠悠先人冢迢遞寄空山惻惻母氏棺寂寞

堂前本爲骨肉親一絕見無緣精誠通夢寐
寤淚闌干所恨身不立生養無肥甘雖復五
祭身後亦徒然

感新蟬

牆外有高樹嚶嚶新蟬鳴母亡復幾時白日無
形聲感此時物變倏然孤子情憑棺淚如霰長
恨終難平不恨死已遠但恨生何短菽水不盡
懷家貧出身晚已矣莫告人恐爲賢者嘆

卷二

三六

七月十五觀水燈

七月初滿東溪如鏡開清宵沙汀出三舊冷水
燈來画槳盤城轉山僧擊鼓迴相傳招衆鬼感
念二親哀

哭王无夢

王老胡爲死秋風渭拭巾大名應滿世博學更
何人一樞東門遠空囊後嗣貧龍山托遺藁不
敢負情親

至竹墩舅氏朱宅題壁

寒砌芭蕉綠秋亭桂子香
小禽喧雜樹高石立
過牆露菜調羹山風笛
剖栗嘗醉來詩滿口作
堦頗清狂

鸛鵒

鸛鵒爭巢亂鷓鴣
沒水寒露中紅蓼濕霜後老
荷乾一頃田非少
千魚沼亦寬
理生書不廢
陌上帶經看

鄭侯升集卷之三

歸安春宴鄭明選侯升父著

詩

壬午

王時立水上居同作

溪

前溪自西來盈盈映門綠月明艇子上齊唱前溪曲

未卷三

山

山頂高如弁山岡平若几日出青逼人正在西

窓裡

城

孤城在其南女牆何參差城上無人行素雲飛

過遲

塔

梵塔高過城隔城宛在目上有水鶴巢鶴飛如

白玉

渡

古渡落花津招手呼渡人欲過溪南去同君採白蘋

畦

平疇縱復橫新秧四月生風吹翠光動香氣有餘清

釣

未卷三

大魚須用罟小魚釣可取日落魚滿籠收綸入前浦

帆

野曠天多風東來吹溪水一帆復一帆日暮行不已

樹

屋傍非一樹孟夏何陰森日夕致嘉鳥交交流好音

客

結交貴相知行樂貴及時主人坐茅屋召客日題詩

思親詩

大運如流水人命無根蒂當其形神離骨肉一朝棄慈顏捨我行奄忽已五季我如井中泥母如浮雲飛雲飛日漸遠萬里相睽違四時拜空位三年陳故衣瞻像思其容不如生相依沉憂

卷三

三

結中腸泣涕空獻獻

種苗望結實生男望成立三遷習俎豆仰彼亞聖德覲顏我何人闇劣長無述線冠跪木主負恩良可殛受杖永無由佇立臨風泣

沈長山居作

勸農常出郭繫艇小柴門野樹垂連屋秋蟬噪滿村家貧從土壁性朴喜山飡復有鄰翁好鄉風日與論

峴山宴陳太常

七月峴山天氣涼風亭乍雨湖茫茫輕舟出浪若飛瓦巨石滿岡如聚羊斗酒未覺主人薄高歌正宜秋日長建寧遺蹟至今在不見昔賢空斷腸

過銅壁山人寓留飲

秋水帶秋烟津頭呼渡船叩門簷雨外整服野花邊酒捧匏尊古箴供鯉膾鮮看君籌世務衮

卷三

四

衮口如泉

寄韓黃門懷愚丁評事靖吾兩同年一百韻

韓愈昌黎伯丁儀鄴下賢故人官並達有客老堪憐憶作諸生日無居二子先共推文若海自有筆如椽安國書能疏丁治梁丘易更專易百篇精典誥十翼熟坤乾載酒無難字攤床有斷編詩成真敏捷賦出競流傳卯歲予方壯秋闈榜

共懸平時甘下乘鄉薦偶同年漸奮飛鴻羽叨
從鳴鹿筵六橋花冉冉三竺月娟娟管樂身俱
許雷陳義最堅却偕朝覲吏同上孝廉船作客
寧辭遠求官喜向前沙堤看蹴踘野日過鞦韆
酒肆寒皆醉燈花夜對眠伏龍應事漢駿馬盡
趨燕名姓鴻臚報承冠鷺序聯千門晴映雪三
殿迥侵天鍾鼓春聲動旌旗曉勢翩烟中瞻袞
冕仗裡簇貂蟬 王室欣初覩書生喜欲顛南

八卷三

五

官分試目多士獻瑤篇獨覺文章拙非關造化
偏郁詵能得第蘇季自言旋從此屢不利到今
長棄捐敢云悲白壁實是愧青錢意興窮途盡
形容逐日遷懷資金每罄冒險屢長穿海岱煩
來往青徐幾涕漣飲河泥數斗飛騎土如烟顧
賴同屈子流離等仲宣名卑世轉賤身屈道空
全結嚴情已矣彈冠事渺然腐儒惟寂莫舊好
絕攀緣大理堯官後黃門魏闕邊文書封駁地

律法死生權鮑子專彈貴班生果若仙省刑人
得活喜諫 主無愆許國元同志從王正比肩
俸錢分寵渥祿米救顛連梟梟垂紳細彬彬東
帶圓晨趨鳴玉珮夕退驪絲鞭一別已多日相
思無短箋我猶憐契濶君豈忘纏綿願得陪驂
軿祇聽坐馬羈吾生幾四十二帝望隔三千潘
岳今垂白楊雄尚草玄百年淹弁嶽終日對君
川糊口常半菽誅茅但一廛已知貧太甚喜少
疾相纏倦引藤如帶饑餐蕨似拳漢陰親抱甕
谷口獨耕田敝服煩妻補殘燈課子燃寒門徒
挂席舊物只存毡困憊真原憲才名豈鄭虔居
常心怏怏孤負腹便便況乃生平懶無端世務
牽忌醒難強酒惡直更如弦北轍黃龍洞南窰
伏虎禪窪尊青峴上瀑布碧巖巖靜夜長橋月
清秋橫渚蓮灘平紅蓼盛洲古白蘋妍對此興
時發令人愁暫蠲子焉聊覓句亦復且鳴絃天

八卷三

六

禍家仍變親慈病不痊湯求冬笋出那得鮮
鮮服藥無盧扁還丹少倖佗兒孫同一哭甲子
遠難延雜唱猶虛寢牛眠何處阡窆我添哽噎
絲服罷踟躕靈席陳衣衾遺容享豆蓬倚門恩
罔極負米恨難湔杳杳向千歲淒淒入九泉機
存思纖杼飲至想梧楸徐穉蒙垂吊臯魚不下
咽憂深面鰲黑泣盡血潏潏信若高天墜誰將
怨海填爲見實脉犬上壽枉彭篴萬事復何意

八卷三

七

兩賢當勉旃新聞多變故近事頗逆邇水旱年
頻歉東南力已股亂兵輕節鉞狂盜弄戈鋌七
廟謀雖定羣情沸若煎詩書豈浪讀金石要須
鑄努力隨元老同心靖八埏紀綱回舊政禮樂
討眞詮邦國寬成賦 朝廷汰冗員頌聲通里
巷天澤及蠅蚋直使淳風改寧令惡俗沿 帝
民熙皞皞王道坦平平菽粟盈阡陌泉刀溢市
鄺普天虛行徃滿地少鷹鸞鳳下岐山頂爲淳

洛水淵北胡臣老上西域款千闌此日徵生喜
恭逢元化甄向來懷耿耿今足慰卷卷用石堪
攻玉得魚從棄筌古來論友道所貴在磨砭
王時立兄弟下第歸携酒過慰
嘆君復下第短褐獨歸來身棄今將老時窮不
論材俗人無感激吾道有疑猶舊業田園在秋
風好進杯

癸未

八卷三

八

元日三絕句

官橋日出齊休市野水烟深不動船郡吏整冠
晨祝 聖土人陳菓早祠天

授時曆日春王降送臘儺人古制存鬼物鍾馗
高拂戶神茶鬱壘對懸門

黎明綠醕供先廟昨夜黃羊祝富家婦飾鬢邊
簪柏葉鄉風簷額掃胡麻

和王時立失聲詩

王子象簪一枚貫髮十二年矣一夕誤
墮火中燎爲火燼王子惜之詩曰裊爾
牙簪十二霜當年黑髮半蒼蒼歎憐物
久如交久每到梳頭意不忘昔樵女雖
微尚惜簪簪之失漢宣已貴不忘故劍
之求蓋思以感深物因情重慨世風之
日降悼交道之漸媮朝得時則親若弟
昆暮失勢則疏如秦越以茲相況不無

卷三

九

憮然敬和瑤篇用呈臯坐

愛惜牙簪似惜金十年頭上動情深紛紛薄俗
多忘舊願得爲君頭上簪

棲賢山對雪歌

陸載甫詩

青山西來勢如馬松風日夕吹春野野店孤居
曲澗邊樵人散在平岡下公子柴門自一家邀
人二月看梅花白雲茫茫忽不動飛雪滿空如
沸麻此時山色須臾變山色天光杳難辨高樓

豁然窗四開亂舞輕花撲人面中厨豐膳勝羊
羔主人持酒勸我曹起來鼓缶歌聲高若使尊
中酒欲盡呼兒還典鷓鴣袍

晚酌

踞坐桃花下茅簷夜色初山虛月皎皎村遠樹
踈踈有婦親供酒呼兒且廢書誰言貧可嘆青
韭卽嘉蔬

山莊卽事

卷三

十

園花次第開春日正悠哉水靜漁人過天清燕
子來田家隨地有農務應時催童稚山行熟驅
羊薄暮迴

遣興

水落東塘北雲遠西塞南背山素作圃臨沼草
爲庵官達看同輩才頑念五男貧妻理生事瓦
上問春蠶

登道場山頂

少小好登高將老筋力緩今辰興難已騁足窮
壯觀泉石磴長淙淙澗泉亂東風吹松林春
鳥自呼喚濯手瑤席池水動遊魚散崖高人難
上行坐錯相半西北瞰太湖但見水氣暗化塔
屹然起闌干在天畔却入青蓮界始悟浮生幻
此身未逃禪頗爲妻子絆

寒食同友人登城

鳳凰橋畔楊柳生鳳凰山上白雲橫晴溪寂寂

八卷三

二

帆在野春日遲遲花滿城正憐風物有佳色更
與鄰人無俗情但使相邀屢相賞一年今已逼
清明

遊北山佑聖宮

石路松花落山門薜荔橫樵夫穿澗去道士出
橋迎古洞深如屋平岡抱若城紛紛紅躑躅隨
處映人明

遊鹿山寺

翠嶺八九盤一盤一嶺崦道逢伐木人樹枯斧
聲乾松門衆鳥聚石竇清澗寒路深始見寺憇
足縱所觀高山抱前後頓失天地寬山僧訝外
客迎我坐蒲團竹竿引素水煮茗相與歡四隣
無雞狗草花生石壇人間如熟鐵此中可盤桓

題金氏樓絕句

每暇訪比隣高樓愛殺人涼風四五月吹折白

綸巾

八卷三

二

呈李巡撫四十韻

代

明公初授邑吾土正分符聖化傳東魯蠻風變
古吳威猶今日在政與昔人俱直道終無貶高
名不待沽才非百里任志在九邊圖晉接從多
暇吹噓及小儒求賢不論貴愛我遂忘愚誤取
陳平美安知馬謖迂惠深長感激身賤只庸鶩
自送之遼左相思望海隅幽營山界合夷夏物
情殊沙亂邊風急城寒塞月孤築壇登大將推

穀制強胡秉鉞千軍肅投醪萬騎呼神威雖不
殺虜氣已先輸女直隨王會朝鮮款帝都防邊
雙季牧定伯兩陶朱遠道煩行使華箋特喚吾
下交終不薄高義古難踰自分功名隨空悲歲
月徂棄書安薄命把酒對窮途產業何生理形
容已老夫莊周妻一喪伯道子仍無咄咄嗟終
日勞勞念此軀百年甘土梗萬事付江湖不謂
將軍重能容揖客趨依樓收白髮賙恤出青蚨

卷三

七

甚愧思稠疊何傷路鬱紆買舟辭碧浪跨馬向
玄菟會見聯雙袂拚爲飲百觚中軍聽說劍下
坐忝投壺漂泊生堪托難難氣始蘇君如嚴僕
射吾豈阮元瑜老馬能知路靈蛇欲報珠寸心
懷款款一得效區區班固當銘石終軍必棄繻
休愁大敵怯尚負壯心粗反覆飛巴檄從容贊
禹謨士爲知己用家賴故人扶待看元功立歸
朝秉上樞

贈寧遠伯李公歌

將軍驍勇不可當兩臂能挽三石強提兵十萬
守遼陽往往臨陣爲前行邊城烽火忽有光怒
催牽馬上沙場身被鐵甲手鐵鎗氣若哮虎吞
羣羊須臾左腋挾名王歸來獻馘報明堂咨爾
爲伯在東方同時李公都御史一心并力扶

天子兵法百八十三家一一分明究終始海上
齊名呼二李男兒爲儒半百年風前白髮吹滿

卷三

二

頗學書已信真徒然安邊上策須才賢

中秋同陸大汎月

岸遠風微水滂流天高星少月孤浮秋光上下
皆如雪四五幽人獸放舟

城上

城上秋深百草黃南山相映北山長千株紅樹
如花發獨立蘇臺背夕陽

初冬

數日風纔罷初冬水始冰門寒朝懶出山近午
還登密竹藏斑雉枯松下黑鷹千村穡事早生
計稍堪憑

甲申

峴山

南湖春水平沙暖荻牙生冉冉花侵寺絲絲柳
近城

書鍾懋官卷

卷三

十五

仁和鍾懋官禍成媒孽身被網羅獄因
久而益沉寃以窮而莫達蓋殺人雖非
曾子投杼終疑知已未過晏嬰解驂誰
贖名隨身廢親舊隔于園扉法使人輕
形容悴于三木李少府庶其無妄寵以
殊恩每分俸祿之餘爲給饔飧之費哀
淮陰之釣者一飯難忘憫翳業之饑人
片肉莫報迺裝卷軸徧乞詩篇用紀過

望之仁且志終身之感僕也雖知不佞
亦附短章信活鮒之足嘉志續貂之可
咲云耳

南冠一絛數年餘幾度鄒陽枉上書可嘆俗人
同廢棄豈知官長尚吹噓俸錢月賜爲供給與
隸時煩問起居恩到寒灰從古少平生感激意
難虛

暫移山居

卷三

六

春晚營蠶事移居郭外村白花低覆水翠竹遠
侵門拂几開殘帙携鋤理廢園鄰人儻相訪薄
與酌清尊

欲晴

半夜飄風後孤山宿雨餘雲殘飛不整日出照
還踈蛙響生蒲渚蛛絲颺艸廬提筐采桑婦
上喜晴初

李樹

種李茅簷外抽青已二春枝繁剪不惜根瘦漚
須頻何日生花曰當空綴實勻炎風吹六月沉
水獻佳賓

絕句八首

舊屋依山徑輕舟自郭來兩餘豆子熟溪煙棹
花開

裊裊藤纏石森森樹映村獨山遮水道碧浪動
橋門

六卷三

十七

冬竹過牆出春葉落剪齊田肥秋麥臥水瘦夏
荷低

水蛙喧亂草池鯉戲青蒲埜婦梳粧拙山人禮
數粗

田舍牆皆短漁船榜獸遲晴沙看翡翠曉露摘
燕支

遠水風帆亂荒山土屋多林深鳴怪鳥池淨浴
新鷺

耒耜紛紛落鰲車軋軋聞絲耒白勝雪紅似
如雲

地靜山歌遠村貧酒肆稀隣雞將子出燕貼
人飛

寄王李兩學博四十韻

自註王官刺縣李官武進

前輩推王粲同年得李膺聲名早共著文字晚
無憑時命真多謬天衢竟不登蕭條泝水上先
後一官仍小用悲良木高飛阻大鵬祿微祇瘦

六卷三

十二

馬衙靜若貧僧越郡山形聚吳關水氣蒸會稽
通雁宕震澤帶毗陵古蹟俱堪訪狂遊各目矜
碑看季札墓廟謁禹王陵仙洞丹曾煉孤舟雪
舊乘清尊君定醉烏几我空凭薄劣才疑盡艱
難俗共憎丹心元不損白髮漸多增未足成書
肆空煩借壁燈飄零垂四十奔走嘆齊滕鄉里
羣相笑辭章遂不稱山居數茅屋野食一魚膾
子誦詩書懶裏供井臼能聲穿透敞席門壤縛

長繩病臥東山月，饑思北海冰。困窮今若此，聚會古難恒。京路雲千片，江南樹萬層。別離心欲折，消息目頻凝。國士經綸大，天曹水鏡澄。累年官序拙，何日詔書徵。儒職從來重，斯文在此興。士風隨日變，鄉秀應時升。況喜無文簿，還堪薄尉丞。五經司領袖，六籍啓緘縢。俎豆依先聖，衣冠接友朋。齋思安定在，箴惜世宗崩。首藉情休厭，菁莪分所應。青藜從破碎，絳帳想師承。道在無榮辱，官卑莫戰兢。不才惟偃蹇，壯志漫飛騰。西塞觀垂釣，橫塘聽采菱。寧爲隱霧豹，嬾作附人鷹。書札遙能寄，柴門喜不勝。好磨陽羨墨，爲寫剡溪藤。

周子完移居奉寄

東溪溪北清且幽，故人遷居來上頭。最憐在郭多林意，況喜爲隣逢舊遊。方池炯炯月映水，喬木森森風滿樓。隻雞斗酒可作樂，他日尋君銷

我憂

送客峴山頭二首

夢中作

送客峴山頭，風吹柳參差。酒闌客告發，那堪把柳枝。

送客峴山頭，客去山寂然。茫茫碧湖水，日暮無行船。

故陸司馬別業

淒涼陸司馬，舊業碧山隈。門客三年散，秋花滿

八卷三

十九

八卷三

辛

樹開廢池，蚪斗出荒館。鷺鷥來疇昔，征蠻檄遺文。滿石臺

雨

八月芭蕉雨，朝來拂短牆。霏霏暎日細，裊裊出雲長。歲事寒初動，溪風晚更狂。斷虹東嶺外，餘灑尚飛颺。

沈長山莊絕句

三十首中，摘出五首，取其敘理事而能古者。

長超南望若游龍，北有毗山如覆鍾。隔水午時

鳴布穀方塘十月放芙蓉

煙衝半嶺深迷竹日漏疎雲直射溪乍沒乍浮
雙野鴨且飛且叫一山雞

苦藜滿汀花映牕蜀山飛過雁雙雙豈棚欹側
侵書架梧葉顛狂撲酒缸

蓮花堦上草蟲鳴處處村莊白菜生賓雁成行
如一字寇兒作陣似風聲

東家園裡撲黃柑西岸墳前種石楠蠅蚋似蛇

緣短壁鷺鷥如鶴下澄潭

壽李巡撫六案四十韻

代作

紫塞遼陽重彤弓漢將榮東吳關戛地大府控
長城山海防虞急幽營節制并公才堪世用

帝簡得人情充國能知敵穰苴果善兵功臣朝
擬像飛將虜傳名昨歲煩相憶來書召遠行官

高猶折節吾老獨登程遂欲依劉表真能懇禰
衡日聞司馬法親識亞夫營陣熟軍容整恩深

士命輕運籌機百中倚劍氣難平部曲思投石

書生願請纓誓天恢社稷刻日掃欃槍憤自孤

忠發勲從累戰成夜刁風外靜秋馬月中鳴獻

敵登清廟褒書出上京邊功元磊落天寵最分

明世祿延孫子新遷擢亞卿自公多暇日退第

引微生拓落長裾見謙恭緩帶迎晚涼開帳幙

月出散棋枰欸欸忘吾汝依依若弟兄孤身難

旅館絕域想柴荆地主交雖好天涯老自驚歸

心殊局促別緒太縱橫未有涓埃報空勞意氣

傾牽衣心九折上馬淚三聲漸遠聞鼙鼓回看

見旆旌難忘三若酒自愛具區菁歸喜家無恙

仍憐社有盟長貧甘寂寂才立且斂氣癖性從

書畫餘生樂釣耕門稀長者到席信野人爭嘉

會應難再相思祗自縈恭聞周六甲拜祝後三

庚我愧南山頌君元太歲精靈還少壯呂尚

本耆英遠道憑行李微私獻小觥願言調玉體

長使塞塵清

代人賀遼東寧遠伯李公六袞四十韻

伯爵周官貴遼河禹甸長邊雲運上黨懸月帶
漁陽地扼華夷界關嚴山海防分茅來上國秉
鉞鎮東方戍鼓城樓上軍旌幕府傍雕戈明日
月玉帳俯要荒多笑權謀秘先鋒膂力強指心
酬聖主結髮上沙場術自陰符出胸多武庫
藏案圖能聚米習射屢穿楊善識風雲陣生擒

八卷三

三

左右王玄亮長屬漢頡利已歸唐論將人非少
如公世莫當從來聞令望無路接清光往謁中
丞李因逢西伯昌班超元燕領尚父信鷹揚禮
重慙微士情深慰遠鄉斷金寧有利傾蓋自難
忘駕爲侯羈屈杯容阮籍狂共言相見晚復作
告歸忙入塞孤身在離筵百里張秋風初淅淅
寒壑正茫茫走馬鞭頻折還家草已黃四隣驚
老瘦幼女說嬾居客路幾經驛胡沙猶滿塞上

居依故舊具艇泛滄浪白日明花塢青山對草
堂龐公懶入府千木願踰牆肺病書還著家貧
酒細嘗息機甘寂寞回首羨騰驤無使傳書札
平胡聞奏章帝心思老將世賞出明堂食邑
數千戶行年六十霜尚思筋力健未覺鬢毛蒼
大帥直貌虎諸夷湯火羊據鞍同馬援辟穀亦
張良嚴穴雖相慶盛衰不可望關人應識氣父
老想焚香齒落吾衰倦窮途自感傷迢迢鴨淥

八卷三

三

水遙拜一稱觴

三

三

鄭侯升集卷之四

歸安春寰鄭明選侯升父 著

詩

乙酉

絕句

時雨初來梅雨過黃魚欲罷白魚多門前一夜
雙溪漲賈客舟船滿縣河

丹陽道中

卷四

西出丹陽郭秋風吹馬頭山從京口轉江抱建
康流道路艱難過文章老大羞晚尋荒館宿月
下使人愁

句容道中

夜秣青驄馬平明辭酒家客中逢秋暑東南多
赤霞烈日江門來正照木綿花鳥雀噪古樹牛
羊散平砂路逢土人少但多行人譁鍾山猶未
見何處是京華

桃葉渡

王家少婦名桃葉此渡曾經桃葉過桃葉至今
不可見渡頭淮水空生波堤垂楊柳秋風細舟
傍漁梁夜月多客視自然堪一醉催人白髮奈
愁何

憑虛閣同友人作

鷄鳴山色曉蒼蒼官閣嵯峨俯建康正有涼風
滿秋樹況逢佳客聚他鄉日浮紫禁千門靜烟
帶嚴城百里長此地從來天府國 孝陵東望
憶 高皇

太平堤

步出太平堤澄湖漾秋水日夕香風生荷花三
十里

重經句容縣

曙鼓傳山縣鳴雞動水村整裝燈外發辨路馬
前昏雨接丹陽樹風來白下門往還一月裡奔

走不堪論

瓜步

瓜洲復瓜步百里岸縈迴舟傍村人泊帆隨賈
客開早潮江外落秋日霧中來所見無親舊
花照酒杯

舟不得發

故土踰千里羈棲過兩旬北征何日賦南滯此
時身歲晚難爲客途長只傍人秋風桃葉渡朝

夕看垂綸

吳駕部郎中招讌

典駕銀章重含香粉署榮晚隨司馬出秋宴故
人清翠竹微風過黃花細露生天街江月動寒
滿石頭城

獨漉篇

獨漉獨漉河水太濁河濁可清客愁難平一解
北風淒涼吹我衣裳盛年不再使我心傷二解

北船使水南船使風禹稷巢由托心不同三解

矯矯蒼鷹羽翼已成君欲搏擊爲君上征四解

明河在天不可以乘船我有五石不可以駐顏五解

丙戌

出京留別鄒大

三宿枯葉下欲去尚躊躇結交三十年離別在
須臾相顧不能戀送我城南隅居者但薄仕行

者尋舊廬天衢豈不寬折翼將焉如平原曠無

際日莫遵前途僕夫慄不樂馬爲仰天呼官資
有崇卑臣義無所殊願子報美政慰我同學徒

遊莫愁湖作

石坂女子名莫愁何歲何年湖上遊朝爲美人

歌舞地暮作金陵公子樓公子高樓高百尺画

樓珠簾是春日春花直接石城香堦草遙連淮

水碧白門子弟多少年五花駿馬珊瑚鞭醉引

妖童飛蹴踘笑僮娼婦上鞦韆鞦韆蕩漾雕闌
畔百轉流鶯向人喚翠拂銀鈎柳葉長紅沾玉
袖桃花亂柳葉桃花如畫圖吳姬賣酒自當壚
遲日鎮犀雲母帳紫煙睡鴨博山爐且繫紅叱
撥還將金僕姑畫船蕩兩槳更泛莫愁湖莫愁
顏色嬌如花行年十五嫁盧家舞蘭妬殺趙飛
燕粧罷羞他陰麗華繡帶紅巾画裙闊明窗翠
羽眉如抹雲鬟半髻金步搖冰腕雙纏玉跳脫

八卷四

五

芙蓉帳煥鬱金香明月當窻秋夜長引郎花下
調鸚鵡喚郎池上戲鴛鴦相偎相倚暗相親誰
能一心分兩身願作林間共命鳥願作江中比
目鱗傾國傾城人一去爲雨爲雲不知處可憐
風掃斷腸花可憐月照相思樹花樹曾經玉手
攀美人一去幾時還盈盈美目爲秋水淡淡修
眉作遠山日月流丸不相待一生一死須臾改
生前嬌寵又一時死後沉埋共千載莫愁湖上

莫銷魂城中往蹟更堪論齊梁宮闕今安在
謝承冠那復存若箇泛舟桃葉渡何人走馬杏
花村泛舟走馬人頻換暑往寒來共長嘆當時
著地髮能垂今日看花眼將暗悠悠泡影百年
身擾擾勞勞紫陌塵君如欲得餐霞法還尋南
嶽魏夫人

燕子磯

巨石衝江口重山擁寺門風高帆疊疊雨遠樹

八卷四

六

昏昏薄暮逢潮信微晴見月痕晉軍南渡處鐵
鎖至今存

留別張氏兄弟

匹馬送何遠茫茫臨大江獨歸從此始風雨閉
船窻

贈九十翁

九十扶筇叟蕭然住埜村生無官長識齒得里
人尊世業安衣食家風課子孫行歌善自樂繞

舍有雞豚

月下無酒戲翹陸大載甫

酒床消乏已三旬
檢點青錢底太貧
正是晴溪好明月
捲簾愁殺獨醒人

夜思

絡緯秋聲夜半聞
踈燈伏枕思紛紛
七見一女森如竹
婚娶難同王右軍

右軍云七見一女皆已婚娶

王時立山窓成同朱太復各賦九首

八卷四

王家家對鳳凰山
新築山窓竹樹間
可愛園花晴冉冉
更聞溪水日潺潺
尋常行坐堪題咏
早晚親朋信往還
見說床頭酒初熟
爲君今夜醉柴關

山窓

正西有高山
宛宛青不斷
日出開綺窓
但見山色滿白雲
渺然去依稀
遠樹短

饒魚磯

隊隊水中魚
往來常自如
家公澹無事
檢閱種魚書
終日狎魚性
歸時散其餘

書床

家世好博古
貯書一萬軸
尚恨貧無資
贖之苦不足
阿兒年十五
夜夜月中讀

槐扉

出門何所見
老槐孤以直
浮根露地面
慘淡蒼鐵色
萬葉如碧雲
清陰落池側

八卷四

稚竹園

稚竹纔滿丈
嫩葉何鮮新
自與衆品殊
澹然似高人
月出生瘦影
白露滴衣巾

四坐石

一片太古石
平若蒼玉案
主人召愛客
山蔬頗零亂
雜坐禮數寬
高歌日將晏

蓮花陂

五月蓮葉高
六日蓮花紅
花嬌自可愛
況有香

滿戶七月結蓮房八月藕如股

槿塘

淅淅秋風來塘上槿花開上枝與霞連下枝映綠苔隔塘曠如許月照鳳凰臺

過陳氏竹素園訪王大時立四首

自註先是朱

二兩至此地余不及從

兩度失追歡名園勝會難暫逢今日暇得與故人看草閣春池漲苔堦宿雨乾物華三月好一

八卷四

九

一近朱闌

趙子鳴琴處

相傳爲子昂琴堂

胡公講院傍

胡安定公書院

花

深藏蛺蝶水靜浴鴛鴦眞率高人集幽偏細路長蕭蕭無數竹空翠滿東牆

虛樹海留坐芳林次第遊香靑已綻荷添綠纔抽曠塹宜看月平池好放舟郭中論選地獨得比蘋洲

歎息詩亡久王生才絕倫每篇能學古隻字必

過人所托復佳勝相隨無雜賓竹松如不拒長此奉清塵

不寐

八月月如霜西風生夜涼四隣人語雜孤枕客愁長兒女催年老田園逼水荒夜不獨來徃蟋蟀響池塘

送同年李元潤之京

秋水滿橫塘樓船別酒香入朝推闥望同榜托

八卷四

輝光驛樹合烟白津花對日黃明年燕市雪會泛故人觴

戊子

寄姊婿張五

故人分手二年餘南望閩天隔起居自哭姊亡長契濶傳聞官况太蕭疎五湖草閣惟高枕千里江船偶寄書舊國風光君莫問流移盜賊徧村墟

至浙江驛

馬歇浙江驛茫茫江水平買舟秋雨至欲枕夜
潮生海氣浮吳樹山嵐隱越城故園妻子病京
望遠關情

舟中

海上秋風起布帆如白雲巖巖兩岸合情雨半
江分鞭石思秦帝乘潮吊伍負百年懷古意歌
罷竟誰聞

曉發

曉艇隨潮上秋帆傍雨寒好山行處有落木卧
中看震澤思家遠金陵見弟難片心渾不定愁
對子陵灘

至桐廬縣先寄嚴州鄭太守

自註鄭故
為我歸安

僻縣潮初斷孤舟雨細聞灘喧江轉石山合樹
沉雲行旅依鄉故交情憶使君鄭莊元好客驛
馬定紛紛

過釣臺

舊憶嚴夫子今過七里灘臺高猶古色江響自
秋湍落日瞻祠廟懸崖想釣竿富春山樹蒼空
擬客星看

鄭太守携酒見酌

十載公車伏謁難思君日夜望嚴灘寧知紫馬
諸侯貴猶有清尊故舊歡鄰繞晴山千里遠城
分秋水三湖寒東湖西湖吳中疾苦勞相問饑饉多

應不忍看

嚴州逢甥張二到福建省父

天地饑荒滿風塵盜賊生孤身見省父異縣舅
逢甥到海應秋盡浮江正月明形容吾半老送
汝不勝情

病起訪周子完值周生日留宴作長歌行

病夫蓬頭已十日終日閉門今日出步履頗嫌
筋力遲藥餌實賴親朋恤東溪隱者老人星是

日華燈照錦屏翻，
中庭并山吹雲亂。
冉冉近人游官馬，
樂祖臂官場共看。
開對花酌起來，
驚頭乾盡我猶醒。
憔悴身今爲落魄，
飲一日當千。昔君不見去年大水，
無粒穀今年

八卷四

十三

千村萬村熟，
澆

巳丑

玉河橋夜作

玉漏迢迢夜未央，
城鴉靜萬戶春深。
將憂國付文章，
漢皇

恭閱 天壇

圓丘圓殿外清晝，
樹深太微瞻。
曲輕風落妙音

清明西直門郊酌二首

自註 京師以是日士女競集

西直門西寺清明處處杯，
人來豔女簪花出中官。
坐滿莓苔

八卷四

十四

碧澗侵橋澗青楊，
琵琶雲閣多僧舍。
嶺萬株花

吏部公辭卽事呈同司諸年兄

通籍隨羣吏分曹，
聲清事主虛。
努力答昇平

自吏部歸卽中

早揖天曹罷紛紛散馬歸解鞍風雨至高枕吏
人稀院靜繁花落簾疎乳燕飛承恩無一事回
首愧朝衣

曩曩長安街行

曩曩長安街朱樓大道口飛甍相結軫綠樹夾
前後炎蒸四五月月出開我牖澹雲西山來風
吹玉河柳玄覽萬慮息閒酌燕市酒倪仰觀大
化獨立曠無偶古今如夢寐妄身非吾有抱一

卷四

三

無所營遯與天地久

五口與鄒大汝誠酌

画拱朱庭清酒香高歌旅館送端陽千行柳色
雲初散幾處雞聲午正長假日暫休官廐馬病
身猶進故人觴遙憐兒女開家宴漠漠東南是
舊鄉

答朱二明府太復

南北馳驅二十年飄零長得故人憐偶收老馬

元無力敢謂雕蟲欲浪傳契濶何從論大雅
勤忽喜送華筵宦遊踪跡猶難定燕樹吳山各
渺然

答王大時立

別離時節歲將除已復炎蒸六月初拙性本無
經世具微名偶玷薦賢書風塵薄宦知心遠日
夕思君會面疎不見江南獨坐處山牕石几看
芙蓉

卷四

六

聞吳五中道被疾南歸一日忽至京師喜

而賦詩

聞道南陽路風塵抱病回平安無使問邂逅見
君來好鳥他鄉語幽花昨夜開囊中酒錢在縱
飲莫論杯

早入吏部

平明束帶出雨過武功坊旭日浮滄海晴虹落
太行腐儒叨拔擢聖世有疎狂竊祿終何補

空隨漢署郎

十五夜寫懷

明月孤懸夜空齊獨坐人地平連海嶽天濶散
星辰祿米悲親沒柴門憶弟貧吾生無限事況
感百年身

立秋日

月令秋初立年華日漸催晚休櫪下馬涼進客
中杯紫李迎風墮黃槐冒雨開吳天子弟遠消

息幾時來

送座主王尚書之南京禮部

聖祖南都重尚書北斗尊送公喧萬馬別主

戀千門薄劣無長技吹噓有厚恩秋風想行色

遙謁 孝陵園

徐明府招燕崔氏花園在坐黃太史陳楊

兩給事李黃兩司務徐國博黃大參王行

人俱鄉同年

秋水滿芙蓉風亭面面虛冠裳今日會琴酒
年踈紅豆調鸚鵡青絲釣鯉魚興闌歌既醉明
月在前除

上 永陵

肇 聖清河水興王自郢都三爲代邸讓一握
漢家符社稷承堯服乾坤定禹謨神功九葉盛
大禮百王殊紫氣真人散丹砂術士誣石犀藏
玉虎銀海浴金鳧二女悲湘水羣臣望鼎湖地

六卷四

六二

環滄海濶山擁薊門紆王氣盧慈鬱精靈歛有
無中官供寢薦七萃護雄圖顯錫 皇孫福長
聞萬歲呼

天壽山夜坐二絕句

天晚百官靜青山如画裡九陵明月多秋風落

松子

九月天多風霜清椽葉紅茶香石橋畔棋子竹

林中

授安仁令出京

比道七奔走風塵二十年
宦遊今日始客淚
時懸事主孤心在
爲郎百里偏銅章
江水上何以報皇天

遊臥佛寺憶三大時立

野寺隨人到山門
爲客開寒雲
雙佛臥秋氣
萬峰回路雜僧斜
引林深馬暗來
登高須作賦君有大夫才

八卷四

元

東平懷古

仲連天下士
白手下聊城
一箭飛書罷
將軍夜解兵

近泰山不得登慨然神遊作絕句

天開萬仞丈人峰
玉檢金繩七十封
欲到秦皇避雨處
恐無人識大夫松

濟寧至杜少陵南池舊遊處

飄泊生何用
文章獨至今
無家萬里泪
間道百

年心房相名虛誤嚴公顧
未深驚人皆傑句
吳代見知音

太白樓下醉吟

我有瓊漿三百杯
登樓不見謫仙才
杜陵野老南池近
月白天空好共來

宿濟寧南關潘中丞具舟見送兼留夜酌

濟州城外風氣涼
汶泗之水泉流長
孤洲白鳥背人發
十月黃花滿店香
中丞爲我具舟楫
薄

八卷四

三

暮遣吏延壺觴
明朝遠道一回首
太白樓高煙樹蒼

舟中卽事

青簾錦纜映朝霞
官柳成行逐舫斜
萬里雲深飛一雁
孤村日出舞羣鴉
路依汶水頻經
靜山

近徐州更憶家
稍喜南征氣
暄煖郵亭十月見
桃花

憶楊二叔純

正念楊雄病年饑更若何素書逢侯少白髮料
多雜樹烟中騷重帆兩外河相知安得見終
日共高歌

舟經桃源將謁縣空許年兄投詩索興從
爲問桃源宰桃花縣有無河邊偶羈泊門下欲
進趨但假肩輿入休煩手札呼羣陰逢李日斗
酒速當沽

清江浦阻舟

六卷四

三二

今日清江浦大船小船不可數舵檣愁殺
黃
看長淮水如弩

小姑
錢勣廟作

淮水彭彭馬飛騰蕭蕭嫂乘姑舟小姑不行

渡楊子江

拉席清江濶金焦雙映空山光秣陵外霧氣海
門東日出鼉浮水天晴鵲噪風扁舟非
想嘆飄蓬

鄭侯升集卷之五

歸安春裳鄭明選侯升父著

詩

庚寅

初至安仁

早水西流抱縣城青袍綰帶此初行簿書實恐
官拙牛酒何煩父老迎雨浥彩旗山外出風
以畫鼓驛邊鳴從容一一詢民事幾歲天荒盜

八卷五

正生

舟中

日出渚烟清風微江霧平樹林非一處只是郭
公鳴

黎浦嶺

浦口孤山斷沙邊二水平草青官馬散花密野
人迎綰綬供郎秩逢村間物情爲憐農務急一
月罷催征

五日鄱陽道中思常年蒲酒應便廢六

興謬作

客行無午日人馬亂山中一徑鳥爭語孤村榴
乍紅泉飛如霽雪樹冷若秋風野色江雲起絲
絲雨墮空

霽

風雨今朝斷岡巒幾日行水聲臨堰盡山態傍
雲生性拙違時好身微逐吏情蕭蕭斑馬渴未

八卷五

見九江城

望廬山

舊慕廬山彭蠡濱馬頭今見青嶂錫泉瀑
悵何處五老香爐思殺人洞口鹿眠草滿寺
邊虎嘯風吹身錦川小吏太奔走落日江門猶
問津

江望

上鍾復下鍾相對出芙蓉水蕩雙姑寺雲開五

老峰楚帆風嫋嫋江樹月溶溶已作官家吏空
勞野興濃

卽事

竹樹一孤嶺雞豚四五家籬門小蔬圃父子對
耘瓜

轉向浮梁暮夜投店不到

屢換舟兼馬江山十日行往來參大府疲病惜
浮生曠遠無官驛黃昏有客程隸人燒燭盡湖

卷五

月送孤征

游仙巖

仙巖高不極突兀清江上水石相映帶秀色不
可狀擊汰渡中洲飛梯凌絕嶂平生抱山癖暫
得諧微尚

行野

星駕勸田家郊行十里賒板輿山路窄草蓋谷
風斜葺綻經旬蒸禾香五月花土人欣我至頭

白饋茶瓜

餘干道中復駐民舍景物蕭散殊可人意
爲題壁間

窈窕多幽徑盤迴却小亭籬秋灑蛺蝶池午泛
蜻蜓野膳行厨進村庄隊馬經馳驅公事急還
戀遠山青

始至唐家洲

四水洲偏靜孤舟路不遙來遲緣俗吏興發自
今朝縣郭迎江出風帆夾寺飄月高沙面白秋
色在漁橈

卷五

分委萬年縣勘旱災途中作

郎官分道出江邊吾亦西行思惘然百里雲山
通隔縣一時風候共荒年乍疑雨意蟠山過忽
復虹光對日懸民命國儲非細事舉頭無路
問高天

石港作

山館朝迎馬津門晚送船微官荒縣裡終日要
途邊積雨三江水淒風九月天却慙勾漏令飛
煉自求仙

檢得故山人王無夢臨歿書

江城雨散風颼颼蚤整亂帙乘涼秋忽得故人
臨歿書使我急淚不能收故人書中何所啓自
言病勢今已矣永訣無由一執手悄然獨對荒
郊死再言詩草几十年大都似有千餘紙半生
筋力頗在茲今日叮嚀付吾子愛公絕句每長
吟佳者鏗鏘如擲金自從死後乏知音嗚呼斯
人不可尋

八卷五

五

力疾花下獨步

扶病瞢眊時起逡巡花下行木稀山近縣江靜雨
臨城月米供妻子秋衣贈友生所需皆
帝力報効百年情

晴

野澗逢新霽江清歛宿雲一時山併見半月露
常聞旭日流金影初霞簇錦紋竹松餘潤在珠
綴白紛紛

懷同年王祠部徐翰林

待詔金門吏含香粉署郎南宮司秩重中秘校
書長出入趨丹陛聯翩鞶紫韁肯憐江上令奔
走日茫茫

夜行

八卷五

六

黯黯秋江暮兼程船正開水鳴知慢急人語覺
村來衝邑偏多事微生祇薄才長途殊可畏獨
向月中回

江望

野水碧沉沉江邊秋色深風蘆輕散雪霜紅
番金憶子東歸夢懷君北望心孤舟殊寂寞日
暮草蟲吟

送許宗季歸

十月風兼雨君行不肯休經年同縣舍此日別
江樓立馬常山暮開帆浙水秋若逢親舊問辛
苦錦江頭

晚步憶王時立

晚衙初散靜無羣江閣開簾看白雲樹密樹疎
行處改山濃山澹望中分經年混俗羞爲吏暇
日題詩屢憶君聞道詞場蹄一蹶不堪東向嘆
劉蕡

夜過霞山

白馬夜鳴珂霞山月裡過潭虛星影少野闊樹
陰多聽水流丹壑看雲渡絳河江雞忽唱曉村
外山樵歌

梅

駐馬霞山外孤村一樹梅近花香淡蕩把榦鐵
盤迴寒意江相對清輝雪正來無人解賞汝蕭
颯爲誰開

餘干早行絕句

井氣出銀床冰花生玉塘山風松葉裏吹落夜
來霜

辛卯

元日

春風嫋嫋拂爐烟曉仗森森擁御筵

帝主垂衣當日下遠臣鳴珮向江邊歲成自省

慙羣吏月俸虛需負一年願使萬方歌大有同

持社酒醉堯天

朝淮王

周封分子弟漢誓重山河

帝冒臨丹陛王官引玉珂禮慙供幣少恩荷賜

金多但願東平樂誰論鄴下歌

人日鄱陽儲宰邀宴

七日逢人得孤城召客來拍香隨酒散菜縷暎
盤開朔雪封江草春烟拂院梅遠期明月夜別

有上元杯

紅蓮渡絕句

十里五里逢渡頭上船下船人馬愁不分雨來
狼藉甚斜風吹客到饒州

元夕饒州作

霧散初消江氣清月明如雪滿孤城家家門外
春燈亂一路星毬夾馬行

與儲鄱陽姜餘干黃樂平梁浮梁阮德興

卷五

九

俞萬年諸公遊芝山

連騎城中出孤亭嶺上看好山縈北轉遠水向
西盤柳葉齊人面桃花撲馬鞍半春供吏事逢
此勝遊難

野望懷王時立朱太復

驛外晴江白洲前夏木青過橋風細細立馬水
泠泠岸柳鳴鶯鶻汀花臥鶴鶻歌成也自愛難
得故人聽

舟中命酒

鼙鼓逢逢津吏催錦江如練錦帆開青山斷續
綠堤出白鳥浮沉睽水來估棹薰風飄美荊誰
家曉日照楊梅不堪故態清狂在回首行厨速
酒杯

孟渡口占寄周子完黃山人王時立楊叔
純諸丈

孟渡兼黎渡清江散綠蘋往來非一客不是舊

卷五

二

友人

出郭

出郭多江水青山江上長草花浮露潤松葉過
風香訪俗呼耆舊憂時問稻梁催科猶未已自
覺愧循良

夜發至饒州

月出孤波上浮雲相映飛晚涼堪發棹風細正
吹衣野澗山形小江空樹色稀流螢鳴櫓外樵

颶美踈輝

憶舍弟

不見吾家馬少游提琴應發秣陵舟故園寂寞誰人在客館平安何處投可嘆明經成晚歲好持上策獻清秋寒見辛苦三江畔未有微功慰汝愁

晚涼

落日猶殘暑微風始漸涼蟬聲江上靜柳影月

二八卷五

十一

中長海荔開丹實湖蓮剖綠房公然巾櫛廢傲吏近嵇康

番君廟

廟有趙子昂所書碑

古廟凋遺像荒碑剝斷文行人無一物酌水薦番君

紅蓮渡從陸還縣

輟棹避江濤南風馬上袍森森晴樹密疊疊夏雲高野鵲鳴丹嘴山雞照錦毛物情咸可悅未

覺容行勞

題王憶素先生三賜勝遊冊

有序

先生銳意斯文馳聲有道筮官剡曲識子猷之遺蹤再轉烏陽訪賓王之故里悟大易消息之義感老氏止足之機于是夜崔興思秋鱸生嘆朝投簪組仍尋震澤之居夕捧綵綸更下岳州之命其子德乾德坤者荷君恩之深厚仰父節之孤高欲紀勝遊旁徵大雅江才已盡猶勤千里而貽書閔孝難辭聊賦五言以答意

二八卷五

十三

越地多佳麗先生兩宦遊山圍剡州外花發繡湖頭臣力風塵倦

君恩雨露優一朝投組去更賜岳陽樓

荳花下晚酌

七月荳花開官署涼風吹夕陽江上盡秋氣雨

中來絳緯啼金井芙蓉繞石臺醉餘眠正懶
檐忽聞雷

見池荷追憶王无夢山人

有序

僕嘗與王時立作荷珠聯句三百六十
韻山人見而愛之贈以詩云百韻荷珠
世上無翩翩二子憂西吳步超晉代王
飛豹名不唐人鄭鴈鵠其後荷珠詩忽
散失而山人亦已死矣偶見池荷悵然

賦之

卷五

三

百韻曾題荷上珠詩篇已共飲人無獨應荷葉
年年發風雨清秋對老夫

江行

江如一片錦進艇日斜時米碓鹽灘急漁罾落
水遲晚涼梳短髮秋興改殘詩忽覺香風到孤
帆過藕池

阻風

不道西風狂殺人滄江舞浪白如銀耀
楓香樹束手秋灘看綠蘋

中秋憶王大

三五清秋夜長風掃白雲月中初宴客江外忽
思君水接明河影山垂列宿文高歌牛渚上誰
是謝將軍

入觀曉度石門

客子平明度石門幾家茅屋又江村霜華日色

卷五

七

遙相暎水氣山嵐各自昏

早行

旅店無鐘鼓雞鳴起梳盥山麤石子襍月落樹
林暗崎嶇出前村十里始平旦霧氣衣冠濕日
影人馬亂悲風從西來吹我鬚髮斷崗巒夾前
後倏忽形勢換道路阻且修遑遑逐前伴所思
在美人辛苦何足嘆

採松子

可憐松葉香呼酒松陰底山風肅肅來一路採
松子

桐城暮行

十里置一舍五里置一屯嗟我遠道子日夕傷
心魂月出太白高我馬猶騰奔鳥啼楚郊樹狗
吠舒人村西風何肅殺白露滴蓬根僕夫夜失
道悵望立黃昏

過舒城却憶舊宰朱太復

卷五

五

舒子遺墟在周郎古堞深故人曾綰綬何處復
彈琴時改陽信令屢問循良政眞關舊好心自
從何武去歌頌到如今

鳳陽道中

聖祖龍興地宗臣虎變時風雲乘正統曆數際
昌期八百諸侯主三千帝者師山河開日月人
物判華夷斬木空鳥合垂旒本鳳姿先陵佳氣
湧故里大風思湯沐

天王澤蒸嘗禮部祠雄圖信弘遠轉戰想艱危
肉瘦飛黃馬心搖太白旗承平有今日黼座豈
無爲

卽事

朔風何蕭索吹我青油幕長淮東北流風水相
噴薄行人仰天愁玄雲雪將落僕夫日以疲向
我慘不樂馳驅見

天子臣職固當恪暮夜投主人月黑聞金柝

卷五

三

任橋紀事

亭長攔街遮我行公今上馬待平明赭衣年少
多無賴每日材官夜點兵

徐州道中

河風四飄栗葉黃欲雪不雪雲茫茫行人日暮
獨西去九里山前愁斷腸

雪

黯黯彤雲靜三杯下酒樓青驄負書劍風雪到

沙溝

聽馬嘶

驪駒青玉蹄三向北風嘶積雪滿千里仰見浮雲低努力爲君去何辭錦障泥

雪後在平早發

酒醒夜呼燈肩輿日日乘月浮沙面雪風落樹中冰遠道已千里寒雲猶萬層何由學仙令鳬舄自飛騰

出塞曲五首

朝牽白鼻騮爲君拂五花但自棄繻去萬里赴龍沙月黑旄頭高胡兒夜吹笳撫劍氣不平當斬呼韓邪男兒報天子從來不顧家

其二

狼烟西北高胡馬入臨洮壯士目若電仰天一呼號誓將雪國耻捨身如鴻毛四顧無人從獨行持寶刀生蹀走上血歸來洗戰袍

其三

陰山何崔嵬四月雪花來天寒殺氣盛士馬爭喧逐主將自督戰轅門鼓聲催先鋒一敵萬虜騎如山頽左提名王頭右奪駿馬回功成蒙上賞獨上單于臺

其四

君本良家子出身自并州十五習騎射二十學陰謀挺身出玉關萬里佩吳鉤一繫單于頸再飲月支頭人言班定遠骨法當封侯

其五

將軍九尺軀提兵西伐胡雪深夜失道獨與千騎俱虜兵忽以過主客勢相殊生死決一戰報國在須臾三軍感義氣人人爭先驅出入虜隊中如入無人都匈奴棄牛馬宵遁西山隅月出吹蘆笙三弄小單于

壬辰

出國門

新捧金門勅仍從錦水遊無才官課拙有幸

主恩留涿鹿春雲重盧龍宿霧浮

天顏殊未覩立馬一迴頭

逢人入京

去國南征日逢君北鄉時客中同故舊醉裏說
京師紫殿龍車遠青宮雀馭遲憑詢孟給事生
死至今疑

過兗州

小雨夜濛濛平明散彩虹人行春野外日涵宿
雲中官柳絲搖綠村花粉墜紅從容獨駐馬爲
訪魯王宮

過滕縣

滕陽城邊牛挽車浮沙散地深尺餘里人荷鋤
種青柳行客數錢乘白驢筋力漸從征路倦髮
毛轉覺中年疎徐州南去祗隔日春樹空濛烟

滿墟

至利國驛

罷雨雲猶薄飄風霧漸開午晴初到驛春牛一
登臺山店野花發村橋鮮鯽來他鄉有朋好暫
與細行杯

見黃河

山轉見黃河昏昏春水多沙虛散牛馬日煖上
鼉鼉巨石中流出飛帆萬片過彭城喜咫尺童
僕也高歌

徐州與客小飲

二月彭城風日佳故人杯酒共天涯范增墓口
花如繡宋武臺前草似釵萬里晴沙連鉅野滿
河春水下清淮片帆明發扁舟速暫赴吳關問
小齋

徐州阻風

放霍亭前河水渾戲馬臺上雲昏昏終風萬里

大信意遠客孤舟空斷魂雨色欲來烟拂地春
光已半花連村愛汝沙鷗信自在南飛一日過
江門

邳州晚泊

日落留春深呂布城殘花晴抱蝶細柳暗
啼鶯漸集河船密迤生野燒明客愁無可慰膝
上一經橫

清明

八卷五

五

寂寞清明節迢迢道路中孤舟想兒女熟食隔
江東

二月廿七日舟中風雪

紫陌春深已禁烟廣陵城外雪如拳江風烈烈
寒潮上白日孤舟擁絮眠

晏起京口舟中作

遠客春多睡昏昏夢故鄉日高纔醒櫺野靜懶
衣裳海氣浮楊子山雲赴建康到家舟屢換始

信道途長

毘陵感興

春花俱寂寂暮柳獨垂垂一月江湖倦孤舟風
雨遲寡交從直道守拙托清時近識微才累逢
人懶賦詩

風便早至姑蘇許墅關

毘陵五鼓挂風還百里姑蘇早度關茂苑千門
金鎖靜高眠已過虎丘山

八卷五

三

走索行

襄陽女兒年十七學得人前能走索囊中錦繩
麗且柔架空爛若虹霓色此時迴頭嬌喚孌爲
兒結束着衣裳裙拖羅襪偏宜短袖綰紅巾不
用長側視錦繩身將動阿母鳴金走相送素手
持竿初上遲欲上不上如有思鳴金漸促行漸
速乍却乍前隨所欲欲仄俄橫螭形趨跳或
振商羊足霍如失脚千人怪似墜不墜如猿掛

迴身一躍復上繩捷如十月翻風鷹日落天西
伎亦畢纖手徐徐整衣立擎盤含咲乞猶金甌
者如牆咸嘆息問女家何在冢本襄陽城阿爺
前年死妾身無弟兄毋子箠箠遭患難向來產
業一朝傾羞將面目見鄉隣來作他鄉流落人
妾身今年纔十七學得人前能走索東家女子
織流黃歲織迴鸞千丈強西家女子善刺繡拈
針挑出紫鴛鴦自從綠鬟初垂額足跡不敢出

卷五

三

中堂襄陽之女能走索襄陽之女來何長他鄉
雖可活不如返襄陽

江邊與舍弟別

送我滄江上江帆路正遙他時書好寄今夜燭
頻燒罷酒當殘月開船趁早潮晚年兄弟別那
免淚雙飄

過桐廬

桐川多秀色落日在江臯水轉千灘綠山分兩

岸高把杯風動髮開幙月侵袍不見羊裘客荒
臺響夜濤

遊翠光巖

天開石屋覆江干白晝陰陰五月寒風起浪花
如捲雪亂帆飛上九齡灘

弋陽觀競渡二首

五日楚江喧江城競渡繁人聲依鼓急棹影共
旗翻故俗傳湘水流聞爲屈原祇疑烟霧裏縹

卷五

四

渺汨羅魂

其二

結束俱壯士縱橫畫舸開浪隨千漿湧風送萬
人來並進歌齊發爭先鼓亂催猶矜餘力在目
暮扣舷迴

晚晴

雨散殘雲斷江清返照開簷蛛晴自挂梁燕暮
雙來暑氣歛紗帽涼風薦竹杯月明門吏報猶

有簿書催

夜泊饒州

四更人寂寂兩岸樹紛紛江碧搖明月天清散
彩雲釣簾浮水氣展簾臥冰紋獸發孫登嘯風
吹白練裙

饒州城外觀競渡二絕

江頭年少好矜誇額抹青巾鼓競過一唱棹歌
齊發漿兩傍飛浪蹴銀花

卷五

三五

其二

畫船飛動碧天開宛轉游龍去復迴日暮芝山
風雨至江中指點屈原來

儲年兄邀宴

白日隨飛蓋清風上畫亭池涼開齒齒雨至集
蜻蜓酒帶江鱖紫羹和海菜青盡歡咸一醉歸
馬見疎星

退食

月照錦江西城門烏亂啼公庭初退食虛閣靜
幽棲懶情憂愚子沉緜問病妻紅顏豈長好終
日意悽悽

江畔

日落臨江水江流似綠雲花嬌秋後見魚躍夜
來聞覓句翻清調攤書辨古文孤城涼月出穉
子浴紛紛

宿南天寺

卷五

三三

竹密侵禪几燈青綴佛龕三更風月好秋思繞
江潭

南天寺晚作

久向塵中役仍爲物外遊風含松葉曉日蕩藕
花秋覽世浮雲外觀空古渡頭客心無所住江
水共悠悠

客至

萬里清秋水孤城薄暮霞古人江上至京氣雨

中來吳粵分離久風塵老病催猶餘十年蘼今
日爲君開

孫秋孺至留燕瑟瑟洲

嗟君早歲氣縱橫湖海飄零老伏生不見數年
幾落浪遊千里一身行玉臺倉卒清秋燕錦
水留連舊日情尊前離痛飲更將懷抱向
誰傾

曉起

卷五

七

錦帳忽聞鷄秋山蟬更啼故鄉兒子在清夢浙
江西

登樓

九月蕭森動客愁江山乘暇獨登樓千家返照
寒城暮萬里悲風落木秋西夏至今蟠寇盜中
原何日緩征車羣公未決匡時略竊爲君王
抱杞憂

童子渡

蕭蕭童子渡九月落秋風瘦木寒山外行人細
雨中浮沉真俗吏四十已衰翁欲報君王寵
歸心未敢東

愁

萬國承平歲月多朝廷今日見干戈護寇校尉
分防虜橫海將軍早備倭總爲兵儲憂匱乏祇
將吏事付催科至尊未上平臺議當使明堂
獻凱歌

卷五

八

秋山早行

宿雨寒纔霽浮雲曉未乾東方忽見日爛若紫
金盤江柚猶含綠山楓半綴丹無窮秋色在好
向客中看

織婦吟

織手纖輕羅秋風吹玉梭三年別夫婿萬里隔
關河感月思金柈看霜想鐵戈素絲頭緒亂不
比妾愁多

重遊石鍾山

曾閱江山美重來石逕斜客遊無吏事舊識問
僧家嶺月浮秋水湖風掃暮花青衫白司馬何
處聽琵琶

九江歌

巴陵江水從西落千里烟波秋漠漠彭蠡南來
控其上兩水相交不相讓大姑小姑湯若浮一
雙黛玉落中流上鍾下鍾各奇崛南石函胡北

卷五

三九

清越初來鼓枻大江濱日出扶桑愛殺人波瀾
前後何處香閃閃狀若虬龍鱗小魚無數躍且
飛白鷗容與拂人衣江船不徐亦不疾舵樓打
鼓旗幟須臾東海黑風生怒浪如山不可行
向來吳楚千萬艦收帆結纜相喧驚世情翻覆
亦如此攢眉歌唧非高士九江鱗鱖香滿城白
玉瓶中五色生江邊開酒共君傾

自湓城渡江風又大作却迴舟還至能仁

寺夜宿

迴龍磯前江水溜我正放船北風驟廬山破裂
江飛翻江中恐有蛟龍鬪又疑冰夷出水府百
千水怪相奔走驚波打船濺客衣萬樹悲號鳥
不飛却看白日慘無色玄雲合沓如重帷漁師
估客颿皆落我亦迴船傍城郭但聞蘆林鷓鴣
呌古木無枝野鷹嘯秋色秋聲不可留山雨欲
來愁復愁呼兒速韉紫駟馬揚鞭還向招提遊

卷五

三二

重開白雲房更掃百寶牀山僧不厭客玉貌燒
妙香二更酒罷人欲臥木魚梵唄聲琅琅眼前
去住猶難料何況悠悠身世長

次日湓江曉發

野寺留仍別江船往復還長烟含盡澤殘月下
匡山病減清秋興愁銷壯歲顏白鷗俱自適雲
外數行閒

過大嶺

脉脉辭江水遲遲上楚臺秋深楓樹老路靜菊
花開伏光驚人語雛雛避馬來長途日無事詩
爲好山催

都昌題主人屋壁

日暮投止楚人鄉主人爲我掃中堂大男飲馬
汲水漿小男驅雞入東廂松竹沉沉落日黃碧
窓玲瓏山鬱蒼牆邊野菊淨且香涼颼颼颼鳴
寒蟹厨人長跪奏羽觴湖蟹江鱸滋味芳仰視

八卷五

三

明河星斗光紛紛白露霑衣裳僕子扶我醉上
牀中宵酒醒思慮長攬衣起坐心徬徨

至團山驛聞有湖水已涸可通人馬歸程

頗捷却從此道徑赴饒州

客子倦行役歸來問道斜湖乾通馬騎山近結
人家野采孤村菜春茶十月花偶經幽僻地別
有興無涯

山行

十月寒山淨三江宿霧濃馬啼行落葉人語入
疎松方沼兒垂釣幽村俗尚農颼颼颼颼颼
響在芙蓉

夜行

十里一傳火空山夜度時雨餘星見少江上月
來遲晚節身多病微官縣更疲風塵祗自惜那
免髣生絲

喜官軍已定寧夏

八卷五

三

西夏經年亂王師出武威兵符分道發賊壘數
重圍壯士無生志中軍有殺機風旗占氣色星
劒拂光輝月將催鼙鼓天丁下虎幃孤城水漸
困羣醜竄仍稀驍騎擒王去是時賊僭稱王偏
箱奪馬歸鯨鯢終作觀羊犬湯憑依列祖靈
非小元兇力本微對河頒犒酒臥月解征衣義
憤今朝洩計謨往事非連宵報
天子萬里捷書飛

經餘千縣琵琶洲雨中口占

滄江歲暮木葉稀琵琶洲上雨霏霏朔雲滿野
馬牛散遠水無人鷗鷺飛四顧中原忽搔首可
憐萬事空霑衣浮世功業苦不早鏡裡紅顏今
是非

鄭侯升集卷之六

歸安春霖鄭明選侯升父 著

詩

癸巳

元日陪座師王宗伯遊馬祖巖同用霞字
運臺忽聽尚書履椒酒相隨大士家
斧辟對開山路狹石門深鎖樹行斜
偶從淨土觀無始目顧浮生惜有涯
碌碌未能酬薦達敢將心事問

烟霞

觀碣石峯

馬首連峯出溪邊一柱孤幽根穿地迥半頂入
雲無刻削應天匠昂藏似壯夫步虛如可上萬
里攬江湖

人日憶楊叔純

人日馬逡巡停鞭憶故人別來仍隔歲老去復
逢春山草抽青甲江魚躍素鱗君今何處醉野

望獨傷神

郊望志喜

日照黃雲大麥長江風吹散菜花香
數聲撥穀呼春雨萬落千村說種秧

傷春

野漲村村水山城日日風雨深荒縣裏春盡訟
庭中朋輩他鄉異鶯花往歲同床頭十年酒未
有一尊空

餘干寄宿

客行春雨後馬繫夕陽時乳燕藏新壘晴蛛捲
斷絲相迎煩父老暫宿掃茆茨月出江門好從
容進酒遲

舟行對雨

錦城終日雨三月水生時野碓翻波急村船上
瀕遲烟昏鳴布穀江濶下鷗鷺暫喜無公事高
眠獨賦詩

與方秀才宴瑟瑟洲酒罷舟中同賦

野渚無人住江樓背郭開
水涼風更至雨過月
還來夜響梅花笛春香竹葉杯
相看如李郭天上蕩舟迴

與客泛舟藍橋

官閒方載酒客至暫移船
柳動藍橋月花含錦
水烟循良談舊蹟土俗問高年
近爲催科拙多時罷俸錢

卷六

三

入郡謁吳司理小憇餘干民舍

不種陶公柳寧栽潘令花
偶因參郡長兼得賞
山家日氣浮青壁江流抱白沙
客帆飛歷亂高暎楚天霞

鄱陽城外

鄱陽鄱江江接天月光東來滿
畫船數里人家
水瑟瑟幾林楊柳風翩翩攬衣不覺縱獨往
席地可以供高眠樂遊豈必到山海興在城南斗

酒邊

對雨

風送孤城雨江垂薄暮雲
好花帆外見語燕樹
中聞漂泊憂貧弟沉綿想細君
愁心將水氣一種共氤氳

小霽復雨

小霽月初出輕雷雲更浮
卷帷看雨色高枕聽
江流馬立花汀晚人行麥隴
秋客愁何所遣書

卷六

四

畫滿船頭

鷄

安得寶鷄在文章五色明
繡曾棲日煖金距蹠
花輕不向雲中去還同海上鳴
蒙君稻糧惠赴闕答平生

鴨

水鴨綠雛披開欄日出時
藕池浮汎花徑步
遲遲求伴常相引呼名只自知
主人休愛惜金

彈莫輕施

鷺

春草白鷺肥長鳴出野扉
近人江上浴領子浪中飛
水淨翻朱掌沙晴臥雪衣
一朝逢寵顧相逐右軍歸

王孫圖南送酒舟中分得邊字

章江門外江可憐
西山南浦思依然
賦詩客子對流水
送酒王孫來盡船
數點長洲何散亂一

卷六

五三

羣飛鴈相聯翩中流蕩槳渺無際
況有城頭孤月圓

五日章江發舟作

五日章江風雨秋
片帆朝發鳳凰洲
風飄萬里雲相逐
雨散千灘水亂流
帝子何年吟橘頌
楚人遺俗戲龍舟
從來懷古腸堪斷
酒綠蒲香幾度愁

夜泊豐城

水宿豐城口孤舟倚岸斜
江虛聞縣鼓人靜有漁家
暗雨侵書葉微風動燭花
夜深無劍氣猶自說張華

楊子洲卽事

雨餘楊子洲落日半江暎
水淺荻蒲長中流釣船靜

滕王閣

高閣登臨獨進杯
滕王歌舞幾千迴
可憐賓客

卷六

六二

同時盡猶見江流自古開
颯颯風帆飛綠水濛濛
雨檻落黃梅不知蛺蝶圖
何在惆悵飛雲浦外來

舟中對雨

五月生涼雨南風江上來
卷簾千箇竹岸幘數行杯

喜逢王明府斗溟丈時別十年所矣適王孫履方圖南携榼來便請同集

十年不會故人面今日江邊始相見中間人事
各茫茫我向中年君更健王孫好事提玉壺美
酒不惜千錢沽素腕頻傳白瑪瑙朱簾雙控青
珊瑚凱風不緩亦不急江上波紋細如織白日
杲杲龍沙高綠草萋萋鳳洲直舊好旣已逢新
知復相從當歌但作樂痛飲真高踪君不見太
原王子安滕王閣前碑已殘行人讀之字斷裂
苔蘚剝蝕蛟螭蟠又不見南洲徐孺子千秋萬

卷六

七

歲稔高士清談榻上更無人日落祠堂散荆杞
風吹燕子向江中飛去飛來掠水蟲戎葵花開
海榴綻五月爛熳枝頭紅萬物熙熙皆自適人
生何爲長徧側

苦熱寄周子完

火雲燒空天更晴江枯草焦赤日明對食垂頭
汗交落攤書痛眼花旋生可憐晝夜煩起坐況
復賓朋多送迎故人滿瀟灑散白髮獨臥荷池風

正清

禱雨不應

徒步禱雨滄江濱雷霆寂寞風揚塵白日烈烈
殊足畏旱雲蓬蓬何不仁四水焦枯纔一尺千
田圯裂今三旬早禾尚可晚禾死野老悲啼悲
殺人

七夕

靜月挂疎林秋風吹滿襟天邊初罷織江上正

卷六

八

穿針白露露花細明河入樹深百年甘養拙乞
巧本無心

臥病

臥病層軒風雨涼藤梢竹葉對蒼蒼山蟲白日
飛朱戶江燕清秋乳蓋梁餘俸有錢供藥石晏
居無客嬾衣裳公庭吏事經旬廢束帶誰憐瘦
沈郎

夜坐

秋月臨秋水清光如練開迴頭呼半臂江冷夜風來

行路難

江州途中作

繁雲祁祁積雨淒淒我適江州載驅載馳

一解

我晨斯徂車陷馬塗僕夫勞勞沒足滅跣

二解

五步一躓十步一憩望見湓城行不得至

三解

日晏月闕人生易沒云何冉冉走至於華髮

四解

人或言行路大難何不息駕俟泥之乾

五解

我行不顧出泥入泥豈不懷居行當及時

六解

題紫雲驛壁

日照紫雲驛水陸四交會江門客旁午一朝恒
九至丈夫六尺軀磊落自有志安能飾廚傳覲
顏作奴隸驛馬一百匹往往苦不繼流光能幾
時勞迎廢公事白髮日已生紅顏日已悴俯觀
錦江水悠悠獨長逝

童子渡寓宿頭陀寺

寒風蕭瑟馬長鳴落日蒼涼人不行童子渡邊
秋水急頭陀寺裏暮烟橫竹根入手有餘趣貝
葉當窻無俗情何謂浮踪學遂轉明朝西去九
江城

聞王斗溟明府往遊匡廬適至湖口縣却

望廬山欣然慕之援筆作歌

王生一生山水癖躋勝常誇好筋力短琴長劍
行相隨去向廬山拂雲石此山天下神仙府萬

丈孤高夾吳楚黃昏檻外盡星辰白日山腰自

風雨香爐五老最流傳瀑布飛泉來自天李白

讀書堂在否遠公刻漏社依然古來登臨千百

輩題崖鐫石俱名賢我今豈無遊山具束縛衣

冠不能去訟庭日判竹刑書吏牘夜稽錢穀數

江邊賓旅如流梭廩人庖宰煩朝暮廬山只隔

五日程九疊屏風不知處策馬江州屢往還鄱

陽湖口望廬山可憐可望不可到君在千峰萬

壑間

復過下鍾山寺寓宿六首

遠客頻依寺無人獨倚樓山虛聞雨響石迥見
江流雜鳥重重樹輕帆細細舟巴陵新漲落萬
里映清秋

二

入寺故僧在登樓舊逕非坐來山入戶行處雨
沾衣江截湖流出雲無日氣飛中年悲歲暮木

八卷六

十一

葉半秋稀

三

縣郭隨山峻沙門覆水低遊人年屢換立馬日
還西雨菊飛蝴蝶風蘆臥鷗鷺上方宜眺遠昏
黑躡丹梯

四

寄宿元無約經過偶又來舊題猶在壁秋興復
行杯估棹風中亂漁罾檻外開無邊彭蠡水流

高寺門廻

五

廬嶽侵天際鞋山湧浪中樹陰雲更黑 色雨
仍紅地勝堪遠世身開始悟空今宵禪 靜清
夢入松風

六

佳境何曾厭行人未肯還塵中少暇日客裡得
名山驛近寒鳴鼓江空夜鎖關上鍾猶不到掃

八卷六

十三

石待踏攀

過潯江

渺渺君湖水巍巍崖夾縣門匡廬秋更碧江漢晚
多昏轉席隨風勢迴橈避石根蕭條人馬濕烟
雨下千村

石鍾寺韉馬將行陳明府携酒留飲上 觀

閣

紫綳臨發拂雕鞍紺閣相留送玉盤風雨深秋

行未已江山信宿別猶難飄飄落葉隨帆遠
寂踈花帶水寒最是陳遵慣投轄百壺清酒盡
君歡

自九江還道中卽事

孤村孤客過九月九江迴竹塢人家在橋門澗
水來山雲歟經雪石溜若驚雷奔走逢搖落偏
悲老病催

朱比部太復告病南歸奉寄

二八卷六

十三

忽聞移病乞南還獨撫孤松學閉關謝客著書
凡幾卷將錢買舍定何山風塵下吏身無補四
十浮生髮漸斑君有長才能奏事早合離古侍
天顏

晴

連日江湖暗行雲日暮來今朝野外望新霽馬
前開遠岸分青竹初陽上錦苔一時風雨散人
向蘆花迴

浮洲寺

湖色團秋水烟光出暮城地幽船不到徑欲馬
初行方朔聊諧俗莊周嬾近名清尊對蕭寺澹
泊任平生

飲餘干土酒絕句

有序

餘干土酒世無有也相傳昔有釀者逢
一老父善遇之一日與偕至山指其土
曰此可釀也可無用麴米因忽不見釀

二八卷六

十四

者知其異人卽相土還家釀之釀成味
清美醉而不醒人爭鬻之後其方漸流
傳於外云其土旁縣人爲之輒不驗也
餘干土酒映金壺製出神仙天下無但使囊中
留月俸自今都付酒家胡

聞九江陳進士宇初携酒出迴龍磯見送
予已先發復追予舟十里許不及方返
賦詩寄謝

聞君携斗酒送我出湓城十里孤舟遠千山落
日明掛帆相逐路隱几獨歸情悵望忘年友平
生得爾衡

陳方年少

孫秋孺復至奉贈

長裾兩謁錦城門十載飄蓬不可論舉世竟無
青眼顧浮生徒有白頭存孫弘脫粟慚賢主王
粲登樓非故園莫向江湖終落魄正聞親舊盡
招魂

八卷六

十五

官舍晚酌

百里山圍縣雙江水對門日斜初解帶秋爽一
開樽家遠思親舊官貧任子孫醉看清竹淨纖
月照黃昏

陳將軍送佛桑花

紫雲山外日初斜使者傳書道路賒一樹芳菲
如剪出海南來送佛桑花

餘于道中

客行如看畫處處好山川樹色連村舍江流泛
野船蘆花兩岸日菊老九秋天薄暮歸程急千
峰帶紫烟

客至

二更公事了手把綠荷杯門吏傳方響江頭有
客來

十月大盡日

孟冬今日盡春氣煖氤氲霧重雨還至山空雷

八卷六

十六

屢聞過橋林鳥語飲馬澗花分薄暮東風細江
津更吐雲

題梅花寄朱太復

楚天春意動馬首見梅花帶露寒香細臨江樓
影斜光輝映野竹淡泊傍山家欲折瓊枝贈相
思驛路賒

崇文觀見梅花復用前韻

下馬神仙觀春梅滿樹花沙虛孤影散雪重半

枝斜靜對高人酒清宜羽士家能令何水部東
閣興偏賒

六卷六

七

鄭侯升集卷之七

歸安春寰鄭明選侯升父著

詩

甲午

元夕與包登父徐君美集宴

元夕逢新霽輝輝月正東故人千里集樂事萬
家同江樹春燈外山城宿雪中紫姑今夜卜把
酒祝年豐

感懷

卷七

登彼揖仙山繁雲何縱橫一雨踰六旬日月匿
其明四顧阡與陌嶰嶰野麥青陰陽有愆期孟
夏恐不登昨夜領檄書王事督催征閭閻無益
藏箠楚非我情仰天發長嘆低頭淚沾纓

二

黃虞世已遠大道漸陵遲十室八九空姦邪乃
昌披法令日以繁盜賊日以滋宣尼相魯國道

路不拾遺君子正其本禮義將自治莫以鞭撻
轡能使疲馬馳莫以刑與戮能使風俗移長吏
苟有闕三尺將安施

三

流矢不復歸盛年不再還日月不我待晝夜相
推遷我生性嬾拙執掌非所安公庭苦無暇日
哺不及飡况乃疾病侵藥石屢相關但恐負主
德夙夜常勉旃豈曰不懷居畏彼哲人言

卷七

四

白日東方高駕言出城郭僕夫問何之乘春省
東作中野逢老叟長跪前致酒遣吏辭謝之感
子意良厚顧無撫育恩而爲人父母春水江門
來條風吹楊柳爲課子若孫辛勤事南畝

春日江行

昏昏春水抱春城桃花李花相間明江邊白馬
解相惜嘶向酒樓驕不行

二

風吹野草無數香柳絲百尺更郎當春江浪湧
落花去寂寂漁船垂釣長

三

獅子峰前春日遲東風淡蕩飛游絲不分村翁
太得意雙柑斗酒聽黃鸝

四

江邊花木不成園旱雨催花花更繁村莊地僻

八卷二

三

少人語但有黃蜂終日喧

暴雨絕句

西山雨來不可當雷聲電影各顛狂可憐春色
一朝滅亂落桃花撲馬香

雨中獨坐

獨坐雨蕭蕭風雲日夜飄氣合張果領江湧葛
公橋老至頻搔首官微尚折腰空懷寸心在謫
劣負清朝

鄱陽儲明府携酒南天寺

野寺連鑣入江船送酒過夕陽留樹少春水映
門多

鄱陽遣興絕句

鄱君廟前芳杜生胡公祠畔子規鳴宿雲初捲
雨聲盡朝旭欲來江氣清

春日命駕出郊

乘春星駕出江臯布穀初鳴白日高幾處雞豚

八卷七

四

田舍小千家未耜野人勞沙晴枸杞添青甲水
靜鴛鴦泛錦毛羣物欣欣有生態狂歌吾亦興
能豪

西郊卽事絕句

日出錦城樓朝烟滿渡頭江喧人語亂四月販
魚舟

河南大饑王自簡等嘯聚爲亂太后及

皇后皇貴妃發五萬餘金文武大臣各

辭俸以賑貧者

饑荒半天下河雒更傷心
道路無青草干戈有綠林
疏辭羣吏俸恩賜兩官金
催發中州賑君王淚滿襟

懷朱太復

故人屏跡雪溪灣小吏羈官錦水間
欲問平安書數去自傷奔走髩
將斑緬夷入寇猶傳檄倭使稱臣未閉關
共說謝公多妙笑不應高枕滯

東山

上渡卽事

上渡人家生午烟青絲絡馬寺門前
纖纖杜若風香細剪剪棕櫚日影圓
壘嶺遙來彭澤鴈晴江爭落信州船
村中父老知農候杖南疇課種田

公事了口占

雜木含風響淺雲帶雨延縣庭公事了
薄暮燕

飛來

晚眺

日落訟庭虛從容卷簿書興隨公暇好
髮爲吏情踈野水分開碓江船遠販魚土
風今漸識官歷四年餘

黎浦渡卽事

四月南風急滄江日夜波山蟲蟋蟀早
村木豫章多灘逆妨船進藤長碍馬過
閩人初罷市歸

唱販魚歌

山中有異鳥赤羽而尾長土人呼爲鳳凰

予愛而賦之

不識錦江鳥人呼小鳳凰丹翎迎日麗
細尾拂風長貪葦時雙下穿林忽暗藏
故山無此物爲汝罷思鄉

夜上張果嶺

夜上神仙嶺清虛天下靜白鳥何處去
蝙蝠到

今飛步月探丹井看雲見羽衣長生如可憑
手欲相依

勘置社倉自石橋村發

黎明發馬蹄更向石橋西宿雨流丹嶂秋空挂
紫霓村間雞犬樂野澗稻梁齊處處晨炊熟長
烟滿樹低

至鵝門村

雞鳴辭鳳嶺日入赴鵝門百里俱吾土孤山復

八卷七

七

此村谷虛風落響天淨月生痕里社紛相待空
慙長吏尊

復自鵝門村發

公役朝朝出村居處處同斷橋秋水外遠岫曉
雲中湖鴈分行直江雞舞隊紅馬頭逢大樹講
禮集兒童

事了上渡夜歸

封疆百里行初盡乘夜南歸上渡昏水氣半舍

獅子嶺月明斜帶鳳凰村江樓隱隱鳴津鼓官
燭紛紛候郭門父老休煩慰勞苦正思無路答
君恩

遣懷

荏苒中年後蹉跎薄宦時山花長滿縣野竹自
成籬櫛髮抽簪短看書辨字遲故園人不到東
望憶吾兒

吏隱

八卷七

八

羣岫纍纍出雙江灩澦流烟生僊井曉風至客
帆秋綠樹蟠山郭藍橋近水樓百年思吏隱捨
此更何求

不厭

不厭滄江令淹流四載餘玉臺臨縣靜錦水帶
城虛隙地堪栽竹清池足養魚更憐風土熟翻
與故園疎

放舟

平明掃畫船西去一帆懸錦石秋江裏青山曉
日邊漆園非俗吏葉縣本神仙大隱無人識清
狂任百年

聞舍弟復下第歸

聞君又失意匹馬建康回四十功名薄江湖老
大催賈生頻獻策黃祖未憐才獨灑愚兄淚愁
雲滿玉臺

寄施二

八卷七

九二

幾年去鄉國一吏老江潭山樹含雲紫溪橋落
水藍圍棋思好手揮塵隔高談束縛嵇中散踈
慵自不堪

徐橋公館作

昔下陳蕃榻猶存徐樺橋我來尋故蹟人去憶
前朝黃菊寒仍放丹楓老自飄清宵耿不寐萬
里月蕭蕭

陳將軍再送花至長歌謝之

送我佛業看未足又得將軍書一幅使者遠自
康山來長跪進我花如簇茉莉繁枝覆綠雲山
茶亂蕊含頰玉紅蘭樹蘭爭獻奇鳳尾毳毼散
成竹我生花事最關心往往愛花如愛金自從
郎官印在肘案牘終年不停手錦城五歲春空
殘縱有山花照不看詩狂懶發筆久禿酒徒不
在杯常乾將軍知我欲相慰兩度贈花應有意
恨君不與花共來何不花邊兩相對看君花爲
君舞富貴於身本無補爾來法令如束薪何爲
自縛同奴虜甕頭老春不用醕爲我熾炭煖百
壺兒子兩傍醉可扶曲謹畏人非丈夫

與徐正卿酣飲

少年目光如紫電自誇能見姑蘇練不應四十
便生花字畫蠅頭細難辯少年玄鬢長且黑長
與身齊黑於漆不應種種如散帚一半飛霜睜
梳白老馬伏櫪思遠遊烈士壯心長不傳萬事

掣肘不快意使我束帶心煩憂平生故人俱契
濶鬱鬱懷抱無人發老兄昨夜來自東不覺心
神頓開豁芙蓉滿池花正開長松落落山鳥來
海門月出好晴色我且與君洗玉杯古來有道
常寡合惟有知己心無猜酒闌拔劍自起舞錦
水爲我東南迴

十一月初六日再入 觀先遣妻子還鄉

湖水東流信水西常山高與玉山齊不堪獨赴

入卷七

十一

長安去更向江門送老妻

入 觀出郭門

再看雙鳬舄仍趁五鳳樓才微官自拙任久祿
難酬落日催青蓋寒山度紫騮村村耆老送按
轡與遲留

小至日石門早行

迢迢遠行客蕭條小至時店逢山路少馬過石
門遲落月依沙面清霜綴樹皮故園妻子去東

望使人思

椒天街題主人屋壁

疋馬晚繫椒天街主人邀我坐小齋青山點點
俱在眼明月盈盈還入懷萬事無憑付造化百
年何苦悲生涯清狂自得酒中趣況復樽前風
物佳

早行

雞鳴客下牀出門天未曙山黑不見人但聞馬

入卷七

十二

蹄去

雇馬不得留太平寺戲贈園上人

臥看晴窗白日移長江風細客帆遲支公有馬
能神駿不掃金鞍借與騎

出太平寺見月口占

徒步出蕭寺白露霑羅襪仰視天無雲東山吐

明月

憶內

貂帽朔風寒東歸內子難紛紛小兒女相逐過
嚴灘

北峽關

我行北峽關將適南舒縣連山忽中開落木散
如霰澗水濡馬腹天風剪人面僕夫霜日侵形
容俱已變我生無根蒂往來如飛燕三年兩行
役宴息豈不羨西北有美人願言一相見

黃山人既沒孤子乳乳在疚爲捐俸買田

八卷七

三三

助之作悼亡詩因寄朱太復

曾學長生讀悟真重泉一逝已三春形骸自古
終歸化服食于今果誤人丹竈月明灰寂寂玄
關風靜草萋萋不知妻子憑誰卹腸斷江門淚
滿巾

其二

不見黃母自可憐寡妻孤子更蕭然夜臺未托
惟知已月俸聊分爲買田意態生前猶在想交

情死後更須堅朱公亦有同游好豈惜餘恩到
九泉

濠梁驛作

觀魚人已化勒馬客頻過驛舍復青草濠梁猶
綠波雲飛楚地澗月照漢陵多蕭瑟孤村外悲
風動女蘿

臨淮道中

滿地風塵苦朝天郡縣遙楚山寒瑟瑟淮月靜

六卷二

四二

蕭蕭待渡爭舟楫經霜畏板橋馳驅馬力盡何
日見神堯

驅馬

驅馬日悠悠提鞭淮水頭日穿寒霧出浪湧斷
冰流與世從孤憤懷人詠四愁百年奔走熟驛
路近徐州

霜

重露五更落平明霜滿隄寒凝日色苦細綴草

根齊幸不侵人髮那看蹴馬蹄陰沙暖未到清
晝白淒淒

廿六日宿旅店夢與王時立暮至一山仰
見孤星食月又望燈火從樹林中明滅
遠去遂口吟曰燈入樹中去星穿月裏
行王君大咲稱賞忽樞馬長嘶予乃驚
寤不見王君如有所失卽枕上足成一
律他日相晤出以示之

卷二

五

遠別王摩詰相思白晝情夢魂憐此夜登覽若
平生燈入樹中去星穿月裡行茲遊不知處頗
恨馬長鳴

臨城驛早發

高枕驚人語求承逐伴行馬嘶霜正冷雞唱月
纔生路爲朝王急身從作客輕迢遙天極北
烟樹望中平

鄒縣作

趣駕經鄒縣褰帷見嶧山秦碑寒嶺外孟廟頻
雲間城市人言雜風霜馬色斑浮生付明主
未有百年閒

過汶上縣

汶水齊封近蒙山魯望尊寒城初出縣落木更
逢村冰魚經旬合沙黃萬里昏落人獨去日
暮欲銷魂

酒家與羅源劉尉夜飲

卷二

六

梅福神仙尉潘安衰白郎同時趨上國清夜共
他鄉海藻赤盤綠山芹下等香相逢酒徒在到
處作高陽

戰平壤

戰平壤倭人北戰碧蹄漢兵泣宋公請封天
子疑倭人釜山猶駐師

過東阿山寄鄒大

東阿之山石散亂大者如席小如彈大石如席

尚可行小石縱橫馬流汗青馬玄黃白馬飢渴
鞭策馬馬更遲行人日短心欲碎山石紛紛無
盡時故人昔共山中路犯雪蒙霜九幾度君今
哭父且南留我獨朝王仍北去東阿山頭首
重迴東阿山外使人哀玄雲不飛日氣薄蕭蕭
草白三歸臺

禽言三首

姑惡姑惡持羹向姑姑不樂私語問小姑小姑

八卷七

二二

理帶索

不如歸去劒門高高錦城如故張弓拔矢虞人
將我顧不如歸去

着衫拜婆雄雞腦膊上樹歌白日欲高當奈何
陽穀夜步

清夜一孤客寒冬強半時露垂陽穀樹月傍太
山祠魯酒沽長薄燕歌聽自悲茅堂臥不穩散
步獨遲遲

懷王時立

舊好三年別相思一札無眼青惟老友頭白尚
潛夫細雨看西塞扁舟放太湖禪冠未有日徒
使寸心孤

寄贈周子完

百年書畫已飄零老向城隅臥草亭花靜酒香
親抱子晴窗好閱養生經

懷張子建

八卷七

六八

君住毗溪似輞川毗山相映白雲邊別來幾度
花如繡更與何人上酒船

恩縣早行

處處爲羈旅朝朝出酒家魯雞寒宿樹燕馬暗
行沙雪意重雲靜冰紋斷水斜一年看欲盡辛
苦惜生涯

德州夜作

臘近冰猶薄浮橋度廣川日斜人罷市月出馬

登船

自德州至景州過董仲舒周亞夫二祠

相傳董相宅不見亞夫營遺跡行人訪荒祠惟
鳥鳴露繁今夜月柳細古時城蘋藻無從薦淒
涼日暮情

題周亞夫祠

細柳屯兵日將軍號令尊長思漢天子按轡入
營門

過河間府

海門日照玉盤陀白馬蕭蕭客子過曲折長堤
官樹密空濛寒水畫橋多漢家列郡雄三輔禹
甸遺踪帶九河跋涉關山踰一月計程今日到
澤沱

鄭州卽事

滿目皆湖水家家傍水居地貧村少米冰澗市
無魚樹入天雄小雲飄逐鹿虛風塵半萬里消

憶故鄉疎

抵都門外時已聞報行取

客裝今日解仰首見都門珠殿中天迫金城北
斗尊入朝慚上考簡召荷殊恩何物酬知遇
丹心晚更存

乙未

小樓觀雪走簡請新建戴明府

朔雲不飛寒壓城九衢春雪何縱橫盈盈拂樹

八卷七

三

太多態冉冉隨人如有情折簡題詩召知己擁
爐把酒譚平生風流喜對戴安道却咲山陰空
夜行

人日雪霽待吳九不至

今日人日天忽晴海月灣灣飛向城梅花滿樹
散春氣雪色當牕生夜明易州美酒清瑟瑟寶
坻銀魚長半尺繡戶珠簾獨酌遲香爐無風紫
烟直故人何爲喚不來長安街上馬空迴不知

雪遲爲誰掃可惜春燈徒自開長歌短歌無人
和失手連敲唾壺破清漏沉沉夜未央明月滿
床人醉臥與君相憐俱異鄉君竟不來愁斷腸
久雪憶南京何比部

新正十日九日雪無日無夜飛不絕客舍野梅
花正開昨夜牆東一枝折朝來欲出長安道爛
熳銀山不可掃幽州少年狐裘輕駿馬如龍驕
不行仰視胡雲幾萬里雪勢猖狂殊未已銀樹

卷七

三

寒飛南內烟玉河暗結西山水兀坐高樓無所
爲綺牕正好賦詩時端溪子石鸛鵲眼古墨欲
磨冰滿池剪剪西風吹玉管素手拈之相應斷
却寫新詩將寄誰故人遠在金陵館金陵縹緲
石城開楊子江頭春色來不見五年晝寂寞也
應迴首鳳凰臺

睡起

五載江干力已疲徵書也得被 恩慈正陽門

外春宵靜猶夢躊躇寫獄辭

生日施金吾吳光祿携酒至

野寺逢生日郊關來故人肯携花外酒好慰客
中身黃鳥千門曙青楊二月春年華漸遲暮皮
骨尚風塵

春日愁坐

寺古山門靜春深野日遲晴沙浮宿麦小徑舞
游絲西蜀軍書急東倭廟笑疑 禁中應獨歎

卷八

三

難得外臣知

報國寺散步

野刹青春暮山雲白晝陰花含宿雨潤柳入曉
烟深病足從徐步鄉心托短吟上方鐘磬發清
響落松林

譙朱侍御宅

御史臺中烏欲棲暮雲飛盡夕陽低咲催解帶
朱欄畔細與傳盃盡閣西風度牡丹香氣轉烟

消楊柳綠陰齊聞君驄馬多神駿好送歸途傍
月嘶

出國門

辭帝彩雲間南趨建業山雞聲猶漢闕馬首
已燕關青瑣天恩重丹心國事艱躊躇作
新語何以慰龍顏

獻縣懷古排律

漢代賢王子風流獻縣存遺書千載散雅樂幾

六卷七

三

人論墓道松楸古祠堂俎豆尊故宮迷草色殘
碑鎖苔痕鴈鶩浮河水風沙暗郭門行行一回
首烟月度黃昏

恩縣道中

灑道雨冥冥行人入濟寧椿花五月落柳葉萬
株青薄暮疲鞍馬浮生老驛亭孤村鳴戴勝疑
在故鄉聽

德州李金部園中

仙署郎官重河漕節鎮雄名高濟上興在麗
園中置驛嘗延客浮觴必自公小堂花逕入涼
榭板橋通怪石爲山迴垂楊映水空泥乾新燕
壘池沒舊龍宮池中嘗有龍出幕府逢嚴武文
章愛馬融雅歌良夜樂傾蓋古人風天轉星河
白城飛海氣紅匆匆馬蹄去揮手過山東

還過汶上縣

汶上復南征薰風馬外輕橋流七十水烟滿二

六卷七

三

孤城見岫晴天望龜田宿雨耕宣尼今不作惆
悵欲沾纓

官橋懷古

翩翩任俠孟嘗君珠履三千擁鴈群義重萬金
燒薛券名尊六國却秦軍故城有址餘青草食
客無人空白雲不見高臺曲池在雍門一唱信
難聞

寶應湖舟中

五月下維揚孤舟梅雨涼風吹楚樹濕雲出海
門長鳬鴨饒沙渚魚蝦足水鄉荒村波浪裡一
望斷人腸

界首驛

烟波渺無際百里見人家水荇黃花密風蘆翠
葉斜繫舟支驛米呼僕允湖蝦白日惟高臥開
簾看海霞

卽事

六卷二

三

客路常無定行邊野意多賈帆紅射日漁網綠
牽波蝴蝶穿汀草蜻蜓上渚荷南風海外至吹
散牧人歌

廣陵舟中

佳麗古揚州江淮繞郡流兩城烟際出萬戶水
中浮雨落斜侵樹潮來暗湧舟隋隄好風景何
處覓迷樓

京口江望絕句五首

楊子津頭梅水生瀟瀟急雨浪中鳴千帆飛入
海雲去相趁江潮過甕城

江水西來蜀道長海天東望氣茫茫金堤千里
環如帶亂擁青山入建康

一點金山水上孤丹青樓閣暎虛無山僧不曉
人間事日向江門看畫圖

郭璞墳前井有無焦先廟口樹模糊江村父老
漁生理到處張罾傍水蘆

六卷三

三六

雨氣霏霏晚更昏舟人拍點看江豚水晶簾外
飛濤白萬里長風出海門

水漲阻舟撥悶之作

暴溢千山水多陰五月天雨昏京口驛人繫廣
陵船欹案書難讀匡牀榻已穿何由騎赤鯉飛
渡學神仙

維舟

錦纜維舟靜朱簾傍岸斜夕陽明水市古木隱

人家風舞花汀燕池喧草閣蛙江南共江北一月道途賒

楓橋舟中

楓橋暮船集落日在平沙震澤千帆水長洲五月花愁來頻望野醉裏更思家聽唱吳歌罷烟村滿樹鴉

姑蘇懷古

行人官舫靜初日女牆遲草綠專諸巷烟青伍

六卷二

三

相祠山空無虎圈湖濶有雞陂夜夜城頭月清輝照劒池

孟冬陪祀

孝陵

風雨栢森森玄宮一望深山虛金鴈靜沙暗玉魚沉帝業開夷夏神靈壯古今騎龍何處去徒悵百官心

盧給舍招省中諸寮讌雞鳴山之憑虛閣

息馬登山閣開筵集省郎日浮雲數點秋老樹

千行諫草陽城少憂心賈誼長艱危說時事相顧各停觴

同祝給事黃侍御黃國博至莫愁湖卽事

宛轉羣山好虛無一水多畫橋低細柳飛閣傍殘荷野曠宜長嘯官閒許放歌携尊路不遠從此數相過

送劉郎中歐陽主事捧表之京

紫駟曉出秦淮口小吏雙携玉壺酒十月長風

六卷七

天

萬里來吹斷蕭蕭白門柳送君西陟上長安夾道芙蓉照寶鞍劍橫朔氣連星動馬到西山噴玉寒手中捧表如捧水願學華封祝天子元日青陽左个開墮矐初日上金臺至尊厭聽房中樂六龍飛出朝元閣軒皇慕道訪崆峒唐帝求賢詢四岳殿中如日復如雲一曲鈞天世莫聞遙知虎拜呼嵩罷迴首天香繞聖君

吳職方錢水部招讌鄧氏園

共是同鄉侶言從勝地遊樽罍隨馬亂松竹到
門幽落日依山盡微風帶水流不知杯酒外底
物更消愁

登雨花臺

平明檢點登山屐今日都門好風日拂衣南出
兩花臺白門子弟逐人來鍾山王氣佳有餘萬
雉金城抱帝居漢宮六六合紅霧魏闕雙雙
帶紫虛椒房桂館寒花發鶴禁龍樓古樹踈復

八卷七

五

有滄江野外流晴波渺渺日悠悠木落烏衣巷
烟飛白鷺洲青山不知數一一向皇州手把
長干酒醉唱長干曲莫上最高峰休窮千里目
君不見碣石金臺白雲外別有河山一都會金
臺金陵各自雄江北江南屹相對可憐月照秣
陵關聖祖龍顏不可攀自幸叨從南省末猶
能時謁孝陵山

初霽

十月動寒威初霜子夜飛江關海日出萬瓦
清輝黃壓山芽短紅凋木葉稀刀砧四隣起催
理舊時衣

雨花臺

步出長干道平臺何縹渺采石散紛紛縱橫如
瑪瑙日高江氣白山遠樹形小長風石城來水
葉淨如掃古來幾人遊王謝埋衰草囊無紫金
丹學仙恨不早琉璃杯碧泛蒲桃左手持盃右

八卷七

三

蟹螯少買百錢何足飲篋中還有鷓鴣袍

晏王常侍宅

珠簾高捲夜無塵置酒華軒月色新代北兒童
能舞隊隴西鸚鵡解呼人濛濛城霧合金橘嫋
嫋池風泛綠蘋況喜掖垣公事少不將投轄怕
陳遵

燕子磯宴羅諫議

投老登臨健平生故舊來共騎沙苑馬一泛竹

林杯雪暗山雲重江喧石壁開
吏人歸亦嬾開看暮潮迴

朝天宮宿齋作卽古冶城

吳王昔鑄劍霜鋒能切玉雖在琉璃匣光輝滿
瑤屋人劍今兩亡霸圖如轉燭雲散鍾山青烟
飛冶城綠我來玉蕊宮清齋月中宿但聞江風
來白露灑脩竹

至日携兒輩後園遊目

八卷二

三三

至日融風動幽園小逕斜柳搖垂地葉菊吐帶
霜花令節携兒子高情寄物華安知青瑣客養
拙似山家

後園命酒

桂圃臨河水瓊窗敞月臺沙寒竹影散人靜鶴
聲來青望遙山合紅當返照開獨遊終不厭更
進手中杯

夜雨

江館飛寒雨山城結夜雲絲絲簾外度策策樹
中聞薄質投衰老微才負聖君瑣窗孤燭在
諫草幾時焚

盧給舍遣蒼頭持五色箋一束徵余書寫
畢奉還附以小詩

柿葉平生學字難經旬懶倩墨池乾却慙使者
籠獻至寫盡華箋五色鸞

得秦丞相斯嶧山碑文

八卷二

三三

嶧山小篆自先秦秦木翻傳久失真野火尚留
遺刻在幾年空學衛夫人

園中散步

紫金山北紫雲迴白下橋西白鷺來偶賃官齋
多隙地每乘公暇暫傳杯春梅作意霜中發野
竹分行雨後栽薄暮風光看不足卷簾還望夕
陽開

對月

江上夜如何娟娟片月過影低千嶂靜光散六
街多帶露浮金井含雲度絳河長生儻有藥方
法問嫦娥

晚坐

匡牀繡窻下竹葉無風脫膜色北山來踈星生
木末

待長兒不到却寄

別離秋始仲荏苒歲將除望汝千行樹逢人幾

八卷七

三

度書何時斷婚嫁未計想樵漁不見吾衰甚朝
朝雪半梳

愁坐呈許司馬

忽悵平生志難酬國士恩淒風時看劍落日強
開樽直道非前古私憂爲至尊老臣多石畫
借箸與評論

送姚孺叅還鄉

歲暮子當歸風吹驛馬肥此行知不免後會思

還稀溧水冰花裂鄣城木葉飛家鄉見兒輩蕭
瑟問柴扉

送朱範夫歸湖

冉冉歲云晏淒淒天正寒江風客衣亂山雪馬
蹄乾望逐行邊遠歡從別後難到家元日近應
醉五辛盤

八卷七

三

鄭侯升集卷之八

歸安春寰鄭明選侯升父著

詩

丙申

元日

一夜江城鼓角催千門曉色歲初開朝 天拜

逐春官後帶雨歸從 漢寢來濫厠清班虛祿

秩嬾將暮齒對尊壘金陵子弟渾無事短服長

卷八

二

鞭縱馬廻

元日晚酌又作

新歲初開日浮生欲暮時家山今夜想社稷幾

人悲野暗雲飄葉江空雨散絲傳杯共妻子獨

到老夫遲

望鍾山

鍾山望不極終日紫氤氲宿雪雙峰出春沙八

水分龍蟠思霸主鶴怨想徵君縹渺 園陵外

松楸起白雲

十四夜觀燈

春城無夜禁火樹夾人家月暎千門雪星聯萬
井花龍光啣燭亂鰲背倚山斜別有金張第笙

歌醉九華

十五夜酌徐正公嚴稚荆

歸馬值初昏

方自外歸

清齋集上元雨晴江月

好燈密市人喧落葉燭官酒春蔬摘野園況逢

卷八

二

知己在十夜復何言

十六夜

圓月仍臨水繁燈更照人光搖三市畫花散九

門春玉笛暮新曲銀鞍簇細塵萬方雷 帝澤

總得慶佳辰

柳賡虞李紹臺聶惕吾三侍御左遷出京

悵然言別

忽被天威共一時諸公嚴譴我猶羈實愁世事

多騷屑不盡交情遠別離石逕水分流
門雲斷去遲遲路難亦有江湖興早晚桐廬理釣絲

送費海門給舍被貶出京

正月風高揚子津孤舟去住各沾巾
逢今日倉卒何由戀故人濁浪一江翻
霜千樹失青春銷魂自古惟離別況乃飄零送逐臣

卷八

送盧權南伍象明兩給舍被貶出京

每日江頭送客還紛紛逐客下江關
憐房琯正值艱危失賈山驛使若逢書
儒雖在髮將班此行更理臣時策萬一肯賜環

不寐

五更不寐風淒淒石頭城邊烏尚棲
沙面月乍遠乍近隣家雞一官拂鬱但搔首

事紛披將噬臍已知瑣闥無所補谷口歸耕語老妻

雷雨

忽聽秦淮上雷喧昨夜初曉雲垂地
江虛紅萼庭梅濕青苗逕草疎文園書嬾著寂寞病相如

思楊叔純

想見故人面迢迢望故鄉那因遊宦遠遂使別

卷八

君長薄產身何賴無兒髮半蒼平生鮑叔意永嘆不能忘

雪

南雪縱橫落昏昏十萬家漸飄官樹重密過市樓斜夜照非關月春開不讓花朔雲城樹黑日暮集飢鴉

早春留酌何山人无咎

露柳金芽淺風梅綠蕊圓可憐遲暮日翻畏早

春天才大推何遜官貧識鄭虔厭厭留夜飲賴有酒如泉

懷王時立

王生結廬處古渡水冷冷命薄已頭白家貧猶汗青封書遙見憶詩句近誰聽若慕三山勝來看謝跳亭

晝臥

省垣封駁罷閉戶獨眠時晝雨山鳩亂春寒院

六卷八

五

柳遲百憂今日事五諫古人思多少堪流涕躊躇祇自知

聞兒子來于時風雨久待不到

步道將船道何途赴石城兩親迴白首風雨獨西行

夜坐聞笛

長笛雙吹江上亭天高月白夜深聽何人寫出君山曲能使風波滿洞庭

病眼

謾說方瞳眼衰年本自昏春來翻更病晝臥與誰論廊廟今多懼朋僚祇半存那堪復垂淚徒使暗傷魂

遣興人到承恩寺遺何山人酒米

問訊蕭齋裏春來幾放歌異才惟我識古意最君多白粲堆晴雪清樽貯綠波孫弘供給薄當奈故人何

六卷八

六

遊牛首山

天闕曾登二十秋馬蹄乘興得重遊春來閣道仍青草舊識山僧盡白頭梁武臺前雲擁樹文殊洞口石侵樓上方筋力還能到更望滄江萬里流

遊祖堂

芙蓉峰下白晝陰山雲滿寺何幽深胡僧迎客發清磬野鳥向人來茂林怪石蒼藤共古色梅

花柳葉皆春心牛首樓臺如畫嶂幾迴西望
長吟

遊獻花巖

融公昔悟道留此獻花巖野寺人初識山花鳥
舊啣洞門無日月石縫有松杉東北清江濶微
茫萬里帆

櫻桃花下作

二月櫻桃花滿園遊蜂遶樹爭飛喧閑居幸乃

八卷八

之二

少公事獨坐可以浮清樽池風泛泛水痕細野
日遲遲山氣昏昏春來幾時忽已半白髮相催愁
斷魂

登北山絕頂

石磴雙標路九迴乘危直上誌公臺江流澹蕩
從西落山色空青自北來野鳥莫歸吳苑去園
花春傍漢陵開衰年更動登臨興況有相隨酒
百杯

送兩兒歸

趨庭纔幾日策馬復今朝道路行邊苦家山望
裏遙長烟橫古驛驟雨入春潮父子頻離別那
禁兩淚飄

晚坐木香花下絕句

落日雨中斜江雲晚作霞朱軒草疏罷閑看木
香花

感伍諫議故居

八卷八

八

燕坐南窗下素月淨如練感此故人居想見故
人面舊時薔薇花四月開已遍東吳與西蜀萬
里各鄉縣誰云劒閣高仰望不可見但有岷江
水西來疾如箭我留亦何爲子歸良足嘆天意
安可知令人淚如霰

遊觀音閣

丹崖如削出飛閣更崔嵬日對山門落江盤浦
口來近花歌扇合暎水畫屏開天黑聞僧磬溶

溶月在杯

宿燕子磯

醉傍磯頭宿山城欲二更崖高春月上石動夜
江鳴浪跡成何事浮名送此生老逢形勝地頗
覺減歡情

追和錢起湘靈鼓瑟詩

有序

昔我吳錢起省試賦湘靈鼓瑟詩云善
鼓雲和瑟常聞帝子靈馮夷空自舞楚

六卷八

九

客不堪聽苦調淒金石清音入杳冥蒼
梧來怨慕白芷動芳馨流水傳湘浦悲
風過洞庭曲終人不見江上數峰青當
時賞其落句然亦惟落句可賞他無足
稱焉予輒不自量追和之

寶瑟何年鼓猶傳帝子靈朱絃鳴若澗玉柱轉
如星密意浮湘水餘音遶洞庭蒼梧雲縹緲斑
竹月空冥調促歌難倚悲深指乍停楚潭魚盡

出衡岳鳥潛聽淚入秋天樹魂搖日暮汀曲終
人不見江上數峰青

登獅子山

緩轡金川門獅山勢更尊日臨仙觀靜雲入
孝陵昏野綠馬啣草江清船聚村舊僚分散盡
獨立暗消魂

金川門志感

靖難興師日天戈向此門乘輿何處去宮闕到

六卷八

一

今存袞冕新君盛旌旗叔父尊當時漢官屬
幾輩泣皇孫

費給舍自河南遣人索書

忽送桃花紙遙徵薤葉書白頭今短盡濡墨定
何如

王時立自海州至

去年斗酒別蘇門此日君從魯地還千里衣裳
含海氣孤身鞍馬到江關自思補闕無新語相

對知心有厚顏世事茫茫共搔首夕陽蕭瑟看
鍾山

少年行

少年貰酒壁一雙胡姬調笑倚紗窓醉來博陸
狂呼白失手輕翻碧玉缸

卽事

秀嶺烟城外疎籬露井中江清常少雨山響只
多風桃實圓垂碧葵花密綴紅一官兼課子了

天卷八

二

此百年翁

黃國博招宴清涼臺陪黃侍御汪儀部諸
年丈作

南朝昔繁盛此地舊離宮廢井猶陳主荒墩自
謝公雲明出海日樹響度江風誰識遊人意淒
涼古寺中

其二

大水真無地中天更有臺山容隨日換沙勢逐

江迴粉署郎官出青驄御史來主稱將進酒薄
暮洗殘杯

與王時立坐譚忽聞徐正卿楊叔純至同
用交字

正與王文學晴窓說舊交一時喧驛馬二妙到
江郊市近惟清酒官貧祗薄穀相逢莫相逆不
用解人嘲

天卷八

三

同徐正卿王時立楊叔純嚴稚荆晚坐作
城郭三江晚池塘五月風鳥啼戎菊外蝶舞蜀
葵中南徼夷難靖東倭使不通持杯對親舊揮
涕一時同

觀貯鮪魚薦於京師

海錯鮪魚天下稱揚髻五月上金陵澄江密散
青絲網盡舫深藏玉井冰驛路喧傳中使貢
御厨烹出大官承誰云多骨令人恨一薦
君王喜不勝

貯鯖魚了便道登燕子磯

爲發鯖魚舫來登燕子磯
帆迴瓜步密鳥度石城
徽村鼓迎神集江船
競渡飛晝遊看未足月
上侍臣承

嚴從事稚荆東歸奉贈

嚴君有奇志酷慕蘭相如
氣壓千夫上生長七尺
餘手提歐冶劍背誦尉
繚書日本新猖獗匈奴
未掃除將才推轂少兵
術運籌踈好武時應

卷八

十一

句

售封侯相不虛當酬漢天子
請逐李輕車此去依慈母
焉能老故廬一朝徒步出
休絕太真裾王時立楊叔
純冒雨從清涼臺至戲贈絕

巾來

雨坐

新漲三時水薰風六月天
池紋衝雨亂虹影抱

雲圓官圃課鋤草鄉園聞種田
金門仁蹟於方朔本神僊

太平隄望練湖作

玄武湖中烟水平青絲絡馬
傍湖行九州玉版藏天府十
里金隄接帝城宿雨尚霑紅
藕濕晴波時躍白魚輕昆明
習戰南朝事風日蕭蕭蘆荻
生

暮歸

卷八

十四

翩翩白馬肥暮躡玉鞭歸江
鯉隨潮上山禽帶霧飛不才
叨要地將老問初衣縱有丹
心在徒慚疎疏稀

漢使

漢使東封去淹留望釜山雲
迷遼水外日出海門間司馬
能高枕夷王未款關節旄應
半落蘇武幾時還

送楊叔純歸

我被微官縛君仍故里行江邊新水亂馬首夕
陽明多病難爲客長貧且治生鹿門從此去還
共老妻耕

送舍弟歸

故舊臨歧路執手多悲辛如何當此別況乃骨
肉親歸馬自茲發大道生紅塵行行望舊廬遠
在雲水濱眇予材德薄起家爲王臣常恐彼已
子貽羞及先人子有青雲志惜哉賤且貧伐柯
當執斧炊米當刈薪詩書有雋味可以見吾真
去矣勿復道但各愛其身

夜坐示兒子

置酒步檐下涼飈吹我衣四座無外賓惟有婦
與兒割烹不在多適口乃其宜冰盤薦豆芽纖
纖若銀絲樂飲非宴佚從容談典藝家風崇孝
弟文辭安足希汝曹庶相勗勿使願多違

黎別駕宅避雨因便留飲

風雨馬前至入門松逕長留人具雞酒呼僕解
衣裳綠水生秋氣紅蓮送晚香偶來成痛飲歸
路半斜陽

送吳太史之楚府 冊封

封建周家典文章漢史才江邊金馬至天上紫
泥來沙淨侵秋水城陰度晚雷悠悠使星去目
盡楚王臺

與祝諫議偶談莫愁湖佳勝卒然便往登

樓小飲薄暮泛舟至湖心亭

到湖非舊約聯騎偶相過翠鳥鳴楊柳金魚拂
芰荷水光新雨淨山氣夕陽多別有中流興輕
舟放綠波

讀漢書

南牕讀漢史風雨滿松篁最愛東方朔恢諧諷
武皇

置酒臨北堂

置酒臨北堂鍾山鬱嵯峨餘暎從西來照我日
及花神飈拂方池汎汎生微波飛蟬曳餘響時
鳥相與歌諸子戲我側咲舞何婆娑問君胡能
樂帝力良已多義馬知報恩撫躬還自嗟四
顧豈不慮躑躅將如何

鬱鬱中天臺

鬱鬱中天臺乃是上帝居金童捧絳節玉女持
丹書要眇鈞天樂從風散清虛三光燦在下茫
茫視九墟神靈不可見碧雲生玉除王喬與韓
終佇立尚踟躕舉頭望閭闔日暮空愁予

東海有仙人

東海有仙人髮髯在瀛洲我欲往從之言駕沙
棠舟盲風倏以作暴雨亂中流雙蛟目如炬揚
鬚夾我游水怪邀我前天兵與陽侯舟人五色
喪況我脆且柔縹緲三山重仙何悠悠洪崖
撫白鹿偃佺騎赤虬安期握手咲可望不可求

涉險亦何爲不如返樊丘

投寄鄒明府三十韻

白日浮華省清秋憶故人衆譴元鑠骨孤直豈
容身宦路風霜拙生涯雨露屯隔年官不補異
地客應貧自嘆蘇襄敞誰憐范甌塵何時延北
海幾度謁平津遠道羈良馬餘波阻涸鱗仰空
書咄咄踟躕地走踈踈獨作窮途哭那堪俗眼瞋
愁知寸心折老想二毛新別久時相訊交深晚

八卷八

八

更親君歌燕市裡我住楚江濱弱質遭明主
清班忝侍臣舊僚俱遠斥薄罰獨深仁負志常
高潔承恩更苦辛敢辭心蹇蹇願學諍閭閻
九廟蒙天眷三垣逼火神栢梁渾化燼桂棟
總傳新玉碎連城寶珠焦照乘珍昭陽虛壯麗
長樂失嶙峋上帝趨丹禁前星拜紫宸堯心能
罪已漢詔肯憂民御廩災堪賀新官變可論魏
徵朝疏上陸贄夕書陳躁氣終無補微言未有

因此生叨要地何物答皇旻大月休論晚窮陰
會見春且看收驥裏不必泣麒麟捧日懷同壯
談天口絕倫起予如有意書教勿嫌頻

寄朱比部二十韻

未補馮唐署能陳晁錯書氣高憂國日名重罷
官餘北闕承新譴南山返故廬直詞元忼慨
時論共咨且請劒心徒憤埋輪事已虛何人招
隱士未老賦閒居落日孤城臥秋天震澤漁遠

八卷八

一

遊常有興多病近何如以我叨青瑣分曹傍石
渠思深蒙茹納才薄負吹噓廊廟多勞午閭
閻異古初聖謨殊奧窈小智獨躊躇昧死思
劉向偷生謝史魚妻孥霑雨露歲月費居諸托
宦身何用遊仙夢久踈初心今已矣晚計欲歸
歟彭澤教栽柳於陵學灌蔬清齋心不染導氣
髮常梳廐馬雖思王山猿恐怨予如君終奮發
不作楚三閭

贈吳駕部

仙郎自別金陵去夢裡不離江浦樹寶馬瑤琴
今復來淮水鍾山尚如故俠客相逢多舊游將
錢買酒日淹留秋風渡口尋桃葉夜月湖邊問
莫愁吳歌一曲江月苦大垂小垂矜妙舞丈夫
四海可寄居登樓何必思鄉土

望家弟不到

望汝日千迴山程不可猜閉門天又暮孤月度

八卷八

平

江來

積雨憶弟

十旬雲漠漠萬里雨綿綿楚岸江流內吳閭海
氣邊倚樓思愛弟共被及中年秋色蘆洲遠人
今何處船

中夜復作

朝望三山上暮立滄江湄五日以為期十日何
其遲毋乃風濤惡或恐山路泥青燈照敗壁蠅

蟬吟何悲煩憂中夜起搔首令人思

中秋

秋半雨初霽夜來江轉清四更見女咲坐待月
牽生

練湖曲八首

步出城東路青溪九曲流娟娟練湖月獨照竹
橋秋

萬頃平湖淨秋光上客永五洲如點綴日暮水

禽飛

八卷八

三

南風旌旗盡猶存水戰場柳塘霜切切蒲渚月
蒼蒼

陳國三千女無如張麗華秋風樂遊苑曾唱後
庭花

裊裊石堤長荷花六月香紅衣秋落盡白藕淨
如霜

石面生秋露山腰起暮嵐湖虛船不渡魚出黑

龍潭

水月秋相暎寒波動酒樓江天北來鴈飛過太
平洲

古閘通秦水嚴城繞漢宮夜深雲若蓋多在
孝陵中

拜方孝孺先生墓

隔世祠初建荒山塚僅存薦蘋惟我輩收骨豈
兒孫祇覺丹心苦寧辭赤族冤精靈江月裡長

到孝陵園

八卷八

三

與祝給事並馬太平堤絕句

太平堤上路縈紆左挾鍾山右練湖白馬如霜
相逐去兩行秋樹錦模糊

晚歸官齋述懷之作

白虎橋邊愁獨行餘霞斜日射高城煙含錦樹
秋多色水落銀塘莫有聲捧冊久羈滄海使
采金初嘯綠林兵小臣未獻安攘策自覺踈庸

負此生

九月雪

風色長江晦寒雲靜不行南天九月雪亂撲石頭城

宴杏花村抵暮復至鳳皇臺

花廢村猶古城偏逕自幽江山吳苑暮風雨漢宮秋萬竹翠侵壁孤楓紅對樓鳳皇臺不遠日莫更狂遊

卷八

題瓦官寺

幽深瓦官寺飛閣與雲平古逕多竹色虛牕惟雨聲傳燈諸相妄說偈一官輕可惜高僧去青蓮猶自生

厭雨

稻熟經旬雨江雲猶萬重朔風吹不散滅盡楚山峰濕氣肥秋薜寒聲隱暮鍾平池添尺水半浸木芙蓉

短歌行示徐秀才正公嚴從事稚荆

九月豆葉黃十月菊花稿朔風一何寒清霜凋百草時物類如此人生亦以老憂日常苦多歡日常苦少攬鏡令人悲朱顏非昔好堯舜與巢由千載同山丘仙人盡妖妄金丹安所求白刃尚可支陰陽不可爲杜康有真意不飲復何時

送姚孺叅之亳州四絕句

江風掃櫟葉日暮別江樓不若秦淮月隨君到

卷八

亳州

分散俱流客蒼茫各暮年前途少相識誰覓孝廉船

結交從束髮臨老更知音珍重孤身去他鄉最苦心

桑落醞醕熟床頭不用錢無如着意飲醉裏發江船

中夜忽追憶沈長白山人悵然賦詩

忽思往日雞壇客吳越飄零四十春使酒狂來
常罵坐賣文老去獨資身華門死後無遺產墓
劍生平有故人清夜悠悠悵難見霜天飛鴈度
江津

愁

草木風霜改江關歲月深愁來成獨臥老去畏
長吟大澤猶持節莊山遍采金官家自有笑徒
切小臣心

朝天宮登白鶴樓

紫府深通逕丹梯半入雲樓飛三百尺門鏤五
千文郭外吳山盡牕中楚樹分遊仙今夜夢親
謁武夷君

施二至席上爲長歌

老夫晝寢鈴索鳴扣門者誰白馬生思君急欲
見君面遽起不待衣冠迎隣家昨送石榴酒顧
問中厨復何有樹上露雞不費錢市頭霜蟹初

入手鍾山硯硯撲人青潭水空虛蘆滿汀江城
寒色樹慘慘山閣雨意雲冥冥我且爲君吟君
當和我一曲綠綺琴君但爲我飲我自臥君三
尺珊瑚枕長安一月報五至萬事紛紜不得意
北闕上書違素心南山看獵真高計今日何日
逢好客大白可以澆胸臆仰天大咲淳于生何
必遺簪脫珥傾一石

臨清故秋叅戎至

乘興南來路幾何輕舟十月下黃河揚帆鐵甕
吳山羊鬚纔金陵楚樹多酒到輒呼元亮飲詩
成還教小蠻歌角巾泥跡風塵裡誰識當年馬
伏波

江干送嚴稚荆

酒散離亭錦席開故人西別鳳皇臺白門從此
無知己不比江潮去復來

鄭侯升集卷之九

歸安春裳鄭明選侯升父

詩

丁酉

悼內

三
一
鴻從風

飛彈丸中道失

一何虐奄

永相離有丁凡七

長者尚未成幼者疇相依開奩

其二
悲餘少痛哭摧心肝死矣安復知

其二

昔子共貧賤辛勤二十年及余登仕路子疾復
糾纏身與床相守口與藥相便以茲歷歲月雖
生無所歡不歡猶且生速死良可歎吁嗟吾老
矣何以堪悲酸

其三

廢草不待秋陳人不待老草枯有時榮人死終
已稿幽明兩決絕相戀不能保房櫳間無人總
惟何悄悄兒女號我前令我心如擣

其四

遠行多泣別尚當還故鄉子去如烟消千歲不
復生返魂既無香致鬼復無方丹青圖舊形想
像已微茫壺殮奠虛位涕泗徒浪浪吊客雖滿
座焉知結中腸

卷九

燐燐桃李花篇題石溪嚴稚荆風不卷

燐燐桃李花結實何離離結實雖云好花落不
上枝天地本無情二氣潛相移人生非金石奄
然與世辭傷彼孝子心日夕恒懷思豈無五鼎
祭不如生相依死者永無知生者良獨悲

元夕代人壽蔡廉憲

海月春初滿風燈夜正饒懸弧逢此日獻酒及
良宵白髮招耆舊青山謝 聖朝醉餘豪興發

倚杖入星橋

生日卽事

露井臨朱檻風簾蕩玉鈎雨餘花寂寂春靜水
悠悠托世真無用偷生祇自羞百年今已半頻
使髻毛秋

月下聞鶴鳴絕句

白露三更帶月明銀河斜挂石頭城朱簾半捲
人聲斷春水池塘聽鶴鳴

卷九

魏國公東園集讌

繫馬卸雕鞍名園路幾盤興來乘日暇老去惜
春殘山鵲藏楊柳江蜂抱牡丹平池一片水取
次月中看

浦口楊地部招燕玉虛觀

羽觀邀歡處牙門講武餘天清山月小浦靜吏
人疎玉盃調櫻筍金虀鱸鯉魚醉歸沙路白馬
首大江虛

珠泉絕句

側菱山前石竇穿兩峯迴合夾清泉朝來雨意
南風急吹散真珠萬顆圓

次日珠泉復作

夜臥難忘月朝遊更帶星池流搖岸綠山色壓
窓青曲折穿岩石虛無度水亭鹿車携美酒從
此醉劉伶

遊豐樂亭

卷九

四

勝賞因公事幽尋得古亭谷虛鶯恰恰潭靜草
冥冥醉覺衣冠縛狂憐鬢髮星歐公祠屋在斜
日舊山青

馬侍御招燕瑯琊山

舊說瑯琊美新從侍御遊馬盤山逕窄花夾石
門幽絕壁合雲出飛泉帶雨流官程苦相迫迴
轡入滁州

遊醉翁亭

馬度羣山側亭虛萬木中石崖寒溜雨澗水夜
鳴風樽酒隨賢主文章想醉翁瑯琊最佳勝青
翠滿春空

冶城齋宿晚作

冶城日落樹冥冥九曲迴廊抱冶亭王導西園
荒草舍桓玄別苑斷烟青霜飛玉笛寒吹月風
捲朱旂夜拂星道院清齋獨無事碧簾方几看
黃庭

卷九

五

金山人季黃送癭木杯席上爲長歌

簪冠老翁江上來贈我何物癭木杯離奇猶帶
半生意擁腫翻成有用材此木恐是千年物一
朝巧匠能相識質樸元因天地功皮膚未晚風
霜色老夫把玩不釋手顧取中厨鬱金酒奚奴
斟酌侍兒獻爾腹中空恰容斗此時五月熟黃
梅少女風生雨欲來隔簾海燕有時語滿院戎
葵無數開一飲再飲爲君舞我舞柘枝君擊鼓

男兒爲儒半百年讀書萬卷豈徒然黃門給事
非不達躊躇世故多迂濶封章枉使心肝碎肉
食空憐牙齒豁吁嗟乎癭木杯不如飲酒待吾
老與子相隨歸去來

夕

夕風吹盡省暝色上黃扉衆鳥隨雲去孤螢冒
雨飛感時頻擊劒憶婦獨沾衣多病那堪此應
催兩鬢稀

卷九

六

八十老翁歌

八十老翁健如鹿神如秋月膚如玉科頭還讀
北山文鼓腹高唱前溪曲與發探囊取酒錢孺
人親煮槎頭鱸朝廷事業兒子在白髮相隨
不羨仙嗜肉貴鮮不貴腐老不行樂生何補鹿
門龐公非高人夫妻一生長作苦

哭黃侍御

人生易死如電滅嗚呼不起腸欲絕哭聲悲者

毋與妻母老無淚妻沉迷兩月遺孤不識父但
知索乳乳下啼府中御史近有幾稀如晨星君
復死白簡橫陳猶自存繡衣撩亂無人理乾坤
萬事正艱辛汲黯由來社稷臣箇中諫草曾焚
否袖裏彈文猶未陳君不見極下馬青芻不齒
嘶向野又不見樹上烏啞啞悲啼夜月孤朝
廷從此無司直魂招歸來不可得

送人適武林爲西湖之遊

卷九

七

選地錢塘美狂遊今羨君千山三面列一水兩
湖分落日鷺峰樹清秋龍井雲遙知懷古處三
吊岳將軍

聞同年熊思劬計

名理王摩詰文章褚少孫故人分世路落日哭
江門離別當時語歸來何處魂親朋頻報死淒
惻不堪論

題歐陽子醉經樓

男兒讀書如富人珊瑚木難錯陳生不讀書
如貧族藜羹布被常不足左史平生飽與墳張
華博物古來聞窮經最癖杜元凱識字能奇揚
子雲吁嗟古人死已休今人見書如怨讎牙籤
雖在嬾觸手玉笈未檢先垂頭歐陽之子號書
簾藏書滿樓光若燭三更時刺蘇秦股七日長
披郝隆腹我亦平生頗嗜書一行作吏八年餘
公移封事日相促萬卷青緗付蠹魚可憐門前

卷九

八

書帶草鄭公鄭公今已老

題金山人秋林圖

山人畫手稱絕技直跡無多世爭貴筆勢新奇
出古人心思冥漠通元氣酒後耳熱發狂呼索
筆寫作秋林圖須臾丹青忽滿紙颯颯秋風座
中起千樹萬樹天未霜欲枯未枯風葉黃赤欄
橋邊山正斷如聞流水鳴浪浪懸崖遠勢若萬
里飛泉直挂天河水恐是廬山前得非天台裏

半生丘壑最關情一入風塵萬慮生拂水思歸
歸未得對此不覺心神清

桃葉渡

桃葉渡頭千樹烟短簫長笛蘇州船兩岸紅樓
相掩映白鷗飛度水闌前

九日何僉憲讌諸同年登雨花臺

青山九日客紛紛下馬笙歌四面聞詩思君如
何水部風流誰是孟參軍江門估棹懸秋日竹

卷九

九

裏僧家鎖暮雲醉別平臺蹀兩至長干飛雁兩
三羣

聞報

幾年廟美錯封倭滄海東來戰艦多推轂此
時思李牧轉漕終日嘆蕭何中朝司馬虛金
鉞萬里征夫荷寶戈聞道南原今已失憑誰急
與救全羅

清涼臺宴陳侍御

落木人烟外滄江秋氣中雲橫山郭黑日射水
門紅搔首君王遠憂心我輩同誰知佳會處惆
悵立西風

浦口楊民部招讌

玉清分軍壘金城控帝邦旌旗初練士樽酒
却臨江楊柳低秋水芙蓉倚莫認二更天地靜
月照碧油幢

練兵曲八首

卷九

上

白馬銀鞍擁將星健兒結束似神丁天王日
夜思豪傑但使行間有衛青

犀甲三千照日明霓旌不動馬無聲軍中寂靜
如清夜何似當年細柳營

將軍玉帳向江開鼙鼓聲喧江水迴寂是穰苴
軍令肅轅門莫遣一人來

兩浙精兵天下無材官子弟氣雄驪須臾忽掃
風雲勢魚復灘頭八陣圖

赤旗如日劒如霜漠漠平沙卽戰場馬上齊吹
朱鷺曲先鋒生提左賢王

壯士如雲氣不平傳聞日本太橫行提刀東指
遼陽路願領偏師萬里征

馬足紛紛沙日黃乍分乍合各成行驍雄最有
張從事短槩長矛不可當

猿臂吳兒膂力雄紅衫繡帶挾雕弓江天指點
雲中鵠一箭雙穿墮遠空

重遊珠泉

八卷九

十一

江北名泉出秋深舊客來風高梧葉下霜冷菊
花開樂部吹金管僧厨洗玉杯賓朋各醉散步
月獨遲迴

犒軍

江風九月捲平沙散落清霜滿萬家衛士千年
承主澤三營遍賜木綿花

經黃葉嶺

黃葉嶺邊黃葉飛江風蕭颯吹我衣清秋塞北
斷鴻去落日馬上行人歸百年回首已衰白萬
事傷心今是非一望長安一惆悵無人知道寸
心違

同周司馬諸公遣水兵應援

水卒三千出石頭餘艘絡繹擁貔貅滄江霧散
朱旗曉采石風高畫鼓秋司馬持杯歌吉日將
軍擊楫誓中流從來牛酒恩非細此去應紆

聖王憂

八卷九

十二

新江營對雨

漠漠江雲生江天雨如霧東望白鷺洲蒼茫不
知處

早寒入新江營

白馬入營門朔風吹大纛秦淮一夜冰霜飛紫
貂帽

祝給舍至留飲

佳客相逢興太豪入門先脫綠雲袍却呼稚子
調生菜更與青錢換濁醪萬井烟消人語定三
江天靜月華高看君盡日譚名理不覺樽前落
塵毛

雪夜與諸子坐

薄暮霰先集中宵雪更雄浮光半帶月舞勢暗
隨風坐擁青燈坐歌愁碧酒空畏寒誰第一衰
颯白頭翁

入卷九

十三

雪霽曉步憶楊叔純

寒月朝慵起開門院日紅雀飛翻竹雪入立避
松風把酒無良友看山獨老翁灞陵驢背上詩
思共誰同

雪後閱江樓懷王大

白門白雪夜颼颼孤客孤城靜倚樓旭日光輝
浮遠樹殘雲狼藉過中洲誰憐老病烏皮几却
憶神僊鶴筆寒空待致君千里外一樽相對看

江流

對酒懷周子完

空庭無所有斗酒對烟蘿不見車公在其如四
座何柳塘秋月近蘆岸夜風多新製江南曲君
來聽朗歌

青溪吟

馬行竹橋頭青溪橋下流青溪非昔時水狹不
容舟昔人桓伊妙音律肘間常挂柯亭笛船上

入卷九

四

何人呼野王爲君三弄據胡床主客相逢無一
語曲罷不辭揮手去餘音嘹唳飛滿空玲瓏月
照青溪樹

感懷

秦淮十二月北風何颼颼冶遊誰家子寒空放
青鵠寂寞黃門郎水棟玉蟾蜍素手炙琅筆草
蔬獨躊躇

送吳伯道歸吳興

歲莫鄣山路胡爲君獨歸只今人去遠從此馬
來稀木落風迎馬崖高雪照衣江邊頭白吏何
日閤荆扉

歲暮卽事

臘盡休公事無人早閉門鉤簾看竹樹筐果散
兒孫晴雪留階濕寒烟度水昏雞栖江色暮返
照落清尊

枕上聞百舌

六卷九

七五

雪洞高眠懶下床珊瑚枕上髮蒼蒼數聲百舌
東牆語又見春風到建康

除夕

晦日春初動是日立春浮生歲又除以簾無舊
婦腸斷欲何如

鄭侯升集卷之十

歸安春寰鄭明選侯升父著

詩

戊戌

元日與嚴稚荆夜酌

樹轉東風曉江迴北斗春一杯元日酒千里故鄉人慙直逢明主光輝忝侍臣空添犬馬齒白髮數行新

八卷十

新歲省中卽事

官鴉散盡日高時青瑣風寒草色遲春殿晴雲通禁禦午門殘雪照罽毼中原四顧憂天步薄質三年仰聖慈一自省僚零落後却慚金印太纍纍

種竹

不待竹迷日移栽春檻前護根防土薄剪葉畏風顛急響三更雨涼陰六月天自今招好客長

對綠娟娟

竹下與客試酌

未料明年春筍生繞堦綠色已縱橫日沉院靜微風過消受南牆簌簌聲

春夜驟晴

簾垂晝省夜悠悠驟見天街雨色收滅盡春雲不知處獨懸明月照皇州

送何比部告滿之京

八卷十

貰酒石城門送君花外村曉風飛海燕春水上河豚滿秋稱能吏趨朝報至尊萬方堪涕淚別後向誰論

清明日上孝陵

夏后藏書穴軒皇鑄鼎湖人間留石獸地下想金鳧谷暗春泉響松高曉月孤江山滿目在萬古見黃圖

蔣園燕周比部

楊柳藏珠箔桃花繞畫樓午風黃鳥語春水白
鵝浮曲任周郎顧棋隨謝傳遊金龜腰下在酒
盡莫相愁

挽何比部

夜壑千年去春江萬里歸浮生爲客遠異地吊
君稀漢署聲名大秦關氣色微故人騎白馬洒
淚獨沾衣

送支中丞之楚

卷十

三

白日三山出行人上馬初紅塵一片去從此見
君踈江動巴陵濶雲深夢澤虛音書倘相問爲
寄武昌魚

力疾行園

力疾強梳洗開門春草繁遊魚迎雨出闔雀墮
空翻買藥資微俸看花賴小園風塵覺衰倦何
處覓桃源

暮晴至夜半復雷雨

幸見高春日安知子夜雷孤燈四無語風雨樹
中來

新種竹爲大風所偃作歌示楊二

主翁手種南牆竹一心珍重如青玉有酒輒從
此君游有書每向此君讀只道清陰六月寒春
風不合太摧殘夜來感發如有怒推倒檀欒八
九竿此時主翁春睡足安識此君蒙此辱可惜
霜根半出泥可惜雲稍橫臥屋狀如幽人與介
士時乎坎塲遭顛躓剛直不見天地憐清高翻
使鬼神忌與君看竹發浩歌春風欲吹將柰何
護持豈無僮僕在灌溉空煩心力多酌君酒爲
君起人生萬事不遂常如此

孝陵咏松

高帝園陵松樹香株株老幹儼分行霜皮磊砢
龍鱗古露葉參差馬鬣長夜色直侵山月靜秋
聲不斷海風涼萬年王氣常相近却咲秦封事

渺茫

春雨不絕官齋酌嚴大稚荆賦勸酒歌

我欲椎破阿香車我欲翻倒天女壺四時平分
一春九十日何爲羶雷暴雨無日無泥却鳳凰
臺王孫雖有馬不敢提鞭來沒却白鷺洲大江
雖有船不見一人游落花千片何人惜垂楊百
尺何人識人生百年纔百春一度春光已虛擲
嚴生嚴生聽我道有酒何必登山好屋上春聲

卷十

五

自有鳩檻前春色非無草莫怨天公風雨多祇
怕杯中此物少君不見中山大醉何曾死君不
見三閭長醒不得老萬物無如鸚鵡杯進君百
杯手莫推三山仙人不可遇夜夜朝朝白髮催

朝霽絕句

朱雀橋邊朝雨絕青龍山上春雲滅江風東來
麥隴香屬玉雙飛白如雪

暮春

歲月今垂老江山已暮春蜂邊花寂寂馬外草
萋萋病隔家千里愁行酒數巡親朋漸凋謝歷
數舊游人

送楊叔純歸

投老憐同病初逢惜更離不堪春莫酒獨送日
斜時贈別聊分藥論交祇寄詩所欣郭有道新
得蔡邕碑

時楊爲其父乞
得許司馬誌銘

閱城

卷十

六

萬雉金墉壯三江玉浦通天迴青嶂外日轉碧
雲東古木盤秦水春花簇漢宮偏安四十帝
未有聖朝雄

霧

重霧曰於烟濛濛散曉天馬蹄迷舊路鴈陣失
前川岸近纔知樹江長不辨船故鄉元自遠一
望倍茫然

香稻園賞牡丹絕句

郭外名園野水迴春風滿院牡丹開何人解作
清平調只合東山李白來

莫愁湖讌吳光祿十首

公子高樓好清虛一水迴地因遊女勝杯爲故
人開白日生龍浦青山落鳳臺垂垂雲欲下疑
是莫愁來

二

花月盧家舊湖山晉代餘遊絲牽古架臥柳覆

卷十

七

春渠園叟能調鶴江鳬慣取魚乞身如得許從
此卜隣居

三

鐵塔凌霄古金城傍水齊行人官道外落日女
牆西席任飛花撲門從乳燕低吳筠有佳句青
竹可留題

四

沙白全疑雪湖空不讓江中流浮水榭四面拓

風颿繫馬森森樹撈魚泛泛艫莫誇光祿酒村
釀儘盈缸

五

自咲三年客能看幾度花入門春已莫步餘日
還斜水影搖青岸山容帶紫霞寂憐湖曲處小
結野人家

六

正疑沙路斷復得板橋通馬立花香裡人游水

卷十

八

氣中酒饒金谷興客有竹林風五月南薰動還
看幽菖紅

七

愛酒陪山簡圍棋對謝公祇應愁晝短誰復問
途窮魚隊斜吹浪蛛絲軟颺風垂楊數十樹飛
絮滿簾櫳

八

汎水重開席穿林更上船狂來不記老醉裏卽

爲仙渚靜鴛鴦浴沙虛翡翠眠安知郊市近別
有一人天

九

昔時孫楚樓李白此遨遊月近烏紗帽霜飛紫
綺裘遺基花岸晚古道麥田秋惟有澄湖水波
光動石頭

十

海嶠月纔出江門雲忽繁村禽逃雨急野樹受

卷十

風喧飯熟青精煮歌新白苧翻若愁歸路滑留
宿仲長園

諸同年集宴於孫氏園

物華三月盡野色四牕中燕舞花階日鶯啼柳
陌風棋聲留謝傳酒興着王戎此會經年少金
樽莫放空

吳光祿將北上過予爲別便留小飲

故人將遠適今日暫相過返照城頭少悲風江

上多開筵具雞黍解帶掛松蘿自有陽關曲驪
駒且莫歌

爲祝黃門題鍾山晚照圖

金陵自古帝王州鍾山龍蟠對石頭其餘羣山
不知數爭奇競秀相迴互黃門岸幘向落日落
日如盤圓且赤顧謂丁生試作圖歙州好硯松
脂墨杯有醴醪盍有脯堂上擊鼓堂下舞手持
素紙興始狂醺墨淋漓勢莫當遠山慘淡橫天

卷十

際近山錯落青螺髻暝色濛濛筆下來餘霞掩
映西江氣野外筵中各有山咫尺雲山若可攀
主人拍檻呼好手何物酬子白玉環君不見顧
虎頭壁上金粟影又不見曹將軍殿前照夜白
古來能事必有名丁生會見時人識

燕子磯卽席二首

突兀磯頭寺蒼茫野外村疎雲垂日氣斷石落
潮痕法曲新翻譜香醪屢換樽山僧遙指點風

信有江豚

燕子中洲亂鰭魚五月肥數行吳樹老終日楚
帆飛水氣涼人面山陰暗客衣微官久自因此
地欲忘歸

夏日陪祝給舍飲齊王孫烏龍潭水閣

烏龍潭上水風涼帝子開樽碧酒香落日半侵
漁浦靜好山斜帶鳳城長文章典則陪枚叟禮
樂從容接獻王共托昇平歌既醉艱難回首說

高皇

莫愁湖送董司寇確菴之京

白馬不行青馬嘶留君且住石城西遲遲晴日
桃花亂淡淡春潮燕子低千里趨朝容祖餞
兩年傾蓋竊提携慙慙好慰曹騄使早晚應聞
烏夜啼時曹御史在獄

夏日謁齊王孫伯脩留飲水亭

王孫家近鳳皇臺別築虛亭傍水開淮樹烟深

隣笛響江城日暮釣船短情高促席論詩法興
極呼燈勸酒杯辟者無勞飛雪散披襟自有快
風來

七夕

今夕是何夕把酒問黃姑雨過衆星出大小如
懸珠秋瓜切綠玉冰盤薦東厨何人慘不樂
一老夫

贈劉紫芝

有客金陵遊逢我鍾山麓長風吹紫髯白皆如
冠玉開口談孫吳萬言苦不足感慨天下事氣
結滿胸腹東欲誅日本北將掃獯鬻何當薦國
士高壇爲君築

遙哭朱金部年兄

仗劍今春去藏舟此日聞那知一旦別遂作九
泉分世短真如客天長哭君生芻無處薦獨
立望燕雲

祝節婦

青青女蘿草寄生桑樹枝桑枯不復生纏綿終
不離朱家有女子容顏一何好八歲不出房行
坐隨阿母九歲無嬉戲中閨執箕箒十二學女
紅十三操井臼十六乃結褵嫁作祝家婦阿舅
嬾生計家貧嗜杯酒阿姑何復急怒罵常在口
夫壻不得志阿姑大譴呵沉憂不自解一夕自
投河阿女仰天號累日絕水漿自痛生何爲不
如從夫亡一引金剪刀再雉屋上梁諸母急救
之晝夜還相防諸母白女言勿嗔儂救汝夫死
終不生寧今何自苦女白諸母言母言且休矣
賤妾無夫壻譬如魚失水儂生亦何爲不如從
夫死諸母復白女寧言不相當寧有舅若姑輩
筑在高堂汝夫旣已死汝叔猶在襁汝今從夫
逝二人誰爲將阿女默無言開口強復食粉澤
不復施形容日以瘠阿姑忽白女儂今羞見汝

卷十

七

卷十

七

勿復爲我婦但聽他人娶女驚長跪姑姑何出
此言婦人嫁夫壻事死如事存永作姑家婦斷
不適他門姑乃重白女儂實羞見汝相與羞相
見不如不相與但適他人去我斷不留汝女復
長跪言涕淚滿衣裳良人不幸喪小叔猶在襁
妾若從姑命二人誰爲將阿姑心不懌何乃故
相戀汝但勿復言汝但勿復見汝今不決絕亦
不見汝面阿女潛自思低頭還告姑不蒙姑見
許願且歸母家號呼入空房再拜辭亡夫上堂
辭二人下堂攀戶樞妾今暫自去善保風燭軀
五步一回首十步一踟躕何爲骨肉親生訣在
須臾阿爺見女歸當門三頓足阿母見女歸相
持仰天哭婢子見女歸擁篲涕在目隣舍見女
歸感歎聲簇簇酒掃舊時房闔門不見人婢子
名惜梅相與秋復春績麻不釋手中心念姑舅
歲時往問安往亦不得久陰陽固無情四序若

飄風今年阿舅死明年阿爺亡小叔幸成立妣氏失其明阿姑召女還相見各悲傷中厨無斗米奉姑何助勸惜梅亦不天中道喪其耦願言永相從同宮以白首復有寡女弟節操亦如姊共指天日盟貞心抱終始亭亭山上松烟烟江邊月哀哉三嫠婦芳名永不滅

送鄭符卿還蜀

酌酒江頭暫欲留君住滄江蜀門來行人蜀

八卷十

三

門去風飛落葉秣陵關一片秋雲去不還萬里馬蹄從此始不知何日到岷山

重送鄭符卿

病葉垂寒雨飛蓬入暮雲一秋常送客今日更悲君酒外江聲苦歌餘馬足分相逢無季布心事遣誰聞

送陳中丞北上

徒騎城門出衣冠祖席開秋高搖落盡日短別

離催吳樹周顒宅燕雲郭隗臺聖朝多大議只待老臣來

秋夜坐紫薇花下

五月花開秋更香風吹紫艷倚長廊老夫差作黃昏伴輸與中書白侍郎

李訥言遷少廷尉之京奉送三十韻

落木飛江浦寒山擁石城秋深爲客地日暮送君情白苧衣頻把黃花酒暫傾片言猶未盡五

八卷十

六

兩欲長行望眼依帆色離歌逐鼓聲星聯三載厚雨散一朝輕粉署流芳蹟銀臺起大名漢家能約法廷尉此持平貫索關虛實圖屏寄死生咎繇元正直定國最神明去去辭高寢悠悠赴帝京吳關開錦纜燕樹引霓旌青眼行相戀丹心老共盟江淹魂黯淡賈誼氣崢嶸社稷無籌策風塵有甲兵天驕頻馬日域正飛鯨萬里煩周餉三旬費禹征播猶反覆蜀道且

縱橫金穴經山脉縉錢急水衡貂璫分道出賦
役萬方驚國步今如此民生何所營竟咨勤岳
牧漢議集公卿薄質叨鴻漸微才耻鳳鳴竟無
千慮得徒使百憂并拙計思田里清朝付俊
英終垂磻水釣會入鹿門耕此日悲吾道如君
檀老成風雲逢契令日月近光榮簡拔恩何重
經綸術本精祖鞭從此發四海待澄清

長相思

二八卷十

十二

長相思征人萬里戍高麗茫茫遼海何時歸五
年生死不可知賤妾蕭瑟守空閨江天九月鴈
南飛草枯木脫霜淒淒開箱啓篋理故衣霜砧
悠悠韻何悲故園秋氣猶如此何況行人雪落
時

魏國公園亭招飲五首

虎帳開先業蟬冠席上公名園珠箔外芳譙戟
門中結石峰爭出疏池水細通山河有漢誓此

地樂何窮

洞口雲常濕林間磴屢迴千年山鶴唳十月海
榴開玉柱調箏轉朱衣出隊來風亭非一處次
第與卿杯

平生頗好事投老更狂歌但惜紅顏損那論白
眼多漉巾從我好看竹許人過況有流觴水風
流似永和

秋水通泉眼寒烟抱樹身掛衣低綠竹散飯出

二八卷十

十三

金鱗箸落侯鯖美杯行內酒春翩翩魏無忌虛
左待何人

不作高陽飲安知公子家坐當潭水靜步轉石
橋斜晚色生楊柳秋香老菊花玉山吾欲倒更
與奏琵琶

白鶴樓雪霽絕句

海日東來白鶴樓北風吹裂鷗鷺裘青天映帶
千山雪數點晴雲過石頭

十二月二十八日行園絕句四首

歲盡銅章鎖蕭蕭日杜門開園面山水携酒引兒孫

傍舍宮池淺侵門野岫長風嘶青驤裹冰立紫鴛鴦

晝暖雞初出冬深草尚青晴沙明若水殘雪細如星

翠竹搖金井紅梅亞繡窓逕陰雲度閣院晚日

沉紅

卷十

九

送嚴稚荆歸吳興

嚴生風雨別東出秣陵開旅店繁雲裡歸驂亂水間身輕思故里心遠夢名山爲報玄真子扁舟作意還

鄭侯升集卷之十一

歸安春裳鄭明選侯升父 著

詩

巳亥

元日與舍弟飲絕句

新酒入新年白門風雨至孤燈老弟兄間說小時事

憶城南

八卷十一

少年多意氣結交盡名流芳春二三月命酒城南遊湖水何溶溶岷山清且幽東風汎淑氣桃李羅汀洲山禽前後鳴倉庚與班鳩慷慨自起舞擊缶揚清謳景簫鼓歸餘歡未能休百年忽已半紅顏難可留何爲風塵間碌碌安所求

仲春陪祭孔廟

孔廟依山靜周宮下馬恭芹宮春寂寂壁水夜溶溶几席清陰肅鐫篆古色濃累朝崇位號多

士族章縫玉殿升歌迴瑤階舞羽重餘香飛黍稷雅韻落笙鏞史祝千官聽犧牲列郡供爐香青馥郁珮響碧玲瓏酒引司成祭班叨諫議從靈來雪覆座神送月留松大道臨涿水諸生仰岱峰文章天地秘禮樂帝王宗學博名何用途窮世莫容麒麟終一泣鳳鳥竟難逢氣運苟如此人謀安所庸天書空降雀聖表只潛龍闕里存遺宅農山失舊踪自從梁木壞誰得扣洪鍾

八卷二

月

看月捲珠簾蕭蕭滿畫簷乍來人影淡漸轉樹陰添氣與秋河亂涼將夜水兼百年衰更白愁照數行髯

臥病

人生孰無病此病獨何深製藥親朋力加飧子弟心衰年羞祿秩晚計合山林幸不填溝壑春桑八百陰

病中憶沈長別業

不識田園近若何洛陽歸興日蹉跎
舊時野竹平安否清夜山猿悵望多
病惜餘生仍皓首老將吾道寄滄波
風流況有詩朋在月白花香對朗歌

吳興四時憶絕句二十首

舊中所載物產皆南京所無及

有而不佳者

二月金陵客未還鶯花正在太湖間
畫船不住

卷十一

三

前溪曲半到南山半北山

其二

報到西郊販笋船呼兒買取不論錢
錦綳新剝佳人手細落霜刀玉柱圓

其三

金蓋山前好畫圖搖搖舴艋出南湖
大頭菜甲全輸蜜巨口魚兒不讓鱸

湖州誌大頭菜小頭魚巨口細鱗狀若松江之鱸今土名蕩魚

其四

青桑採盡柳花吹正是吳蠶落繭時
少婦繰車聲未斷郎來市口賣新絲

其五

日煖山齋懶下床侍兒持酒喚人嘗
白鰕細簇銀鈎軟青豆初肥玉粒香

其六

西郭櫻桃火齊光南湖蓴菜水晶涼
儂家自造

卷十一

四

醍醐熟瀉落偏提滿座香

其七

江南候雨送黃梅江渚隆隆昨夜雷
唱賣黃魚聲正斷太湖別有白魚來

其八

萬樹楊梅太史灣品題不數洞庭山
垂垂紫玉青條裡的紅珠翠葉間

其九

銀塘白藕空如水玉浦紅菱媚若花六月南窓
天正熱毘陵已到綠沉瓜

其十

湖上秋風吹籜冠白蘋洲上月團團乘涼自剥
雞頭實萬顆真珠散玉盤

十一

簇簇銀魚一寸長中厨進餅紫茄香高歌白苧
橫塘畔喚取詩人上酒航

十二

秋滿長橋月帶沙秋城深鎖萬人家涼風緩進
烏程酒活火新煎顧渚茶

十三

吳莢九月看霜紅別與山莢味不同記得故園
三四樹年年青宮摘秋風

十四

柳蟹無如溪蟹肥香秔落杵雪輝輝村南村北

茅柴酒日日鄰家喚飲歸

十五

衢州霜橘紫金苞玉液瓊漿不用調此物遠來
三百里香風散滿駱駝橋

十六

莫咲蕭條楊子居先人遺得舊圖書閉門擁火
看周易山雪門前已尺餘

十七

徵才近降御書新給事黃門會有人老病已非
經濟具不如歸去作閒身

十八

楊子津邊雇小舟片帆東去臥滄洲金陵花月
非吾土況復衰年半白頭

十九

從來沈約好郊居園有桑麻沼有魚舊日鄰翁
倘猶在科頭閒說五行書

二十

男兒慷慨氣如雲，不是巢由懶事君。去日苦多筋力倦，餘生應與鹿爲羣。

王孝廉時簡歸吳病不能送

子歸何太急，手拂紫金鞭。夜度昭關月，朝呼溧水船。白頭悲伏枕，青柳失離筵。願逐王維去，題詩對輞川。

長兄仲兒俱病

卷二

不見園花落空閨，三月天誰憐。父子病白日，對床眠。

寄徐山人

一丘一壑有躋攀，君在千山復萬山。家住好山松徑裡，人坐浮世酒杯間。應同阜帽看遼水，莫自青牛出散關。盡道市朝堪大隱，老夫蹤跡十年班。

卽事

垂死孤臣萬事輕，忽聞傳語到南京。數行札宮人下六道，皇華內使行。御

臥內

晝居常臥內，兩月病淒淒。疏草荒公事，庭花斷馬蹄。竹交陰自苦，窓暗日應低。無限東歸意，春風獨向西。

報恩塔

卷十一

長干寺傍雨花臺，鴈塔高標日月迴。山抱帝城吳地濶，江浮元氣蜀門來。有時鈴語諸天落，無數燈光五夜開。最是文皇功德勝，小臣長祝紫霞杯。

祝黃門見過

忽聞官馬鳴，客至遣兒迎。一病踈人事，頻來見友情。微軀元老瘦，骨異平生輕。經濟憑公在，吾將出鳳城。

貽示園丁

東山歸有日爲報舊漁樵莫剪門前樹先生欲掛瓢

不寐

不寐夜悠悠南窓月似秋池空魚躍水風亂竹侵樓烽火傳胡騎貂璫弄估舟已知羸病極憂世未能休

枕上

五年薄宦吏中夜獨眠時人靜春燈淡天清曙

八卷十一

九

第八七

鼓遲偷生惟食粥扶病強看棋亂髮難堪理紛紛枕上絲

魯民部之京病中貽詩奉送

日出天門鴉亂鳴聞君正發畫船行別離不料逢予病租餞無由盡主情海氣曉連京口樹江流春湧石頭城片帆一掛南風遠那得相隨數里程

蔣將軍送火魚數頭喜而作歌

我昔少年百不憂火魚手畜數十頭一朝結輶主人出聞道此魚今亦失自從前月病在床兩月足跡絕中堂碧窓如雲隔天日無物可以消愁腸將軍知我心鬱鬱餽我火魚白鰓赤者爛如勾漏砂白者淨若荆山璧爲我汲水向銀塘爲我作島水中央誰言水廣不盈咫宛轉環遊如萬里大魚聯行若弟昆小魚逐隊如兒孫出水沒水從所欲江海安知非一盆衆魚悠悠各自適一魚強梁獨多力公然奮力向空翻飛越盆池幾一尺莫矜汝力健難馴恐汝顛狂拍汝鱗溪有溪毛池有飯惠養他時識主人

病中憶新種竹示家童

南牆新種竹今有幾竿存移石容抽笋通渠好灌根病中思拄杖健日想開尊但放高人看來時莫掩門

中霄

老病將歸客中宵獨放歌漢家繁賦稅蜀道有
兵戈郡國軍需少江湖野哭多敢言包諫議天
譴竟如何

仲兒病甚先歸

汝病還家早吾行待命遲雖云前後發那免去
留悲千里夢兒小孤身念父慈此身各自愛執
手淚如絲

初發舟歸龍江關作

二八卷二

十二

三

歲月浮生老鄉園今日還主恩容綠野身病
得青山風壓烟低地雲合雨度關孝陵回首
處松栢杳難攀

吳江卽事

烟滿吳江樹滿村海天飛上月如盆太湖正湧
黃梅水亂落長橋七十門

初歸王時立見訪

乞得支離老病身卜居歸見草堂新門隣北郭

對流水月出東溪來故人尚幸班荆餘齒在祇
留脫粟一官貧自今屏跡逢迎懶君若能來不
厭頻

夜坐

病子夜無侶寒蛩隔窓語沉沉秋漏長風散一
溪雨

秋夜卽事

老病江湖客清秋風雨時豆花垂檻濕螢火度

二八卷二

十三

窓遲方管收殘果孤燈改舊詩此生過半百誰
念髮成絲

愁

抱病經年獨臥愁碧簾湘簾不勝秋寒花細細
蕪風落暮水蕭蕭帶雨流東海尚煩屯漢戍西
夷頻報犯巴州此身已作歸田客徙倚憂時未
肯休

促織

黃昏萬響靜蟋蟀近南牆箇箇知秋早啾啾語
夜長天清流素月砌冷灑飛霜織錦機中婦懷
人空斷腸

秋七月月幾望與憶素王先生爲壽

越山楚澤抽簪早處處人呼有道名舊業孤村
門對野秋風一徑水侵城汗青寫易尊王弼垂
白傳書老伏生幸托通家情不淺祇將几杖日
隨行

聽琵琶

山桃初發病還家忽見秋風灑荳花賓客不來
門日鎖夕陽殘雨聽琵琶

錢文甫至

蒼頭傳客至白髮遣兒梳小店新沽酒隣家正
餽魚浮生安老病嬾性得幽居若念相知舊頻
來看草廬

風雨與嚴稚荆對酌

風雨過城門東溪秋水渾幽居常閉戶寒意一
開尊薄產供蔬米餘生托子孫近知詩法密細
與故人論

病中山人陳庚老過訪

山人八十神蕭爽青鞋布襪鳩頭杖爲惜東溪
老病夫乘興忽到東溪上授我平生詩百篇自
言貧乏傭書錢此詩字字皆手寫老幸眼力如
英年舊日詩朋今絕少我與君如星在曉君雖

嬰錄春秋高我已沉縣衰颯早獨臥悠悠秋日

長爲君病減神飛揚况喜中庭宿雨散但覺高
枕秋風涼屈指十年離別久今日何知再攜手

小僮煮茶婢煖酒大男高歌我擊缶秋花前秋
溪口坐看明月懸高柳

病中嚴稚荆携酒見慰却過溪上三成樓

痛飲

裊裊重樓百尺開籃輿緩上勢崔嵬晴雲亂擁

山腰出野水遙從天目來映日高低秋樹合隔
城隱見莫帆迴莫言病客無豪興拚醉君家碧
玉杯

重陽宴金陽孺嚴稚荆三首

細雨重陽日孤城一病夫興高從客飲力少喚
人扶風樹時開合雲山襟有無浮生已衰老懶
復佩茱萸

其二

卷十一

七

憶昔南城外幽尋坐野亭酒臨秋水碧馬立莫
山青物換親朋減年侵髮髮星悲歌對黃菊四
座不能聽

其三

送酒駐無客登高自有樓共爲佳節賞獨覺老
夫愁水色一溪晚砧聲萬井秋沉絲何日起走
馬復狂遊

寄姚孺叅

嗟君時不利久客武林城氣逐黃金盡愁隨白
髮生莫秋羈旅地垂老寄書情歸棹何時發招
魂淚滿纓

贈徐君美

徐君不治產五十二毛生遣與棋無譜資身畫
有名窮途嬾自哭俗眼謾相輕衰病憑誰伴留
連見爾情

落日吟

卷十一

十六

落日復落日落日行人急行人復行人行人多
苦辛

王无夢山人子 忽至悲感橫集爲絕

句

自失王侯十七霜平生詩酒兩茫茫故人尚有
山濤在一見遺孤淚數行

鄭侯升集卷之十一

歸安春霽鄭明選侯升甫著

詩

庚子

移居橫山別業

茆屋春花裡
芒鞋野竹間
綠浮侵岸水
青撲對門山
陶令惟耽酒
劉伶已閉關
高歌有佳句
扶病也開顏

遊目

碧水進山村
橫山截水門
傍池低結屋
對雨靜開尊
遠樹藏帆影
殘花擁石根
田家生理拙
日午餉雞豚

雨坐懷楊叔純

終日孤村黑
西山半頂雲
高風沉鳥語
細雨暈池紋
地僻長無客
春愁轉憶君
扁舟望不到
花落已紛紛

乘竹輿野行卽事

病爲看山出
悠悠日暮行
竹輿穿樹密
衣袖拂花輕
岸曲溪流轉
林昏雨氣生
正西煙白處
遙見下菰城

坐西窻下

水村春暖日
輝輝獨坐西
窻看翠微
野曠青松穿霧出
天晴白鳥映山飛
人生遲暮須高枕
地得清幽已息機
濁酒一杯琴一曲
不知明月上

羅衣

溪邊

結室傍溪流
溪邊野意幽
麥風斜舞燕
竹雨亂鳴鳩
高枕聞搖櫓
開扉見釣舟
百年頭已白
晚興屬滄洲

晏起

春睡苦不足
起看山日向
煙光含薜荔
水影覆葡萄
客至但蔬酒
村居惟布袍
晴溪思蕩槳
更

上野人舸

溪望

金盞山前綠水橫下菰城北碧雲生酒船亂逐
晴沙集漁網徐牽細浪行盡日盤桓從性懶百
年蕭散覺身輕已將杖屨遊方外婚嫁何須學
向平

長吟

蠶事家家起桑林處處陰嶺雲橫綰帶池日細
搖金野簌香片脆山樽碧酒深江淹才不盡臨
老更長吟

遙送王時立之京師

知己幾人在君今復遠行提琴千里道獻賦百
年情路梗休懷土時危好立名山中老病客遙
送一沾纓

寄祝諫議

尚憶陪青瑣相隨寓白門馬蹄偕出入鷺序接

晨昏諫疏分封畧文章共討論晚尋桃葉渡春

酌謝公墩李杜名虛並雷陳義久敦風塵身汨

汨霜露疾惛惛二豎心難惻三彭口莫捫乞骸

元我志歸骨乃君恩伏枕安時命居家玩子

孫小童春藥杵故舊捧匏樽野意頻栽樹山歌

日扣盆鶯啼藏竹塢犬吠出花村守拙心無用

逃名道豈尊老人應世棄王事獨君存畫省兼

羣職銅章領六垣別離經歲月書信隔寒溫天

地堪搔首江湖屢斷魂中官仍虎視西賊且鯨

吞內府招桑孔前星望綺園舜琴須解慍堯鼓

爲求言嚴穴已枯槁雲霄當奮翻批鱗終不怒

張膽莫辭煩氣激憂丹扆詞危叫紫闈回天諒

有力拭目在丘樊

嚴稚荆送新茶作歌答之

暮春三月風日嘉顧渚初生紫笋茶故人贈我

三百片片半卷黃金芽呼童汲水燒活火碧

三百片片半卷黃金芽呼童汲水燒活火碧

窻飛颺青煙斜須臾肅肅風雨響石鼎細沸生
銀花玉盃擎來好顏色嫩綠輕浮如瑟瑟乍拈
入口華池香毛竅蕭森百煩滌此茶一串錢百
緡土物年年貢至尊大官日進入珍飽一啜
始覺神飛颺我生茶癖過盧陞獨苦名茶常不
足一朝澆我藜苲腸笑捧區區小人腹

霍村山楊梅樹下作

白鵲寺前朝日暉黃龍洞口宿雲歸一盤一上

卷三

五

山橋路千樹楊梅着雨肥

雷雨過涼氣如秋呼酒歡酌

六月天氣長汗出如流漿手揮白檀扇對飯不
能嘗驚雷水上起白雨簷花濺飛電出雲中亂
掣黃金線向來居火宅化作清涼國我無白龍
皮何以寒滿席洗我犀角杯酌我蒲桃酒高吟
水調歌明月生南牖

思王大

十月朔風急鴻雁東南飛翩翩遠行客歲暮來
何遲世無孫陽子駿馬安能知燕地風塵高征
衣化爲縞仲宣賦登樓士衡詠思歸人情各懷
土羈旅多傷悲浮雲蔽千里極目令人思

通上人見訪夜坐

市罷寒溪靜城昏夜霧交高僧扶竹杖落日
蓬茅風栗開丹靨霜檜破紫苞清談對支遁明
月度松梢

卷三

六

憶王大又作

伊昔離別時桃李羅中園及茲玄冰結遊子未
南還耿耿衣不寐言笑無與歡雖有匣中琴撫
絃不能彈悲風滅華燭微雨灑前軒願假千里
夢從君河濟問面朋豈無人知心良獨難非君
誰爲念惆悵發長嘆

至日

今日何日日初長所思何思思建康朝天鳴玉

已往事對水看雲仍故鄉萬里淒風掃落木中
宵陰整生清霜可憐物色歲云晏白首高歌空
斷腸

辛丑

元夕燈月詠六首

不待東風暖春花一夜開三山浮海出孤月自
天來

其二

八卷三

邀客燒銀燭扶兒上畫樓燈光凌白日月氣勝
清秋

其三

錦席依燈密香塵拂袖高山精供豹髓水府獻
龍膏

其四

綺陌羅生帳清川帶火城人歌水調去馬踏月
華行

其五

思爲猜燈苦行因聽笛遲香浮金勝子風撲火
蛾兒

其六

水噴黃龍細花迴白鷺輕貪看燈十里不道月
三更

水上作

誰謂百年遠倏忽如舜華義和不停手日夜翻

八卷二

八

雙車我無神仙術仰天吸朝霞萬事無所樂行
歌春水涯芳草鋪綠鬬柔桑長黃芽溪日何蕩
漾蜿蜒黃金蛇山村半月雨今始風日嘉青錢
偶然來傾囊送酒家

暮春短歌

暮春三月柳花落春水如油赴南郭汀蘆遶岬
抽綠苞山筍穿堦解斑籜紛紛畫鼓過橫塘白
舫青簾載女郎誰似沙頭頭白叟獨持斗酒聽

鷺黃

無酒

斜風細雨野花開
羞看牀頭老竹杯
五柳先生應得似
不知誰遣白衣來

贈丹陽周靜我

丹陽高士木棉裘
嬾向紅塵跨紫騮
清夜沉沉月如玉
科頭獨看練湖流

雨中遣興因寄姚孺叅

六卷三

七二

北浦水迴處
西山雲暗時
煙汀飛翡翠
雨艇立鸕鷀
地勝嫌詩少
春深惜酒遲
無人識幽意
憑檻獨相思

聽李生彈琵琶

誰抱琵琶紅錦韜
象牙爲撥蛇皮槽
山虛水靜明月高
張絃促柱聲嘈嘈
淒如瀟湘半夜雨
驟若錢塘八月濤
傍人借問此何曲
岐王宅裏鬱輪袍

自喜

久爲微官累
今知隱士尊
籃輿花外路
茅屋柳邊村
作苦隨耕父
分甘繞幼孫
舊書三萬軸
時共老生論

三衢方惟瞻王志伊見訪

桃枝竹杖虎皮靴
畫鷁遙從江上過
肯作平原十日飲
能吟子夜四時歌
金花剪剪含風卷
翠葉田田貼水荷
筋力尚堪陪醕酌
共眠芳草意如何

八卷三

十

幽趣

但見滄洲趣
清溪對竹扉
窻陰懸薜荔
水色受薔薇
村舁迎船浴
山蟲冒雨飛
田家蠶已老
日暮剪桑歸

屏跡

屏跡空山一病夫
柴關蕭散遶菰蒲
衰年嬾著三都賦
長日間看五嶽圖
白白水田魚亂上
青青

青煙草鹿相呼攝生近覺清
齋好欲謝高陽舊酒徒

七月望江渚觀水燈二絕句

沙迴江渚萬人家夜靜輕舟過月華
忽散紅燈盡橋外半溪秋水泛蓮花
白蘋洲外月澄澄夜半玉蘭施飯僧
水面羣星紅錯落滿城樓勝上元燈

荆楚雜咏

卷二

二

一病金陵後三年震澤邊
情高詩送老身嬾睡爲仙

其二

日永蟬啼午風清鶴唳秋烟浮
官樹出溪抱子城流

其三

緩酌花前酒閒敲竹下棋
鎮犀垂帳重睡鴨吐香蓮

其四

返照雲仍上殘虹雨更飄
海榴丹裂子山藥紫垂條

其五

近市雖千室藏身自一家
木樨秋發葉金鳳晚開花

其六

繡日山霞歛騰空海月圓
風涼冰簾穩壁靜玉

卷二

三

琴瑟

清旦羣動作

清旦羣動作披衣坐前墀
日華上蛛網幻作五色絲
行雲落水底風吹檣花遲
紅魚咬綠藻來往相游嬉
我心與之化穆然無所思
素琴聊自撫乃見太古時

送姚孺叅之松江兼呈同年陸伯達

扶病東溪送遠行風帆一挂去
家輕山中採藥

曾迷路市上懸壺莫問名半世結交垂老日孤
身作客暮秋情雲間小陸如相訊爲報柴門學
養生

樓望

上宅元臨水登樓爲看山鳥飛高郭外樹出斷
雲間道向清貧得身從老病聞本無車馬到穩
臥閉柴關

病臥嚴稚荆顧訪

八卷二

病臥荅溪一草堂疎雲晴日澹生光中庭翠栢
寒仍好小檻黃花老更香嗜古已成元凱癖酣
歌時發次公狂客來不問人間事祇覺園林野
興長

十月望日家讌

孟冬三五夕讌樂難具陳青天飛玉丸照我烏
角巾溪流蕩天色舍外無行人置酒高堂上聊
以樂吾真紫薑包玄鱉黃蘗烹素鱗充庖隨所

有豈必海陸珍他人可合歡況我子姓親高歌
棠棣詩唱和發朱唇老疾不知疲久坐及霜晨
錢大自金陵來留酌贈之以歌

錢君不得意奔走金陵道江船昨夜歸形骸半
枯槁嗟君自小鳳樓手每作文章誦人口意氣
常驕七貴前功名反落諸生後富家錢多化爲
蝶君獨囊無一錢守富家陳粟十年紅君獨餅
中不盈斗負薪頗遭妻子怨贈袍聊賴親朋厚

八卷二

十四

板劍對君無語君眉莫蹙獨不見陳平挂席不
治產又不見韓信垂釣無資身男兒發達不在
早暫時落魄非躬人我有戎州荔枝綠十月霜
餘菜如玉儘意獨杯醉即休百尺高樓任君宿

贈洪上人祝髮

鶴林初發願鹿苑逢安禪指月香雲外觀空慧
日邊金繩通覺路寶筏渡迷川愧我身如夢風
塵半百年

恭聞

冊立

皇太子喜而賦詩

少海初流潤前星已麗空九重元獨斷四皓

本非功鶴馭丹霄上龍樓紫禁東

君王有金鑑早晚賜

春宮

登沈長山亭歌

卷十二

五

山莊久不到不記阡與陌山亭復此游青山笑
逋客往時朱陸皆酒人相隣相近意相親曾經
賞月千村曉幾度看花萬樹春有酒如淮肉如
岍酒政苛嚴罰無笑陳邇不顧尚書期李白安
知天子喚兩公一去竟何在歡會茫茫三十載
山川如故昔人非臺榭至今陳迹改此日登臨
惟我來兩旁夾坐兒孫陪病餘漸減山濤量老
去還饒鮑照才烟竹青湖水綠對爾悠然發浩

歌夜共山中白雲宿

懷姚孺叅

丹楓葉落一離羣白雪花飄不見君何處孤身
猶賣藥幾回清夢共論文山牒夜靜窺虛壁木
客天寒嘯朔雲傳語歸來莫留滯高樓西望思
紛紛

驟冷

蕭蕭冬將半嚴寒一夜催霜濃初訝雪風暴却

卷十二

七

疑雷炙硯消殘水圍爐引宿灰幾家貧女怨金
剪不曾裁

送馮太守之任河間

河間太守騎如雲風捲霓旌帶夕曛自爲腰黃
須報主却憐頭白更離羣開顏暫對寒花飲轉
眼還同落葉分此後題詩問消息有人應唱大
馮君

贈東林陳叟

東林野叟髮青青丘壑藏名獨練形高行遠同

耆舊傳幽居誰識老人星山多紫氣隣仙觀

東林有回仙觀

月滿玄關讀道經終日對君無俗

慮更從何處覓珠庭

南山九詠

百步磴

攝衣上雲磴草坐青松裏客散花冥冥但聞松

風起

虎跑泉

彫虎夜跑山靈泉自茲發日盡山氣沉汲水動

明月

歸雲菴

孫太白僑居處

昔爲高人寓今拜高人墓前後夾青山歸雲擁

幽樹

伏虎亭

行行憩翠微春花錯紅白昔有伏虎師山亭此

遺跡

瑤席池

水滿瑤席池無風綠波靜浮藻泛日光游魚動

天影

甘泉亭

烏程荆宰始開此泉

紅臺覆甘泉興發烏程宰俯仰四十年甘泉三
今在

海天閣

山高更有閣四覽地形小窓中弄白雲履下見

飛鳥

望湖亭

天晴見五湖銀濤半千里水氣白如霧洞庭水

中起

浮圖

金界湧浮圖孤標逼雲關晚鐘山黑時舍利光

如月

中夜枕上口號

東溪先生雪半顛尊中酒盡挑燈眠誰家月下
尚鳴杵隔水夜深頻喚船清時幸許着棄物薄
產聊足供殘年明朝料理登臨事去看青山瀑
布泉

北山十詠

走馬埒

項王昔走馬四面黃金埒時乘驪不逝悲歌對

紅頰

石林葉少蘊舊居

昔賢愛青山家旁石林住欲尋石林游茫茫沒

雲霧

黃龍洞

龍存山石腥龍去山成穴靈氣生玄雲風雨見

鱗鬣

碧巖

碧巖高不極縹緲太湖側飛瀑從天來銀花亂

山色

避洞

秉燭穿幽洞山空蝙蝠舞雲髓滴人衣香露多

石乳

玲瓏山

山骨青玲瓏巧譎不可狀洞口無人行碧雲度

高嶂

石匱

石匱閼靈竒天下密呵護世人不敢開恐逢風

雨怒

法華寺

何人誦法華口吐青蓮花我來無所見山色落

僧家

樊將軍廟

將軍入鴻門漢王脫虎口遺廟樗山中里人進

卮酒

金井

龍洞深無水金井出其旁井淺不盈丈流泉滿
銀牀

守歲

鳳曆看初盡迎年復送年兒孫春酒外老病夜
燈前晚計應逃俗餘生欲問天金丹如可學泛
海覓神仙

壬寅

對雪懷楊二

春曉孤城雪翩翩滿大溪地連天目白雲壓太
湖低乍急飄人面俄深沒馬蹄知君詩思好一
望瀾陵迷

暮齒

暮齒兼多病微身獨隱居雪留封宿草冰解出
春魚種藥存生計焚香閱道書願欣衣食足此

外不求餘

張四兄携酒見酌

賢兄問訊東溪晚馬後兼携碧酒缸橋送金包
來震澤鱸分玉鱠出松江圍棋對閱仙人譜橫
笛雙吹樂府腔夜半不眠華燭盡一城春月散
疎窓

春日嚴稚荆邀遊蘇灣

桃花李花二月時反接兩手登山遲一湖春水

泛漁艇終日野禽啼竹枝石嶺張筵坐無次村
童喜客行相隨不見前朝蘇學士風流千載使
人思

峴山作

逸老堂前面面春窪尊亭畔石嶙峋數行楊柳
藏啼鳥滿樹桃花覆醉人晚節儘從閒處樂浮
名何補病中身玉湖一曲真如畫難得 君王
賜小臣

招錢文甫

蘆笋抽時不見君
柳風吹絮白紛紛
肯來消受清貧味
欲贈山中一片雲

遣懷

閉戶春常靜
垂簾午自陰
風微花氣緩
樹密鳥聲深
病乏囊中藥
愁添枕上吟
養生稽叔夜
石髓竟難尋

雨過遣情呈鄒大

卷之二

三

雨過茅堂涼氣來
清溪隱隱尚聞雷
浮雲半散飛虹出
遠樹微明返照開
笛捲青蘆成野韻
酒傳癭木當山杯
比年病廢添踈懶
故舊無煩問草萊

峴山得帆字

黛色峴山秀
南連伏虎巖
邀人開玉琰
飲馬解金銜
白叟桃枝杖
青娥杏子衫
碧湖風雨過
落日晒漁帆

鄭侯升集卷之十三

歸安春寰鄭明選侯升父

序

贈下別駕致仕歸序

下侯爲我湖州別駕之四年奉公役如京師
遂將上䟽乞致仕還鄉里或以告予予趨駕而
止之曰聞君侯將上䟽乞歸田里有之乎侯曰
固也夫時極則代天運之常水坎則止地道之

卷之十三

三

章知進知退是謂守光疾趨不輟爲蹙爲傷故
老子曰知足不辱知止不殆今我竊祿于湖州
有年矣天子旣榮我矣而未有涓埃所以報
効者夫上恩不可以虛受也賢路不可以久據
也故我將告而歸矣予曰嘻君侯之志高矣美
矣抑吾聞之仁者不愛道以棄俗智者不捨身
以廢功故君子奮身而出乘機而行恢張帝紀
以揚功名今君侯之道不爲不隆矣執政者又

卷之十三

三

知君侯矣君侯宜以此時驤首鼓翼據平生之
奇策樹萬世之鴻勳豈不暢哉夫執蹢蹢焉以
乞身爲急此所以自高也而非以利物也侯曰
不然有才不効是自負也無才不退是負主也
僕之才不足以濟世而又處于位君子不爲也
予曰進有會也退有時也古之大夫七十而致
仕蓋旣老而衰然後去也日入于山鳥乃棲焉
陽藏于地龍乃歸焉今君侯才美而年又富若
之何其行也且必盡如君侯蚤引其身以歸則
是朝無大老矣侯曰材各有分事各有宜權之
度之行乃不迷古之君子謀之而必中爲之而
必利故効身于君老而始去也僕則安能且夫
刀用而不已則折絃用而不已則絕故夫久割
而不挫者步光之劍也六月而後息者北海之
鴈也昔養由基去柳葉百步射之百發百中左
石皆曰善有一人過曰可教射矣養由基曰人

皆善子曰可教射射豈更有術哉客曰吾不能教子支左屈右夫射柳葉百發百中而不以善息少選氣力倦弓撥矢鉤一發不中前功盡矣夫今亦我善息之時也吾意已遂願勿強也予睹其貌決乃不復言明日而疏果上夫世俗之于富貴也亦甚甘心矣君侯獨蚤計超然遠舉于埴埃之外若然者內修乎本而不以外物恩其真此全德之人也彼其所以治我郡者皆其

卷之十三

三

賀守愚張君七秩序

凡物稟陰陽之精氣而載之以魄然後有生精氣各有等故生各有曆盡其曆而不傷之謂壽故呂氏曰聖人精神安于身而壽命得長長也者非短而續之也畢其數也世稱壽民必首彭

祖彭祖繇陶唐至周末而曆盡已嘗其時不能操殊術以加一日之齒要之生以前能弗傷也其百十六歲舜百有十歲禹湯皆百歲文王九十七歲伊尹百有五歲太公望與舜同歲皆稱壽其年亦不齊要之盡其曆而不傷同也今世之人毛不欲長生又視妄意與天地終始然而日夜躬自冠之我是以或焉夫所謂冠之者何也聲色臭味也人生而有欲是故先王和五聲以養耳正五色以養目順五氣以養鼻調五味以養口節之以禮勿使有滯故其性不傷各遂其年世人不察恣情之所之聲色臭味四物代騁以五官爲輿臺其人快焉方自以驩莫已若其精與氣暮衰于旦而曾不自知則是聖人以之養衆人以之冠豈不縣哉凡物反生者無知衛生者微有知從生者其知最靈今用其知之靈妄作無度非但冠人也且自冠其生則是不

卷之十三

四

如反生也反生者松栢其壽歲日及皆能盡其
曆者也今守愚張君者嘗仕爲執金吾再仕爲
石州判官其奉祿所贏與夫先人之餘業足以
自侈假令與俗同化波蕩其情淫用四物以愉
一持力豈少哉誰得而禁之然吾察其爲人以
退爲宗以約爲路素樸而愿謹不競于巧故也
其宮室衣服飲食之須裁令自共而已無有奇
飾詭味以取厭心其于聖人禮節卽未嘗深暢

卷之七

五

第九

固亦有合焉夫如是則其聲色臭味亦足以養
其性而無所傷爲是故行年七十而筋骨不能
豈如彼靡靡之徒以物耗性生不及本曆而遠
行者哉故張君殆于能盡其生者也聖人者盡
其所以生盡其所以生夫是之謂洵生何以明
之今有一人有耳目四支無心則耳必不知聽
目必不知視手足必不知持與行若然者不得
謂之生然則是所以生者不以形以心故衛武

公年九十矣而嗜學不輟遽伯玉年五十而知
四十九年爲非彼皆漸洵生者也此從生者所
以異于反生今夫卷施者拔心而生人不洵生
其以長年此其曹也張君進之吾將復賀焉

壽雙泉茅公七十序

予與憲副鹿門茅公交善因得從其季弟雙泉
公遊雙泉公年七十矣而形神不損澤乎其若
孺蓋竊怪之夫今人身及中年而生二毛顏面

卷之七

六

若梨旣以頽然老矣公獨七十而形神不少衰
此修何術哉昔漢茅盈兄弟三人皆得道爲仙
世號三茅君今茅公豈其支裔耶蓋竊怪之一
日從鹿門公而叩公之爲人曰吾弟多能而不
用有財而不殖日夕督子孫諷讀詩書如是而
已予曰嘻是其所以不老也吾聞之楊朱曰原
憲之妻損生子顓之殖累身善樂生者不寔善
逸身者不殖夫人之所以生者形也形之立精

以養之氣以周之神以宰之故形得全也精太耗則涸氣太耗則散神太耗則廢三者俱戕形乃速傷今人類厭宴而好殖蚤作晏息營營捐捐得則過喜過喜則傷陽失則過憂過憂則傷陰今有器于此善用之百年不敝不善用之毀于崇朝夫人者天地之一器也而用之也若是是故身及中年而生二毛顏面若梨頰然老矣是之謂以所甚愛易所不必愛人有言曰寧爲

八卷之三

生隸不爲故帝而曾不聞之乎今茅公多能而不用有財而不殖若人者其神靜而不怵其氣宣而不滯五臟受職百骸暢達悠然如游魚若人者七情不能動也寒暑不能襲也然則形何自而敝哉故非有定觀胎息能經鳥伸之術而生不傷年七十矣而形神略不衰此得乎壽之本者也夫壽者世俗之人所通好也而道甚悖管無異適楚而馬首北也吾故論茅公之所以

壽且以告世人也

賀烏程楊侯華誕序

邑侯楊公之誕日也予姻潘君某先期以書徵予文爲侯賀因盛言侯治行爲循良特最云予不能親奉觴上壽于君侯之前得因潘君以効一言固竊願之乃南嚮再拜曰吾聞之古者王喬爲葉令葛稚川爲勾漏令許遜爲旌陽令此皆所謂神仙也宜繕性保靈屏跡區外超然不

八卷之三

與物接然猶乃不辭受命于君領簿書期會之勞此何故焉意者以爲功不積則行不深行不深則福不集而積功集福之道莫便于爲令蓋天之最愛者民民之最親者令獄訟之剖決錢穀之徵求事無米鹽壹出于令令之上自臺臣監司以至于郡凡一切舉行無問何事靡不關于令者故縣也者懸也萬民之命所以懸其手也從此言之積功集福之道莫便于令夫王喬

諸神仙皆嘗爲令儻亦意在茲乎潘君稱侯之爲政仁恕而開敏眎下民若身眎四境若尋尺民有曲直愬于侯朝而質夕而歸伺候于公門者不假宿糧不過片楮而事兩平焉其意取子諒無有苛瑣督責之術人咸樂之久久事日益簡庭中或聚鳥雀云侯又嘗賭學官顏圯慨然曰夫庠序者先師之所以俎豆也仁義禮樂之府而聖賢豪傑之戶也今坐令頽廢無以振勵

卷之三

三

師儒興理學之原卽命工修飭之生徒感發欣爲樂業焉且夫政教者王化之大衢也侯下車財期月耳兩者就業大抵可睹已其樹立所竟豈可勝道哉侯學聖人之道其與夫王喬諸神仙者意不同然積功集福之理蓋亦有合焉孔子曰大德者必得其位必得其祿必得其名必得其壽此之謂也堯舜與彭祖同時彭祖對雉羹以享堯其齒能至八百可謂壽矣堯舜不以

已之道易彼而以萬古爲壽其功德茂也予不能親奉觴于侯之前敢南嚮再拜以爲侯賀願君侯如堯舜也

前題 代作

予致事歸山中一日太學生某某來謁予曰季秋之十有九日我邑侯楊公生之月日也詩云淑人君子正是國人正是國人胡不萬年蓋古君子之用心均平專一故國人所以願其壽者

卷之三

三

如此其至也今楊侯則誠賢侯也規欲先生之片言以祝之敢請予曰唯唯吾聞楊侯濠之世家也濠之郡薦紳先生列于朝者數輩然皆楊公之宗他氏不與焉將其先有碩德鴻功耶何其獨昌也侯之大父嘗爲我湖之歸安宰籍籍有聲至今父老猶能傳道之及侯來宰我烏程人固喜曰楊公之孫至矣侯初按節予睹其爲人煦乎其若春暘也爽乎其若月捷乎其若湛

廬之鋒會天下行度田之法猷畝廣狹之數今昔牴牾侯問從今與從昔孰便民曰從昔便侯曰我固知昔之便也吾聞

高皇帝時其度田也簡人之公方者權土之輕重以知肥瘠計土之丈尺以知廣狹權與度參然後酌其賦之高下故中間數若參差實爲均一今廢權而壹用度固已偏矣且爲治若烹小鮮擾之則敗安于故而止矣其又何紛更之爲

卷之三

遂定議前額民共快之侯聽政明敏一訟之決不移晷景案無宿牘獄無訛囚邑中無老幼賢愚皆稱侯爲神明昔漢馮野王爲五原太守其弟立居職公廉治行與野王相似野王遷河西上郡立相代爲太守吏民嘉美是故有大馮君小馮君之歌今楊侯祖孫相繼爲湖中宰各有聲與二馮同其積德也抑又厚矣其後之昌何可勝窮也且吾聞民之所欲天必從之今烏邑

地方三百里人數十萬戶無不人人祝曰願君侯壽以此度之人之祝侯也多矣祝侯也多則天之壽侯也亦多予之言何足爲有無雖然數十萬戶祝之而予獨一人闕然亦予之咎也敢無所言于是乎敘

壽張母八袞序

張母者某之妣之表嫂也今茲八十矣諸捧觴上壽者數十人次及某跽而言曰甥某不敏無

卷之三

能有說以効於母之前以爲母祝又自以若默而已則義坎然有闕願進鄙言焉夫壽也者舍生之大欲也貴如天子賤而昨隸地位殊絕矣若各珍其身願百年無敝無以異故古者凡祝必以壽上下通之詩云酌以大斗以祈黃耇祝父老也詩云君子萬年介爾景福父老所以答也然實以壽可得祝而致則不可夫壽者陰陽之所爲也雖有慈父不能假諸子雖有曾閔不

能貸諸親文王謂武王曰吾壽百吾與爾三焉
傳者妄也文王假得以其年與武王則當先與
王季其不與王季則是不可與也以至孝之子
不能與親以年故人子懼焉故壽親之道莫如
顯親顯親之道莫如成身楊子稱孝子愛日非
獨愛父母之日也貴自愛其日已愛父母之日
者生養而止矣自童至老以道爲寶疾趨若追
躬爲賢人以揚其祖考夫是之謂愛日故曾子

卷之十三

三

曰使人稱幸哉有子如此孟子曰不失其身而
能事其親者未之嘗有此之謂也張母中年失
吾舅而善教其子伯子最孝友誦古先聖賢之
遺書習其道而樂焉入太學爲諸生循循棣棣
有儒者之風而仲子亦馴雅小心事兄類父不
越於禮斯並所難也是其達於壽親之大衢者
耶願勿伐其長勤而行之桀然爲當世之鴻人
後之人拊手曰此夫某母之子也是之謂慕壽

母曰善顧其子曰聽之聽之老婦固待汝以壽
勉之矣於是某又言曰某自爲兒童遊戲母傍
母時方中年今八十矣而筋力視往時不大損
髮尚油如也聞燭下猶能作小隸書此其有異
稟者耶今有兩物於此一者功一者苦其苦者
慮其易傷也善持而守之久而長存其功者人
亦恃其功而輕用其材敝亦不難矣願毋蟄爾
之氣籥爾之精無知無營靜而凝之以則地之

卷之十三

四

經可以適性可以全生此所以處壽之情母曰
善願聽子而行之某曰甥某不敏無能有說以
効於母之前以爲母祝夫區區之意固盡此矣
母曰祝我至矣子無遜然吾老矣不能謝子顧
語二子曰爲我揖而謝焉

賀外父朱玉翁六袞序

我外父朱先生今年六十矣選以其生之月日
率婦及子將稱觴爲先生賀先生曰德者立身

之幹也時者畜德之幾也失德則幹不固失時則幾不待是以賢人君子旦作夜思不以逸豫虛盈寸之陰故年不虛高必與道俱今老夫齒則暮矣俶倻然無所知識今雖欲筮而前則神既索矣夫往者勢之所不可返也來者力之所不能逮也其又何賀焉子休矣選曰幹窮於祭支窮於亥數之周也故六十曰耆王政不力役貴老也且先生亦太遜選事先生二十年矣不知先生哉先生生於巨族性孝友有辭讓先生之賢一嘗兩仕爲藩司理敏而多才廉而不汙爲上官所知先生之賢二一旦幡然曰吾有祖母老矣念日夜望我歸我以祿棄親人將謂何夫我歸固晚矣遂壹意乞致仕還鄉里先生之賢三夫先生有此三賢者而曰無所知識與先生亦太遜必以賀厥弟謂予曰先生固多讓往者先生五十時郡大夫行鄉飲禮聞先生賢嘗

卷之三

七

迎之曰鄉飲之禮興賢能也此宜莫如生敢請先生拜而辭曰僕實不肖其以賢能稱大夫之恥也詩曰序賓以賢序賓以不侮禮曰天地之義氣始於西南而盛於西北賓者接人以義者也故坐於西北由此言之僕何足以當之敢辭於是郡大夫三迎之三却焉乃止故先生性固多讓矣選曰雖然以子壻賀外父又何辭哉遂顧婦子前拜手稱三觴而酌之先生曰老夫不佞不足以堪所言其以子酌我可也抑聞之詩曰伐柯伐柯其則不遠吾老無能爲矣母亦子之近鑒乎子年尚壯必勉之爲汝子式予顧婦子再拜手曰唯唯於是先生反酌予曰請復以賀子遂揖而退

卷之三

七

賀李侯鑑池滿秩兼華誕序

某嘗讀易至於恒其象震上而巽下夫恒者久也震者動也巽者順也壹動而不順則泰剛而

其物近烈壹順而不動則泰柔而其物近屈故必震與巽兩者相得乃可以恒故彖曰剛上而柔下雷風相與巽以動剛柔相應恒夫物之最恒者數期於天地矣天地以震爲長男以巽爲長女此剛柔之始也震與巽於德皆屬仁於行屬木震位乎東巽東南於方皆生物故帝出乎震齊乎巽蓋天地好生震巽實爲之矣由此言之震巽之交天地所以長生物也故曰天地之道恒久而不已言剛柔相與也聖人亦好生故其爲政像之書曰不剛不柔厥德允修詩曰剛亦不吐柔亦不茹皆言政之貴剛柔平也夫如是成至治故曰久於其道而天下化成此聖人之恒也君子者求所以恒故象曰雷風恒君子以立不易方若我李侯其君子哉李侯之貌望之如春暘藹乎其和也其言也婉而下其行也容與而自然無巉峭之迹不亦巽而柔矣

二八卷之三

三

乎其材也敏而捷然而且勤平旦而視事日中而不遑食夜而入斯不亦震而剛矣乎其間嘗謁侯侯具道小民疾苦狀蓋某所不能言及小民所自不能悉者侯一一如指掌蓋侯性好生實抱震巽之德故其發而爲政時剛時柔皆恒道也侯自下車至於今三年矣滿秩然朝廷方久任幸且止侯夫侯之立方三年而不易久於道矣又久任此生民之福而某之所深幸者也是月之二十四日又爲侯始生之日衆謀爲之祝夫久於其道其恒也至矣此太上之壽也若區區祝其身之說不敢以進於侯

二八卷之三

三

春秋戰國文選序

春秋戰國文選者吾友姚鼐參子選春秋戰國文也春秋文者檀弓也左傳國語也戰國文者戰國策也春秋戰國文多矣獨選此者主載事之書也其自言曰檀弓禮經也不可與諸書並

然則何以及彼其紀述左氏傳得相參也選成屬鄭子曰敘諸鄭子受而目之曰嗟乎吾於是而知世之登降繇禮之興替也檀弓之書說者以爲出于子游之門人其議論大抵流派於聖人之口故所紀述是非多不詭于禮故入于經及左傳國語所載十二國之事雜以攻戰權謀之術然若管夷吾晏嬰子產子皮叔向之徒猶能言禮言禮故猶知有天若興曰天開亡曰天

八卷之三

十一

并是也言禮故猶知有民若曹劌論魯莊公察獄士爲論虢公棄民是也蓋春秋雖衰世然周先王之遺教猶有存焉者及至戰國禮讓之俗斬焉以盡于是儀秦代衍之流壹用揣摩飛箝之是務起臆驚恬之輩鼓掌而談兵校人徒之雄雌權地勢之便利觀其書無慮數萬萬言而莫有片詞隻句及天與民者嗟乎此春秋戰國之辨也故曰于是而知世之登降繇禮之興替

也然而今之學者率品其文之高下而不及此孺叅子選春秋戰國之文而首之以檀弓非直謂其與左氏傳事相參也抑或重禮使人觀而自得之也或曰言各有時試言禮于戰國之世其勢必不行故不可也曰不然衆人貴爭而我獨貴禮然後爲君子是故春秋有孔子戰國有孟子

壽守竹費叟七十序

八卷之三

二

始予在京師有葆神先生者壽者也予問焉曰壽之道柰何葆神先生曰壽貴養哉既又有任化翁者亦壽者也予問焉曰壽之道柰何任化翁曰壽貴不養哉予異之三年而不能解一日假寐若見有神人者予以二老之說告異於神人神人曰子疑夫二老之說哉夫是兩言者皆是也予曰何哉夫養與不養若東西南北之不相同此予之所以聽瑩者也今日皆是則予之

惑滋甚神人曰子不見夫治苗者乎其一農不
應不蓰不水不糞至夏秋之交苗穰然而焦其
一農應之矣蓰之矣又水之矣然而糞之太多
至於秋則苗過肥而不實夫前之農不愛生者
之喻也後之農過愛生者之喻也壽其在養不
養之間乎故曰皆是予唯然曰至哉言乎養不
養之謂中中則和天地之壽和而已矣神人曰
子寤矣揮手而去予趨而從忽覺則夢也會陸

八卷之三

三

戴甫君以書來投予曰吾郡有守竹費叟者其
家世爲儒至叟爲賈而廉多材性忠厚其父年
百歲叟今年又且七十矣然而強健請一言以
賀予曰其父子固多壽是必通于愛生之理者
也吾不可以復益乃具述二老及神人之說因
陸君以告之其必有合矣

刻吳生卮言序

傳曰太上立德其次立功其次立言言爲後矣

然君子潛居之日未有爵位可挾以樹功當世
人執一經各事專師洞究聖賢之旨衍而爲言
謂之曰文而朝廷取士亦無從一旦剖判其臧
否姑以言試之乃以文章設科歷代比比故記
曰君子資言以獻其身尚書曰敷納以言明試
以功由此觀之言以功核亦功從言得也然五
經孔孟之書其言皆出於大聖大賢自非心通
往古直以凡民之見妄相窺測遽述之言而曰

八卷之三

三

文曰文此如優孟抵掌終非實形東施捧心俞
獻醜狀者也此者嘉湖稱多能言之士言人人
自立不相勦襲然要歸厥美皆足以鬯聖賢之
奧旨彙而爲集名曰吳生卮言嘉湖皆吳地也
按莊子曰卮言日出和以天倪林希逸解之曰
卮酒卮也人皆可飲飲之有味也蓋人之言淺
陋則薄譬之飲水澹而鮮味誰能堪之深刻則
僻譬之馬肝食之可以傷人惟處中則和和則

爲卮言何則理本和故聖人之心和聖人之心和故發而爲言也亦和夫吾之言所以衍聖人之言也而不和其能幾也哉故曰卮言日出和以天倪貴和也郭象之說曰卮空則覆滿則仰隨時變化言之變化也如卮故曰卮言夫淺言者泥淺深言者泥深惟處中而和者無方由此言之變化從和出也今諸君子之言和矣變化矣可以稱卮言矣故雖人自爲言皆足以爲聖

卷之三

三

賢之與古此朝廷之所求而士之所執以立功者也僕不能言竊有味諸君子之言不自度其無知擊節而引諸首

鄭侯升集卷之十四

歸安春寰鄭明選侯升父 著

序

嚴氏東林支族譜序

支族譜古未有也嚴氏何以有支族譜譜嚴氏之東林支族者也此譜之變也嚴之先故爲湖州石冢里人弘治時有奐者以避繇徙湖之東林其子孫遂家焉而家日陵遲與石冢族浸隔絕然至隆慶時猶有稍稍問遺相往來者其後石冢族大或起家爲進士而東林族益衰門戶既低昂禮節始曠然不相通若兩姓焉而東林之末孫系楚時時聞諸長老以爲石冢嚴氏蓋其故族云于是痛其家世不振而族之不屬也身爲人子孫而蔑其祖也既不得已乃獨從其始從東林名奐者自爲一祖以至于楚凡六世爲一圖示余且道之故泣淫淫數行下余亦爲

一八卷之十四

二

三

之心動告之曰嗟乎古者別子有三別子爲祖繼別爲宗今嚴氏所始徙東林自爲祖者於三別子皆無當特以門戶衰替不得與大族合而自爲始祖疑于別子實非古所謂別子者諺曰十指共手長短不偶見將指之長廢小指之短未爲全手也本一族而二之豈稱全族哉族始于祖亡族是亡祖也孔子生于周末猶自稱殷人人固貴本君其亟以告諸石冢之族人而謀以合之且固晚矣嚴君又泣曰誠願言之然我固貧母乃令不知者謂我實叩而援乎是以耻而諱也余曰嘻何子小見而大遺也嚮惟諱其貧以至于此也今子又諱之而誰復言之且久則愈泯泯耳將何望其合矣夫世有援古帝王聖詔豪雋通顯之人牽合傳會冒爲已祖者是則可耻子何耻焉冒祖者亂族離族者忌祖兩者鈞不得爲孝且實非宗也不可引而內實一

一八卷之十四

二

三

宗也不可推而外異而同之譬猶搏沙也同而異之譬猶割頰也古者婁敬賜姓劉徐世勳賜姓李今日敬祖婁世勳祖徐則衆皆是之何者實一宗也且子有合族之心安知石冢之族不如子之心子第告之彼當有與子相嚮嚙唏於悒悒恨相合之晚者嚴君曰然則願假一言於譜將托以告石冢族人之長者予哀其志而敘之此譜之變也將由變而之正也

郡侯陳後梅考績序

昔子路治蒲孔子曰蒲其何如子路曰蒲多壯士又難治也故善理民者必先審其俗之美惡而調之俗頑則厲之以威俗馴則綏之以德此其大校已夫不審俗而欲求民之理譬猶醫者不察脉而治病也然要之長人之道寬其本焉孔子曰寬以居之居上不寬吾何以觀其厲之以威則聖人之不得已也湖人之俗家務農桑

畏法而保業非有驚悍暴橫之習若狂象猛虎之不可擾者大抵山居之人多剛水居之人多柔湖爲江東一澤國其性象水蓋風氣然也陳侯雲間人子湖爲旁郡所以知湖之俗者爲特詳故三年而政大成侯固有道長者嘗見其爲人澤乎若珠融乎其若春渾乎其誠也若璞瑩乎不滓若冰其爲治不煩科條靜乎其若山藹乎愛民若慈父胥吏五百之屬設而不用若無人夫郡也者君也君侯旣用仁人之政儼然爲一郡之襟故一省官屬人各承侯意嚮一用長厚之是務郡人粟于飽衣于煖恬焉愉焉終歲而亡所苦者本君侯力也此所謂俗馴則綏之以德者耶夫喜功者多生事清靜者多養福功有蹟福無形故三年之內其陰藉侯力者不可勝原也而人莫之知劉向曰有陰德者必有陽報有潛行者必有昭名今侯且告滿報政于銓

司其以治行稱天下第一者必君侯也某鄙人也雖以百口頌君侯何足爲君侯重然觀樛木甘棠諸詩蓋類亦出于里巷小人之所作則某卽僭爲一言略陳平日所以懷仰之私情亦君侯之所許也于是乎忘其醜陋而敘之如此云

朱太冲予寧草序

予寧草者予友朱太冲甫予寧所作也太冲與其仲兄太復竝以能文擅聲三吳間仲兄已舉進士而太冲猶連蹇爲諸生然諸生輩固人人推遜之矣乃不幸父若母前後相繼物故太冲踴而哭曰悲夫天乎而奪吾二人之速哉且我父母畜我而至于今也亦劬矣吾兄旣舉進士獨日夜望吾一日之遇耳而吾猶爲諸生而父母沒豈不恨哉自是以居喪棄去筆硯而恨終不解也或告之曰凡汝所謂怨者非爲不及令先君之存一見子之奮跡耶則不若更發憤爲

文章幾後日之遇亦可以暢爾先人于地下而何徒鬱鬱而私恨爲太冲曰可夫因復銳意爲文太冲故能文及是業益專當其援筆而思仰不見日月頗不見山川若夢若癡遊神古始親覲聖哲及渙焉有得乃始安詳容與一洩之于文故其發揮一理要非與支辭蔓說者比何則其神專也今夫竊聽者頃其耳審視者徧其目耦生竒用聰明反生貴專也故孫陽相馬所見皆馬庖丁屠牛所見皆牛彼直攻于技而猶若是而况駕其上者乎筦子曰思之思之鬼神通之夫太冲之用精專矣吾友王君時立甫者太冲所從遊也見其文驚曰文遂至此乎是可以成名矣或者曰文信美矣雖然禮言之三年之喪言而不語對而不問執父書而不能讀焉向者太冲居喪棄筆硯禮也而或勸之文太冲亦因遂爲文然耶否耶予曰善哉斯疑然喪禮

廢格久矣世有居父母喪而遊戲笑傲湛溺聲色者比比乃太冲恨以不逮先人之存一見其奮跡發憤爲文幾後日之遇用暢先人于地下斯其志亦足尚焉且吾聞昔者太冲嘗剖股以療母疾其孝業已昭灼可據卽欲工文詞取世遇要以爲親耳豈其爲身必不然矣予寧草梓旣成予故爲之敘以見志焉

送入遊荊州序

八卷之四

三

三

丁亥之春范子理舟賁糧將客遊荊州過予辭焉予曰吾聞之代馬北面而嘶粵鳥南嚮而鳴故土之懷物情猶然故居則重出行則望鄉千尺之舟不如一仞之牆今子釋廬室之便蹈大江之險捐妻子之驪而卽羈旅之苦一朝無故輕走千里柰何與夫人絕相偕哉且昔者王粲嘗客荊州矣登樓之思而獨不聞之乎以彼所小樂而子甘心焉子必有說范子粲然而咲曰

脫重可以養力離俗可以繕性苟適于已何土之安今我處于家日與事嬾逐衆夫而碌碌力瘁髮焦常若不逮且夫城旦之勞不踰此矣吾聞畏熱者避日惡寒者遠風去累之術莫如損事我睹居之憂而遊之樂也是以去家也如逃余曰嘻何爲其然哉夫心無緣也應而不染事無跡也過而不留故古之通人遽遽于因時卷舒察陰陽之變審動靜之宜日與世溷而恬焉自如夫君子亦內遊而已矣豈假外哉范子曰唯唯此至人之軌也僕則安能善溷者解衣入水振足而撥流波或沒或浮渡百步之淵若履平陸有不善溷者不量其能因隨而後之必無倖矣故魯男子拒嫠婦也子思不使子喪出母也彼各自揆豈越級而登哉我是以寧爲外遊予曰不然內之不暢外遊何益請子循其根何謂循其根予曰凡憂生子有求苟無其求吾

八卷之四

八

三

復何憂今夫荊州非古所稱爭地哉吳蜀之君
斬將戮人日夜而相吞者非此地耶蜀不能守
吳得之吳不能守晉得之晉又不能守繼晉者
得之彼其所爲程能角力累世擾擾而不肯止
豈非虛哉子試往而觀其故蹟焉夫世之有求
者亦若是謝利之源遁福之門渾渾沄沄是謂
循其根范子再拜曰聞命矣樂由心生遊于家
不爲近遊于他境不爲遠吾旣理舟賁糧矣請
姑遊于外遂鼓棹而去

八卷之四

九

三百五

馬上藝自敘

昔我先君子以文章稱屹於數每大比輒弗利
晚歲病革嘗指余曰吾業爲儒生有年數矣而
弗成而今又病我其已夫是兒慧他日其終吾
志矣不幸先君子沒余叨領鄉薦年尚小遂不
自量謂撫進士譬猶故物也已而累弗利凡計
偕者七而始中第焉馬上藝者余已丑春馬上

所爲發憤而作者也蓋司馬遷徧遊天下名山
大川故其文宏肆宕逸爲萬世史記之宗今余
北游數矣歷吳楚齊魯鄒滕以至於燕地數千
里其於山則南躋虎丘惠山金焦北固之勝北
掠岱嶽竝鄒嶧瞻太行而窮天壽於水則亂大
江浮河淮汶濟洙泗大小諸流然而文弗加工
焉而益拙以弗售於有司我則有闕豈曰命哉
於是日從馬上抒思爲文莫下馬輒書之當是
時天風雨甚寒余左攬轡右執蓋水霑重衣泥
淖陷半馬足然猶力枝梧構文不撤昔人稱詩
有三上馬上居一焉如賈島孟郊諸公皆坐驢
背爲詩然彼皆以欸段之足篤速於幽閒容與
之時十步五步而一哦焉而余觸風被雨驟而
行馬踣復起日行四舍乃棲於櫪如是而爲文
以視彼豈不艱哉自是爲文雖不工然心手稍
適無嚮者齟齬關格之態是年遂偶得中第庶

八卷之四

上

三百五

幾無負先君子之靈嗟乎嗟乎古之豪人其於道德勳業未有不艱而得者匪直文章也故勞者功之門也惰者毀之根也人莫不便於惰而不睹其終之大不便也逸周書曰民生在勤勤則不匱斯之謂矣或勸余以文祥者余置其平日所爲文悉不梓而獨梓馬上所作數十首曰馬上藝曰此勞者之辭也文非能工誠不能自忘其勞姑存之云爾

賀遜山方先生榮封序

代作

予自爲兒時入孔廟瞻宣尼之神靈爲之肅容而禮焉旣又入所謂啓聖公祠者問諸長老曰此孔子之父叔梁紇者也因告我曰至矣哉先聖之孝乎夫孔氏雖殷後陵遲至於叔梁紇族已不著仲尼爲之子以匹夫體上聖之德故至今二千餘年矣而啓聖公之號赫焉不沒天下郡國所至儼然俎豆之豈非以生聖子哉孟子

曰孝子之至莫大寧尊親故君子之事父母也斬以尊之而已矣得志則使其身親蒙時王之榮其不得志則後王追封之猶且世世不絕此孝子之極行也我

高皇帝之制内外官三歲告滿輒封其父若母如子官蓋察見其臣各抱尊親之心夫旣已委身於朝三年矣不可令其父母故不顯無以順孝子志爲臣者旣已三年食君祿重榮我父母

恩至渥以是効忠益不衰迨此言之是典也所以教忠孝之表也歲戊子秋九月我遜山方先生之仲子以編修滿秩天子封先生如仲子官先生進仲子而言曰嗟乎吾自八歲授書日夜思自樹立庶幾一遇建不二之業恢皇綱而理帝緒旣已日暮無成亦已矣今幸以若故倭以官號錫以章服此聖天子德甚厚且夫體下而隆施者明王之懿德也設誠而報禮者

盡臣之鴻義也吾老矣無以報 天子爾其勉之矣於是太史公曰唯唯予惟國家之制諸官並以三歲告滿顧館臣之功與其他諸臣異內之臺臣與外之監司若守令各以力驅馳赴事計日而可程能諫臣則曷言闕議疏朝入而夕聞彼夫館臣者墨然無言寂然而不作獨游息于道德之府養尊而樹望一朝躋三公之位乃始執權衡而又海內陶埏 主上之德調燮陰陽補葺停毒功莫偉焉此非一日其始所蘊積者素也吾見太史公之爲人溫如遲日廣如鉅海嶷然如山立類古所謂有道者言窺之三年矣而莫測其涯今吾聽先生所爲告太史公者意其平居必有要眇之訓而太史公又能蚤暮習聞而馴服之異日者佐黃虞之治紹周畢之烈萬世稱上臣則今所蘊積也其所尊先生者當不止此先生之先故湖人於予爲同鄉及予

上春官又竊附太史公榜中爲同歲於先生之封思

高皇帝之令典也先生之善訓也而太史公之忠且孝也旣再拜賀已不自度其不文而爲之辭

江西武舉錄序

萬曆歲辛卯之冬十月當大比武士以是萃江右十三郡之材官騎士與良家子之強而有力者三試之選其雋異得十有幾人某不佞與典試事登諸士而與之言曰天有陰陽地有柔剛一文一武經國之綱縉紳者理 廊廟介冑者圍封疆並舉不廢邦乃永昌故孔子曰有武事者必有文備有文事者必有武備迨斯以觀文武兩術如手左右不可孤用也昔文王獵于渭陽得師尚父卒鷹揚牧野底清明之績迨至成王世已承平周公誡之曰其克詰爾戎兵然則

文未可軒而武未可輕也故彪固博洽漢史以
成定遠投筆西域乃平程功比業何重何輕我
國家功令每三年以秋冬兩蒐文武士法郅備
無闕而頃者北虜踰盟蹂我宣大掠我洮河巢
穴我莽捏 聖天子特遣重臣經略又分行省
直舉天下閒於邊材者望至殷也劉天俸者要
囚也曉製火戰之具直一技耳遂得被 天子
殊恩宥而用之又况有暢握奇司馬之法能運

八卷之十四

三

三

籌決勝如孫吳尉繚之輩者哉此其爲 主上
所重當越天俸萬萬豪傑之士丁其時有揚衡
攘臂而起思爲 國家肩干城之任者非夫諸
君耶且我 聖祖之與僞漢戰於鄱湖也諸君
獨不聞乎吳艤千艘樓櫓相接劉基徐達之輩
智者効略勇者疾氣格鬪於巨廬五老之下韓
成材能不及諸公然義憤發不難一死以解須
臾之厄卒成大勳 國家策功定封基達亡論

已又祀韓成於康郎之山儼然俎豆萬世不絕
諸君所知也正德之末宸濠稱叛王守仁倉猝
聞變徵師一朝而定之謚以文成贈以伯爵此
江右近事故老猶有覩記者諸君寧不聞乎古
人有言曰有志者事竟成丈夫逢時邁會建無
前之烈亦存乎人耳彼誠意中山新建者何人
也而諸君豈無意哉然樹功有本本何在忠是
已禹之誓師曰一乃心力武王之誓師曰同心

八卷之十四

三

三

同德一心者忠之謂也將一於主其勇自鼓兵
一於將其氣自王詩曰無貳爾心傳曰一心可
以事百君百心不可事一君心不一而成功者
古亡有也且夫騎與射諸君所試而稱長者也
射者左手持弓右手決拾目之所馳壹注于鵠
故能弦不虛響矢無失鏑若東顧西盼雖弄鐃
門之巧亡所用之騎者各以其土之產調而習
之令馬之心與人一左之而左右之而右疾徐

往來惟人之適乃得其方藉令馬二其心氣脉
邪作則四蹄債矣雖紫燕白鵲何適于用今諸
君三試而三中材不可謂不良矣顧有所以用
其材者心之不一材無貴也彼所謂騎射者虛
藝也所謂對策者蔓詞也則諸君實自負豈不
懼哉昔鮑叔舉管仲齊桓定霸徐庶薦孔明漢
祚鼎足彼皆觀人如照犀之鏡也而管仲武侯
終能竭忠事主以成徐鮑之明若諸君自負且

卷之二十四

二

賈

負有司之舉惟有司亦懼之請與諸君約其庶
幾察聖祖文武並重之制體今上需邊材之
心憤夷虜之猖獗各一乃心以追誠意中山新
建之烈豈惟諸君休其某亦與有寵光焉

送楊太守遷福建憲副之任序

代作

嘗謂郡之吏有守有司理守之視理譬長者視
少弟也弟雖孱弱乃厥長提携而引之庶無及
於顛踣之患某之拜爲饒州理也楊侯爲守侯

與家大人中同歲則某又猶子也於分爲少弟
於誼爲猶子某因沾沾自喜曰必楊侯也能成
我者乃某甫至饒則侯已遷福建憲副戒行李
矣以某謏劣而幸得侯爲之長也而侯又適行
復悵然不自得及侯將行繇薦紳先生以迄黔
首咸惜侯之去而恨不可留也繾綣相顧五色
無主如匹夫一旦遺失寶玉焉我新接侯不識
侯作何狀而令人愛惜若是迺私諸寮曰侯則

卷之二十四

六

賈

賢矣其狀云何僉曰侯賢如髮安可數也無已
則言其略侯嚴絕苞苴門無私遺視郡四年於
郡之土地所費者此鄱水耳何廉也剖決獄訟
不事鈞距小術而遯奸發伏亡有所藏何神也
樂平豪民嘯聚鼓譟稱亂侯親行縣禽其戎首
餘黨解取蓋從容拍麾而事平焉何武也約束
胥吏雖有刀筆巨猾莫敢舞文爲姦何嚴也頒
餐庫金糴穀賑飢民全活者萬數何仁也余拱

手曰公且止勿復言是宜郡人交愛侯矣夫廉則足以養民財也神則足以燭民隱也武則足以靖民亂也嚴則足以祛民蠹也仁則足以壽民命也有一於斯民猶仰德况兼有乎漢時太守治行異等者增秩賜金或爵關內侯而今直以遷去乃其民又不得遮道乞留如寇恂在潁川魯定在天水故事奪其所憑依割其所親能無愴乎葉公問政於仲尼仲尼曰政在得民顧

二卷之四

三

世之吏其始類能獵名一時譴然稱循良比日久情露民心日益解名日益寢此非真得民也故善覘民情者必於去之日矣且當其未去入曰愛我或我媚也去之日我直如過客耳然且繾綣不忍釋此寧可力致哉蓋侯霸被徵臨淮臥轍鄧攸且去吳人挽船自古難之侯在今矣我親接侯而侯適行不能終事奉教然以所見若聞今而後知政貴得民如此也侯行矣異日

者聞士庶去後之思且走書報侯也

送吳司理遷禮部主政序

代作

某聞之先哲有言曰立朝以正直忠厚爲本夫正直者天地之義氣也忠厚者天地之仁氣也一陰一陽一柔一剛疊施互出故德盛而用光中行旣黜性適偏立於是正直近亢和厚近隨亢隨出而德始病我徹如吳公年少登進士慷慨有大略初仕法曹嘗抗疏彈劾權貴亡所回避不勝隨出爲尉然直聲震天下矣官若拙而道尊焉朝廷旣重公以不次遷爲饒州司理某輩私自幸得附同官覲正士之丰容又竊相謂曰近世言事者不乏人乃或以名高自矜詡魁岸難犯憂憂乎與物不相入此嚮所稱正直近亢者也吳公且來試觀之公至則無厲容無遽辭溫然如玉焉乃復私相駭達人之度固不可測如此也今夫黃河之水衝龍門撼呂梁噴

二卷之四

三

薄動天平泮彭澤響疑雷霆者激之也及經乎
大陸孟津之野則浩浩蕩蕩終日安流而不怒
故雖有大河不激不鳴雖有直士不觸不言言
生不得已是以剴切嚴厲而天和不傷昔汲長
孺不欲出守淮陽蕭望之不肯外補平原彼兩
人皆好直言者也故願內不願外正直有矣和
邇闕焉以方吳公舉止遠甚矣哉吳公固不薄
外郡乃天子特思公至饒州不踰月召公入
爲春官春官者掌禮者也禮體嚴而用和故記
曰蒞官行法非禮威嚴不行語曰禮和爲貴小
大由之大人者體被陰陽能直能和斯之謂達
禮堯典三禮特簡伯夷誠難之也何者秩宗之
職治神人而和上下苟非其人三才不協夫正
直和平者所以交於神明之本也小明之詩云
靖共爾位好是正直神之聽之介爾景福伐木
之詩云神之聽之終和且平由斯言之神所聽

者必此兩德公兼有之是伯夷之再也天子
思公亟公行毋緩矣雖然吾輩嚮慕公數年於
茲矣朝吾見而暮別君命也不可留也柰之
何哉於是相與酌酒再拜而送之悵然爲之序

鄭侯升集卷之十五

歸安春寰鄭明選侯升父 著

序

贈福建連平洲公義田序

余聞之徐生曰閩有連先生者今德清令連侯父也爲庠生以好義聞家不贏數千金性好施見族有窶無力者嘆曰吾幸有餘貲而令諸父兄弟有飢無檀者若寒無襦者若婚葬不能稱者非所以廣祖澤惠宗盟也吾恥之乃歲發金賙之旣而曰金者流行之物也歲予之費易盡不若以田田可以久乃錯義田畝六百云嗟乎先王之世畫井爲田家百畝人有稻粱菽粟桑麻之利繕生送死壹出其中安事義田迨商君破壞井田豪彊兼并於是富者接畛如雲貧者亡尺壤語云滿堂嗷嗷一人向隅而泣則爲之投匕而不食故仁人之政貴於均一詩云鴈

鳩在桑其子七兮淑人君子其儀一兮鳩食其子猶能均一況人乎井田旣廢天下始不均好義之士作而言曰吾不能利天下庶幾利一家乃錯田贍族之貧者其名曰義田若今連先生也易曰利者義之和也夫義小施小利大施大利隨時而用先生好義不得位且事一族時狹之耳假令先生均天下亦如是田矣昔宋范仲淹先生錯義田者也其平生所爲說曰先天下憂後天下樂夫憂者人所諱也則身顧首之樂者人所快也身顧尾之此義所作也彼其錯田于族憂之矣卒以憂天下故功施社稷澤及黔首爲宋名相到今稱之令先生逢時遘會以究厥施未孫出仲淹下也仲淹子雍亦好義道逢人有喪不克葬者爲捐貲一載助之世稱能善述父志故曰不知其子視其父不虛也吾今聞連侯令德清也茂績宣邑中士庶亡旄亡鴈

亡不蒙澤者夫非孝能廣先生之義以利一邑者耶夫令以邑爲族守以郡爲族宰相以四海爲族施小及大義之序也泉出於山可以濫觴混混不已乃成江河水之耕生其細如指枝柯繁植蔭乃數畝先生廣田於族侯廣族於邑廣之不止其義斯極此先生爲之導者夫

贈費醫生序

上古天地初剖百姓蠢動自生自死與禽獸同

卷五

三

神農氏作乃始教民稼穡嘗百草以療民疾從此言之大聖之政食爲最首醫次之矣然神農氏論醫見於三墳者猶僅僅數言有熊氏又與岐伯雷公之徒設問難作爲內經及殷伊尹立湯液之法而醫道大備蓋人未生天地能生人既生天地不能使人生是故食以養生藥以救死皆代天使人生非細故也逮至周時醫之技已不若古周公憂之故周官一書疾醫瘍醫

各有考成而上下之彼神農黃帝伊尹周公皆聖人也莫不重醫夫人而亡病則亡以醫爲病必死也亦亡以醫爲惟病界死生則醫之力憑焉故醫者萬民之司命也夫牛瘠馬瘠亦各有醫况人乎然醫亦不易良醫者辨五行之生克審四時之消息察五運六氣之變化酌九方風土剛柔燥濕厚薄之宜判百藥之氣味引導制使之權通入身十二經絡之流行然後乃可爲也故記曰醫不三世不服其藥蓋聖人之慎重民命如此迺世之爲醫者岐黃越人諸書生未嘗觸手目也徒提一藥囊而自張之曰醫俗人不曉以其爲醫也疾病則召之彼妄任臆見以藥嘗試之僥倖萬一中則橫取人財不中人輒死死則挾囊而竄耳此殺人如破蟻蝨也此虎而不用爪牙者也白晝劫人于中衢而有司不以問者也湖有費某君者夙以醫有聲一日吾

卷五

四

友戴君攜一帙來曰此費某君所集古醫書也
道內經而下及東垣丹溪諸書裒而集之間亦
附以已意凡若干卷皆費君所手寫也予曰嘻
費君之術且固良至此乎曰然曰嘗之乎曰我
昔遘疾且累歲矣歷數醫而莫爲也晚遇費君
一朝而疾若脫此所親嘗他不數亦未易數也
予曰嘻費君之術且固良至此乎夫萬事靈哲
皆從心生亡古今一古有良醫而今不能者何
故本其初意規求自利非求活人也夫所求自
利固爲有其生獨奈何蔑人之生乎今費君所
集書日昃而月寫目眇指臍積歲然後成其用
心亦劬矣心劬而術拙者亡有也孟子曰矢人
惟恐不傷人函人惟恐傷人術不可不慎醫亦
善所擇然不務所以生人與不擇亡以異函人
畏傷人函亡不殞矣醫人畏傷人醫亡不察矣
且嘗試與君觀之天生殺在氣人生殺在心生

人者生氣之族殺人者殺氣之黨兩者嘗相感
若陽燧致火方諸致水也不可不畏費君好生
人願專心壹慮毋忘也語曰人而亡恒不可以
作巫醫夫一其心之謂恒矣再爲我語費君曰
方今四方飢疫流行死骨若丘雖天寔降之災
亦人力可爲乎此費君生人之日也

閩中二子詩序

凡治詩者先治心心詩根也故高曠者其興逸
沉密者其思深溫順者其旨婉渾樸者其氣厚
四善弗備學雖富詞雖藻亡有實美譬由齊無
鹽陳敦洽讐施以粉澤衣以文錦飾彌繁而醜
彌甚以若爲詩幸也名一世而止耳予不能詩
輒慕古作者之風稍稍有所窺測輒亦不諧於
時以故重與人言詩是不姍以爲迂則議以爲
狂耳然亦亟求海內能言者將請業焉嘗以爲
大雅不亡斯人將作會吾友錢叔達氏來試從

叩其人然後知閩有林叔度吳元翰兩君也兩君亦適遊白門予方有公事僅一再見未深知兩君然睹其詩可測其人已其殆鄉所謂能治心者耶兩君詩古澹蕭散尤長於樂府各錄所作數十章通爲一集屬敘於予昔左三思作賦借重於皇甫謐丁敬禮爲文斬定於曹植若予於兩君詩何有哉孔子曰德不孤必有隣文章亦然吾聞兩君性好遊隨所至地試求可與言

卷十五

者當必得之以相與共探大雅之義

孝行類編序

孝行類編者我湖郡博士安先生所編也我文皇帝嘗采古孝子哀而紀之爲孝順事實書先生稍廣之判爲三十類類各數人人載之事事貌之像凡若干卷曰孝行類編也鄭氏子臧之撫几而嘆曰嗟乎勤哉思也爲之序曰夫孝者萬善之府權輿於家庭拓之可以育黎庶可

以傾鬼神可以通天地莫不道此出焉也昔五帝三王咸用孝以理天下天下以理漢之世治不逮古然廟號必以孝選士以孝薦蓋猶庶幾有先王遺教焉降及唐宋其教寢衰以暨于元而大壞傳云上老老而民興孝胡人賤老貴壯父死而妻其母夫惡知所謂孝者焉而令九十年間與中華錯處如一室自非性至孝歸然獨立者希不爲所濡矣

卷十五

高皇帝掃滌腥羶宣演聖化諸郡國學官標明倫之教又著爲律不孝者殺無赦

文皇帝奮興煥發先志斯孝順事實所爲輯也夫孝由性生非從人作而不觀之乎孺子之慕父母豈嘗師孀帝友曾閔哉然金玉滿籬莫之知顧毛嫱在前莫之知愛壹父母之是慕雖捷之莫之知去天性然也安知古有孝子則而倣之乎長失其性孝行始衰然古者人心淳滴相錯

其教易行先王直以性覺天下而民從之後世
民溺其性由珍寶之汨於土也日汨日深莫之
知發

文皇乃采古孝子行事以眎天下冀使援人校
已感激憤作庶幾幡然倣倣以還其性乃有迷
夫駸婦不暢文字度書記而不顧先生策人之
情以爲專解文辭則人苦而難兼披繪畫則人
甘而易乃事附之像將令睹像考事觸事開性

卷三

七

凡以游其目而引其心詩曰誘民孔易先生似
之夫古之先王以人性教人止矣
文皇假以事先生又假以像世風彌壞故教者
思彌勤而術彌曲夫術之曲也豈教者心固然
哉佛者說法有三車羊不如鹿鹿不如牛然且
用羊車者爲迷子也究也同一乘耳鄭氏子曰
是編也先生其以爲羊車也

吳遊集序

古之風人必率其情所生若境所觸者爲之詩
命詞也不命於詞使事也不使於事要以發性
靈游萬象而止今之詩則不然塞乃化機捐乃
真境徒以藻績文詞充物故實相贅僞者爲主
真者爲奴故其旨短其氣斲彼方矜然自張其
幟以爲升當世而襲前古余嘗竊賊焉而世人
不察同聲而信之濟上有于文若先生者銳於
詩以古爲宗足跡所踐情興所會輒洩爲詩遊

卷三

二

於梁爲梁遊遊於吳爲吳遊其遊于吳也予從
焉獲睹其所爲詩典而則麗而不夸逸而不佻
近體逼於唐古詩臻妙矣蓋蔚蔚乎有顏謝之
風焉夫吳亦難爲詩矣繇六朝時上自隋陳諸
君下迨臣工以及妃嬪狎客之流靡不習爲詩
歌咸能爭妍競富爛焉若霞唐時詩益盛而騷
人賦客挾筆來遊相羊於三山石城之間者莫
不鋪張其江山之佳麗人物之繁華與夫興亡

盛衰之感其篇什貽肝不可勝紀也若夫鮑昭謝朓庾信李白之倫則尤其魁奇雋異者焉予亦遊吳數矣嘗招賓朋歷選地輿之所至輒擬爲詩然每懷古之作者動爲所壓或終日據几不能成固不愉快人也今見于先生又瞿然自喪矣先生之鄉有于鱗季先生號能詩于鱗之後而有先生濟上固多才士哉然于鱗之詩吾未能定之若先生也者其詩之嫡乎其詩之

嫡乎

陳都閫鄉試墨卷序

予昔爲安仁令也以辛卯歲從武闈之役得陳君某卷薦之中第一尋中武進士第二守備於番陽已予給事留都陳君遣行李告我曰某至不敏先生不棄我而首拔我鄉所製論若策敬藉先生寵以托之梓且願先生敘之予亦才其文章樂爲之敘敘曰語云隋何無武絳灌無文

八卷二五

七

蓋操觚挾簡雍容於翰墨之林者畸於文荷受負劒馳驟於矢石之場者畸於武故馬卿袁虎陳琳阮瑀之輩不可出而關之和壘之外中黃孟賁夏育烏獲之疇不可入而議諸帷幄之內且非獨不能兼兩而已彼其一者非其至者也其惟伊呂乎次則范蠡孫吳武侯諸君斯亦文武具美皆能攘外安邦負濟世之略者焉國

八卷二五

七

其議詰之策以觀其略苟無當也雖力能挽五石之強而有迹聲逐肉之捷穿楊貫蠹之巧猶賓不與選豈不謂文武並茂乃稱國士哉陳君故將家子慷慨有大志予覽其所爲文閎博深奧腹如武庫無所不有及與語兵法口若決河而東注自六韜陰符黃石而下百八十家靡不曉覽東踰日域西抵于闐南極交趾北窮獯鬻亡不探其情形瞭若視掌與夫窮邊極塞山川

阨險要害之處兵徒之強弱步騎之便利縷縷若數一二予聞之然後知君嚮所爲文太倉之餘粒爾夫韓信鉏秦蹙楚非拜將之年也孔明誅吳討魏非出師之日也彼其釣城下耕南陽而文武之具畢矣今陳君之蘊籍也深矣其撫拾也博矣君守番陽也九江彭蠡之間故多盜君威明有法度羣姦景匿頃者天子以爲能遷三楚僉書聲名如番陽此非文武畢茂之効歟吾鄉也特以文重君乃今徵之今夫彫虎之毛文章炳然仰天而嘯厲風從之百獸震怖弭尾不敢動夫是之謂虎不然者雖文與嘯虎何異君不自負其文亦不負所舉也矣

壽錢文甫六十序

予垂髮時偕錢君文甫交兄事之君今年六十矣有友徐君正公姚君孺叅及吾弟侯昌相與告我請一言上壽余曰嘻君等知錢君乎是長

長生之術者也三君詫曰錢君生而執儒業未嘗習叅同悟真齊丘天隱諸書未嘗鍊神服氣息踵而補腦也未嘗辟穀導引學吐納屈信之伎子言曰錢君長長生之術吾是以芒焉子不幾廷我也乎哉抑有說乎余曰否否我所言長生非若所言長生者也君等盍觀乎世之人湛於華顯晷於貨利狂惑於寵辱毀譽之間蹙眉搔髮焦心勞形以爲物役旦而作忽不知其暮朔而作忽不知其晦乃至百年常恨世短此亢倉子所謂迫生者也通人者居於空洞之府戲於恬憺之鄉熙熙于于與萬物同遊太虛之中漠然無事日長於歲若焉者彼世人旬月不足以方此之一朝故憂人之日短樂人之日長夫日月不加長也樂人若引之是謂長生故莊子曰小知不及大知小年不及大年我幼而識錢君之爲人智而通和而夷應而不勞家故貧然

善自樂嘗語我曰我結茅蒼山之陽負山而面池蒔花畜魚其中每旦據案而讀書神困意倦則徐行阡陌與田更談農家之五行或乃雪月之候輒引婦子偕坐爲杯酒之歡醉則卽寢不知其曙此不殆於我所稱通人者耶昔漢武帝以天子之力招致方士入海求神仙而不可得而東方朔日戲弄其側夫武帝多慾東方生教以樂也而武帝不悟乃求之海上豈不迂哉錢君善自樂故曰長長生之術三君曰達哉錢君今而後知生之可坐而長也余曰未也嚮者錢君語我以樂母乃猶絀樂之心也乎君等盍觀夫嬰兒晝而鋪夕而息匿市羣聚里巷之內嬉戲無方惟意所爲彼庸知有樂哉嬰兒之謂天樂錢君之謂人樂不如嬰兒夫能爲嬰兒其長生無上之道乎君等見錢君其以語之

穠穠集序

八卷一五

七五

古者先王命太師陳詩以觀民風今采詩之典廢格不行然古之詩與情合今之詩與情離既離矣風何觀焉則采固無用夫假咲者不歡假哭者不哀非不啞啞也非不鳴鳴也然而不歡且哀者精之符也惟詩亦然故唐虞之民不能賦鴻鴈之章叔季之民不能矢擊壤之歌鄭衛雖淫各摭其情之所之六朝詩歌號綺靡抑其遊冶之致有固然者彼縱不得列於正風大雅之林要不離棄本真以借矯飾故讀其詩可知其人斯爲詩之真吳公擇先生者今之任達士也夷猶閒逸曠焉解羈紲之累謂人曰鳥縱於天魚縱於淵人縱於土吾安能規規拘拘爲世上累耶嘗爲南京駕部郎公事之宴輒命駕遊覽江山之勝與賓客彈碁擊鞠傲然自若也時人擬先生有嵇阮之流風賦爲詩一帙曰白門草然亦以此遂家居焉或爲先生扼腕先生無

八卷一五

七五

愷容既十年所復來白門白門多故交則又與
日夕尋所舊遊地往來其間累月不勌則又賦
爲詩一帙曰穠穠集先生之情進不加喜退不
加憂故其詩瀟灑有致二帙若一然吾觀嵇阮
所爲詩往往隱軫鬱結若有憤懣而不舒者此
與先生異彼丁魏晉之季篡殺相尋海內騷屑
感時觸心外托於樂而憂據其中故箕鍛白眼
不足見嵇阮之真而見於詩先生生全盛之世

卷之五

三

上有堯舜六合寧謐直以身遊於方外逍遙容
與無之不樂而其真亦見於詩由此以觀嵇阮
樂而憂先生樂而樂皆吐其真以爲詩斯集也
先生自曰穠穠其果穠穠也乎哉其非穠穠也
乎哉

壽岐豐張君七奏序

予聞之說文者曰壽者乆也天下能乆者莫如
神物無不毀古者安期美門偃佺琴高之儔類

皆釋形棄質獨以神存故能躡雲霞凌倒景隨
風而上下夫神以形爲宅而傳稱拔宅飛昇謂
其神蛻形獨舉超然若拔也而世傳雞犬盡入
雲中彼夫太虛之府安所錯此有形之物哉聖
人者不自私其生也而貴與天下皆生於是提
仁揭義以生天下之生俾窮山荒澤橫目之民
與夫草木昆蟲蛸蠃蠕動之物靡不熙熙陶陶
各盡其年而莫之傷故其神磅礴六合綿亘萬

卷之五

三

古常存而不朽故堯舜不與喬松爭年周孔不
與彭聃角歲其神皆乆乆則壽吾兄岐豐張君
儒者也事母孝撫弱弟如已子慷慨好交游禮
敬賢士亦好施賑貧乏無所恤斯聖人之道也
然又能旁習長生之術遇方外士輒與講求其
所謂存想導引鍊神而還虛者間嘗與予言予
弗省也人生七十曰老養于學杖于國飲食二
膳謂筋力勉也今張君行年七十而色澤不枯

四肢強健如四五十時豈鍊神之符歟夫神者生之寶人莫不厚其生莫能貴神彼誠厚其目顧求玄黃粉黛以事目而神奪於色彼誠厚其耳顧求鐘鼓絲竹以事耳而神奪於聲彼誠厚其口顧求肥膿甘脆以事口而神奪於味彼誠厚其四體顧求奇珍玩好以事四體而神奪於貨彼誠厚其身之餘顧求廣田宅饒金玉以事妻子而神奪於封殖神奪則形敝矣故彼非不

卷十五

九

知厚生以薄之之術厚之譬如驕子適貽之禍由斯以觀善厚生者釋形以超神不善厚生者事形以奪神予觀張君夫非善用其厚者耶客曰若子所言張君則善攝生矣今其生之日將捧觴爲壽子何言予曰既善攝生矣又何言抑吾聞之洪範人生貴壽尤貴攸好德世豈無龐眉黎面鮐背而觀齒者彼其形穢神濁猶頑石也雖久弗貴昔呂望年七十起於磻溪爲文王

師孔子七十縱心所欲不踰矩此真能久者也予知儒術而已以此爲壽不知其他

贈教讀徐君美冠帶序

豐城侯李公徵徐君君美爲教讀徐君告我曰我聞學然後知不足教然後知困故非夫廣見洽聞應知洪鐘者不足爲人師僕之鄙陋先生所知也人實將師我安能師人且吾黨有童子吾嘗授之書矣猶苦自困况侯門哉今李公過聽人使我爲子師我則安能譬如童山不可薪也譬如簣井不可汲也予曰孟軻有言人之患在好爲人師今君之言遜敢不盡言之夫師道重矣古者自天子以至元士大夫之嫡子莫不有師故法言曰一市之廛必立之平一黨之塾必立之師我國家公侯之家聽自簡儒士有學行者爲教讀古之道也禮義聚於書而傳于師教之讀者非使之咿吾咕嗶而已固將迪之

卷十五

三

忠孝之道以異日衛 王室書云惟爾祖父世
篤忠貞服勞王家績乃舊服母忝祖考今李侯
之家席 寵二百餘年矣且夫厚爵祿以報功
者 上之惠也持忠義以效主者下之分也君
其誨之曰爾家所世服簪纓列榮戟食祿千石
者爾知之乎爾先人佐

高皇帝征朶顏經略宣府佐

文皇平交趾親冒矢石艱難百戰以有今日惟

卷三

三

爾子孫尚其固乃忠習乃武藩衛 王家以無
墜先人之緒我又聞之書云世祿之家鮮克由
禮今夫千金之子生而飽煖不察衣食所從來
則偷佚驕侈之心生况侯門世飫天祿者哉譬
之大川苟無隄防能無濫乎故舜命夔教胄子
曰直而溫寬而栗剛而無虐簡而無傲防其淫
也夫敬者福之門也驕者禍之根也君其誨之
曰毋汰爾心毋驕爾氣毋倨爾容以長守先人

之業徐君再拜曰敬受教遂行教既成李公大
悅冠帶之歸而告我曰幸不負李公以有此者
先生之教也予曰所不負予言以教胄子者君
之賢也徐君曰願述始終收而識之以無忘先
生之教遂爲之序

贈徐君 六千序

予曩歲聞諸吾友楊叔純曰吾里有徐君某者
材而好義嘗以敗屨爲業家稍饒會歲大飢宗

卷三

三

人乏食徐君嘆曰吾不能獨飽見諸父兄餒且
病也時斗米二百錢家有米八十餘斛盡散族
人蓋道路餓殍相枕而其族獨得存活本徐君
力也予聞其事而高之昔陶朱公三致千金盡
散親族史傳至今稱之今夫王公大人積粟如
丘山寧爲蟲鼠食不肯捐升斗以予人而徐君
中賈耳特以廢著朝夕辛苦以自生殖乃棄數
十斛米如草菅豈不誠義人哉今年叔純又告

我曰向所言好義者徐君寧憶之乎今茲六一
矣我將觴之子豈有說哉予曰可可天地之間
有生氣焉好生之人其生亦長天無心也生氣
相感若磁引鐵也人之言曰我能積財多財可
以養生此知積財以養生而不知散財以養生
者之尤得也且積財者常損生如日夏至其晷
漸短人弗覺也散財者常益生如日冬至其晷
漸長人亦弗覺也操賈人之術者以毋錢致子
錢生氣相召亦子母之喻也故徐君非世俗之
賈也致天地之生氣矣我又聞之受人施者貴
德人施人者貴不自德老子曰天地所以能長
且久者以其不自生然天地日生萬物而不有
其功也子見徐君其爲我言之

鄭侯升集卷之十六

歸安春震鄭明選侯升父 著

序

八閩大雅錄序

國朝以經學取士其初文章渾厚典則粹然一出於正近世學者乃始變爲鈎棘怪誕之詞又錯以釋老莊列百家之學竄入其中競相放效自以爲奇而文體大壞夫文者士所爲也然其

八卷一

變常在上不在下昔歐陽修知貢舉黜劉幾軋苗之文文體復正故主司者文章之最也予同歲進士沈泰垣公夙有文譽主爵者以八閩多士之區宜得名士督學校事遂以公行校士既畢撮其異等者剗之標曰大雅錄夫雅者正也周公作爾雅詩曰雅詩樂曰雅樂皆古聖人所作也竝以雅名何則道根于雅也文以闡道文之不雅是倍道也是故任傑離棘之音不可

以登明堂魚龍幻人之戲不可以舞兩階詭說淫詞豈足陳于儒者之門哉孔子曰辭有險易雖若兩科壹歸于正故文者以正爲宗而奇行乎其中奇出于自然奇亦正也韓子曰易奇而法詩正而葩奇本于法也葩本于正也夫是之謂至文今夫江河天下之巨川也方其行乎平地也悠悠浩浩終日安流而不怒及其經乎龍門伊闕瞿唐滬澗之間束以懸崖截以巨石乃始有驚濤急湍震撼澎湃轉天地駭日月而水之奇見然皆激于勢之自然非作而爲之若乃海水無故而溢穀洛無故而鬪斯則異耳豈奇也哉是故知奇之爲正又知詭之非奇可與言大雅矣予竊怪夫詭于文者嘗嘆曰世無歐陽子耳今八閩有公大雅復作予不覺躍然以喜也忘其鄙陋而爲之序云

八卷二

玄珠集序

囊歲予長男病且篤醫十數輩拱手謝去曰不可爲也予宿聞休寧有孫山人者賢有聲孫山人適夜至吳予奔走涕泣而逆之至則脉疾撫予背曰杖子之涕可爲也三日而病損浹旬而病瘥予驚喜過望謝山人曰微子者幾去吾見既又從容謂山人曰今者竊有疑於子願以請顧弟敢言也山人曰子有言也固願聞之何隱爲予曰吾聞函牛之鼎不以烹雞張鹿之網不以羅鼠以子之聰明而治經摘詞何爵祿不可致而斤斤焉以草木爲山人譟爾而咲曰嘻吾鄉以子智人也而今非智人也子小醫哉夫醫祖黃帝乃世稱神聖理物者亦黃帝黃帝問道於廣成子廣成子曰道之精以治身其緒餘以治天下又曰母搖而精母滑而神可以長生繇此言之道先治身善治身者上洞天道下察地氣中理人情三者畢備性命乃和彼黃帝與岐

卷十六

三

伯相與問難著爲內經皆是道也既得道以治天下覽九州四海如脉色脉官天老力牧諸臣如使藥石用德如補用刑如瀉而天下治乃騏赤龍上升天也堯讓天下於許由許由曰我適有幽憂之病方且治之未暇治天下夫由非陰陽之病也彼自以身之不治不通三才爲病病其不如堯故却天下而還之堯堯舜能治身而天下亦治然心嘗自爲病故仲尼曰修己安百姓堯舜猶病故得道者身以之養德以之養天下以之養同一實也今我自計有身不能治退而求於黃帝之書吾以治身也夫醫者吾之寄也且以子之徒受君之爵食君之祿紆朱紫而司民社者不可勝數也然而世弗治則豈與夫收草木以活人之爲得哉予愧謝曰吾以子爲良醫耳乃不知子有道士也誨我矣旣而相別數載而予爲晉興令凡踰年晉興弗治予竊怪

卷十六

四

民之難與化也一日孫山人以所著方書曰玄珠集者寄予命爲之敘予恍然自失曰嗟夫山人其來治吾病也乎哉鄉者山人告我先治身今我闇於道術安能治人堯舜以安百姓病維摩以濟衆生病彼皆以人病由身病我身則不治而責人難與化豈不悖哉是予病也山人其來治吾病也乎哉玄珠集者昔黃帝遺玄珠於赤水之上使知索之不得使離朱索之不得使

三卷六

五

族譜序

人之生其初渙而無族譬若禽獸也先聖王錫之姓氏而後有族族必有祖祖者始也古之生人無筭而彼獨爲吾身所自始安得不尊事之不尊無祖無祖與無身無異族者聚也四海之內生人無筭而彼獨與我共祖而出安得不聚不聚無族無族與無祖無異人情易渙而難聚

聚必有主於是乎有宗子宗者尊也我與族之人俱從祖生而彼獨爲生之首安得而不主無宗無主其情必散與無族無異記曰尊祖故敬宗敬宗故合族此先王以仁孝教天下所以別於禽獸也後世王道陵遲人私其身自兄弟有不相能者安知有族而仁孝息矣詩云螽斯羽詵詵兮宜爾子孫振振兮貴子孫衆多也凡人之心孰不願後世千百其多哉然多則不能相

八卷六

六

一多而不一多適爲病故子孫莫樂乎多莫懼乎多吾之族莫考所始獨以始遷湖州者爲始祖至於今蓋九世二百餘年而族之人財二十五人而吾及吾子若孫乃居十五人焉他不過十人耳豈不甚渺矣哉然中間情義猶或未能相一何況於多吾是以懼焉乃聚族之人而告之曰墨子兼愛視隣子若己子則同姓異姓漫無別矣儒者先親親重一本也一鐘之水分之

可爲十金合之復爲一鐘今族雖千百人劉覽
之一人也傳云雖有小忿不廢懿親詩云豈無
他人不如我同姓故堯明峻德首睦九族周分
寶玉時庸展親蓋古聖人德被九有功施萬世
必從親親始矣湛露之詩燕同姓也晝以繼夜
異姓則讓而止由斯以觀雖天子不以貴廢親
況其下者乎故春秋惡滅同姓無駭入極不稱
公子衛侯伐邢貶而書名故夫遠族遺祖者聖

卷六

七

門之所賓也雖有喬木翦其條枚伐其枝幹其
根必傷今不親族是自翦也能無傷乎詩云式
相好矣無相猶矣吾願與族之人世世共守之

音韻啓鑰序

古者有聲無字結繩而治後世聖人慮心之日
漓事之日繁也而文字興焉聲成文而爲音比
於金石而爲樂夫字者所以宣政教結信約諧
同律而通神明者也豈細務哉然中國初無切

法元魏時胡僧神珙始以三十六字母流傳中
土字學益密其法雖出於胡人功亦不少近世
儒者以字學爲迂濶至乃破析偏旁妄爲正讀
偃然心口相安略不自疑誤者十而八九間有
稍稍知學者徒取直音視之以爲學字如是足
矣則誤者十而二三夫古之通人有識古文奇
字曉九州之方言者今直以目所易見之字漫
不鉤考何其遠哉吾友徐君正公慨焉乃作音

卷六

八

韻啓鑰一書且告我曰人情畏難而便於易道
路多岐智者迷之引諸大衢五尺童子徑行而
不謬今夫等韻豈非字學之宗哉然自音和至
於不定十有三門關鑰繁雜學者苦之我故壹
歸於音和可以免於多門之難字母既三十六
矣爲切者又於本母之中別摘字爲之是母而
又母也我故壹用本母以韻足之可以無多母
之難官商角徵羽與喉舌牙齒脣相配音之序

也等韻首見終喻失其倫次我故以幫首以日終由唇至喉求母者無錯雜之難韻書多祖沈約中間若東冬清青似合而分虞模元門似分而合學者督亂而莫之解

高皇帝悉更定之爲正韻今壹遵而用之則無求韻之難且從王制也又篇韻諸書字過繁多從正韻則字寡寡則易記也至若古有叶音不可不識遽而學之則不能故附於篇末由今而

卷六

九

進之古則易矣此數義者子以爲奚若余曰勤哉君之用心也三代之時教民六書而用其能者故諷習者多周公大誥多方諸書其文最詰曲然而百姓莫不通之其素所學習也至漢時令民記字於庭中猶有成周之遺意焉是時有司馬相如作凡將篇去蒼頡之復字楊雄作訓纂篇第取字之有用者皆意取簡少使人易記學記云隱其學而疾其師苦其難而不知其益

言不善教者以難沮氣也故詩曰誘民孔易此徐君之書所爲作也與相如揚雄意豈異哉若夫聰明敏達之士能探十三門之旨及學古文奇字不限於是書者則存乎其人焉

賀憲副鹿門茅先生九十序

余燕居東溪之上孺叅姚子造焉離坐頃之姚子避席而言曰三才將有請於子也鹿門茅先生者三才之姑之壻也三才自爲兒時先生過

卷六

十

器重三才而三才未有成也以負先生三才貧困先生輒憐三才而以錢穀遺三才夫先生所爲遇三才者優矣今先生行年九十諸賓客人人具羊酒爲先生壽三才則安能願請子之言效之先生余謝不能姚子固以請乃言曰上古之時鴻濛初剖受生於天地者其含氣也厚其取精也醲而其人亦淳龐不散不自損耗故多壽也其後受生於天地者日薄而又嗜欲橫生

以奪其精氣壽乃不及古矣然身者人之質也
質無不毀雖至上壽猶有窮日故夫通人者不
貴以身壽也貴外其身以爲壽蓋傳稱不朽者
三太上立德其次立功其次立言而世之人少
不知學長而無聞目未瞬而老已至生而泯泯
況身後乎此其生也與不生何以異茅先生以
明經起家爲縣令歷遷監司所至有政績聲名
籍甚旣家居猶屬心天下事會髡奴嘗入犯兩

卷六

十二

浙先生詒書當事者陳用兵方略動中機宜倭
之平先生有力焉先生又善爲文辭其宏瞻跌
宕類司馬遷其氣雲蒸而泉涌類蘇長公海內
學者莫不宗師之晚而工詩不肯襲古人繩尺
獨爲一家言人亦莫及也昔鬻熊年九十見文
王王曰老矣熊曰使臣搏虎豹逐麋鹿已老矣
使臣坐策國事則臣尚少也文王師之故鬻子
之壽非以年九十也以其能爲文王師今茅先

生年與之齊每籌當世之務口若決天漢而下
注日諷讀六經百家之言或自著爲詩文矻矻
不輟若少壯時蓋先生所自爲不朽者乎姚子
曰若子所言先生旣自壽矣三才遂無所爲先
生壽乎余曰不然先生善自壽則外其身以爲
壽子愛先生則欲先生之身壽是何傷乎且夫
堯舜周孔如可至今長生也人豈有不願者哉
子之往也其爲先生賦南山有臺之首章曰南

卷六

十二

山有臺北山有萊樂只君子邦家之基樂只君
子萬年無期姚子曰唯唯我遂以子之言效之
先生也敬謝子矣

賀邑侯汪若谷華誕序

我汪侯之尹我歸安也四年於此矣其雖避居
山中然稱道侯之美者紛紛焉或曰侯開敏有
幹略遇事如割然不欲苟用聰明而已尤專精
殫思反復而行之其聽訟特詳慎故於人曲直

所剖斷如或告之如家至而戶閱質者兩平焉
或曰邑居東南財賦之區緩征則國用告匱督
檄旦暮徭至急之則民生蹙矣不忍箠楚之苦
侯曲設方略調劑於張弛吐茹之間民不困而
賦亦足或曰侯注精黌序嘗見宮牆頽圯爲捐
月俸繕葺之時進諸生譚道德而校文執若誨
家子弟然其所聞者此其大他縷縷不盡記亦
不能盡數也侯以季夏十有一日生先期有徵

卷六

十三

余言爲壽余曰唯唯蓋聞之孔子曰仁者靜而
壽始竊疑之仁者主愛自九族以至于萬民以
至于昆蟲草木無不惠利之也其于禮樂政刑
之屬無所不究其耳目心思也夫如是則安得
靜旣而曰仁者無欲不競於物則靜故未嘗不
動也有不動者存庚桑楚曰水之性清土者汨
之人之性壽物者汨之不與物競物莫之能傷
斯壽矣豈其墮百骸置五官兀然槁坐以爲靜

乃能壽哉流水不竭止水易涸戶樞常闔常開
是以不朽故水積而不用則蠹衣積而不用則
蒸氣積而不用則鬱神積而不用則滯物不可
以不動獨貴有不動者存侯之勤于邑事也無
餘力矣手批不暇交臂目視不暇交睫亦甚動
矣然侯無欲故靜而物莫之能傷天與日月晝
夜旋轉不已動之至也然亦至壽唯無欲也堯
自稱倦勤舜苦心志勞筋骨而堯舜壽禹治鴻
水乘四載者八年手足重繭面目黧黑胥靡之
勞不過也而禹壽文王誠和有夏日昃不皇食
而文王壽孔子轍環四方歷干七十君唇焦心
破而不用退刪述六經無須臾之間而孔子壽
然則仁者未嘗不動有不動者也鄉者三客告
我以侯之美知侯之動矣雖然未知侯之不動
夫知侯之不動而動動而不動則侯壽矣

卷六

十四

碧巖志序

地之志昉於九丘山經九丘亡矣而山經猶存其後有水經有地理志彼皆內該神州外羅四荒其地廣其文約中間峰巒水石之勝人物之所生及風氣所宜與夫古今興廢之蹟以至於風人學士所游覽而題詠者摭拾難周不無遺漏於是好事者取名山巨鎮各自爲志地專而文縱紀載詳矣我郡弁山有三巖碧巖爲最勝余壯歲嘗登之其上有龍口爐峰捨身巖鸚鵡

卷六

十一

七星之石瀑布之水其下太湖潏潏無際洞庭馬蹟數十山大小星錯湖中蓋信宿不能捨然未有專爲之志者近雅通張君創爲之余閱志及圖則鄉所見山水諸勝森然列如再游焉夫游有三難曰地曰時曰力雖有探奇憇怪之士地隔遠則不得游地不隔時不值則不得游有地與時力不能濟勝而不得游名山無窮人跡有限欲一一歷之豈能給哉顧志非獨爲游

者設也游者按志而尋易以足窮不游者披志而覽可以神遇蓋志者據地形於片楮聚物色於毫端人之觀志足不履而若到眸不接而若見故不登岱宗知有天門日觀不登太華知有箭括車箱若然者杖於志也孫興公慕天台之奇遙爲之賦彼未嘗瞻赤城之標躡石梁之險也然能抽思結句發聲金石者得於志與圖也故山川者地之文也圖志者人之文也地之文

卷六

十六

極人力之巧所不能爲然不得人之文不能遠著今天碧巖至勝也以余爲湖人至近也然而不嘗再登則游之難也志之成將使人千萬里外見在机席此山之所待以遠著者也然造化多秘安知是山之勝不有藏於深僻爲前人足目所不到而志所未及載者乎其後有冥搜幽討繼茲而得者又此志之所待也

贈賢官李蘋洲冠帶序

天下有殺而生者二生而殺者一蚩尤以兵殺
人湯武以兵生人申韓以刑殺人咎繇以刑生
人此殺而生者也厲山嘗藥軒轅作醫經以生
人而庸醫以之殺人此生而殺者也號太子不
遇扁鵲以厥爲死棄而不治與殺之亡以擇又
況夫逆陰陽背虛實謬投湯液而以死者乎此
其殘苛斬芟皆鴟羽也故兵之殺人以陽醫之
殺人以陰若然者豈彼其心獨忍哉厚自利之

卷六

二

心勝也近有醫李君者獨慨然而嘆曰嗟乎夫
人實愛其身求以生之我顧斃之此何心哉牛
馬猶有醫重其命也況人乎遂銳意讀內經靈
樞及仲景河間以下諸書義既通以療人病亡
不中者名日益高郡伍大夫聞之曰國朝之
制天下郡縣有良醫得上之春官考校而冠帶
之蓋其人哉或曰漢韓康賣藥長安市口不二
價有女子從康買藥康守價不移女子怒曰公

是韓伯休那乃不二價乎康曰我本避名今小
女子知我安用藥爲乃逃入霸陵山中以彼之
避名若此峻也今李君多名奈何鄭子曰韓康
丁炎漢之末黨錮獄興杜喬李固諸君子相繼
觸冒羅網者不可勝數康故鴻飛鶴舉托賣藥
以自藏避禍非避名也李君非其時且操其術
以全天下之生雖不干名豈避之哉故君子或
以自全其生或以全人之生有夏病伊尹醫之

卷六

一八

有殷病周呂醫之春秋病孔子醫之全人之生
大小一也李君聞之曰我豈能生人哉此所以
命我也敢不自力

賀許母八十序

婦人之道從人而已無有專成故非如男子有
礪落奇崛可憲之名然苟勤修文誠內德無爽
其流聲史冊爲世所稱道者亦代有之古若太
任太姒夏乎聖已至夫樊姬癯女鴻妻萊婦之

傳皆左右其夫或以修德隆治或以固窮守約抑又其次也其在今日則有許母語云生男莫如鼠生女莫如虎貴柔下也許公之耦無子而庶許母焉母事公及嫡最曲謹迎意而先之承指而後之周旋敬順百不忤一詩云終溫且惠淑慎其身許母有焉許公豪俠慧交游客投刺日滿几母爲治酒食無嗇心無疲色又善相客上下策豐約無不當者公坐獻酬而已詩云將

八卷六

一九

翺將翔弋鳬與鴈母之謂乎許公既先母沒而子士元小又多故家日落母躬力作以佐其子比子長客游於江夏豫章之間者三母家居攝門戶事耐辛苦不樂偷窳蓋天性然也詩云何有何亡匪勉求之母以之矣母又好儉首不飾金翠裁具簪笄令貫髮而已身不衣錦綺必以繒三澣而後易之詩云薄汗我私薄澣我衣許母有焉母歲八十矣某月某日生之日也凡從

母之子士元游者將爲母壽告我曰子何言余曰良木不易朽貞石不易泐故壽必有根以德爲根身乃常存母德之豐何疑於壽吾聞母八十矣然猶善飯此其徵乎抑又有說焉初許公無子而舉族又皆無子蓋許氏危乎若懸絲矣自母生子士元然後許氏始復有伏臘子而孫孫而子及乎無窮是所爲壽許氏者本母力也壽許氏乃自壽也詩云本支百世母之壽也咸

八卷六

二十

曰然乃奉觴酌母前再拜稱壽母謝曰老婦德不腆不足以承所言雖然敬舉諸君之觴

王无夢山人詩選序

山人初爲弟子員跼弛負俗爲里人所構害遂專精爲詩其詩不勦古人軌轍然天材雄勁每出語輒鏗鏘有聲人莫之當若壯士橫槊捍關萬夫辟易而不敢前且博略羣籍聰敏疆記故取資閱贍足以發揮其才顧抽思太捷用事太

無玉攷珠類時所不免焉山人嘗謂我曰我詩非唐人詩自爲詩耳第得一二章傳世於願足矣山人病且革一日以十年所爲詩寄我意若有托也山人與李元潤交善元潤哀其窮而館食之識山人之材者我與王時立耳山人詩我固當爲傳之況以心托我乎山人旣沒偕王時立以山人詩刪其攷類摘所最粹者若干篇粹之惟粹則傳庶名其不朽乎夫憎山人者能以舌蜚禍山人而不能毀山人之詩謂爲不工能以文法繩山人奪其衣冠而不能奪山人之心手使不爲詩山人不能強其力所不勝以勝人而能操其所不能奪以自成其能彼夫怨家死同糞壤耳而山人之名將不朽則是山人詘於生之前信於死之後也昔者禰衡一忌於劉表再忌於曹操三見殺於黃祖才所使也而鸚鵡之賦流傳到今李白爲力士所銜斥逐夜郎萬

卷六

三

里之外而謫仙之名雄於千古山人倚才不羈偃蹇沒齒矣而以詩傳與此兩公者殆相類焉夫智生於困窮名成於發憤山人惟罹此阨因是以沈思感激博覽賦詩以成此名則向爲山人難者無乃天所以資山人乎悲來乎山人悲來乎山人爾之詘於生前也短信於死後也長爾可以無憾矣夫

賀歸安汪侯考績序

卷六

三

孔子曰苟有用我三年有成及其弟子仲由冉求號稱從政之才亦言比及三年可使有勇足民蓋治至三年吏盡其能人習其化故政可成也國家之法百官三年滿秩各報政於吏部而考之其治行最者天子優詔褒美爵其身以及其父母以及其妻蓋臣子所爲忠於君而孝於親者日積月累至此而效可睹也汪侯宰我歸安三年矣侯政先廉潔嘗言居官如處子

稍有點漆終身莫濯故其脉苞直如埃墨惟恐
浼之人察侯意亦莫敢干以私者於所自給廩
酌餘不計水耳邑人少商賈惟快於男耕女桑
之利而俯仰衣食之資與夫公家賦稅取給於
其中比年兩者俱不登而朝廷以多事征求
孔亟督檄月再至侯念百姓困苦調緩急之限
不得已稍稍施鞭箠輒愀然嘆感若慈母折肱
而咎其子也以故人人感動亡不樂於輸者侯
才諳明爽應變圓轉訟者交至不任小數神窺
而天聽雖有巨猾莫能遜之而吏胥亦不得舞
文爲姦者法所輕重咸中其情亡抑鬱之寃且
朝愬而夕得理亡滯稽留之苦於是訟日益
希公庭幾下鳥雀矣夫廉以飭躬政之本也仁
以治賦智以決事政之具也三者兼備政之成
也然人知侯政之成而不知侯之勞昔子產初
相鄭與人謗之三年而與人頌之蓋化民若斯

之難也彼其三年之中所爲植田疇誨子弟
至勞矣然後得爲賢大夫也農以三時成蠶以
三旬成爲政者以三年成然勞者自知之荷鋤
秉耒然後知田者之勞也執筐布箔然後知蠶
女之勞也蓋某嘗爲安仁令然後知治邑之勞
脉他吏特甚焉時竊嘗自考三年亡甚善狀然
猶得微天子之詔以及所生況今侯之賢能
過我百倍之故故賢者勞於任事而樂於成功
庸人憚其勞死以亡成勞者成之根也侯且滿
秩矣天子之封至矣中堂一效從茲始矣
侯之勞其不細也

鄭侯升集卷之十七

歸安春霖鄭明選侯升父著

祭文

爲侯進士禱武安王文代作

嗚呼事矣大于死生病莫慘于羈旅故仲尼興

越吟無情生其自

南人反日就沉

品改滋味而

罔功集三世之醫望容顏而卻走且去家千里

伏枕殊方父母遠妻孥莫之足以朝士聞而

酸鼻隣里見而叩心況下官竊猶父之恩而諸

子均友于之愛者哉昔白犬賜而趙簡七日猶

生黃熊祀而晉侯一朝立愈故醫著祝由之科

傳稱祝釐之史武王不豫姬旦秉珪孔子有疾

仲由舉誅諒人謀之莫救冀道力之能扶惟神

忠肝指日義氣彌天生則翊帝胄于漢庭歿則

掌神丁于天府所以上自王侯起敬下及婦女

知名其在本朝尤隆大祀實賴弘上帝生人

之德輔惟皇錫福之權者也如侯生者恂恂恭

謹之風藹藹溫醇之度身承一命財當執雉之

初紀未三齡豈是夢蛇之歲仰祈袂三彭之長

舌減三豎之亮謀告司命于北辰乞歸魂于東

岱庶幾死灰復火顛木猶青卽有尋常細過聖

慈所可憫者則望特賜包荒更或一二隱隱神

明所獨鑒者亦姑別加薄譴曲施造化之澤廣

開懺悔之門惟爾有神尚其相我

錦江禱柳張二公文

嗚呼上帝不弔雨澤之不降以殃我人民亦

孔棘矣下官某爲之罷市而不雨爲之迎龍而

不雨爲之雩祭而不雨又爲之徒拜三月而不

雨蓋地若龜手禾若拳毛惟此人民仰天號呼

聲徹九野而不雨按箕範恒暘之咎師尹當之

下官奉職無狀其實政不修而空文祈禱之爲
雨則不應理固宜之然安邑之土地人民其與
明神實共之惟神一祀唐初一祀宋季其食茲
土也尤久而忘之耶安邑凶荒非一歲矣死亡
幾半流徙者未復饑而病者未起實望今年之
秋幸旦夕之餘命若又不雨是神終棄之也民
不能藉下官固且藉於神神而棄之民又何望
焉夫民之命憑於神神之祀憑於民民與神交

二八卷十一

三

相憑若果不雨其下官罪譴之不敢辭然亦不
能驅凋劫之民以有事於棗盛矣神自古以禱
雨稱有驗奈何數百載之功德一朝而廢之若
神以下官之不奉職移怒我人民意亦非神之
心庶幾爲我請罪於上帝卽靈雨近在漏刻
亦後矣神其鑒之

禱武安王文

嗚呼安邑累歲凶荒下官某奉命而來實不稱

職不能迴上帝之怒又復亢旱困我人民以
暴下官之罪某惶恐無措訪邑中故事惟唐進
士柳公宋都提點張公於本邑實主祀之亭侯
神靈徧天下不專在一方然邑人尊事侯如柳
張焉每禱水旱亭侯與柳張二神並舉蓋人民
之萃精於亭侯久矣意者安邑之民亦亭侯所
不忘也亭侯生而喜春秋按春秋有書螽者有
書蝻者有書某月至某月不雨者皆苦旱爲重

二八卷十七

四

民命也亭侯弗記之耶亭侯之力能破黃巾斬
顏良虢吳魏兩主之魄其子以滅女魃而剗肥
遺特尺寸之刃耳亭侯何恤而不以拯我人民
若下官之不稱則罪在下官不應在人民下官
亦深自懲艾壹意祈禱尚賴神助神其愍之

祭嚴錦江及孺人董氏文

代人作

嗚呼傷哉凡婦之所托者曰舅與姑曰夫與子
何我女之於此四人者廼相通而俱死也耶始

某之嫁我女也匪惟卜族寔人之卜蓋錦江公
有朴易之德孺人有淑敏之行而公之中子亦
聰明而允篤是故我之嫁此女者自曰亦尚有
托也而孰知天之降威於我女有如今日之酷
也耶公舊以明經有聲曾不能獻身當世一揚
芬而吐英乃遽先朝露謝時人而卽九京夫舅
者舊也言舊人所以教我者也而天奪之使傾
噫旣甚矣乃公之中子其命獲長則我女雖無

卷十七

五

儀猶可依百年而共事乎姑章何娶我女財及
兩暮其年財若干耳而遂天以亡夫夫者扶也
所以扶我者也而天奪之使傷噫抑又甚矣乃
尚或有子呱呱在襁褓庶曰撫此以待成立可
恃焉以終身而胡爲乎天夫子者嗣也所以
嗣我者也而天奪之早噫抑太甚矣乃所存者
獨有孺人孺人之愛我女若孺人之女蓋嘗荷
孺人之深仁今又死矣我女者將何所憑以庇

此身嗚呼傷哉老則舅姑少則夫子老少不同
相隨俱死少子生而無知死尚何知若舅姑與
夫死有知也能不爲我女之悲我祭我公以及
孺人爰念我女涕泗沾巾

祭黃太母文

於戲某輩視母之子猶父則視母猶太母於戲
母耶而遽已死乎某輩嘗拜而哭卒哭而私計
之藉令前乎十餘年而母歿則先生未仕其生
養也闕生養也闕其恨何竭又假令前乎一年
而母死則先生未歸其死非地其死非地恨亦
何置此兩恨者孝子所不可罷也而衆之所不
能解也乃先生初仕甕城迎母于甕城繼仕延
平迎母于延平先生性至孝而家貧蓋徃往苦
酒肉之無所營也而再仕再養庶幾藉斗祿而
展萬一之情俄而先生曰吾盍歸矣吾母今年
八十有一如春冰然見日而水耳脫有不可言

寧于故里遂告養解官財朞月而母死夫人生則貴養也死則貴土也母雖生非有大養死非有大禮而校諸前兩恨者不猶多愈乎且夫含生之類其處世也若寓生而必死自然之數母春秋如此斯亦足以稱于壽之林矣而何憾乎朝露稍足以憾者母當終時先生疾又篤先生雖性至孝曾不能馮屍而踊足屋不及升續不及屬母乎母乎命之所束昔者孟軻喪母門人

卷二十一

三

充虞敦匠事乃先生之弟子以二百人計而某輩之才薄懼不當先生意斯祭也一以慰母之化一以謝某輩之過

祭黃師文

哀哉我師天下匪無師弟兮孰我師之最良師抱篤厚之嘉德兮渾乎若璞之石藏孔貴猶者之不爲兮斯亦師之所當諒後進之楷式兮不獨以文章蚤失厥考兮惟母在堂性至孝而窶

兮共慕藿以皇皇帝俄命爲儒臣兮驟迎母而往將差守介而不貳兮如清濟之汪汪興幡然其思返駕兮曾不可以挽行曰母氏奄已耄兮吾竭來乎故鄉信及暮而母殯兮再踰月而師亡哀哉我師兮瞻遺像而惋傷聞前修之建言兮曰善入天之所昌予今不度夫司命兮何凶而何慶困窮亦已焉哉兮又中身而喪明謂仁者必有後兮胡斬焉而無所生嗟二女之于歸兮夫並棄而在孀師體曾史之行兮乃獨罹此百殃蓋福善而禍淫兮天道之常也爽其所報兮天運之荒也師旣罹此百殃兮腸故鬱結而不揚斯二豎之所繇兮不可以藥石奏功二子子旣禱于神兮降命曰其終以康神實廷我兮憺大命之遂傾臨化其有末命兮炳遺墨之淋漓何數之短兮何恩之長傑皇天而號咷兮固二三子之不祥大匠一去兮羣工旁徨奪我

卷十七

八

規矩兮不可以圓方俄棄室而遠殯于山椒兮
魂飄忽而杳茫吾詔彭祖使調羹兮延帝女進
酒漿召羸姬以鳴簫兮命王于以吹笙致湘妃
以弄篴兮鼓琴使夫師襄魂來乘馬兮吾將馭
以孫陽魂來駕舟兮吾將俾陽侯歛藏信有樂
而無恐兮盼精爽之洋洋雖其罔有遺裔兮二
三子亦足以薦觴苟夫子之無怒兮尚祈祈而
來嘗

祭大司馬北川陸公文

烏虜夫子而云亡兮烏虜夫子而未宜亡夫子
之生也人愛以敬兮夫子之死也人惋傷紛朱
紫之如林兮貴蓋蓋之忠良迺莫追予夫子兮
諒 帝室之棟梁首服官于刑曹兮遺慮囚子
八閩愍衆纍之文致兮暢 皇王之大仁無辜
多所平反兮達由枿于陽春萬口咸曰不冤兮
卬夫子以神人官允遷而美彌著兮晚推轂于

江右徭總總其星布兮驚據險以自負草澤復
其竊發兮呼亡命而被介冑子廼震我 皇威
兮誓終朝而掃羣醜握虎符而瞰魚麗兮驅龍
驤而運豹韜三戰殪彼封豕兮再戰截乎修蛟
鼉氛稜之暗靄兮俄未夕而聿消建崇勲之載
薛兮曾不可以比高姣彼蜚眉兮固諸女之所
妒功出于衆兮是用干夫羣怒謗云云其媒孽
兮獨於悵其誰鳴赤舌燄以燒燔兮莫吐水而
救城捐爵祿其若遺兮葆靈德于山之下子孫
儼以成列兮誦詩書而談今古聞獨往而獨來
兮依磐石以屏處貌恂恂若無能兮默藏神于
玄府蓋夫子之出兮如熊虎之奮行夫子之歸
兮類處女之潛形察此一老兮固後生之所楷
司命奄已見奪兮中情鬱其焉解肅吾奠以桂
醑兮悲吾誄以詞靈之降于雲中兮靈之去乎
遲遲

又祭陸司馬文 代作

於戲人生而死者天地始終之數雖聖賢莫能免也而奚以爲公悲若夫造功樹業蒙愴夫之飛謗卒不白於世而身死此達人所自安而旁視者憤惋而嗟咨公之初爲刑曹也嘗恤刑於閩中時有兩大獄沉寃積歲人握手莫敢救而公獨毅然爲之訟公之蒞虔蜀也山徑海賊矛戟充斥公從容決勝所向無前凡大小三十餘戰而羣寇盡息蓋當其釋無罪則用仁辟如春陽時雨一煦一澤而萬物蓁蓁當其討有罪則用義辟如秋冬肅殺霜雪迭降而草木皆瘁然而高明之家鬼將瞰之正直之夫邪將間之是故公之功德震於九有恩足以開大囚威足以殄大寇而不能自免於喋喋之口且夫仲尼上聖也而被讒於子西伍員至忠也而蒙譖於伯嚭樂毅伯佐也而謗書盈篋馬援勲戚也而毀

生意以由此言之不有喋喋之口無以見公之爲君子此達人所以自安而旁視者憤惋嗟咨之情其亦可以已矣雖然某之於公幸托婚姻之後而公之一歿則公子痛乎無父賤息痛乎無舅嗟乎嗟乎公而在也婿則婿耳公亡則婿猶子也教公之子敢不如已子公葬有期故上以公之功而下以已之情告於靈几

祭章少槐文

嗚呼太湖瀕濬而滇潏兮五百餘里吁嗟乎先生兮歿于此往古來今湖之禍人兮不知其幾先生蓋不戒兮而相隨以死維先生之出而歸兮從子宦所亟將上壽母氏兮故倍道而不遑處榜人相風告公無行兮震颺疾其來斯先生握手曾不聽兮將歸拜夫尊慈乃掛席而揚舲兮還風伯之昌披挾陽侯之不仁兮頃中流而遽危僕從同死家人莫知流言漸聞且驚且疑

爭獨久而可信言九至而非欺於是老母望窹
幼子求屍湖滔天而沃日兮曾不悟其東西

先叶

也孰爲父所在兮獨號呼而籲天也訪覆舟于
土人兮審縱橫之陳體累八日而始得兮乃在
縈迴之浦蘭山之趾嗚呼哀哉雖人事之不戒
兮亦天道之少譎奈何先生以孝之故兮而麗
千古者不弔之科等水火于山岡兮齊鳥爲于
螻蟻斯漆園之放言兮豈孔教之所多蓋漸

八卷二

三

臺有楚女兮江有曹娥彼節孝之炳耀兮而湛
于鴻波以茲方我先生兮曾相違之幾何豈與
夫黃帝之子炎帝之女奄然而溺者可同日而
昂俄嗟先生之伯子兮粹聞計而崩絕遽披跣
而登途兮兼日夜而不輟路人感其慟哭兮緣
淋漓其霑血痛大恨之悠悠兮固沒齒而不可
雪五內鬱其糾結兮思未棄乎纓冠誓長廬子
墓側兮庶以畢夫老殘子以不仕爲安兮親以

歡竊亮先生之衷腸兮無樂乎子之棄官某等
辱在通家義如猶子臨文傷悼詞無綱紀吁嗟
靈乎於彼於此

祠祭唐一庵

嗚呼天惡令人胡特而生天愛令人何忽而傾
宣尼曳杖大路榛荆俗降若水以及滄瀛聞道
大咲萬喙一聲先生決起爲世大英弱冠知樂
開曠蔑比耳順宮商宵藏角徵爲弟子負名龔

八卷二

四

刺史試之曰能誦身隆禮于時黌宮八音敝弛
延而正之一夔足矣志莫四方載營載度筮仕
刑曹抗顏謬謬帝寬其怒賜譴丘壑退於衡門
恬焉孔樂毛宗麒麟羽長鸞鸞生徒雲集仰茲
正學先生之學如玉如金獵繁鍊簡剔邇搜深
問者攻木答之鐘音蔚爲著作其夥如林挈其
大綱曰討真心浣彼澆風太朴是尋展也孝友
爰自天植憫厥羸宗捐貲起踣或土而田或衣

而食人百其族罔有菜色施而不伐受而不德
如雨露降蕃卉蕤蕤先生之言切兮無辯先生
之行高兮無岸追惟誰昔梅谿告變單騎入巢
片詞定亂平生蘊藉端倪略見邦有老成維屏
維翰何天不吊奄與世違母乃斯文當式而微
朝聞夕死君子所希死者何憾生者疇依辟之
山鶯鳥敗其栖辟之川竭鱗喪其歸告訃台臣
僉相嘆息剋祠貌像祀以崇德乃拜斯宇既敬

六卷二

三

且惻繼千萬年簋簋永歸嗚呼先生人皆有死
貴在血食先生有焉庶展胸臆

祭許三嫂文

吾輩之欲奠吾嫂也其久矣夫然而四人之中
星散不拘我家彼出彼歸我塗是以闕略至于
今日也而遂三年矣乎我聞嫂之生也事姑也
孝以誠事夫也肅以愉遇子也仁以則治內也
儉以劬且夫婦人之德必此四者也而嫂曾莫

之淪壬午之年夫子遊于洪都嫂有長子而行
與父俱夫何變常出于不虞命不待於須臾悲
乎嫂哉陰盡陽竭神離形枯行者在路死者在
家俯不見子仰不見夫哭而送之者惟有老姑
一子初育其聲呱呱少子不可戀長子不可呼
歛舍無主他人嘆於中衢嫂則有德嫂則何辜
孰令夫去孰使嫂徂此造化之所制也而匪人
之能圖悲乎嫂哉長子在泮矣雍雍生儒少子

六卷二

三

三歲矣釋乳以哺斯並嫂之所喜也而不及以
目睹我是以爲悵悵於兩孤采白蘋於芳洲薦
明水於月湖禮有制而不哭告初畢而長吁然
而嫂有令德可合咲於黃壚

祭王太夫人文

代作

爲人子者啜菽飲水藜羹藿食于以事親親心
喜懌命曰意養其物乃詘五鼎羅列庶羞狼藉
于以事親親心不懌命曰物養其意乃鬱意與

物齊兩者交得子身不守親名不立命曰終身
之養久乃沒沒於維夫人女嬀之精寔生元輔
爲世碩英元輔之德惟忠惟孝明而不察剛而
不礪元輔之材雷厲風行陶冶主德煦育羣生
天子倚重如木斯幹殷有保衡周有姬旦一
朝陳情念此北堂顧瞻白雲將歸於吳閭帝
曰公留公無棄予汝毋來思迎以安車毋來
上國煌煌禕翟路人將鬚曰天子之澤已而
公病乞身不從䟽十餘上天子動容奉母南
還至於吳關載甘載旨善承母顏樂哉白首其
樂無偶人生有涯形神不守帝聞母喪惻焉
心傷遣官九祭玉音琅琅於維夫人生我元
弼內志外物靡所不極立身顯親聲聞天子
生被殊榮以迄於死某於元輔猥從雁行忽聞
母逝中心傍徨山川阻修拜奠無繇遙遣絮酒
我思悠悠

祭周安人文

於虜靈鳳西飛兮鳳相從卽卽足足兮一雌一
雄朝共隊兮丹穴暮相失兮雲中百鳥悲兮鳳
之側凰不來兮誰與同嗟懿人兮今德體貞靜
兮肅離相夫子兮歷仕執婦禮兮惟恭薄雞鳴
兮襟珮希太姒兮休風旣無非兮無儀名不踰
兮房櫳病縣縣兮歷歲月嬰盤氣兮叢厥躬三
彭何譴兮交噂喑二豎何酷兮肆狂克療五石
兮靡効荐百草兮罔功寇莫大兮陰陽匪人力
兮可攻嘆夫子兮羈王事展燕私兮無從容夢
今年兮歲在巳痛大命兮遂告終女史陳兮在
床繡悅懸兮在宮故衣紛披兮不理總幃聞寂
兮已空魂冥冥兮上飛揚望故鄉兮江之東錢
塘渺漫兮吳山遠逝將歸骨兮路何窮惟我屬
邑兮下吏悵焉憂心兮懔懔酌玄酒兮彭蠡采
三秀兮廬峯仰虛位兮再拜陳蕪詞兮寫衷山

魁旣屏兮木魅旣驅靈來安肆兮靡有所逢

祭鄒南園文

於戲公乎我昨北之觀而南之還也嘗時時謁見公公耳目尚聰明筋力尚矯然健也而柰何一朝以終公爲人倜儻豪邁脩枝踈節不束縛於糾纏有古烈丈夫之風家故不饒無款聲無感容日與客象棋博陸不知金錯之已空雖平生未嘗事詩書然課子明經伯子旣起家爲

卷十七

九

郎而叔子亦刷羽於芹宮我初從伯子遊也伯子之年財入大學而吾猶爲五尺之童故我之事公若諸父行公貶我亦與諸子同每遇我而觴我輒浮我大白公亦自浮之而不責水陸之過豐蓋公咲貌聲音悅然若存而骨已脫於玄宮公伯子初爲郎奉祿於養未幾也而公遽長逝則奚以懷孝子之衷然我先君之死不踰中年而公旣白髮而成翁我先君之死我年纔十

四視我目不瞑而公及見子成功名於目中以斯相方公愈我先君再矣死雖可惜亦物數之必窮我聞公計勢不獲憑棺一哭而獨以千里外泣向乎江東我命我子賁我絮酒讀我哀詞始以哀公繼以慰籍公

祭鄒母文

烏乎我自齠髻識母令儀母之冢于同塾同師兩家相望東西一溪母賢且苦我所具知昔嫁

卷十七

三

於鄒家罔餘貲庾竭於米篋羞於衣母也安只績紉以支夫子大度闊略不羈困於廢著乃麗兩辭母也助只門戶自持歲在甲子子戰棘闈賢書旣薦爲時所推母也斯時稍爲解頤繼復坎壈才通命乖顏空憲憊不異故時子跼而蹐毋甘如飴子令霍山升斗祿微迎養不許故園是棲俄而夫喪子亦以歸再令彭澤母復不隨公事每徼北堂之思又不踰歲母命遽摧母壽

不少毋福則虧統計在生什九常悲天寔尸之
人力何爲忝竊通家越在江湄吊祭茫茫哭望
天涯我絮我酒我監我雞毋靈不昧鑒我之私

鄭侯升集卷之十八

歸安春寰鄭明選侯升父 著

祭文

祭吳年伯母文

於庠子輿以三釜興悲季路以負米飲恨故親在則匹夫揚衡親歿則王公內慙夫爵祿者身之寄生而親者身之根母之子則通顯矣而母今安存胡賀客之在堂遽吊客之在門母日夜

卷之十八

望子以一朝之貴子日夜斬母以百年之安子以上第身爲太史曾不及一御其母而接膝下之驩病也藥不及親嘗膳不及親問歿也歛不及馮屍殯不及馮棺此亦人子之至憾也亦安忍效世俗慰藉之語而強寬孝子之所不能寬且夫死而五鼎不如生而一羹死而虛號不如生而無名異日者卽天子錫以殊封予以大葬亦何及乎母之平生日者而子嘗告我曰我

無病而心若刺我無慮而宵不寐是時母計未至頗怪其言而今乃知其神之先通而告異蓋月闕而蟬蛤虛日食而麒麟闢說者尚以爲精相感也而况母與子分形而一氣昔者曾參動心于嚙指申喜改貌于行乞二母非有死亡夫故其子且爲之變動况吳母之長逝於庠而子且歸矣目不覲母之顏色耳不聆母之音徽拜水主于空位陳疇昔之故衣獨皓首之老父悵

卷之十八

無偶而歔歔固知而子之一慟而危欲絕于靈幃某等雖云異姓義均母子聞哭聲而齊和淚欲收而不已

祭吳年嫂文

於戲葉陸於墜兮不可以附枝夫婦一割兮無有會時天不少延我吳嫂兮忽亡其若遺人生豈不死兮惜年歲之未衰昔夫子之上南宮兮悵執手而言別孰一朝之暫睽兮乃平生之未

訣夫子既躋上第兮謂百年之歡悅且臚傳於
帝閣兮憶帷夕已奄滅余聞嫂故善病兮知血
氣之既微曰大命其尚可支兮孰朝露之遽晞
閨壺宛其如昨兮嘆斯人之已非夫子遠莫聞
知兮猶見夢而依依嫂夙嫻于女史兮善上承
乎尊章嫂既不幸辭房兮未幾而姑亡生能孝
謹兮諒地下之相將獨痛夫存者之一乖兮杳
幽明之相望夫子予焉無儔兮盼天涯而竦祭
哀二雛之何恃兮馮寒棺而揮涕某等托同門
之好兮恩均兄弟天不少延我吳嫂兮孰知其
意

祭費封君文

於厚金刃之利可避其鋒虎兇之毒可禦其強
人身大寇莫如陰陽雖有聖智莫之能攘我聞
先生天挺俊良以腹爲笥五經則藏韜英握秀
蔚爲文章南楚多士莫敢雁行振足而奮遂薦

子鄉翹然桃林爲世大方渥洼之駒必也乘黃
丹山之雛必也鳳凰先生有子繼踵其芳英年
發跡才貞珪璋終軍辟易賈誼倉惶初登虎觀
校書玉堂再入黃門封駁琅琅 帝念所生爾
謫之臧于何寵之官與子當仍 命厥子旬宣
外疆暫蹶且起而先生遽亡於庠先生之身名
豈不揚龍見于田其德未光先生之子業豈不
彰百里未半爾靈不忘萬物秋凋元化之常五
月寂寂是謂早傷先生之齒豈曰夭殤百年大
致其猶可長某幸與令子叨相頡頏同榜同官
旦夕相將先生猶父能不沾裳絮酒炙雞先生
來嘗

祭吏部劉司務文

翳天子之淑質兮毓閩海之精英貌溫恭以易
直兮中朗鑒以昭明曠焉游戲六合兮恬焉羣
萬物而不爭夫既負此令德兮故鉅材而纖施

詔公輸王爾斷爲根楔兮命中黃孟說使執夫
狐狸初造士於黌序兮張絳帳於朱方青衿之
子陸離以馥郁兮紛其服周孔而升堂吾道忽
其復南兮爰移席於廣州彼尉陀之殊俗兮彬
彬霽霽化爲魯鄒迺教胄於成陽兮陳圖書於
瑩水演先聖之微言兮環海內之名士夫子旣
以言爲鐘鼓兮又以身爲范礪累膠庠與國學
兮若零雨降而物生遂筦用都之銓衡兮摠諸

六卷八

三

曹而爲要纈庶務繁其如絲兮感秩秩而可結
霞何爲而易滅兮葩何爲而善謝飄忽中彼疾
風兮奄一曙而速化婦子號於中帷兮吊客嘆
於外庭逝將歸骨故丘兮路漫漫而冥冥相彼
燕雀失其羣兮躊躇躑躅淒以悲鳴矧人生失
此交好兮孰求絕而無情網大江之肥鱗兮且
青山之鱸肉望虛位而設奠兮吾惡能已於一
哭

祭李元潤文

已丑之冬我出京師就兄館而相與別時兄之
疾革矣我固危於心而噤於舌乃一朝之生違
果終身之死訣兄之宦遊婦子不隨唯二三童
僕之與偕我遽而別病不薦藥死不歛骸則朋
好之誼能不闕焉而內愧於懷我之從兄遊也
自丁卯以至於今中間二十餘年兄過我特厚
而我亦知兄最深兄天性剛厲坦中自率亦慷
慨能任事然不肯脂韋滑稽與世浮溺遇人有
過輒盛氣而面質間嘗以此忤人而我獨敬兄
之直兄歷宦恬淡無所私營家故有桑田數畝
稍稍給以爲生閒卒之日米枯於甕金毒於簾
爲兄惜者曰官則美矣家則嗇矣而我獨重兄
之清兄爲人好客又雅善風騷故詞人學士造
其門者如市而兄亦樂與往來而遊遨至則延
接終日盤無虛饌卮無空醪今富家金如丘山

猶齷齪守財閉門而避交每迎一賓則眉蹙而
中焦如兄者若曹之所竊姍也而我獨慕兄之
豪於虐我兄樂貴知音人貴知心故向秀感笛
伯牙破琴自兄之死我有過失不復聞兄之規
藏我有辭章不復與兄賡唱而齊吟鷓鴣彌林
不如一鵲砥砒蔽山不如一玉今世豈無人顧
交遊中若兄比者蓋寡也而邈乎風逝永不可
復夫人邂逅相與諧飲終夕及旦而相別則悽

卷八

然臨歧把臂而不忍釋况平生有昆弟之驩一
死一生後會無日人誰無情能不於悒吾聞朋
友之墓宿草不哭而我何能已於涕泗之橫溢
祭史訥吾年兄文

嗚呼人世豈無離別兮別莫長于死生倏一曙
之相失兮杳莫尋其形聲相鳥雀喪其儔兮猶
啁嘶而悲鳴矧伊人之交好兮疇弔死而無情
歟吾子之異才兮擅鴻號於詞場我輩猥其無

知兮竊傳驥而騰驤等綢繆于昆弟兮曷棄予
而遽亡他石頑而久存兮玻瓈美而易傷惟我
子之生存兮宛懷思而如昨貌豐盈以魁梧兮
中豁達以礪落走堯行而禹步兮何威儀之儼
若接燕私之色笑兮乃善戲而不霄九鼎何以
烹雞兮薄肘印於寧都世無孔明之鑒兮夫孰
知爲鳳雛不期月而政成兮歌誼譁其載途庭
有鳥噪兮里無吏呼遽辭榮而家食兮抗高情

卷八

於松梓種秫田於東臯兮歲吾供夫春蠶雖家
無贏金兮援一經而授子指三秀以爲糧兮曰
吾將從夫黃綺進豈不能鵬運兮夫固不欲脂
韋而巧宦退亦不失鵠舉兮何繪繳之足患嗟
我輩之六六兮日漂淪於狂瀾斯賢愚不可與
同階兮若雲泥之相判子旣不入城府兮我又
與世而相馳屈吾指三十載兮嘗雨散而星離
夫旣生不能以恒聚兮徒哭死而奚爲雲何爲

而可攀兮風何爲而可追觀山川之如故兮嘆
靈席之虛張吾欲忍此號咷兮涕零零而漬裳
幸階庭之有子兮足以慰於泉壤吾子生而善
飲兮庶有酒而來嘗

祭房年嫂文

於戲維靈毓元精於嫠女兮稟嘉德於黃祇
女史以自識兮服內則之芳規謂蕭艾其不可
佩兮結蘭茝之香稿理陰職於中壺兮洵無非

卷一八

九

而無儀雖婦道之無遂兮相夫子其孔勞贈維
珮而知好兮弋鳬以充庖鑒開睢而風興兮
警雞鳴之嚶嚶肆夫子之克成兮廼翦鳳而騰
蛟筆製錦於新都兮歌神君於道路遂簪筆於
蘭臺兮伏青蒲而貞度信君子之鴻才兮亦淑
女之多助豈直萊婦與孟光兮徒耒耜而荆布
山以靈而產玉兮水以秀而生珠誕厥子之雋
異兮吮六藝之豐腴思整翮以上征兮眈寥廓

之雲衢信君子之義方兮亦母教之能劬嗟世
豈無蛾眉矣夫孰如靈之獨賢謂百年其常守
兮胡忽降乎重泉總帳閤而不聞兮故衣塵而
不蠲蘭室旣已無人兮獨靈座之凄然生者
日以悲兮死者日以遠某等竊附年誼兮痛魚
旌之不可挽將從有域以遨遊兮曷一往而不
返酌桂漿以三獻兮望靈來之婉婉

祭施慕源文

卷一八

烏虜石火易滅電影易收人生飄忽大藥安求
道有死者尚或憐之我之夙好曷云無悲昔我
未第與子相結知我不遇實命之劣子來我留
我謁子酌不知客主朝夕相謔藏鈎布奕博簞
呼盧爲樂百端酒不暇酣我嘗語子此會實難
百年瞬息云何不歡子諾我言悲歌相和乃至
于今子果長臥我官金陵子亦戾止王事維遄
良讌無幾我以病歸子來衡門顧我不樂強相

懃存我實先病比及三年子後我病乃遽我捐
嘗聞玉體漸還飲食謂當復起竟乃不克昔人
有言病加小愈嗟子高明中亦少主季札懸劍
伯牙破琴死生感愴古今同心人之云亡酒壚
徒存六疾有權五體無根藏舟於壑夜半失之
造化使然人何能爲咲言永絕寂寞山阿我欲
莫子病如之何青峴爲肉碧湖爲醴揮涕遣子
莫於靈几

卷八

祭包見川文

於乎子之稊躬有令德兮子之強幹多材識兮
子之拮据勤自力兮大布脫粟子自嗇兮與子
結交自我少兮往來綢繆授且報兮四酎九醢
我之召兮丹鰐紫蟹設所好兮我時猖狂酒無
筭兮晝以繼夜感儀亂兮子先客醉席未半兮
飲水頽面脫身竄兮人非麋鹿不常聚兮歡會
未終忽異路兮我楚子粵若風絮兮豈不爾思

卷八

祭許宗季文

不可遇兮子旣倦游自南歸兮我之疾矣反初
衣兮飲我以酒玉饌齊兮願言邁瘳相遊嬉兮
成毀變遷不可虞兮子反未逝何斯須兮月魄
雖死尚復蘇兮人鬼一散安可呼兮我生簡直
寡所交兮存者幾人子復凋兮舉目四顧嘆寥
寥兮身如危葉不自料兮朔風襲人玄雲凝兮
寒溪不流霧上騰兮哭子於位病不能兮薄遣
我奠涕沾臍兮

於乎宗季子稟異質警敏不羣些總角青衿彊
記能文些壯志崢嶸上凌青雲些心長數短形
神忽分些思子之生少失厥怙些遭家多難人
實危汝些弱而自振內禦其侮些如人徒跣歷
跋榛楚些智略過人抽思縣密些圖事籌策中
而鮮失些每有百冗雲屯霧集些指麾從容如
冰斯釋些解紛排難變化圖些旣果且毅能

爲物先些太阿巨闕所割無堅些三飛黃驪驕所
過無前些世好華靡儉德是共些恭義飭糧甘
若飢峰些衣謝綺縠羔羊之縫些侈彼夷吾而
晏子之宗些交游廣博與人曲款些東南竹箭
與子結伴些雖無食客戶屨常滿些蚤莫譚論
雍容和緩些我從子游自於弱冠些二人同心
謂金可斷些於乎宗季棄我一旦些喪我良朋
使我心亂些以子之才豈不卓犖些莫能抗力

六卷一八

一三

與司命角些子善說詞沅亞冉宰些三姑讒言
莫之能解些有母既老頭童面垢些人爲母喜
捧觴爲壽些朝壽而毋暮子不存些賀客在堂
吊客在門些雖子之孝棄母若遺些耄而哭子
其何能支些疇溫疇清問寢者誰些匪獨哀子
亦毋之悲些我欲馮棺載呼載哭些病也不能
獨首稱蓐些哀詞旣成不可忍讀些何以薦子
生寫一束些

祭黎別駕望川親翁

公德維何溫然如玉如琢如磨威儀莊雅亮趨
禹步質而不野與人邕邕不聞疾言不睹遽容
克儉于家安飽自足屏絕浮華爲郡別駕簞簞
贊理宣猷弘化上嘉其功民懷其惠王祥同風
公曰已矣衡門之下可以忘死言旋言歸止於
舊廬爰息爾機乃召親舊乃酌於觴乃實於豆
慕彼九老乃社乃會相羊樂道一朝違病和緩
束手莫保其命年登大耋豈曰不壽而哭者崩
裂屬續之時篋無餘衣囊無贍貲遺書遺經未
若續德實獲我心我歸我女于公之子誰爲之
主巨木千尋飄風拔之何以庇陰夏屋穹窿棟
折榱傾安所幃幪死而土祭雖有蘋蘩不如生
事公之云亡我女之悲云何能忘我有昔酒安
能起公與公爲壽漠漠玄堂魂而有知庶幾來
嘗

六卷一八

十四

文

貴虛篇

虛也者造化之府也道德之宇也天地惟虛百物生焉聖哲惟虛萬靈并焉愚人實之是以失之凡人不好問者不虛之因夫昧而不問人與昧終身下問之耻耻乃不止虛而能問善所從積也耻已不知耻所從釋也故曰我短自張人將獻以長我醜自見人將貢以善故堯舜禹湯

六卷八

三二

以好問而昌桀紂幽厲用惡問斯亡此往事之效也而來者之所照也今有人北遊于燕迷徑焉則問于燕人南遊于楚迷徑焉則問于楚人故諺曰一揖而訪天下可往生不出戶可至天下蓋虛則生問問則生明不察於虛之用是以耻自見其情也夫虛之用可近而賾矣一室之虛所自爲居一器之虛所自爲儲人之生也九寰以爲樞故曰毋實爾聰爾聰將聾毋實爾明

爾明將盲毋實爾鼻六氣將不寄毋實爾口五味將不受從是言之衆形惟虛乃效其官心之不虛進善則難不察于虛之用故終身爲人下而莫知其患且夫九有之廣古今之遷三益不得聞目盡不得識不識何害竝而不問其害斯大不聞何傷不以告人其傷斯長問之諄諄是謂通人問之又問與道日近故曰空乎洞乎吾莫窮其用乎洞乎空乎其用不可窮乎虛之用大矣而人不察也

六卷八

三二

趨學篇

善爲學者毋失少壯精力堅強聰明敏捷勤而求之其功十倍及其衰也神消氣短耳目不給勞而鮮功記曰時過而不學則勤苦而難成故楚者乘晝學者乘年今有農夫春而不耕秋乃秉耒庸可及乎孔子大聖也十五而志學故良農得穀非築場之日也宣尼得道非從心之歲

也水之肥也魚鱉長焉土之肥也草木繁焉夫精神血氣者學問之水土也故君子之趨學也若戰士之追奔也若驚鳥搏而取也若弩矢之赴射侯也朝畏晝至晝畏夕至若今日失學而明日老也夫易盡者身難盡者學以易盡逐難盡豈可緩哉馬齒方至可以追風而絕塵老而力盡雖日折九鞭悲號而不能前夫足罷者難以行遠神罷者難以力學以學待老者聖以老待學者狂曾子曰其爲人也多暇日者其志不遠時乎時乎其無失乎

上讓篇

民之初生無爭也知好飲食則爭飲食知好貨財則爭貨財爭之甚則亂先王懼民之爭且亂也制爲禮以教民讓讓也者所以調民情淑民行和平天下之要術也孔子曰觴酒豆肉讓而受惡民猶犯齒衽席之上讓而坐下民猶犯貴

朝廷之上讓而就賤民猶犯君何則德性既衰血氣憤作故易爭而難讓和其心平其氣則能安於讓矣人人皆讓而天下治古之世子齒於學國人觀之曰將君我而與我齒讓無乃已孫平曰君父在則禮然故貴爲世子矣不敢廢讓況下此者乎昔伯夷叔齊子臧季札以一國讓堯舜以天下讓天下至大也挈而讓之若素鴻毛今人以三溢之米數銖之錢睚眦而爭之此其相去譬之其猶應龍與尺蠖也夫爭者豈非爲利哉然以一溢之米數銖之錢小則交口諍言甚則攘臂奪掠又甚則兩造質訟訟而不已乃至榜掠肌膚破壞產業所爭如毛髮所失若丘山豈不迷甚矣哉詩云民之無良相怨一方受爵不讓至於已斯亡今夫一瓢之酒揖讓而飲常有餘瀝引手而爭之瓢破酒傾而莫得濡唇焉是故爭者物非加少也而常不足讓者物

非加多也而常有餘讓何負於人哉舜耕歷山
耕者讓畔漁於雷澤漁者分均及爲天子九官
讓位官讓於朝民讓於野此和之至也而治之
隆也文王之爲西伯也虞人與芮人爭田曰西
伯仁人也盍往質之入其境見耕者讓畔行者
讓道曰嘻吾儕小人也退而以所爭之田爲間
田故詩曰虞芮質厥成文王蹶厥生邢侯與雍
子爭鄙田罪在雍子雍子納其女於叔魚叔魚

卷一八

二

蔽罪邢侯邢侯怒殺叔魚與雍子於朝韓宣子
問其罪於叔向叔向曰三人同罪雍子自知其
罪而賂以買直鮒也鬻獄邢侯專殺其罪一也
乃施邢侯而尸雍子與叔魚於市故鈞爭田也
虞芮以爭始以讓終故免於禍邢侯雍子以爭
始以爭終故身首異處爲天下儆故禮云狼毋
求勝分毋求多梁大夫有宋就者爲邊縣令與
楚鄰界邊楚之邊亭皆種瓜梁邊亭人數灌瓜

瓜美楚人竄而稀灌其瓜瓜惡楚令怒其瓜之
惡不如梁瓜也楚亭人因夜竊搔梁亭人之瓜
皆有死焦者矣梁亭覺之亦欲竊往報搔楚亭
之瓜以請宋就就曰是構怨也我教子每夜竊
往楚亭善灌其瓜於是梁亭每夜竊灌楚亭瓜
楚亭旦行瓜則皆已灌矣瓜日以美楚亭怪而
察之則乃梁亭也是令聞之大悅具以聞楚王
楚王曰此梁之陰讓也乃謝以重幣而請交於

卷一八

三

梁王藉令梁亭不讓報搔楚亭瓜則兩國無結
好之美而有交爭之禍也紀渚子爲齊宣王養
鬪雞十日問可鬪乎曰未也猶虛躊而恃氣十
日又問曰幾矣雖有鳴者已無變矣望之似不
難矣其德全矣異雞無敢應者反走矣若然者
以不鬪鬪者也人如木人則天下莫與之爭矣
此有兩人焉一人盛氣瞋目將與之鬪一人磬
折而孫避雖勇若中黃不能引拳而相扶此能

讓之效也。夫人情可以讓感，不可以爭却。也以讓召讓，則氣兩下以爭召爭，則氣兩雄。兩下者，全兩雄者，傷兩犬之驩也。舞蹄跳踉，詳啗詳什，交相戲，憚憚內墮地，則狺狺然爭，張吻爭，獐咋膚流血而不顧人之相爭，何以異此？故讓者福之媒也，爭者禍之胚也。昔田開疆、公孫接、古冶子三人者，皆齊勇士也。景公患之而不能去也，晏子教公賜以二桃，三人果爭之，皆自殺。此三

卷一八

三

人者，拳勇冠當世矣。二桃非有屬鏤之利，非有鷦羽之毒，而能殺之者，由不相讓也。夫螭蚌相持，漁人邀其利，兩虎共鬪，下莊收其功，故夫爭者，逞偏勝之私，忿忘兩傷之後，憂觀萬一之小利，冒十九之大害。後方程能角智，不留餘力，自謂能先人，不知智者掩口而竊笑其旁也。且爭暴德也，循之者必有暴名，讓順德也，循之者必有順名。晉文公三使趙衰為卿，三辭之，公曰：趙

衰三讓，所讓者皆社稷之衛也。廢讓是廢德也。衰之以蒐於清原，立為五軍子，紀卒使衰將上軍，當是時也，晉之國衰以讓。國衰以讓，國將克齊，師歸，范文子後入，武子曰：無為吾言，爾也乎？對曰：師有功，國人喜以進之，先入必屬耳，目焉？代師受名也，故不敢。武子曰：吾知免矣。郤伯見公，曰：子之力也。夫對曰：君之訓也。二三子之力也。臣何力之有焉？范叔見勞之如郤伯，對曰：庚所令也。克之制也。爰何力之有焉？樂伯見公，亦如之。對曰：爰之詔也。士用命也。書何力之有焉？雍雍乎濟濟乎，何其讓也。而四人之功，晉國莫不聞。故孟側不以策馬沒功，馮異不以屏樹掩績，而尼父著不伐之稱，漢史標大樹之說。是功與名兩得也。故廉頗奮刃相如，引車避匿，賈復撫劍冠恂，兼饗饗士。夫相如不畏虎狼之暴，恂王於澠池之上，不為不勇矣。冠恂守河

卷一八

三

內軍無乏食比蹤蕭何不爲不智矣然而屈體降志於頗與復者所見誠大也後世不以兩賢爲怯而以爲義魏吞蜀而鍾鄧惡晉平吳而渾濬爭四子之名不高於相如寇恂也反更蒙議豈非爭不如讓哉昔孔融食果取其小者史傳至今稱之夫食果細事也取小小讓也然且有名況其大者乎漢有薛包者弟子求分異居包不能止乃中分其財奴婢引其老者曰與我共

卷十八

三

事久若不能使也田廬取其荒蕪者曰吾少時所治音所戀也器物取朽敗者曰素所服食身口所安也於是時人稱爲至行語曰桃李不言下自成蹊包之讓非爲名也而名追之矣南方有交讓之木焉嘗半榮半瘁歲相遞易若交讓然夫木至無知也非真能讓者也有似乎讓者以異名加之人之知讓能無名乎且吾聞之鸛鵲巢於深林不過一枝鼯鼠飲河不過滿腹故

食足以充胃衣足以揜形居足以禦風雨而止矣身之外雖財貨若山岳皆贅疣也皆枝指也豈嘗有益於六尺之軀哉生而爭之死而棄之此博陸之類也博者口不絕呼於五白心不停思於六箸勝則陽氣外溢敗則五色無主及夫三盡局終向之所爭皆滅矣故知竭精以軋人不若和神以養命構怨以買害不若全德以留名

卷十八

三

鄭侯升集卷之十九

歸安春霖鄭明選侯升父 著

傳

龍烈婦傳

龍烈婦長興人字三秀松陵縣司訓龍公女也嫁南安府經歷李公子大元大元游蕩不羈女正諫之遂不得於夫嫁八月而大元省父南安暴死或以報女踊哭九仆已而曰吾夫果死也

卷之十九

二

者而吾舅不以計得無妄乎我姑待之然信者十九日西鄉泣南安西也父母往唁之且勸之婦女辭曰禮寡女不歸寧已矣不復能面父母矣尋南安公書至大元果死遂屏處一室不出戶一日詳遣媼寧父母授之手書復按書不發曰若第生往書且止遣監子龍動持去是夕自經死書略曰女薄命夫蚤死忖時度勢不可以生吾將死也死則無辱有烈婦名父母老矣勿

以女故而傷玉體而重女罪龍公無子有二養子焉亦貽之書略曰鄉者人報李郎死我若癡焉我以舅不計稍稍不信今果死矣婦人在家藉父母嫁藉夫夫死藉子我何藉焉我寧不欲生而守顧勢不可我不可以再醮其死矣夫父母春秋高母又善怒幸謹事之吾下黃泉識不忘也龍公女既死親戚故舊皆弔之進士丁長孺獨捧觴賀龍公不悅曰老夫無子有愛女而不幸而夫死今女又死人皆隱老夫而弔先生獨賀人死固可賀耶老夫不識丁長孺笑曰而女固不死若之何其弔龍公瞿然曰女既偃然死老夫既親撫而哭之先生言不死豈耄我哉趨而入丁長孺曰公來有說也人之生女不鮮然廢置天紀行鈞於鵲雀此其生猶植尸也公之女膚肉死耳義存之謂身存故其生不鏐從今以下迄於數千歲燁燁乎僊僊乎將若睹其

卷之十九

二

何死焉若之何亡賀於是龍公拔淚謝之鄉
子問之曰達死生變化者其丁君夫或生而死
之或死而生之夫知死子爲生子則樂而死於
父知死臣爲生臣則樂而死於君死非可快也
惡夫生而不成生者也

銅鑒山人傳

銅鑒山人黃廉湖廣蘄水人也字伯清嘉靖末
從巡撫陸公至湖州遂家焉山人聰慧異常兼

二卷元

三

通天文曆數太乙遁甲六壬堪輿之術尤精於
醫人疾病所治輒愈名著三吳間或言山人有
幻術能隱形變化止人輒云我固不能人言誕
也後有密問之意乃云斷慾百日可學一令近
女還復不能或言山人嘗得諸葛孔明兵法秘
不使人知也後與親厚言稍稍自露云孔明弩
裏有十八種因出一銅弩曰此其弩第四種也
從荊州土中掘得之蓋孔明故物云又言能造

人車不用人御獨以火藥力行雖遇坑塹可飛
越以矛戟刀劍之屬縛車左右遇敵人及馬所
觸亡不死傷者其藥置車兩頭計所欲行道里
遠近爲藥多寡一頭藥盡復一頭火及藥車輒
目還亦孔明遺法他諸兵器神巧者多此類終
不盡言也今天下六六庸品投身行伍冒功取
官賞者往往有之山人有才不用惜哉山人善
符咒披髮執劍能致六丁爲人言禍福然不肯

二卷元

三

數試第偶爲之又嘗學爲神仙一日游沈長山
中見道傍死樹枯曰此樹可活衆大笑以爲妄
山人因袖中出藥半匕置樹根曰樹活當饒我
後二十日果活初服金丹後悔之年七十三竟
以丹毒發終所著書有痘疹全書傷寒諸錦堪
輿關鍵行於世

匡節婦汪氏傳

余往歲旣爲長興龍烈女傳今又聞烏程有汪

節婦也者蓋余兩子從其弟汪君宇清遊爲傳言其終始焉余撫几而嘆曰異乎哉婦不二適自古難之矣今一郡兩節婦並出如且莫因復爲之傳汪節婦烏程人生而聰慧比長端方有度與諸女羣處獨肅肅寡言咲父母竊奇之年十六嫁同邑巨君霞財一歲而霞卒無子婦獨與姑張氏俱而旋有悍少年報效其夫所遺產漸之父爲訟之官得理然少年積惡難訟不勝

卷二十九

三

終不歸產婦曰我爲婦人也豈能與若輩信信者爭尺寸之土哉與其爭而不我歸也不如與之乃許受產於官實不受也父憐之欲呼以歸婦以姑辭遂并迎姑婦事姑至孝貧無力獨治織紵組紃一切女紅以衣食之姑嘗病草婦私念曰吾聞人肉可以已疾乃剖股肉進秘不令姑知也初婦之新寡也姑心計婦年少且無子三子見敘是必更適婦獨壹志不移事姑二十

餘年而姑歿婦持喪畢謂其父曰卿吾所不死者爲有姑在也姑今不幸死我生則事之死而葬之可報夫于地下矣因鬱鬱成疾乃閉口謝湯藥決水漿以終

王母傳

王母者郡文學憶素王先士婦也姓張氏母爲人性孝謹多慈仁動必履正先生既聘母無何姑亡母聞之痛然不敢言哭以夜先生終喪娶

卷二十九

六

母復卽房中櫛尸共祀事三年歲時薦新品如生事舅養素公最曲謹嘗歲歎母養舅必進米粥自啜黑豆粥秘家人莫知也及舅亡母哭幾絕悉典簪珥衣服治殯事而先生之交游多所助葬者母曰今日諸君子來助葬誠憐君固善人貧弗能自致葬故相遺耳願君勵毋怠先生守靈次母內寢忽疾作然力自忍終勿令先生知也母多病性不好巫或勸之謝曰妾聞之

信巫不信醫謂之不治且吾家固貧奈何其以
妄費自增空乏哉母家居近巷院吳中婦女歲
時奉香火者無慮千數母心不爲動嘗曰卽有
一錢一粟吾寧周夫親族與窮民之無告者乎
何妄施信爲于是先生之叔二從弟三從姪一
母舅一母姨一及母之弟三姊子一從姪一皆
貧甚或病或無子母或致之薪米或爲之醫藥
或助之婚且葬或給之居產而代其稅或留養
十數年有至是者一日門有夜航被盜者是
時冬月單衣蓬跣坐肆中體顫先生長男德乾
趨若千歲童心然出視還白母狀母惻然曰
兒亟救之可令母死與之粥一盂衣一襲送之
去一乞者冬月衣麻自言逐于家無所歸母撻
得筒中兩衣衣之乞者拜而受且告雪甚無所
往奈何復命長男留之數日雪霽去其爲人惻
惻能施類如此然施人輒忘其貧及爲家雖貧

不妄取先生嘗爲郡刺史館賓固謹終絕二
母謂先生曰知足不辱夫人必自重然後人重
之郡刺史重君甚矣請益慎母取輕母以貧賤
故易節前長男及次男德坤俱諸生有聲而吳
中一大姓以幣致諸生爲郡刺史言事母誠子
曰而必母往夫隄壞可修節喪不可補且諺曰
貧爲貧根貪何益矣而父平生能守分故人敬
重而當學之第設他詞謝之耳先生及二子往
往出遊學家事一委母母專用蠶桑績紉爲務
令僕耕田數畝處糾紛一一中可否則先生歸
未嘗不以告也母故多病會長女孟貞喪病益
亟遂卒卒之日蓋里中媼所未嘗識而弔且哭
者八九人
不史子曰余從母二子者遊故獲具聞母行事
如此其長子作罪號三十三篇詞甚哀焉其孝
所從來矣今人家累千金不肯貸人斗粟母貧

而能施可不謂賢哉余從京師歸始弔之其
母亡時久矣然見其隣里間猶感嘆者其平生
可睹矣

姜材傳

代作

姜材者字 湖郡歸安人也其先本姓周氏
父安繼姜其爲子遂冒姓爲姜氏材生而頗慧
父安嘗教令讀書年十五病目不能辨字安嘆
曰嗟乎吾聞民有四品士居首焉我既老不習

卷十九

九

書然見士人長者心竊欣慕之今此子讀書而
性聰慧而又病目豈不恨哉然卒無可奈何遂
不竟學去爲商材爲人巧心美善逐物貴賤轉
易以爲京師者天下之大衆所聚集處也百物
易售乃使其奴有幹者賁錢貨行賈于京師以
此歲收息日益倍當是時父安已老弟棟幼獨
持刀侍門戶費用以饒矣然性好儉不妄施予
人武謬之曰布者布也錢者泉也故財貴于流

矣壹內不出是樸滿也今姜君殆類是乎材聞
而咲曰人各有念夫吾所蚤作而晏寢者何爲
邪且吾嘗聞諸長者稱老子之言曰治人事天
莫如嗇夫惟嗇是以早服夫吾以嗇示子孫不
亦可乎材既富而儉人亦以此忌材多相擠者
而材善忍或遇人凌材輒逡巡退避不與敵或
誤其怯材不答私告其子鰲曰人回怒我我又
與之爭是重人怒也其傷愈多夫怯何害材以
此自全怒者亦輒止云材爲人肥而強健一日
忽召其子曰人生如渠略耳我一旦棄汝重負
在汝身奈何吾少病目不耐竟學至今以爲恨
汝其成吾志矣明夜疾暴作卒子鰲爲歸安縣
學生員

卷十九

十

韓曰夫人性固不類哉材之弟棟棟好游有襟
度而材獨不夫糾纏蓋天性然也材善殖生
產雖不合大道然儉而自守斯亦有足稱者焉

材使其子父事我故得聞其平居私語云

王思先傳

王思先烏程人也字繼志少倜儻不羣博通典
籍善詩文弱冠時浪游太湖石公山中縱酒狂
歌時人莫識也尋爲縣學弟子員與里人爭地
有隙後爲里人以他事誣構訟之郡思先自以
無所得罪與太守語不孫觸太守怒因文致之
廢爲編民思先仰天嘆曰嗟乎夫聽獄訟者將

二六三九

二

爲民分剖曲直平民寃也今我何罪而獲永冠
且我國豪士今坐見廢我何面目復見鄉黨小
兒乎遂棄家逃入長興合谿山自標无夢山人
山有洞中可坐二十人上一匡實仰受天日此
人旦暮嘯詠其中標曰无夢洞以爲第三十七
洞天也山人性素才傲物旣見寢龍驤不得志
益放縱不檢頗雜爲詆語舞弄當世人呼爲王
無後有司聞其方以誣見廢將復之山人攬其

布袍曰吾已野服矣男兒既被辱脫身山林不

能復儻東爲人弟子遂不出貧無產業數依親
友寄食或稍稍賣文自給也初與李元潤葛謨
友善余納交最晚心獨敬重之山人臨終從榻
旁取平生所爲詩授余意若有託也爲擇其最
工者百餘篇刻之行於世李元潤亦烏程人以
明經鄉舉除武進縣學訓導累遷刑部司務葛
謨安吉人博學能文與山人齊名蚤卒時人惜

二八三九

三

之

許岳傳

許岳字鎮之湖人也其先安國洪武初坐酒過
譴戍寧夏宣德間例以岳曾大父公度寄操湖
州所岳家世讀書及岳性開敏學尚書年十二
能文爲歸安邑庠附學生尋補增廣生而岳父
尚義輩官鎭屯田安吉州州距邑遠患不能以
時問起居白督學請改州庠從父便遂改州庠

嘉靖間補廩膳生嘗曰所貴儒者爲能正學明
倫以振頹風也若但習帖俾曉文字而已與俗
人何異徒爲習耳事父孝有五弟岳壻岳蚤死
惟山巒在岳友愛之甚篤父嘗召三子曰爾曹
壯矣我且三分爾產謂何岳涕泣曰奈何而分
乎夫兄弟異財戎狄之道也願勿復言後父坐
微注當罰金岳獨輸金贖父父喜謂曰鄉者我
欲分爾曹汝不肯今又獨輸金贖我卽不分固

二卷五

三

當與爾產用直爾金岳曰大人不幸有辱岳身
之不足恤况金乎且大人在人子安得有私財
乃止父卒十餘年兄弟竟分居然非岳本意也
嘉靖十九年子桂元卒岳痛悼不已目中輒妄
見桂元客勸之歎曰吾兄弟六人弟岳壻岳蚤
死惟獨山巒與我在而山巒又皆無有子者惟
此桂元今又死今諸君縱慰藉我我豈能無情
哉遂被疾口吟嚙妄語家人初不省徐聽之益

逆神世俗所謂地府者也其言大抵兼爲地主
及曹司案覆之詞厯雜相半爲曹司報主者曰
許岳無孽行無昧心又爲主者署曰護令東方
去令知善秀才許岳者來則述身所經歷東方
所見狀他三方如東方語家人爲錄之病尋愈
聞而自燒也事雖怪誕然亦以此驗岳之隱云
爲人耿直善交游往往銳身急人之難無所回
避然不能容人雖睚眦小挫必與校甚怨之長

二卷五

四

更氣得信而罷人以此嚴事之岳好恬佚食廩
次當貢老不甘仕乞冠帶家居其少子士元稱
其性開敏又勤學讀書一簡計畫百籌乃輟至
老嘗與士元寢輒夢中誦故所讀書數千言亡
一訖者吾聞諸士元云

鄭子曰詩云知子之來之雜佩以贈之知子之
順之雜佩以問之知子之好之雜佩以報之褒
內佐也余聞岳意賓客其婦能密自參客上下

議酒食供張亡不當者夫許公能善交其亦婦
有助哉其亦婦有助哉

八卷九

三

鄭侯升集卷之二

歸安春霖鄭明選侯升父 著

行狀

南京兵部右侍郎北川陸公行狀

公諱穩字汝成號曰北川其先媯姓後齊宣王少子通封平原般陸鄉遂姓陸氏云梁時有臨川王長史丘公始居吳興郡是爲吳興郡人宋時真泗兵馬都監主與賊方臘戰勝還溺爲神

六卷二十

居郡之石塚而族最盛爲石塚陸本朝

高皇帝時公之高祖敬徙居郡城東溪爲東溪陸矣敬生震景泰丙子舉於鄉爲四川瀘州知州震生嵩弘治丙辰登進士爲福建南平縣知縣嵩生階而階生公公性穎異又好學嘉靖庚子舉於鄉甲辰登進士爲刑部陝西司主事公爲主事以爲刑官之於法律猶匠人之於繩尺也乃晝夜讀律令義旣通以斷獄無不立剖者

每讞上輒稱 旨人亦莫能難之戊申遷刑部

員外郎辛亥遷刑部郎中是歲分遣曹官恤刑天下而先是福建叅將盧鏜副使柯喬俱以忤使者 旨中以法議當斬人人腹嘆之莫敢救皆願毋往福建恤刑者公獨請行至福建案其獄果得冤狀乃上疏訟之曰臣穩謹按律故殺者斬蓋指凡人因事忿爭有心殺害者福建叅將盧鏜決死賊犯本激於通番積弊欲張軍威

六卷二十

施刑過當似與忿爭故殺者殊科又謹按律故勘平人致死者斬福建副使柯喬所殺李弘宥等並與番人交市本有罪非平人二犯者臣愚以爲皆不當斬且非獨臣知不當斬也凡橫目者皆知之然徒以大獄心懷畏忌莫敢出口一言而臣獨言之者誠以 陛下曠蕩之恩無所不及不宜獨令二臣抱怨以沒也疏上鏜喬竟得釋而公亦以是遷爲四川建昌兵備副使建

昌故有流賊魁作者招納亡命數萬掠人金帛
子女吏莫敢問公至聞土酋賢宗仁吉正榮及
夷媼鳳氏瞿氏者其兵強可用乃身自諭令分
道勦賊破之獲其首魁作白玉其地悉平巡撫
百川張公以公功聞于上 詔賜金十兩幣
二疋蜀人爲立生祠祀之也丙辰遷江西布政
司叅政己未遷江西按察廉使庚申遷江西右
布政使皆有聲辛酉遷江西左布政使夏五月

卷三

三

流賊盧梅林等兵起閩廣殺憲臣流賊張璉合
峒賊蕭晚等起饒埔僭王者號秋八月 朝廷
以公前在四川擒賊有能可往平之遷爲都察
院右副都御史提督軍務凡四省江西則南安
贛州福建則汀州漳州廣東則南雄韶州惠州
潮州湖廣則郴州皆聽公節制云公受 命行
至吉安而賊盧梅林兵屯鸛朝不得進然是時
未有兵符卽便宜刻關防檄兵討賊三敗之獲

其首盧梅林劉肯王橋乃至虔至虔公曰吾聞
土酋有黃鄉兵者最猛誠得而用之此以賊攻
賊策之上也遣辯士諭其長葉槐因與槐定約
東槐曰我素聞陸公名今來敢不如命黃鄉兵
者先臣陽明王公嘗用其力至今四十年公再
用之其後公與賊數十戰皆有功蓋多其助云
九月討上杭峒賊李占春占春降尋復叛禽之
冬十月上疏乞明職掌增軍餉二事詞多故不

卷三

四

載又嚴關隘之法清兵額黜黑吏更番練戰士
蓋公討賊之經畫此其大略也十一月討田坑
峒賊梁寧夜襲擊之寧走追之至檀嶺會程鄉
峒賊徐東州劫撫州而還也望見之因覆以待
賊兵過半襲擊之擒徐東州十二月連城峒賊
劫歸化順昌甌寧泰寧諸縣汰內峒賊寇龍溪
長泰二縣公分兵討之斬其首謝文瓚馬東山
蕭大生蔡表素燒其巢壬戌春正月麻陽人袁

三叛破玉山永豐崇安三縣公擊破之三走死
二月討大田峒賊黃積山夜襲擊之積山中鳥
銃死燒其巢夏五月會閩廣兵討饒賊張璉滅
之初璉爲縣治書盜官銀坐罪亡入賊巢又陰
刻璉投池中乃佯會衆作食使人竭池以漁得
璉文曰飛龍傳國之寶於是衆大驚以爲帝王
之符也而大埔賊蕭晚羅袍楊舜三人者因與
璉歃血推璉爲長而諸巢數百輩皆附之於是
璉僞封晚袍舜三人爲王其餘僞授官不可勝
記而璉自稱飛龍人主劫興寧長樂二縣去攻
南靖據之圍平和縣城又使林贊屯南靖爲響
應呂細截汀漳道路羅袍楊舜伏大埔以兵出
永定連城斷餉道蕭晚據木窖爲遙制而璉又
遣王伯宣入海誘倭夷數千犯潮州以牽我兵
當是時公私股栗道梗不通公曰兵法云攻瑕
則堅者瑕我聞賊林贊無謀而怯不如先擊之

卷三

五

乃擊贊贊懼降遂襲擊羅袍楊舜獲之公曰兵
貴神速今贊降袍舜皆就縛此滅賊之秋也乃
日夜趣兵擊蕭晚晚殊不意我兵猝至惶顧無
措因遣入誘致晚斬之而潮州太守何鍾亦誘
斬王伯宣倭兵不進於是璉勢始孤矣公乃遣
將俞大猷擊璉距璉壘五里所望見朱城二重
璉匿不出然負山險兵殊不得入公乃懸賞獲
璉者萬金與之秩指揮賊黨有能賣璉者同賞
於是賊所部郭玉鏡潛爲約誘璉出城禽之燒
其巢當是時羣盜竝起然璉勢特盛及璉旣禽
而難始定矣上聞賜金五十兩幣四疋六月
部秋兵部右侍郎熊右僉都御史仍巡撫秋七
月討流賊李楠吳舉曹國清及上杭峒賊饒泰
永安峒賊鄧興祖龍岩峒賊廖選皆平之凱旋
九月復合兩廣兵討程鄉峒賊林朝曦禽之林
朝曦之勢亞於張璉然亦盛旣擒朝曦難益定

卷三

六

於是收其餘黨十數處皆平之而四省帖寧矣
公前後禽斬渠魁二百餘名賊從一萬有奇奪
回被擄男婦蓋不可勝記云功既成諸將皆賀
公曰其本無能幸賴諸君力得滅羣醜敢以爲
已功雖然盜由貧生止盜莫如利民公於是開
平遠山鐵鑛令民得自鑄薄稅之又上疏乞免
加賦安百姓心癸亥福建巡撫二華譚公會公
兵擊故陷興化府倭夷平之 賜金三十兩幣

六卷二十

七

四疋夏五月改南京兵部右侍郎而江西監察
御史陳某劾奏公私用上杭官銀若干及毀祝
聖萬壽觀等事公上疏自陳大略以爲上杭官
銀自先臣王守仁以此饋遺賓客至今四十年
例不自臣始且臣以盜賊之生本由不識禮義
故援引生儒教誨輒籍此銀時加賞賚雖非正
法情實可原至所謂祝聖萬壽觀者原非祝聖
萬壽觀實真人許遜紫極觀臣本改爲虔州學

官又非生祠疏奏不省初公之討賊也遣兵備
副使陳某督兵某福建人而賊黨亦多有福建
人者賊宣言曰陳兵備來我且移兵誅其家某
恐因謂公此輩實平民不當討公曰夫世豈有
攻城池掠子女而稱平民者哉急誅勿疑某不
肯公曰汝不討賊者我且劾奏汝公特以此言
感動某殊無意劾某也會某遷江西布政司叅
政去是時兵備道缺而江西巡撫胡公復遣某

六卷二十

八

權知兵備事某又不肯巡撫胡公遂劾某而某
大恨公以爲此必公教令劾某也會江西監察
御史陳某來陳某者亦福建人與某善某因教
令劾奏公云公旣被謗而巡撫堯山吳公來代
公具以公功聞于 上 上亦思念公 詔賜
金二十兩幣四疋其後兵部尚書思齋霍公工
部侍郎雙江方公浙江巡撫玉泉趙公湖廣巡
撫唐岩劉公先後舉公在四川及江西平賊建

不世之勳有大才此社稷之器雖遭飛語亟宜
擢用而公被疾遂老於家公將兵嚴而有謀及
家居恂恂如也屏居沈長山中足跡不入郡邑
者十餘年日課用車等誦先人之書暇輒灌園
賓至飲醇酒而已爲人性廉官雖貴家無產業
日夕僅具饘粥松江大學士徐公聞之嘆曰夫
人官爲侍郎至不給居食豈非古所稱廉士者
哉輒時時致廩米餽遺公也夫公之功蓋一世

六卷二十

九

矣生而被讒歿不揚其休則志士恨之是故略
敘其始終以請達者之一言以爲公雪其鬱而
暴其功德意亦仁人之所許乎公生于正德丁
丑三月初五日卒于萬曆辛巳五月十七日享
年六十有五配潘氏封安人先公卒繼配沈氏
側室陳氏子三長卽用車太學生娶慎氏次用
輅太學生娶丁氏贈大理寺評事雷峰公女繼
娶吳氏俱潘出次月駿安吉州庠生聘陳氏太

僕寺少卿庭祝公女陳出女四長適貴州巡撫
都御史龔震吳公長子太學生稼端次適烏程
邑庠生施大本次適太學生朱應軾次適河南
按察司副使堯山臧公仲子懋衡孫男六長大
武安吉州庠生娶凌氏工部員外郎繹泉公女
次大受娶沈氏刑部侍郎少湖公孫女次大經
聘錢氏刑部浙江司郎中朗峰公女次大中未
聘俱用車出次大有聘黃氏次大知聘張氏孫

六卷二十

十一

女二未字俱用輅出曾孫男二長世顯次世達
用車等十於是年十二月十二日奉公柩葬于
卞山之西岡云

文林郎廣濟縣知縣海屋姚公生狀

海屋姚公者諱翼字子翀更字翔卿

高皇帝時其先自桐鄉徙居湖州府歸安縣遂
爲歸安人公高祖勝用農桑起家累萬勝生某
某生玘以義俠聞玘生旭公父也始學儒以歲

貢爲高郵州判官公初生而有爵入室中不去
識者曰是兒其有爵乎小字應爵公幼而孝至
長不衰其父最愛公而母仰孺人教公顧嚴或
小有過輒跪母前自謝母解頤命起乃敢起嘗
從父爲客夜饑父親起煮二鷄子啖公及父沒
或夜饑人進之卵輒悲咽不能食其葬大母及
父母特厚爲之具而又求當世諸名公爲文各
勒誌石以識其先德然非其家之稱也公有從

卷二十

三

弟某貧而窳公捐產收之蓋其篤厚於親類如
此爲人癯長有古貌性又最好古當冠時自請
行冠禮他若喪祭亦必倣古禮略叅時宜財定
而爲之年十九爲生員以文章顯吳越間乃竟
連蹇不第以貢爲新淦縣學訓導而淦令臨川
李公樂者公同鄉人素重公公一不干以私獨
學官中事關縣者乃白之是時淦有故別駕潘
九思廉而貧嘗薦入鄉賢祠然無力議寢不行

公爲方言李公乃得祠又有盧生者高士也公
聞其賢欲以鄉賓迎之一日肩輿訪盧生盧生
固布衣人殊不意公訪盧生乃盧生亦不意公
訪也及至門公下輿人人目相駭盧生迎公公
再拜生進蔬果爲飯坐久別復拜生驚曰士始
相見拜禮也何重拜爲公曰我聞先生高士也
今見先生乃知先生信高士也邑中賓筵有日
矣敢屈先生生辭公又言之李公堅迎之而厚

卷三

三

爲禮焉於是淦之入皆慕盧生爲人與公能好
士也公於諸儒生能以禮餽者不拒而貧者顧
反贖之以是名日重而公又善爲古文詞人愈
益重公於是臺臣交薦公遷爲黃州學教授尋
遷廣濟縣令而部檄未至郡太守以公署廣濟
縣事故事縣中僅役率先期審問貧富遲久始
定役人緣爲奸公至縣卽收版圖檢諸戶當審
者姓名一里爲三籍夕下令縣中諸役詰明聽

約東及晨召耆老里正分立堂左右里書立庭
左設三席於階以次命三人分就席出所錄藉
令各次其貧富爲三則當是時人倉猝無繇爲
姦以定役無不中者名益重署事四十日而部
檄至爲真縣領三十里故事里正常以正月日
分一里賞土物餽縣吏自元日至三十日適周
其里數公悉罷却之公爲政務先教化而廣濟
舊俗多同族人相鬻爲臧獲及同姓結婚姻者
公大驚異趣出令曰役族屬者若聘同姓未娶
者聽匝月反正過期發覺者坐其同姓已娶者
不問於是俗始大變矣公催科有略不苛而辦
又斂於決獄居數月縣少事未夕輒卧扁其舍
曰臥齋於是日訪境中賢人長者而布衣吳自
守通三教能以善化鄉人公親往謁禮甚恭問
以縣事自守不答而中丞楚侗耿公者旁縣人
也諸縣令見之必侍坐公獨上坐人爲之語曰

卷之三

三

前拜廬生後吳子中丞耿公公抗禮然耿公素
賢詢公多善政且能文顧愈益敬公云廣濟歲
常旱公被日徒禱不雨乃日三禱又不雨乃爲
文告龍神方燎大雨如覆水民得以活公之愛
人大略可槩見人謂公必得超遷而竟縛於資
格公亦雅倦於官乃稱病乞歸日取篋中古書
閱之探周末至本朝文章若干卷曰歷朝文選
尤喜易扁其齋曰玩畫而集其平生文若干篇
曰玩畫齋雜著公性達不諱後事在淦時即自
賈善水以歸又自卜地於涵山西麓柰宇圩之
原將以癸未年某月日預自營爲壙宅而惡世
之行狀及誌傳類多虛獎者欲自及其生時見
之選與公之子三才交最驩三才以狀屬選選
之狀公也第不爲妄語若托於文以謀不朽則
有立言名公在公生於正德乙亥三月十八日
娶通政東滙呂公希周女實孫氏女而呂公姊

卷之三

四

子也自襁褓爲養女遂姓呂氏子四長一貫崇德縣庠生次二南俱早卒次三才歸安縣庠生次四聰孫女三三才生者二一字德清縣許某子一未字四聰生者一亦未字

楊處士行狀

公諱時義字其行自稱竹坡居士曾大父普明大父琦父濟俱業農世居烏程之蕭社村公生二歲父喪母盛氏指公曰楊氏宗祀惟此一子

卷二十

三

而不幸而早孤妾積財與之不若以福以福庶其有年乎遂捐貲施舍家日落而公亦踈財寡求無心計貧不能自給或累日不火與其婦朱氏摘野菜食之晏如也公幼孤不讀書然獨嗜書知禮義事寡母有孝行迨母喪哀慟晝夜不輟既老語及父母輒哭乃至聞人哭亦哭嘗買舟至礫溪聞岸上人哭聲公涕淫淫下同舟者微商也怪問之公道之故商亦哭謂公曰君老

矣君父母謝人世久矣君尚思之吾有老母在堂而我久不歸我其非人哉卽日治裝歸詩云孝子不匱末錫爾類公之謂夫公性剛有氣節又多慈仁見人爲善輒獎勵之不善力止之呈人以是敬事公隣有兄弟爭產者兄以刃割弟傷其顙其父怒將驟訟之官公曰君且休矣君獨有兩子今訟長男必質之法勢且死小男若又以傷死是兩斃也則君無子矣君不若姑自

卷二十

三

治之隣父聽之其小男創亦尋愈因與中割其產爲從容陳說孝弟之誼兄弟感泣復好如初本公力也其居鄉正直類如此婦朱氏性婉肅而敏善孝事姑家貧無怨言與人無訾聲無疾視能稱公旨云公生正德丁丑九月初八日歿萬曆丙戌九月十八日享年七十室朱氏生正德戊寅九月初三日歿萬曆乙未九月十五日享年七十有八子男二長材娶邵氏繼娶陳氏

次東娶朱氏女一適陸錢孫男一志學材出孫女二一材出適許應奎一東出適沈永言二子貧不能買葬地有孝廉嚴君者東之友也爲營宅道場山之董家園遂合葬蓋萬曆丁酉正月廿八日也東嘗自爲父贊其像曰嬰而慕終其身老於貧存其真跡於計近於倫今之時古之人

贈文林郎安仁縣知縣龍津府君暨李孺

人行狀

公諱球字和卿家近龍溪自號龍津公湖州府學生也萬曆癸巳歲選以江西饒州府安仁縣知縣告滿 天子恩贈公如選官先妣李氏爲孺人云先世家本江西永樂間有諱鏞者贅湖州沈叅政爲倩携與偕來遂爲湖州歸安人鏞生賓賓生漢陽知縣瞻瞻生公孺人者安東學博李公女也公至孝鄉里以孝聞嘗造兩屏風

手寫孔明出師表李令伯陳情表而髹之置之左右手澤尚存哀哉公爲人狷介寡合獨與謹愿君子十數輩遊非其人不願見也嬖褻之地絢履不到以故狎褻之徒亦以此憾公里有兩悍少年數窘辱公公數能之客有爲公不平者謂公曰斯人辱子數矣子數能之子何不張膽吐氣與之一理以信已之直何故效孱婦人巽懦退縮自甘困辱爲公曰齒剛而落舌柔而存柔弱者生之徒何謂辱哉且彼性獯惡結交多無賴而我與之譬馬與虎鬪也而坐廢吾業夫彼詘吾直誰不知者我又何信終不與較也公從父不治生產公時時遺錢米佐之然意終不厭輒怒且詈或攘臂幾毆公公謹事之而已蓋謹厚柔順不與物競類如此而教不肖選等亦用此道焉嘗以馬援及王昶戒子書書紙二番出示命縣之壁曰此古人格言也小子識之

孺人嘗語選等曰公最慈祥人有憾居負雇直歲除之夕持其女釵珥償之公惻然曰旦日獻歲矣婦女輩皆靚粧自飾與家人爲驩奈何奪而文釵珥償我亟持還毋傷而女心其人感泣去人以是稱爲長者公有文章聲顧數蹇小試輒利大試輒不利病且革呼選等曰我自髮被額時爲文章士人每推重我今老而無成此命也夫父有稼而子則穡汝曹其成我志矣又指

卷三

三

書櫝曰我平生嗜古書此我三十年所構也今已老病不及讀夫易倦者學也難得者時也付汝曹爲之不數日而公歿時選財十四歲遇財十一歲猶童心不曉事孺人獨辛苦持門戶治家勤儉肅而有法教選等讀書如公夜績紉親督課之見讀稍怠怒曰若忘而父之言乎因嗚咽泣選等幸不隕越以至于今孺人力也孺人晚歲好佛決腥謝葷終其身焉公及孺人相與

爲歡亦不相狎平生未嘗相忤也公生于正德戊辰四月二十四日歿于嘉靖己未十月二十日享年五十二孺人生子正德辛未十月十九日歿于萬曆辛巳二月二十五日享年七十一男子二長則選也南京刑科給事中娶廣東鹽運司副提舉張大正女早卒無出繼娶河南布政司副理問朱至坤女次明遇太學生娶沈氏早卒女一適福建泉州府知事張大同孫八曰

卷三

三

文震府學生員娶湖廣都司斷事張承爵女曰文泰娶兩淮鹽運司判官吳靖斌女曰文賁娶安吉州庠生陳弘漑女曰文晉歸安縣庠生娶南京大理寺寺丞丁賓女曰文萃府學生員娶國子生吳稼端女曰文恒烏程縣庠生聘太學生丁敬止女曰文鼎聘兵部左侍郎許寧遠女皆選子也曰斗華遇子也女孫三一適大名府通判黎應登子太學生一梧一字河間府知府

馮偉子應明一字徐啓元曾孫男七文震生者
四鳳采聘長興孝廉朱尚賓女龍采聘禮部進
士蔡善繼女月采霞采俱未聘文泰生者三日
采聘郡庠生施瑄瑤女天采雲采俱未聘公于
嘉靖甲子十二月二十四日葬于烏程鄴村之
鳳凰山孺人於萬曆己丑十二月二十三日合
葬焉其山坐丙向壬云嗚呼痛哉記有之善則
歸親過則歸已今先人有善行不能闡揚以昭

卷三

三

令名則選何面目見天日然而世之狀父母者
詞夸而事誕自謂能彰親之聲蓋竊怪之此爲
不知誰人狀也非狀父母也故亦核事直書以
告于明公大人庶幾寵片言以藉不朽選等之
幸也夫亦先人之幸也夫

鄭侯升集卷之二十一

歸安春寰鄭明選侯升父 著

碑

重修南山海天閣碑記

南山者郡城南之山伏虎巖也山故多虎唐中和間如訥禪師策筇直上坐盤石虎伏其側故曰伏虎巖山之顛有寺有浮屠自如訥始也四時男女奉香火者遠近蟻至春爲尤盛山麓成

卷二十一

二

市矣寺後有海天閣四顧寥廓極於海天也歲久頽圯游者嗟之歲戊戌之中春郡太守陳侯命駕出郊巡視田野問民所疾苦以及於南山曰此郡之望也我未之觀也遂登焉自百步磴而上見千松被谷春花繡錯侯欣然以喜嘉萬物之得時旁至歸雲庵孫太白山人所嘗僑居也侯躊躇慷慨想見其爲人復折而上至於伏虎亭又至於瑤席池侯曰興人勞矣下而坐顧

命左右從甘泉亭斟水而嘗之又折而上至望湖亭北瞻震澤在雲烟中思夏后之餘烈又折而上則山之寺與海天閣故址也閣旣廢然腐桷泐礎猶有存者寺之前左右故有爐所以燎也繚以短垣所以隘火其後爐日燬火焰無所束是歲人有過之者輒爲火氣所食不得出或以告侯侯愀然曰嗟乎誰子也何罪而蒙此難乎非此行也我未之知也今夫一郡之中其有困饑寒阨水火不得其天年而我莫之知者豈少哉吾聞君子修其教不易其俗今民之禱於此山也久矣弗可易也然則燎必有爐我其葺之寺僧元禎因長跪請遂修海天閣侯曰可乃盲分月俸爲之資僚若屬若郡士大夫各以其力佐之元禎監其役焉作於某年某月某日落成於某年某月某日閣三間左右爲兩翼欄楯周之華而不侈樸而不固而前後諸山匝於四

卷二十一

三

窓之外若帷障矣昔顏真卿柳惲蘇軾皆嘗爲
吾郡守顏爲三祭亭柳爲毘山亭蘇爲六客亭
彼皆古所稱循吏輒因山川之勝結屋其間以
政事之暇而游觀焉所以同民樂也侯之築爐
憂民憂也遂及於閣樂民樂也役之竣也侯以
遷去吾友弟子員徐守綱謂我曰子其記之夫
是役也侯之心作於爐繼於閣者也然而閣之
役大故記以閣名也後有樂於斯閣者可以識
侯之憂侯名經濟河南禹州人侯多惠政不繫
斯役也者故不載

重建清塘橋碑記

湖郡之郭門六其在西北隅者曰迎禧門迎禧
門之外百步所有橋曰清塘橋湖郡之水二自
西來者曰苕水自南來者曰餘不水苕水繞郭
而北潄爲龍溪其勢最深廣而清塘橋當之歲
霪雨則湍流若弩六汗寒而衝激故獨易圯李

侯之守我湖嘗以時循視郊野見橋廢曰天地
有不足聖人相之夫橋梁舟楫者所以相天地
而利萬物者也故先王之法曰雨畢而除道水
涸而成梁昔者周之單子過陳道路若弗川無
舟梁曰陳侯其有咎乎鄭公孫僑濟人以乘輿
孟軻曰胡不爲徒杠輿梁也焉得人人而濟之
夫橋之設於王政急也久矣我

聖祖知其然故修理橋梁載在國典今坐令圯

卷二

四

廢泗厲不便非所以利濟元元闕在太守我將
興之故事織造局當有所餽遺郡守而李侯卻
不受卽召局之工某某主此金曰而以興此橋
伐石毋脆采木無腐樹柱毋淺必堅以久於是
集工於萬曆庚辰之春二月至冬十月告成橋
五門高二丈廣一丈二尺長之丈二十有四夫
卻餽廉也就以爲工智也行者不泗仁也一役
而遵三善非君子其孰能抵此乎侯名願戊辰

進士江西餘干人

湧金泉碑記

湧金泉者何大興邑少府某君所穴井也天地之間東南皆澤國馮水而宅者十室之九京師當天下西北平沙千里曼衍無水其俗多穿井蓋地勢然也然大率地幾一里而荷一井人民數十百家挈者肩相軋於旁輓轆轤累累旦暮不絕其遠不能力致者輒賃直載之甚苦某君至

卷三十一

五

大興去井遠患之相邑治之某方得隙地可穿井以萬曆十七年某月日命工人闕之深二丈許得水味甘美視他井特異於是近邑居民汲者紛紛稱便矣泉曰湧金泉其沙色如黃金故曰湧金云在易坎爲水兌爲澤說者曰坎井泉也兌雨澤也萬物由井以潤由雨以說此雨水者生民之利賴所最先也然雨者造化所專用而泉獨以氣潛行三寸以待穴以出猶火待鑽

以發也夫鑽木鑿井皆先王所以相天地所未洩之化也案月令仲冬而水泉動仲秋而水始涸何則泉者陽氣之所爲故陽萌而泉生陰長而泉涸鑿井發泉者所以宣鬯元陽滋液生命之道今夫養生者徃徃有丹井貢陽水也彼特曲學猶達斯旨況學先聖之術燮元化而育民類者乎是故上有井宿下有井邑禮經五祀井居其一夫井之功用亦鉅矣然泉伏地中所至

卷三十一

五

有之要以味甘冽者稱良卽有甘泉矣匪人者掘之則其美亦蘊而弗彰斯泉也其含氣于下吾不知幾千百年矣至今日而露令近邑數十百家紆奔走致水之勞由某君力也然井以養爲義井之象曰木上有水井君子以勞民勸相資養也非清冽如井則養人難非蓄陽生之德如井則養人難非蘊藉悠長出之不竭如井則養人難某君其有是乎哉某君爲少府居一邑

生靈之上顧猶上壓于令蓋有井九五之象繇
曰井渫不食爲我心惻可用汲王明並受其福
君庶幾其占之君諱某字某某府某縣人由某
爲今官

亞中大夫福建參政石岐吳公神道碑記

公諱龍字允際湖州府安吉州人也自號石岐
翁生而穎異及長喜讀書不事家人生產學爲
禮經諸老儒皆畏敬之嘉靖壬午中順天鄉試

八卷王

七

丙戌與伯兄麟同舉進士拜禮部祠祭司主事
嘗奉命出典湖廣試事所收錄多楚名士士
論推服遷吏部稽勲司員外尋又遷考功司郎
中而公伯兄某爲侍御史兩公並正直有聲時
人稱二吳云公爲郎大比天下計吏采聽臧否
壹用公道毛髮亡下借諸所殿最如衡平然亦
以此忤太宰意將中公會同官某爲人賄遺公
公厲聲却之某愧恨去又有某從公乞遷官公

不許兩人遂陰造飛語交構公公嘆曰男兒進
則矢躬事主番名竹帛退則飛避巖穴養真葆
神亦樂耳安能脂韋輓轡頽仰從人意旨以取
容當世乎遂移病乞歸無何母病且革公潛剖
股肉以療母竟不起也居喪三年畢父南山公
勸使出仕公跪而辭曰不幸母且棄我去獨父
春秋高誠願朝夕侍父側不願爲官南山公固
強之不得已復出非其意也然竟以時所忌外

八卷王

八

補爲福建參政公自以身不容於人志不行不
如歸歸且可侍父養也乃請致仕許之公家鄣
山中山多水石峯巒之美與夫竹箭松杉百卉
之饒可以娛目有麋麇獐兔諸鮮可擊而烹公
乃引澗爲曲水貫注舍中召親族日與南山公
泛觴爲驩間嘗以歲春秋社日告南山公出與
司寇蔣公司空劉公十餘輩讌於郡南之峴山
號曰逸老亦不入城府也公尚義樂施舍遇人

有金不能致衣食者輒周之死不能藏者爲舍地葬之又於舍旁立義塾以訓鄉里小兒假令公不爲羣宵所憎得究厥施其流惠元元豈不廣哉乃僅得以其力私一鄉惜夫公有玄癖日招致海內方士習鍊養之術謂仙人可立至丹砂可化爲金其方多不驗公信之不輟然卒以死豈非天乎豈非天乎公生某年某月某日歿於某年某月某日享年七十六娶嚴氏封宜人

二六卷五十一

九二

繼娶李氏側室三曰陶氏曰葉氏曰沈氏生丈夫子七長彥衡太學生陶出娶參政陳良謨女次莫域丁卯舉人葉出娶鶴慶府知府蔣子岳女次政均貢士陶出娶教諭劉某女繼娶教諭李上律女次靖斌光祿署丞沈出娶知縣徐獻忠女次衛璣太學生沈出娶州判官嚴訓女次士竣太學生李出娶禮部尚書閔如霖女繼娶同知張洵女次道堯太學生李出娶府尹姚一

元女繼娶太僕簿魏之祿女生三女長嫁詹府主簿洪梗子勲爲庠生次嫁太學生步萊子明珩次嫁范萱子應期爲國子祭酒有孫男二十一人孫女二十二人不具載蓋公子莫域與予同舉於鄉靖斌於予仲子爲婦翁皆往往嚮予烏邑道公行事而命予爲之碑予猶記弱冠時嘗以公生之旦具羊酒上公壽公留飲山中十日公時最健今公歿二十年而予爲之碑一慶一哀變化無常駛如翻手嗟哉乎吳公

二六卷五十一

一

天聖寺古檜閣碑記

郡城天聖寺故有古檜堂按故記堂前有檜高大無枚葉獨老榦槎枒如虬龍古色慘淡蓋唐宋時物云其後堂廢僧如桂易而爲閣曰古檜閣乞余爲之記然求其所謂檜者亡有矣夫檜相葉松身會兩爲一其性耐寒故其材視他木特堅然以今觀之終歸於盡苟歸於盡與檜棘

荆榛亡以擇則向所言老榦槎枒如虬如龍者
幻也綴玉爲樹玉非樹也剪綠爲花綠非花也
特以其似真也而競賞之然而實幻也非獨玉
與綠雖本樹與花皆幻猶此繪也且堂以檜名
昔所爲堂者寧復有一樣一楠存焉者乎彼其
命僊班召饌人挈木石奮斤斧爲力非一手爲
時非一日以有此堂也而不免於廢則向所爲
堂者幻也古者五祚之宮桐柏之觀皆以木名

卷二十一

二

計其功力當千萬此矣而不免於廢況此堂乎
吾聞趙學士子昂嘗畫檜爲圖子昂畫名蓋天
下世人得尺楮寸縑共寶之如懸黎結綠非不
甚愛護也至今財三百餘年耳而此畫不可見
當其畫時澄神壹慮仰而視俯而思心倖造物
然後濡墨吮毫運若神是心非不苦也技非不
聖也而不免於廢則雖畫亦幻也檜旣化爲朽
壞其槎枒虬龍之狀庶幾託於畫以傳亡窮而

畫亦爲幻蓋天地之間自亡而有謂之造自有
而亡謂之化此一定之曆也迤斯以推諸有亡
非幻者寧獨檜哉幻人之術爲魚龍爲狻猊爲
虎豹狻猊吞刀吐火分解形骸有執以爲真則
謂之迷人諸有之幻與此亡以擇而舉世迷之
夫知幻之幻而不知諸有之幻此所謂識二五
而不識十者也故適俗而觀亡物非真適道而
觀亡物非幻道亦幻也若然今之閣與昔之堂

卷二十一

十三

亡異也今之記與昔之畫亡異也則我與僧如
桂者皆幻人也知其幻矣然且猶爲幻者阿難
證心必辨空華富樓甲性先徵日影以幻指人
真覺乃見將令夫登斯閣者亦所謂古檜而不
可得則思思則知檜之爲幻又知諸有之皆爲
幻諸有皆幻則有若幻者矣是閣也役興於萬
曆某年某月某日成於某年某月某日

聖諭碑粗解六條

孝順父母

今人莫不自愛其身然此身從何長大皆是父母萬般辛苦中鞠養得來若無父母便無此身如何不孝順夫所謂孝順者不止服勞奉養之事最要學做好人保全父母所生之身一不學好被傍人一言咲罵被官府一杖刑責辱及此身便爲不孝不肖打爺罵娘不肯供養纔爲不孝凡我百姓但思想身所從來則孝心自生矣

尊敬長上

長上者在家有家之長上在外有外之長上世人敬長上只是氣傲傲乃凶德象與丹朱之惡只傲之一字而已夫長幼有序譬如階級一般一級捱一級原有次第豈可越等而上故以卑承尊自是分所當然不爲卑屈小學一書今人多不經目其間灑掃應對進退之節最是詳細若循行此禮自覺彬彬可觀試看飛鴈有行

人皆喜他謂之鴈行人能行禮豈不好看

和睦鄉里

同鄉共井朝夕相與亦是人生緣分若彼此和睦患難相救疾病相恤自覺大家有利今人一毫小忿便生釁隙小則私相爭詈大則訟之官府凡鬪者必兩傷何益之有故周禮六行孝友之後睦卽次之然所謂和睦者只是兩情相浹不是昵狎讌會之樂蓋和從敬生若太褻則爭

又從義生矣

教訓子孫

人生子孫皆會養他不會教他牛羊雞犬皆會愛惜其子若不會教與他何異天生豪傑不待教而善者極少一不能教未免不善致犯刑法我極愛惜的子孫今却犯刑受苦到此愛惜不得皆自家不教之過也然教訓子孫須要趁他小時便教常把忠孝節義廉恥道理并古人故

事講解與他使他種得善根在心底終身行止十分不壞諺云教婦初來教子嬰孩

各安生理

人生天地間有耳目口鼻便自各有生理如士有士生理農有農生理工有工生理商有商生理雖極窮苦至孤貧乞丐亦是生理但人心不肯安別生妄想每每捨却生理投入死門甚可憐憫

卷三

七

聖諭安之一字最為有味

每作非爲

不安生理便作非爲律文所載自死罪以至笞杖皆非爲所致也凡作非爲只是好利不知生理中各自有本等應得之利捨而別求不應得之利至於犯法則求利而害隨之矣非爲之中最可耻者莫甚於盜賊當其劫奪之時自以爲揚揚得意一經緝捕潛踪遁跡惟恐人知一朝

被獲拷訊之監禁之妻子在家日夕恓惶寢食不安縱恃有黨與陰行救援然先已獄當其苦矣拷訊監禁猶可言也一遇處決白刃加頸豈不自憐本縣舊稱多盜故於非爲中特揭言之凡我百姓靜思毋忽

卷三

七

歸安春寰鄭明選侯升父 著

記

夢遊記

甲申冬之季肫之夜鄭子倦而臥夢與王子楊子至一山乃不知何山其山坦而秀大類峴山也其外高峯平嶺逶迤前後天大雨雪萬象一白命僮子戴氈肩酒而從過木橋叢梅盛開旁

卷三

有屋空無人予顧二子曰樂哉斯地乎主人翁爲誰乃一叟從山側出似識余者曰此鄭氏屋也予曰嘻然則我國主乎叟曰否而族之某者屋也予曰異矣哉我其族也而不知某者爲誰今何在我將藉而飲也叟曰旣死矣無子此屋無主矣予曰嘻是屋也吾始以他人其主旣以我爲主旣又以族人爲主而卒於無主耶悲哉吾族也楊子曰陰陽晦明天地之紀萬物如掌

反覆無已物有數十世而易主者有死而易主者有生而累易主者夫而族某也者之前其爲斯屋主者千萬莫算而子安得辨之以物無主寸草尺木各有所屬以物有主朝夕變徙將定誰氏子何悲矣王子曰皇論屋哉今吾與若之身鄰也散今也聚鄰也處今也遊主之者其誰耶聚散遊處皆吾與若而吾與若非主其有不言而爲之主者耶雖然爲之主者夫旣不言矣烏知其爲主烏知其不爲主予憮然曰知之矣物無常主緣境爲主因主而主我復何心姑相與飲酒乎遂次第傳觴且酌叟會貓觸盤驚寤乃鄭子獨弛然臥耳吾不知臥者我耶遊者我耶臥有形無情遊有情無形孰爲我耶吾不辨之矣

卷三

游下菰城記

鄭子屏居橫山之陽時維暮春據胡牀瞻西山

山之南麓樹木蒼鬱狀若屯雲隣老曰此春申君下菰城也去此不遠耳按史記楚王賜淮北十二縣與春申君春申君以其地邊齊請以爲郡改封江東春申君因城故吳墟以自爲都邑說者曰在姑蘇城內小城西北則此安得有春申君故城乎然郡志實載之豈盡無據或蘇與湖並有城不可知試往觀之遂駕舟而西三里許舟人曰至矣鄭子病不能步以兩僕肩板輿

卷三十一

三

行有土人前揖醉矣語半蹇然猶能前爲導焉城四面累土周遭如山其內松樹千章或偃如車蓋或攖擎如虬龍如夜叉山風乍起聲如淅江之濤地僅千畝居人種麥油油如雲尋至一亭曰長烟亭亭之下有桃數株花中開中謝遊蜂匝之往來相適土人曰此外小城也其內有大城因復爲導委蛇而入至所謂大城者高山後雖兩傍築土爲平岡上與山接闊倍外城深

三之然草木荒翳道路幾不可辨矣鄭子曰昔太史公觀春申君故城嘆宮室之盛今無論蘇湖皆化丘墟矣夫孟嘗君信陵君平原君皆貴介公子其權力易以馮藉春申君以布衣起爲楚相食客三千人與三公子爭名豈不尤難矣哉當其西說秦罷兵歸楚太子北伐魯滅之蓋亦一時傑士焉假令懷忠挾信終事楚王身名未保矣而聽李園之說欲以一婦人陰盜楚國身竟不免故城彈丸之地且不能有何望有楚國乎凡物專之以爲已有者倏得倏失今夫仰而高山俯而清溪此吾與衆人所共樂也可以長有而不失乃歌雍門之歌歌罷洗爵三酌俄而白日西頽暝色覆地返而登舟比至家門星月在天矣

卷三十一

四

游峴山記

郡城之南有峴山故名顯山逮唐避諱更名峴

其聲相類也。或曰：山首見曰峴，云山去郡不遠。五里游者，非有齋糧備糗，遠涉之苦，突而夷無接。藤捫葛之勞，故人特假之。戊子仲春之望，適日載陽，谷風和悅，余乃與客乘舟自江渚循月湖迤邐出郭門，至于山之麓。山前有碧浪湖，蓋餘不溪也。水自天目南來，二百里過釣魚山，匯而爲湖，廣五里許，滉漾澹蕩，色如水晶。湖之中有浮玉山，石磴磊砢，陀上可坐數十人而望。

卷五十一

五

之如一拳，歲卽大浸，其首特露若浮也。由山左石磴攝衣而上，至浮碧亭，則自伏虎巖至車蓋山，中間峰巒雜出，若飛若躍，若立若臥，若趨若踞，爭奇而角秀者，出乎其後。前則湖水澹瀲，與日暎發，而漁人賁客游士，歌女揚帆鼓棹來往，乎其間。湖之南涯有蘇灣，宋學士蘇軾所嘗游也。其上村居數十家，桃李的的如錯錦焉。自浮碧亭而上，有巨石，石上而出，石有大窟，窟中

左相李適之貯酒簞中，挾飲之，曰：窪尊因建亭，曰窪尊亭。云石之背有三賢祠，祠唐顏真卿、宋王十朋、蘇軾也。三賢皆爲湖州守，有惠政，故祠之。而魯公嘗游此山，與賓客詩歌聯和，至今存焉。自三賢祠而上，有逸老堂，湖山之勝大略如浮碧亭然。所見益曠矣。逸老者，故鄉先生劉司空輦老而家居，以春秋結社賦詩，命酒于此山。去今財五十餘年，風流文采猶有傳者，而想見其人不可得。因慷慨呼酒，酒數行，復起至于山之巔，有滴翠軒，萬竹千天，綠陰如晦，微風相戛，簌簌不絕，而倉庚反舌鳴聲相應耳，不暇聽矣。已而北顧城郭，夕陽射乎睥睨，炊烟晚起，萬屋俱迷，遂起下山，且行且歌。復於山麓視其右，有空明樓，此余故讀書處也。因訪舊主僧雪剌，盈頭矣。爲敷席殷勤，道曩時事，不知其坐之久也。少選，明月東來，清光半湖，顧視僕子，取酒酒已。

卷五十一

五

竭僮爲出酒果復飲盡醉遂假宿焉至旦日余起謂客曰襄陽有峴山吾郡亦有峴山襄陽獨以羊叔子重此山游者無筭矣獨顏李諸君子載在掌故豈非以人哉顏李而後有逸老諸公逸老而後有我輩千載之下寧復有知之者乎客亦爲之感嘆遂解纜而返

游玲瓏山記

嘗覽吳興掌故集稱卞之陰有玲瓏山者略如

卷三

三

錢塘南屏靈隱之勝唐張有杜牧之皆題字石上鐫之余生有山川之遙常思足跡遍五岳四鎮然而目不見境內名山豈非闕哉庚子九月九日登高節也盍往觀之遂駕舟出臨湖門抵於姚灣艤舟而陸約山行二里許輿人失道遇樵者引而前乃得至懸崖削成屹然壁立旁有石洞汎泉出焉水碧色如染淙淙盤紆而下有青蛇綠龜伏於洞口是東洞也復西行半里巨

石陟陀砉焉迸裂如劈長三四尋乍廣乍狹深不見底迫視之令人心恐有股栗而汗出者復西行半里許有洞在亂石中天雨則四水交注伏流山底至於東洞與泉水併出蓋其山大抵多骨而下空如腹云於時日將曛遂下山徘徊不忍去反顧者三其麓有村居前臨芳沼芙蓉夾兩岸燦爛奪目野菊陸離香飄左右又一佳致也夫物之顯晦有時以是山之勝非不瑰璋奇崛也然游士寥寥焉車騎不至亭榭不施草木蓊茸求張有杜牧所爲題石而不可得惟山翁野豎執斧斤而薪蒸焉何泯泯也今夫賢人君子懷珠韞玉爵祿不被於朝廷名譽不彰於當世者比比是也與此豈異哉故曰顯晦時也貴賤勢也又何怪乎感而爲之記

游黑龍洞記

卞山之陽有黑龍洞者記誌不載黑龍之義莫

詳所由又無搜奇髣怪之士登陟吟眺於其間
故其名不顯仲夏朏之日積雨新霽余趣治簞
飯壘酒速賓客往焉至則道路荒蕪不治乃翦
榛薙草辟涂而入見青石峻嶒巧醜錯出珪者
璧者羅剎者象鼻者牛首馬頰者虎豹牙者列
於洞之外其洞後庠前軒如夏屋之半寬可肆
數十筵非由斧鑿鬼劈而神鑲之其石都垂垂
下懸如綴上產石鐘乳潤白如蜃灰從者競采
之其右隅一小竇中黝然以黑又一洞也人莫
敢入略窺之視外洞廣倍之深不可測聞有翻
翩振羽聲疑爲飛生也五湖之中有林屋洞者
誌稱有地道可通洞庭君山吾惡知夫是洞者
不猶林屋可旁達而遠到也今世亦無人徑林
屋而造君山者又惡知誌所云非張大誇詡之
實無其事也然則林屋與茲洞未知其孰雄而
茲洞不顯林屋之名聞天下彼誌能張其勝此

卷三

九

誌所遺也故人非地不甞地非人不顯夫苟地
以人顯吾又惡知是洞者由今以往其名不林
屋如也賓客鼓掌大咲余乃舉觴三酹洞口劇
飲而後返

游自碧浪湖至月湖記

辛丑夏六月望余因於暑弟侯昌曰憊矣盍相
與逃暑於碧浪湖湖多水風遂爲我治壘酒以
行客四人及我子若孫從駕舟出城南門至於
湖湖並峴山因登焉山前後樹木穠郁綠潤逼
人下臨湖水如熨顧瞻城中萬屋鱗次煙靄交
市復登舟駐於中流隱隱聞雷聲陰雲四幕欲
雨不雨乃有凱風自南來水紋如織簾披襟納
涼信不知有伏也日且暮還入城相傳買耘老
浮暉閣與白蘋洲在其處皆湮沒不可識或云
白蘋洲者今所作官廩是其地也又行至月湖
湖之上故有鷗波亭趙子昂遺址也南由小橋

卷三

二

入爲蓮花莊水色特綠芙蕖爛開子昂別業所
在也復駐舟中流水風颯颯如碧浪湖其地夏
月無蚊水宿者聚焉岍上下燈火錯映如星俄
而雲漸開完月朧朧且隱且見因舉觴醉月歌
~~李太白~~問月之詩漏三下乃歸蓋吳興最多水
其近在城外者碧浪湖爲大在城內者月湖爲
大適兩遊焉昔袁紹避暑爲河朔之飲迄今傳
其事其風流蘊藉不知如我輩今日否因顧謂
客曰樂乎客曰樂哉此游匪直避暑也可以娛
心目余曰殆有甚焉暑可畏也百欲之毒人如
焚如灼不啻暑也然而人爭趣之是自投火也
人知避暑而莫知逃於欲是之謂顛倒之民至
人者恬淡無爲日游於清涼之府客躍然喜曰
我輩入於火而不知逃也久矣悲乎哉余復顧
子若孫曰小子識之逃暑不如逃欲之急也

鄭侯升集卷之二

歸安春寰鄭明選侯升甫著

跋

諸儒辯旨跋

洞齋張先生梓諸儒辯旨書既成某三復讀之掩卷而嘆曰嗟乎周衰道熄異議繁興孟子與力排楊墨觸好辯之譏亡所避悲世道不宣也漢人窮經屢通訓詁迨宋諸大儒出始究理與

卷之三

二

迄明興哲人鱗生亦皆殫精竭神探索先聖之旨然中間人各異識議論齟齬爲害往復不借退讓故曰小言若讓大言若抗夫淄澠之水易牙能嘗而知之故揚子雲曰衆言淆亂折諸聖世無孟軻知言者希議者紛紜囁嚅而誰與正之抑嘗竊思之惟至聖爲能大中其次不能無偏藉令伯夷柳季共席而談則清和異旨矣合而通之存乎其人今夫水寒火熱鼎居其間一可

呀乃成諸儒雖有異說猶水火也善學者任自爲鼎耳此殆先生梓是書之意也夫

陳庚老詩集跋

蓋不能詩者不爲詩病而號稱能詩者爲詩病以其詩實不逮古而叫囂揮霍之氣反若凌轢古人者於是後生爭倣倣之陳山人庚老獨矯然自樹立不爲轆轤隨人轉移其詩無奇險駘俗之語而冲夷澹素殆有陶孟韋柳之韻然不

卷之三

二

爲俗所貴夫桑濮之音淫哇靡曼易悅人耳咸英韶武聽者欲卧俗固然也嗟乎庚老苟契乎古何今之趣老子曰知我者稀則我貴矣

解

何大夫女回生解

史記稱趙簡子病且死七日而寤薦紳先生多怪之以今觀何大夫女返魂事其信然乎按記何大夫女亦病且死如簡子世所云三官掌天

曹者救之得甦其後神與觀音大士數數前後降其家大士爲作論世語數十言又憑女手作書一幅類西域書蓋梵字也三官之神其說昉於黃庭內經後漢五斗米師僞托之非真三官教也其神蓋道家者流與觀音大士殊科道者長生佛者不生也然大夫女並賴其力以生者何道與釋好生鈞也衆生病且死者不可數獨生大夫女者何大夫女少持齋亦好生人也佛

八卷三十一

三

法平等無有高下不生衆生生大夫女類若分別者何欲令衆生聞且見之相率而好生焉度大夫女者度衆生也夫苟使天下人皆好生此與孔子教何異大哉好生之德乎可以目生可以生人物可以生天地

疏

重建真武廟募緣疏

沈長山故有真武廟左纏淥水右挾青巒香地

近千年叩吉凶而若響人煙逾百戶奉蘋藻以如生雖則神有常存然而物無不毀雕牆碧瓦冒風雨而摧殘畫拱文桀犯日霜而剝蝕神靈莫安祀事奚修夫神叢本丹木之微猶蒙里祭厲鬼無正直之好尚列郊壇況真武萃七宿於玄枵領六丁於壘壁位居習坎宣上帝之威靈德盛玄冥普生民之利澤實在天而成象迺降地而爲神故騰蛇玄武以象星精黑纁緇衣爰昭水色豈可沒琳宮於荆棘絡貝闕於蒿蘿玉節無依錦幡莫舉茲欲仍因故址鼎建新宮召王爾以運斤倣金人而設像具莊嚴之妙相必藉形於丹青聳萃律之弘基尤須材於土木用告十方檀越共秉一念皈依何富何貧總隨緣而助役或多或少各量力以捐財滅愛海之狂瀾非煩人勸種福田之廣利寔賴神庥

伐人寄往齊雲山玄武廟請子疏

惟神稟虛危之星精含玄冥之水德上司北極
俯聽中州赫矣威靈好是正直伏念周某托身
人道隸籍吳興嗟我生之多殃信昊天弗弔
四月而慈父見背四十而老母終堂五十而喪
妻六十而無子何怙何恃爲獨爲鰥叢爾一身
遭茲四禍昔孟軻稱不孝莫大于無後封人獻
三祝卒歸于多男蓋身者親之枝子者親之後
前以承我井竈下以拓我雲仍繇此言之良爲

八卷三

五

重矣今某犬馬之齒垂老蕭蕭而禽犢之生至
今杳杳宗祧無主誰爲祭祀之人丘墓徒存恐
作樵蘇之地小人有罪祖考何辜是以日夜疚
心居常墮淚者也伏念詩稱嶽降禮祀高禩乃
知子息之生實亦神明所宰欲斬貝闕下拜瑤
壇然孤貧未免累身故倉猝無由稽首遥瞻金
相敬布塵詞若以德薄如雲罪深若海天之所
欲罰神之所不容則願別加譴責以治前非許

今特自更張用圖新美俯賜以側室之子無虧
我周氏之宗惟爾有神尚其相我

說

寂樂處說

嗟已哉世之人乎莫不欲樂也而莫肯樂也彼
以名若利爲樂日夜勞筋撻骨焦心乾肺以求
之故憂雖有鐘鼓粉黛狗馬在前皮視之若樂
也內而察其情感焉若囚如是以求樂譬之由
兩行而求衣履之燥也世謂之悖夫物窮而不
得則憂待而奪之則憂若夫不索而得人莫之
能奪者其惟善乎是之爲真樂王孫伯修身
爲至貴之冑能恬淡無營討性命道德之旨日
手寫釋典暇則與賓朋宴坐談論夷然曠然有
客見其樂也方之漢東平王標其齋曰寂樂吾
不知伯脩氏自知其樂與否人之無疾不知樂
也及有疾苦然後知無疾之樂知樂由知疾生

八卷三

六

也不得爲最樂鴻濛拊髀爵躍而游雲將問之
鴻濛掉頭曰吾弗知吾弗知斯樂之最乎人皆
知伯修氏樂不知其知不知以問伯脩氏曰子
知子之樂乎亦曰吾不知知不知

論

伍負論

鄭子曰伍負匹夫之梟耳非賢臣也夫君無可
讐之義禮父母之讐不共戴天謂他人耳君也

八卷三

二

乎哉傳曰君雖不君臣不可以不臣君殺父不
以罪則有逃形山海悲號沒齒而已矣不得相
讐也自昔無道之君殺無罪之臣者不獨其父
奢也未聞有報其君讐者豈盡不孝哉爲人子
者貴能承親志奢之生爲楚謀至忠也及其死
至順也奢則爲楚負則覆之奢則順君負則讐
之又可謂之孝乎其讐楚也破其國都鞭其丘
墓亦既甚矣乃至入王宮而妻其母夫陳靈公

於夏姬春秋惡之君妻臣妻猶爲滅理况妻
君母乎毒若巨虺暴若狂象徒欲泄一朝之忿
以快其心不自知其絕於人道也老子曰功成
名遂身退天之道故句踐霸而范蠡亡韓成立
而張良去負既霸吳能如此兩賢者隱身高蹈
猶足以保身乃戀跡危邦獨寄子於齊禮人臣
不越境而交示無二心也齊方讐吳而負寄之
子爲身乎昧知退之分爲子乎冒私交之罪遂
使讒夫之口得以指瑕摘釁入暗主之耳乃至
屬鏹加頸鴟夷裹身而又使其君有殺諫臣之
名豈不鄙哉且必以報父讐爲孝則吳殺負猶
楚殺奢也假令吳未卽亡其子又將借齊以報
吳讐乎或以負報吳爲賢則吾以爲負雖報吳
亦滅吳也人臣之道進賢退不肖伯誥之事吳
負進之也不知伯誥之姦是不明也知而進之
是不忠也及其結寵旣固禍胎成矣乃始圖之

八卷三

八

不亦晚乎范蠡大夫種先嘗至吳矣退於貞而不得通然後去而之越則是引伯嚭以滅吳者負也驅種蠡以助越者負也吳之亡可獨罪夫差哉且貞事吳王非能如管仲教桓公尊周室也非能如管仲救災恤鄰以服人也特藉兵力之強憑陵翦伐以得志於諸侯吳王因是以驕其心而恃其氣以趣於亡若吳無貞雖進不得霸退不必亡吳之滅由覆楚也夫臣報君讐非義也蔽賢舉姦非忠也逆父志非孝也不保其身而寄其于非智也故曰伍員匹夫之梟耳非賢臣也

蕭何論

世之學士多罪李斯焚書吾謂書不亡於李斯而亡於蕭何按始皇三十四年焚書非博士所職天下敢有藏詩書百家語者悉詣守尉焚燒之則所燒者民間書耳其博士所職者未嘗燒

卷三

九

也蕭何入關能收而藏之內府傳之海內先王遺書豈不復出而何所收止于圖籍而不及書於是并秦博士所存而未嘗燒者并散失之何之罪也蓋高帝不事詩書嘗謂陸賈曰乃公於馬上得之安事詩書而何自帝為布衣時相從游固已先窺帝指以為收書非帝所好也李斯焚書而民間之書亡何棄書而博士之言亡上下兩亡書始盡滅矣韓非喜刑名法律之學其言曰明主之國無書簡之文以法為教無先王之語以吏為事即斯意也然則焚書之議韓非啓之亡書之禍蕭何成之也何起於刀筆吏以文無害稱蓋法家者流本不學書安知書之貴彼所佐帝治天下惟定律令其除參夷連坐之法似矣挾書之律何獨不除夫挾書者且禁況望其收之乎或言何之為法民歌畫一太史稱其因民嫉秦法順流與之更始然亦由帝寬仁

卷三

一

人關之初除秦苛法定三章之約故何之律或
亦乘帝意而爲之不然吾未知不爲韓之削刻
不也

揭

易樞臣羅異材揭

竊惟封倭之議在

廷諸臣連章累牘交口稱不便始終力主見
爲當行者獨兵部尚書石星一人耳夫倭

初寇朝鮮

卷三三

十一

皇上愍念屬國遣將出援平壤雖云告捷碧蹄
旋亦敗衄非能力制其命何故甘心請封
且聞關白并有海上數十餘島逐其故主
而奪之國侈然稱帝矣既自名帝必不願
降爲王彼方爲海島雄何必藉中國封以
自重星迂踈腐儒不曉兵事堅主封議滿
朝諸臣之疏不及沈惟敬一小人之口輕

朝廷之

冊典重小西飛一夷人之誓辭衷情狡詐形
已日露星猶左支右吾冀得僥倖自解若
愚夫揜目捕雀適自成警雀已去而不知
臣昨聞沈惟敬已被縛矣關白諭倭將行
且羈我

天使矣其從使臣行者見殺矣正使李宗城以
堂堂

王官齋

卷三三

十二

天語而出乃乘夜奉頭鼠竄謹脫虎口副使楊
方亨不知所在語云主憂臣辱主辱臣死
今倭棄我

封典縛我武臣走我

天使殺我從人侵奪我屬國辱莫大焉召此辱
者非星其誰此中外諸臣死辱之秋也又
況星親握六柄者乎

朝廷優禮大臣不加斥逐仍

令典兵如故然竊謂兵家之務須胸中廟筭
夙具乃能從容應變於不窮孔明臥隆中
淮陰釣城下而將略已辦矣非誅秦項討
吳魏之日也今星卽學兵法非旦夕事也
星之智不加於前倭之詐不損於後也星
前者不知兵今亦不知兵前不能料倭今
亦不能料倭豈可久據兵樞再壞

國事乎縱欺

君誤

國星或無心然罪亦大矣

皇上第不重正其罪則禮既優

恩既渥矣又可官之如故乎夫樞臣與他官不
同其責最重其事最急事已至此及今易
置之已晚矣譬如病人庸醫妄投湯藥邪
氣憤發漸不可支亟求俞和尚恐不及乃

使嚮者庸醫姑再試之此自斃之術也臣
聞星自言何忍堅意求去上負

皇上之任使下貽後人以難難夫所爲致此艱
難者誰也初事可以爲星尚不能爲以至
於今旣難爲矣又安望其有爲且今直云
難而已有如星再誤將至不可爲然後挈
而付之後人是愈貽之難也安在不負任
使乎星又乞貶爵行事援孔明以自方夫

馬謖違亮節制以有街亭之敗非若星反
聽沈惟敬也馬謖雖敗亦號知兵又非如
惟敬無籍小人也孔明用兵若神故能貶
秩行事終令司馬喪膽閉壘不敢出星欲
相方不已難乎故竊謂星不當自留

朝廷亦不當復留星毋令天下後世謂以兵
與國爲戲抑尤有說也自去年倭侵朝鮮
朝鮮士卒死傷財物殫竭今聞閭閻白親率

二十萬衆而來勢必不格萬一折而入於倭則倭與我隣乘風渡海犯我中國去越澗亡幾耳沿海諸督臣雖畢力効忠矢心滅賊豈嘗有智勇絕倫關於將略者出其麾下乎如此則事何由成嘗謂世不乏材彼深山巨澤亦或有豪傑之士屏跡隱處者顧上未之招招之不以術則藏而不出夫智勇者下所以効之上也官賞者上所

卷三十三

三

以致下也誠布告天下訪求其人懸官賞之格果才也量與把總鎮撫等官以功遞陞若其異材高等者倣古登壇拜大將故事一朝貴之不爲驟賞或百千金不爲濫夫有非常之官賞則非常之人應矣或曰兵食不足雖有將何爲是不然得一名將則風雪寒暑山谷水火可用爲兵何患兵寡兵之不多食自不少故選將急也某章

句書生才識短淺誠見石星策事跡愚

國體大辱猶且久留妨豪傑之路事必更壞

不可不蚤爲易置夫優容大臣與保全

國計孰重孰輕此必有分矣謂宜

亟斥石星稀其冠帶奪其

封誥別擇能者爲之代仍通行省直明懸官

賞之格募智勇絕倫關於將略者以用之

此

卷三十三

六

今日急務也惟

留神垂聽焉

代人作致仕揭

竊惟卑職生而木訥長乏聞知幸受教于

父師妄希踪乎賢哲一叨賓薦兩玷儒臣

上感

主恩之深下憂師道之重謂議禮莫大于祭而

粗正兩廡之位謂化民必由于學而特嚴

諸士之規迪行則欲其首篤義倫謀文則欲其上追雅製或據管窺之見借解圖書或分斗祿之贏略賙貧乏鄉約勉爲贊助節孝力請表揚此皆仰體

明臺鞭策之意而冀免卑職負乘之羞者也然五技旣已盡窮百發尤當善息是以日切乞身之志欲希賜告之恩伏念平生素嬰痰疾頃遭蒸濕轉益病能宦遊七八

卷二三

七

年去家且幾千里綰居十六載侍婢不設一人餌藥執其相供伏枕誰其慰問雖有二子某某俱保本籍廩生心切隨行勢拘學課性命危于孤處骨肉隔於兩天所以顧影驚魂垂頭隕涕雖云一士之賤或亦仁人所矜且此身旣作病夫形神盡損縱私心欲酬

明主氣力何堪懇乞俯鑒微悰放歸故里一可

以延殘喘之命一可以解貪位之愆德莫大焉情非獲已力疾在道待命卽行

又

伏念易垂知進知退之文老明不殆不辱之旨本職照官八載竊祿兩方旣被聖主之收羅重荷

明臺之知遇誠願及永填溝壑更報涓埃然芹忠沒齒不衰而綿力平生已盡氣窮

卷二三

八

精衛技止黔驢若不明勇退之幾必自貽素殮之耻是以歸心堅于轉石宦沅薄于浮雲欲束帶暫留則縱使強顏於情實梯欲納履徑去則未聞嚴命於禮有妨故敢頻首再辭卽便引身長往乞哀迂儒之拙計聽使還鄉則感仁人之大慈真同戴獄代人呈總督揭

伏惟台下文武兼資功實並茂金閭推轂天

子倚以干城玉帳分符蒼生藉爲保障輕裘蕭灑
灑咲飲月支之頭羽扇從容指揮破西夷之膽
肅風霜以察吏稗官凜栗寒生濡雨露以澤人
草野冲融春動遂使萬家安于衽席千里固於
全湯駿烈無前鴻勛不再諒自天之簡在計
指日以高躋某碌碌庸謬寄西江之托行行
仰止時勤北斗之瞻蓋目極山川謁龍門而無
路惟神馳左右憑鴈足以傳心別有餘情冒干

卷三

九

嚴重伏冀留神曷勝悚仄

贊

周子完像贊

爾嬰而孤爾毋劬劬乃至於今而爾爲老夫五
倫四窮獨與友俱耿而耻媚潔而避汙惟是福
心動輒浮麤肌豐德耀尚其勗諸

觀音大士像贊

大士提魚卽是手持戒珠大士赤脚卽是頭戴

璚瑤非相是相相是非相此是大士之像

朱宇核像贊

余外舅玉峰先生一日持大父像索贊
于余蓋欲徵之文獻于不沒亦子雲述
揚侯之績孟氏紀韋豕之功馬遷追周
室之軌皆發明其先冑俾姓字行實懸
諸日月耳余遂不辭爲之贊贊曰

卷三

下

經綸瑚璉其器施之武備韓范其制魏魏當時
燁燁垂裔創之者公綿綿無替公之心其不愧
考亭矣乎公之靈其千古一日矣乎

張孺人贊

予謁朱氏祠見所謂存姑亭者問吾舅故乃其
大母張自未歸宇核公時姑先亡痛不及一日
侍所爲祠而上食者也禮曰致愛則存致慙則
著士人歎用情焉況婦女哉孺人好施人往往

稱宇核公能濟人本孺人力也

侯升集卷之二十四

歸安卷寰鄭明選侯升甫著

疏

爲狂逆世胄日橫一日懇乞

聖斷亟加重治以防

國禍以安人心事疏

臣聞巨虺當途百人操箠猛虎出谷萬手張弓非不知虺與虎毒能噬人然且搏之

六卷三

者爲剗除兇害也竊見誠意伯劉世延性本奸回材尤驚悍上蔑

天憲下吸民脂先經南京戶科給事中王蔚參

劾之欽奉

聖旨劉世延詆毀

皇祖兇惡多端本當依律處死但念祖有佐命大功姑免死一次革去冠帶爲民發回原籍撫按官羈管禁住如再稔惡不悛卽便

奏來連前一併重處欽此已又復其原爵

放回南京蓋薄懲於前折恤衰之心厚貸

於後開自新之路此

皇上仁義並用鼓舞磨礪之術也世延曾不省

悟恣睢愈甚該南京河南道御史林培又

劾之奉

聖旨劉世延素逞狂悖因念其先世功勳姑從薄罰乃今不知悛改肆惡無忌着住支祿

六卷三

米令回原籍聽勘不許仍潛住南京本內所奏事情就行南京法司將黨惡人犯嚴

提究問具奏毋得徇私輕縱欽此臣伏讀

給音一則曰念祖有佐命大功一則曰念其先

世功勳是

陛下重惜先臣劉基之後明知其惡而明薄治之矣世延又不省悟恣睢愈益甚於是科道諸臣如李先芳王業弘俞允吳潛應朝

卿李思孝楊應文等前後疏上論列罪狀

如髮

皇上姑按而勿問豈

皇上私一世延哉特以勲庸後裔始復寬之如前

明旨所云爾乃世延不念

皇上赦宥之仁直以

國法可侮更復驕縱語云教習不可廢於家

卷三

三

刑罰不可廢於國故雖有慈父不能護不順之子雖有仁君不能庇不忠之臣

皇上業知其惡矣誠轉恩爲威特頃刻耳世延

何恃而敢亡忌憚若是臣竊聞世延之惡

不可勝計姑撮其著者爲

國禍者二爲災害者十有一何謂禍

國者二如見丁丑長星見則爲妖言見崑山

壽宮則爲妖言其語在李思孝疏中又如二十

二年正月初一日雷震浦口旗竿世延輒

曰變不虛生

國家氣運已止於此坐以觀之變在旦夕留

予言爲左券世延筆記見在術士吳春臺

處夫世延家世習占步堪輿之學卽延未

曉暢其術世猶信之流言一倡愚民相率

而聽熒惑黔首以搖

社稷則世延之說也且招納逃軍逃徒及亡命

卷三

四

無賴以爲家奴有其甚也潛引扶桑夷種蓄之稱曰師相見匿其家臣不曉世延收

集此輩將作何狀此其外播妖言內養亡

叛皆足禍

國臣所謂爲

國禍者二也何謂禍民者十有一世延嘗

遣惡黨晏昭冠金巾肩輿至東城王應科

家冒稱伊故父王秦嘗借世延銀一千兩

且曰汝不還我且訟汝應科故尋弱與銀
八百兩隣人袁小泉徐少松過送一流民
張仁寄籍江浦世延遣家人馮貴安稱強
盜窩主縛至其家酷刑之且曰汝父嘗借
我銀五百兩仁與銀四百兩乃釋之一二
十三年正月二十三日令家人魏龍潘奉
張武等多人劫蔡九於江中搶貨銀五百
兩并衣服等件一空打蔡九幾死驍騎衛

卷三

五

地方人人皆知一強奪劉仕宦軍田四百
畝家人劉聰持刀斬傷仕宦者三聰見遣
戍事在滁州卷中一遣潘五李松等擄機
兵王應女王二至家應送銀五十兩贖回
嫁上元縣蔡書手可証一世延與巴學有
仇將學子巴寶毆死仍占其妻見存一世
延子劉三劉五率家人潘五等與販私鹽
船戶季從懼罪勸止之遂毆季從死投之

江季從流人也莫有訟之者潘五可審一
世延從男劉尚質小姨胡氏爲世延誘至
其家看姊強姦爲妾見在一占謝泮洲田
三千餘畝泮母子數命相繼受累死奉

旨將所占洲田等物還官給主世延仍占之如
故一占汪校民田二百餘畝見付李清管
業收息一令男劉尚質率魏龍周采等及
水兵二十餘人飛駕兵船劫周海家仍痛

卷四

六

毆海於方山寺瓜埠百姓皆知此以上或
掠人財物或奪人妻女總之爲民禍者十
有一特其最著者也大都世延狼貪羊狠
虎視鴟張力足以陵人智足以炫衆嘗揚
言於人曰我許淨軍客用籍沒其家

朝廷喜我甚雖多人論劾我何能爲且我旦夕
掌錦衣衛矣世延持此恐嚇人以故人人
畏憚之任其橫而莫敢誰何然

陛下何嘗喜世延世延又何得以錦衣妄生覬覦哉臣竊思之世延妖言惑眾收納夷種其罪浮於客用而橫奪人財以鉅萬計又豈在客用下乎

陛下憫功臣之後按而不治臣又思其先臣劉基佐

高皇帝定

社稷安黎庶以有大功勳於天下今世延以其

所定

社稷而動搖之以其所安黎庶而戕賊之於

陛下爲不忠於基爲不孝昔石碯殺其子石厚

君子曰石碯純臣也以大義滅親藉令劉

基可起親見世延之惡必且手刃之

陛下又何惜誅一世延哉且

陛下寬之屢矣世延不改其惡顧益甚焉

陛下復何所待令彼得久脫法網之外也夫前

後諸臣論劾世延者非世延之仇讐也臣與世延非偶無讐而已又且同鄉然不避世延之怒而言之者一則恐其陰蓄異志變由已作一則慮其猖狂激擾變由民生臣寧負世延不敢負

陛下伏乞

皇上將臣併諸臣所

奏及南京刑部覆本

勅下法司逐一查勘定擬劉世延應得罪名以

爲不臣之戒天下幸甚

爲

天變異常恭奉

德音申明謹言以轉災爲福事疏

臣于三月十九日接得邸報文書房傳出

聖旨乾清等宮週圍連房燒燬着三大營撥官

軍一萬員名及錦衣衛官校打掃焦木等

件欽此又禮部接出

聖諭今偶爾災變實上天警惕乃朕失德所致
驚疑兩宮

聖母賴

列祖威靈佑庇朕心懼切不自安心與元輔等
議恐未盡愆咎

傳示禮部遣官告

廟自責合行事宜查例來看以回天意欽此又

卷五

九

禮部一本傳奉

聖諭事奉

聖旨奏告郊廟社稷謝咎自責便擇吉日遣公

徐文璧侯郭大誠駙馬許從誠伯王學禮

恭代秩祀神祇開具來行自十二日爲始

着文武百官痛加修省七日下午詔罪已及

合行事宜還候

旨行欽此臣聞之傳曰祥者福之先者也見祥

而爲不善則福不生殃者禍之先者也見

殃而能爲善則禍不至昔楚莊王見天不

見妖地不出孽曰天其忘予歟此能求過

於天故霸功以成故災祥譴告皆天心仁

愛人君欲止其亂也今

天實仁愛

陛下以有此變

陛下亦遂惕然警懼引咎自歸此轉災爲福之

卷五

一

一時不可失也夫大舜聖帝舍己從人商

湯哲王改過不吝由此言之過者聖人之

所時有也舍而改之乃爲貴耳

陛下抱舜湯之德不難自咎臣竊司言責敢不

承順

德音効尺寸之愚第臣所言皆諸臣前後已言

者臣請得申明之一曰躬

郊廟夫天下臣民之事者惟

陛下

陛下所事者惟

天與

祖宗臣民事

陛下者一不恪則

陛下怒

陛下事

天與

祖宗一不恪則

天與

祖宗亦怒禮曰惟仁人爲能饗帝惟孝子爲能

饗親

陛下初卽位躬祀

郊廟至仁孝也後乃浸廢以迄於今視遣官若

舊典今災見三月初九日正遯清明

陵祭日同疑

上天

列祖之靈乘時示警以休

聖衷者乃今奏告

郊廟又遣官如故臣愚以爲名爲謝祭反若貳

過欲回

天怒怒未必回臣願

陛下親祀之禮當從今始一曰復

朝講臣聞之同公告成王曰君子所其無逸

入奏言

三

夫君子非好勞惡逸與人情遠也無逸則

天下安天下安則君心安惟無逸故能遠

也古者人君朝以聽政晝以訪問夕以脩

令夜以安身今歷歲不朝矣古者人君前

有疑後有丞左有輔右有弼人歷歲不講

矣夫四海至遠萬幾至繁卽

御朝講以與諸大臣商確猶恐不及聞不及知

乃欲

淫居禁中坐而得之豈可幾哉按春秋書丙
官災公羊曰小寢也災在小寢孔子猶異
而書之況今日之災不於他而於
宸居之地天若曰可以出

御外庭云爾故

朝講宜亟復也一曰釋猜疑夫君臣一體孟
軻曰君之視臣如手足則臣視君如腹心
陛下試驗之人身豈實有心疑手足者乎今

卷五

三

陛下睿想過深不疑爲黨則疑爲專以此兩疑
盤據於中每一事之至一疏之入先迎而
距之臣下日口不能自解疑則不用人而
獨斷臣愚謂古稱人君獨斷者謂羣言淆
亂獨能揆度勢斷而行之豈必盡疑其
下一用已意哉且黨與專兩者人臣莫大
之罪

下一疑羣臣動失所指則事何由集故猜疑

當釋一曰尚寬平臣聞日者君象月者臣
象日行運月行疾故君德貴寬紓而不迫
其用威也譬若雷霆震擊有時以

陛下聰明絕倫羣下莫及往往不當

聖心遂致赫然奮怒甚或株連蔓引盡蒙

譴責夫琴瑟大絃急者小絃絕臣竊恐臣下
之垂絕也按箕範言揚爲火今茲火災意
者

卷五

四

號令過嚴之象歟且太怒則傷陰非

陛下養身之道也一曰遠貨利夫天子以百姓
爲寶土地開闢人命殷盛此天子之富也
若乃持籌挈籍較量多寡以實囊篋者此
庶人之富不足爲也堯投珠于山抵璧于
海而天下以治安用富哉昔魏文侯御廩
災公子成獨不弔曰天子藏于四海之內
諸侯藏于境內大夫藏于其家士庶人藏

於篋積故非其所藏者古聖王所不用也
一曰絕玩好書曰不貴異物賤用物器不
適用而止矣以玉盃食者不加飽于土盃
以瓊杯飲者不加醉于窪尊將焉用之曩
者臣爲江西安仁令略聞窰磁之苦蓋陶
之一事若神若鬼非人力可必致矧

內所降式瓌奇殊絕粹難得就燒之幸而成
猶可不幸不成費且不貲又或有其製雖

六卷三

五

在其術不傳者雖蒐輯良工積年累月終
不可得凡此所費皆民脂膏於民有損於
陛下無益易傳曰上不儉下不節孽火燔室故
非獨燒造一事而已凡諸玩好無用之物
悉所當絕夫此六事皆諸臣所已言臣復
勦前說瑣瑣爲

陛下陳者誠見

天心仁愛

陛下在此時

陛下畏天脩德轉災爲福亦惟在此時臣復默
默則曠廢言職罪乃滋甚是正臣脩省中
事也故敢昧死以

閔詩云惟此文王小心翼翼昭事上帝幸懷多
福又云敬天之怒毋敢戲豫夫心之不小
不爲昭事毫髮戲豫卽非敬天故惟戒心
篤至增脩實政可以回

六卷三

六

天若但謝咎猶虛文爾無益也
天不可以再干機不可以暫失伏望

陛下永念天威恕臣狂慙而

留心省覽焉則天下幸甚

宗社幸甚

爲竊盜並潛入內地查察守衛官員乞加究
治以嚴法紀事疏

臣等各准三本衙門開劄巡視

京城門禁屢經示諭守衛官軍嚴加防範忽於萬曆二十四年四月初十日據東華門小火者周祐同南京羽林左衛把總指揮僉事夏光榮稟稱有本衙門軍人郭太等在十舖地方捉獲賊犯王科并銅瓦一塊藍布裙一條麻繩一根又於本月十二日據周祐夏光榮稟稱有本門管隊百戶冀文學帶領軍人郭太等捉獲賊犯戴

卷三十四

七

海等十一名并銅瓦大小三十二塊等因臣等隨行東城兵馬司嚴審去後於本月二十五日據該城掌印兵馬劉芳申呈審據戴海供年二十八歲係南京虎賁左衛餘丁狀供海與在官陳用吳三卽吳太王江陳受韓德蔣學趙六吳成何回子卽何汝謙張學卽張潮王鑒陳太并未獲孫福王祿李四徐三三三戴龍束欽寧

四審張成王五各不合商同陸續偷盜

內府銅瓦賣銀分用於萬曆二十四年正月

二十二日晚海與陳用張潮戴龍各藏帶

栢靈香種火并阡張紙板進西安門

西上門由闕右門過闕左門至走更

橋下乾水洞內扒進紫城內東官殿

上將倒下銅瓦用倒朽門扇等項打毀用

阡張紙引火燒紅用青石打碎俱各藏縛

卷三十四

七

在身至二十三日五鼓仍往水洞扒出由

西安門至費朝家亦不合知情將銅共秤

一百斤賣銀四兩均分用訖至二月二十

八日五更時分海與陳用吳太王江陳受

蔣學趙六吳成束欽寧五張成李四仍帶

火種麻繩燒餅酒肉等項由舊路潛入

東官裡照前燒碎銅瓦共約重七伯三十

餘斤用葛藤細縛搬運上城堆放先約王

鑒陳太等亦帶燒餅酒肉在於東華門外北第十舖地方竹園內躲住候至三更時分各賊放下藤繩將鑒等所帶酒肉燒餅繫上城吃畢亦將銅用繩繫下藏放空僻金水河內至二十九日五更時分仍出水洞由東安門出各散訖至三月初一日五更時分將所藏銅二百一十七斤賣與費潮夏鑒得銀八兩分用吳成身藏銅

二卷三十四

三

二塊重一十四斤行至西安門外撞遇在官丁鸞窺知將成捉住吳成慌怕將銅付與丁鸞後海等慮恐丁鸞首官共湊銀六兩六錢付丁鸞買免比王鑒思被丁鑒挾騙要得掩飾盜情捏呈中兵馬司稱係番子手訪夥賊偷銅情由該本司唐吏目差弓兵李舉趙文呂草驢前拘丁鸞赴審丁鸞遂將所騙銀兩買囑王鑒李舉等各

回稱無人贖將票銷繳訖至三月初四日海等又將金水河原盜放銅瓦三百餘斤亦出西安門賣與費朝夏鑒奔脫逃未獲曹十三共得銀一十二兩分用訖比費朝夏鑒將原買數內八十斤轉賣與在官王堯化官邦賢何宣亦不合不查來歷承買共價銀四兩至四月初十日海等仍至金水河取前盜銅瓦大小共三十二塊連

二卷三十四

三

羅共重二百一十八斤各犯分拿在身行走間被該日守衛東華門小火營周祐并把總指揮夏光榮百戶葉文學等得知帶領旗軍郭太等將海與王江等九名連銅捉獲有丁鸞陳文探知海等進內盜銅意欲挾騙夥分行至西安門裡撞遇海與王江看見丁鸞思起挾騙吳成銀兩情由說稱丁鸞陳文誤是夥盜以致拿獲等

因回報前來續於五月十九日又據劉兵馬回稱偷銅賊犯王科不係戴海等一夥先將戴海等一起審報外復提王科等到官審據王科供稱科係與在官趙蘭相識今年四月初九日蘭在御馬監前竹園內拾得銅絲一團約重二斤藏帶出西安門撞遇科比科挾要分錢有蘭回說這個事小我探知裡面還有賊偷銅藏在御馬

卷三

三

監前空僻地方偷拿未盡我同你去偷些賣錢分用比科聽知遂與蘭將銅絲賣與不知姓名人得錢七十八文分用又約至四月初十日到東華門北十舖地方偷得銅瓦一坭重七斤用藍布裙包裹又在彼處拾得藤繩一根行走間不期被旗軍郭太等捉拿到官趙蘭逃走隨經捉獲等因臣等會同內外守備等衙門將各犯枷

號示衆叅送南京刑部收問數內陳受病故尚有未獲賊犯孫福等并買銅脫迹犯人曹十三仍行該城嚴限緝拿外叅照得竊盜之輩雖行于閭閻亦王法所必禁況紫禁深嚴之地乃敢糾衆潛入肆行無忌蔑法甚矣盜銅者戴海陳用吳太王江韓循蔣學趙太吳成何汝謙張潤王鑾陳太王科趙蘭知情買銅者費朝夏鑾不知情買銅者王堯化宮邦賢何宣相應分別究治者也再照該日守把東華門奉御張進把總指揮翟鳳百戶周紀闕左右門小火者趙進誠把總指揮丁應時百戶劉馨西上門把總指揮馬元千戶王相西安門把總指揮張雲鵬百戶張應奎東安門把總指揮許宗百戶蔣芝既司守衛漫不防閑遂使鼠竊狗偷之徒潛入

卷三

三

龍宮鶴禁之地人至二十餘衆任其自往自來
時歷二三四四月已非一朝一夕賊之滋蔓
官實踈虞伏乞

勅下法司轉行南京法司將賊徒從重究擬并
將內外守衛官員及查該日軍人一併提
問各犯買過盜銅賣過銀兩盡數嚴追貯
庫庶官不敢怠賊不敢肆矣
爲解官突遇風濤漂流官物乞

賜查例酌處事

國家歲費不貲一稟於財賦不有人也其何
以出故苟有侵匿費用者罪無赦法至重
也若乃水火起於倉卒盜賊發於須臾人
力周章莫可防護雖有失也實與侵匿費
用者殊科臣等承乏南垣凡南部錢糧例
得與聞其解之

京師者自有北垣在忽於萬曆二十四年三

月十九日有廣東廣州府增城縣主簿姚
廷俛告稱委解萬曆二十二年分北京戶
部供用甲丁三庫併禮工二部本折料物
銀兩先領買料銀五千七十二兩五錢五
分零鋪墊銀七百八十八兩四錢零後領
折價銀六千五百四十一兩九分五釐藥
味銀四十四兩九錢八分六釐零生銅銀
三十七兩五錢將折價鋪墊銀鞘存交納
將買料銀投牙方明正覓料俱完先經本
處查勘覆勘三月十五日又經蕪關批驗
放行十六日晚至南京揚子江上新河地
方不期十七日黎明時分非常風雨波浪
滔天捐命喊救搶出折價銀兩併銀硃七
十箱共計銀數九千零寄頓龍王廟廟主
徐道處總甲楊葵等見其餘單開物料盡
皆漂流船木板片無存奔告應天府蒙批

上江二縣會驗明白伏覩

大明律一款若船行卒遇風浪及失火延燒或盜賊劫奪事出不測而有損失者申告所在官司委官保勘覆實顯跡明白免罪不陪近查二十一年三月十四日有湖廣荊州衛指揮僉事孫應斗千百戶楊文舉張大羽運糧於江寧縣新洲地方壞船三十二隻糧一萬七千一百零狀投申詳漕運

衙門亦經

奏豁切思律有明條事有已然卽問閭疾苦尚爲布聞沉錢糧重務尤當垂念乞憐照例查案題

請漂流蠲豁庶職得免身死南都家離東粵等情臣等乍聞且駭且嘆顧以事屬北京戶禮工三部諭令赴京疾懇乃本官匍匐不起意謂臣世祿以吏科署戶禮兩科事臣

明選以刑科署工科事與前所失漂官物亦略相關義得爲彼陳說然臣等亦未敢輕許也繼聞本官進退失據策無所出晝夜臨江顙天泣淚幾竭前後哀訴臣等十數不休臣等測然心動但未經勘驗難憑口說隨行上元江寧二縣會勘於五月二十五日據掌縣事本府推官趙日崇會同署江寧縣事本府經歷章卿同稱親詣上新河地方拘集總甲楊葵船戶郭榮眼同廣州府委官姚廷俛在於失船處所查勘得三月十七日暴風驟起一時船隻無處躲避大小官座民糧船隻沉溺無數彼時亦有南雄蔣知府汀州衛同知狼山王總兵建昌將樂各省客人徐用廖世德等并江上哨船一時同壞更有人船俱沒無踪共一百餘隻姚廷俛船委在數中見存破

壞船板橫直江邊查勘是的殘跡甚爲可
憫及驗本官原在蕪湖開驗放手本實與
解批相同所據見在銀料已該二縣逐一
盤驗止有供用庫黃白蠟折價銀六千五
百四十一兩九分五釐戶禮二部折色藥
味生銅共銀八十二兩四錢八分六釐七
毫二絲八忽甲丁二庫鋪墊銀七百八十
八兩四錢二釐五毫共八鞘又甲字庫銀

卷二十四

三

硃三千一百三十三斤膩硃二百五十六
斤八兩以上銀料係彼時風浪初起燒廷
俛隨喊地方船夫搬搶上岸其銅錫黃蠟
黑鉛烏梅等料搬搶不及被風浪將船板
片礮散致將銅錫等料落水後本官雇令
人夫撈獲錫一十九包共九百五十斤黃
蠟八包共四百斤黃銅二包共二百斤黑
鉛七包共七百斤俱堪用又撈得烏梅十

六簍共九百斤草果一包五十斤益智子
二包共一百斤檳榔一包一百斤柯子一
包四十五斤木香一箱四十五斤乳香一
箱四十五斤沒藥十八斤生漆三十二桶
一千六百斤廣膠五十斤俱經水浸爛查
驗不堪其漂失料物供用庫芽茶四千三
百斤茶葉四千二百斤甲字庫烏梅三千
二百六十二斤黑鉛一千九十五斤五倍
子二百四十三斤四兩藤黃一百六十斤
丁字庫生漆一萬六百八十九斤八兩桐
油七千一百六十斤錫八百五十四斤十
兩黃銅一千八十八斤二兩黃蠟四百五
十六斤工部生漆五千斤廣膠五十斤禮
部麝香一千八百斤三賴三百十五斤桂
枝一百三十五斤史君子五十四斤益智
子六百二十斤官桂四百五斤縮砂三百

卷二十四

三

六十斤草果一百三十斤天竺黃十斤十
五兩八錢六分大腹皮九十斤大腹子四
百九十五斤草豆蔻七十二斤檳榔三百
十斤高良薑九十斤海桐皮一斤十二兩
八錢鬱金九斤蓬朮三百六十斤芭豆子
四斤八兩片腦一斤十一兩沉香三十六
斤檀香三十六斤丁香一十八斤安息香
四斤八兩蛤蚧一十七對總計水浸爛不

卷二十四

三

堪并漂失物料共該價銀三千二百五十
五兩九錢七分二釐四毫一絲照得姚廷
俛領解官物爲天所不弔飄風暴至洪濤
撼天山嶽搖動官民船同時覆沒者且至
百餘艘變出異常人力誠有不可爲者本
官進將輸納乎則原額已虧退將償補乎
則破產不足乃惟號泣呼天狂奔江土今
且三月矣其不幸漂沒不存者業已難措

幸而力救得存者坐此併稽臣等反覆思
惟不容默默者故敢昧死上

聞伏乞

勅下戶禮工三部備查

大明律所載及湖廣荊州衛指揮僉事孫應斗
等失事事例果否相同酌議請

命施行臣等愚戇不識忌諱伏候

財察

卷二十四

三

爲驕惡世胄借

國管家擅殺良民擅製軍器乞

賜重懲以收私權以消隱禍事

竊惟自古姦雄之臣欲濟其私則必先徼

上寵以安其窟宅然後陽挾急君之名陰自鈞

利及力全而謀固乃縱橫潰決不可復制

此其術比比然也厥在今日則有誠意伯

劉世延也者世延席累朝之寵不念

國恩不修先德兼養養窮奇之性猖狂恣睢
已非旦夕諸臣前後疏奏紛紛不一卽臣
明選亦嘗列其罪狀聞于

陛下

陛下遠念先臣劉基之裔姑置不問以待省悟
恩至渥也世延不思

陛下優而容之直貌

陛下易與耳乃更驕橫目無

卷二四

三

朝廷無論遠事姑言其近世延乘見封倭未成
藉口慕義造煩入援之說明懸榜文肆行
詐索愚者竄以智怯者脅以力名曰助工
實充私帑乃有羽林舍人秦玉與惡爲黨
自言奉示願將吳郁湯季所借本銀七十
兩六年一本一利助工造煩世延因索之
郁郁不能應遂榜笞拷掠備極苦楚刑傷
既重更絕飲食郁竟以死夫郁負債直傷

臣不能知然非有死罪也逋負官錢者
不加誅奈何以私債死一狗一彘死猶憐
之況人命乎且據死者一吳郁耳其他幸
得不死捐家割產以効之世延者不可勝
原生產廢終亦死耳傷殘萬姓以爲已利
則是倭爲世延開市門而竹煩爲羅利之
網也非直羅利也又且死人夫世延曰造
煩入援非夫以倭耶倭固不至何名人援

卷二四

三

藉令倭犯中國不過殘我財貨殺我人民
此兩者世延兼之矣則是世延爲倭也未
蒙煩之利而害先之矣且此竹煩臣不能
睹其美若惡卽信美矣待

陛下明命該部倭倣其製而爲之不宜世延自
造也世延嘗懸榜日出銀五十兩準給首
功一顆

陛下豈嘗假以兵權許令懸首級之格孔子曰

家無藏軍老子曰魚不可脫於淵國之利器不可以示人故

高皇帝定律私藏軍器者有禁今世延自造自藏則是身爲兵官家爲武庫也夫此特一煩耳有如世延他日曰我善爲刀劍

陛下不聽則自爲且藏之又他日曰我善爲矛鉞

陛下不聽則又自爲且藏之其可乎臣以爲凡

世延所造煩皆應追而入之官者也察照得劉世延狂悖喪心鈞於獬犬貪冒陷利等於餓狼口辨雄強心計狡譎視

朝廷如糠粃殺人命如草菅流禍滿閭閻死聲徹天地上干

王憲下墮家聲且招集亡命無賴之徒而與爲姦履霜知冰防微宜早昔鄭伯於公子段也請京與之京請貳與之貳曰多行不

義速自斃也其後段謀襲鄭鄭伯克段今世延之惡不宜過養傳云嬰兒多病傷於飽也貴臣多禍傷於寵也故驕子多逆父驕臣多背君保全功臣莫若以嚴今夫慈母爲其子治疔瘡而血流貫頤非整之也愛之故也惟

陛下於世延亦然及今不治罪乃滋大伏乞

勅下法司轉行南京法司詳勘吳郁所以致死

情由明正典刑其竹煩已造者盡數追入兵部仍禁止勿復造毋令藉名更爲萬姓害惟

陛下留神垂聽焉

歸侯升集卷之二十五

歸安春寰鄭明選侯升父 著

疏

爲懇乞矜無辜

宗藩以篤親誼誅無藉奸回以杜倖門事疏
臣等竊聞唐堯峻德首親九族姬公譚治
不弛其親何則同姓之親分雖臣子一氣
而分譬之樹也

君爲幹同姓爲枝

祖宗爲根故古之明王方物有貢其寶玉以賜
同姓若肅慎氏之矢以分陳夏之璜以分
魯書曰分寶玉於伯叔之國時庸展親蓋
以孝治天下者必從親親始

陛下卽位以來河南饑荒

陛下賑之則

宗藩厚

皇長子誕生

陛下頒恩中外則

宗藩厚

潞王出封之國

陛下持而泣之寵貺尤獨厚敦篤懿親與古聖
王等天下莫不聞頃者留守後備百戶王
守仁自稱定遠侯王弼之後獻其先世金
寶所寄

楚王者其事在二百年以前荒忽汗漫毛髮
無據臣等回竊誕之

陛下不卽聽信猶且遣官往勘無亦曰不勘則
楚王之跡難白且無以聲守仁罪云爾然
楚王孱弱一聞

天譴震驚罔措若

雷霆從天而下湖廣撫按諸臣亦以

天子重則

楚王輕不得不遣軍防範

王宮虞有他故於是

王及妃眷闔宮號哭勢欲無生楚人聞之亡

不酸鼻拊心者臣等竊念王弼雖侯歲祿

有額何況尋又國除

聖祖雖恩賜亦當有數不得如守仁所言金寶

多至鉅萬元年王雲嘗奏奪

符券甲冑影像諸物及西州莊田不及金

一八卷三

寶亦經遣官勘理坐雲誣妄何至今日忽

言金寶乎後通山王又奏

楚王積銀百萬亦遣官勘實無此數由此言

之

楚王之財被勘者再矣設有金寶當時撫按

官安敢隱匿不以

聞而通山王與王雲者亦安肯聽其隱匿乎臣

又聞

楚王兩被火災及讀先臣鄭曉五學編年

楚王紀云宣德五年

王宮火

譜系符勅更給之

譜系符勅王所最重然且不能護何有金寶

且聞武岡王兩攝楚國財物悉為侵剋則

是一

楚王宮也或不戒於火或見侵於攝王皆至

一八卷三

再焉其國必貧王弼家縱有金寶寄楚今

亦已無況本無寄乎至如西安州莊田

太祖高皇帝所賜

楚王者萬曆九年間陝西巡撫蕭廬請議徵

租充餉奉

陛下明旨

皇祖欽賜該府世業三可無故追奪此楚之莊

田

太祖賜之

陛下存之而守仁欲奪之乎以

陛下適年事守仁尚無忌憚以欺

天聽況在二百年前者又何足信夫

楚王親也王弼疎也藉令弼家尚侯且不得

以疎間親而弼已除之國也守仁又未必

真其苗裔也奈何執無據之詞離間同姓

萬一

卷三五

楚王不諒

聖慈憂懼太甚一旦有不忍言者

陛下能無痛乎抑非獨

楚王懼也將天下諸王懼是令

陛下併前日親親之德棄之也伏乞

特諭勤言曲體

聖衷據實勘報毋或苛求震驚

楚王以傷

陛下心臣等又念守仁儉衷小人假區區之利

妄媚

陛下冀得襲爵陽若爲公陰實濟私損

君利已罪莫大焉臣等竊見近者王勳爲人輸

金規求改衛

陛下廉知其姦赫然

震怒趣下吏治天下快心夫王勳意在改衛利

止一人守仁意在襲封害及

卷三五

王室罪惡尤甚守仁果虛乞

陛下以所罪勳罪罪之母令佚罰以開倖門臣

等狂愚不識忌諱昧死上言惟

陛下采納

爲復漕規以甦京軍重漕臣以裨

國計事疏

竊惟人情均則平平則無競不得其平則

鳴是以從事獨賢北山生嘆我獨南行擊

鼓與嗟均以使人則勞而不怨鳩之哺子
自下而上均平不偏故詩曰鴈鳩在桑其
子七兮淑人君子其儀一兮言貴均也臣
等待罪南垣目睹京軍差役旁午營操以
之駕

黃馬快船以之修倉以之守衛內外門禁以
之巡邏地方以之領運漕糧又以之人無
兩身衆役叢集計其軍糧歲給幾何惟此

卷之三

三

百苦竊嘗痛之近據南京廣洋等衛掌印
指揮王延齡等呈稱南京各衛所軍餘差
役各有定額祖父相沿不能更易殷實者
百無一二貧苦者十之七八卽體無完衣
賃房棲住者亦充旗甲間或戶有人丁者
各有別差俱無幫貼之例雖終歲牽挽領
運止是一身雖有月糧扣完累欠不得以
供父母妻子之養其行糧出餉料價併添

補修船尚不敷用一遭虧折別無措處必
致動借官銀如在外衛所運軍家有田產
養贍戶有人丁津貼行月二糧存聽貼補
虧欠趙甲消乏則僉殷實錢乙代之緣丁
多空閑別無差占較與京衛軍餘貧富難
易大相逕庭矣嘉隆以前各衛歲派水次
地方隸於冬總假手書識流弊不均萬曆
元年間蒙漕撫王軍門目擊其弊傳采衛

卷之三

八

所之豐疲酌派州縣之肥瘠原派廣洋衛
三幫分兌浙江嘉興縣江西清江縣松江
華亭縣龍江右衛三幫分兌松江華亭縣
浙江秀水縣江西新淦縣豹韜左衛四幫
分兌松江華亭縣浙江平湖縣江西南城
廣信永豐新城南豐萬安六縣鎮江丹陽
縣江陰衛二幫分兌松江華亭縣應天溧
水高淳二縣水軍右衛三幫分兌松江上

海縣應天溧水縣浙江海鹽縣水軍左衛
三幫分兌松江上海縣浙江嘉善縣江西
臨川金谿崇仁三縣龍虎左衛三幫分兌
松江上海縣浙江崇德縣江西吉水縣龍
江左衛二幫分兌松江華亭上海二縣浙
江桐鄉縣橫海衛三幫分兌松江清浦縣
江西南豐廣信弋陽貴溪四縣鎮江丹徒
縣其蘇州常熟縣糧原派杭州前太倉場

二八卷三三

三

州高郵四衛崑山縣原派紹興鎮江鳳陽
右留守左四衛各分領兌原題內開派定
糧數刊刻成書分給有糧州縣有軍衛所
未爲遵守每歲漕司止以全單易官定限
而不復更地其有倡爲異詞規圖自便者
聽戶科巡倉衙門糾正等因題奉

欽依頒布各省直軍衛有司一向遵守軍民稱
便至萬曆十五年外衛原派蘇糧衛分題

見京軍無力又值運總缺官乘釁朋計朦
朧告奪乃以旗手總下手軍左水軍右龍
江左龍虎左橫海五衛領兌蘇州崑山常
熟二縣糧米永次瘠薄京軍貧難致累賣
子鬻妻死亡相繼甚至不顧棄撤之例避
難脫逃運官竊京甘受追比動借官銀仍
叅行漕司提問降罰變產扣糧殆無寧日
萬苦不堪萬曆二十三年蒙南京兵科盧

二八卷三五

二

給事中疏請查復書冊蒙戶部復題將錦
衣總下廣洋龍江右豹韜左江陰四衛與
旗手總下水軍左水軍右龍江左龍虎左
橫海五衛遞年輪兌二縣糧米不知兩總
均係京衛朝三暮四名雖改議害實未除
乞念下情俯照書冊議復原幫亟解倒懸
等情臣等宿愍京軍之苦適聞斯言正觸
臣心夫蘇州視他郡不同人多聚右米最

濫惡軍休於執卷舌束手莫敢誰何其赴
蘇州若投火井是故有僉印時逃且自盡
者有中途而逃者有抵京掛欠而逃者彼
豈情得已哉勢所約也既及掛欠必借官
銀然後變產扣糧以償之其何以堪夫贍
軍有田幫貼有丁外軍所有京軍則無修
倉駕船守門諸役京軍最繁外軍則簡今
此漕役又以外軍任其易京軍任其難不

卷五

十一

平孰甚焉怨生於不平誰能解之

留都重地以軍爲藩衛乃顧外置其財內離
其心一朝不虞又安可恃爲我用乎原議
是也臣以爲復之便臣又聞之醫經曰急
則治其標緩則治其本此治標之說也更
請治本夫蘇州之民孰非王臣蘇州之糧
孰非王賦他郡縣米皆精柰何蘇州獨得
濫惡哉

「家特遣監兌之官分行天下軍不得多索
之民民不得以惡米強與軍惟均惟平王
法乃行今使有力之民重爲軍累如蘇州
則監兌爲虛設也則是使

朝廷之法信于良善而詘於豪滑也則莫如
經監兌之官而重之權大抵中庸之材往
往畏勢而徇情惟夫守正不阿之士然後
能不避強禦強禦者亦望而憚之不敢肆

卷五

十三

然并假以重權則彼之志有所縛而不得
伸又必申飭漕政軍無強取民無強與或
有大豪力不能制者許其特行

題參以聽

上裁如此則豪右畏豪右畏則米不惡米不惡
則無論京軍外軍誰不樂拱手而受之照
得京軍之累由米惡也其過在民民米濫
惡由法弛也其過在官復漕規可以甦京

軍一時之苦重漕臣可以飭

朝廷萬世之法伏乞

勅下該部備查舊規約議施行每當監兌之時必推擇守正不阿者往仍申飭漕政有豪強不服者許令題參聽處以重其權惟陛下財察

爲倭奴猖獗外援宜慎內守宜嚴敬陳末議以保無虞事疏

卷三十五

三

臣惟倭犯朝鮮再矣朝鮮爲

中國障蔽棄之不知彼素附爲外臣告急而不應不義前日倭初犯我救之今不救不武顧救朝鮮之說五固

中國之說五何以救朝鮮一曰無代爲兵首夫我救朝鮮者佐之闢非代之闢也往歲倭初寇其國

王師救之一戰平壤再戰碧蹄皆煩我師朝

鮮君臣獸奔鳥竄未嘗背城一接刃也倭

今復西兵船前後三至矣奪梁山而逐其守矣又不聞朝鮮曾決一戰日請兵餉於我是欲我代之闢也古人有言曰佐闢者傷佐闢猶懼有傷況代人闢乎孟子曰同室人鬪被髮纓冠救之鄉鄰有闢閉戶可也今朝鮮視鄉鄰則爲我屬國視同室則非我內地閉師非義主師非策譬兩人共鬪一人束手從旁者攘臂而代之不已過乎今名爲求救實欲代之代之不得不多出師多出師則勢必不給助則可少出師少出師則力不疲故必明諭朝鮮使自爲戰力有不足我掎角而佐之必不坐視以失外臣心若其全委

中國我亦必無動非畏倭也又非薄朝鮮義適有當也一曰用間孫子曰三軍之事莫

親於間賞莫厚於間臣聞清正行長並爲倭將然素不相能可貳也若博求智謀慎密之士或令朝鮮自擇之但得一人縱金行間功成之日我且侯封之彼慕重賞而陰鼓頰於兩將之前兩將若貳吾事易圖臣又聞我國人有先被倭擄者平秀吉信用之然嘗有懷土心因而暗以官爵此亦可使也一日合夷以攻夷昔六國怨

六卷五

五

秦亦畏秦蘇秦合從六國拱手而聽乘其怨也今平秀吉新併海中六十六島豈盡心服氣力怯耳其心未嘗一日忘倭也若博求口之士或令朝鮮自擇之歷說諸島觸其怨心彼島聞外有朝鮮與倭爲仇內有

王師佐之其怨可洩勢必聽我且不必數十島盡聽也或十餘島或七八島肯以兵從

則倭勢分勢分則事亦易圖也一日增募南兵夫用兵之法先審地形我不戰而朝鮮可全上也不得已而必與之戰則南兵便臣聞朝鮮之地多山徑水田相錯利步兵不利騎兵且倭人最善仰攻我騎彼步正甲其技南兵宿與倭接戰知其狀故用之便顧臣所慮者南兵不樂應募耳何者往歲之捷南兵實先登有功既食其賞

六卷五

一六二

而總兵王保更橫加殺戮死者含冤生者切齒矣大都北將多忌南兵嘗沒其功夫人萬死不顧一生爲

國家轉戰立功不蒙見錄其誰不解體者今欲用之宜先黜王保以謝南兵且諭祭死者而恤其家仍

勅將官意利國事無分南北心有匿南兵功者聽官自治之一日擄士卒肯武王克

殷先戒無異漢高入關秋豪不犯伐人之
兵猶貴不擾況救人者乎往者我師入朝
鮮頗聞掠人財物淫人婦女彼國之民甚
苦之此由將失紀律兵得橫行宜

勅將官有一人敢犯者以軍法從事將不能攝
亦聽督臣察治之何以固

中國一曰置要地之官臣聞倭若從釜山來
風順則兩日夜可達旅順又由西行一日

六卷五

十二

夜可達天津由南行五百里至登州此天
津登萊皆要地宜各設一總兵官亦擇南
將曉暢倭情者爲之一曰置戰艦臣聞倭
舟製小我以天福船衝之如山壓卵故嘗
以舟力取勝但利於大洋不利裏海則又
有海船船視福船稍小然利衝犁不利獲
首級則又有小蒼船三船之外又有所謂
鱧船沙船唬船者大小不齊然或昔有今

廢者有有而朽腐有應有而未設者有行
令諸撫按查議各相水勢應用某船幾何
某船幾何亟爲製造一曰習水道戰艦設
矣不貫水道與不設同必水兵以時出海
洋四面巡哨使知其處深某處淺某處有
危礁暗沙舟不可觸某處倭所必由我所
當伺某處倭所必避我所當略舟性水性
皆習熟有素乃適于用一曰塞水口孔明

二卷三

三

心書曰倭薄禮少義悍急能鬪臣頃詢諸
人言倭人徒足其行跳踉一躍可數尺嘗
一人佩三刀鋒極鉅利其光耀日奪人心
目若令登陸短兵相接卒難取勝有言宜
於沿海一切要害之地或豎大木以鐵鎖
貫車輪繫石沉水橫截其路如王軌於吳
明徹者或伐木爲大筏塞諸港汊如岳飛
於楊么者或作鐵錐暗置水中以逆其船

如吳人之於王濬者彼兵雖強不能飛越
我又以弓弩火銃之屬迎擊之其師必敗
此亦一策也一日繕火器晁錯曰器械不
利以其卒與敵也聞倭國火銃其藥極細
鳥銃藥以火酒搗爲之故其發速其及遠
今

中國火銃硝黃鮮少祇以灰炭製之甚粗鳥
銃藥亦不用火酒故其發也緩而近宜令

一八卷五

天下一切沿海要害之地嚴督製造務令
中法大抵倭情最狡或先吞朝鮮然後徐
犯

中國則其來稍遲或陽擊朝鮮陰入

中國以乘我不備則其來急總之朝鮮警手
足

中國譬腹心寸膚必愛總急有分以智救朝
鮮而養吾力以自衛固全之術也夫倭

朝鮮並在海外兵難遠度臣又書生本不
知兵何敢強言兵事姑據所聞爲

陛下述之誠不知可用與否伏乞

勅下兵部詳議如中有可採乞

賜裁擇施行臣愚幸甚

爲部臣自盜被盜事疏

臣等竊惟

留都爲根本重地一切錢糧收放隸之戶部

一八卷五

三

米有倉銀有庫各有司存所以防侵漁重
國計也臣等入垣一暮耳目覺察無敢染指
何意有弁髦官箴監守自盜而門皂又復
盜其盜以至事情敗露物議沸騰如南京
戶部福建司管庫主事褚國賢者乎國賢
于本年正月內奉部堂托委管理銀庫于
五月十有一日下庫給放錦衣衛識字工
食銀兩因而私取庫銀大小二封共計一

百五十餘兩潛以心腹書手余文舉隨帶回衙不虞與隸之輩已從傍竊窺之矣有阜隸劉淮陸榮施學張舉徐舉李如門子蔡舉等貪心並熾規圖攘奪行至禮部門首忽將余文舉圍奪前銀劉淮當先搶奪一大封走衆役共搶一小封走走

正陽門外劉淮竟遠遁去衆役陸榮等佯爲追淮不及也者而返當時國賢以衆目難

卷三

三

掩衆口難調次日具手本稟部堂詭稱草料銀一百四十餘兩付書手余文舉帶出暫繫被惡阜劉淮搶去部堂面折國賢銀不離庫官不離銀隨放隨收寧入他手且庫自設有銀匠銀鑿正防此輩何事帶出情殊可疑卽批東城兵馬劉芳究問行拘書手余文舉阜隸陸榮施學張舉李如徐舉門子蔡舉等到官陸榮等五人初猶推

之劉淮至此知事必終露隨將所分銀各送官而劉淮下手獨先其得銀多逃匿和州地方尋爲兵查所獲止追出銀二十九兩二錢餘寄和州孫文海王秀才家國賢無以解免於人言又教余文舉賄囑劉淮更口詭稱銀在監收廳鑿鑿秤兌乘機竊出蓋諱通衢而曰庫廳諱門早羣搶而曰竊云爾然劉淮雖貪豈能以一手掩羣

卷五

五

目而竊之若此其多乃又不覺於庫廳而覺於通衢也語曰其父殺人報讐其子必且行劫國賢身爲盜首致下有貪夫公行攘奪略無忌憚雖百方巧自掩飾如人口誼傳何欲蓋彌彰誰則信之夫管鑰之官不警府庫之地不清江海洩於漏卮未冠化而漁獵方今

帑藏空虛寧能堪此臣等自擊耳聞因而心

惻體訪相同據實以

聞伏乞

勅下法司轉行南京法司如法究治并治余文

舉劉淮等之罪上以爲

國計下以儆官邪臣等無任悚息待

命之至

爲仰遵

明旨舉劾各營將領官員以肅戎政事疏

六卷五

三

臣等奉

命巡視南京營務歲終事竣例應舉劾遵照

勅書內事理會同叅贊機務南京兵部尚書周

世選右侍郎許孚遠將各營官員逐一評

品除應該獎勵戒飭并存留各官及水陸

兵營名色把總哨官查照舊例不敢賣

奏及照南京備倭水兵營坐營以都指揮體

統行事指揮同知陳雲龍賢能素著已經

量加游擊職銜統領水兵前赴天津聽用

調遣相應提薦外訪得大教場坐營署都

指揮同知丁應科膂力雄強若虎丰神秀

朗如松藏甲兵於胸中一時稱爲武庫運

韜鈴於掌上三軍號曰智囊豈惟赴武

夫寔乃雍雍儒將新江口營坐營以都指

揮體統行事指揮僉事王良翰吐氣成虹

輸心貫日力肩孟說舉鼎不下千鈞射蹕

六卷五

三

由基穿楊何難百步中三令風行雷厲守

四知玉潔冰清小教場坐營指揮僉事馬

紹援發跡賢科馳聲武弁布陣則分明如

天壘程不識最是森嚴臨事則鎮靜若太

山趙充國獨稱持重諸將內老成之選萬

軍中揮霍之雄浦子口守禦以都指揮體

統行事署指揮僉事楊應光建牙玉浦摘

角金陵其卒不滿三千而一方數十萬口

憑爲保障其城已廢大半而三倉二十萬
穀倚作垣牆江東虎視之雄海內鷹揚之
佐新江口坐營署都指揮僉事常宗昭軀
幹不過中材智略足追名將治軍閒暇依
稀輕裘緩帶之風料敵從容髣髴雅歌投
壺之度三江鯨波不作萬里虎穴可探小
教場坐營以都指揮體統行事署指揮僉
事封建武闡鸚鵡薦將略龍驤視官如家故

卷三

三

事事焦思務安磐石撫軍若干故人用
命可赴深谿赤手願得平胡丹心常思報
國大教場坐營以都指揮體統行事署指
揮僉事陶溟倜儻不羣深沉有智昔將樓
船於海上險易周知今屯細柳於江干緩
急可恃籌時務而心力俱殫嚴軍律而耳
目一新小教場坐營以都指揮體統行事
指揮使張臣印奉事祖母能孝撫統士卒

有恩抵掌談兵餘技無通風角小心任事
臨戎綽有霜威雖新任尚未踰時而舊績
亦可並薦大教場坐營以都指揮體統行
事指揮同知侯銳壯氣獨行不懼雄心四
顧無人西粵南閩曾著斬將塞旗之績三
山二水更見驅風掣電之材磨礪可作珪
璋負荷終成梁棟小教場坐營以都指揮
體統行事指揮使許倫沉毅之性練達之

卷三

三

材神以摘奸而黠鼠妖狐昔曾落膽威以
訓士而長蛇封豕今更消魂渾然不露風
霜卓矣堪稱天壁大教場把總署指揮僉
事張時萬韜略雅熟孫吳翰墨旁通秦漢
運籌千里降燕將軍可使飛書倚馬萬言
喻蜀父老堪令草檄名士少居其右賢科
多出其門新江營把總署指揮同知盧一
官力驚駭曾讀詩遠身爲射將李廣爭雄

可以落雕貫蝨說劍與袁公競捷可以剗
兕截蛟躍馬能廢千人推轂堪當一面小
教場把總署指揮僉事孫弘謨關弓矢無
虛發讀書手不停披年若終童負關外棄
繻之志貌如陳孺抱里中分肉之材小教
場把總署指揮僉事張永年孝能事父勇
足先人慷慨投醪懽聲徹於戲下從容聚
米虜形在我目中大教場把總指揮僉事

六卷三

三

余自強訓士不寬不嚴治事有倫有要一
蹶遂起終收上駟之功百鍊彌精轉見南
金之美大教場把總署指揮僉事張守恩
孝可移忠廉能廣惠初學書後去學劍才
有垂長既圖力又能開智目無勍敵小教
場把總署指揮僉事方矩拾青錢於弱冠
立赤幟于三軍習天文二十八宿羅列心
胸讀兵法百八十家分明指掌大教場把

總指揮同知杜印許國請纓感時運覽督
漕艘攝衛篆夙有賢聲籌北虜策東倭更
多石畫池河營把總指揮同知周時信忠
君義重滅賊身輕背誦七書慕綸巾之諸
葛手提一劍咲渾脫之公孫新江口營把
總署指揮僉事余應登丁年擅譽甲第巍
登水戰三江善變風雲之陣家居四壁猶
堅冰雪之操浦子口營把總署指揮僉事

六卷三

三

岳信忠門清若水軍靜如山義急公家不
辭任勞任怨身先士卒肯與同苦同甘小
教場把總署指揮僉事余紹先策三射而
三奪標矢九發而九中鵠訓部曲練五花
八門之陣身不辭勞歷寒暑讀六韜三略
之書手不釋卷大教場把總署指揮僉事
劉嘉言氣如鵬鶚橫空才若驊騮開路居
官不染八口仰儋石之儲馭士無私萬竄

唱從軍之樂小教場把總指揮使黃承燾
發礮游刃出匣銛鋒晝挽烏號若后羿當
場決巧力之俱到夜吟豹略如穰苴對面
察奇正之無窮小教場衛總千戶周世昌
兩薦鄉書一心王事挺身督國餉越數千
里不辭歷涉關山賭命滅天驕提十萬師
自願親蒙矢石小教場衛總百戶雷鳴世
陰符素習文字蕪長生產不營虛室中僅

二六卷三

三九二

存斗祿公家專急實伴外不占一軍小教
場衛總千戶王文誥武關三撥將領孤標
拂劍動星文出塞堪衝萬馬關以開月勢
仰天每貫雙鷗新江口營衛總指揮僉事
祝應麒其年則青其材則偉蒞下不寬不
猛真得大將規模與人不詭不隨頗有儒
者氣象大教場衛總百戶毛應舉茹冰雅
操駕浪長材常伍編差夙著均平之頌選

鋒簡練日騰嚴肅之聲 神機營衛總百
戶管欽當機警敏與物謙冲九矢無遺林
猿號于樹上一介不取山鬼咲于室中小
教場衛總百戶彭天澤行年則春秋方盛
好武則冬夏常勤射寢石于山中猶能沒
羽繳大風于野外可使洞胸以上諸臣材
品不同皆一時將材之選所當薦揚以備
擢用者也又訪得 神機營把總指揮使

二六卷三

三九二

張文翰衣冠其貌鳥獸其心父母天親也
逆天悖道視二親不若路人不知六尺之
軀安所出而曾無反哺之念夫妻天合也
娶娼爲妾棄正妻猶如贅物不知七出之
條安所犯而遽忘結髮之歡五倫之大節
已虧一生之良心盡喪且愛我孔方兄惜
財甚於惜命舉此阿堵物見金更不見人
軍有差操縱不能以時稽勤惰亦已矣乃

公行賣放名曰買閑錢縱令在家高枕而置之不問軍至貧窶卽不能以身同甘苦亦已矣乃恣意需求號曰常例錢忍使一軍枵腹而付之不知發蹤指示則積識毛均壽陰爲腹心倚勢作威則豪奴潘見陳倉明爲牙爪秦樓楚館迷花不惜官箴灞上棘門布壘僅同兒戲已經去年會戒自知公論難容以狂益狂遇春操百端科剋

卷三十五

三

無病推病自秋來半載偷安終身必無改圖一點尚有餘罪新江口營把總指揮僉事王一元片等無聞百醜具備粗愚濁性胸中不識一丁懶慢庸材掌上安推六甲其居官也甚拙其取利也獨工該班軍誤點者人罰二十錢卽爲銷卯此何取點卯之法坐班軍買閑者人受六十錢聽其避役誰爲應役之人生辰則管隊羅祥等以

賀壽名而折儀者如市閱操則軍士劉用等以辦飯名而餽金者若林官累軍窮彼安能作虎牙將身因財賤人皆號爲馬蜚王察軍心積忿二年論王法難留一日此二臣者官箴玷物議沸騰所當革任回衛以儆官邪者也伏乞

卷三十五

三

勅下兵部再加體訪如果臣言不謬將丁應科等循資擢用張文翰等亟行黜革則一舉百勸一錯百懲而戎政其少裨矣爲舉劾巡邏船廠官員以肅戎政事疏臣等奉

勅巡視南京營務歲終事竣所有巡邏營及各船廠官員例應另疏舉劾隨經會同南京兵部尚書周世選右侍郎許孚遠謹分別賢不肖之著者爲

呈上陳之訪得巡邏管坐營以都指揮體統行

亭署指揮僉事王廷蘭驃騎分營駕爲結
陣才優百戰將軍只數霍嫖姚心挾孤忠
憂國無如祭征虜虎豹隱在山之勢鯨鯢
絕噴浪之憂濟川船廠把總指揮同知徐
守貞壯志鷹揚雄姿鶚立衛軍久恤清操
已比素絲廠政一新偉望尤爲赤幟江淮
船廠把總指揮僉事李胤壽勇足兼人智
能應變星經風角胸中若爛丹青月將天

卷三

三

昱掌上若數一二巡邏中城把總署指揮
僉事陳維新守一官惟支歲俸愛三軍不
放月錢勞不乘暑不蓋通軍心爲已心卯
而出戌而入勤王事如家事黃船廠把總
指揮僉事吳三省心公而平貌俊而雅私
囊常罄妻孥甘中室之貧公役最均部伍
無北山之怨巡邏東城把總署指揮僉事
王民暉心偕貌以雙清氣與年而兩壯標

玉笈夜以繼晝雅熟龍韜挽雕弓十不失
一共稱猿臂巡邏東城把總署指揮僉事
蔡逢賜冲和之姿遠大之器吳鈞偷覩諸
軍讓作先鋒夏服矜能環堵呼爲好手巡
邏西城把總署指揮僉事姚應詔俠氣早
慕孟嘗兵機夙精孫武令嚴刁斗江干之
狐鼠潛踪威著轅門部下之貌貅生氣巡
邏中城衛總千戶高應舉矯矯豐儀雍雍

卷三

三

雅度春秋簡練行間虎旅爭先夜晝偵巡
江上狼烽無警巡邏南城衛總千戶陳應
文議論風生才華電掣曾巡普德親擒大
盜九人近轄南隅可作長城半壁巡邏西
城衛總千戶楊伯麟聲若洪鍾材如雄劍
三年衛總清貧甘守冰霜五夜點籌偵察
不辭風雨以上諸臣才品不同同爲一時
武弁之良所當荐揚以備擢用者也又訪

得巡邏中城把總指揮僉事湯世臣賦
委瑣稟性踈慵置韜略爲陳言安顧爪牙
之托棄弓馬爲長物寧憂憊肉之生終年
不見作爲百計但聞科索既賣放應隨軍
伴盡入私囊反招納無賴市人大張利網
軍人按月支糧所以資俯仰也乃恣意侵
漁馬軍三分步軍二分若虎狼之大嚼田
成則其過付手也軍人逐日點卯所以稽
勤惰也乃任意買免多者百錢少者八九
十錢如狸鼠之同眠朱奉則其聚斂入也
經戒飭者兩番曾無一改司巡邏者八載
未有寸長至帷薄不修雖隱事或難盡信
而心腸隱險實人情其所不堪此一臣者
官常大損物議不容所當亟革固衛以爲
武弁不職之戒者也伏乞

勅下兵部再加體訪如果臣言不謬將王廷蘭

等循資擢用湯世臣亟行黜革則一舉百
勸一錯百懲而戎政其少裨矣

歸侯升集卷之二十六

歸安春霖鄭明選侯升父著

疏

為礦役方興邑人驚竄乞

亟罷以弭

國患以安民生事疏

竊惟

宸居鼎建采礦之使分道四出

卷三六

廷臣交口稱不便者衆矣顧直隸河南山陝

諸處皆去臣遠臣實愚昧未睹其利害是

以未敢言今且采及臣鄉觀海諸暨孝豐

諸處孝豐去臣家財百餘里得聞其邑民

人愁苦流離之狀則何敢不為

皇上言之易曰山附於地剝上以厚下安宅故

王者之政務先安輯黎庶今聞孝豐民人

一聞采礦老幼驚懼危若山壓不議而同

竄攜婦抱子轉徙而他者絡繹道路號呼

徹天閭閻化為虛室田園轉為曠土官府

諭之不聽禁之不止此何景也夫見一可

以知十即孝豐一邑他方可推今有為人

父者掘地而獲金其子蒙難而逃父必棄

金而救其子今

陛下天下父也以采礦故令天下赤子違背鄉

井棄捐丘墓狂奔駭散若窮獸然此豈

卷三六

陛下所忍聞大抵礦役之興弱者逋逃強者劫

奪是自為驅逐善良招聚奸宄也方今東

倭猖獗屬國岌危北虜跳梁將軍陣沒

如四夷乘我內隙逞兇深入或礦賊乘彼

外寇揭竿四起則內與外交相乘也當此

之時東支則西乏南應則北驚四海騷動

譬如鼎沸雖斬彼言利之臣傳首天下何

益於

國故此礦役臣睹其害未睹其利也伏乞

陛下上體大易安宅之義下憫百姓流徙之苦

內防盜賊之竊發外虞夷狄之乘釁

亟罷礦役仍

令封禁則

社稷幸甚天下臣民幸甚

爲會舉將材以備安攘事疏

臣等聞之將不知兵以卒與敵故將不得

卷三

人而能全軍制勝者自古未之嘗聞方今

倭虜猖獗爲

中國患

陛下以樞臣請

勅九卿科道諸臣會議武臣中具足謀勇熟嫻

邊計者不問在官在籍疏名以

聞臣等幼習章句與章縫之士游處其于習輶

鈴擐甲冑者相接濶希何足以知之然不

敢不虛心博訪以應

明命顧此大事貴公貴明公則可以自許明則

必藉人言一人曰材衆人否者不敢以舉

衆人曰材賢人否者不敢以舉詳咨周采

除見任總兵已在邊關要害之地如寧夏

總兵杜桐遼東總兵麻貴臨洮總兵陳霞

保定總兵倪尚忠宣府總兵麻承恩薊遼

總兵尤繼先提督漢土官兵劉鋌者槩不

卷三

復贅外訪得三十六人焉如原任狼山總

兵陳璘遼東副總兵李如梅遼東副總兵

吳惟忠遼東副總兵楊元江南副總兵朱

文達薊遼副總兵李如樟狼山副總兵王

鳴鶴山東副總兵李承勳原任延綏副總

兵王通延綏副總兵孫朝梁

神機營左副將陳汝忠原任中府都督僉事

侯之胄左府僉事蕭如勳南京右府僉事

汪弘器南京後府僉事于嵩左營參將陳寅雷廉參將黎國耀福建參將朱一龍徐州參將王時偉馬水口參將柯鷹揚延綏清平參將杜松延綏右營參將王國棟孤山參將王威和州參將周國柱保寧參將郭有光原任徐州參將常鐸河南遊擊藍芳威浙江遊擊茅國器揚州遊擊袁世忠原任南兵遊擊駱尚志原任燕河營遊擊

六卷三

五

褚東山南京錦衣衛掌衛事周思文原任河南都司僉書田應元四川都司僉書顧鳳翔福建都司僉書許國威湖廣行都司僉書陳大器已上諸臣有曉暢兵法能料敵出奇者有膂力武健熟習弓馬者有矢志請纓氣吞胡虜者有捐財養士得人死力者有守雖有瑕而謀勇優長堪濟時艱者材品卽人八殊皆所稱虎臣所當器使

者也抑臣等聞之楚王伐吳見怒蛙伏而軾之曰此有氣者齊莊公獵螳螂怒臂而當其轍莊公迴車避之一時勇士歸焉夫蛙與螳螂非人也其怒非能爲我患也然而軾且避之竟得勇士此善募將者也故漢高帝立壇拜淮陰燕昭王築宮事郭隗何者不有非常之遇不足鼓人心而使之動也古者命將天子親授斧與鉞今卽不

六卷三

六

能行古禮亦宜擇材之太卓者寵異其詞重大其柄特異尋常之典予以動其心而發其氣如此則豈獨諸臣願出死力卽四方智勇之士且雲集響應爭赴

闕下用矣臣等非謂此諸臣便能爲淮陰也母亦爲怒蛙乎爲螳螂臂乎爲郭隗乎不然卽臣等所舉無幾也伏乞

勅下兵部覆加采訪異堪用者隨材器使且從

而優異之此設舞豪傑之術禦倭禦虜未
必無萬一補云爾惟

陛下財祭

爲會薦邊才以濟時艱事疏

頃者倭虜交訐

廟堂爲此廩廩猥蒙

皇上特允銓臣樞臣之

請會同九卿科道不問在官在田在告在疚

八卷三

七二

但有熟諳輶路精警足智者各舉所知以
聞臣等心口自誓矢公矢慎其耳目所不逮
者不敢逐虛聲而廢實訪乃耳目所逮者
不敢借公典以市私恩除京堂職任崇鉅
禦邊關督撫衝要例不舉舉外虛心廉訪
得僉所推許者三十八人焉南京工部尚
書葉夢熊原任薊遼總督顧養謙原任山
東巡撫鄭汝璧原任寧夏巡撫朱正色原

任通政周邦傑原任光祿寺卿王學曾南

京鴻臚寺卿王士性原任太常寺少卿唐

鶴徵原任太僕寺少卿王謙南京通政司

叅議李三才原任大理寺寺丞董基南京

兵部郎中周詩原任兵部郎中楊子庭原

任兵部主事袁黃懷寧布政萬世德延綏

布政趙楫福建布政郭子章雲南布政楊

芳莊浪兵備按察使梁雲龍西寧按察使

二卷三

八二

劉敏寬易州兵備按察使汪應蛟遼陽兵
備叅政蕭應官川東叅政防倭監軍王士
琦靖虜叅政郭顯忠遼海兵備叅政王邦
俊四川叅政劉卿原任雲南叅政陳文燧
原任山東叅政江鐸原任遼東叅政詹思
謙原任河南副使龔懋賢徽州兵備副使
張天德原任雲南副使張棟原任天
津兵備副使吳國原兵備叅議吳鴻功

河北兵備僉事黃仁榮原任湖廣兵備僉事管志道原任浙江僉事王許之原任荊州府知府倪棟以上諸臣志行人異才諳並長或正當一面已共倚爲長城或悞點微瑕要不失爲大器或可肩艱鉅而冷散其曹局或足效馳驅而廢置於山林每念生才實難知才良亦不易况今需才甚急見才安得不憐儻以臣等所言

二八卷五

九

勅下該部覆加體訪果有可采次第而推用之令諸臣各以宵中之甲兵作塞上之樓櫓彼區區倭虜何足爲

中國虞哉雖然邊才不能自用而又有

廟廊才則所以用邊才者也

陛下於邊關諸缺隨推隨下至樞筦要地久久虛懸夫不掉之尾起於中乾卽以兵喻前茅後勁具而中權缺焉何以制勝伏乞

陛下無忘

三殿異常災變脩省之中深惟其理

亟補樞臣調度邊才各究其用俾不失軍機而外不戢戒心臣等不任惓惓激切翹首跂足企望之至

爲倭勢方驕倭情不測乞嚴

留都防守以固根本重地事疏

今之策倭者曰今日之勢朝鮮急矣在內

二八卷五

十一

天津登萊急南京稍緩臣謂倭雖醜夷至變詐也竊恐陽侵朝鮮陰窺內地日使我徵兵饋餉萬里遠出以虛我

中國一旦捨朝鮮而內犯是墮其彀中也天津登萊近議盈庭稍稍有備獨緩視南京未之一及臣聞兵家之法實則避之虛則擊之何常之有彼覘知南京虛卽寇南京耳今自冬至春不過兩月一曙東風起揚

颺而來則是南京化緩為急也夫南京者高皇帝之豐鎬

陵寢在焉王氣之所鍾也且地控長江東南百萬漕艘由江入淮倭若乘虛而擊其害豈減天津登萊哉臣署南京兵科事又奉差巡視營務日夜惶懼自恨才力薄劣亡所規畫姑據蠡測可為南京備者六事敬為皇上言之一日鎮要地夫鎮江當南京之衝號

卷之三

三

曰京口倭來必抵鎮江然後薄南京是鎮江者南京之門戶也又其地緣江東南漕艘百萬從此而北是

京師之咽喉也如有倭據鎮江不移漏刻可達石頭則南京不利又以兵橫截江口塞我糧道則

京師亦不利如此則兩京交受害也臣伏讀大明會典舊有總兵官駐鎮江後改設副總兵

移駐金山衛又移駐吳淞若倭從吳淞來

我能逆之毋令前進豈不甚快萬一不戒

倭得闖鎮江非有大帥重兵則權輕刀小

不足應緩急臣請仍設總兵官鎮之以固

要地二曰補水兵臣按南京故無水兵自

萬曆二十年南京兵部尚書衷貞吉見京

軍老弱亦以倭故請立水陸兩兵營兵各

三千人今水兵存者二千餘人近以朝鮮

卷之三

三

急應調去矣臣謂其調也宜去其去也宜

補何者兵難逆料若以

聖天子之威靈將帥之用命一鼓而俘行長再

鼓而斬清正還朝鮮之故都揚

天朝之不烈功成一朝此其上也如倭夷餘喘

尚存假以歲月和門相當而南京水兵且

未卜還營之日猝然有警舊兵不可歸新

兵不暇募此何以應也臣聞諸父老先年

以五十三堡直抵南京安德門僵屍相枕
流血成渠當此之時三大營宜無一人格
者脫令有水陸兵至不至此臣請急募吳
淞義烏材力習水之士卽不滿三千人亦
宜補所去二千餘人之數三日復浦口之
城守夫南京以浦口爲屏翰猶

京師之通州也浦故有城北統浦山南俯大
江正德嘉隆以來江流衝齧城半爲水而

卷三

三

城始廢萬曆元年又請設兵船二十五隻
募水兵五百名守之尋以天下無事撤所
募兵歸江淮衛爲水夫而兵始廢臣按浦
口之地居民幾百萬有三倉焉大約穀二
十萬石若寇至無城是推民受敵刃費穀
藉盜糧也臣聞先年議復故城計費得五
萬金重惜其費旋議旋輟不知今日惜五
萬金而具日夫二十萬糧也與其棄二十

萬石穀以爲南京危毋寧費五萬金以爲
南京利乎孰得孰失臣觀城之東南江流
方盛其西面水定沙長若斟酌三倉之間
徙築新城視故城稍狹小之一避江流一
省工費此爲完計必不能城則復置水兵
五百守之母徒恃此營軍爲也四曰造戰
艦夫舟以載兵兵以運舟兩相用也今水
兵營船與兵偕行矣浦口船廢矣募兵無
船是將徒涉而戰乎請急造戰艦令諸水
兵以時出江察水勢淺深廣狹險易之處
第造船宜擇官之廉而有幹者督之必使
整緻毋苟且苦窳徒費無益五曰勘伏場
臣聞南京故有伏場三十六處南有石子
岡營東南有東山營東有仙鶴觀營北有
江心營春秋練兵畢今各營官分道揚兵
以杜寇賊竊發心致十年間廢格不行伏

場爲墟矣夫設伏者兵家之奇也古之名將往往用之聞倭奴至倭嘗以伏取勝我乃徒欲以正兵當之是彼顧知兵我顧貿貿也請令查勘諸場所在其地可通何路某地可騎某地可步某地可瞭視某地可設伏其春秋揚兵略倭故事變通行之六曰安置新舊兵難者曰新兵誠當募有時舊兵南還將撤舊兵乎撤新兵乎撤舊兵

一
卷五

五

彼且曰我捐丘墓棄妻子出萬死一生以急王事今廢我何故則怨矣撤新兵彼又曰無兵募我有兵棄我

朝廷何故負我則又怨矣故募兵難臣應之曰新舊兵皆無撤也水陸兵兩營額當六千人今不滿五千矣浦口要地也水兵財五百人尚少請與新兵約平倭之後以爾三分之以三之一爲水兵以三之一改發

陸兵營各足原額三千人數又以三之一增爲浦口水兵如所餘之數而止夫爲陸兵與爲水兵鈞也爲浦口水兵與爲本營水兵亦鈞也彼必聽命而舊兵還歸本營焉新舊並用何撤何悉抑臣聞雖有巧婦不能爲無米炊今臣所言六事動輒有費臣非不知之然所不敢惜者權於利之大小耳

一
卷三

三

陛下不見救火者乎烈火燔室不可撲滅必且毀旁舍所近火者火乃得熄夫其毀之也豈不愛屋然且爲之者所毀少所存多也螭蛇螫左手則斷左螫右手則斷右則手與身大小判也故曰計大事者不惜小費今天下旣多事矣猶動稱惜費此販夫販婦之見非達人之遠識也且今日小費則曰無財一旦敵人在前不費立敗亦將曰

無財乎臣謂是惟任者力肩而曲圖之耳
伏乞

勅下兵部轉行南京兵部一一計議施行爲

留都萬世計臣愚幸甚天下幸甚

爲貪黷鄙臣過深怨積乞

賜罷斥以安重地民生事疏

臣惟明主養臣以爲民忠臣養民以爲君

君上民下臣居其中所以仰宣主澤頌固

卷三

三

民志者惟臣而郡縣之臣爲最切畿以外

縣隸郡郡隸監司有所束縛少自愛者不

敢縱逸而府尹隸於畿內爲天下大郡無

監司以臨之位高而額制故賢者得獨行

其道而不肖者亦得獨行其惡竊見應天

府府尹張孫繩蒞任日久罪過日深

望都士民亡不祝其旦莫去者臣請略數其

狀而

陛下試垂聽焉謹按孫繩沉身金穴惑志錢神

如彼沃焦納而不盈如彼撲滿入而不出

委李知事解段足則先令買象牙棋二象

牙博陸亦二而與之差雖瑣屑戲玩之需

亦藉資於下吏委程檢校解錢糧則先令

製楠木几二十楠木椅亦二十而與之差

卽尋常坐臥之具尚取費於他人章經歷

署篆江寧發銀百兩令買赤金五十兩意

卷三

三

在公取耳旣已易金遂併原銀而還之乃

再索酒器隨索隨進凡金鑲銀壺二具金

鑲銀爵二具彼其官爲諸縣長而若之何

以貪冒先之舊機戶供應織造富者固當

仍役貧者亦不免役意在求賄耳旣不遂

意竟併貧者而役之乃四板幫役隨板隨

聽或一人兼二役或父子兼三役彼其身

爲衆人公而若之何以魚肉困之給江東

等驛遞錢糧必以舊法馬爲其輕也又每百金而取四金而縱庫官書役多人索詐寔領銀僅九十金各役不堪紛紛竄匿其收錢糧及援例寄庫等項銀兩必以新法馬爲其重也又每百金而加一金而任監收員役用手低昂或重至三四兩諸人弗忍啗啗煩言私衙買辦則劉忠楊科其人也或令取紗羅於上榮或令取布帛於周

六卷三

三

立號稱官價僅給半直而不知利已乃以損人府庫積書則毛詩其人也或言某項應火耗幾何某項應扣除幾何善迎上意遂致肥家而隨令退役寔以避禍機戶王成李敬松等織造段疋有官價也陽以粗惡爲名而減其價值可矣乃至散銀又復商取其百官取其四剥膚及髓衆怨叢於一身秋闈賣燭有舊價也陰令塾師餽銀

而增其價既陋矣復索厚謝乃爲取女於戴氏納婚於上河好色貪財一舉遂有兩失凡孫繩罪狀臣不敢毛舉過煩

聖聽粗陳梗槩略已如斯臣聞鄧子產謂范宣子曰毋寧使人謂子實生我而謂子浚我以生今孫繩者

天子使以主民豈其浚之以主奈何朝作其肝暮吮其血亡有壓足夫民蚩作晏息蒙霜

三卷三

三

雪觸霧露勞筋骨以有錙銖之利積累而得之一朝而奪之豈不哀哉中人百金之產今日取十金明日取十金不數取而家殫又況不及中家者一被朘削餓不足以食寒不足以衣妻子無生且怨且泣誰爲之禍得者甚快失者甚苦苟有情識孰不酸悲而孫繩安之吳人有言曰欲食爾腦寧恤爾顙此之謂也夫百姓怨孫繩甚

臣今日言孫繩怨臣亦甚然苟利百姓臣得受怨而甘心焉夫復何辭伏乞

勅下吏部覆加詳察倘不以臣言爲妄

亟罷孫繩非臣願而已矣將

留都士民寔大願之惟

陛下財納

爲循例舉刺守門官員以嚴封守事疏

竊惟

卷三

三

留都龍蟠虎踞負江山之險古稱天府

聖祖龍興開基創業所設城郭規模視昔偏安之世特爲宏麗爲城十有三門爲郭十有八門門設把總指揮千戶百戶分轄軍伍以司啓閉而譏出入禁至嚴也顧守得其官則可以禦盜詰奸守匪其官則內凌卒徒外獵行旅適足以爲病臣與南京福建道御史朱吾弼以二十四年管理門禁歲

將終矣例當舉劾適朱吾弼丁憂去獨臣據實疏其賢不肖之最者爲

皇上陳之訪得通濟門把總南京興武衛指揮僉事陳試文請纓有壯志學三略而獨通射鵰多巧心發九矢而八中持身以潔行者願出於途御下有方軍人樂爲之用石城門把總南京鷹揚衛署指揮使楊應魁書寧弓以習射夜秉燭以觀書法必奉公

卷三

三

私豬越城者輒禁性不好酒朋輩羣飲者獨辭安德大門把總南京鷹揚衛指揮僉事武邦寧幼而習武壯更知文遇異言異服稽察惟詳卽一粟一錢苞苴不染清江門把總南京留守衛指揮使梁應科青年稟老成之性武弁近儒者之風事親頗有孝名馭軍絕無苛刻佛寧門把總南京興武衛指揮同知魏方隆賦形魁梧受性孤

貞耻玷蠅之玉一無妄爲響貫蠶之弓半
不虛發以上五臣材行素著屢得以抱關
自試人共惜之所當薦揚以備擢用者也
又訪得聚寶門把總南京留守後衛指揮
戎衣年華已邁筋力既衰視司門爲末務
一歲三百日無一日經心以點軍爲銷卯
一名十五錢雖一錢不償需索行客卽賣
菜之傭與負薪之子盡收利網結交蕩子

六卷三

三

非傳奕之徒卽縱飲之輩罔惜官箴帷薄
不脩旣以文嫁張百戶矣醜聲外露而顧
易以次女嫁法何存新臺有行旣娶婦與
子戎策矣圖姦不遂而反逐其長見人心
安在神策門把總南京留守後衛指揮使
伯應科貌若可觀行多醜惡先任小教場
衛總官旣以貪而致敗今補本門把總性
仍稔惡而不悛每使酒發狂輒恃強毆人

而略無顧忌或力微勢屈亦受人反毆而
恬不知羞本與隣家胡寡婦結婚姻也而
潛與通姦一之甚矣因見其未娶婦之美
姿也而復相苟合其可再乎以上二臣狂
暴同於虎狼姪邪等於鴉鵲覲焉面目實
非人類所當革黜固衛者也照得南京內
外監門之官類取之軍政所選之餘中間
有闕茸不任事者有甘爲人下不自愛者

六卷三

三

嘗試之射有老且病不能執弓者若苛責
太嚴則幾空無人矣故中材卽爲上材而
下材必恭甚且至敗羣者方決去之臣已
敬列如左伏乞

勅下兵部再加查訪如臣言不謬將陳試文等
循資擢用戎衣等卽衛發操廢乎人心知
所勸懲而於門禁不無小補矣
爲循例舉左恤官員以肅軍政事疏

臣等竊惟

國之守衛惟軍軍之安養惟官軍失其所是無衛也官匪其人是無軍也

留都衛有指揮所有千戶各領存恤之責要使三軍挾績視伍爲家而樂爲我用乃有不材者不能恤之又且侵漁之於是軍不聊生怨聲載道甚則欲奔馬竄轉而他去立官之謂何臣等各准奉本衙門關劄管

卷三

三

理其事一年所矣各官例當舉劾謹以其臧否所得見且聞者疏名以

聞訪得南京水軍右衛左僉書指揮僉事汪應乾身長七尺力舉千斤技絕穿楊嘗解官銀而中途射賊謀堪借箸每聞倭警而怒氣橫空南京府軍衛右僉書指揮僉事徐穀慷慨奇才溫潤雅度守官箴渾如處女撫士卒有若嬰兒原任南京天策衛左僉

書今轉鎮南衛管屯指揮僉事毛邦憲學貫七書守嚴二卯釐船政洞若神明撫疲軍藹如父母南京驍騎右衛右僉書指揮僉事劉一麟視身素於秋月馭士藹若春風曉文字手善雕蟲攻武技射能貫虱南京龍江右衛左僉書指揮僉事李蔭芳事寡母能竭誠心周貧宗不惜餘俸練兵則三雪鼓氣領運則萬里生風南京府軍左衛左僉書指揮僉事張邦教器度足以函牛膂力幾能搏虎徵屯糧不疾不徐而國課獨早撫士卒不寬不猛而衆口交推南京興武衛右僉書指揮僉事呂承蔭立身也廉以靜與物也謙以和貌不勝衣而武藝絕於千夫策不資身而書聲徹于五夜南京廣武衛右僉書指揮使許正體朴實之質敦孝友之風管運二縣險備嘗一塵

卷三

三

不垢佐篆而勤勞匪懈百務惟新南京太常寺犧牲所正千戶曾盛恂恂雅度赳赳雄材掌牧養得馴擾之方管船務極綜理之密以上九臣才守俱優賢能並茂所當薦揚以備擇用者也又訪得南京廣洋衛右僉書指揮同知楊時行居家帷薄不修淫官簠簋不飭剝軍資以充已腹攘公帑以實私囊因與新襲指揮傅延嗣淫狎則

卷三

三

爲娶妻張氏重費不惜又愛張氏美艷則以已妻李氏彼此互姦其守關也橫索財禮稍有不遂則坐以漏稅之科其收銀也多如火耗端爲不足則更無法馬之重夏之日四索警妻於民家戶各一斗冬之日過取臘味於市井物各有差官守自有地也乃招延嗣痛飲於江關傍人爲之駭觀未冠自有體也乃與延嗣五更共浴于混

堂伯父因之受毆日至茶府灣嫖宿娼婦賈壽所與同遊則開官蔡指揮也暫署衛印每收一新軍得銀三錢五分所與過付則家童楊安也南京武德衛右僉書指揮使徐應文貪淫無似刁惡有聲管屯而私驗戶田每戶索銀一錢當被劉蔭爵之訐告舊案可查收租而多求常例每甲科銀五錢時被辛堅等挾制人言足據與同寅

卷三

三

呂文兆吳日強互罵於公堂體面安在招識字周詢妻王氏共飲于私家簠簋存運江西則嫖李三屯六合則宿金九在在淫風入舊院則結張六在和寧則交馬五處處狂蕩因過惡而降調右僉黜陟之權在上不在下也何乃千方陷害接管指揮張天麒何其姦險與妻妾淫邪暗室慢褻之行在內不在外也何爲告訴唱戲子弟

顧小官良爲病狂以上二臣志趣汙下心性淫邪所當斥革以示儆者也夫奉公守法撫軍衛國者各官之職也察各官之臧否不虛美不隱惡以聞於

上者臣等之職也若夫黜陟之柄出自上裁非臣等所敢預也伏乞

勅下兵部覆加查覈如臣等所言不謬即將汪應乾等循資擢用楊時行等革去管事則

一六六

三九

舉錯行而勸懲昭軍政未必無少補矣

爲糾劾冒濫京堂以裨計典事疏

竊惟

國家定制三年一大計凡天下大小臣工隸畿以外者簡其不肖而請於

上既蒙

皇上分別處治矣獨外由方面而遷京堂者未
在計中是使吞舟之魚而漏網之也臣等

側應糾劾是用周咨博采得大干物議者二人焉敬爲

皇上條列如左訪得見任延綏巡撫劉葵貌陋衣冠心夷市井專師閭外本無節制之才舊任陽和大著貪婪之跡叅將王志寶實不私易市場夷馬潛令王同知嚴訊之以餽五百金免守備童子宣實不侵欺市口錢糧又令王同知文致之以餽三百金免

一六六

三九

商人徐六福等領買米豆草銀有定價也乃陽言減價而因利之各商之餽銀則從米囊進者也遊擊錢祿冒支逃故軍糧有常刑也乃名欲正罪而實貪之祿之餽銀則從醋甕進者也有余自強者兩餽之銀又兩以醋中進爲求大同東路叅將也既而果得補闕有李懋功者亦兩餽之銀則兩以酒中進爲求差黨二守備巡捕也因

爲力薦得差東路庫錢糧皆我民膏每兩
火耗二錢書辦王時教毛六奇等可問撫
吏錢糧皆我國資每歲剋減五百餘金委
官卜世勲師相等可稽爲之腹心者則把
總沈紀一切過錢大抵常居什九爲之鷹
犬者則同知王良佐兩相爲利甚或與之
平分至如遊擊張三綱家有好驃因以借
乘實奪之也怒其不與而過入之罪竟以

六卷五

三

自經死爲一驃殺一人何其忍也守備王
勲家有餘貲因與僞好寔貪之也啣其不
與而強坐之法幾以擬斬死借大辟洩小
忿不已虐乎得利則交頸相摩失利則分
背相踉以茲蠅營狗苟之夫豈堪虎視鷹
揚之任見任順天府府尹田疇無用本同
樗櫟苟容惟務脂膏始也給事掖垣口若
金人國是毫無啓齒繼而分巡海右身如

木偶海防漫不經心轄東省幾及兩年奈
何虛耗官銀非神輸非鬼運何由得少或
言侵官入已盡爲私室之藏到順天曾無
幾日卽乃搜括罪鍰無大家無小戶一槩
嚴追蓋以移東掩西還補山東之庫驛遞
協濟之銀各縣自相轉解舊例不可循乎
何爲盡解府中因以爲利而重收之其入
之也何貪發銀驛遞之日原銀盡數分散

六卷五

三

人心不已服乎今乃襍以低銀猶爲不足
而半給之其出之也何吝科場提調自計
必非他人會自陳一疏未蒙

旨下遂發憤幾不能平開府重臣推遷自有公
論乃干進一念不勝內熱其患得何所不
至夫順天者諸郡之首京兆者二千石之
魁所謂堂堂田郎恐不如是將使林林郡
國何以觀焉總之劉葵溺志私家善鳴張

以奉利臣請遺情公事祇媚以詩人
以鄙夫叨居崇秩臣等聞之荒榛叢棘不
足以充夏屋之材腐鼠鮑魚不足以登清
廟之俎故因於蒺藜易嚴非據之戒節彼
南山詩著具瞻之譏昔共工驩兜見放於
堯舜之世蠲沐潘趾不容於湯武之朝凡
以洗滌天衢宣揚王度翦狼莠於南畝伐
鴟鴞於芳林如此二臣豈宜復點大僚之

班父妨賢者之路哉伏乞

初下吏部覆察臣等所言儻不虛妄將劉蕡等
聖賜議處母令遺奸得固高位爲

聖朝累臣等幸甚

鄭侯升集卷之二十七

歸安春寰鄭明選侯升父 著

疏

爲

陵官失盜乞

推詰踪跡按治守門官軍以嚴法禁事疏

臣等竊聞易稱重門擊柝以禦暴客故都有城城外有郭其司門有官官有軍所以

卷三

時啓閉謹譏察而備姦盜也臣等各准奉

本衙門關劄巡視門禁屢經示諭守門官

軍嚴加防範忽於萬曆二十六年六月二

十九日據

孝陵衛指揮韓世英巡捕官譚道各稟報二十

八日夜三更時分

孝陵神宮監掌印奉御劉用私宅失盜臣等且

駭且愕急行東城緝捕各盜去後伏念劉

用居傍

山陵雖却在私室恐驚

祖靈卽詣

孝陵叩首恭慰復巡視

寶城

寢殿則土石草木毛髮無犯此

高皇帝之威靈而鬼神之所呵護者也隨會同

巡視東城南京四川道監察御史陳燧呼

卷三

劉用家人李住及淨軍諸保山郭朝許成

等面審始末據李住稱本日夜有盜一夥

撬開私宅板門而入住用鐵尺將打訖一

下盜亦將住打訖一棍各盜擁入手執油

檠然火到廳諸保山等各自逃匿各盜又

撬開內房門有二盜旁挾劉用索取財物

隨開箱櫃將器皿銀兩掠取殆盡時有左

監丞梁進忠上

處司香還至

具服殿階下遇盜觀風者四五人進忠喝問何人亦被盜打訖一棍進忠懼匿草中有執燈籠陵戶呂守中亦滅燈逃去又有守門軍人黃成柳成並遭毆打計驗視李住梁進忠黃成柳成人各有傷傷不甚重臣等伏思

孝陵雖在十三內城之外實十八外城之內盜

二六卷三

三二

非從天而降其來也由門入其逸也由門出而司門之官啓閉愆期譏察寡術致令蹣跼之徒狎其疎怠恣所往來職守謂何查得外城之近帶

孝陵者三一曰仙鶴門是日千戶宗守義百戶

金桐守之一曰麒麟門是日百戶鮑延齡

百戶劉文芳守之一曰姚坊門是日指揮

張時英千戶高應龍守之此三門者盜所

出入居其一焉則守者罪也伏乞

勅下法司轉行南京法司嚴捕羣盜推詰踪跡所從出入既得某門即將守門官及直日軍人一併處治如是則門禁嚴門禁嚴則盜無所容出入盜無所容出入則姦心息矣

爲

收震怒以彰

二六卷三

四二

聖德抑私威以攬

主權事疏

臣竊見山東益都縣知縣吳宗堯與內監

陳增交訟於朝增一疏至則宗堯奪俸撫

臣尹應元劾增則宗堯褫職增疏再上而

宗堯且捕繫矣伏思宗堯新進後生不識

忌諱輕觸邪險原其本意寔愛元元夫采

金之役

陛下明旨屢禁擾民藉令增奉

命惟謹殲金自采百姓自安則宗堯亦何苦無
故與增爲讐以干

天怒此必增藉勢作威流毒黔首宗堯弗忍不
自量其力之不格甘心以身觸之而不辭
且夫益都非宗堯私家也益都人民非宗
堯親戚也

陛下假印綬而與之令彼爲之令以牧養其民

二六卷五

三

譬以子託乳保之手也宗堯安得不愛護
之今有獻人以金而殺其子其保母抱子
逃匿爲之父者豈有利其金因棄其子反
憎保母者乎增爲

陛下利以采金宗堯爲

陛下利以安百姓積金官中無所用之百姓歸
附緩急可恃此其爲利孰大孰小且夫十
里不聞洪鍾百里不見泰山故遠度懸斷

一 不若目擊今山東去

臺較遠甚兩口交惡各持已說以聽曲直臣愚
不識

陛下何知宗堯言皆虛增言皆實而

聖斷若是按撫臣尹應元劾增罪狀二十條賊
跡如山則此役利

陛下少利增多也增事一實其罪浮於宗堯然
而一不以問恐天下士庶妄疑

二六卷五

三

陛下私也增以利陷

陛下

陛下以權假增增與縣令非有相屬之體也增
擅行戒飭專恣已甚而

陛下又聽其言捕繫宗堯是重增權也虎求百

獸而食之得狐狐曰子毋食我天帝令我
長百獸子不我信吾爲子先行子隨我後
觀百獸見我必走虎以爲然與之行獸見

而走狐本無威藉虎威也今增猶狐也

陛下假之威矣增且憑陵跋扈亡所忌憚若之

何堪之且前日福山令韋國賢以增劾罪

今宗堯又以增劾罪兩縣令何足惜獨惜

朝廷威柄反爲增用也又非得增也中官啣

命出者數輩矣彼覘知

陛下意轉相放效人逞其竟爲縣令者將脂韋

嬖媚以求媚則畏清議將揚衡吐氣以守

理則觸銛鋒

陛下欲令安適乎夫中官四出已非盛世所宜

又向可令威權太盛如此臣竊窺

陛下每若內內臣而外外臣乃臣謂內臣愛

陛下不如外臣遠甚不可不察也伏乞

俯諒宗堯姑緩捕繫以宗堯及撫臣尹應元所

劾增者與增所劾宗堯者併行彼處巡按

御史覈實具奏以

聞臣非有怨於增也又非私宗堯也實爲

陛下計惟

陛下財納之

爲給由事疏

照得臣年四十歲浙江湖州府歸安縣人

由萬曆十七年進士本年八月二十五日

除授江西饒州府安仁縣知縣萬曆十八

年三月初八日到任扣至萬曆二十一年

二月初七日止連閏實歷俸三十六箇月

三年任滿遵例給由蒙撫按會留造冊繳

部考稱復職萬曆二十二年十一月內遇

蒙行取到部萬曆二十三年三月二十六

日

欽蒙選授南京刑科給事中本年八月二十五

日到任扣至萬曆二十六年七月二十四

日止連閏實歷俸三十六箇月三年考滿

例應給由臣未滿之先於本年三月十八日准南京戶科署科事南京吏科給事中祝世祿關稱巡視九庫一年已滿前差應輪該臣題奉

欽依接管訖照得臣當給由之期分當詣

關待罪但九庫錢糧事務繁劇卽今

欽取

乾清

卷三

三

坤寧等宮物料急於星火且夕董理不遑又署管兵工二科而兵科軍務尤重倭奴叵測關涉不細且六科止有二臣無人兼攝難以離任正切惶懼頃今給事中祝世祿亦以巡視營務差占不敢離任具

題覆

准免其赴京就波復職臣今事體似與相同敢冒罪比例上

請伏乞

勅下該部查例應否咨行南京吏部考覈覆請裁奪庶庫務兵務兩得不廢而考課之典亦不廢臣無任惶悚待命之至

爲舉刺守門官員以固封守事疏

竊惟

留都重地設官防守歲一舉刺此故例也臣

卷三

三

等各准奉本衙門關劄巡視門禁一年所矣蓋嘗觀其譏察以徵勤惰觀其操守以拌貪廉觀其馭軍以剖仁暴觀其角射以驗生熟觀其處家以辨乖和觀其交游以案表正六觀畢而人之賢不肖可覩已謹據所聞爲

陛下歷數之訪得太平門把總南京鷹揚衛指揮僉事楊應曉任事不辭風雨居家甘守

冰霜司城禁則一收銀鑰縱李將軍不得
夜行憂國事則願荷寶刀滅匈奴王而後
朝食通濟門把總南京鷹揚衛指揮僉事
薛守成氣若虹霓貌如熊虎察行旅異言
異服故姦宄莫敢左足而闕與軍士同苦
同甘故什伍無不交口而頌三山門把總
南京鷹揚衛指揮同知徐邦輔曾擒盜樹
之奸更抱茹冰之操丁年習射九矢不失

卷三

三

二三乙夜觀書六韜已知七八安德大門
南京鷹揚衛指揮僉事武邦寧堂堂七尺
之軀勃勃九霄之志守魚鑰一介不取人
服清塵挽烏號百步無難衆推力夾岡
門南京留守後衛指揮僉事張敏忠惻惻
可方古人練達迥出流輩一心奉法饑寒
編謫於室家十載抱關往來願出於道路
以上五臣材行俱優僅得以最門之官區

區自試論者惜之所當薦揚以備擢用者
也又訪得儀鳳門把總南京龍江左衛指
揮僉事陳言貌已老翁性同嫺婦終年高
枕啓閉悉付門軍五夜傳杯點燭不畏官
長當遇事之拙則拙若鴻巢及網利之巧
則巧於蛛織獲段年等私豬已爲泣金之
魚矣胡爲得錢五百縱之使還實趙五漢
爲之過付擒孫麻子等私鹽既作入押之

卷三

三

虎矣胡爲徵錢四百置之不問實丘惟真
與之關通部司告示隨發隨懸可也乃勒
詐能錢一百文方付張掛奉上之義謂何
商旅貨物曉驗隨放可也乃索每擔錢六
七文方容出入惠下之仁幾矣且身爲督
壻而棄母不顧生我鞠我竟是何人耳聽
婦言而遂弟不容如足如手不知安在於
國則材守一無足取於家則孝悌兩有大

傷麒麟門把總南京興武衛指揮僉事江桂芳性偏狂妄質更克頑以孔方爲兄私求一不遂意輒加孟青以麴生爲友公務百不關心惟浮大白嘗辱辱鴻臚寺官旣以三山門降調江東又醉罵內廠司房復以江東門改調安德其在安德門也科門軍每人一百五十錢爲夏見等計告故案猶存及在麒麟門也又科門軍每人二百

卷七

十三

然乃李鑾等過付新惡更甚沽酒之家小肆耳而橫索之食稍不滿則陷穽隨之濟惡者周湖也賣菜之傭細民耳而強取其錢二不聽則鞭朴加之發縱者亦李鑾也計更調者凡六門但聞酒過經懲創者非一日只愛錢神以上二臣惡貫已滿善狀無聞鞭之旣不可前去之惟恐其後所當黜革而衛者也大抵采玉於玉則貴和璞

而賤砥硃采石於石則貴砥硃而賤瓦礫凡此門官皆取之軍政之餘采之猶采石也故人苟中材卽得議舉必甚不肖者議勢使然也伏乞

勅下兵部覆加查驗如臣等所言不謬將楊應曉等循資擢用陳言等回衛發操勸懲一明門禁其庶有裨乎惟

陛下裁察

卷七

百一

爲循例舉劾存恤官員以肅軍政事疏臣等聞之兵志曰視卒如嬰兒故可與之赴深谿視卒如愛子故可與之俱死言軍貴恤也而新軍爲尤甚何者彼其去家而之伍也一旦捨室廬田野故土之安而徙他鄉捐父母親戚之愛而與生不相識者爲伍釋鉏耰之便而戈矛劍鉞弓矢之用此非情之所自快法約之也然而不厚恤

之則中心怫鬱憤懣莫之可解此存恤之
官所爲設也乃或不惟弗之恤且漁獵之
彼不能堪有竄而已矣竄而復補補而復
竄有司無歲不解軍解者不返家而竄者
在途里甲常困軍籍常空一夕有警將焉
用之皆由存恤不職以至於此臣等各准
奉本衙門關劄筭理一年矣凡此諸臣嘗
詳察而公評之得其賢不肖者謹疏名以

三、卷三

聞訪得南京驍騎右衛指揮僉事劉一麟體克
孝克友之令德抱能文能武之兼材撫軍
卒則人人視行伍爲家徵馬政則戶戶輸
官錢如市南京府軍衛指揮僉事徐敷才
猷雷厲風馳氣度珠璣玉韞窮年好武習
韜略慕彼非熊千里轉漕走舳鼙捷於流
馬南京太常寺犧牲所正千戶曾盛與人
貌若春風馭士恩如冬日昔修祀事十羊

之茁壯千羣近撫戎行貔虎之歡呼萬竄
南京府軍左衛指揮使陸萬鎰昂藏千里
神駒溫潤連城白壁董船役卽竹頭木屑
一一經心好兵志凡三略六韜行行注目
南京水軍右衛指揮僉事汪應乾雄姿若
驍騮開道路猛氣如鷹隼出風塵力能開
三石弓獨擅穿楊之技家不滿五斗粟更
堅食栢之心南京府軍左衛署指揮僉事

六、卷三

李廷芳儒林舊列青衫武帳今爲赤幟矢
心報國願學屏大樹之將軍割股療親不
讓賜黃金之孝子南京興武衛指揮同知
呂承蔭翼翼小心恂恂雅度徵收馬政不
煩施鞭朴之刑經理公文常恐有豕魚之
誤南京虎賁左衛指揮使侯節燕領奇標
鷹揚妙略救母病而焚香夜禱孝行可嘉
恤軍疲而挾纊春溫仁聲夙著南京橫海

衛指揮同知聶一鳳勿攻儒術長學於密府徵各甲之丁銀絕無染指掠軍餘之水厄親自解衣以上九臣才守善後鄉邦交譽所當薦揚以備擢用者也又訪得南京錦衣衛副千戶詹履吉迷情癡藥溺志樗蒲付公事於梟廬了浮生於歌舞楊繼元蕭廷陽博徒也金盤一擲而祖父之產業盡屬他人朱栢鄭時結悍少也玉醴交歡而

卷三

七

衣冠之體面不知何在篋百勝之營惟圖蠶食計常例錢二萬餘悉行入已過錢者則親信周亞興也喝五白之采竟畧金注乃賣管缺銀三十金轉以償人買缺者則千戶王若金也與舍餘邪三賭博不勝而被告栢臺幾囊三木與土妓沈如驛淫俾無度而沉身柳巷不惜千金至如北堂之母牙所自出也反視如陌路曾無烏咽之

情中閫之妻身所與齊也更甘爲薄夫寧顧牛衣之泣官箴盡喪天理奚存南京龍虎衛指揮僉事滿國忠景逼棄榆材均樗櫟昏如大夢幾徙宅而忘妻嘗有滿糊塗之號好聽細言輒因人而成事又有滿耳朵之呼齋戒大禮也乃飲酒茹葷公然仰天而歌百戶馬化麟因而訐告領運公務也乃頭會箕歛亡不側目而視百戶馬俊爲之具呈編快船則每丁索銀五錢減作三錢共銀百餘金而收解拱儒常堂唾罵管漕運則每甲索人事每船取舊規亦共銀百餘金而識字柳紹慶背地平分一切訟詞悉聽姚東湖湯老官爲耳目百般需索皆以楊應良劉芳齡爲爪牙食于母之錢老不戒得醜賢聖之酒醉每如狂以上二臣志趣汗下心性淫邪所當斥革以示

儉者也臣等抑聞之勾踐吊死問孤卒盡諸夏季牧稚牛饗士大破匈奴此恤軍之效也故軍千日而養之一朝而用之凡悉軍者非援枹鼓而擊刁斗之秋也當其無事而已然矣況今東方不寧羽書告急及今存恤猶恨其晚而南京爲

高皇帝故都也又

陵寢在焉較之諸羣國又稱重地若不分別黜陟則官日玩而不恤其軍軍何賴焉軍之

八卷三

三

無賴境內之懼也伏乞

勅下兵部覆查如臣等所言不謬將劉一麟等

循資擢用詹履吉等亟加斥逐則臧否明

而勸懲昭軍政或有不補矣惟

陛下財察

爲循舊例拾遺姦以贊計典事疏

竊惟

國家之法京以內六年一計吏至鉅典也然

計人者少計於人者多以少察多數不當

也欲令亡遺姦甚難深山大澤獵者張罝

目之羅環而敗之必有遺禽何則禽多而

羅少也今南京諸臣自五品以下部院察

之既公且慎矣雖然有大蠹未去者三人

焉謹據所聞爲

陛下歷數之訪得南京兵部武庫司郎中邵鰲

八卷三

三

惑忘錢神沉身金穴牧馬所佃戶吳紳賣

田與人而戶去其田法也乃駕言盜賣盜

買追田追銀獻賄不滿而發之中城因托

尚應朝獻金八十方得推收補木商人陳

絢等采木與官而官給其直亦法也乃任

意每放百兩輒少三兩各商不甘而怨之

正堂隨諭鄧郎中調停再三另爲給發各

衙下銀幾三二萬兩計十兩而重一兩或

七八錢諸役且哭且言伴若不聞進餘銀者沈乾也各省柴薪馬價地租等銀不下十萬兩計百兩而加五兩或三四兩諸役或號或呼公然不顧進餘銀者亦沈乾也武庫司吏楊正奇乞假回籍違限兩月罪至小也何爲批城叅送托龍壽以三十七金進得免錦衣衛千戶呂繼文造報衛冊該衛硃票數至明也何爲坐罪侵冒托饒

六卷七
三

醫生張自成以三十金進得免他如胥吏之役不賄則不得留徵租之差不賄則不得委耻應唾面罪堪擢髮者也原任南京工部屯田司郎中今升雲南永昌府知府易道源村元關草性更貪饕餮嘗草場矣得商人賈倪陳二十金悉上腐草收銀者則家老易大是也以此畜馬馬安得肥嘗筦水兌矣得糧長每米一石而銀三分始

與收放進銀者則保家陳龍溪是也以此剥民民安得富府庫出內錙銖皆官物而陰令門書以三百金潛挾而出致堂阜周陞知而發覺顏何其厚錢糧支銷毛髮皆有定數而比造歲冊乃三百金付之烏有致同官鄭郎中不肯署押口莫能開高三屋主也托令送妻孥還鄉可乎雖無醜行君丁自當別嫖易四家僕也縱令宿娼妓

六卷七
三

於外可乎既無防閑此輩安免生事官箴盡爲掃蕩物議亦已沸騰原任南京戶部廣西司郎中今陞貴州鎮遠府知府陳弘采已當還幕之年更肆貪恣之行撥吏有定序也彼不以序以賄一入手則有不應撥而撥者吏易惟幸啾啾喧嚷莫敢相呵說三亦有定序也彼亦不以序以私不遂意則有應差不差者同官紛紛後言曾無

顧忌指揮成啓元以徵糧天完法當在
顧索銀八兩而寬之書手周北山過付則
是

謂是之祿適爲彼利媒也但戶黃印是穀董倉
地意圖何種顧得銀三十兩而許之阜隸
張成過付則是公家之地逼爲彼市場也
筭鹽政則保家李王何等合出銀五十送
之而折俸食鹽牛雜冰草收銀布則徽州

六縣出銀五十兩贖之而解官解後盡竭
脂膏大抵先在五府則四事者張成及轉
戶曹則隨而用事者又張成未見一長徒
聞百醜以上三臣雖事人人殊皆爲不職
所當斥逐以儆官邪者也夫水清無大魚
人至察則無徒臣等何敢於部院考核之
外可求三臣傷

聖朝寬大之政

王者之治雖寬小過不宥大罪輒死當道盡而
殺之人不以爲忍者彼固當殺也盡有之
彰善癉惡蒞別淑慝三臣固宜顯斥毋令
得與諸賢大夫共

一朝而立亡所辨別伏乞

勅下吏部覆覈如臣等言不謬將邵整等亟加
斥逐以補計典所倡示及者惟
陛下財察之

爲病勢危篤乞

恩放歸田里以保餘生事疏

臣本一介監儒材疎力薄萬曆十七年蒙

恩起家進士又蒙

恩授臣爲江西饒州府安仁縣知縣萬曆二十

三年又蒙

恩轉臣爲南京刑科給事中至今前後十五三

被

天龍踰越分外常思碎身殉國以報

陛下不意頃遇寒疾百症湧至五官元氣無一
不病雖尚未即死而耳目聾瞶手足痿痺
視聽持行一時併喪肌膚癢痛有奇效藥
氣若僅存質已半朽臣已一人兼理公案
事繁才劣既不能稱今又奉

勅管理京營尤關重務欲強起視事則氣力不
支若不視事則療官之罪日死莫贖惟

三

三

賜骸骨得還鄉里庶幾上不廢

國事下可望餘年而六科之中止臣與南京
吏科給事中祝世祿在耳乞

陛下以京營差敗差世祿放臣生還倘微

陛下之寵天假游魂尚留餘息則圖報

陛下尚猶有日若遂先朝露以歿則臣當叩首

九原以謝

陛下古人有言三死三生言物情猶然況人

平惟

陛下俯念私情矜而許之不勝幸甚

集卷之二十八

歸安春裳鄭明廷侯升父 著

啓

上吳太史啓

閣下上文昌人間學海劉王孫之博物校書而太乙燃藜蘇學士之奇才歸院而宮人撤燭纂實錄於一代攬直筆於千秋將獲麟之經行復見乎今日卽司馬之史猶當在其下風某也

天啓三

二

東海腐儒西江下更鳴琴有暇徒懷宓子之賢製錦無才寔切尹何之懼嚴循良於漢室未有一長計大比於周官幸踰三載苟不加於罪譴已諒臣職之有虧何況錫以褒書更荷

君恩之罔極然躬逢盛典難云

聖主綸音而口代 天言實假名公椽筆如微生本無稱述何敢微名乃先人賴以寵光不無借譽倘矜慈烏之微性願一字以加榮肯乘荷

焉之餘閒可萬言而立待縱生而無識亦區區於百年若死者有知更感恩於之地

答湯太尊啓

恭惟台臺清時仰望聖世通儒領中甯之鴻猷舉朝讓德播龔黃之異政閭閻興歌某自顧何人叨爲下吏附趨踰於七縣之不教若嚴師荷履疇者三年有餘恩鈞慈父幸得瓦全而無缺實藉鼎力以相扶維極無知敢忘所自是以私

二 卷三

二

嘗雀躍真托質於二天已而恭遇尊選遂違顏於一旦衣冠集餞不及從諸子於番君廟前道路逢迎猶得送孤航於滕王閣外自茲阻隔遠天憑依側立西江尋金音之再錫流神南海詢玉體之百祥用對淚以佈心致臨風而頓首荷

與督學伍寧方

臺下江海間初珪璋重器雅持憲度朗法耀於

太微特典詞衡麗文星於東壁固知觀人有待
驂騑空北野之羣抑且薦士無私桃李驂公門
之已挽文風於大雅回士習於先民化洽芹宮
彬彬盡爲鄒魯教成棘院灝灝總法商周惟茲
兩浙諸生實爲千載一遇某也久瞻斗望未覩
風儀聞鼎命之新頒欣晉登於華秩情同爵躍
無能縮地趨跼望極龍門徒爾瞻天戀結敬陳
短勒用展賀忱仰冀鑒存曷勝翹注

上 太史

卷二十六

三

側聞達人當世每用意于求才窮士殉名特感
恩于知己故曼嬰解驂于越石父而禮爲上賓
鮑叔釋縛于管夷吾而情同主我蓋在上者知
人不易而居下者自銜恒難也恭惟明公鑑不
世之材負魏科之望儒林讓美史館推宗方將
秉直春秋定是非于萬載豈但虛評月旦關榮
辱于一時顧僕何能蒙公擢獎僕少攻蟲篆受

謫辭經元凱之癖雖同丘明之旨未達偶從
乃安作板辭何知小子之言竊中大方之選遠
垂青而顧盼屢枉素以次瑣夫王蔡多才故蔡
邕之迎特亟相如喜賦而湯意之薦方行彼皆
名非過情僕寔百不逮一旦時方丁夫失路人
共咲乎窮途乃過收無用之材肯下憐已廢之
物蓋菑蒞之菹適役好于文王而老馬之知或
見取于管仲然而捫心自量不覺汗背知羞恐

卷二十六

四

答謝印介諸中丞

臺下才高百代望重三臺承
帝命而錫圭璽河宗而沉璧頗山藟子通 社

新之明曉判木濬川宣乳坤之氣脉河精助順
呈白面以獻圖永受効靈服玄衣而授玉冰高
三鼓陽侯偃旌辦牛馬於兩涯游龍龜於中並
翠龍舟而轉漢粟不煩流馬之規靖敵室而化
堯何無復爲魚之苦鑄神姦於大鼎之上藏秘
書於名山之中此言平江以來至於明公再見
者也某猥瑣後生凡庸下士雄心屢屨已委跡
於泥蟠小技舊荒漸息機於露變不圖僥倖併

六卷二十八

三

入牧羅然而取老馬於山中終難千里斷餘桐
于爰下詔是孤生辱賜微音褒揚過當重叨嘉
惠寵錫良多荷長者獎進末學之心勤執事馳
驅遠道之力念區施之難報顧薄德以何堪且
才疏守拙恐謹遵章句雖投柱藉永達經綸正
恐上負德于朝廷下貽羞于鄉里仰惟臺下
實一世之典刑願想微生亦平時之末與所願
以宣大海期示迷途幸無玷於清歲末有懷乎

八德

上座師許海賦

北斗天高陶鑄普救茅之惠東山地遠瞻依
結草之忱翹首中詞捫心深謝承准節節閣下
黃扉首兩紫閣元忠秉鈞鉅而儀並獎讓
德酌斗杓而調元氣伊傳齊功滿四少海未寧
遂致中台暫動身并

六卷二十八

二

知 賜環之伊邇諒趣裝之有時張留侯安得
遽逐赤松裴晉公豈能久居綠野哉其章句豈
儒縫掖賤士黃金已盡久凋洛下之裘白玉難
投屢泣荆山之石幸逢敬仲肯呼老馬於山中
不遇蔡邕誰斷焦桐於壘下乃始從墨綬之末
託得瓦全茲叨青瑣之班更徵天幸忠希陸贄
願

三德之無瑕直託經徵恐師門之有玷仰龍門

三選絕玉屑難聞抵鴈足以叮嚀雲夢短寄心
簡些極魂與書馳

書

答劉栢巖

手教遠頒首稱先君子與舅氏束髮相與懇勉
之難不覺淚滂滂下也先君子苦志窮經乾乾
盡力某時年尚小亦頗聞士論以為一時鴻儒
然而命運運蹇以及沒齒母讀先君子遺書惻

二六二八

三

焉傷悼某幸領鄉薦以來二十餘年之中七試
南宮輒不利目以薄劣不足錄無以承先人之
志亦已矣不意在再至今謬得主司收條亦賴
祖宗神靈惠微上天之福冒玷仕籍其敢承之
以為己力且某自羈鼎後尚書於先人以幸有
今日而兩大人前後俱已捐館未嘗泰區區一
朝之養父弄薄陋母猶在殯並不成禮興念及
茲獨言痛恨某又天性性魯不曉時事一旦授

候

二六三八

答友人

讀手教良可浩歎古人有言曰女無美惡入宮
見妬士無賢不肖入朝見嫉以門下重望有中
州之謂固不滿於宵人更亦之媒藥乎免絲之
生莫知其根諸人之言莫知其門讒出口口素
可為云壯可為壯此詩人巷伯之歌所為發憤
而作也水之濁也鑄鯉莫辨焉則見矣惟門下

安之

與萬年令俞順庭

某嘗奉公委入貴治之境矣與明公下車之期相去不旬日遂不及仰睹眉宇慰夙昔願見之私情繼聞神明之政豁然鼎新譬若荆榛之土一旦闢而治之結以夏屋繚以周垣巍然奕奕萬夫矚目而改觀焉而某以下材竊祿安邑者九閱月矣未有尺寸之長可以自許於臺下者鈞一縣也某鈍而寡成明公過而有効則智有短長之符也今夫黃鵠一舉旦夕而致千里蠖蟻之蟲風春雨雖累日而不華遂除某與明公實類於是語有之不善爲吏况旁州例今幸托處隣封庶幾窺大君子之施焉冀可以爲不安者之型范竊所慶幸然而東施效顰里人却走武郡鄆故步盡失恐勉強相學更成醜陋所謂畫虎不成反類狗者耳懷思耿耿急若朝飢

俗冗未有以申賀於下執事茲特遣役致謝儀併道區區之意伏惟台鑒

與太史吳贈谷年丈

某惟庸鄙人偶徵天之幸得與翁之同往三籍又同出楊先生之門而翁丈所愛厚我者又最隆渥嘗私自慶喜以爲過分之福也翁丈天挺異才某初接顏色知爲一代偉儒及對策大廷雄詞閣議遠襄漢人之上傳麟之旦翁丈與焦陶三君子果鼎列高第名動寓內焉昔歐陽修知吾舉曾肇第一蘇軾第二兩公之名赫然到今今丈與焦丈實類之人之言曰前有曾蘇後有焦吳不虛也此所以藉我同門光寵者千萬矣不佞弟荷天子之德分符安邑其地固衝舟馬若織則應接之難其三素貧重以累歲凶飢今復大旱則徵輸之難舊多盜賊直盜或巧於自脫而良民或妄逮則檮與鞠之難其俗

頑玩不憚憲法將急而繩之乎或馬驚而蹶駭
將緩而導之乎復駘騁而不覺悟則整齊之難
以某材能不及中庸而蒙此四難何以堪之翁
丈爲國家儲相絕不與吏事相聞然經濟之略
小大畢具剖其發論以誨愚昧亦可令不爲不
肖吏譬石餘羹蠅足以飽矣往者同門祝丈出
宰休寧戴丈出宰新建翁丈並有贈言相規而
某獨後時未有以聞君子之誨翁丈豈忘之乎

六卷三八

二二

夫馬可以使讀驚鴨可以使闔大可以使春鴈
鵠可以使人言某雖無知儻可方此數蟲願勿
相棄也闊別忽兩載欲遣人修候久矣以俗務
旁午因便廢格茲特令役賞寸楮敬問興居併
致區區承教之意伏祈台鑒

與休寧宰祝石林年丈

不佞弟生不聞道惟是天性撲魯不甚雕鑿未
墜宵人之塹及叨進仕藉乃得出場先生之門

楊先生者當今羣儒之宗也而同出其門者又
得我丈爲之首座追憶在京時橫經布席冠裳
夾聽雍雍有古昔鄒魯之風弟雖致愚闇亦爲
之神竦焉傳云蓬生麻中不扶自直有以也顧
志之興起非難志之堅執爲難卜子夏入見道
而悅出見紛華而悅彼號篤信聖人而猶若是
況如弟者哉故可與共學未可與適道何則志
不定也今去楊先生遠去吾丈又遠離羣索居

六卷三八

二二

亦既久矣漢陳蕃時月不見黃叔度則鄙心復
生而弟經歲不睹賢者誠不自知罪過幾何也
記有之獨學而無友則孤陋而寡聞弟寔用此
自懼頃得黎文塘先生儼然臨下邑於是召庠
序諸生聚集而侍講稍復驚寤而此公志在四
方不能久留則一暴而寒隨之矣悵如之何弟
竊祿安仁時有人從新安來者輒能道我丈之
政事翕然有聲甚爲艷慕若弟到官一年碌碌

無一善狀常恐身爲裨官貽師友之憂然而賦性拙鈍無能自効譬如跛者行路豈不欲進然躊躇而不能前力不稱也古人有言河潤九里我丈豈能分餘策而教我乎茲因羽便略具寸楮用道平居省愧之情且蘄大誨云耳

上座師復所楊太史

某聞之人非道不立道非師不通師者所以覺性而成身者也伊尹曰天生斯民使先知覺後

卷二十八

三

知先覺覺後覺人而亡覺則幾於禽獸故伊尹力任覺民之責不少遜誠哀其漸與物隣也今天下稱先覺者首擬夫子某也天幸得蒙引板入夫子之門非夫謝巖穴而登仕林者之幸也以爲悵惘迷涂者生之半矣乃今得侍席眇論或可不墮於禽獸則成我者與生我鈞耳某既拜安仁令而辭夫子也夫子授以政序四篇大端以愛民爲宗旨言其得而寶之有日矣夫縣者

懸也百姓所懸以爲命者也民之熙恬惟令民之困厄亦惟令爲人父母而親自困其手非人道也某天性多慈不近利惟是嚴害敗墨之事自分可免而材智短淺直謹守繩尺已矣無所展布以爲生民逮未有之福者且安仁之俗重利喜訟玩不畏法寡廉而鮮耻其相襲舊矣今欲化而福之其道何繇其地多盜賊真盜善於自脫而平民多所妄逮辨之甚難今何以戢盜

卷二十八

四

而安良其田土瘠薄兼以累歲凶荒貧民力不能辦官錢富而有力者又性好逋負習以爲常緩則病國急則病民何術而兩全之若其敗倫傷化則父母生女輒不舉若棄糞土婦人淫蕩多私無所顧忌而夫亦輕去其妻朝娶而夕鬻之假令質生見之更乃太息某亦慙慙申論未見變化何教之難行凡此數者頻首思惟卒無石畫常恐上孤朝廷下負黔首以爲日夜憂

昔者子游宓子賤巫馬期仲由之徒佩服聖言其爲宰各有治行載在故典皆能不負師門而某獨何人不能發夫子之盛心亦可醜也某之違夫子也一年所矣南北相距亡自置身左右質平生之疑昧會下吏入京頓首附候與居無求指誨惟夫子終教之則某也幸甚安仁之民幸甚

答金谿張順齋公祖

六卷三

五

公祖之借重於我湖也嘗五年所其威明德愛旁溢翔洽而一朝橫蒙飛語幾蹟復起蓋直木招伐直士召謗盜憎主人非主人之罪也某夙被大愛最爲深渥當此之時蓋嘗爲扼腕不平毛髮上指而公祖處之夷猶自適乃知達人曠見與庸俗不同及某承乏安仁每問起居於往來之賓則聞闔門養望肆力於著作之場且夫出則立功入則建言苟足樹立以自表見豈必

居官從政乃稱有用昔虞卿旣捐相印退而著書馬遷以爲窮愁之效此虞卿之得也某性愚鈍然略好古往嘗遊目於圖史之間頗以爲樂及竊位一方於嚮所涉獵文史並委積若棄而又碌碌下材無所規畫以報効

主上日惟馳逐於錢穀獄訟簿書期會迎送廩餼之務勞則有之功則亦也公祖不以督過而來諭猥加褒讚豈所望於舊愛者哉茲土去貴邑財二同耳其有行客之便願時賜德音而教之

六卷三八

五

答儲肩宇年丈

弟叨附年籍及錦江之役又幸得相從以周旋者五年過辱引掖真自以天倫之好如是焉止矣惟門下卓異之政在饒郡七縣中稱最不圖橫被飛語遂遭投杼之惑蓋姬昌蒙譖於崇侯周旦流言於三叔宣尼出走於子西孟軻遭譴

於藏倉不理衆口賢聖乃見然毀譽興於倉卒
是非定於從容彼諸人者今亦自敗曲在長舌
則直在正士丈雖小挫反亦見重但當脂車秣
馬汲汲爲世用安可久偃林扉托志考槃之興
乎不佞弟樸櫟小材去門下遠甚乃令謬廁南
垣拾毛嫵西施而嫫母隴廡充後陳亦足羞矣
受事以來不言則曠官言之又無當徒日夕憂
悚莫知所措門下愛厚我得無爲我懼乎正欲

卷三

三

修候蕪祈大誨適華札豐儀儼然而至令人愧
心使還肅此奉謝不盡所云

上四閣下

台臺抱臯夔之德佐堯舜之君海內又安寔惟
賴之頃者冢宰又虛言官幾曠言利之臣紛紛
競進至侵及宗藩事猶未解某輩書生言不中
機無以動天聽大臣格心常從容而不驟亦
陰爲之力而人不知諒台臺固密有所轉移之

者區區下僚惟有瞻注而已某今歲管理存恤
門禁兩事例當舉刺謬有小疏具稟皇覽伏祈
台鑒

與鄒見吾

弟幼與兄同師門授尚書業弟行年少六歲每
兄事兄兄亦視弟如弟當時同輩亡慮百人我
兩人者獨相得甚驩繼又與兄前後登鄉薦輒
共上南宮水行同舟陸行聯騎寓則共室如是

卷三

三

焉者七交游中契合之好未有方此者也自己
丑歲仕路殊方踪跡乃判八年之間獨去夏稍
一聚首旋復分散以至于今踈遯之情可勝道
哉弟故爲安仁令知江右之俗貧而陋其地濱
江而多盜今者貴治彭澤與饒實接壤大都相
似以兄雄材理之何所不裕抑才爲難用才尤
難兄聰明練達迥出庸衆然剛方嚴毅不無太
過雖兄之性固然亦自可化非欲兄順仰從人

滑稽以求諧於世也體方用圓內不失已外不觸物然後得以安其位而行其志惟兄勉之彭澤柴桑晉處士陶元亮故里也今其子孫猶有在者乎此古高賢也葺其祠屋恤其後昆令君事也兄盍留意焉弟稚魯無所知識荷

主上之恩授之言官頃者時事變更如手斯覆性又不能墨墨不言言之則復不當

主心日夕憂惶莫知所爲顧自以竊位苟容非

八卷二八

九

平生之志誠不難乞身効一辭之義而南京六垣斥逐強半存者財兩人人視三篆若更引去垣中幾無績跡是以歸歟之興九發九止以爲譬如餽羊雖實無用猶且存之此中心非飾說也兄知之矣貴僚湯君至白門得手教且知起居無恙于其行以此附復念素知詞中少頌而多規併自道其狀如此有便信來當有以教我

與憲副林育所

伏聞拱壁非寶善言爲寶某猶記明公初按節九江時某從詣縣令旅謁公車之下明公進諸縣令而諭以誠心直道之說明公亦以誠心直道自許也當是時某聞其言而寶之而明公以此理江右遂能使百吏振刷封以內寂然無警則誠與直之符也某至不肖徽庇謬轉南垣每念仲尼勿欺而犯之旨與誠直正相合頗知勉強淬勵以求無廢厥職顧時事多艱

八卷二八

三

聖心獨斷諸諫者十疏九虛猝難措口卽某嘗略効區區之私悃不蒙明聽昔熊渠子見寢石以爲伏虎關弓而射之矢發沒羽精之至也精至則金石可通況君臣一體者哉今者上下隔絕母亦誠與直有未至乎上負天子之恩下孤明公之教某之罪也主臣主臣某自秘奏一通貢記到今又迎牛東郊矣會彭澤簿從白門還縣乘便敬問起居且自以身爲明公故吏

故敢布其腹心。明公若不捨舊德，不以不習為
而棄置我，其庶幾終惠教之。

答福安令陸文源

當今論百職之難者，輒稱邑宰以古按之。若宓
子治單父，言游治武城，此皆聖門之選也。亡論
已至如三代而下，尹鐸保障於晉陽，賈誼稱神
於朝歌，子奇効績於東阿，陳元輩聲於滄亭，此
或以才理劇，或以仁孚化邑，皆大治由斯以觀。

卷二十八

三

邑宰非難拙者難之。今天子借公南海之瀕，
令聞令望徹於士庶，時接手教，燕得所條議，邑
中興革之事，井井察察，具有石畫，乃知人言嚮
所稱說信不誣也。第行取之令，久格不下，尚以
難先之地，屈高賢，此豈天有意於海濱之民耶？
不佞曩在安仁，不力短淺，重為邑事所困，甚以
邑為難。及茲量轉，謂可稍脫煩苦，乃今觀之，視
邑更難。信拙者之說也。千金之子，見窶人於途，

食一粥衣一帛，可以免於飢寒之患，以門下才
譎甚富，倘以片言誨不佞，不佞得之如溺帛也。
門下獨不留意乎？

答貴池令丁見源

昔龐士元為來陽令，心簿之不治，事孔明語先
主曰：士元非百里材，世俗以為美僕，嘗少之。夫
君子事君，惟其所命，聽之而已。何擇何去？蓋宜
尼之材，萬於鳳雛，委吏乘田，卑於令然，且為之。

卷二十八

三

夫令者一方之司命者也，亦甚不薄矣。惡有委
來陽為不足理，而托情麴蘖之場者哉？門下智
略不羣，今僅以池陽彈丸之地試而用之，門下
且方殫精竭神，視官如家，視黔首如子，蚤作晏
息，矻矻不知疲，是以封疆之內，蒸蒸成隆治，而
其地去南都最邇，神明之政，朝作夕聞，近代循
良之吏，未有方駕於明公也。若僕凡庸無比，鄉
在安仁，竊祿五年，治狀萬萬不及門下，甚自愧。

矣乃今謬廁南冠之末感時觸事非無感憤之私而材力短淺卒無有以自効於天子而官而爵不稱不亦負朝廷而羞梓里哉僕辱在交契嘗恨踪跡隔絕無由一請益涵丈之側忽手札下頒固知故人之情極厚第未有片言所以誨諭我者則猶不能無望於下執事耳役旋草卒布謝更圖異日者顓候不宣

答少叅王合宇

卷三

三

燕人適齊而不識道問之宿游者指之以手引之以足行者案其言而趨乃得踐於瑯琊淳海之區故往事者近事之鏡也前人者後人之師也門下曠世異才曩者藉重留垣今十餘載矣與刑具存流風而振不佞雖不得執鞭以從然而景行私淑中心獨切祇以驚下之資力與心違無能學邯鄲之步且比來時事變易言路阻難門下庶幾割已試之餘術而引我門下不割

已試之餘術而引我則日瘳月曠將爲同垣差仁者獨無意乎延睇匡廬千里阻絕神與書馳仰祈台鑒

與歸安恒所吳父母

仁侯之長吾邑而撫之也四年餘矣侯之習吾俗也益熟澤吾民益渥而士民之德吾侯也益深某聞邑之人或曰侯賢侯也願以不次遷或曰侯我父母也願久借侯母行兩言者不同皆

卷三

四

愛侯而以私乃某所願侯遷者爲天下不爲侯夫以侯之才若德令亟遷處要地或筦鉉衡羅賢才分理海內或居言責抗疏論天下大計其以恩慈普施率土不難豈以官私侯以侯私一邑而已夫物極則反今吏部臺省虛無人多且久矣此物極之秋也內召之令且莫且下侯其行乎某將濯耳以聽

與嚴稚荆

久別交遊哀望依依見輩話事復重勞神感與
懷俱積矣茲擬修謝而孔道碌碌又復爲吏議
計坐是未遑奏最後倘微惠得免於罪戾則春
夏之交當把臂一論心也

卷二十八

五

鄧侯升集卷之二十九

歸安春寰鄧明選侯升父 著

書

與盧樞南掌科

弟矇眊無知幸從門下共事南寧謂典刑在前
可恃以無恐不虞門下曲被

聖怒棄我中道語云雖鞭之長不及馬腹而門
下以數千里外耳目不聞賄之事罪以不言此

卷二十九

二

千夫所爲賊而極寬者也弟與門下情鈞罰異
丈之去而我之留金鐘大鐺捐之中野而存瓦
缶于明堂如自愧何江濱言別愴焉如昨思昔
四五輩日夕相接商公家之務敘燕私之好款
款若昆弟信一時樂事一旦兩散雲飛去者過
半存者纔兩人每與祝丈相對惆悵不能自禁
情密形賤末由會晤盛衰離合之感豈非數哉
顙力走候起居賜環有期惟珍攝以俟

與傅積所主政

門下茂著賢勞重膺權務時憶芳儀之遠載承
鼎貺之頒顧此秋時 國喪甫至方哀深於
北闕敢寄興于南樓西湖爽氣雖佳想同此意

答吳恒初徐鳴臯兩父母

湖中當癘瘵之餘復洪水驟溢四境之民五色
無主不無上厘父母憂然可計將安出也不佞
東顧棄榆極欲爲拯援計第陳說之無其術耳

卷二十九

二

台下固多石畫其不靳德音而惠教之

與鄧心虞年丈

曩者都門僅與丈一再見尋復分手又兩年矣
百歲之中相知有幾每一隔絕動歷寒暑金陵
同籍亡慮十五六人中間同門者祝無功朱用
之二丈且得楊夫子爲之依獨恨不得一見丈
蓋時時譚及丈古心古行輒相與擊節而懷想
焉弟自爲邑令自以爲百吏中令最難丈備嘗

之亦當備知之及茲量轉竊謂可脫縣事之苦
不意時事反覆言路艱難上不能爲鳴鳳下不
甘爲寒蟬省僚五人去者過半計欲乞身慮恐
非時進退維谷視邑令更難而丈以寬直之德
從容於三禮之司愛樂則有分矣南都去北耳
目遼遠事有當言者幸慨然示我乃見知愛

與薛鳴宇公祖

某聞勅法用威長民用惠然而剛柔殊齊陰陽

卷二十九

三

異施非夫盛德之士體具中和者罕能兩之台
下鄉掌法曹丰采煥發今遷徽省需澤旁流惟
惠與威隨施隨當辟如化工嚴或霜雪潤或雨
露而萬物以生以成焉乃兩浙之民獨私得高
賢以庇嘉蔭一何幸也某客秋拜觀光儀謬叨
青睞中心藏之第川途修阻未能一通貢記而
杪春又辱手教儼然遠及顏有餘赧矣茲遣一
介行李肅候福履併祈崇煥

與張鳳梧公祖

伏聞台下孚字元元真如赤子無論他政卽如
義倉之設力行古法與朱考亭富鄭公後先顏
顏非徒聲音咲貌者比今自夏徂秋霖雨不絕
田禾溺者什九小民卒賴糊口米價不至踴沸
則台下之澤深且渥矣某受事越朞心雖徒勞
言無寸補昔人云凡材汙省郎不佞之謂也臺
下其毋閔金玉

卷二十九

四

復傅積所

祥風應律占緹室之黃鍾暢月登臺臨關門之
紫氣遙知福履與日俱長愧依玉之無由荷頒
珍之遠及拜登顏厚愛雅心鐫

答朱春宇

高車久遊白下地主之禮十不盡一至今歉然
門下獨支重役誠爲艱苦至家庭間人所難處
亦人所難言要在積誠敦愛潛孚默感之耳此

國門下能事無煩鼓頰也

答張鳳梧公祖

不慧某托處宇下當月候與居禮也今音問闕然踈略之愆百口莫解採礦之役一與憐人之口營惑天聽毒沅九有延及吾湖鄉猶震鄰今且剝膚矣讀大疏言詞剴切上爲朝廷銷隱憂下爲黔首解大難豈不稱至言讜論哉聖心難測諸如此疏十上九格然得仁者一言

卷三九

二

勝人百倍射者之於鵠也不善射者羅立如牆飛矢如雨而不能中紀昌後至一發破的今誠令聖天子不難感悟幡然罷役則社稷蒼生之福在此舉也某將拱手而聽之

又

弄豐以采礦之役民人驚竄台下忱懷上封事真與賈生爭衡亦竟寢不下豈不惜哉聞此已入願台下力爲安定漸得復業幸矣幸矣某不

自量頃亦冒昧陳說然是非利害大疏已盡某復何言第直敘其倉皇轉徙之狀而已知其燕陋不足以入天聽要以中情感激不能喑嘿耳台下同抱此憂敢具艸呈覽

與張雲臺年丈

不敏弟與丈生而同鄉仕而同籍又同觀吏部政當其時日聚一室之內連臂而譚展而入午而出必相與偕如是者累月何其歡也繼乃割

卷三九

六

袂官守分方音書寥濶計此離索已八年所欲追疇昔之樂便不可得令人怏怏丈曠世絕材天子重二千石之任特命丈出守江右沅聞異政襄龔黃而軼卓魯當今海內稱循良如丈者落落可數獨不敏弟木寓之資無所知識素殫兩載爲我兄弟羞仰視門下若珠玉與糞土迥乎遠絕矣末豐承來因得詢起居安穩于其旋敬附尺一貢記室冗極不盡欲言

寄朱密所年文

尊嚴尊慈一時相繼賓天仁人孝子云何爲情
弟頃者亦有內子之變少男未婚者四少女未
嫁者一幺箴在側觸目興嘆弟既若此况又何
堪愁者相語安能效世俗強顏修溫詞相慰籍
耶悽惻悽惻弟與尊親誼屬猶子道路修長生
芻莫致哀詞一幅聊見區區乞讀而告之

答沈慎菴

卷三九

七

天下四民士居其首古人致治庠序爲重門下
鼎建學宮正得爲政大體夫立事者不惜費乃
復慮及蘭絲之苦又足以徵軫念小民之盛心
敢不爲知已慶

與許敬菴親翁

壯三壯士膂力絕人有用材也幸勸周老先生
留之越王兄怒蛙而伏軾齊景遇螳螂而引車
今壯士在前聽之使去可惜也世患有警無人

耳有人無警何嘗若待事及南中然後求其人
無及矣幸力言之

答蕭鶴侶侍御

門下初以榮滿行謂當暫別耳不意尊慈奄
賓天令人傷悼禮稱毀不減性願門下節情
愛今東倭猖獗屬國告危北虜鳴張將軍戰死
門下雖儼然苦古中得無猶動念乎使旋敬附
輜儀聊當絮酒祭軻以遠致不便止備軸價及
奠章一紙幸令記室自書之

卷三九

八

答朱太復

東封之役足下力詆石司馬之誤偶干主怒
遂蒙斥逐今髡奴猖獗侵我屬國奸謀畢露正
議迺昌然五年間武備百不一修前事失圖後
力難挽朝鮮告急徒欲仰藉中國代爲之圖不
救非義救之非策處進退觸藩之象石司馬有
鯁面目以掩臣下與武弁楊方亨交託于朝而

國事周章彼既不可奈何矣又采金之使通行
南北頃聞吾鄉孝豐人民老弱驚懼棄廬舍捐
田園背先人之坟墓携婦子而竄者十五以此
一邑可況他方此兩事者內外之鉅憂也僕亦
各州封事上一陳知其無補不能嘿嘿耳足下
長材勝僕十倍前者一疏雖不署名必歸之
計天子趣召足下爲一臂用若來教所云閉
茅扉而誦黃庭此非所願于足下也辱惠佳刻

卷三

元

咄咄逼古僕嘗有意蒐海內能文章而與之遊
乃如足下者絕少又遠莫能見欲相與商確班
楊較論王駱而誰爲應之足下由廣德抵白下
四日耳不當一走馬而西乎拙刻得大序光寵
多矣更奉紙一幅願手書之他人書慮不稱也
足下不惜文又豈惜書望之望之

答朱太冲

足下翩翩逸才與兄太復相頤頤足下偃蹇

未聞猶區區開帳布席爲人授經每爲足下
心憊而仲兄頃以直言又蒙冥冥不可懷歎也一
陰一陽天地之綱一屈一信萬物之常士患無
才耳何患有才不用秋試遲矣足下危之不
佞無知識以時事多艱臣救無策其遠風心深
自痛恨而近又內子中棄入宮無妻獨與癡兒
女悽然共處中年之人蒙此困阨命也夫仲兄
書中未之及足下爲言之令知故人公憤私愛
兩相迫也

卷三

十二

簡秦喻菴侍御

弟與門下年誼兼親誼過厚雅愛十倍尋常而
宦轍兩地情密形跡企想之私如日斯積門下
才略冠海內天子假以惠文之冠上攝百吏
下輔羣豪下車之初首芟元惡雖其人能力致
救援終不爲動而發憤激昂霜威彌厲斯誠不
負繡斧矣弟材能不及中庸謬居南省受事南

年無能挽頽波于萬一門下習中奇策種種益分一籌以教我譬如富人珊瑚木難百寶紛列稍割其餘足以振貧窶矣門下毋吝

答馮文所公祖

自古政事文章罕能雙美故蕭蕭絕宋不入詞賦之科班馬應劉未聞卓異之治至我公祖而兼擅之蓋出于人之口而入于僕之耳久矣旅歲借重敝邦乃知公祖恂寔中合丰標外發兩

卷二十九

漸間且感且畏果度越尋常萬萬者及讀佳刻又旨而且多捧誦之幾忘寢食真曠世逸才也可幾反乎方今國是多艱任者取容而不圖理議者取名而不求濟外患內憂一時亟作辟之人身六氣交干七情舛忤雖倉扁望之而走況庸醫乎而甚至不肖謬叨言責明不能燭幾語不能傾聽何異于使蟹捕鼠蟾蜍捕蚤不足以禁奸塞邪亂乃滋甚山人何無咎澗于文詞

且恬澹有古人風不佞舊好也今復集公祖述夫見泰山者知培塿之卑見黃河者知溝澮之細山人見公祖其以不佞爲培塿乎而某獨不得與山人偕而操几席以奉長者願以爲恨惟日誦瑤篇以當侍側而已拙刻二種呈教持布鼓而過雷門冀以請正故忘其鄙陋云耳

答吳掌科

古之行師必有前茅門下掖垣之前茅也僕以

卷二十九

木鈍之資力步趨而無及抵掌徒勞捧心愈醜矣門下鴻材碩德直聲流播惟是行道之子類能津津言之夫毛嬙麗姬雖相如楊雄極力稱妍終髮髯而不真美之至也若門下美亦至矣僕卽哆口而談安足爲門下增重耶徒有心嚮注耳

復章念清憲副

公車行後臺省兩地一朝零落朋僚相顧稀如

晨星時事多虞 聖心獨斷切在言責能不扼腕中州采礦向聞稍稍變動尋復安定固當事者調停之力然天下事常警于大艱玩于小創主上見旋亂旋定將遂以此事不足顧此役堅牢終不可罷又大可慮也門下以爲然否

與黃翼菴太守

人生知己海內幾人弟與丈同鄉同籍交好若兄弟然三十年來隔絕常多會晤恒少往歲都

六卷二十九

三

門僅一接又三歷載消息得于傳聞丰神交于夢寐音書尚寡何況覲面頃聞榮轉剖符八閩古稱共理天下者惟良二千石丈以宏材遠識領專城之寄神明之政已下于下車之日矣昔郭伋迎竹於河西賈琮寒帷于冀州今茲門下毋乃三之若不佞椎魯無知竊位兩載每想汲長孺陸宣公革蹇謬風節雖如高山之顛可望不可及徒有惶恐而已以此爲知己羞云如之

何

簡李景渠巡撫

頃見大疏移疾乞歸竊謂不然方今礦役繁興倭奴不靖中外艱虞人人搔首豈大賢求去之秋耶曩聞臺下嘗遇異人于天竺山中授長生之秘訣抑或因此欲養高丘壑修出世之術乎某聞之長才者內實養生之道外則和光于世治身而身長修治國而國太平欲少留則且止而佐時欲昇騰則凌霄而輕舉由此言之盍亦恢濟時之略畢報主之功俟天下清晏然後專修道德未晚也臺下以爲何如

六卷二十九

四

答費海門掌科

門下南來僅半載許忽以 聖怒波及蒼黃拂衣行路之人咸惜之况忝寅末者乎聚首幾時一旦阻隔江干判袂愴焉如割昨得翰題尚如對面悽惻之情如何可言頃者 宮闈被災朝

野駭異 聖主惕然微懼倘念遺臣 賜環其
有日乎承命作小字數幅并上記室拙不可觀
幸無掩口而笑

與伍象明掌科

弟與兄昔者陪令豫章猶分兩郡繼而從遊白
下更切同垣自謂生平至幸何圖中變丈忽南
歸孽非自己禍不由人譬之天雷無因至前萬
夫震駭江干一別荏苒兩年吳蜀遠絕動以萬
里丰神既遠音問仍稀追思往日行則聯騎坐
則並席何可得乎愛而莫見搔首踟躕悠悠我
思想同此心

簡憲副吳翼雲

蓋聞蕭何善規畫參善隨故賢者作法愚者師
焉明公昔借重按垣清風直節赫然有聲某通
籍也脫無由執鞭弭以周旋夫兩物相偶乃見
好醜兩物相形貴賤乃明明公儼然爲前行踴

至者自難爲後又況么麼不佞爲庸衆之尤者
乎 上帝深居 前星未定卷舌誠非所宜開
喉轍亦無當所以居此者難矣難矣願明公教
之

與狄叅戎明叔

門下翩然千里而來謂當于牛首燕磯間作歲
月汗漫之遊乃纔得再奉顏色無論故人懷然
難爲情卽江山勝地屢跡未半而歸舟便北渡
不已急乎明歲能更續此遊否不佞弟擁篲以
待耳

簡友人

相馬者必問孫陽相鶴者必問淳丘不佞將學
相人而門下今之許子將也敬馳役以問

與嚴稚荆

門下歸適有尊慈之變殊爲心惻然門下於千
里外偶歸而得送之此亦不幸中之幸也惟善

自節哀無致毀性不佞不能躬弔聊具薄儀少
申莫敬希檢入

答陳弘宇公祖

不佞賦命偃蹇天奪伉儷兒女未婚嫁者強半
逝者已矣生者何依台下以祖父之慈惻焉愍
念其以一言垂唁足矣乃辱賜奠以勤執事惟
我內子寔藉寵靈以光榮于地下詎惟不佞德
之

卷三九

七

與張文峰憲副

不佞素辱下交繼辱不棄申以婚姻之好天以
不佞非匹俄奪之緣然門下隆渥之情何日忘
之貴治古西南夷地也實滇南之門戶蠻獠雜
居勇悍難治主爵者以雄材無如門下特煩以
萬里之行按古名臣此地絕少門下當爲鼻祖
矣頃歲漢官上官交誼不已人心無夷夏惟公
可服彼中事情疇曲疇直門下親蒞茲土必熟

知其狀與夫區畫之策能一一詳示我乎楮短
意長神與俱往悠悠江水如我勞思

簡徐雷門年丈

弟最不肖辱丈不鄙夷聯兄弟之好三十年于
茲矣官守殊方音問曠絕夫海內交游知心者
百不二三乃復會少離多忉忉我心想同之也
門下剖竹益州扼夷夏之交仰瞻銅柱拜伏波
之遺祠頻瞰瀘川按臥龍之故壘慨然思踵休

卷三九

八

風紹盛美誠豪傑之芳軌而知已之寵光也弟
猥瑣細材承乏南省兩年間未有寸豎追思壯
心多所自負良可愧心公役南行敬問福履別
楮有陳并祈尊諒

簡朱平涵親翁

接邸報知親翁已補本天之職人生快事也欣
慰欣慰時事日非貂璫輩出黃扉不能默移白
簡徒爲顯諍太史秉筆而書得無亦有憊焉于

中者乎比來台履及令公子想俱安穩冗冗不
備惟諒之

簡李及泉巡撫

台下曩守敝郡錚錚然如金及僕謁台下于貴
鄉溫溫然如玉昔人謂旬日不見王叔度便生
鄙吝今違侍長者且歷數載蓬心日長而誰爲
開之東倭跳梁深入朝鮮之境擁兵號稱二十
萬類而未進其志叵測 天兵遠出不滿五萬

卷三十九

七

主客殊形衆寡異勢非有韓白之材猝難必勝
而貴轄薊州尤 京師之門戶竊聞山有猛獸
藜藿不採國有能臣奸邪不生故汲黯在漢淮
南寢諫李牧守邊匈奴不入今以 天子之威
靈言下之方略其使關酋視魄而不敢逞必有
道矣何侯僕言羽便肅候興居并道區區杞憂
之意伏惟垂鑒

簡施慕源

人違念千里而至以身爲物役不能以旦夕
若手爲歡公車行時辱過別又適循故事謝賓
客不敢延見比旦日相謁而鵲首已出國門矣
歎知之何人生入仕如履棘林投足可畏荏苒
南中三載又逢元日班頭對酒無復少年攘臂
椎鼓之樂祇令人嘆老耳計今年省儉有人便
當束歸與諸君割雞浮白理舊游于南山之間
未爲不可也使者反命匆匆附言輟筆爲之三
悵

卷三十九

七

答龔相宇侍御

昔管公明謂見劉穎川兄弟不覺神思開發昨
者幸接顏色快觀之私蓋實似之然素陰未移
而公車已過發矣高情大度至今懷想猶若在
目忽辱手教下頒仁者雅量固無棄物乎九頻
稱謝會晤未期馳戀無已

答徐龍灣憲副

明公昔在留垣以忠直之氣發蹇諤之詞計大
疏凡百餘上蓋封事之富而且美未有能兩者
以今多事乃不得明公一回天力而令猥瑣
如僕謬爲續貂夫取言難能言爲尤難敢言者
批龍鱗埒虎鬚而不辭能言者積精誠達機變
旁諭曲譬化君心而不之覺若僕卽間有所
言不過寫心述事無轉移納約之術方諸明公
若小巫見大巫倉皇失色矣使還附謝尚容顯

候

簡巡撫陸仲鶴

孟春之月遠辱記存隨附入行奏記室忽茲半
年矣江左江右懸隔千里縮地無符徒勤企想
明公建牙章江之上久矣威名久而彌高濊澤
積而愈洽而明公氣益振神益王豐功偉績令
人傾慕如將飛動焉昔蕭何釋相曹參趣裴令
卿位多虛此明公束裝之日矣天灾再生中官

四出智士焦心言官饒舌而某感悟夫由愛心
如疚明公不遺故更終其大德豁然開迷子之
覺路豈不幸甚矣哉

簡劉用齋公祖

乙未夏拜違清霽又兩載餘願見之私慙焉如
饑台下抱申甫之略秉鉞我浙天子倚爲干
城蒼生藉爲太山久矣今倭奴不靖擁兵未動
其心難測我浙爲濱海之地彼乘風利不難一

卷三九

三三

帆而至往歲胡公祖建牙之日兩浙實被此難
幸梅林公大略汪直徐海和繼就禽而鋒鏑之
所斃兵燹之所傷其流毒已不可忍言如是者
已二十年至今言及如談虎色變然當是時兵
食尚饒權無中制胡得隨機布笑無所掣肘以
今時若勢又自不同則公祖所以處此者其難
十倍雖英雄遇事迎刃立解然亦躊躇四顧之
時也不佞性至強類久不通候記室自知罪過

莫道偶乘鴻便附問台履諸惟崇炤不宣

答臨憲副

承錫試卷披閱之皆琅琅珠玉也諸士得收筠
籠便作佳品矣敬令兒輩捧讀之

與友人

承尊委不敢辭所謂代大匠斲者也徒傷手耳
幸削而用之

又

八卷二十九

讀來教敬如命弟下里之音適以點汗尊朋耳
如何如何

與金獻廷正郎

冊車之弄已非盛事頃加稅焉既困矣又重以
中官之出困之困也第恐聞風畏縮裹足不敢
行耳門下長材區畫無難事何俟皀生鼓頰乎

復宜黃令顧頴泉

天下吏令爲難江右令爲尤難此不佞舊所身

親而知者也門下循良之聲飛播人耳音子游
以武城治李路以蒲治卜子以莒父治宓子賤
巫馬斯並以單父治當時豈無他官然皆以宰
稱宰上宣主德下澤民生功至大也門下功
與古諸君子等視不佞在錦江好醜初爾主器
者懸冰鑑于上必且推重門下區區荊棘之地
豈足以羈鸞鳳哉不佞才能無可比數曩爲令
而令拙今叨言責而言愈拙日夕惶懼不知所

八卷三十

三

出掖垣梧竹相顧無色矣門下以憂國之忠懷
濟時之略胸中必有長策何以教我

簡朱貞石憲副

首夏接率札今已金飈荐涼矣明公豐功偉烈
與日俱積行行仰止高于太山而不佞罪謬彌
多深自刻責夫夜行必以燭夜行而不以燭俟
俟其何之今不佞庸於天下事猶夜行也而明
公在豫章爲上官在南垣爲先進非明公爲我

燭而誰爲之乎茲因役便敬佈腹心不備不莊
伏惟垂鑒

簡楊老師後山

伏聞日月不假光於幽房雨露不借澤于朽糜
物必有所受而施也某曩歲待罪安仁師不我
棄附賤姓名于荇刺之末遂使焦桐入爨更作
良材老母倦途給爲用物每自懷想愿則有之
然非所堪也數年以來未獲申區區之私寔乃

卷二十九

三五

罪由踈嬾非敢擬叔向不謝祁奚之義吾師重
望在朝天子托以董河之役蓋黃河之患自
古憂之 本朝爲尤甚吾師負經理之權運神
明之智必使河伯效靈陽侯安節 陵寢釋震
驚之虞漕艘慶收往之利淮陽上下居民免于
壑溺功德之大當不在禹下某濫叨南省時事
多虞 聖心獨斷吾師情同恤緯籌之必已熟
矣庶幾惠我南車俾毋隕越貽師門羞

復張順齋司理

昨屈從者惠臨聊藉竹木以酬一日之歡耳肴
酒闌如也主臣主臣辱賜佳刻重以妙藥真是
以肩長卿而踵道子置之齋頭把玩不能釋

答張鳳梧公祖

屢辱記存禮踰分外感佩之念五內如結采金
之役 聖心堅不可破以台下一反復陳說不可
得況不佞蠅蛙微響何足云乎聞孝豐興役尚

卷二十九

三六

緩浙東已作何狀湖中蠶事前已兩歲不登今
年亦十損七八民生痼瘵日甚一日乳翼之力
實惟台下

鄭侯升集卷之三十

歸安春寰鄭明選侯升父 著

書

復王損菴年丈

門下博學多才爲執林赤幟謂宜久借木天備天子旦夕顧問不知云何蒙此小挫馬遷下蠶室李白流夜郎文士多屯自舌其然弟以椎魯之質謬叨南省猶使木鷄司晨土狗司夜其不能鳴也審矣以不能言之夫丁難言之世結舌則廢職啓口則無當處此極難門下其謂我何

六卷三

答張文峯憲副

季夏之杪有八行奏記室想未到也乃翰貺又遠及矣相思之念彼此同之貴治蠻獠錯處門下憂其難理比來寧帖無警則賢者坐鎮之力也

主上兩宮未建三殿復燒天災鄭重可爲寒心

頃者適祖議蠲選取議行廢賢議舉意謂

聖心驚惕大異往昔尋見章疏又多中格有不可惻者萬一因循更如故轍何以上答天心中慰人望凡爲臣子疇不注念況不佞濫叨言責將持何策以動天聽乎言之可流汗相知萬里聚首無期偶乘便羽肅此附謝併致報私伏惟鑒存

與少司馬李克菴

六卷三

方今倭奴不靖頻兵朝鮮且耕且牧而我暴師萬里外裹糧而從是彼以不戰坐疲我中邦也倭奴借朝鮮以疲中邦朝鮮借中邦以當倭奴而我則自困矣臺下抱文武之略懷憂危之心一切機宜必有妙用書生何能知之頃者天子附髀思頗牧海內將帥之材將羅而致之某例當有所推舉然聞見狹陋旁詢博采僅乃得之小疏具稿呈覽自知無當惟臺下裁擇

與少司馬許敬菴親翁

漢口要地城之役通都稱便議者往往中止大抵惜重費憚鉅工耳然國家事體自與士庶不同費未見爲重工未見爲鉅也今旣不能城水兵之役豈宜併寢昨見高議謂彼地有警可移南京兵往恐非完計兵冢之變常在呼吸萬一事起潛伏急未及聞移兵而往豈能相及江南江北便如千里不敢可謂近也且其地居民以此兩議紛紛來乞者有日矣頃聞未識見采彼固日夜望之而城與水兵兩寢非所以答人望也人之作事常激發於有事而因循於無事今以多事之日值明公任事之人然且失此不爲何況他日又誰復言之而誰爲之難矣難矣僕初無成心必行已見要以事理如斯故復云云願更審問而熟計之

鮑大參張蓮濱

卷三

三

門下才請出羣名聲載道不知誰爲長舌有此想一見報至不勝錯愕蓋捐心而扼腕者久之君子能爲無可謗不能使人不謗已人有口而人言之固且柰之何哉人生仕宦如涉大津雖有沙棠之舟不免於震風而洪濤要極神正體善自振舵以待其定而已故曰知其無可柰何而安之者命也且世之名公鉅卿中間蹟而復起者不少豈以旦夕小挫計哉幸勿爲動面晤無從臨書耿耿不盡所云

卷三

四

答萬震澤撫臺

蓋聞昆吾步光之劍然後可以截玉江州明月之珠然後可以照乘方天下無事雖中庸之材不難任使及騷屑槍攘之日非豪人名士不足以肩重大而濟艱難比年國家多故天子拊髀而思良將甚於饑渴臺下忠懸日月思出風雲正其人也昔元直薦武侯於草廬蕭相拔

淮陰於行伍僕明謝兩子偶有國士臥龍之識
譬彼幽房適通一隙當今東方不靖天兵遠
事絕域之外初得兩捷似有勝形以近所聞差
不疆人意後事利鈍難以預料明公建牙要地
所仗發紆忠憤躊躇畫策京師杆蔽寔惟賴
之日見大䟽條議募兵屯田諸務悉中機宜於
所施行已見梗槩漢李牧守鴈門匈奴不敢南
下天津有公斯非其儔歟遠辱存注九頓稱謝

卷三

五

北望燕雲曷勝翹企

答江續石大叅

僕聞仁者不韜德以忘物智士不闕才以廢功
故乘雲而上驤者應龍之神變也相時而立業
者豪傑之芳軌也巨闕在匣肅慎在箴雖利無
益於用明公懷瑾抱瑜常慨然有報國之思
僕聞之熱矣而今天下方多事乃令肥遯丘園
不自表見以釋

王上四顧之憂僕誠惜之是以忘其力薄言細
輒便妄相薦揚不足以稱道什一僕聞易州古
之范陽控扼幽薊紫荊倒馬諸關爲防虜入塞
要害之地然古稱范陽天下精兵處也若以明
公之材齊以節制論以忠義可令三軍之士前
無生慮願明公此行揚衝奮氣一洗平生腹中
之奇信天朝之威武奪老上之驕志使牧馬
不來區脫遠徙郎山易水之間目不暇煇燧耳
不聞鏖斗人人高枕而鼾卧焉此明公所能辦
以報天子之知遇者也僕將敬待之

卷三

六

答姚羅浮侍御

采金大役一發武夫之口遂致貂璫分出發鑿
遍天下決絕地脉傷殘民命皆起儉人生此禍
胎不可復解如水之有防決之甚易寒之甚難
適接大䟽及圖說見其民人死傷流竄勞苦悲
哀之狀愀然在目令人酸鼻痛心不可終視臺

下上憂社稷下憫元元用意懇到至此極矣
郡孝豐亦興此役去年闔邑驚懼獸奔鳥竄若
逃水火某不自量其綿薄妄具小疏昧死上陳
不蒙采納然以臺下忠劉之辭謂宜鬼神可泣
而

主上如山不可動搖如僕蠅鳴又何足云乎方
今東夷不寧王師暴露北虜驕橫大將隕亡內
伏隱憂外生大難誠恐一朝兩潰雖智若良平

六卷三

七

莫可枝梧爲之柰何凡我臣子實同此憂揮涕
裁答不識所云

答陳愚所大叅

今有飛燕赤兔熱而不能用不能越階序有人焉
輟而乘之乃可以朝崑崙而暮若水故物之可
寶者貴人用也以臺下之材於海內指不多俯
顧今伏處林丘無所自試此天下所共惜豈獨
僕哉況今天下多事需材孔亟所倚以肩洪負

重非公其誰比來嚴廟之上門戶分立相排相
擠蓋古之樹黨者止於明讐而今乃智網陰張
機鋒詭設若射工含沙中人不見其形毒已入
骨太平之世不宜有此臺下得無慮乎使旋附
謝伏祈台鑒

役李露洲

僕自弱冠時從尊君登賢書其後結驪者二十
餘年情均骨肉內豈獨在白門之日哉懷舊之心

六卷三

八

敢不夙夜以干朱穆之誚每從鄉故問及足下
輒言足下力能自給不虞如來書所云云也然
存念之意固自不忘謂當俟夫子東還以餘儀
相贈耳嚴廊之上清議甚嚴而南中尤甚既不
敢自受請托又不敢代請於他人卽欲曲情恐
不能當足下意若肯儼然而來留止官齋有園
池花木頗亦宜人足下游息其中斗酒高言不
計月日亦甚願也嘗掃室以俟

答鄭成軒

懷隆天下要害地也

主上簡閱羣僚特以重寄寄門下而舊兵已調新兵未可用門下以爲憂憂之是也不佞竊見海內練兵率皆循習故事不求實用非不布陣列營也不識變化非不習射也不必命中其去優人持木兵相鬪幾不遠矣如此則舊兵與新兵何以異今懷隆兵雖新集以門下之能及時

卷三

九

銳意練之他日勁兵卽今日新兵耳此不望之門下而誰之望乎南中之兵門下所親見名爲營實不堪任使一旦有緩急其可慮不減懷隆獨賴社稷之福僥倖無事非長策也曩者尊君提兵於宣大閩西之間卓然有聲邊陲至今賴之今門下吐胃中之奇與尊君後先光映目爲幸良在今日不佞其敬待之

答周海門僉憲

門下天種令德挺然以理學自任曩歲幸從杖屨親承妙法世所希有第夙稟鈍根未能了義寶筏在前莫之知渡言別之後金龍靈迹聽講無繇徒生懺悔公車過滁州辱遣後知府爲喜出蚩迷子尚有善緣爲長者所哀感恒聞玉體有恙疏且乞身恐天下方多事當計養生病不暇計身病也不佞非文苑不能問維摩安隱稽首來信以復軟音

卷三

答同年黃新陽

門下通籍三十餘年矣後進者或至公卿而門下位不過四品循遭迴而不能前每爲怪而惜之古之人或一日而九遷或十年不調故馮唐嗟郎署之老潘岳嘆官序之拙遲速屈伸夫亦有數崑崙之桃三千年一華實將奇異之材顧不速成耶弟承乏南中值國家多事之日細故毋論論其大者如外則東夷未寧王師又露

內則中官四出閭閻驛驛雖云社稷有福杞人不無隱憂而才謏智疎無所建白心甚自耻所伏知己庶幾肯惠教之弟久缺通候反辱翰貺遠頒以勤執事九頓稱謝併附芹私諸不盡言統惟垂鑒

與諸孫書

宗門子姓獨老夫一派差爲繁衍餘皆凋喪落如晨星良可浩歎老夫賴先人之靈叨得微

六卷三

十二

祿每念若輩艱窶慕范文正公義田之風願未有餘力略分俸餘以助朝夕人各五金庶其收之

答齊主簿

門下素處清班一旦煩以簿書之事大才小用良可稱惜然職司近民功德易積勞其身而民佚屈其身而道尊丈夫亦何辭焉惟願高賢益樹明德

答鄒秀才

一見門下知爲令才僕何敢惜片言不爲門下介紹第歲已入夏家各有師人各有友塾中無虛席矣將誰爲言之譬如飲食既醉既飽饕人乃始奉熊蹯而進之衆賓瞪目莫能投箸物非不貴失其時也僕言固不足重乃門下來又晚愛而莫助實違我心惟門下亮之

答王忠銘座師

六卷三

十二

伏讀兩大疏一以病乞身一以身病喻天下病晉維摩居士爲衆生病故病今天下病幾在膏肓此吾師所爲病也疏中條列信爲良策入口甚苦沉疴可立起且以師爲倉公何可言去計天子必自勉留無待弟子言也某頃亦有小疏知其無益然且言之者區區之情不能自已耳敬具稿呈覽

答李莘堯

歲將除矣追思一年之中罪愆萬狀遽百玉行
年五十而知四十九年之非以彼高賢猶自警
若是況如弟者乎伏讀來札祇令人羞尊役告
旋頓首附謝獻歲萬福併以爲祝

答吳少溪

門下扉屨久不投跡白門矣北山有靈將無移
文相誚乎張公善卷未足盡賢達佳致也獨如
僕者托身樊籠感時事之艱虞恨微才之蹇拙
雖日與江山相對有目無情徒增抑鬱耳故人
有心必念我也敢私佈之

與王時立

良朋相會人情所驩故張敏馳夢於六國范式
路信於千里蘇卿執手於河梁魏文追恨於南
皮古今同心豈有異哉僕與足下弱冠定交情
同膠漆自弟外游十年寥闊尺牘暫通形容罕
接及乞身還鄉謂可綢繆款洽敘平生之悃而

卷三

三

足下又挾策上長安少別之間便幾一歲我出
子留我歸子出如相避然聚散之難一至於此
每思昔日相與之初時方妙齡去百年甚遠張
儀度日不圖一朝老大易於反掌西日難追朱
顏頓謝夫盛年易衰心朋難得雖會不虛日見
必盡驩猶恐義和急節燕笑無幾況又中間萍
分星散動隔十餘年者哉昔王叔中道迴舟子
高抗手止涕此兩君者僕誠重其高風然非性
所能也是以旦暮願見若凍餒之思衣食而又
抱衾伏枕龍門莫趨所望玉趾頻繁惠顧商道
義之高深評文章之得失旦晝不足繼以華燭
往事已矣是所冀於將來叔純相遇并傳示之
上座師王忠銘宗伯

卷三

四

食從遊於馬祖仙巖間俯身嶮嶮之洞漱齒清
漣之瀨懸崖萬仞雲梯矗立夫子攝衣而上勢
若騰空衆人逡巡而不能從已乃飛觴命酒授
簡賦詩曠然與造物者游當是時且不知爲師
弟安知爲官靜言思之洵可樂也然而嘉會難
常人生易別曾不數日公車又發豈不悵哉其
後某幸不獲罪戾竊轉南垣日夜望夫子之至
供几杖以周旋而夫子專精丘壑乞身之疏鄭

六卷三十一

五

重不止昔伊公樂道三聘終出姬旦明農竟亦
留後達人相時變化通而不膠身之當退不難
自引苟用我也豈必回藏今夫子荷

主上之知九辭而九不聽亦可翻然出矣何必
守飛遜之高節廢利濟之弘軌哉某因公役敬
問起居併以勸駕南鄉炎州延頸以待

復方伯鄒肖巖年丈

往歲 都門僅一見遽復分散情密形疎久闕

間倏忽華札豐儀不遠千里以勤執事感興
并髮效兩冠朝鮮朝鮮君臣未聞背城一戰日
請兵請餉於我已則束手而欲我代之間 天
子重我落鍾憐彼弱小毅然與師款授然倭衆
我寡倭主我客全勝之策尚未可定而五年之
間壹以主封爲長計內備廢弛一朝難振尤爲
可慮昨嘗謬陳小疏未蒙 天聽此固書生之
譚本不足採無論已登萊之地倭來甚便兵食

六卷三十一

二

空虛足下深以爲憂具見爲 國家分猷共念
之義願偕撫臣戮力同心以濟大事是所望也
翁丈芳聲飛播傾動都邑乃深自損抑承及荷
菲譔光之德固乃如此若弟以聾瞽之夫居耳
目之任據非所據躬蹈蒺藜之困感時觸事間
嘗作咿嚶之語効微誠於

主上然精不能貫堅識不能籌務徒言何益適
以見其咽嗒無當耳每念及此令人赤頰役旋

王立佈謝兼附薄私以木桃報瓊瑤懼不稱也
惟差涵之

答尤總兵

昔鮑叔存筦仲爰樹九合之勳徐庶舉武侯遂
成三分之業萬世而下稱兩君子知人然當其
時仲父困于檻車臥龍潛于南陽皆沒沒未有
表見徐鮑獨朗鑑玄識拔于衆人之所不知故
稱難焉若門下樹牙秉節立功名于絕塞之上

卷三十

三

有日矣僕從縉紳先生遊咸屈指門下偶一隨
聲和之此門下自足爲天下重僕何足以重門
下亦僕爲國舉將才詎爲門下植私交也比來
倭亂甬平虜防嚴亟薊門天下爲要寧處門下
乘旋其間令望主統魏牧馬屏足是所厚望若
豐儀例不敢領附手完璧幸諒

與祝石林年丈

北斗回春東風荐暖丈之福與歲俱新矣若不

佯病彌年日與藥石爲伍未知何日可遇
長樂君也昔玄晏痺疾誦讀不輟僕亦竊效此
風以樂歲月已耳

與吳曙谷年丈

曩文奉使南楚道經留都僅一接履已尋復
雨散以迄于今相思如渴會晤末由室遠之嘆
乃今信之吾丈以琬琰之材居太史之職抽毫
振藻城一代之陽秋而又覽皇墳于石匱探帝

卷三十一

六

典于玉堂游衍姪孔之書備表臯夔之望真不
朽盛事如弟抱病經年一切世故悉已屏絕頃
結廬橫山之傍杜門養拙日據胡床觀清溪之
容與玩雲物之變幻親朋間至摘蔬命酒賦詩
作樂或乘竹輿僦伴阡陌與二三野老占水旱
講桑麻乃不知疾病之在身也安知有他丈最
愛我以爲何如友生王某歲薦入京師乘便附
候行舟過發書不盡言

與戈晴寰沈禹陽祝心齋年丈

奉別以來奄忽載半追思曩時昆弟羣集移日
譙笑杳不可得弟自東歸寢疾沉綿日事藥餌
頃來手僅能捉筆顧未能運指作書然已自分
爲天地廢物卜居橫山之陽結茅屋三間左環
溪水漁舟賈棹往來容與右有丹崖翠嶂林木
蒼茸蟲吟鳥噪以及夫風煙雲日傾刻變化千
態萬狀令人瞻顧不暇而日與親故校書命酒

八卷三

九二

以送歲月亦足樂矣若樹功揚名與二八追踪
比跡躋世三五之盛此吾丈事業弟在衡門矯
首待耳

與王時簡

足下蒙子復喪甚爲悽惋病不能趨唁云如
之何東門吳子死不哭信非情禮卜子喪明亦
太甚矣尊大人春秋高願足下節哀養性無傷
其心

答余漢城年丈

屢辱華札知丈不我遐遺勤念無已交情若此
不讓古人弟自抱病東歸已三易裘葛大症財
去十七然已無意世事結廬山陽仰眺雲山俯
瞻溪水禽魚卉木日夕爲侶人生貴適志雖在
伏枕不欲減此樂也公車游武林其地有驚峰
龍井孤山六橋形勝冠絕東南乃不得持斗酒
從游其間豈非恨哉丈酒人不少然座中無鄭

八卷三十

三

氏子未免一怏怏耳

答大理丁敬宇親翁

承念小兒德器文學兩事非篤愛何有此言士
先器識而後文藝乃其童心尚熾辟彼特牛正
未開習惟不佞義方有關心竊愧之然不佞之
子猶親翁之子也更望金玉時加鞭策

答友人

門下粹稟玄標下帷潛養修太史公之業而墨

妙雄篇足稱兩絕不佞津津向慕蓋已有日茲
獲把翫新刻無論詞源倒峽而神理躍然進乎
技矣持以技幟金臺當爲顏行笑感也承不鄙
夷命序簡端恐有佛頭着糞之懼未易輕搦管
耳諒之

又

謗言罔極自古云然浮雲終日在天不能損日
黃育持刀而斲水水不爲之傷譏何害焉必若

八卷三

三

人言則是馬援載珠張儀盜璧矣雖然止謗莫
如自修願門下益勉旃

與嚴西荅

佳公子翩翩俊材乃知神物固自有種潯暑中
未能一申燕款少俟西山爽氣當圖爲平原十
日之歡耳幸諒

與長興令金養初

有才爲難有才而不負其才爲尤難今世聰明

之士往往自矜其能輕視邑令以爲不足爲然
達人才通巨細惟上所命詎有擇取今以君侯
之才可宰割天下暫試以雉城黑志之地乃獨
殫心力家其官而予其民以爲一方造福其度
越當世遠甚夫隨分效能者用世之通識也因
才授任者官人之定衡也主爵者知君侯非百
里才不可久煩以區區邑事計旦莫且不次擢
耳某忝屬旁治願望見顏色有日矣不幸有犬
馬之疾無能趨謁敬遣頑兒蒲伏塔下以通不
佞之心神逐書馳不勝翹企

八卷三

三

與安學博

曩先生司教敝邦諸弟子負輒爲不佞言先生
有道君子也及先生著孝行類編命不佞爲序
孝者萬善之君先聖王重之末世教學兩廢孝
道陵遲先生獨著書陶鑄後學然後知先生果
有道君子也不佞抱病東歸先生已移官乃竟

不得一窺顏色豈不悵哉表兄姚某入應
問先生無恙姚雅善文學又旁通和緩之術
禁方家貧頗仰此自給倘遇病者幸為吹噓

答封游擊

昔在望都見門下談兵策事有吞夷滅虜之志
固知門下當今國士也夫呂望鷹揚之烈非待
塲野之師也孔明臥龍之才非待祁山之兵也
彼其所為興周而翼漢者蓋在垂鈞磬溪抱膝

卷三十

三

南陽之日矣門下夙韜韜鈴令推轂當一面之
任從容指麾吐曾中之奇畫標名銅柱之鄉策
勲玉門之外如蠶覆手耳此丈夫千載之業也
願自努力不佞抱病乞歸杜門屏跡無意世事
久矣門下不忘一日之好惠我雲箋山林弃人
何以蒙此附使稱謝不一

與陳弘宇公祖

德星所臨其地必昌台上下治西吳而西吳悅繼

治全浙而全浙悅今復開幃南楚惟是三洲之
澤之間必忻忻然揚衡矣然兩浙之民見君侯
一旦捨去有攀轅遮道而不忍釋者鄙人得矣
如吳人何乃知東征西怨南征北怨語不誣也

答何二公祖

撞弘鐘者必有餘響佩幽蘭者必有餘芳天不
佑我士民公車一旦捨去然何武之思至今不
絕乃知仁人動物不繩而結不膠而固精相召
也不佞抱病山林萬事簡略未嘗通姓名一問
起居顧蒙翰貺交頒不遠數千里以勤執事且
感且愧拜使登嘉尚容修謝

與銓司陳蠡源

曩在白門幸得執鞭奉事左右門下亦不以某
為不肖優容而引接之自謂御李之驪不足過
也不虞遽犬馬之疾乞身還鄉遂與長者門牆
頻相隔遠悵如之何今天下東驅日本西蕩播

卷三

三

夷可謂社稷之福然外患雖平內憂未釋有識之士向爲凜凜門下懷瑾抱瑜蒙 廊廟之知負蒼赤之望得無有躊躇而不能解者乎不佞夷歸以來自甘麻棄倚山爲廬畜魚種果以供朝夕有先人遺書日誦數百言間與親朋引滿以爲足矣門下謂我何哉羽便附候福山不勝翹想

歸安春霖鄭明選侯升父

著

批言

尚書古文

古文尚書洪範篇云無偏無頗遵王之義今文尚書頗字作陂字吳氏韻補云唐玄宗以頗字與義字韻不叶故改為陂字按古者儀義二字讀聲皆如俄其韻正與頗叶易小象以失其義

卷三十一

一

叶凶如何太玄經以不偏不頗叶各遵其儀書傳中此類甚多呂氏春秋引尚書作無偏無頗遵王之儀此尚仍古文之舊然孔安國書傳云陂音秘舊本作頗則漢時已改頗為陂不自唐玄宗始也

舜妹

列子云舜弟妹之所不親也父母之所不安也按綱目舜妹名穀三又列女傳云瞽叟欲殺舜

舜之女弟繫憐之與二嫂諧則是舜有二妹耶越絕書云舜父頑母嚚兄狂弟傲是又當有兄矣

王餘魚

爾雅比目魚郭氏云狀如牛脾鱗細紫黑色一眼兩片相合乃得行今水中所有之江東又呼為王餘魚邊讓章華賦比目應節而雙躍唐章懷太子賢註云比目魚一名鰈一名王餘不

卷三十一

二

比不行是皆以比目王餘為一種也爾雅翼云王餘長五六寸圓如筋潔白而無鱗若已鱸之魚但目兩點黑耳又引博物志曰吳王江行食鱸有餘棄於中流化為魚名鱸餘今金陵尚有鱸殘魚則是以王餘與鱸殘魚為一種又劉涓子解吳都賦雙則比目片則王餘注云比目東海所出王餘魚其身半也則是以王餘為比目之半近一友人自松江來以比目魚相贈其狀

如牛魚一面有鱗一面無鱗有骨而無腸然有兩目相並似非比目魚愚意一目兩片而並行者比目魚兩目一片而單行者王餘魚正吳都賦所謂雙則比目片則王餘者也友人所贈疑是王餘魚非比目魚若鱸魚我浙中有之圓白無鱗其目兩點黑目是一種與王餘不同比目王餘鱸殘凡三種以其形相似則誤以比目爲王餘以其名相似則誤以王餘爲鱸殘耳又

卷三十一

三十一

按韻府云越王食魚未盡以半素之爲魚者遂無一面名半面魚然則友人所贈者非王餘魚則半面魚

柳下惠

韓詩外傳云王子比干殺身以成其忠柳下惠殺身以成其信伯夷叔齊殺身以成其廉柳下惠殺身事無聞晉書孫登謂嵇康曰子才多識寡難乎免於今之世矣後康果遭非命作幽憤

賦曰昔慚柳下今愧孫登柳下惠果殺身以成其信何漸耶按列女傳云柳下惠死妻誄之曰夫子之不伐兮夫子之不竭兮夫子之信誠而與人無害兮屈柔從俗不強察兮蒙耻救民德彌大兮雖遇三黜終不蔽兮愷悌君子未能厲兮嗟乎惜哉乃下世兮庶幾遐年今遂逝兮嗚呼哀哉魂神泄兮夫子之謚宜爲惠兮以此觀之殺身之事其無可知矣

卷三十一

四

舜妃

尚書云釐降二女於媯汭禮記云舜崩於蒼梧之野蓋三妃未之從也列女傳云堯之二女名娥皇女英大戴禮帝繫篇云舜娶於帝堯之子請之女臣註者以女媯娥皇女英爲三妃漢地理志又云陳倉有上公明星黃帝孫舜妻首冢祠則有四妃矣杜氏通典云帝嚳四妃象后妃四星堯因之舜不吉而娶故不立正妃止三妃

據此則不得更有一妃也按古氏星經云太白
星其號上公又云女媧星太白金妻居南斗
食厲天下祭之謂之明星然則陳倉之祠蓋祭
此星其謂黃帝孫舜妻則誤也山海經又云舜
妻登比氏生宵明燭光則又有一妻豈亦託語
要以通典之說爲正

區以別矣解

論語云譬諸草木區以別矣晦翁註云區類也

卷三

五

蘇子由云區如瓜疇芋區之區讀如丘愚按草
木屈生曰區禮記云區萌達是也音勾言草木
屈生之時已別矣

黃鐵

尚書呂刑云墨辟疑赦其罰百鍰孔安國註云
六兩曰鍰鍰黃鐵也禹貢云厥貢惟金三品謂
金銀銅古者金銀銅鐵俱號爲金舜典金作贖
刑之金呂刑其罰百鍰之黃鐵皆謂今之銅也

古人贖罪悉用銅漢始改用黃金但少其斤兩
令與銅價相直

笋根稚子

杜詩笋根稚子無人見沙上鳬雛傍母眠稚子
或以爲童稚之子夫稚子雖小豈遽爲笋根所
能蔽或以笋之初生者爲稚子唐人食笋詩云
稚子脫錦綳是也然旣言笋又言稚子亦不爲
妥愚意稚子當是雛子之誤下以鳬雛對雛子

卷三

六

尤爲穩貼

西王母

自古以東王公爲男子西王母爲婦人漢杜鄴
云西王母婦人之稱然山海經稱西王母蓬頭
戴勝鋸齒不言其爲婦人譙周云余聞之代俗
以東西陰陽所出入宗其神謂之王父母禮稱
大父母爲王父母東王公者東方之神屬陽尊
之爲王父西王母者西方之神屬陰尊之爲王

王母未必真婦人也

鴟夷子

范蠡浮海變易姓名自號鴟夷子皮龍會云鴟夷酒器范蠡自號鴟夷子言用舍隨時不定也解未爲得吳王取馬革爲鴟夷盆子胥沉之江蠡故取以爲號蓋以子胥自鑒也

警枕

司馬光讀書作警枕按錢鏐王亦作警枕名不

六卷三

七

贈龍蔡邕有警枕銘云應龍蟠蟄潛德保靈制器象物示有其形哲人降鑒居安聞預則警枕自漢時已有之矣禮記少儀云笏書修苴苴弓因席枕几穎杖琴瑟註云穎警枕也此當又在漢之前

殺字義

丹鉛錄云白樂天半開花詩西日憑輕照東風莫殺吹自註殺去聲音頃俗語太甚曰殺元人

傳奇忒風流忒殺思今京師語大曰殺大言曰殺高蓋假借字此說是矣而未盡也余觀學林云閭里鄙語有以音切爲呼者如突鸞爲團屈陸爲曲鴟崙爲渾鴟盧爲壺忒殺爲太咳洛爲殼也然則忒殺音切卽爲太不必假借

海青

吳中方言稱衣之廣袖者謂之海青按太白詩云翩翩舞廣袖似鳥海東來蓋東海有俊鶻名

六卷三

八

海東青曰言翩翩廣袖之舞如海東青也

樂府飲馬長城窟行

文選樂府飲馬長城窟行云青青河邊草綿綿思遠道一篇下云古辭注者云不知作者姓名今按此篇於蔡中郎集中見之當是蔡邕作

古曆

蔡中郎說月令不用三統曆問者曰旣不用三統以鶡耒爲孟春春中鶡耒爲二月節三統

也獨用之何曰孟春月令曰蟄蟲始震在二月也中春始雨水則雨水二月也以其合故曰之今曆以雨水為正月中蟄蟄為二月節與三統法不同愚又按顧頌作曆正月朔旦立春五星會于天歷營室冰凍始泮蟄蟲始發則是顧頌曆蟄蟄亦在正月

碧紗籠詩

王播客揚州大蘭寺僧厭苦之飯後擊鐘播題

卷三

二

詩云上堂已了各西東慙慙開窓飯後鐘後二紀鎮揚州訪舊詩碧紗籠之矣續云三十年來塵拂面如今始得碧紗籠今傳奇以為已蒙正非也

杜甫曲江詩

杜甫曲江詩云一片花飛減却春風飄萬點正愁人且看欲盡花經眼莫厭傷多酒入唇余嘗見一古本風飄落花飄連用三花字更妙

左慈介象

魏左慈在曹公坐曹公曰所少者吳江鱸魚為膾耳慈求銅盆貯水以竿餌釣須臾引一鱸魚又吳孫權與介象論膾象以鱸魚為上權曰此海中魚安得之象乃掘埕得水投竿釣之不移食得鱸魚一時兩人事適相類

坐隱

唐孫過庭書譜云潛神對奕猶標坐隱之名樂

卷三

二

志垂綸尚體行藏之趣按王郎以圍棋為坐隱

接羅

唐詩多用白接羅韻釋云接羅白帽也爾雅云鷺春鉏註云頭翅背上皆有長翰毛今江東人取以為鷺攤名之曰白鷺縷縷與接羅與羅通而世說獨云接羅今之欄衫也二說不同李白詩云頭上白接羅則亦以接羅為白帽而不以為欄衫矣

阿瞞

今人但知曹操爲阿瞞不知唐玄宗亦稱阿瞞
唐語林云開元二年春上幸寧王第敘家人禮
樂奏前後酒食霑霽上不自尊皆令樂於寧王
上曰大哥好作主人阿瞞但謹爲上客注云上
禁中嘗自稱爲阿瞞杜氏通典亦云

角

楊升庵丹鉛餘錄云今制吹角以爲起於曹子

卷三

十一

建其說出於胡公儼集中然不知其所引何書
也按杜氏通典文獻通考陳氏樂書引証極爲
博洽且精詳但引晉大司馬桓溫屯中堂夜吹
角爲司馬恬所彈又引陸機爲大都督聞衆軍
警角謂孫極曰我聞此殊不如華亭鶴鳴衛公
兵法吹角十二聲爲一疊並不及于建事角果
始自于建何諸書不言自胡公始發之耶恐出
臆說此楊升菴公之論也又按事物紀原引

晉帝內傳曰玄女謫帝製角二十四以警衆
又引禮記纂曰蚩尤師魃與黃帝戰帝命始
吹角作龍鳴以禦之又答休角賦云夫角蓋黃
帝會羣臣於泰山作清角之音號令之限度也
軍中置之以司昏曉由此言之角始於黃帝明
矣胡公既妄爲臆說楊公又不言角所由起偶
閱事物紀原爲錄其說如此

蘇武子

卷三

十一

李陵答蘇武書有云足下胤子無恙
鄒東郭公批云只此一句便見此書非陵所作
蘇武豈有胤子在夷地乎按漢書蘇武在匈奴
生子名通國何謂其無

母持布鼓過雷門

漢書王尊傳王尊謁東平王太傳在前說相鼠
之詩尊曰母持布鼓過雷門按曾稽雷門上有
一大鼓圖二丈八尺聲聞洛陽晉孫恩亂軍人

斫破有雙鶴飛出後不鳴冀州有鼓山山上有石鼓時時自鳴亦此類也

楓香

杜詩色難腥腐食楓香注以色難腥腐引王方平事以食楓香引佛書云凡諸所嗅楓與香等非也按山海經有山曰宋山木生山上名曰楓木注云卽今楓香樹也杜公他篇又云獨歎楓香林春時好顏色此豈亦引佛書耶

蹋踏歌

卷三

三

續仙傳藍采和歌於市曰蹋踏歌藍采和世界能幾何紅顏三春樹流年一擲梭古人混混去不返今人紛紛來更多朝騎鸞鳳到碧落暮見桑田生白波踏踏歌徒哀切蹋踏連手唱歌也韻府羣玉作踏踏歌非也又隋志周宣帝與宮人夜半追臂蹋蹋而歌蹋蹋蹋蹋義侍通用

換驚經

元章書史云黃素黃庭經陶穀跋以爲山陰道士劉君獻羣鸞於右軍乞書黃庭經及龍首書載寫道德經當舉羣鸞相贈非黃庭經也李白送賀監詩云山陰道士如相見爲寫黃庭換白鸞豈米公因此遂以黃庭經爲換驚經耶李白局於音之欲諧故借黃庭字其集中又有詩云右軍本清真瀟灑在風塵山陰遇羽客邀此好鸞賓掃素寫道德經筆精妙入神書罷龍鸞去何曾別主人則是以道德經爲換驚經矣

囁囁

韓昌黎文云足將進而踏起口欲言而囁囁考廣韻玉篇皆云囁囁多言也如韓公所言則囁囁乃不言之狀義正相反按唐實筆言若不出口時人號爲囁囁翁此與韓公之義合李林甫稱白樂天亦爲囁囁翁二說未知孰是

曾子孟母教子

非子曰曾子之妻之市其子隨之而泣其母
曰女歸顧反爲女殺彘適市來曾子欲捕彘殺
之妻止之曰特與嬰兒戲耳曾子曰嬰兒非與
戲也嬰兒非有知也待父母而學者也聽父母
之教而欺之是教子欺也遂烹彘又韓詩外傳
云孟子聞東家殺猪問母何爲曰欲啖女母悔
曰適有知而欺之是教之不信也乃買肉以食
之二事相類蓋古人教子如此

子羔之難

家語云季羔爲衛之士師則人之足餓而衛有
崩墮之亂季羔逃之走郭門則者守門焉謂季
羔曰彼有缺季羔曰君子不踰又曰彼有實季
羔曰君子不隧云又云子路與子羔仕于衛
衛有崩墮之難孔子在魯聞之曰柴也其來由
也死矣據此則子羔之難因崩墮也韓非子乃
云孔子相衛弟子子臯爲獄吏則人足所刑者

守門人有惡孔子于衛君者曰尼欲作亂衛君
欲執孔子孔子走弟子皆逃子臯從出門頭危
引之而逃云此事所載與家語異據韓非子
則則人名危

喪家狗

孔子適鄭與弟子相失獨立東郭門外或人謂
子貢曰東門外有一人焉其長九尺有六寸河
目隆額其頭似堯其頸似臯陶其肩似子產然
自腰以下不及禹者三寸墨然如喪家之狗按
註喪家狗主人哀荒不見飲食故墨然不得意
孔子生於亂世這不得行故墨然是不得意之
貌也然則喪字乃平聲讀作去聲非

鼃鼃猿猿

焦貢易林云鼃鳴岐山鼃應山淵淮南子云燒
鼃致鼃卑雅曰鼃大鼃也鼃以爲雄東晉發蒙
記曰猿以猿爲婦

純絨總

羔羊之詩一章曰羔羊之皮素絲五純二章曰羔羊之革素絲五純二章曰羔羊之絳素絲五純朱文公註絨字無解純字總字皆云未詳按西京雜記曰五絲為緝倍緝為升倍升為絨倍絨為紀倍紀為纓倍纓為總以數計之當是二十絲為絨八十絲為纓儀禮注八十縷為一宗正與此合總纓音義俱同獨純字無可考

駕鷺

杜詩前飛駕鷺後鷺鷥駕音加又古鷺切駕鷺鷥屬也一作駟鷺太玄裝之次二曰駕鷺慘於水一作鷺鷥駕字當從鳥今刻本皆從馬非山海經青要之山是多駕鳥郭璞云未詳或曰宜為駕駕鷺是也春秋魯昭公時有人曰榮駕鷺誤會引其名在平聲駕字下亦非

望羊

孔子學琴於師襄子襄子曰可於琴已習可以益矣孔子曰丘未得其數也有問曰已習其數可以益矣孔子曰丘未得其志也有問曰已習其志可以益矣曰丘未得其為人也有問問孔子有所繆然思焉有所畢然高望而遠眺曰丘追得其為人矣黜而黑頤然而長曠如望羊奄有四方非文王孰能為此按望羊一作望佯釋名云望佯佯陽也言陽氣在上舉頭高似若望之然也

諸君吾子

急就章甘楚殊美奏諸君注云進之君上非也管子云海王之國謹正鹽筴十口之家十人食鹽百口之家百人食鹽終月大男食鹽五升少半大女食鹽三升少半吾子食鹽二升少半杜佑註云諸君謂老男老女吾子謂小男小女急就章所云謂以此美味進之老人耳

淳化帖漢章帝書

淳化帖有章草千字文凡八十四字題云漢章帝書非也千字文乃梁散騎常侍周興嗣所次漢章帝時安得有此文殆後人效章草書遂誤以為章帝書耳又有義之千文亦訛

青鳥經非真經

堪輿家有青鳥經其序云青鳥先生漢人也經有云官貴之地文章插耳魚袋雙連庚金之位

卷三十一

元二

魚袋之製自唐高祖始漢時安得有乎按唐高祖給隨身魚三品以上其飾金五品以上其飾銀故名魚袋世說新語註引青鳥子相冢書云葬龍之角暴富貴後當滅門今青鳥經乃乃此語蓋真經亡而偽經出也

古篆二字至五字合一字

百篆有二字相連者合為一字寫如師望教銘小子二字書作小子秦鍾銘四方二字書作方

城鼎銘西夏二字書作西夏和鍾銘及齊銘

銘二百二字書作百伯索孟銘八月二字作八月

有有是也又有四字作一字者方寶獻十有三

月四字作月圖寶鼎十有三月四字作三月

是也又五字作一字者貝父辛卣三矢在格上

五字作五是也

周破胡

通鑑齊威王召即墨大夫語之曰自子之居即

卷三十一

元二

墨也毀言日至吾使人視即墨田野闢人民給

隣無事東方以寧是子不善事吾左右以求助

也是日封之萬家召阿大夫語之曰自子之守

阿也譽言日至吾使人視阿田野不闢人民貧

餒言日趙攻鄆子不救秦攻薛陵子不知是子

厚幣事吾左右以求助也是日烹阿大夫及左

右嘗譽者按列女傳齊威王即位九年不治委

政大臣佞臣周破胡專權擅勢嫉賢妬能即墨

大夫賢而日毀之阿大夫不肖反日譽之虞延
誦王曰破胡讒諛之臣也云於是王大寤出
虞姬顯之於朝市封卽墨大夫以萬戶烹阿大
夫與周破胡據此則通鑑所謂左右者周破胡
也至阿大夫與卽墨大夫則終逸其名矣

竈神名

莊子曰竈有髻司馬氏註云髻竈神名木赤衣
雜五行志云竈神名禪字子郭衣黃衣夜披髮

卷三十一

三

竈神名

從竈中出知其名呼之可除兇惡淮南子云炎
帝死化而爲竈神前漢郊祀志有族人炊師古
註云族人炊古炊母之名其說不同按禮記孔
子云燔柴于奧奧者老婦之祭也奧音奧而以
爲老婦之祭則師古以族人炊爲古炊母之名
似得其真

無它無德

古蛇字但作它音德蟲名入腹食人心古者

草居多被二物之毒故相問無它乎或曰無德
乎

北山詩

北山詩云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
王臣按呂氏春秋云舜之未遇也以其徒屬堀
地財取水利織蒲葦結果網然後免於凍餒之
患其遇也登爲天子衆賢歸之庶人譽之丈夫
女子振振殷殷莫不欣美故舜自爲詩曰普天

卷三十一

三

北山詩

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則此四句
本舜詩意者北山因取之以爲味亦猶不識不
知順帝之則本康衢之謠而皇矣詩因取之以
味文王也歟

羽化

柳公權貯銀杯盃一笥緘封如故而器皆亡曰
銀杯羽化矣蘇子瞻赤壁賦云羽化而登仙按
穆天子傳云北至曠原之野飛鳥之所解其羽

書紀年云穆王北行積羽千里山海經云大澤方千里羣鳥之所生及所解此其羽化之所耶

組甲

左傳魯襄公三年楚子重伐吳使鄧廖帥組甲三百彼練三千以侵吳杜預注云組甲漆甲成組文非也呂氏春秋云邾之故法爲甲裳以帛公息忌謂邾君曰不若以組凡甲之所以爲固者以滿竅也今竅滿矣而任力者半耳且組則不然竅滿則盡任力矣是則組甲者以組綴甲非漆甲成組文也

劼字

周書劼楚殷獻臣劼丘八切按毛氏云吉古之吉从士从口俗作吉非吉音確劼字音與確同當從吉非從吉也

絲忽

一忽爲一忽十忽爲一絲按劉德云忽蟬蛻絲也與絲相似故取以爲絲之數

三字名三字字三字姓

丹鉛錄云戰國人有董之葵善三字名始見於此按左傳楚有闕穀於菟玉海齊有石之紛如後有姦名一點紅皆三字名也古亦有三字爲字者世說新語注涼州刺史張天錫字公絕穀續博物志神和子姓屈突名無爲字無不爲又有三字姓魏書侯莫陳悅爲大都督侯莫陳姓也

曹操嫁女與姪

世說新語云曹公聞丁正禮才美欲以愛女妻之以問五官將五官將曰女人觀貌而正禮目眇恐愛女未必悅也不如與伏波子懋太祖從之按後漢書袁紹檄曰司空曹操父嵩乞匄攜養註云嵩見侯氏子懋之叔父太祖於惇爲從

父兄弟也惇爲伏波將軍惇卽惇之仲子然則操之愛女於惇爲姊妹可作婚姻乎曹欲許曹曾姓至以女嫁姪此禽獸之行矣

鬱儀結璘

傳稱嫦娥奔月按黃庭內經高奔章云高奔日月吾上道鬱儀結璘善相保梁丘子註云鬱儀奔日之仙同聲相應同氣相求故二仙來相保持結璘奔月世多不言也鷄跖集云鬱華之仙

卷三十一

三

與日同居儀與華古字通押耳

幘

博物志云古者男女皆絲衣有故乃素服又有冠無幘故雖凶事皆着冠也隋禮儀註曰幘始於秦人施於武將初爲絳帟以表貴賤然吳越春秋云公孫聖勸吳王遣下吏太宰詔王孫駱解冠幘肉袒徒跣稽首謝于勾踐是則春秋時已有幘矣此可補事物紀原之遺

五河

相如大人賦越五色河注五色之河紫碧青黃也出仙經

五運

三統曆以太昊木德炎帝火黃帝土少昊金顓頊水帝嚳木唐火虞土夏金商水周末以相生爲義郊祀志夏木殷金周火秦水以相勝爲義張蒼則以漢水勝周火賈誼公孫臣則以漢土

卷三十一

三

勝秦水蓋漢初尚水德張蒼之說也後尚土德賈誼公孫臣之說也史記高帝斬蛇之事說者謂秦尚金德白帝子爲秦漢尚火德赤帝子爲漢不知西漢時未嘗尚火德也至光武用圖讖始尚火德耳玉海通鑑問答辨之甚詳漢以後復從相生之說魏土晉金宋水齊木梁火陳土惟後魏尚水繼晉也後周木隋火唐土後唐亦土晉金漢水周末宋火焉

歸安春蒙鄭明選侯升父

著

批言

山東無虎

七修類纂云山東無虎按禮記孔子過泰山側有婦人哭於路者而哀使子路問之曰吾舅死於虎吾夫又死焉今吾子又死焉泰山非山東地耶果無虎則此節當是漢人偽爲之也劉向

卷三

一

說苑又云孔子北之山戎氏見婦人哭於路者其哭甚哀云其事悉同惟泰山與山戎氏爲

異耳

程生馬

莊子云程生馬林希逸註云程蟲名不定何蟲也按程豹也狼性貪豹性廉每食必有程度故名

射石

史記李廣出獵見草中石以爲虎而射之中石沒鏃視之石也因更復射終不能復入石矣韓詩外傳及說苑俱以爲楚熊渠子之事

杜詩汎愛亭

杜詩云行色兼多病蒼茫汎愛前註云汎汎之舟愛向前至江陵息此老病也此解甚可咲按本題云行次古城泛江作不揆鄙拙奉呈江陵幕府諸公所謂汎愛者蓋指幕府諸公耳論語汎愛衆而親仁公謙言在衆人汎愛之列也他篇又云汎愛不揆清壑辱又云所親問淹泊汎愛惜衰朽不知註家又作何解

竹根

杜詩莫笑田家老瓦盆自從盛酒長兒孫傾銀注玉驚人眼爛醉終同臥竹根按竹根酒器也巴人以竹根爲酒器庾信詩亦云山杯捧竹根

瑟

世本庖羲作瑟五十弦黃帝使素女鼓之悲不自勝乃破爲二十五弦禮圖舊云雅瑟二十三弦其常用者十九弦其餘四弦謂之番番羸也通之二十三弦頌瑟二十五弦盡用之爾雅云大瑟謂之灑郭璞以爲二十七弦隋音樂志云瑟二十七弦伏羲所製伏羲氏紀云朱襄氏時恒風振蕩果木不實朱襄命士達作五弦之瑟以成陰氣絙桑爲三十六弦之瑟以修身理性

卷三

三

呂覽又云瞽叟梓五弦之瑟作以爲十五弦之瑟舜立乃梓瞽叟之所爲瑟益之以八弦以爲二十三弦之瑟是二十三弦者雅瑟舜製也二十五弦者頌瑟黃帝製也五弦之瑟士達製也十五弦之瑟瞽叟製也三十六弦之瑟絙桑製也五十弦及二十七弦之瑟皆伏羲製也瑟凡七種

子弓

荀子多以仲尼子弓並稱楊倞以爲仲弓非也漢書云魯商瞿子木受易孔子以授魯橋庇子庸子庸授江東馯臂子弓馯音韓姓也名臂字子弓註云荀卿師又論語逸民朱張王弼云朱張字子弓荀卿以比孔子然則荀子所稱子弓者非馯臂則朱張非仲弓也

妄解

卷三

四

燕齊方言以勉強爲文莫或因以論語文莫吾猶人也作勉強解雖通亦不可孔子之言無如此但者果然獸名或因以史記沐猴而冠果然作獸名解亦不可若如此則此句更當有下文安得遽絕乎落霞鳥名或因以爲滕王閣記落霞與孤鶩齊飛作鳥名解亦不可若如此則此乃惡語耳安得爲千古絕唱知者能辨之

菴藹晦暖暗藹

三太冲蜀都賦云茂八區而菴藹張平子蜀都

然云曉暖蔚蔚楊子雲甘泉賦云儼暗藹兮降清壇菴藹藹暗藹暗藹蓋通用

尹公佗

左傳云尹公佗學射於庚公差庚公差學射於公孫丁與孟子不同

彭祖

列子云彭祖之智不出堯舜之上而壽八百按家語宰我問五帝德篇云堯舉舜彭祖而任之

卷三

五

王逸楚詞註云彭祖好和滋味善斟雉羹以事帝堯今四川眉州彭山縣有彭亡山唐元和志云周末彭祖家於此而亡故名是彭祖自堯時至周末始死也無論帝堯即舜至紂已一千一百五十二年况又至周末壽豈止八百乎楊升菴丹鉛錄又云彭祖餌雲母粉日御數十婦晚娶鄭氏妖姪敗道而死然太平廣記云周王學道於彭祖後娶鄭氏妖姪而王元非彭祖升菴

公誤也

社木

論語宰我論社云夏后氏以松殷人以栢周人以栗曰使民戰栗按白虎通引尚書云太社惟松東社惟栢南社惟梓北社惟槐周禮大司徒之職設其社稷之壇而樹之田主各以其土之所宜木遂以名其社與其野是松栢梓栗槐之木三代兼用之周不獨栗殷不獨栢夏不獨松也宰我之對又失之又按古文論語問社作問主松栢栗皆謂木主與魯論異

卷三

六

十三月

白虎通云十一月之時陽氣始養根株黃泉之下萬物皆赤赤者盛陽之氣也故周爲天正色尚赤也十二月之時萬物始牙而白白者陰氣故殷爲地正色尚白也十三月之時萬物始達乎田而出皆黑人得加功故夏爲人正色尚黑

以十三月爲正以平旦爲朔殷以十二月爲
正以雞鳴爲朔周以十一月爲正以夜半爲朔
十二月卽正月也邢昺論語疏亦云舜以十一
月堯以十二月黃帝十三年

十四月

一歲十二月白虎通有十三月蓋夏以十三月

爲正也及觀周雖公絨鼎銘云惟十有四月既
死霸王在下保雖公絨作尊鼎所謂十有四月

卷三

七

者嗣王居憂雖踰年未改元故以月數也十四
月之稱又怪矣

六龜八龜十龜

周禮有六龜一曰天龜二曰地龜三曰東龜四
曰西龜五曰南龜六曰北龜史記有八龜一曰
北斗龜二曰南辰龜三曰五星龜四曰八風龜
五曰二十八宿龜六曰日月龜七曰九州龜八
曰玉龜爾雅有十龜一曰神龜二曰靈龜三曰

攝龜四曰寶龜五曰文龜六曰筮龜七曰山龜
八曰澤龜九曰水龜十曰火龜

軍聲

周禮云太師執同律以聽軍聲而詔吉凶按太
公六韜云以天清淨無陰雲風雨夜半遣輕騎
往至敵人之壘去九百步外徧持箏管當耳大
呼驚之有聲應管其來甚微角聲應管當以白
虎徵聲應管當以玄武商聲應管當以朱雀羽
聲應管當以勾陳五管聲蓋不應者宮也當以
青龍又云敵人驚動則聽之聞桴鼓之音者角
也見火光者徵也聞金鐵之戰之音者商也聞
人嘯呼之音者羽也寂寞無聞者宮也周禮所
謂執同律以聽軍聲者如此

野干

百文語錄云凡世間一切有求心盡名野干是
以于爲干求之于按法華經火宅喻依狼野干

野狗似狐黑喙儀禮大侯九十參七十千五
十鄭云千讀爲犴犴侯者犴鵠而行飾千與犴
古通用百丈讀爲千求之千非也

伊尹呂望

孫子用間篇云殷之興也伊摯在夏周之興也
呂望在殷鬼谷子忤合篇云伊尹五就湯五就
桀然後合於湯呂望三就文王三入殷而不能

卷三

九

有所明然後合於文王此知天命之筭故歸之
不疑也伊就桀呂就殷皆有之然一以爲用間
一以爲飛箝此以私心度聖人矣夏本紀及帝
王世紀云諸侯叛桀關龍逢引皇圖而諫桀桀
殺之伊尹諫桀桀曰天之有日知吾之有民日
亡吾乃亡此豈用間者耶孔叢子曰伊摯在夏
呂望在殷而二國不理豈伊呂不欲哉勢不可
也此爲得之

希夷

老子曰視之不見曰希聽之不聞曰夷搏之不
可得曰微搏註音博愚意當音團以手團物曰
搏陳搏號希夷蓋取此

范杞梁築長城辨

唐僧貫休賦杞梁妻云秦之無道兮四海枯築
長城兮遮壯胡築人築土一萬里杞梁貞婦啼
鳴鳴上無父兮中無夫下無子兮孤復孤一號

卷三

十

城崩塞色苦再號杞梁骨出土疲魂饑魄相逐
歸陌上少年莫相非按說苑齊莊公伐莒莒人
逆之杞梁華周下鬪獲甲首三百至莒城下莒
人以炭置地二人立有間不能入云遂進闕
殺二十七人而死其妻聞之而哭城爲之隄而
隄爲之崩列女傳又云齊莊公襲莒杞殖戰而
死其妻無所歸乃枕其夫之尸於城下而哭十
日而城爲之崩既葬遂赴淄水死樂府有杞梁

妻出崔豹古今註云杞殖妻妹朝日之所作也
殖戰死妻抗聲長哭杞都城感之而顏遂赴水
死其妹作歌名杞梁妻焉梁殖字也杞梁春秋
時人非秦時人所謂城崩者乃杞都城非長城
梁自以戰死非以築城死也貫休所云不知何
據而妄爲之說而世俗相傳因以孟姜爲杞梁
之妻近見一士夫自關東來云同官山有孟姜
祠姜蓋澧州人其夫范郎亡其名以築長城死
姜哭之城爲之崩哭夫崩城事偶相類然范郎
非杞梁孟姜非杞梁妻也

伏羲

白虎通云古之時未有三綱六紀民人但知其
母不知其父然覆前而不能覆後臥之誅誅起
之吁吁饑即求食飽即棄餘茹毛飲血而衣皮
蓋於是伏羲仰觀象於天俯察法於地圖夫婦
正五行始定人道畫八卦以治下下伏而化之

古語之伏羲氏此其說於義字殊無所解按古
三墳云天皇氏伏制犧牛則稱之爲伏羲者似
當以此伏羲氏一作庖犧氏庖即庖宰之義耳

溫泉寒火

邵子曰有溫泉而無寒火按董仲舒對云
水至寒而有溫泉火至熱而有涼燄龍門子云
火性至熱也而蕭丘有涼燄水性至寒也而華
陽有溫泉抱朴子云水性純冷而溫谷有湯泉
火性宜熾而蕭丘有寒燄劉賓客嘉話云江寧
縣寺有晉時長明燈火色青而不熱據此安得
謂無寒火耶

漢高祖讀書

漢高祖云馬上得天下安事詩書今人遂謂漢
高不事讀書按其初太子云吾遭亂世當奈秦
學自喜謂讀書無益沮踐祚以來時方省書乃
使人知作者之意是言詩行多不是又云吾

生不學書但讀書問字而後知耳以此故大不
工然亦足自辭解今視汝書猶不如吾汝不勤
學習每上疏宜自書勿使人也以二勅觀之漢
高豈終不事詩書邪

杜不離西閣詩

杜不離西閣二詩首篇之末句云不知西閣意
肯別定留人趙注已得次篇發句云西閣從人
別人今亦故亭不可曉按復古編云停本作亭
後人別作停則此亭字即古停字言西閣既從
人別而不我留人今亦故停而不去也正本題
不離西閣之意

折枝

孟子爲長者折枝趙岐註云折枝謂按摩折手
節解罷枝也又陸筠有翼孟一卷註云折枝謂
磨折腰肢也皆與朱註不同

牛飲

細爲酒池肉林一鼓而牛飲者三千人楊子雲
光祿勳歲云昔在夏殷桀紂淫酒特牛之飲門
戶荒亂則牛飲謂椎牛飲酒耳

祀武夷君以乾魚

史記云祀武夷君以乾魚按武夷君食河祗脯
河祗脯即乾魚也

格字

格闢之格其字皆從手今書從木誤也

花押

事物紀原引唐書云韋陟每書陟字自號五雲
體俗浸相緣率以爲常復有不取其名出於機
巧心法者此押字之初疑自韋陟始愚按唐宰
相判四方事有堂案處分百司有堂帖不次押
名曰花押花者不次之意此花押之制也非自
陟始

驅虎豹羣衆而遠之

孟子周公相武王誅紂伐奄三年討其君驅飛
鷹於海隅而戮之驅虎豹犀象而遠之按汲冢
周書云武王狩禽虎二十有二猫二麋五千二
百三十五犀十有二釐七百二十有一熊百五
十有一羆百一十有八豕三百五十有二駱十
有八麋十有六麇五十麋三十鹿三千五百有
八孔晁註云武王克紂遂極其圖所獲禽獸

虎子

六卷三

五二

杜氏通典云侍中中常侍直侍左右分掌乘輿
服下至褻器虎子之屬註云蘇則與吉茂同隱
於太白山後則爲侍中茂嘲之曰仕進不止執
虎子按虎子洩器也西京雜記云漢朝以玉爲
虎子以爲便器侍中執之行幸以從又云李廣
獵冥山之下見伏虎射殺之以其頭爲提示服
猛也鑄銅象其形爲洩器示厭辱之也以其象
虎形故謂之虎子

肺附

劉向條災異封事云臣幸托肺附誠見陰陽不
調不敢不通顏師古云舊解肺附謂肝肺相附
着猶言心膂也一說肺謂斫木之札肺也自言
於帝室猶札肺附於大林木也太玄經視之次
八肺附乾餼其幹已良註云削曰肺柿曰附也
肺一作柿一作脯一作哺後漢楊由傳云有風
吹削哺註云哺當作柿音乎廢反史家假借爲
肝肺字今俗或作脯或作反哺之哺風角書云
庶人之風揚塵轉削所謂削哺卽札肺也至通
典職官王侯篇云或以肺腑宿親若公主子孫
及奉先侯墳墓在京師者亦隨時見會則是以
肺附爲肺腑附與肺形聲俱相似故誤也

啓字

爾雅陸佃云雨而晝晴曰啓按吳人謂晝晴曰
啓晝晴啓讀如欠聲廣韻有啓字在霰韻中作

去戰切註云雨而晝止是也其字从攴从日與啓字相似故陸誤以啓爲啓

狼藉

狼藉雜亂之貌狼坐臥遊戲必藉以草其音皆亂故云

尺布斗粟歌

通鑑漢文帝時淮南王長謀反事覺當棄市赦徙處蜀王憤恚不食死民歌之曰一尺布尚可

六卷五

二七

縫一斗粟尚可春兄弟二人不相容高誘作淮南子序載此歌云一尺縑好童童一升粟飽蓬蓬兄弟二人不能容詞覺更古

者這二字

毛氏韻略云者此也凡稱此箇爲者箇此回爲者回今俗改作這字這乃魚戰切迎也與者字音義絕不同

天棘

杜詩江蓮搖白羽天棘蔓青絲天棘或以爲棘或以爲顛棘卽天門冬天與顛聲相近至如林玉露則以二說俱無據乃引傳書云終南長老入定夢天帝賜以青棘之絲故云天棘蔓青絲其說最牽合且改蔓爲夢尤非也按通志柳名天棘南人謂之楊柳此天棘爲楊柳之証何謂無據楊柳之解爲長

天廟

六卷五

六一

國語虢公曰日月底於天廟註天廟營室也按星經營室二星上一星爲天子宮下一星爲太廟故設羽林軍以衛之蔡邕明堂月令論亦引顛頊歷書曰天元正月己巳朔日立春日月俱起於太廟宮室五度然則國語天廟乃太廟之誤別有天廟十四星乃在張度之下

訛字

古無野字卽以野字讀之後人復加土作野然

野字從田從土從予今又加土則複矣岡字從山又加山作岡莫字從日又加日作暮芻字從草又加草作芻然字從火又加火作燃如此類甚多並非也

十萬曰億

尚書受有臣億萬惟億萬心孔安國云十萬曰億詩殷之孫子其麗不億朱子亦云十萬曰億獨蔡沉以爲百萬曰億誤也風俗通云千生萬

卷五

九

萬生億億生兆兆生京京生穰穰生垓垓生壤壤生溝溝生澗澗生正正生載載者地不能載也楚語云百姓千品萬官億醜每數相十是皆以十萬爲億也九章美術有上中下三等下數者十十變之若言十萬曰億十億曰兆十兆曰京也中數者萬萬變之若言萬萬曰億萬億曰兆萬兆曰京也上數者數窮則變若言萬萬曰億億億曰兆兆兆曰京也未嘗有以百萬爲億者

讀衛青傳

史記衛青傳青爲平陽侯家人有一鉗徒相青曰貴人也官至封侯青咲曰人奴之生得無笞罵足矣安得封侯事乎讀者以人奴之生生字句絕非也當以人奴之句絕王充論衡引其事云人奴之道得不笞罵足矣正以之字句絕

匏瓜

孔子曰吾豈匏瓜也哉焉能繫而不食朱子解

卷五

十

云匏瓜繫於一處而不能飲食夫草木皆不能飲食豈獨匏瓜按埤雅匏苦瓢甘詩匏有苦葉濟有深涉叔向云苦匏不材於人共濟而已皆言苦也匏瓜味苦故繫而不可食孔子言已隨時行權見用於世不如匏瓜維繫而不見食也易言井渫不食與此不食義同王粲登樓賦云懼匏瓜之徒繫兮畏井渫之莫食正與愚解合洪氏云匏瓜星名云云不食猶謂其不可飲揚

北平不可挹酒漿也說太巧亦未必然

閏月之應

唐人閏月表云梧桐之生十三黃楊之厄一寸
按遁甲云梧桐生十二葉一邊有六葉閏月則
生十三葉視葉小者則知閏何月不生則九州
異君擇雅云藕月生一節閏月輒益一又云芋
有十二子爲衛里俗以爲應月之數爾雅翼云
此菰一莖收十二實歲有閏則十三實黃楊歲
長一寸遇閏則否牡丹遇歲閏花輒小此皆閏
月之應也

池魚

晉顧古有池仲魚者城門失火仲魚燒死故諺
云城門失火殃及池魚則池魚蓋人姓名

三寸黃裙

杜詩三寸黃裙猶自青按宋彭城王義康權傾
天下皆以上品饋獻文帝嘗啖枲嘆其形味皆

別義康選取大枲供御皆三寸

增成

相如上林賦云夷巖築堂累臺增成如淳云巖
山也張揖云平此山以築堂也重累而成之故
曰增成下句解不受按爾雅丘一成曰敦丘再
成曰陶丘三成曰崑崙丘累臺增成者累臺而
增丘之成使其更高也漢有增成殿蓋亦取此
義

棹槳

赤壁賦云桂棹兮蘭槳按行船者前推曰槳後
曳曰棹

楊升菴評杜詩

杜詩大家東征逐子回或言逐字不佳升菴云
杜詩無一字無來處所以佳逐字無來處所以
不佳今人謂隨子歸養其可乎愚按大家東征
賦首云惟未初之有七兮余隨子乎東征則六

家亦自謂隨子矣何謂隨子歸養爲不可乎
子卽隨子變文耳杜公用其事卽依其文又何
謂無來處乎

呼鷄聲

高士傳祝鷄翁居尸鄉山下養鷄百餘皆有
名呼名則種別而至按篇韻味字之六切呼鷄
聲又作別並與祝同音祝鷄卽味鷄也風俗通
云呼鷄曰朱朱相傳鷄本朱氏翁化爲之其說
難遽信然朱卽祝之轉聲耳又音州味與祝
又音晝蓋平聲則音州轉爲去聲則音晝又轉
爲入聲則音祝祝又轉而爲朱也

食不厭精解

論語食不厭精不厭細朱註終未盡善蓋食
之精者膾之細者常人皆不厭之何必聖人思
意厭者厭飽之意食雖精膾雖細而食之不至
厭飽也厭與厭通

馮子都

延年詞昔有霍家奴姓馮名子都按漢書霍
光傳光愛幸監奴馮子都及顯寡居與子都亂
晉灼註云漢語東閭氏亡顯以婢代立素與馮
殷姦顏師古云殷者子都之名然則姓馮名殷
非名子都也

几字几字

黃帝內經云腰痛俠脊痛至頭几几然几音爰
鳥之短羽者人病頭項強臂縮則似之與几字
不同几字尾上引几字則否

舉玦

荀子云絕人以玦反玦以環古者臣有罪待放
於境外與之環則還與之玦則絕沛公與項羽
會於鴻門范增舉玉玦示之者三言當玦絕於
沛公也項羽默然不應後漢更始謀誅劉伯升
乃大會諸將以成其計更始取伯升寶劍視之

統不御史中屠建隨獻玉玦更始竟不能發二
事相同其後羽不能殺沛公而更始竟殺伯升
者沛公聽子房而伯升不聽樊宏也

朝鮮

朝鮮國索隱音潮仙非也蓋朝夕之朝耳其國
在東方每旦日出則光彩鮮朗故曰朝鮮見韻
會

木難

曹植詩云珊瑚間木難產約古今注云莫難珠
一名木難色黃出東夷杜氏通典云木難大秦
國亦超烏流沫所成碧色珠一云色黃一云色
碧一出東夷一出西戎或當兩產耶

四智囊

鼎錄云秦丞相博里子鼎文曰智囊漢景帝時
晁錯曰智囊王莽時智臣亦曰智囊三國時司
馬懿請桓範為智囊

暖玉

杜詩暖老思燕玉充饑憶楚萍注云禮八十非
人不暖又古詩燕趙多佳人美者顏如玉謂杜
公思得佳人暖老恐未必然按開元遺事內庫
有玉杯青色足有縷金字曰自暖杯上命取水
注之有溫氣取次如沸湯又寧王有暖玉杯暖
玉鞍不暖自熱杜公蓋思此暖玉耳寒至於思
燕玉饑至於思楚萍皆不易至之物甚言衣食
之難也

對牛彈琴

諺云對牛彈琴亦有所本牟子曰公明儀為牛
彈清角之操伏食如故轉而為蠶螽之聲則翹
尾而躡蹠

司馬遷素王妙論

素王妙論七略云司馬遷撰史記正義云二卷
通志亦云梁有太史公素王妙論二卷今其書

已亡僅見於太平御覽三諸稱富者非貴其身
得志也乃貴恩覆子孫澤及鄉里也黃帝設五
法布之天下用之無窮蓋世有能知者莫不尊
親如范子者可謂曉之矣管仲設輕重九府行
伊尹之術則桓公以霸范蠡行十術之計二十
年之間三致千萬再散與貧

難經

玉海黃帝八十一難經宗文總目秦越人作注

卷之三

三

越人采黃帝精要之義凡八十一章編次爲十
三類理趣深奧非易了故名難經世人以難字
去聲讀之誤矣

犢鼻禪

相如傳相如身自著犢鼻禪師古曰卽今之袷
也形似犢鼻故以名云今俗因謂之牛頭禪然
其形與犢鼻不似姚令威曰膝上二寸爲犢鼻
疋言禪之長財至此此說得之

鄭侯升集卷三十三

歸安春裳鄭明還侯升父著

稅言

釋名

後漢書劉珍字秋卿一名寶撰釋名五十篇以辨萬物之稱號今世所見釋名乃劉熙所撰非劉珍也熙自作釋名敘其書凡二十七篇名既不同篇數亦異特劉姓同耳豈有兩釋名耶

鳥鳥字辨

唐書野鳥爲鸞鳥字本作鳥音青鳥字少鳥字上畫鳥字少鳥字下畫聞之故友王無夢山人云然不知何出今字書中鳥字不載

黃羊

杜詩黃羊飫不羶虜酒多還醉按本草黃羊出北方沙漠中善走腦不可食陰子方以黃羊祀竈卽此

黑猪渡河

星經黑雲過天漢謂之黑猪渡河占云當大雨蓋馬喜風犬喜雪豕喜雨爾雅翼云天將久雨則豕進而涉水牧猪者必於水草之交故詩云有豕白蹄烝涉波矣月離於畢俾滂沱矣然以黑雲爲黑猪者在易坎爲豕故雲象豕史記河之精爲漢故河象水黑猪渡河猶豕涉波故法當大雨

折楊柳曲

杜氏通典云李延年因胡曲更造新聲二十八解乘興以爲武樂後漢以給邊將和帝時萬人將軍得之魏晉以來二十八解不復具存用者有瓊頭黃鶴出塞入塞折楊柳黃單子赤之楊想行人諸曲樂府原云晉太康末兵變橫興室家離散京洛之人多爲折楊柳之歌皆兵革辛苦之辭梁樂府有歌云上馬不捉鞭反約楊柳

拔下馬吹橫笛愁殺行客兒此北國橫吹曲中折楊柳枝辭也然莊子云大聲不入於里耳折揚皇華則嗑然而咲李註云折揚皇華皆古歌曲然則折楊之曲自莊子時已有之通典以爲李延年所造非其本始矣

箕子名

箕子名胥餘見莊子司馬彪註

三墳八索

六卷三三

三

周禮三十掌三易之法一曰連山二曰歸藏三曰周易先儒以爲夏易連山以艮爲首商易歸藏以坤爲首周易坤乾以乾爲首予嘗見古三墳書以山氣形爲別山墳以君臣民物陰陽兵象互爲六十四卦曰連山伏羲氏易也氣墳以歸藏生動長育止殺互爲六十四卦曰歸藏神農氏易也形墳以天地日月山川雲氣互爲六十四卦曰坤乾黃帝易也三墳卽三易而與先

儒三易之說特異然周禮三易既云三曰周易則明言爲周矣安得爲黃帝易乎左氏傳云楚左史倚相能讀三墳五典八索九丘之書孔安國作尚書敘云伏羲神農黃帝之書謂之三墳少昊顓頊高陽唐虞之書謂之五典八索之說謂之八索九州之志謂之九丘是亦以伏羲神農黃帝之書爲三墳矣杜子春又云連山伏羲歸藏黃帝而周禮疏云歸藏坤開筮帝堯降二

六卷三三

四

女以舜妃又節卦云殷王其國常毋咎若子春說歸藏黃帝何得有帝堯及殷王事馬端臨爲之說曰子春之意伏羲黃帝造其名而夏殷因其名以作易此似近之然以予所見三墳則周禮疏所載卦辭又未之見終不可曉也

八厨

韻府羣玉云黨錮傳入厨厨字歐氏音皮按後漢書度尚張邈王考劉氏胡班秦周黃蜀王

章爲八厨註云蕃姓也音皮此以蕃音皮非以厨音皮也陰氏兄弟誤矣

嘗糞

吳越春秋越王問吳王疾適遇吳王之便太宰嚭奉洩惡以出逢戶中越王因拜請嘗大王之洩以決吉凶卽以手取其便與惡而嘗之又唐史魏元忠病僚屬省候郭弘霸視便洩卽染指驗疾輕重賀曰味苦當愈元忠惡其佞暴語于

朝

於字

說文于於也韻會於于也二字義相通然於字本古文烏字假借以爲嘆聲尚書虢曰於于擊石拊石百獸率舞庶尹允諧孔傳蔡傳皆讀如于字獨杜氏通典載此文音烏玩之當以杜氏爲得

倒蟻

杜詩仰粘落絮行蟻上枯梨註者云行音蟻予見震澤長語引此詩行蟻作倒蟻枯梨作枯離倒蟻較行蟻更佳意舊本蓋如此

戊字音

戊音茂釋名云戊茂也物皆茂盛也今人皆讀如霧絕無所出按鄭樵云十辰十二日皆爲假借甲本戈甲乙本魚腸丙本魚尾丁本蠶尾戊本武已本凡五代時梁嘗改戊作武蓋本鄭說

也今讀戊如霧正與武音相近殆又襲五代之音忘其本音爲茂耳

宇宙

許叔重說文云宇屋邊也從宀于聲宙舟輿所極覆也從宀由聲及許註淮南子則云宇屋簷也宙棟梁也尸子則云上天下地曰宇往古來今日宙日華子則云太古之時澹泊恬愉鹿聚而麋居其知徐徐其樂于子夫是之謂宇有然

以相反也高下以相傾也盛盈空息以相薄也
麗洪盧符以相形也由是以生由是以死由是
以虧由是以成夫是之謂宇宙者情相接也宙
者理相通也揚子雲太玄經云闔天謂之宇闔
宇謂之宙註云闔天地晝夜之稱謂之宇如屋
宇之有覆也闔天地晝夜之稱謂之宙宙猶暢
也如宇之開闢明暢於天下也宇宙宇凡五解

越絕隱語

六卷三三

越絕書或以爲子貢作或以爲子胥作復有後
人雜其文者乃更始時人不著姓字末篇爲隱
語云以去爲生得衣乃成厥名有米覆之以庚
古者因生賜姓故生者姓也去得衣乃衣字也
夷者西方金也米覆以庚乃粟字也其人疑姓
袁名粟又云不直自斥托類自明寫精露愚略
以事類俟告後人文屬辭定自于邦賢邦賢以
口爲姓丞之以天楚相屈原與之同名口丞以

天乃吳字屈原同名乃平字其人疑姓吳名平
然不聞古有此兩人也本書所自解則又云以
口爲姓萬事道也丞之以天高明也屈原同名
意相應也姓有去不能容也得衣乃成賢人衣
之能章也名有米八政寶也覆以庚兵絕之也
此又若寓意於姓名而非真有此姓名者蓋隱
語之中又隱語矣

膚受之愬

六卷三三

八一

論語膚受之愬古注云受人之愬但皮膚之不
深知其情核也解亦好

下借

後漢大將軍鄧騭真戚傾時無所下借註云下
音假借子夜切下借與假借字亦通

說天有八家

說天有三家曰渾天曰蓋天曰宣夜博物志云
說天有六家一曰蓋天卽周髀如蓋在上二曰

天形如彈丸三曰宣夜舊說云殷制四曰斯
天斯讀爲軒言天北高若軒姚信作五曰穹天
穹窿在上虞聳作六曰安天虞喜作唐文粹亦
云六家而次序不異索隱微又云說天有八家
一曰渾天張衡靈憲也二曰宣天周髀所述三
曰蓋天周禮所述也四曰安天虞喜所作五曰
軒天姚信所作六曰穹天虞聳所作七曰方天
王充所論也八曰天胡所造也第八家闕
二字不可考愚觀隋書云蓋及宣夜三說並驅
平昕安穹四家騰沸則所闕第八家豈卽平天
耶此比唐文粹又多二家然周髀本宗蓋天而
以宣天爲周髀所述則非也宣夜無師法惟漢
郝萌云先師相傳宣夜之說云了無質仰而占
之高遠無極眼眇精絕故蒼蒼然也譬如旁觀
數里之山黃而皆青下視千仞之谷深而窈黑
莊子云天之蒼蒼其非正色耶其遠而無所至

卷三

九

廷耶其視下也亦若是此亦宣夜之說

漢書出於劉歆

西京雜記云家有劉子駿漢書一百卷無首尾
題目但以甲乙丙丁紀其卷數其父傳之歆欲
撰漢書未及而亡試以考校班固所作殆全取
劉書小異同耳然則漢書出劉子駿之手而班
固蒙萬世良史之名何劉之不幸而班之幸也
向秀註南華真經郭象竊之以爲己書蓋亦此

卷三

十

類

震澤長語引越絕書

震澤長語云冬至風起震方或寒或熱主歲大
收風起巽方主歲收國安風起離方寒則民災
主水熱則大旱風起坤方熱則主蟲食苗寒則
主穀不實風起兌方寒熱不常主兵主民病死
國災風起乾方主歲大收人民安國無災咎風
起坎方主天下豐樂國有賢臣民安國寧風起

良方或寒或熱主民大病疫死自註云出越絕書今按越絕書中殊無此語又七命云浮千翼註引越絕書大翼一艘十丈中翼九丈六尺小翼九丈今亦無此語當必更有全書惜未見也

陝輪

曹大家女誡云動靜輕脫視聽陝輪入則亂髮壞形出則窈窕作態陝輪不定貌後漢書趙壹傳綰榮由於閃榆註云榆音輪閃榆傾佚之貌

陝輪與閃榆音義通用

乙子

周戢敦銘惟正月乙子王格於太室乙子剛柔不配博古以爲第二甲子恐非也曆家有夜子時蓋子時十刻前五刻屬前一日後五刻屬後一日其屬前一日者所謂夜子時也乙亥日夜子之刻既不可言乙亥又未可言丙子故云乙子理或然乎

傳說王良造父星

神仙傳云傳說據辰尾爲宿歲星降爲東方朔傳說死後有此宿東方生無歲星按天官家星圖巫咸以朱點石申以黑點甘德以黃點今傳說星乃朱點蓋巫咸所記也巫咸在太戊時傳說尚未生已有傳說星矣安得云傳說死而後爲此星耶夾添鄭氏云傳說星主女巫禱祠求子之事古者有保母有傳母傳而說者傳母喜之也偶與商相同名王良造父皆在天廄左右故善御馬者遂亦名之亦非有王良造父而後有星也

孟子

漢志及風俗通云孟子中外十一篇趙岐孟子題辭云軻戰國時以儒術干諸侯不用退與公孫丑萬章之徒難疑答問著書七篇三萬四千六百八十五字又爲外書四篇其書不能洪深

似非孟子本真今世所見惟七篇耳外書四篇絕不見荀子載孟子三見齊王而不言事弟子問之曰我先攻其邪心劉向說苑載孟子曰人知糞其田莫知糞其心糞田莫過利苗得粟盡心易行而得其所欲又云人皆知以食愈饑莫知以學愈愚楊子載孟子曰夫有意而不至者有矣未有無意而至者也桓寬鹽鐵論載孟子曰吾於河廣見德之至也又云堯舜之道非遠人也人不思之耳梁處士傳引孟子曰今人之於爵祿得之若其生失之若其死此七篇所無疑在外篇之內

周濂溪師

晦菴作濂溪齋云不由師傳默契道體至晁公武云茂叔師事鶴林僧壽涯以其學傳二程不知何所本也晁公武得南陽公書五十篋合其家舊藏得二萬四千五百卷日夕讎校其博極

羣書如此所言當亦不妄

三官

世傳天地水府謂之三官按三國典略張角爲五斗米道置病人淨室中思過書病人姓字說服罪之意作三通其一上之天著山上其一埋之地其一沉之水謂之三官手書使病者家出米五斗以爲常故號五斗米師宋潛溪以爲此三官之始也然黃庭內景經云金書玉景乃可宣傳得審受若三官註云三官天地水也黃庭經說者以爲扶桑大帝命賜谷神王傳魏夫人之書三官之號自此始矣

左傳

左傳自漢藝文志以爲左丘明所作嘗見一書忘其名以爲非左丘明蓋左史倚相所謂左者乃官名非人姓也元說特異然左史倚相自是楚國史官何乃作楚史之傳乎文獻通考陳氏

云左傳自昔相傳以爲左丘明撰而其本記晉智伯反喪於韓魏在獲麟後二十八年去孔子沒亦二十六年又虞不臘矣及秦廢長皆戰國後制故疑非孔子所稱左丘明別自是一人爲史官者此言得之又左氏解一卷專辨左氏爲六國時人此書不知何人所著或云王安石

集右軍書

唐太宗聖教序沙門懷仁集右軍書刻之又有

六卷三

五

六經金剛經一卷大和中中貴人楊承和集右軍書刻之興唐寺

臘

蔡邕獨斷云殷曰清祀周曰造秦曰嘉平漢曰臘按曆家以運莖爲臘漢火運墓於戌故大寒後戌日爲臘說文冬至後三戌臘祭百神其說小異魏臺言議魏臘以辰晉起居注晉臘以丑魏土德墓於辰晉金德墓於丑也獨通典云魏

臘以丑後魏水德臘以申則魏臘非辰又

馬生人

莊子曰馬生人祿肅齋註以馬爲馬前草之類人爲人參人面子之類非也按史記周顯王二十八年馬生人漢靈帝元和元年司徒長史馮巡家馬生人蓋古有此事京房易傳云天子諸侯相伐厥妖馬生人

六卷三

二

鯉不化龍

鯉能化龍其說出於六帖鯉雖神變能飛越江湖然不能化龍唐韻封山一名龍門山在封州大魚上化爲龍上不得點額流血水爲丹色許叔重云鮪魚三月遡河而上能度龍門之浪則得爲龍是則化龍者乃鮪魚耳又鞏縣西北有水名鮪水水上有山曰周武山山下有穴通江穴有黃魚春則赴龍門穴曰鮪此亦鮪化龍

之證也

數目字

一古作弌通作壹詩壹發五紀之類是也二古作弌通作貳孟子市價不貳之類是也三古作弌或作叁周禮弓人有三均陸音叁古作叁五與伍古無通用者然三相參爲叁五相伍爲伍參既可作三則伍亦可作五也惟柒字篇韻中都無之當是叅字相傳訛而爲柒耳叅柒字亦略相似太玄攏云運諸叅政註云叅政日月五星也此叅與七通用蓋古亦有之至肆作四陸作六捌作八玖作九拾作十此皆文書式中借用者

虞廷虞歌墮字音

虞歌元首叢勝哉股肱情哉萬事墮哉墮字孔安國作許規切愚謂詩歌必有韻若作許規切則與隍情音俱不叶按墮字在果韻又作杜果

切當從果音

燈蛾

丹鉛錄云燈蛾螢所化故熹光爾雅翼云是火之蛾以雄爲雌故赴燈而死二說不同未知孰是

曾參字音

曾參參字論語音所金切史記音參乘之參按驂亦作參漢文帝召張釋之參乘是也曾參字子輿正取此義又曾參字敬伯其取立則見其參於前乎史記之說較長不知論語音別有何據

孔子問禮老聃

禮記曾子問及樂記等篇孔子皆自云吾聞諸老聃鄭註云老聃古壽老者之稱石梁王氏亦云此老聃非古作五千言者而後人以孔子問禮老聃爲柱下史之老聃未必然也

猩紅

韻府羣玉紅韻下有猩紅之目今人皆言猩猩血可染紅按山海經周書王會郭氏贊爾雅埤雅水經諸書都無此說獨華陽國志云永昌郡有猩猩紅言取其血可以染朱廟杜佑云血染朱廟徧問胡喬元無此事是猩猩紅之說蓋華陽國志所言者誕也爾雅翼云猩猩一名鬻鬻一名梟羊一名揮揮一名山猱俗謂之山都北方謂之土螻狀如人披髮迅走能作人言其血可染緋佛與猩猩形絕相類豈華陽志因誤以爲猩猩耶

山閩

周靈王時穀洛二水閩宋時樂平二水亦閩水閩異矣未聞山閩按耕餘雜錄云本朝正統時太湖中大貢山小貢山閩開而復合同沉於水已而復起見之者數千人如是者踰時乃止景

泰時亦然此爲尤異

管寧揮鋤得金管

通鑑云管寧與華歆善嘗共鋤地得金寧揮鋤不顧歆捉而擲之止言得金不言得金管也文獻通典樂韻有金管云管寧華歆友善嘗共鋤園得金管一寧揮鋤不顧史家誤以金管之管爲管寧之管因削去一管字耳

入小學大學

大戴禮及白虎通皆云八歲入小學十五歲入大學程子朱子並從其說獨尚書大傳云公卿之太子大夫元士之適子十有三入小學見小節焉踐小義焉二十入大學見大節焉踐大義焉此與前說異禮記內則云六年教之數與方名七年男女不同席不共食八年出入門戶及即席飲食必後長者始教之讓九年教之數目十年出就外傳居宿於外學書計衣不鳥濡袴

禮師初朝夕學幼儀請肄簡諒此豈待十三年而後入小學耶

笙

說文云笙正月之音物生故謂之笙十三簧象鳳之身列管匏中施簧管端八音之中所謂匏者笙竽是也文獻通考云今之笙竽以木代匏而漆殊愈於匏荆梁之南尚仍古制又云南蠻笙則是匏其聲尤劣按陳氏樂書云匏之爲物

六卷三

三

其性輕而浮其中虛而通笙則以匏爲母象植物之生焉其卦則艮立春之氣也先王作樂以爲笙等之屬木者所以合止樂之器其卦則巽立夏之氣也先王作樂以爲鼓祝之屬今若以木代匏是八音廢匏之一止存七音也是取立夏之音而代立春之音也又何以宣八風之氣耶而馬公反以木愈於匏誤矣

鷓鴣詩

鄭谷鷓鴣詩云暖戲平蕪錦翼齊品流應得近山雞雨昏青草湖邊過花落黃陵廟裡啼遊子乍聞征袖濕佳人纔唱翠眉低相呼相喚湘江曲苦竹叢深春日西谷以此詩名爲鷓鴣然旣曰相呼又曰相喚則複矣上旣云青草湖邊黃陵廟裡下又云湘江曲詞亦欠變及觀本草載此詩云相呼相應湘天濶旣無語病而意更清曠

六卷三

三

側室

張南軒云予嘗詳味漢文帝與南越王尉佗書其首辭曰朕高皇帝側室子也故佗報書首亦曰老夫故越吏也文帝不以高帝側室之子爲諱則佗敢以越吏爲嫌哉愚按禮記云妻將生子及月辰居側室夫使人日再問之註云凡生子無問妻妾皆在側室然則側室子未可便以爲妾子也孝惠帝無子呂后潛取他人子養之

言中惠帝崩后立少帝及諸王皆非真孝惠子文帝云朕高皇帝側室子若曰朕高皇帝親子非如少帝比意佗亦以少帝諸王皆他人子心有不服故文帝明言此意以厭服之耳若以側室爲妾子則於禮記之義有妨青史子五十篇今存胎教一篇其首云古者胎教之道王后有身瑞七月居於葵室葵室當卽側室固亦王后所居也

鸕鷀

埤雅廣雅諸書皆云鸕鷀吐而生子又淮賦云鸕鷀吐雛於八九月正謂此也予每見漁人以鸕鷀捕魚者輒問之都無此事及觀本草陳藏器云嘗官於澧州公舍見大木一株有鸕鷀三四十巢日夕觀之既能交合兼有郊穀布地其色碧益信吐生之說爲妄

魂字義

文魂陽氣也從鬼云聲魄陰神也從鬼白聲此等以諧聲訓之關尹子曰鬼云爲魂鬼白爲魄於文則然鬼考人死所變云者風風者木白者氣氣者金風散故輕清輕清者上天金堅故重濁重濁者入地輕清者魄從魂升重濁者魂從魄降此於字義更有味

家翁癡聾

唐代宗云不癡不聾不作阿翁按懷子云不瘖

不聾不能爲公代宗之言本此

東西

茶山詩云酒酣金盞照東西山谷詩云美酒玉東西註云東西酒器也今人泛稱諸物曰東西云

天雨鐵

杜氏通典云結骨國每天雨鐵收而用之號曰迦沙以爲刀劍甚利云雨鐵中華以爲變而

經骨以爲常此造化之不可曉也

相近

祭法云相近於坎壇祭寒暑也註云相近當作祖迎字之誤也祖者祖送迎者近這通典引之相近作禳祈註云禳却也祈求也寒暑不時則或祈之或禳之亦通相與禳音相似近與祈形相似故誤也

空素

八卷三三

唐史傳奕云蕭瑀不生於空素乃遵無父之教按傳記云伊尹母既孕夢神告之曰白出水當東走明日果出水因東走十餘里顧其邑盡爲大水母遂化爲空素有莘女採桑得嬰兒於空素中命之曰伊尹傳奕之論本此然實誕也帝王世紀及列子皆云伊尹生於空素韻會云空素山名一統志有空素城在陳留縣南一十五里是也綱目上古有空素氏空素城蓋空素

民所都因以爲名耳屈原九歌云踰空素兮從女王逸註亦云山名至天問篇乃云水濱風木得彼小子夫何惡之勝有莘氏婦此蓋通篇皆托神異之說而問之天以洩其忠憤不平之氣本非實語不足憑也

長生木瓢

杜工部樂遊園詩有云長生木瓢示真率趙註云長生木瓢謂木之條長而生者用之以酌酒

八卷三三

此強解耳西京雜記載上林苑有千年長生樹十株萬年長生樹十株當是用此木爲瓢故以爲名

櫻桃

諸書皆言櫻桃含桃也鷄所食故曰含桃獨西京雜記云上林苑桃十種秦桃胡桃細核桃綺葉桃紫文桃金城桃胡桃桃霜桃櫻桃含桃則櫻桃與含桃當是二種

鬼谷子

鬼谷子三卷劉向班固錄中無之丹鉛錄云卽黃帝時鬼容區谷容字相似按史記戰國時隱居陽城之鬼谷因以自號長於養性治身蘇秦張儀師之學縱橫之事戰國去黃帝時甚遠安得卽爲鬼容區乎然謂儀秦學縱橫於鬼谷則未必然縱橫之事與養性治身正相反尹知章鬼谷子序謂此書卽授儀秦者儀秦復往見先

卷三十三

三

生乃正席而坐嚴顏而言告二子以全身之道夫教之縱橫而欲其全身是猶飲人以鴆而使其長生也必不然矣意儀秦始師鬼谷後棄師學自習揣摩之術樂壹鬼谷子注云此蘇秦書欲神祕其道托名鬼谷也史記正義戰國策云乃發書陳篋數十得太公陰符之謀伏而讀之簡練以爲揣摩鬼谷子有陰符七術有揣及摩二篇爲秦書明矣此說近之劉向班固特是書

秘而未出故不著錄鬼谷自是地名劉氏涇曰老之俞張儒之闡闢其與鬼谷往來如環鬼者幽而顯者也谷者扣而應者也藏幽露顯一扣一應信如其名雖似有理近於鑿矣

卷三十三

三

鄭侯升集卷之三十四

歸安春寰鄭明選侯升父 著

批言

西王棗

西京雜記云上林苑有西王棗註云出崑崙山洛陽伽藍記云景陽山南有僊人棗長五寸把之兩頭俱出核細如鍼霜降乃熟食之甚美俗傳云出崑崙山一云西王母棗卽此也本草仲

六卷三

二

思棗形如大棗長一二寸正紫色細文小核味甘重北齊時有仙人仲思得此棗因以爲名隋大業中信都郡獻數顆亦此類

百里奚

應劭風俗通云秦穆公殺賢臣百里奚他書不見此說恐無是事百里奚知虞公之不可諫而去之秦乃卒爲秦穆所殺是智於虞而不知於秦也孟子安得稱其智穆公亦一時賢君恐無

殺賢臣之事且孟明者百里奚子也穆公殺父而用其子乎若以鯀禹事例論則百里奚賢而有功非若鯀之有罪也奚以無罪見殺而孟明爲之用非情也故劭之說大抵妄也

恒星不見

春秋魯莊公七年夏四月辛卯夜恒星不見左傳云夜明也穀梁子夜作昔自日入至於星出謂之昔不見者可以見也瑞應經云四月八日

六卷三

二

夜明時佛從右脇墮地卽行七步王簡棲頭陀寺碑云周魯二莊親昭夜景之鑒註云魯莊公七年四月辛卯夜明佛生之日也佛生之說不可知而杜預云天無雲日光不以昏沒日光不匿故星見然日光昏沒本不因雲也按黃帝內經云天之體清淨光明者也天明則日月不明恒星不見蓋天明故也天之光宜藏而不藏所以爲變也竹書紀年云天再旦五行志云晝晦

晉光蓋卽夜明之謂歟星經云恒星不見諸侯
背畔不奉法度無君之象又云中國諸侯微滅
也然則恒星不見星家本有此占也酉陽雜俎
云唐一行禪師長於數王生之子殺人繫獄求
救於一行一行曰以數推之當有赦召其徒授
以布囊戒令某處廢園伺之有物來其數七可
共捕之以囊盛之至時忽有七豕入園羅之一
行置大甕中密封梵字太史奏北斗不見召問
一行一行曰莫若大赦從之星見則恒星亦可
以術掩耶恐亦誕語未必果有此事

金根車

韓退之子昶闇劣史傳有金根車昶以爲誤改
根爲銀蔡中郎集云法駕上所乘曰金根車車
駕六馬後漢輿服志云商得瑞山車金根之色
商人以爲大輅南史云殷得瑞車因乘鈞而制
平因桑根而爲色故一名桑根車禮運云山出

器車卽殷之瑞車也

梁武帝魏莊帝

史鑑侯景逼梁武帝於臺城帝口苦求密不得
再曰荷荷遂殂仰藍記爾朱兆囚魏莊帝於永
寧寺時十二月帝患寒隨兆乞頭巾兆不與還
晉陽縊於三級寺二帝事相類二帝並事佛然
皆以不道至親受饑寒求一衣食而不得卒爲
臣下所弑亦足明人君所憑籍者不在佛力而
在主術也

訛言

萬曆十六年吳郡民間訛言觀音大士下世傳
一書云大士所降書也轉相傳寫信以免禍不
信者視人家門柱當有白鍼鍼首向上者吉向
下者凶驗之門柱果有白痕其一端細眇如鍼
首一端有孔如鍼尾此劉向所謂白青者耶文
獻通考漢哀帝建三十四年民間歌舞祠西王母

又傳書曰西王母言百姓佩此書者吉不信吾言者視門樞上當有白髮其事與此絕類皆白青也

垃颯

今人稱穢物爲垃颯。盧合切。颯蘇合切。晉孝武時童謠云黃雌雞莫作雄父啼。一旦去毛衣。雞被垃颯。栖垃颯字見此。

左傳繕完葺牆

六卷三

五

左傳繕完葺牆一牆也。曰繕矣。又曰完。又曰葺。何文之複也。楊用修以完字爲字字之誤。愚按院字古亦音完。完卽院耳。左傳又云臧宣伯令修賦繕完。豈應俱誤耶。

蓬累

老子曰不得志則蓬累而行。註云頭戴物而兩手扶之。謂之蓬累。愚按本草蓬蘽一名覆盆。蓬疑卽蓬蘽。不得志者如覆盆於頭而行也太。

又公云覆盆何以望天正頭戴物之義

春聯

世俗元日作儷語懸門左右。謂之春聯。宋西川孟昶每歲除日命翰林題桃符。元旦置門左右。末年學士辛寅遜撰辭。昶以爲非工。自題云新年納餘慶。佳節賀長春。是年正月十三日降王師。命呂餘慶知成都府。而長春乃太祖誕節也。人以爲識此春聯之始。

霆字音

六卷三

六

淮南子云疾雷不及掩耳。疾霆不暇掩目。霆字卽電字。今人讀爲雷霆之霆。誤也。上云疾雷何再言霆。霆當駭耳。何爲掩目。按霆字從廷。霆字從延。傳云大禹渡江。黃龍挾舟。禹視龍猶蜺蜺。蜺徒典切。楊子雲方言。蜺欺慢之意。亦徒典切。漢書燕燕尾涎涎。涎堂練切。三字皆從延。霆與電通。正古音也。晉夏侯湛雷賦云掣丹霆之。

駭於奪迅雷之崇崇史記相如子虛賦云雷
動衆舉星流霆擊漢書霆擊作電擊實一字耳

恭誓

漢武帝時有偽恭誓出如史記引白魚躍入王
舟有火復於王屋流爲鳥劉向說苑引恭誓云
附下而罔上者死附上而罔下者刑與聞國政
而無益於民者退在上位而不能進賢者逐此
皆尚書恭誓所無者當是偽恭誓中語也然墨

八卷三十四

七

子時偽恭誓尚未出其引恭誓云小人見姦巧
者以聞不言也發罪鈞尚書亦無此語不知墨
子別何所據

逃剔字通

逃字與剔字通用左傳天子策命晉文侯曰糾
逃王應漢王渙傳糾剔姦惡註云剔與逃通韻
會不載此義

鍾馗

唐明皇病夢一鬼藍袍曰臣終南山進士鍾馗
能除天下虛耗之鬼覺而命吳道子畫之此出
唐之逸史蓋不足信北史有鍾葵字辟邪後人
取辟邪之義繪之爲圖耳

盆笨体三字

朱晦翁訛孔明爲盆盆本平聲作去聲讀本朝
楊升菴公駁之引晉書笨伯爲據謂盆字非也
當作笨字然晉書亦誤按字書体音全盆貌音

八卷三十四

八

義兩當若笨乃竹中青耳不得爲粗体之義

陸賈新語用杖字

陸賈新語云堯以仁義爲巢舜以禹稷契爲杖
故杖聖者帝杖賢者王杖仁者霸杖義者強按
鬻子云民者賢不肖之杖也陸賈用杖字本此

聖像

餘冬序錄云祖庭廣記先聖生有四十九表緯
皆曾戴胸應矩舌理七重鈞文在手等處又弗

及焉而天下學宮石刻吳道子筆鬚其處所
諸前所云蓋未嘗及鬚也而黃伯因又引元
儒黃四如之說曰聖賢云先君生無鬚眉而天
下侯王不以此損其敬後世偶塑美鬚長此未
審何據此皆以証孔子之無鬚也愚按孔叢
子云子思適齊齊君之嬖臣美鬚眉立乎側齊
君指之而笑且言曰假貌可相易寡人不惜此
之鬚眉於先生也子思曰非所願也昔堯脩十
尺眉乃八彩實聖舜身修八尺有奇而領無毛
亦聖禹湯文武及周公勤思勞體或折臂望視
或禿鬣背倭亦聖不以鬚眉美貲爲稱也人之
賢聖在德豈在貌乎且吾生無鬚眉而天下侯
王不以此損其敬云然則無鬚眉者子思也
非孔子也而黃四如誤記之耳

中庸

子思作中庸朱子定爲三十三章按孔叢子云子

思撰中庸之書四十九篇不當作三十章

鬼谷莊周祖鄧析子語

事有遠而親近而踈就而不用去而反求遠而
親者志相應也近而踈者志不合也就而不用
者策不得也去而反求者無違行也鄧析子無
厚篇有此文而鬼谷子祖之聖人不死大盜不
止何以知其然爲之斗斛而量之則并與斗斛
而竊之爲之權衡以平之則并與權衡而竊之
爲之符璽以信之則并與符璽而竊之爲之仁
義以教之則并與仁義而竊之何以知其然彼
竊財者誅竊國者爲諸侯諸侯之門仁義存焉
是非竊仁義耶此鄧析子轉辭篇有此文而莊
周祖之

尹文子公孫龍

公孫龍云白馬非馬馬者所以命形也白者所
以命色也命色者非命形也故曰白馬非馬尹

文子云語曰好牛不可不察也好則物之通氣
牛則物之定形以通稱隨定形不可窮極者也
設復言好馬則復連於馬矣則好所通無方也
設復言好人則復屬於人矣則好非人人非好
也二說之意正相類按仲長統云尹文子者出
於周之尹氏齊宣王時居稷下與宋鈞彭蒙田
駢同學於公孫龍公孫龍稱之然公孫龍者平
原君客趙惠文王時人也距齊宣王歿四十餘

六卷三

三

年矣則文先於龍非學於龍者也龍之書有引
齊王與尹文問答之語固知尹文先於龍而白
馬非馬之說實祖其所謂好非人人非好者矣
香可言臭臭可言香

香之與臭分言之則氣之美者曰香氣之惡者
曰臭如家語入鮑魚之肆久而不聞其臭入芝
蘭之室久而不聞其香之類是也合言之則香
臭通得謂之臭亦通得謂之香香得謂臭如易

同心之言其臭如蘭之類是也臭得謂香如佛
經牛香馬香象香是也香與臭只作氣字解耳
篇韻俱云臭氣之總稱

文中子語

王通云易樂者必多哀輕施者必好奪朱晦翁
以爲見道之言按文子云善怒者必多怨善與
者必善奪固已先河汾言之矣

姊字

六卷三

三

女兄曰姊字从弟今人作娣或作姐皆非也女
弟曰娣閩人呼母曰姐不得爲女兄之稱

燕毛

毛老也周禮王燕則諸侯毛鄭司農註云老者
二毛故曰毛中庸燕毛所以序齒燕毛猶言燕
老也

牙門

牙旗名吳志孫權作黃龍大牙立於帳前謂之

牙門公孫瓚傳按其牙門今人以官所治爲衙門非也天子所居曰衙

景星

天文志天曜而見景星孟康云曜精明也有赤方氣與青方氣相連赤方中有兩黃星青方中有一黃星凡三星合爲景星風俗通云景星形如半月與月爭光其說不同

鼯鼠鼯鼠

卷三

三

爾雅豹文鼯鼠郭璞註鼠文彩如豹者漢武帝得此鼠孝廉郎終軍知之云出爾雅賜絹百匹犖虞三輔決錄註云竇攸舉孝廉爲郎世祖大會靈臺得鼠如豹文熒熒光澤世祖異之以問羣臣莫能知者攸對曰鼯鼠也問何以知之對曰見爾雅詔案秘書如攸言賜帛百匹事與終軍絕相類皆本爾雅郭璞之說獨許慎說文云鼯豹文鼠也與郭說不同白孔六帖云盧若虛

參才博物辛怡諫爲職方有獲異鼠者豹首虎臆大如拳怡諫謂之鼯鼠若虛曰非也此許慎所謂鼯鼠豹文而形小一坐驚服此從許說不從郭也怡諫與終軍竇攸俱祖郭說然爲若虛所屈不復辨則終竇蒙賞亦幸耳

滕王閣序

王勃滕王閣序云南昌故郡洪都新府星分翼軫地接荆廬嘗觀漢書天文志云州郡豫章八斗十度非翼軫也繼又歷觀占經中分野所屬皆以豫章八斗分莫有言翼軫者及見越絕書云南郡南陽汝陽淮陽六安九江廬江豫章長沙翼軫也乃知以豫章屬翼軫勃亦有據然大抵以屬斗爲正

長安秋多蠅

六帖長安秋多蠅段成式讀書頗爲所擾觸臆隱字杜詩云已愁夜中自足蠅況乃秋後轉多

雞

雞非山雞

今人誤以山雞爲雉其失始於南越志云駿驤
卽山雞駿驤者鷺鷥也郭璞云鷺似山雞而小
冠背毛黃腹下赤項綠色博物志云山雞有美
毛自愛其色終日瞑水目眩則溺死蓋與鷺雉
美色相似故郭云似山雞實兩物也樂府云雉
雉山雞鳴李白詩云山雞翟雉來相勸皆以爲

卷五

五

兩物魏志劉劭取山雞毛著器中使管輅筮輅
筮云高嶽巖巖有鳥朱首羽翼赤黃鳴不失晨
此山雞之毛白孔六帖引之入雞部中不入雉
部

泄泄解

孟子引詩云天之方蹶無然泄泄朱註云泄泄
怠緩悅從之貌按許叔重說文泄多言也引詩
無然泄泄或作泄荀子云辯利非以言是則謂

之泄註云辨說利口而飾非以言辭是則謂之

泄亦引詩無然泄泄集韻亦作說亦作噉蓋泄

泄噉說泄五字同義孟子下文云泄泄猶水泄

也事君無禮進退無義言則非先王之道言猶

水泄也說文云諸本作沓語多沓沓也水曰

聲語作沓沓若水之流荀子又云諸諸然而沸

註云多言也亦作噉詩云噉噉然則泄泄沓沓

並作多言解正與孟子所謂言則非先王之道

卷五

六

相合而朱子怠緩悅從之訓豈得爲當乎孟子
自解本明而朱子註之反失矣

管瀾

井無水曰管井一有水一無水曰瀾

歸燕詩

杜甫黑鷹詩春燕同歸必見猜按張說爲李林
甫所忌作歸燕詩末云無心與物競鷹隼莫相
猜杜蓋用此

秦臆諷石崇

晉秦臆答石季倫詩有云我聞有言居安思危
位極則遷勢至必移上德無欲貴道不爲早識
先覺通夢黃義此諷季倫而季倫不悟也臆有
先見惜其名不著

金牌

秦檜十二金牌召岳武穆班師按宋史新編宋
制檄牌有金字牌青字牌紅字牌金字牌者日

卷三

七

行四百里蓋郵置之最速遞也凡赦書及軍機
要切則用之

父子兄弟狀元

世傳宋梁顥梁固父子狀元按史宋太祖時張
去華中狀元其子師德在真宗時亦中狀元是
亦父子狀元也又有孫何孫僅陳堯咨陳堯叟
俱兄弟狀元

管莊文法

管子云不無有三分而去其一註云不無有即
有也莊子云而後乃今將圖南不無字下又加
有字而後字下又加乃今字此文章弄奇處今
人作文拘泥不敢如此下筆

九合諸侯

論語九合諸侯註引春秋傳九作糾按管子云
兵車之會六乘車之會三九合諸侯一匡天下
合六與三謂之九合極爲簡明

卷三

六

重瞳

舜重瞳項羽重瞳顏淵重瞳王莽重瞳南唐李
煜一目重瞳

管子倒句

管子云德之以懷威之以畏此倒句

顧目見耳手垂過膝

蜀志蜀先主目顧見耳臂垂過膝前蜀王衍亦
目見耳垂手過膝目同臂同爲蜀王又同

何其異也

蒲盧

中庸蒲盧沈枯以爲蒲葦朱子因之按中庸云蒲盧果羸也埤雅云果羸一名蜋蜋一名蒲盧下引中庸之文蓋以蒲盧爲果羸也詩言螟蛉有子果羸負之螟蛉葉虫詩箋云蒲盧取葉虫之子養之以成子詩義疏云螟蛉色青細小在草葉上土蜂取之冥木空中或書卷間筆筒中

卷三

九

七日而化爲子楊子雲亦云螟蛉之子殪而逢果羸祝之曰類我類我久則肖之矣蒲盧取其易化故以爲人道敏政之喻沈枯以爲蒲葦古無此訓不知何據又按山海經云青要之山是多僕累蒲盧僕累蝸牛也與蒲盧並言其爲蟲可知

狎漚

列子云海上之人有好漚鳥者每旦至海上從

漚鳥游漚鳥之至者百類而不止其父使取而翫之明日之海上漚鳥舞而不下漚即鷗也呂氏春秋云海上有人好蜻蛉者每朝居海上從游有蜻蛉至者數萬前後左右盡蜻蛉也終日翫之不去父使取來翫之明日往之海上而蜻蛉無至者列子言漚呂氏言蜻蛉小異

附庸

卷三

二

王制子男五十里不能五十里不合於天子附於諸侯曰附庸公羊傳疏云庸通也官小德微附於大國以自通靈光殿賦宅附庸而開宇張載註云附庸者庸稅貢賦附於大國至本朝楊用修云庸古與墉通用蓋城墉之墉愚謂民功曰庸尚書云敷奏以言明試以功車服以庸是也諸侯述職小國不能自達其民功附諸侯達之也

堯長舜短

荀子云堯長舜短按孔叢子子思云堯修十尺舜修八尺有奇一云舜龍目大口長六尺一寸

馬蟻

蟻之大者曰馬虬蟬蓋馬與蟻形相似夏小正云玄駒實玄駒蟻也周穆王八駿一名白蟻蟻曰玄駒馬曰白蟻互相名也

一至十字義

一者奇之始也耦而復奇為三五者互也參而

卷三百

三

五之故三之中有交互之文為五七則旁引於外而未全九則四面錯綜無所不達九者究也即五中交互之文而究其變也二者偶之始也四者二而二之也四為口八字居中蓋八以別為義二耦之勢欲別未別故八在二二之甲六則漸別故八在二之下八則別矣二字相背即八字故為別別而復交乃一縱一橫而為十

字本卦體

一字本乾卦一大為天二字本坤卦二小為示古坤字作从本坤卦三斷水字本坎卦中滿火字本離卦中虛皆字縱而卦橫耳

柰奈

五音類聚柰果名又柰何也此解誤按李柰之柰從木柰何之柰從大二字不同

雷字

史記漢景帝後三年日月皆食赤五日十二月

卷三百

三

晦雷徐廣註云一作書字又作圖字實所未詳按五音類聚云雷音雷義同說文雷从雨田象回轉形古文雷作𩇛又作𩇛𩇛又雷作𩇛其字皆从回雷間有回回雷聲也雷𩇛𩇛𩇛皆即雷字義取回轉回亦諧聲十二月晦不當雷而雷也

魏延不反

小說云諸葛亮知魏延有反骨亮臨沒遺計斬

之據三國策楊儀與延本不相能儀見延擬行軍事恐爲所害乃張言延反率衆北附誘與致延延本無此心不戰軍走追而殺之或理延曰延意不北降魏而南還者但欲除殺儀等權盡歸已然後代亮行事酬其素志本指如此不便背叛儀害其能名之以反傷哉冤也後主乃下詔收儀儀在獄中見延瞋目叱曰君實不察其罪被此名也以歿急來白之儀遂自殺然則延實不反也千古之冤特表而白之

卷三十四

石經大學

古本大學漢鄭玄所傳唐孔穎達所疏也朱元晦疑鄭錯簡取而更定之則今世所誦讀者是已又有石經大學與古本大學次序不同而食而不不知其味之下又多顏淵問仁子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二十二字魏政和中詔諸儒虞松等考正五經衛覬邯鄲淳

鍾會等以古文小篆八分刻之於石始行禮記而大學中庸傳焉虞松蓋受之賈逵者也玄受於馬融摯恂而傳之小戴聖非秘府之藏逵父徽與其師杜子春俱受業劉歆漢武時周禮出巖屋間歸秘府至成帝朝歆始表而出之五家之儒皆不可得見逵之傳歆出也後逵官中秘又著禮經傳義詁馬融推之然則石經大學當得其真又說者或謂大學首篇出孔子後十傳

卷三十五

出曾子按虞松表引逵之言曰孔伋窮居於宋懼先聖之學不明而帝王之道墜故作大學以經之中庸以緯之則大學中庸皆子思所作且十目所視三句曾子言也自言之自引之可乎亦當以子思所作者爲是

以戊爲武以丙爲景

歷代十干之名五代時梁改戊爲武六朝時隋改丙爲景

八佾

左傳隱五年公問羽數於衆仲對曰天子用八諸侯用六大夫四士二杜預注諸侯用六六六三十六人朱子論語注每佾人數如其佾數用預說也宋志傳隆云舞所以節八音必以八人爲列自天子至士降殺以兩減其二列預以爲一列又減二人至士止餘四人豈得成樂服虔注天子八八諸侯六八大夫四八士二八其義

卷三

三

甚允唐太宗舞圖用一百二十八以倍八佾之數則其制侈矣八佾或作八溢漢律歷志舞溢今監八方

十二寶

酉陽雜俎楚州有尼真如忽有人接去天上天帝言下方有災令以寶鎮之其數十二一日玄黃二日玉雞三日穀璧四日西王母日環五閭其名六日如意寶珠七日紅韞韞八日琅玕珠

九巨玉珎十日玉印十一日皇后采桑鉤十二巨雷公石斧按玉海五曰碧色寶而玄黃作元黃天符餘名並同又云玉鷄毛色悉備漢書金馬碧雞注金馬如馬碧雞如雞卽此類也

糞金牛漱金馬

蜀紀秦惠王欲伐蜀刻五石牛置金其後以爲牛便金蜀信之使五丁開山挽牛成道秦隨伐蜀此僞言牛糞金也酉陽雜俎太原縣有銀牛

卷三

三

山漢建武時有人乘白牛蹊人田田者呵詰之人曰我北海使欲觀天子登封遂乘牛上山田者尋至山中牛遺糞皆銀也又云漱金鳥出昆明國魏明帝時獻之口吐金屑如粟

十字讀平聲

丹鉛錄云唐詩紅闌三百六十橋十叶爲謠愚又按玉海成臯有什谷徐廣云什谷亦作尋谷什尋音相近此十字平聲又一證也

沈姓

沈姓廣韻式在切然又讀如浮沈之沈亦姓也
姓苑沈氏直深切泰山人

楊用脩誤引吞姓

楊用脩丹鉛錄云有吞字姓引吞道元爲證按
初學記有吞道元吞音桂非吞也吞吞字近楊
公誤耳然古亦有姓吞者玉海有吞景雲楊公
不引此而誤引吞道元何歟廣韻吞他全切姓
也

一六卷三

三

五月不上屋

酉陽雜俎俗諺五月上屋言五月人蛻上屋見
影鬼當去風俗通五月忌菴蓋屋瓦令人髮禿
二說不同皆不然也曆家午不苦蓋說者云午
屬火避火災也五月亦建午故諺之

鄒穆公集卷三十五

歸安春寰鄭明還侯升父 著

批言

周卜伐紂

尚書泰誓云朕夢協朕上襲於休祥史記乃云武王將伐紂卜龜兆不言六韜云文王問散宜生曰卜伐商吉乎對曰不吉不知何據當以尚書為正

武王不斬紂

史記紂衣寶玉自燔而死武王至紂所親射之三發而後下車以黃鉞斬紂頭懸諸大白之旗此其說誕也紂既自燔死又親三射之而斬之而懸之旗豈聖人事乎賈子云紂死棄玉門之外觀者進而蹴之武王使人帷而守之其無斬紂之事可知

衛孝公

子曰孔子於衛孝公有公養之位春秋禮記無孝公朱子曰疑出公輒然輒據國拒父安得證孝本朝薛伯常人物考曰孔子在衛公子鄆有公養之禮然鄆讓國不立安得稱公終不可考

鄆穆公

孟子鄆與魯閔有司死而民莫之救孟子曰凶年饑歲老弱轉乎溝壑壯者散而之四方而君之倉廩實府庫充按賈誼新書云穆公有令食鳧鴈以稅無得以粟於是倉無稅而求易於民二石粟而得一石稅吏以為費請以粟食之穆公曰百姓飽牛而耕暴背而耘勤而不敢惰者豈為鳥獸哉粟米人之上食柰何其以養鳥夫君者民之父母取倉之粟移之於民此非吾之粟乎云據此則穆公善不行之者新書之說恐未必真

殯引

禮記孔子少孤不知父墓及母亡殯於五父之衢人之見之者皆以為塋也其引也蓋殯也陳澧註云引讀如慎按禮殯引飾以輶塋引飾以柳窆此蓋殯引耳

扁鵲見五臟

史記稱扁鵲能隔垣盡見人五臟按列子云龍子謂文摯曰子之術微矣吾有疾子能已乎文

卷三五

三

摯曰請言子之疾龍子曰吾鄉譽不以為榮國毀不以為辱得而不喜失而不憂視生如死視富如貧云此奚疾哉文摯乃命龍子背明而立文摯自後向明而望之曰嘻吾見子之心矣方寸之地虛聖人矣子心六孔流通一孔不達今以聖智為疾或由此乎史稱扁鵲見五臟殆亦此意人疾五臟有傷扁鵲知之若見云爾

慎子

晉欲使慎子為將軍孟子曰一戰勝齊遂有昭

陽然且不可慎子勃然不悅曰此則滑釐所不識也朱子註云滑釐慎子名按莊子稱慎到與彭蒙田駢為友學墨子弟子禽滑釐之術所稱滑釐不識謂其師禽滑釐非其已名禽孔子云此黃帝之所聽瑩也莊子又云慎子聞宋鈡之風而悅之鄭端簡公云慎到嘗與同門三百人持魯器守宋城禦楚寇著慎子四十六篇與宋鈡同時墨子宋鈡之術皆尚禁兵寢攻慎子悅而學之南陽之役孟子又止之故卒不行

卷三五

四

子都

孟子云不知子都之美者無目者也朱子註云子都古之姦人按子都鄭大夫公孫閱也有寵於莊公左傳鄭莊公三十二年子都與穎考叔爭車鄭詩云不見子都即此人也

仲雍字

仲雍字孰哉解者云雍孰食也故云

桀號移大犧

呂氏春秋云成湯良車七十乘必死六千人以戊子戰於郊禽移大犧註云桀多力能推大犧因以為號

呂氏春秋誤字

呂氏春秋云山雲章莽水雲魚考字書無鱗字按淮南子云山雲章莽水雲魚鱗角鱗蓋魚

鱗也字相近而誤

齊王好竽

韓昌黎云齊王好竽有操瑟而往立王之門者客罵之曰王好竽子鼓瑟瑟雖工其如王之不好何按史記騶忌以鼓琴干齊威王因及國政封為成侯然則齊王豈獨好竽乎孟子與梁惠論齊王好樂蓋鍾鼓管籥皆在其中

南郭先生不吹竽

鄭端簡公古言云齊宣王悅南郭先生吹竽廡食嘗數百人按韓子齊宣王好竽每吹竽三百人齊吹南郭先生不竽者次三百人之中以吹竽得食宣王薨後王曰寡人好竽願一一吹之南郭先生逃則是南郭先生不能竽也鄭端簡公誤矣

孔明心經

孔明心經乃後人剽襲六韜諸書偽為之非真

卷五

六二

孔明書三國志有諸葛氏集自開府作牧以至軍令凡二十四篇杜詩云葛亮貴和書有偏二十四篇之一也今皆不見

易舉正

唐郭京得王輔嗣韓康伯手寫周易真本比今世流行本脫遺謬誤者舉正其訛凡一百三節作易舉正三卷卷中洪氏撮其明白者一十處表出之如坤初六履霜望三三泰曰履霜陰始

疑也馴致其道至堅冰也今本於象文霜字下增堅冰二字屯六三象曰卽鹿無虞何以從舍也今本脫何字師六五田有禽利執之無咎今本之字誤作言比九五象曰失前禽舍逆取順也今本誤倒其句貴亨不利有攸往今本不字誤作小字剛柔交錯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今本脫剛柔交錯一句坎卦習坎上脫坎字垢九四包失漁註二有其漁故失之也今本誤作

卷三五

無魚蹇九三往蹇來正今本作來反困初六象曰入於幽谷不明也今本谷字下多幽字鼎彖聖人亨以享上帝以養聖賢今本上帝下多而大亨三字震彖曰不喪匕鬯出可以守宗廟社稷以爲祭主也今本脫不喪匕鬯一句漸象曰君子以居賢德善風俗今本脫風字豐九四象遇其夷主吉志行也今本脫志字中孚彖豚魚言信及也今本及字下多豚魚二字小過彖柔

得中是以可小事也今本脫可字而事字下增言字六五象曰密雲不雨已止也今本作已上既濟彖曰既濟亨小小者亨也今本脫一小字繫辭二多譽四多懼註云懼近也今本誤以近也字爲正文而註中又脫一懼字雜卦蒙稚而著今本稚作雜余詳其詞義良當稍可疑者比九五象小過六五象耳比九五今本象曰顯比之吉位正中合逆取順以從禽也禽字叶窮與

卷三五

八

中叶如舍逆取順作下句則順與中無叶音小過今本九四象曰弗過遇之位不當也往厲必戒終不可長也六五象曰密雲不雨已上也上字叶平聲與當長字叶如作已止則止與當長字無叶音然易今本象文亦有無叶音者如蒙六四象曰困蒙之吝獨遠實也訟九二象曰自下訟上患至掇也剝上九小人剥廬終不可用也遯九四君子好遯小人否也革九五象曰大

虎變其文炳也上六象曰君子豹變其文蔚也小人革面順以從君也豐九三折其右肱終不可用也既濟上六象曰濡其首厲何可久也未濟初六象曰濡其尾亦不知極也凡此數處與上下象文俱無叶音然則易舉正所言比九五小過六五雖無叶音何害其為真本耶

夏以前有三正

鄭康成云帝王相傳莫不改正堯建丑舜建子

二六三

九

王肅云殷周始改正易民視聽夏已上俱建寅二說不同鄭端問公作古言從王說愚觀尚書甘誓云有扈氏威侮五行怠棄三正則夏以前已有三正矣鄭說是也三統紀云伏羲天統神農地統黃帝人統

尸子

尸子名佼楚人或曰晉人秦相衛鞅客也鞅謀事畫策立法理民未嘗不與佼規也商君被刑

下逃入蜀然則商君之惡尸子實成之乃商君蒙大僇受惡名而尸子得免特表而出之毋令獨罪商君焉

帝王夢得相

尚書云殷高宗夢帝叅良弼乃以形夢求於野說祭傳若之野惟肖爰立作相帝王世紀云黃帝夢大風吹天下之塵垢皆去又夢人執千鈞之弩驅羊萬羣帝寤而嘆曰風為號令執政者

二六三

十一

也垢去土后在也天下豈有姓風名后者哉夫千鈞之弩異力者也驅羊萬羣能牧民為善者也天下豈有姓力名牧者也於是依二占而求之得風后於海隅以為相得力牧於大澤以為將高宗夢傳說人知之黃帝夢風后力牧人罕知者

火伴

木蘭詞云出門見火伴古從軍及作役者十人

爲火故曰火伴今文書式中多作夥非也

元愷

左傳高陽氏有才子八人蒼舒璘瓘麇大臨
龐降庭堅仲容叔達謂之八愷高辛氏有才子
八人伯翳仲堪叔獻季荝伯虎仲熊叔豹季狸
按裴駰云臯陶字庭堅尚書益讓朱虎熊羆索
隱云卽高辛氏之子伯虎仲熊則此三人皆元
愷中人也

好臭

呂氏春秋云人有大臭者其親戚兄弟妻妾知
識無能與居者自苦而居海上海上人有說其
臭者晝夜隨之而弗能去曹植所謂海畔有逐
臭之夫者是也又有公孫鳳夏月併食於器令
臭乃食括地志云肅慎國南有白山鳥獸草木
皆白其入貴臭穢不潔作廁於中園之而居人
性相反如此

評書其難

南史庾翼與王右軍名齊與人言云小兒輩厭
家雞愛野鷺皆學逸少書後見右軍書曰伯英
復生唐李邕不喜蕭誠書蕭寫故紙作逸少真
跡邕極口稱善後知其詐曰細看亦未能好庾
征西以真右軍書先貶後褒李北海以僞右軍
書先褒後貶二公皆善書不免如此書亦難評
矣

杜詩用事無迹

詩家用事妙在無跡如杜工部九日詩明年此
會知誰健出晉書阮瞻元日會親友曰人生如
風中燭不知明年今日再開此會誰是強健江
村詩老妻畫紙爲棋局出續言王積薪好棋出
遊攜棋短具畫紙爲局少年行詩莫咲田家老
瓦盆出續韻府陳宣好飲一日貴客過咲其用
陶器曰莫咲此老瓦盆多見興廢也客亭詩老

病已成翁出魏略文帝與吳質書曰已成老翁
但赤頭白與吳郎詩不爲困窮寧有此出隋史
李士藥見盜忝者避之曰窮困所致壯游詩越
女天下白出風俗通天下之女白不如越溪之
女凡此數詩註家不引人亦不覺用事集中此
類不能盡述如水中着鹽飲水方知鹽味是也

黃居難李赤

金華子云有舉子能爲詩名黃居難號樂地自

卷三五

十三

比白居易樂天也柳柳州集云李赤能詩自比

李白名赤二人相同

襍

古樂府襍註云笠也以竹爲質以青縑爲飾
或曰不曉事也二說不同玉篇廣韻不載此字

李納甄琛好奕

李納好奕家人應被捷懼怒躁先於密處布奕
具納一見欣然改容取子布奕都忘其志魏書

甄琛舉秀才入都積歲以奕棋廢日至通夜不
止手下蒼頭常令秉燭或時睡頭大加其杖兩
家奴僕一以免捷一以被捷皆棋癖也

王老

戲具有葉于江東人呼萬萬貫爲王老南部新
書王元寶富厚人以錢文有元寶字因呼錢曰
王老

沒字碑

卷三五

十四

唐明宗問相安重誨以崔協對任園曰崔協不
識文字而虛有表號爲沒字碑又安叔于狀貌
堂堂而不通文字人謂沒字碑皆見五代史

仙人頃刻變易老少

羅浮先生軒轅有宮人侍茶湯年方二八咲其
貌古頃刻變爲老嫗雞皮鮐背上命其謝過復
化舊容神仙傳八公詣淮南王安門王使閤人
難之八公曰王孫王孫今少矣皆變爲童子老

可令少少可令老

諸葛誕義士

漢史田橫自殺五百人在海島中者聞之亦皆
自殺至今稱田橫義士按三國志諸葛誕被圍
急單乘馬將其麾下突出小城門大將軍司馬
朗逆擊斬誕麾下數百人坐不降見斬皆曰爲
諸葛公死不恨于寶晉紀又言誕數百人拱手
爲列每斬一人輒降之竟不變至盡此與田橫
五百人何異然其事不顯惜矣

六卷五

五

三國志引易文

三國鄧艾伐蜀夢坐山上而有流水以問袁劭
劭曰易山上有水蹇孔子曰蹇利西南往有功
也不利東北其道窮也今易文蹇利西南往得
中也不利東北其道窮也利見大人往有功也
與此文小異

杜詩誤字

杜少陵隨波無限月今本月字誤作好字看題
榜藥囊今本檢字誤作減字

碌碌錄錄鹿陸陸六六碌碌

史記平原君傳公等錄錄註猶碌碌也字書碌
碌多也前漢書蕭曹贊錄錄未有奇節註猶鹿
鹿也後漢書馬援傳作陸陸又作六六廣韻作
碌碌說文云碌隨從也此數字音義俱同老子
云碌碌如玉註碌碌喻少也從石訓多從玉訓
少

八卷五

六

逢蒙王靈智

逢蒙學射於羿盡羿之道思天下唯羿爲愈已
於是殺羿又王靈智學射於督君謨精得其術
謨殺君謨射數矢君謨以刀斫散飛矢後一矢
承口中傳語靈智學射三年未教齧鏃法然則
以射之道反害其師者不獨逢蒙也君謨不見
殺耳

珊瑚

晉史石崇王愷皆富於財競以奢侈相高帝每助愷嘗以珊瑚樹賜之高二尺許以示崇崇碎之悉取其家珊瑚樹高三四尺者六七株按本草積翠池中有珊瑚高一丈三尺一本三柯上有四百六十三條云是南越王趙佗所獻數石崇家珊瑚更高大矣唐詩越人自貢珊瑚樹用此事也

指南車

周公作指南車魏志扶風馬鈞有巧思高堂隆奏朗言古無指南車鈞曰有之明帝詔作之而指南車成

辨璞

別寶經云凡石韜玉但夜將石映燈看之內有紅光明如初出自便知是玉卞和獻玉時情無以此鑒之致令則也

朱建平奇相

三國時朱建平善相謂應璩曰君年六十二當為常伯而有厄先一年當獨見一白狗旁人無見者後璩六十一為侍中直省內歛見白狗衆人無見過期一年六十三卒相知死期奇也知見白狗奇之奇矣

辨鳥獸音

伯賢師曠公冶長東方朔管公明白龜年皆通

鳥語今葛盧通牛語楊翁偉通馬語

眼語手語形語鼻語足語

凡口不言以意相示皆曰語李陵傳註今世所謂眼語陳後主詩眼語送杯嬌此眼語也李白詩佳人當牕弄手語此手語也東坡云海外有形語之國口不能言相喻以形此形語也爾雅雲云蟻以鼻語此鼻語也張良躡漢王足可稱足語

膏肓當作馬肓

左傳晉侯有疾二豎曰居膏之上肓之下若我何按本草陶隱居云熊脂即熊白是背上膏肓本註云凡言膏者皆脂消已後之名背上不得言膏左傳云膏肓者乃是馬肓文誤此說最當按說文肓心上馬下也則肓在馬下今言肓之上肓之下是二豎或在馬上或在肓下非肓在馬上也

詩文治疾

古今詩話有病瘧者杜少陵云誦吾詩可治乃令誦子璋髑髏血模糊手提擲還崔大夫病果愈魏典略云陳琳作檄草成呈太祖太祖先苦頭風是日疾發臥讀琳作翕然而起曰此愈我病詩與文皆可治疾乎枚乘七發殆不誣也

物性相反

漆得陰而乾得燥反潤獨沽得風不搖無風自

動物性相反殆不可曉

膿濃通用

膿與濃通用圓覺經唾涕濃血津液涎沫痰淚精氣大小便利皆歸于水膿作濃

鶴胎化

墨客揮筆彭淵材迂澗堂畜兩鶴客至誇曰此仙禽也凡禽卵生此胎生語未畢園丁報曰鶴夜一卵淵材呵曰敢謗耶未幾鶴展頸伏地復

六卷三

千

誕一卵材嘆曰鶴亦敗道吾乃爲禹錫嘉話所誤按鮑昭舞鶴賦散幽經以驗物偉胎化之仙禽則禹錫嘉話不爲無據埤雅云鶴三年產伏百六十年雌雄相視目睛不轉而孕豈先言產伏者乃卵生後言孕者乃胎生與

郭景純桑道茂

晉書王敦將舉兵使郭璞筮璞曰無成敦大怒曰卿壽幾何曰令盡今日三子敦怒璞請南岡

新之初璞中興初行經越城間過一人呼其姓名因以袴褶遺之其人辭不受璞曰但取後自當知其人遂受而去至是果此人行刑又唐桑道茂善太乙遁甲術自知他日爲朱泚僞官命懸李晟之手先出懷中一書懇晟判復以縲易晟衫乞批袴膺他日爲信晟收長安日道茂縛麾下呈衫免死二人自知當刑且知刑者並異術也

千里八百里

晉書千里萼萼亦下鹽豉五代史黃巢攻臨安武肅王引兵趨屯八百里告道傍嫗曰有問者曰臨安兵屯八百里中未聞引去千里八百里皆地名

雙生子

西京雜記霍光產二子曰殷王祖甲生二子以別生豈已生良以器爲兄吾亦以前生爲兄公

羊傳云古人雙生以後生爲兄愚按古言質家先先生文家先後生霍詵從殷公羊詵從周也子雙生曰孿又曰玆

射干

易通卦驗云冬至射干生爾雅翼云苗長二三尺葉似蠻姜花如萱草云一名草姜此草名也荀子云西方有木焉名曰射干莖長四寸此木名也佛經云射干貂乃惡獸如青黃狗食人此

八卷五

獸名也楊倞註荀子云當是草而云木誤射干莖雖細小亦類木梗故荀子名木本草衍義云草木皆木金鈴皆金草亦得云木是皆言射干有草無木也而陶隱居云別有射干相似而莖長似射人之執干者故阮公詩云射干臨層城此不入藥根亦無塊陳藏器云此卽是樹陶言不入藥陳言卽是樹則與草射干兩種明矣草不異種同名未爲不可何必強以射干之木卽

爲射干之草乎草有射干木有射干獸亦有射干

鯢魚上樹

孟子云緣木求魚離騷云曾何爲兮木上此言木上無魚也按本草鯢魚似鮎有四足長尾能上樹天旱則舍水上樹葉覆身鳥來飲水因取之然則魚亦上木種之異耳

紅豆

卷三

王右丞詩云紅豆生南國春來發幾枝贈君多採摘此物最相思紅豆一名相思子生嶺南樹餘故老言昔有人戍於邊其妻思之哭於樹下而卒因以名之

論語鄉黨

鄉黨一篇朱子盡以爲孔子事竊恐不然篇中惟孔子於鄉黨子見齊衰餽藥廐焚四條實孔子事餘皆如曲禮少儀之類意孔子所雅言故

記之耳君子不以絢練飾所謂君子卽知禮者子不盡人之歡不竭人之忠君子抱孫不抱子等語今以君子爲孔子此何所據史記孔子世家未嘗遣聘聘聘國執圭私覲之容何所謂爲孔子

張顛趙子昂書

曾南豐云尚書省郎官石記序陳允言撰張顛書顛草書見於世者縱放可怪此序獨楷書精

卷三

三

勁嚴重出於自然趙松雪書世所見者多學二王李北海獨鮮子伯機墓誌銘學鍾元常筆法精妙迥異鮮子與松雪同學書松雪嘗自言竭力追之而不能及故於其墓銘特用意爲此書張顛精楷法松雪精鍾法皆世所罕知也

紅字

漢書纂組錦繡害女紅者也女功作女紅漢桂陽周府君碑陰曰江作曲紅蒼江江夏江亦作

紅江與紅亦古通用則紅字有三讀

何鼓作河鼓誤

何鼓星何字從人胡可切楚人呼擔鼓擔者荷也何與荷古通用易云何校淑耳是也今書何鼓作河鼓誤矣

鯢

莊子云鯢之大不知幾千里鯢魚他書無出爾雅云鯢魚子意南華以小托大亦齊物之義歟

古玉鈞字文

印數古玉鈞萬歲字本正刻故其文反今宣和印史改摹從正失其舊矣仍從反文爲古

陳子昂逸詩

陳子昂登幽州臺歌云前不見古人後不見來者念天地之悠悠獨愴然而涕下又大義山詩云浩然坐何慕五蜀有峨眉念與楚狂子悠悠白雲期此二詩本集中皆不載

壺關三老姓名

通鑑漢壺關三老不著姓名按玉海急就章補注漢壺關三老令狐茂

杜康

陶潛述酒詩序云儀狄作酒杜康潤色之事物紀原云杜康不知何代人顏師古急就章注古者儀狄作酒杜康又作秫酒補注云說文少康初作秫酒杜康也顏注又云杜康作箕帚補注

亦以爲少康然則杜康與少康一人而秫酒之作自康始也

四月秀蓂

詩四月秀蓂箋云夏小正四月王荳生正義曰蓂之爲草書傳無聞四月已秀物之鮮矣故疑王荳正與蓂爲一言蓂其是乎爲疑之辭也按廣雅云蓂莢也然莢之秀不在四月爾雅云蓂繞蕪死今遠志也本草遠志二月開花四月采

根葉其卽此歟

風后

風后黃帝臣也太平御覽禹問於風后曰吾聞黃帝有屈勝之術六甲陰陽之道對曰藏會稽之山云云然則禹時風后尚在也

梟非卵生獍非胎生

梟食母獍食父劉子曰炎州有鳥其名曰梟偃伏其子百日而長羽翼旣成食母而飛然不言

卷三五

五

其所自生也楞嚴經云土梟等附塊爲兒及破獍鳥以毒樹果抱爲其子子成父母皆遭其食然則梟非卵生獍非胎生也以土塊毒果爲子與蒲盧取桑虫爲子相似而經又爲兩類以蒲盧爲非有想梟獍爲非無想孤山禪師曰破獍似羆而虎眼今云鳥者恐譯人誤或鳥字合是等字後人妄改耳

鄭侯升集卷三十六

歸安春宴鄭明選侯升父著

批言

唐人酒令

唐人酒令云遠望漁舟不濶尺八憑闌一吐已覺空喉尺八筵篴皆樂器名筵篴作空喉假借對也

曹子建逸詩

卷三十六

曹子建有棄婦篇云石榴植前庭綠葉搖縹青丹華灼烈烈熵熵有光榮光好燁流離可以處淑靈有鳥飛來集拊翼以悲鳴悲鳴夫何爲丹華實不成拊心長歎息無子當歸寧有子月經天無子若流星天月相終始流星沒無精栖遲失所宜下與瓦石并憂懷從中來嘆息通雞鳴反側不能寐逍遙於前庭踟躕還入房肅肅帷幙聲寒帷更攝帶撫弦彈鳴箏慷慨有餘音要

悲且清收淚長嘆息何以負神靈招搖待露露何必春夏成晚穫爲良實願君且安寧今子建集中無此篇

詩才

溫庭筠手入文而詩成曹子建七步史育五步任昉三步梁園詩不成罰酒五升金谷詩不成罰酒三斗

帝堯治水

卷三十六

竹書紀年云帝堯二十九年命共工治河六十五年命崇伯鯀治河六十九年黜崇伯鯀七十不知黜鯀以後六年而禹方治水

禹錫玄圭

尚書云禹錫玄圭告厥成功竹書紀年云帝堯八十六年司空入觀贊用玄圭沈約云禹治水既畢天錫玄圭告成功則是玄圭天所錫也

天日行一度

說天者皆云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日繞地一周而過一度獨乾鑿度云乾訓健壯健不息日行一度燼灰經亦云天辛苦不息每一日行一度以假風輪扶之一度三千九百二十五里半

八卦本古字

乾鑿度云三古天字今乾卦三古地字古聖人

三古

三古

以為坤卦三古風字今巽卦三古山字今艮卦三古坎字三古火字今為離三古雷字今為震三古澤字今為兌則是先有文字後以為卦非黃帝始制文字也

川字水火字

乾鑿度云乾者天也先也川也倚豎天者也註云聖者畫卦為三三象川形川倚立其天亦為天恩謂坎卦倚立其文為水離卦倚立其文為

火三文橫川文縱三文橫水文縱三文橫火文縱又古坤字作𠩺即坤卦六斷亦卦橫而字縱也

莊子逸文

麻衣道者註引莊子曰陰陽錯引天地大駭有雷有霆水中有火乃焚乃塊今莊子無此文

山自天墜

麻衣道者云震得乾初爻故雷自天之下而發

三古

口

坎得中爻故月自天之中而運艮得上爻故山自天之上而墜也巽離兌得坤三爻亦然又云觀星墮為石山自天墜無疑而世曰山者地之物至月風雷雨皆自地出而世曰天之物山自天墜其說特異

周公自剪為牲

尚書周公為武王禱請以身代不言自剪為牲也唐張弛作素履子云周公至忠祝九齡之

壽自剪髮為姓不知何據

周易初上無位

晉王弼周易略例云象無初上得位失位之文唯乾上九文言云貴而無位需上六云雖不當位然皆言非位而初亦不說當位失位也然則初上者是事之終始無陰陽定位也魏關子明易傳云天生於陽成於陰陰成則陽去生於陰成於陽陽成則陰去六爻初上無位者陰陽相去者也二說不同

呂刑

尚書呂刑禮記諸書引其文皆作甫刑按史記作甫侯言於王作修刑辟竹書紀年作呂刑命甫侯于豐蓋呂侯甫侯一人而兩侯乎

婦人在軍

漢書李陵與匈奴戰陵曰吾士氣少衰而鼓不起者何也軍中豈有女子乎因搜得婦女皆斬

之故杜詩云婦人在軍中軍氣恐不揚按尚書費誓云馬牛其風臣妾逋逃秦商鞅作商君壯男為一軍壯女為一軍男女之老弱者為一軍然則婦人未嘗不在軍也木蘭代父從征十二年其詞云歸來報天子天子坐明堂問女何所欲木蘭不願尚書郎婦人在軍何嘗不勝

韓子論語筆解

韓昌黎作論語筆解子畏于匡一章韓曰死當

卷三六

六

為先字之誤也上文云顏淵後本文云回何敢先其義自明無死理也原壤夷俟一章孔註扣擊也韓曰古文叩扣文之誤也當作指為夷俟倨足原不自知失禮故仲尼既責其為賊又指其足脛使知夷俟之罪非擊之明矣公山弗擾一章孔註弗擾為季氏宰與陽虎共執季桓子而召孔子與周道于東方故曰東周韓曰仰尼畏三桓不欲明言往公山氏又不容順子路黨

李氏故言吾爲東周東周乎王東遷能復修西
周之政志在周公典禮不徒往也非子路所測
以上數說皆有理子貢問士一章無行已有耻
至敢問其次二十一字又無曰今之從政者至
何足美也十八字豈當時韓子所見本或然歟

李翱解孟子

李翱曰堯舜性之是天人兼通者也湯武身之
是爲已者也五伯假之是爲人者也此說亦好

嶧山碑大夫字

嶧山碑大夫字作表蓋夫字上加二畫是夫字
附于夫字之中故不作大字後人翻刻不明字
學去夫字上二畫則脫一大字矣

祖孫疏可同名

周易帝乙歸妹帝乙湯也尚書自成湯至於帝
乙乾繫度引孔子曰自成湯至帝乙帝乙湯之
玄孫之孫也殷尚質以生日爲名順天性也玄

孫之孫外絕恩矣同以乙日生疏可同名愚意
商以生日名如後人小字商二十九王皆以生
日名皆有別名如湯名天乙又自名履紂名辛
又自名受也

三易卦同辭異

周易古占法云古之筮者兼用三易之法衛元
之筮遇屯曰利建侯季友之筮遇大有之乾曰
同復于父敬如君所此固二易辭也大有與乾
皆周易卦名是知三易卦同辭異今三墳書連
山歸藏皆別爲六十四卦名知其僞也

六十四卦不始於文王

周易古占法云王弼謂伏羲重易伊川先生曰
舜典曰龜筮協從則重易尚矣司馬遷揚雄謂
文王重易者非愚按山經廣成子治大易屯蒙
二卦運行日月廣成子時已有六十四卦矣

字書八別也元包經艮卦云岫八八傳曰岫八八二山相拆也八八二字僅見于此

雷作回

元包之泰曰芥入于困回浮于玄回字註作回旋言芥氣回旋于天也然本經如需卦雲浮于芥蚰流于天觀卦云森朱于井蠱溢于垠之類皆以兩物對言此不應獨言芥氣一物愚謂回字蓋雷字本卦傳云芥入于困天氣降也回浮

八卷三十六

九

于玄地氣騰也其為雷明矣雷字從雨從回今省雨作回猶雲字古作云也鄭氏曰雲本作云象其形後人加雨

載干

乾坤鑿度孔子曰復表日角臨表龍顏泰表載干載干疑當作戴干竹書紀年云辛未歲天首戴干戈是也

河出圖洛出書

易云河出圖洛出書乾坤鑿度孔子曰洛水先溫九日後五日變為五色玄黃天地之靜書見矣君子亦於靜若龍而無角河二日青二日白二日赤二日黑二日黃蛇見水中洛水燬而書出河變五色而圖出他書未見也又龍馬似龍無角注云神蛇而尚書中侯云馬也赤文綠色黃伯仁龍馬賦亦以為馬

黃鶴綠鶴獨足鶴

八卷三十六

十

爾雅翼云書言鶴無青黃二色木土之氣內養故不表於外本草乃云鶴有玄有黃有白有蒼按湖廣有黃鶴樓有黃鵠即黃鶴古人多言之雷公云苾胡出銀縣西畔生處多有白鶴綠鶴翔處綠鶴尤異又尚書故實云漢武時獻獨足鶴東方朔曰此畢鸞也

麋非大鹿

朱晦菴云麋鹿之大者誤也按月令夏至鹿角

解冬至麋角解氣候圖說云鹿陽獸夏至得陰氣而角解麋陰獸冬至得陽氣而角解此爲兩物明矣名苑曰鹿之大者曰麋羣鹿隨之皆視麋所往麋尾所轉爲準於文王鹿爲麋鹿之大者乃麋耳

雨露有頭數

藏經云雨露皆有頭數故杜詩云白露那可數
鮪鯢

卷三十六

七

晉書夏統傳統操柂正櫓初作鮪鯢躍後作鮪鯢引押蒼云鮪鯢魚也說文云鮪魚出樂浪番國一名江豚多膏少肉一曰出江有兩乳孔廣韻云鮪江豚别名天欲風方見一名奔鮪一名懶婦魚六帖云奔鮪非魚非蛟大如船兩乳在腹下相傳懶婦所化得一頭有膏三百斛照讀書紡績則暗歡樂之處則明西陽雜俎云一名漏

妖燭

開元遺事寧王夜集有戲燭每酒酣狂作則必昏暗否則明謂之妖燭此與懶婦魚膏相反

從心所欲不踰矩

論語七十而從心所欲不踰矩王安石讀從作縱宋儒非之按六帖曰樂天引此文從亦作縱非安石始也

五月五日生

卷三十五

十二

白孔六帖胡廣五月五日生崔信明五月五日生按史記田文五月五日生宋書王鎮惡五月五日生而六帖皆不載

古無做字

古無做字只以作字去聲讀之詩采薇采薇薇亦作止曰歸曰歸歲亦暮止漢史廉范歌曰康叔度來何暮不禁火民安作韓文公詩曰君欲作方橋方橋如此作皆以作字去聲叶音今做

字俗人爲之也

雪中蕉

筆談云王維畫多不問四時袁安臥雪圖有芭蕉得心應手意到即成然駱賓王嘗有詩云綠竹寒天筍紅蕉照月花則雪中亦得有蕉

龍有耳猴有脾

世傳龍無耳以角聽又云十二辰爲生稍稍者少也鼠無牙牛無齒虎無項兔無唇龍無耳蛇

卷三

三

無足馬無膽羊無瞳猴無脾雞無腎狗無腸猪無筋云云然龍固有耳爾雅翼云龍耳如牛淮南子云禹南省方黃龍負舟顏色不變龍乃耳掉尾而逃晉郭璞爲人莽明帝微服往觀之問主人何以葬龍角當族滅主人曰璞云葬龍耳主當致天子問龍城錄吳綽采藥華陽洞口見小兒握大珠三顆入洞綽恐爲物害往救之見兒化作龍形以珠瑱耳中綽以藥斧斷之落

左耳然則龍何嘗無耳乎蓋猴亦有脾王延壽王孫賦云藏穀食於兩頰稍委輸於胃脾王孫猴也十二辰每垣三十度二十八宿雖皆分屬而獨以居垣之中度爲正虛日鼠在子垣中度故子生人屬鼠牛在丑垣中度故丑生人屬牛餘皆倣此非如鼠無牙牛無齒之說也埤雅龍聾故精於視豈龍雖有耳而不能聽乎然聾字本不取龍爲義釋名云聾龍也如在朦朧之內聽不察也

卷三

四

早魃

詩云旱魃爲虐山海經大荒之中有山名不勾有人衣青衣名曰黃帝女魃所在不用五行志永隆元年長安獲一旱魃長尺有二寸其狀怪異神異經南方有人長二三尺袒身目在頂上走如風名曰魃所見之魃亦通千里遇者得之投溷中卽死旱魃猶魃陽神也嚴司空在太原

市童因水際相戲見一物流下爭取之乃是瓦
蟻殺之髮朱色目在頂上身長尺餘謂之旱鉢
前說大略相同尺寸小異耳旱鉢卽旱魃聲相
近也一名旱毋楞嚴經貪色爲罪是人罪畢遇
風成形則爲魃鬼

蠶有異種

杜陽編彌羅國蠶長四寸大軫國蠶長五六寸

卷三

七

拾遺錄負嶠之山有冰蠶長七寸曰公丁記扶
桑國蠶長七尺周禮禁原蠶原蠶再蠶也今謂
之二蠶唐天寶中益州獻三熟蠶繭六帖云治
州有績蠶歲四熟吳都賦云鄉貢八蠶之綿是
錄云南陽郡一歲蠶八績林邑記云九真郡蠶
年入熟荆楚歲時記云八蠶繭出日南永嘉郡
記云永嘉有八蠶一日晚珍蠶三月績一日和
蠶四月初績一日晚蠶四月績一日愛珍五月

績一日愛蠶六月績一日含珍七月績一日四
出蠶九月初績又曰寒蠶十月績又南蠻有蠶
正月生二月熟此皆種之異者

麩樹

文選麩枕椰本草云枕椰子內如麩食之令人
不饑洛陽伽藍記有麩樹殆亦此類

萬歲

漢書武帝紀嵩山開有呼萬歲者三此呼萬歲

卷三

六

之始也後漢馬援傳援牛酒饗賓將士從客謂
官屬云云吏士皆伏呼萬歲東觀記曰王望詣
太守吳良歲旦望言曰明府視事五年土地開
闢盜賊滅息五穀豐熟今日歲首請上壽酒掾
史皆稱萬歲是時上下得通稱萬歲後惟天子
始稱之

樹間

儀禮在國中射三及註云樹間名爾雅雲云皮

人面獸形然此獸本名樹不名皮樹射禮云
言於國射皮於樹中於郊間中於境虎中士鹿
中皮與樹文不相屬足明此獸不名皮樹矣儀
禮所謂皮樹蓋皮作樹形耳爾雅翼遂以此獸
爲皮樹誤也閭亦獸名周書王會篇北唐戎貢
以閭山海經縣臺之山其獸多閭郭氏曰閭似
驢岐蹄一角如羴羊而六帖云角如牛不知何
據

紅鹽

五代晉天福二年于闐國獻紅鹽范景仁東齋
記江南有紅鹽橄欖樹高數丈以紅鹽塗樹子
自落故詩云紛紛青子落紅鹽廣志山丹衛北
五百里有紅鹽池產紅鹽

碧蜜紅蜜

唐貞觀二年吳明國貢鸞蜂蜜蜂聲如鸞鳳身
筒五色蜜色碧又唐同昌公主疾甚醫者欲

其藥餌曰得紅蜜可愈帝令內庫得紅蜜
本堯離國所貢並出杜陽編

碧海青海紫海

十洲記扶桑在碧海中廣衍與東海同山海經
有青海註云在允吾縣唐李太白詩吐谷渾出
北道流青海是也杜陽編南昌國有紫海水如
爛椹可以染衣龜龍魚鱉沙石草木皆紫

水中出火

異苑曰蜀都臨邛縣有火井漢室之隆炎赫彌
熾桓靈之際火焰漸微諸葛亮一瞰而更盛博
物志云酒泉延壽縣南山有火泉火出如炬九
國志云吳揚潯十二年江水出火可以然物此
皆水中出火造化之不可曉者又內典云龍火
得水而熾人火得水而滅

玉簫

唐宋遺史韋臯未仕時嘗處姜使君門館姜子

名荆寶待臯甚厚有小青衣玉簫美而豔徐贈之臯歸觀約七年復來因贈玉指環臯踰期不至玉簫嘆曰韋家郎不來矣絕食而死後臯鎮蜀姜君往見問玉簫知其死甚憐之臯誕日東川廬節度餽歌妓玉簫為壽視之宛如舊人指上有玉環隱起今世俗傳奇以玉簫前為妓後為姜女前名玉簫後名簫玉皆非也

朱買臣高鳳

八卷三六

九二

鄒子曰朱買臣苦修學業不休其家曝粟令臣守之不覺雨流粟漢書高鳳專精誦讀妻嘗之田曝麥於庭令鳳護雞時天暴雨而鳳持竿誦經不覺潦水流麥二事相類而吳書朱買臣本傳不載流粟事

行不得哥哥非鷓鴣聲

詩家作禽言有不如歸去行不得哥哥姑惡泥滑滑等曲所謂行不得哥哥不知何鳥或以為

鷓鴣李宗古病足山谷詩云此鳥為公行不得詩註鷓鴣聲若云行不得哥哥然行不得哥哥實非鷓鴣聲本草云鷓鴣似母雞鳴若鉤輅格磔者是有一種鳥酷相似不作此鳴者非也則鳴若行不得哥哥者實非鷓鴣疑卽他鳥酷似鷓鴣者耳崔豹古今註曰鷓鴣自呼其名亦誤

李八百負半千

八卷三五

九二

晉書李脫妖術聚眾自謂八百歲因號曰李八百又神仙傳李何蜀人年八百歲亦號李八百唐書貞牟千嘗從王義方義方曰五百歲一賢人出于其當之遂名半千李八百負半千可為切對

中聖

漢書樊噲傳項羽既饗軍士中酒注云飲酒之中也不醉不醒故謂之中音竹仲切魏書徐邈為尚書郎私飲沉醉趙達問以曹事曰中聖人

達白太祖太祖怒鮮于輔進曰飲者謂清酒爲
聖人濁酒爲賢人邈偶醉言耳中字亦作去聲
讀李太白詩云醉月頻中聖作平聲讀誤也

中興

中興中字當讀作去聲其義猶伯仲之仲史記
伯夷叔齊逃去國人立其中于中子正仲子也
漢書武王封周章弟中於河北師古注曰中讀
曰仲字書仲中也律歷志仲呂或作中呂周禮
仲春仲秋皆作中春中秋爾雅中菴謂之仲中
與仲義正相通凡言中興猶曰再興若仲之繼
伯也杜詩百年垂死中興時又云今朝漢社稷
新數中興年皆讀去聲今讀平聲者非

弱水

水經弱水散渙無力不能負芥河圖云禹既治
水功大天帝以寶文大字賜禹佩渡北海弱水
之難則禹渡弱水矣博物志漢武帝時弱水西

國有人乘毛車渡弱水來獻香毛車之製不可
知玉海云弱水不能負芥然可以皮船渡文獻
通考魏道武渡弱水西行至鹿海裂破蠕蠕國
其皮船與

鳥獸一足

鳥一足者家語商羊一足尚書故實畢鸞一足
博物志重一足獸一足者莊子夔一足博物志
小山有獸形如鼓一足不著何名

蔡邕母

丹鉛錄云蔡邕父名棧字伯直見後漢書註傳
奇蔡崇簡杜撰無稽不學之過愚又按博物志
蔡伯喈母袁公妹曜卿姑也今傳奇以爲秦氏
亦謬

荆狄非

博物志云荆軻字狄非兩蛟夾船狄非斷其頭
而風波靜按呂氏春秋荆次非得寶劍兩蛟夾

其辭次非拔劍刺殺之荆王聞之以爲執珪然則荆次非乃荆人非燕之荆軻也荆軻何嘗爲楚執珪乎史記荆軻傳不言何字次非亦不言斬蛟事太史公博學好奇不應遺此張茂先以荆軻荆次非合爲一人不知何據次非淮南子作飲非漢書作飲飛馬融廣成頌作茲飛

馬以兎名

戰國策云韓子盧與東郭魏相逐環山者三騰止者五兎極於前犬廢於後爾雅翼兎狡善走東郭魏日行五百里古者馬名飛兎崔駰七依云服飛兎之中乘呂布馬名赤兎因兎善走故以爲喻

噀酒滅火

樂巴傳樂巴飲酒南向噀之曰臣本縣成都失火噀酒爲雨以滅火驛書馳問果然兩皆有酒氣後漢書郭憲從駕南郊忽回向東北舍酒三

噀曰齊國失火臣以厭之後齊果上火災與郊同日又樊英傳有暴風從西起英曰成都市火舍水西向漱之令記其日時後客從蜀來云是日大火有黑雲從東起大雨火滅晉書佛圖澄噀酒救幽州火雨亦有酒氣四事相類

伯孟異稱

伯仲叔季或稱孟仲叔季按禮緯云嫡長稱伯庶長稱孟

文家稱叔質家稱仲

禮緯云文家稱叔質家稱仲孔穎達云周有管叔蔡叔之屬是文家故稱叔然文王時未改殷制而有號叔質家何嘗不稱叔周有蔡仲原仲祭仲秦仲管仲文家何嘗不稱仲禮緯所言亦必然也

放飯流歡

孟子於飯流歡而問無齒決朱註放飯大飯流

長歆齒決齧斷乾肉也按禮記毋放飯毋流歆濡肉齒決乾肉不齒決疏云放飯者手就器中取飯飯黏着手不得拂放本器中人所穢也當棄餘于篚無篚棄餘於會毋流歆者開口大歆汁入口如水流濡肉齒決乾肉不齒決者濡肉濕軟不可手擘故以齒決而食之乾肉堅脆不可齒決故用手擘之朱子解齒決是矣放飯訓大飯流歆訓長歆似不如疏家所解較覺明

八卷美

重

切

祝吁

穀梁傳祝吁弑其君桓公羊左氏祝吁作州吁祝卽州轉聲猶祝難作州亦音州也

碑

釋名云碑被也此本王莽時所設也施其轆轤以繩被其上以引棺也臣子追述君父之功美以書其上按檀弓云公室視豐碑注云豐碑斷

大木爲之形如石碑於槨前後四角樹之喪大記云諸侯大夫二碑此葬時碑也雜記云宰夫北面于碑南東上祭義云牲入麗於碑此麗牲碑也儀禮云當碑揖此節賓揖碑也述異記云崆峒山中有堯碑禹碣皆籀文高士傳云高車山上有四皓碑漢惠帝所立然則碑所從來遠矣何謂始於王莽乎

鄭侯公集卷三

歸安春裳鄭明選侯升父 著

批言

瘦字

韻會云嫂作媿非及觀二王帖中多書作媿
按禮記三老五更蔡中郎云更字蓋更字之誤
更與叟豈承此得通用耶然二王書如敕作勅
館作館類亦從俗不甚拘古文至戰陳之陳作

云卷三

陣起於筆陣圖則又右軍所特創也

漢後主

漢史魏封故漢帝禪為安樂公他日與宴為之
作蜀伎旁人皆感愴而禪喜咲自若他日問
曰頗思蜀否禪曰此間樂不思蜀也卻正此之
謂曰若王復問當泣而答曰先人墳墓遠在岷
蜀乃心西悲無日不思因閉其目會昭復問禪
封如前昭曰何乃似鄧三語耶禪驚視曰誠如

左右皆咲之按三國策司馬文王與徐王
宴為作蜀樂左右皆感愴後主喜咲自若他日
王問曰頗思蜀否後主曰此間樂不思蜀卻正
聞之求見後主曰若王復問宜泣而答曰先人
墳墓遠在隴蜀乃心西悲無日不思因閉其目
後主曰若如子言此禪命絕之日也吾所以害
身虎口不見吞噬者或以禪闇悖不足慮也王
豈愛一杯鵠方寸必耶後主果復問對如正語

云卷三

二

王曰何乃似卻正教之後主佯驚曰誠如尊命
左右皆咲王曰人之無情一至於此據此則後
主之憤憤乃為免禍計耳

璇璣玉衡

虞書在璇璣玉衡以齊七政春秋文耀鉤云唐
堯即位義和立渾儀即璇璣也先儒或云星官
書北斗第二星名璇第三星名璣第五星名玉
衡即以璇璣玉衡為北斗七星馬季長創

衡爲渾儀鄭玄亦云其轉運者爲璣其持正者爲衡皆以玉爲之愚謂璣衡卽渾天儀然命名之義實出北斗也

一字年號三字年號

楊用修嘗言一字年號漢有後元年是也愚謂梁有中大同元年此三字年號也

奔星

相如上林賦云奔星更於閨闔註云奔星流星

三卷三

三

也解未盡按隋書自上而降曰流自下而升曰飛大者曰奔又奔星爲彗約

流離

流離鳥名卽倉庚也又寶名吳都賦云致遠流離與珂珖註云流離珂珖皆寶名疑卽琉璃又流離光盛貌

魚名

魚有不以魚名而以他物名者江東有江豚似

猪有海豚身如魚頭如猪又有河豚江河淮皆有之東海有魚名泥失水則軟如爛泥人醉似之故曰醉如泥又有魚名龍身如龍有魚名鹿身如鹿

嘲啞啁啾啁哲

鳥朝鳴曰嘲夜鳴曰啞師曠禽經云山禽朝嘲水禽夜啞嘲一作啁禮記云至於燕雀猶有啁啾之頃是也潘岳籍田賦蕭管嘲啞以啾嘈楚

三卷三

四

詞鵲雞啁哲而悲鳴嘲啞卽啁哲又作啁啾

農字宗字入一東韻

唐太宗過舊宅詩云金輿巡白水玉輦駐新豐
紐結藤披架花殘菊破叢葉鋪荒草蔓流竭半
池空紉佩蘭凋徑舒主葉剪桐昔地一蕃內今
宅九園中架海波澄鏡韜戈器反農八表文同
軌無勞歌大風杜子美雨晴詩天際秋雲薄從
西萬里風今朝好晴景久雨不妨農塞柳行疎

羣山梨結小紅胡，
簷樓上發一鴈入高空。
三活然田家元日詩云：昨夜斗回北，今朝歲起東。
我年已強仕，無祿尚憂農。野老就耕去，荷鋤隨牧童。
田家占氣候，共說此年豐。高常侍東平路詩云：明時好畫策，勳欲干王公。今日成何事，依然親老農。
此四詩農字俱入一東韻。王維上巳應製詩云：長樂青門外，宜春小苑東。樓閣萬戶上，輦過百花中。畫鵲移仙妓，金貂列上公。清歌邀

八卷三

五

落日妙舞向春風，
渭水明秦甸。黃山入漢宮。君王來祓禱，灞澨亦朝宗。
又維扈從溫湯詩云：天子幸新豐，旌旗渭水東。寒山天仗裡，溫谷慢城中。
莫玉羣仙座，焚香太一宮。出遊逢牧馬，罷獵有非熊。
王禮尊儒教，天兵小戰功。謀猷歸哲匠，詞賦屬文宗。
此二詩宗字入一東韻。農宗二字兩韻得通用，今韻止收二冬矣。

山陰道士

黃庭經陶穀跋云：山陰道士劉君獻書，筆勢於右軍乞書。黃庭經羅浮山志乃云：仙人管霄霞舉紅鵝一籠，贈右軍。右軍籠鵝歸，失鵝所在。二說不同。按浮化帖第十王大令書帖詞云：崇虛劉道士，我羣並復歸也。獻之等須向彼謝之。則陶穀之說爲真。但此右軍事非大令事。詳帖詞亦似右軍語。而今入大令書中，此誤也。米元章以爲真，大令書黃伯思直以非王氏父子書，蓋謂

八卷三

六

崇寧館宋明帝所建，又有崇寧寺。去晉愈遠，然梵宮道院不見於書者，在在有之。安知山陰不有崇寧，而非典籍所載者乎？此未足證其非也。

矐睽

靈光殿賦：霍昱絕電百色，妖露呵嗽掩蔚矐睽。無度矐睽，電光眩惑之貌。矐亦作矐。今吳人直呼電爲矐睽。

海輶誤作海舌

郭璞江賦水母目蝦註云水母俗名海舌濛濛如沫有知識無耳目常有蝦隨之蝦見人則驚此物亦隨之而沉以蝦爲目故云目蝦按字書韃丁達切又之列切卽水母也今人正呼海韃註者妄作海舌誤矣或作海蜃亦誤蜃音至蟹也水母亦名蛇

蝦江

江賦三蝦蝦江註云三蝦似蛙蛤蝦音流蝦江

卷三

似蟹而小有十二脚按玉篇及五音類聚蝦音流切不音流似蟹而三足非十二足

李赤詩

蘇長公嘗過姑孰堂下讀李白十咏疑其詞語淺陋不類太白孫邈云聞之王安國秘閣下有李赤集此詩在焉赤嘗自比李白故名赤今唐詩品彙載李赤姑孰襍味有丹陽湖謝公宅凌鼓臺慈姥嶺望夫山五首柳子厚集有李赤傳

云赤爲廁神所祟自投廁中死

朝夕

吳筠登北固山望海詩云此山鎮京口迥出滄海湄躋覽何所見茫茫朝夕馳朝夕卽潮汐也枚乘諫吳王書云登曲臺臨上路不如朝夕之池任昉爲范雲讓吏部封侯表云東臯數畝控帶朝夕皆言海潮

牆微援

卷三

淳化帖云旣移屋近西牆微援裡地成大寬援裡起小三架如步廊政可一丈梁得使二家通出入作門閣也按文選謝靈運田南樹園激流植援註樹立也引流水種木爲援也援衛也牆微援謂以牆微爲援卽今人結牆微爲屏也微不從草蒙上文耳

先生二字單稱

先生長老之稱賈誼云先生猶言先醒然二字

可單稱單稱曰先如鼉錯傳公卿言鄧先郭瑾
傳無沉寘之韻而希風乎嚴先是也單稱曰生
如賈生陸生之類是也

班輸

晉子建七啓云班輸無所措其斧斤班孟堅答
賓戲云般輸權巧於斧斤顏師古註云班輸卽
魯公輸班朱晦菴云公輸子名班魯之巧人此
皆以班輸爲一人也一說魯班與公輸氏爲二
人古樂府云誰能爲此器公輸與魯班公輸班
一作般墨子作公輸盤又有見曰公輸若亦巧
人

金搖

七啓云戴金搖之燿燿註云金搖金步搖也修
辭指南云珠吊子曰步搖釵曰金搖然釵安得
有動搖之義乎當卽金步搖耳

沉魚落鴈

晉子云毛嬙西施人之所愛也鳥見之而高翔
魚見之而深入此言人之所愛乃魚鳥所畏性
不同也宋之問浣紗篇云越女顏如花越王聞
浣紗國微不自寵獻作吳王娃云云一朝還舊
都靚妝尋若耶鳥驚入松網魚畏沉荷花正用
此意今傳奇稱美色曰沉魚落鴈失其義矣

晉人用汲冢瑣語

陸機豪士賦序云伊生抱明允以嬰戮文子懷
忠敬而蓋劒抱朴子云流言載道伊尹終於受
戮按太甲殺伊尹出汲冢瑣語晉人襲其說僞
書之惑世如此可恨也

離身反踵

王融四水詩序云離身反踵之君離身當卽飛
頭國也海外又有反踵國予嘗至金陵親見一
人足趾向後足踵向前行步如常人反踵國人
當是此類天之生人有異種如此者

詼諧談諧

夏侯湛作東方朔像贊云明節不可以苟安故詼諧以取容詼諧王逸少書作談諧

走索

張平子西京賦云走索上而相逢註云走索繩懸兩頭二人各從一頭上交相度今人走索止一人行無兩人交度者巧不逮古人矣走索亦名舞絙

南男通用

國語富辰諫周襄王曰鄭伯南也王而卑之是不尊貴也鄭司農註云南謂子男韋昭又引左傳子產爭貢之文曰鄭伯男也而使從公侯之貢懼弗給也鄭在男服明矣以左傳證國語尤為有據然則南與男古通用

廣運

尚書帝德廣運蔡子註云廣者大而無外運者

行之不息愚按國語勾踐之地南至於句無北至於潔兒東至於鄞西至於蔑廣運百里註云東西為廣南北為運書言帝德廣運言東西南北四達也

壺蜂

穆天子傳云玄蜂若壺蜂腰形如壺故名壺蜂今人作胡蜂非也

藁董

爾雅藁董董似蒲而細葉音鼎董音董今吳人謂人不慧曰不知藁董猶言不辯菽麥也

稂莠

爾雅云孟狼尾即稂也狼尾草為稂狗尾草為莠馬尾草為商陸鼠尾草為勤

惡草

漢史項王使使至漢陳平使為太牢具進見楚使佯驚曰吾以為亞父使乃項王使持去更以

惡草具進按師曠云歲欲甘甘草先生齋也歲欲苦苦草先生葶藶也歲欲惡惡草先生水藻也皆以孟春占之則惡草蓋水藻

周八士

周有八士馬融以爲成王時人劉向以爲宣王時人本朝楊用修引汲冢周書有南宮忽南宮伯達與尚書南宮适以爲成王時人近之愚按國語文王詢於八虞而咨於二虢賈逵唐固俱云八虞周八士皆在虞官伯達伯适仲突仲忽叔夜叔夏季隨季騶也則當是文王時人

里鳧須

國語文公之出也豎頭須守藏者也不從公入乃求見公辭焉謂謁者曰從者爲羈泄之僕居者爲社稷之守何必臯居者註云豎文公內豎里鳧須也公出不從竊藏以逃盡用以求納公然詳須所告謁者之言似無竊藏之事又韓詩

外傳云晉文公過曹里鳧須從因盜重耳藏而亡國語言不從韓詩外傳言從當以國語爲真

胡不承權輿

詩吁嗟乎不承權輿郭璞註爾雅引作胡不承權輿乎作胡或古本如此

追蠡

孟子禹之聲尚文王之聲以追蠡趙岐註釋追爲鍾紐釋蠡爲絕豐氏釋蠡爲齧木蟲朱考亭

八卷三

四

因之按洞天清錄云追琢也詩云追琢其章今畫家滴粉令凸起猶謂之追粉所謂追蠡蓋古銅器款文追起處漫滅也蠡剝蝕也今人亦以器物用久而剝蝕者爲蠡此說良勝說文云自小阜也故凸起爲追廣韻云蠡薄之而欲破也

馬足有夜眼

馬能夜行有夜眼也按相馬經夜眼在後左足

博山爐

古詩云請說銅爐器崔嵬象南山上枝似松栢
下根據銅盤雕文各異類離婁自相聯朱火然
其中青烟颺其間此言博山爐也晉東宮舊事
云太子服用則有博山香爐一云爐象海中博
山山下有盤貯湯使潤氣薰蒸以象海中回還
其製正同

五雲高太甲

楊用修云杜詩五雲高太甲註不解五雲之義

卷三十一

五

嘗觀王勃益州夫子廟碑云帝車南指遁七曜
於中階華蓋西臨藏五雲於太甲酉陽襍俎謂
燕公讀碑自帝車至太甲四句悉不解訪之一
行一行言北斗建午七曜在南方有是之祥無
位聖人當出華蓋以下卒不可悉晉天文志華
蓋杠旁六星曰六甲太甲恐是六甲一星之名
然未有考證愚按徐陵玉臺新咏序云雲飛六
甲高擅玉函鴻烈仙方長推并枕王勃之語本

此太甲當作六甲字誤也

湯冢

劉向諫起昌陵疏云黃帝葬橋山堯葬濟陰舜
葬蒼梧禹葬會稽殷湯無葬處按皇覽云湯冢
在汾陰亳縣北東郭吉州三里四方各十步高
七尺通鑑前編云伊尹葬於亳去湯冢七里則
湯何爲無葬處也

天雨粟鳥頭白馬生角

卷三十一

三

史記云世言燕太子丹命天雨粟馬生角索隱
云燕丹求歸秦王曰鳥頭白馬生角乃許耳丹
乃仰天嘆鳥頭即白馬亦生角風俗通論衡皆
云按通鑑外紀倉頡作書天雨粟鬼夜哭宋史
新編云乾道四年舒州雨黑米三國典略云侯
景翼位令飾朱雀門其日有白頭鳥萬計集於
門樓又獻通考漢文帝十二年成帝綏和二年
晉武帝太熙元年安帝隆安四年陳宣帝大建

五年隋大業十一年義寧二年唐開元二十五年建中四年開成元年咸通三年中和二年宋宣和五年淳熙十二年皆馬生角京房易傳云臣易上政不順厥妖馬生角又云天子親伐則馬生角呂氏春秋云人君失道馬有生角據此則天雨粟鳥頭白馬生角皆世所有而馬生角尤多

赤雪糾霜

謝希逸雪賦云林挺瓊樹楊用修云瓊赤玉也世豈有赤雪耶按晉史太康七年河陰雨赤雪二項文獻通考唐貞元二十七年雨赤雪於京師宋史仁宗時河北雨赤雪則赤雪亦有之拾遺云廣延國霜色糾碧

舞鏡

古器具名有舞鏡李氏錄云漢武帝時舞人所執鏡也傳教舞戲極舞態惜未及此

醫古簠字

醫古簠字古有詖中醫有人得於藍田其形方銘五十十字

疊名

人之疊名者女有鶯鶯燕燕娉娉小小雙雙真真眈眈好好男有殷七七陶八八鳥之疊名者鷓鴣鷓鴣獸之疊名者猩猩蛩蛩羅羅狒狒一名罵罵一名揮揮不之疊名者攝攝

刀刁二字

刀都半切兵也又下聊切莊子云而獨不見之調調之刀刀乎刀刀風搖木貌又有刀斗器名與刀字同但兩音耳今俗作刁者非

刀斗

刀斗軍中器也晝炊夜擊者嘗見其圖有蓋有流有柄柄足餘以熊或有飾以鳥隼龜蛇之類者亦曰鏹斗

樂府不始於漢武

通典文獻通考俱云漢武帝立樂府然通考又云漢惠帝二年使樂府令夏侯寬備簫管史記云孝惠孝文孝景無所增更於樂府則樂府之名不始於漢武矣

鋪錠

鋪豆屬漢有劉公鋪錠說文云鈴也薦熟食之器漢有虹燭錠今人鎔金成質中低旁仰者謂

之錠非古字義

錦帶羹

杜詩云香開錦帶羹荆湖近事荆渚間有花名錦帶春末開花紅白如錦初生葉柔脆可食

龍皮消暑

劇談錄李德常因夏月邀同列及朝士宴時畏景赫曦咸有鬱蒸之苦既延入小齋列坐開尊煩暑都盡清涼真如涉高秋好事者求親信

問之云此日以金盆貯水漬白龍皮置於座又開元遺事王元寶家有皮扇暑月宴客即以此扇置座首使新水洗之則颯然風生客有寒色明皇嘗差中使取看曰此龍皮扇子也

辟暑犀却寒犀

提要錄唐文宗夏月延學士講易賜辟暑犀杜陽襟綳同昌公主堂中設却寒犀一辟暑一却寒皆犀也

代面

唐段安節樂府雜錄云北齊神武弟有膽勇善戰鬪以其顏貌無威每戰必着面具後乃百戰百勝今舞隊有代面始此

樂工

樂府雜錄云范傳康上官唐卿呂敬儼等三人弄假婦人今梨園中所謂旦者也又云引歌聲有郭郎者髮正參差優笑間里呼爲郭郎凡戲

場必在俳兒之首今梨園開場未是也

靈隱寺詩

宋之問游靈隱寺月夜吟曰鷲嶺鬱蒼龍宮
鎖寂寥吟第二聯終不如意忽老僧曰樓觀滄
海月門聽浙江潮舊本如此今本月訛作日聽
訛作對月夜安得觀日靈隱安得對江乎聽字
較對字亦遠勝

孔明不仕孫權曹操

六卷三七

主

袁孝尼云張子布薦亮於孫權亮不肯留人問
其故曰孫將軍可謂人主然觀其度能賢亮而
不能盡亮是以不留裴松之辨之曰亮君臣相
遇可謂稀世一時終始之分誰謂間之寧有中
道斷金甫懷擇主設使權盡其量便當翻然去
就哉此說當矣又抱朴子云魏武帝心欲用孔
明孔明自陳不樂出身武帝謝遣之曰義不使
高世之士辱汚君之朝此於他書未見或葛公

別有據乎

煮白石

古詩云白石那可煮按抱朴子有引石散以方
寸匕投一斗白石子中以水合煮之立熟如芋
子可食以當穀張太玄舉家及弟子數十人隱
林其山中以此法食石十餘年皆肥健

作書呼人名

古人作書與人有直呼名者晉韓延之與劉裕
書稱劉裕足下

六卷三七

三

也字作疑辭解

論語子張問十世可知也又宰我問仁者雖告
之曰井有人焉其從之也晉書魏舒至野有主
人婦夜產俄聞有車馬之聲相問曰男也女也
此也字皆作疑辭解

杯蛇

顏府羣玉云樂府曾有親客曰前蒙賜酒方欲

於是杯中有蛇既飲而疾於是河南廳壁有角
字影似蛇廣復置酒曰復有所見否曰如初廣
乃告之沉疴頓愈按晉書樂廣傳云嘗有親客
久潤不復來廣問其故答曰前在座蒙賜酒方
欲飲見杯中有蛇意甚惡之既飲而疾於是河
南廳壁上有角添画作蛇廣意杯中蛇即角
影也復置酒前處謂客曰酒中復有所見否答
曰如初廣乃告所以客豁然意解沉疴頓愈是
則角影也非弓影也以角爲角弓誤矣

瞬息須臾

瞬息須臾不久之詞也按佛家毗曇論云一剎
那譯爲一念一但剎那譯爲一瞬六十但剎那
爲一羅婆譯爲一息三十羅婆爲一摩睺羅譯
爲一須臾是三十息爲一須臾也又僧祇律云
二十念爲一瞬二十瞬爲一彈指二十彈指名
一羅預二十羅預名一須臾是十六萬念八千

瞬爲一須臾也

結引

荀子結引馳外爲務引即軛字通用戰國策惠
軛結軛與此同

宛暘

荀子夏不宛暘註云宛讀曰蘊又云宛當爲與
篆文宛與與略相似皆非也宛當爲苑詩有苑
其特苑通作鬱今夏無宛暘言夏無鬱鬱中暘
之病也

佹

荀子百姓賤之如佹惡之如鬼註云字書無佹
字蓋當爲𡗗按五音類聚有此字音臣

狂花

世人謂花之易落者曰狂花亦有所本荀子云
狂生者不胥時而落

老子誤字

老子云嬰兒終日啼而聲不嗻嗻聲破也然嬰兒久啼亦有嗻者按五音類聚嗻字引此文終日啼而聲不嗻知本嗻字非嗻也嗻字相近故傳寫者誤爾嗻氣逆也

荒聲

晉書祖逖與劉琨共寢中夜聞荒雞鳴蹴琨覺曰非惡聲也因起舞按雞夜鳴者曰荒雞雞迷亂鳴不以時故謂荒俗以爲不祥故謂惡聲

卷三

二五

李曰詩誤字

李白詩云柳色黃金嫩梨花白雪香玉樓巢翡翠金殿鎖鴛鴦兩用金字嘗見一善本金殿乃珠殿字之誤也

夷居

尚書太誓云夷居弗事上帝神祇註云夷踞而居按人物考夷居作平居更爲簡明

知天者冠述

禮記知天者冠述知地者履絢注述通天冠也誤矣漢輿服志通天冠高九寸正堅頂少邪却乃直下爲鐵卷梁前有山展簪爲述乘輿所常服晉志通天冠本秦制前後有展簪冠前加金博山述郊祀天地明堂宗廟元會臨軒介幘通天冠平冕唐志通天冠冬至朝賀祭還燕羣臣養老之服是通天冠乃天子冠也豈可謂知天者冠之乎漢志又云建華冠以鐵爲柱卷貫大銅珠九枚制似綏鹿記曰知天者冠述知地者履絢春秋左傳曰鄭子臧好鵠冠此則是也然則冠述爲建華冠明矣注禮記者以通天冠前有山述故誤以述爲通天冠耳逸周書知天文者冠鵠述即鵠也天將雨鵠先知之故知天者以爲冠禮圖以鵠冠爲術士冠此又以述與術音相近而誤漢志自有術士冠趙武靈好服之漢不施用非鵠冠也

卷三

二五

歸侯升集卷三十八

歸安春霖鄭明選侯升父 著

批言

數奇

漢書李廣傳帝以廣數奇註云數士角反言數數不偶也高常侍詩云衛青不敗由天幸李廣難封以數奇此以數爲天數之數與漢書本註不合然義亦得通

六卷天

所姓

史記有所忠後漢書有所輔風俗通云宋大夫所事之後也春秋穀梁傳俠卒者所俠也註云所姓俠其名今未見有所姓者

君臣同名

春秋魏侯名惡其臣有齊惡穀梁子曰君臣同名君子不奪人親所名也曲禮大夫士之子不取與世子同名註云若子生在世子前已爲名

而君來同之已不須易又云臣先名君後名同之臣不改也魏齊惡先君名故不改雜記云與君之諱同則稱字然則名雖不改亦當稱字

允豫卽猶豫

猶豫說文云猶獸名獲屬豫獸名象屬二獸性多疑或云猶豫獸名性多疑忽聞有聲則豫上樹下上不一故疑者似之或云猶豫犬也犬行每豫前待人不得又來迎候故曰猶豫三說不

六卷天

同漢書馬援傳帝自西征隗囂至漆諸將多以王師之重不宜遠入險阻計允豫未決註云允以林反行貌豫未定也則允字讀聲如淫此說未得允字有二讀廣韻侵韻允字讀如淫註云行貌尤韻允字讀如猶註云允豫不定然則允豫卽猶豫耳猿狖之號鼯鼠之鼯皆從允亦諧聲也

二名

春秋譏二名公羊說二名謂兩字作名若趙曼多也左氏說謂若公子棄疾弑其君卽位之後改名熊君是爲二名許慎云文武賢臣有散宜生蘇忿生公羊說非也按曲禮云君子已孤不更名蓋名命於父更名是棄父命也故譏之若兩字作名何傷於義王莽祭二名乃兩字作名者不通左氏之說耳禮記二名不偏諱傳引孔子之母徵在此則兩字作名者與春秋所譏二名異義

六卷三十八

食糠肥

漢書人謂陳平何食而肥其嫂疾平不習家產曰亦食糠覈耳然人固有食糠而肥者晉書王戎子萬少而大肥戎令食糠而肥益甚

許叔重

後漢許慎字叔重重字皆以去聲讀之而慎本傳云慎博學經籍時人爲之語曰五經無雙許

叔重重與雙叶音當作平聲讀

甘羅周光

史記甘羅年十二爲秦上卿晉書周光年十一爲寧遠將軍

北斗

春秋運斗樞北斗七星一曰天樞二曰璇三曰璣四曰權五曰衡六曰開陽七曰搖光道家北斗七星一曰魁一曰槐一曰魁一曰魁一曰魁

六卷三十八

四

一曰魁一曰魁西陽雜俎北斗七星一曰執陰二曰叶詣三曰視金四曰拒理五曰防忤六曰開寶七曰招搖而春秋說云立三台以爲三公北斗九星以爲九卿星經斗杓旁有小星曰輔星右弼無星輔兼之輔弼一星兩名合前七星爲九星易日中見昧註云昧斗旁小星蓋卽輔星也西陽雜俎云舊說不見輔星者將死

君陳

毛詩周南召南譜正義曰旦與奭次子名謚書傳無文按禮記註疏鄭康成云周公元子伯禽封魯次子君陳世守采地則君陳乃周公次子也春秋周公蓋君陳之後

國圖通用

春秋戰於郎穀梁傳云近也惡乎近近乎圖也註云考諸古本圖皆作國字國讀如圖又周禮以禮禮哀圖敗馬融以爲國敗則國圖蓋古通用口亦音圖象圖繞之形州國四境圍繞故九州亦稱九圖毛詩帝命式於九圖是也

兩字錢

漢五銖錢錢邊作五銖字王莽作泉布十品有貨布右文曰貨左文曰布有貨泉右文曰貨左文曰泉惟大泉四邊竝有文後世唯四文錢皆用年號矣五銖錢余嘗見之

兩朝雲

宋蘇子瞻有妾名朝雲善歌伽藍記後魏河間王有婢名朝雲善吹簫諸羌反叛令朝雲吹簫諸羌流涕降兩朝雲也

紅雲捧玉皇

東坡詩一朵紅雲捧玉皇翼聖傳云玉帝所居常有紅雲擁之蘇詩用此

陳亢

陳亢或云孔子弟子或云子貢弟子紫陽先生

大卷五

六

曰未知孰是禮記陳子車死子衛其妻與其家大夫謀以殉葬者定而後陳子元至註云子元子車弟孔子弟子正義曰知孔子弟子者以論語陳元問於伯魚與伯魚相問故知孔子弟子愚謂元乃子貢弟子知者伯魚述孔子詩禮之訓元喜曰問一得三聞詩聞禮云云則是前此未聞詩禮也以非孔子弟子故不聞詩禮他日元又謂子貢曰仲尼豈賢於子知尊子貢不知

子故知爲子貢弟子云

丁六娘詩

據言唐張祐幕府宴集杜牧在座有所屬意索
骰子賭酒牧微吟曰骰子逡巡褻手拈無由得
見玉纖纖祐曰但知報道金釵墜彷彿還應露
指尖隋丁六娘詩云欲呈纖纖手從郎索指環
詩意相同而丁詩更爲簡古

子呼父字

八卷五

二

晉書胡毋輔之字彥國子謙之常呼父字輔之
正酣飲謙之闕而厲聲曰彥國年老不得爲又
王濛美姿容嘗覽鏡自照呼其父字曰王文開
乃生如此兒耶晉人傲縱不羈如此文獻通考
四裔考序注云夏商以前子不諱父名臣不諱
君名至有周方諱耳今夷狄則無諱然夏商以
前禮文未備既而周禮立名諱自同於夷狄

禁火

舊說清明禁火爲介子推焚死故以是日禁火
好事之說也周禮宮正春秋修火禁註云火星
以春出以秋入因天時而以戒疏云春謂季春
秋謂季秋火星出入之時三月施火宮中特宜
慎火故修火禁今清明正三月節也

兩黠伯

晉書兖州八伯羊曼爲黠伯唐書韋玄爲相亦

八卷五

八

號曰黠伯言黠黠然無賢不肖之辨

劉義恭

宋書劉義恭封營道縣侯凡鄙無識知每爲始
興王濬兄弟所戲弄濬常謂義恭曰陸士衡詩
云營道無烈心其何意苦阿父如此義恭曰下
官初不識何忽見苦

簷蔔

佛書如入簷蔔林中聞簷蔔花香不聞他香卽

中國旌子花也。簷从艸从詹讀如膽。葡萄讀如而。今人讀簷如簷者非也。其字篇韻不收見韻府羣玉。

黑山

博物志泰山一名天孫主召人魂魄。廣志胡地有黑山虜人死魂皆歸此山如中國岱宗祭府云且歸黃河去暮至黑山頭正其地也。

銅劍石劍

八卷三

九二

古者鑄劍以銅。刀劍錄少康辛卯三月春鑄銅劍越絕書若耶之溪涸而出銅鑄爲純鉤之劍。梁紀天監二十四月丙申廬陵高昌之仁山獲銅劍二書目有江淹銅劍讚一卷。玉海晉太康時汲冢得銅劍一枚長二尺五寸。梁元帝詩劍聚若耶。銅王哀詩劍鑄昆吾。銅郭璞贊昆吾之城亦銅所在。切玉如泥火炎其采此皆銅劍之證也。然不獨劍也。左傳鄭伯朝楚楚子賜銅旆。

三傳之曰無以鑄兵是知鑄兵皆銅也。又有石劍。河圖曰瀛洲多積石名昆吾可爲劍。此石劍也。

熊狼豹不食人

瑞應圖云王者不暴虐虎豹仁不害然亦自有虎豹不害人者。廣志女直國有大山其上熊狼豹皆不食人人亦不殺之。

孔子不見盜跖

八卷三

十一

孔子見盜跖事學士皆謂莊生寓言然未有以必知其事之虛也。按左傳魯展喜卻齊師使受命於展禽事在魯僖公十八年而孔子生於魯襄公二十二年相去幾百年矣安得與盜跖相見。

孔子惜繁縷

左傳仲叔子奚請曲縣繁縷於朝許之。仲尼聞之曰惜也。惟器與名不可以假人事在魯成公。

一然孔子生於魯襄公二十二年成公時孔子未生左傳所云當是孔子在後聞其事而追惜之也

搏拊

尚書擊鳴球搏拊琴瑟以詠蔡子註云搏至拊循也按尚書註疏搏拊以韋爲之實以糠所以節樂又禮記拊搏玉磬註疏亦云拊搏以韋爲之充之以糠形如小鼓然則鳴球搏拊皆樂器所以憂擊者也書言搏拊禮言拊搏名小異耳

黃目

明堂位鬱尊用黃目註云黃彝也疏云黃目燕嘗所用又周以黃目疏云以黃金爲目皆未悉黃目之義按埤雅云黃目以龜目飾尊今龜目黃也許慎解字說龜亦曰龜目酒尊此可補註疏之遺

八珍

周禮凡王之饋食珍用八物註云八珍淳熬淳炙炮豚炮牂擣珍漬熬肝管也其詳見禮記內則篇皆以牛羊豕犬豕等肉爲之世傳八珍謂爲熊蹯豹胎駝峰翠釜之類此八經之說也

鮑魚

初學記周太子發嗜鮑魚太公望曰鮑魚不登於俎豈可以非禮之物進太子食哉北齊史邢峙受太子經食進邪蒿峙曰菜有不正之名非殿下宜食祖此意也然鮑魚之事亦有可疑周禮獻人辨魚物爲鱉鼈以共王膳蓋鼈乾魚也全者爲鮑魚析者爲鱮皆乾魚也內饗掌共羞脩刑臠胖骨鱮以待共膳則鱮是王后太子所食也邊人朝事之邊其實鮑黃曰黑形鹽臠鮑魚鱮鄭司農云朝事謂清朝未食先進寒具口食之邊鄭玄云謂祭宗廟血牲之事若從

先鄭則鮑魚正王后及世子所食若後世則豈有可以薦宗廟而不可以進王后及世子者哉家語孔子曰與不善人居如入鮑魚之肆久而不聞其臭史記秦始皇崩以鮑魚亂其臭此直言鮑魚之敗者耳釋名云鮑魚鮑腐也乃直以鮑魚爲臭腐然作鮑魚之法於楅室中糗乾之正欲使不臭耳若必以鮑魚爲臭則周公必不加焉武王必不嗜食初學記所云恐不實也

卷五

十二

來牟

呂氏春秋云大麥其始蓋后稷受之於天故詩曰貽我來牟又曰於皇來牟周所受瑞麥天所來也故謂之來劉向以爲釐楚來與釐牟與楚古字通也本朝吳琬以爲天賜之麥如天雨粟之類愚按唐代宗時盤屋生稽麥注稽音旅自生麥也或當時本無麥忽自野生后稷因而種之若天所降也來牟卽大麥一物也廣雅云來

小麥牟大麥以爲兩物者非

羴羊玉羊

國語季桓子穿井獲如土缶中有羊焉使問之仲尼曰土之怪曰羴羊唐云羴羊雌雄不成者也又韓詩外傳置哀公使人穿井三日不得泉得一玉羊孔子曰水之精爲玉土之精爲羊此羊肝必土也使人殺羊肝乃土也二事相類然玉羊之說可疑周禮王齊則共食玉注云玉是陽精之純者食之以禦水氣疏云玉聲清則屬陽又引楚語云玉足以庇蔭嘉穀使無水旱之災則寶之珠足以禦火則寶之服氏云珠水精足以禁火則玉是火精可知據此則玉是火精外傳以爲水精賈公彥周禮庖人疏云羊屬南方火鄭玄於司徒注云火爲視羊亦視故屬火據此則羊屬火而外傳以爲土精疑外傳所云因羴羊之事而造爲之非其真也

卷五

十二

日中鷄月中兔

世傳日中有鳥月中有兔傳稱堯時十日並出
羿射日落九鳥楚辭云顧兔在腹按星禽注房
日兔在卯畢月鳥在酉大明生於東卯位也與
酉相對故兔入於月月生於酉酉位也與卯相
對故鳥入於日今鳥向日而飛兔望月而孕亦
氣之相感如此一云日中有鷄蓋房日鷄亦在
酉也括地圖云度朔山有大桃三千里上有金
雞日照之則鳴晨雞皆鳴亦以此與

年幾

世俗稱年齒爲年紀按鄉射禮天子之國三命
者不齒於諸侯之國爵爲大夫則不齒注云以
其賓賢能年幾不小於卿大夫杜工部王侍御
攜酒高使君同過詩自注云高每云汝年幾小
且不必小於我是也幾今俗誤作紀

添沾霑

言無添字本作沾說文沾他繼切益也
云世人水旁著忝失之又以此沾字爲霑亦失
之沾亦有讀音如霑者廣韻云水名廣志沾水
出山西太原府樂平縣西南沾嶺俗旣以沾作
添又以霑作沾不考於字學也

四足鳥兩足獸

山海經鸛狀如鵲赤色兩首四足西陽雜俎
節鳥四脚尾似鼠形如雀終南深谷中有之本

六卷三

六

草獸部膃肭肭經云似狐而長尾臨海志云狀
如鹿爾雅貍無前足後漢書大餘國出名馬貍
猶注云猶似豹無前足晉太康七年得一獸似
狗豹文有角兩足卽猶也膃肭貍俱同音今膃
肭肭圖頭如獸尾如魚豕身二足是鳥有四足
獸有兩足者

湯旱七年

祭法云厲山氏之有天下也其子曰農能殖百

穀夏之衰也周棄繼之故祀以爲稷尚書序云
湯既勝夏欲遷其社不可作夏社注云湯伐桀
之時旱致災明法以薦而猶旱至七年故湯遷
社而以周棄代之是則湯雖遷社早實從夏起
也故祭法以爲夏之衰周棄繼之漢公孫弘言
湯旱七年桀之餘烈其說蓋亦有據

鞠衣

周禮鞠衣疏云色如麴塵不爲麴者古通用云

八卷三

凡云者疑辭此以意解故疑之按釋名鞠衣黃
如菊花色也月令鞠有黃華鞠菊也菊以黃爲
正色釋名說是

物故

漢書上馬物故注云物無也故事也人死無所
復能爲事也釋名物故人死諸物皆朽故也後
說爲長

立位字通用

春秋古經公卽位作公卽立周禮小宗伯掌建
國之神位古文位作立立與位古通用

訓故

爾雅廣雅各有釋詁按藝文志尚書有大小夏
侯解故二十九篇詩有魯故二十五卷齊后氏
故二十卷韓故三十六卷毛詩故訓傳三十卷
師古曰故者通其指義也今流俗改毛詩故訓
傳爲詁字失真耳字書又有杜林蒼頡故一篇
今人但知訓詁不知訓故矣

八卷三

大

宴數

漢書生肉爲膾乾肉爲脯著樹爲寄生盆下爲
宴數蘇林曰宴數四股鉤也師古曰宴數戴器
也以盆盛物戴於頭者以宴數薦之今賣曰團
餅人所用者是也楊惲傳鼠不容穴銜宴數也
盆下之物有飲食氣故鼠銜之如淳曰所以不
容穴坐銜宴數巨方廣韻宴數四足几也釋名

云窠數猶局縮皆小意也窠數凡四解然四股鐵鈎與四足几非鼠所能銜如釋名之說不得謂爲盆下之物師古之說近之且云賣餅人所
用又其目見所證也數字或又从艸或又从竹蓋此器艸與竹皆可爲之與又景福殿賦蘭栴積重窠數矩設注云蘭栴重疊交互以相承有似窠數然言矩設其形當方也

九河

六卷三

九

爾雅九河注云徒駭在成平縣義所未聞太史今所在未詳馬頰河勢上廣下狹狀如馬頰覆
鬴水中可居者狀如覆鬴胡蘇東光縣今有胡蘇亭義所未詳簡水道簡易潔水多約潔鈎盤
水曲如鈎流盤桓也鬲津水多阨狹可鬲以爲
津而橫渡按溝洫志許商言古說九河之名有
徒駭胡蘇鬲津今見在成平東光鬲界中注云
徒駭者言禹始治此河用工極衆人徒驚駭也

胡蘇水流急疾之貌李巡曰太史者禹大使徒
衆通水道故曰太史胡蘇者其水下流胡下也
蘇流也孫炎曰胡蘇者水流多散胡蘇然此徒
駭太史胡蘇之義

荆楚

禮記夏楚二物收其威也注云楚荆也楚國春
秋入經書荆後書楚他書亦通名之楚又有荆
州蓋以地所出得名猶豫章酸棗之類也春秋
賈氏訓詁云秦始皇父名楚改爲荊州然亦以
楚本通名荆故因諱而改之

狼顧鴟顧

傳稱狼善顧晉書魏武帝聞司馬懿有狼顧相
欲驗之乃召使前行令反顧面正向後而身不
動後漢華陀傳熊經鴟顧注云鴟顧身不動而
回顧也狼惡獸鴟惡鳥其反顧相似而攝生者
學之爲引導之術魏文帝典論云狼視鴟顧壯

故納新也

禹不入裸國

淮南子云禹脫衣而入裸國校後漢書樂浪郡徼至大倭國萬一千里安帝時倭國無主推一女子爲王曰女王國自女王國南四千餘里至侏儒國自侏儒東南行船一年至裸國去中國甚遠禹跡止於九州何嘗入裸國乎

更庚字通用

六卷三

五

檀弓云季子臯葬其妻犯人之示申詳以告曰請庚之注云庚償也廣雅云更償也漢書地理志物之所有取之不足以更費言物不多取之不足償功直也釋名云庚猶更也庚更字得通用

指鹿爲馬

韓子曰馬似鹿者直百金荆楚之地鹿絕似馬解角時無辨土人謂之馬鹿是馬亦似鹿鹿亦

似馬趙高指鹿爲馬以其類也說見爾雅翼

春秋

孟子云晉之乘楚之檇杙魯之春秋然古者史以編年爲義列國之史皆名春秋墨子云我見百國春秋晉語司馬侯謂悼公曰羊舌肸習春秋楚語申叔時曰教之春秋而爲之聳善抑惡是晉楚之史亦名春秋也乘與檇杙二國又私自立號惟魯守舊名耳

六卷三

五

洞簫

三禮圖云王褒洞簫賦洞條暢而罕節簫無底故取竹之罕節者文選注云洞者通也郭璞云前代有洞簫今無其器蔡邕曰簫編竹有底則邕時無洞簫吳蘇子瞻赤壁賦言客吹洞簫然漢時已無此器子瞻之言非實事也

豎笛

廣雅籟謂之簫莊子云人籟則比竹是矣比竹

謂笙簫之屬古者編竹爲簫參差象鳳形故亦名參差又有十八管簫二十一管簫清樂簫教坊簫鼓吹簫皆編竹而成今世所吹簫非編竹者乃後世豎笛也民間謂之簫管非古之簫管矣

咎繇老子姓

中候握河紀云堯曰嗟朕無德欽奉丕圖賜爾二三子斯封稷契咎繇賜姓號注云契爲子稷爲姬咎繇未聞按中興書曰皇室新詩言高陽氏之子咎繇爲堯理官以官命族因爲理氏則咎繇乃理氏也又言理氏之後理證得罪于紂證之子利正避難于伊侯之墟食李而得金因改理爲李氏咎繇七代孫曰乾乾生耳耳卽老子則老子先世已姓李矣列仙傳云老子生李樹下因指李爲姓其說不同

屠蘇

博雅云屠蘇酒名元日飲之除瘟氣然不詳屠蘇之義四時纂要云孫思邈有道術作庵名屠蘇謂屠絕鬼氣蘇醒人魂與除瘟氣之說意正相合酒名庵名雖異義則一也

白月晝

楞嚴經人於白月晝手熱方諸承月中水注月望前爲白亭午爲晝月亭午位亦得稱晝也

騶虞

詩騶虞毛萇以爲白虎仁獸也文獻通考晁公武曰賈誼說經多異議而詩尤甚以騶虞爲天子之園官以靈臺爲神靈之靈與毛氏殊不同按周禮疏韓魯說騶虞天子掌鳥獸官申公爲魯詩韓嬰爲韓詩俱漢文帝時人與誼同時誼蓋主韓魯兩家之說獨宋羅願云商拘文王於羑里散宜生得騶虞雞斯之乘以獻紂則文王之馬有名騶虞文王嘗駕習之以從田詩言彼

苗者葭壹發五羝馬能與人相應斯獲禽之多故嘆之曰吁嗟乎騶虞詩序言仁如騶虞者壹發而得五則鳥獸繁殖當葭蓬苗之時則蒐田以時有以見文王之仁矣仁如騶虞猶好賢如緇衣惡惡如巷伯也此其說與韓魯毛三家又別然羅願之說其實不然六韜云文王拘於羑里散宜生得白虎以獻紂則所謂騶虞正白虎耳騶虞自是白虎雞斯自是良馬安得因雞斯

六卷五

三

而併以騶虞爲馬乎且文王既身拘羑里散宜生得騶虞以獻紂又安得駕之以從田乎騶虞亦作騶牙虞牙字古通用唐六典有白獸旗又有騶牙旗則以白虎騶牙爲二物古者祀西方以白琥唐開元禮避諱祀西方以騶虞又以白虎騶虞爲一物當時儒臣所見不同莫能定耳

織錦回文

晉寶滔妻蘇蕙作織錦回文詩唐會要天授二

年正月二十三日內出繡袍賜新除都督刺史其袍繡山形繞山勒回文銘曰德政惟明職令思平清慎忠勤榮進躬親此亦織錦回文也但不若蘇蕙詩八百餘字宛轉回旋讀之或四言或五言或七言可至二百餘首耳

秦會稽刻石文與史記所載字有不同

金薤琳琅云秦會稽刻石文與史記所載字有不同如石刻攸長作修長世作三十追道作追首又作追守軌度作度軌而嫁作不嫁無辜作無罪敦勉作敦誠皆當以刻石爲正

酒船

晉書畢卓傳右手持蟹螯左手持酒杯拍浮酒船中足樂一生矣按宋元豐二年上持八寶酒船爲太皇太后上壽是酒船乃酒器也周禮雞彝鳥彝皆有舟形司農云舟尊下臺卽今承露禮象云舟宜若後世酒船稍加大耳古者惟爵

有承槃尊彝無之然酒船所以載杯蓋亦承槃之類但制異耳拍浮酒船酒滿溢出浮於酒船也

魯郊

明堂位命魯公世世祀周公以天子之禮樂是以魯公孟春乘大路載弧韜韜有二旒日月之章祀帝于郊配以后稷天子之禮也程子曰成王之賜伯禽之受皆非也按呂氏春秋魯惠公使宰遜請郊廟之禮于周王使史角往焉則魯之郊禘魯惠公請之周威王許之不從成王伯禽始明堂位之說漢儒所僞爲也

打喜

世俗新婚者人戲擊之謂之打喜按酉陽雜俎北朝壻拜閣日婦家親賓婦女畢集各以杖打聲爲戲至有大委頓者此其遺俗也聲說文卽壻字

歸安春震鄭明選侯升父著

稅言

北海

漢匈奴使蘇武收羝北海上周日用曰蘇武牧羊之所祇一池號北海北地見有蘇武湖非北溟之海也

飲器非洩器

卷三十九

通鑑趙襄子漆智伯之頭以爲飲器註者以爲洩器或以爲酒器今按呂氏春秋趙襄子北取代東伐齊使張孟談踰城潛行與魏桓韓康期而擊智伯斷其頭以爲觴此飲器爲酒器之証也漢書匈奴傳單于以老上單于所破月支頭共飲血盟假令飲器爲洩器豈可飲血乎杜氏通典有虎子乃洩器註以爲飲器者蓋亦不知飲器本非洩器耳

山響

漢史武帝行幸緱氏禮祭中岳太室從官在山下聞若有呼萬歲者三隋書元壽元年祭南郊板曰多楊山響三稱國興連雲山聲萬年臨國事絕相似皆誕也

郭林宗巾荀文若帽

郭林宗角巾行雨中墊一角時人慕之因爲墊角巾又帽亦巾也先未有岐荀文若巾觸樹成岐時人慕之因而弗改兩人見重如此

嬭人善妬

戰國策魏王遺楚王美人楚王說之夫人鄭袖知王之說新人也甚愛新人衣服玩好擇其所喜而爲之宮室臥具擇其所善而爲之愛之甚於王王曰嬭人所以事夫者色也而妬者其性也今鄭袖知寡人之說新人也愛之甚於寡人此孝子所以事親忠臣所以事君也鄭袖知王

以已爲不如也因謂新人曰王愛子美矣雖然
惡子之鼻子見王必揜其鼻新人見王因揜其
鼻王曰何也鄭袖曰妾知之矣王曰必言之鄭
袖曰其似惡聞王之鼻也王曰悍哉令劓之三
國策表術愛幸馮女後宮諸女害其寵語之曰
將軍貴人有志節中原未平常歔嘆息未常

卷三

三

則曰妾幸侍將軍不能爲天下母而僅爲貴人
妾何樂之有馮女以爲然見術輒流涕術問之
對如其指術以爲有心志益愛憐之諸嬪伺術
出共絞殺之術不以諸嬪絞之也而以爲女自
絞也不得志而死二事相類嬪人之善妬如此

呼兄爲況

世人呼兄爲況或云馬援之兄名況故謂兄爲
況非也按漢書尹翁歸字子兄注兄讀曰況設

文通釋兄者況也能以言況其弟也又古文兄
字卽況字管子大匡篇召忽語管仲曰百歲之
後吾君下世犯吾命而廢吾所立奪吾糾也雖
得天下吾不生也兄與我齊國之政也此兄字
卽況字房玄齡註乃云召忽呼管仲爲兄謬矣

取火

鑽燧取火註云春取榆柳之火榆柳色青故春
取之夏取棗杏之火棗杏色赤故夏取之季夏

卷三

四

取桑柘之火桑柘色黃故季夏取之秋取柞櫟
之火柞櫟色白故秋取之冬取槐檀之火槐檀
色黑故冬取之堯子云五和時節以倮獸之火
麋倮獸之火中央火也至春以羽獸之火麋南
方未鳥用南方之火故曰羽獸之火夏以毛獸
之火麋西方白虎用西方之火故曰毛獸之火
秋以介獸之火麋北方玄武用北方之火故曰
介獸之火冬以鱗獸之火麋東方蒼龍用東方

之火故曰鱗獸之火與論語取火之說不同

桂花

王績春桂問答云問春桂桃李正芬華年光隨處滿何事獨無花春桂答春華詎能久風霜搖落時獨秀君知否此言春時桂無花非也按尸子云春花秋實者桂王維詩人間桂花落夜靜春山空王績所言特巖桂耳今人呼爲木樨非桂花也

面字義

史記項籍顧漢騎將呂馬童曰若非吾故人乎馬童面之如淳註云面不正視也此未盡面字之義按字書面背也故兩手反接於背謂之面縛一作偃楚詞云偃規矩而改錯以背爲面猶以治爲亂反言之也

二字歌

漢書董卓傳王允與呂布士孫瑞謀誅卓有人

書二字於布上肩而行於市歌曰布乎此二字歌

繹山碑文

史記秦始皇之碣石刻碣石門其辭末云羣臣誦烈請刻此石垂著儀矩楊用修曰請刻此石今碑文作刻此樂石後人不解樂石之義乃妄改之唐封演云樂石謂以泗濱浮磬作碑也愚按刻此樂石之文乃在繹山碑中非碣石碑中

文也繹山碑文曰皇帝立國維初在昔嗣世稱

王討伐亂逆威動四極武義直方戎臣奉詔經時不久滅六暴強廿有六年上薦高號孝道顯明既獻泰成乃降專惠親軺遠方登于繹山羣臣從者咸思攸長追念亂世分土建邦以開爭理功戰日促流血於野自泰石始世無萬數阨及五帝莫能禁止直今皇帝壹家天下兵不復起燭周滅除黔首康定利澤長久羣臣誦略刻

此樂石以著經紀史記繹山作鄒嶧山按禹貢云嶧陽孤桐泗濱浮磬嶧山與泗濱相近故有樂石安得在碣石乎始皇又嘗刻石于會稽其辭末云從臣誦烈請刻此石光垂休銘又刻石于之罘其辭末云羣臣誦功請刻于石表垂于常式此其地皆無樂石故不言樂石用修執嶧山樂石之文而辨碣石文之誤非也杜子美詩云嶧山之碑野火焚棄木傳刻肥失真則初刻久已焚毀迨元至元癸巳李侍御處異有家藏本與棗木傳刻大異因墓之石在金陵府庠予得而見之其文史記不載

蛻

上林賦蛻蜺蠓獮獫胡毅蛻註云蛻音詭未詳按說文蛻蛻也五音類聚云蛻獸似龜白身赤首二說不同若詳本詞則獫胡與毅既皆獸名蛻亦當是獸也

神農嘗藥

淮南子云神農始嘗百草之滋味當此之時一日而七十毒世遂謂神農一日生七十毒非也蓋謂嘗藥時一日之中藥之有毒者大都七十種耳高氏小史云神農嘗藥療病當是之時百死百生亦言藥之死人者有百生人者有百也豈神農身自百死而百生哉曰七十曰百皆舉大數也

論語衍文

論語性相近也習相遠也之下惟上知與下愚不移之上有子曰字程子以爲當合爲一章而衍子曰字得見君子者斯可矣之下善人吾不得而見之矣之上有子曰字朱子以爲衍文於予與何誅之下始吾於人也之上有子曰字胡氏以爲衍文凡此之類竊意以爲不然孔子語絕復發故記者特加子三字以狀其更端耳尚

書大誥屢稱王曰字孔穎達云周公丁寧其事止而復言別加一曰語更端也論語子曰字正同豈衍文乎莊子在宥篇連用兩泄公曰字書傳如此者記張耳陳餘傳連用兩泄公曰字書傳如此者皆此法也

蠶字蠶字

蠶字俗作蚕非也爾雅蠶蛭蛭蚕郭璞云蛭蠶也江東呼寒蛭蛭他典切從虫從天聲蠶字從蠶從替聲音義俱不同蠶字俗作蠶亦非蠶魚名似蝦直稔切從魚從朕省聲蠶息兩切從魚從養省聲音義亦異

天左旋右旋

自古歷家天左旋日月右旋宋儒以日月亦左旋誤矣及汲冢周書又云天道尚右日月西移地道尚左水道中流人道尚中耳目役心吉禮左還順地以利武禮右還順天以利兵將居

中軍順人以利陣晉孔晁註云天右還也此以天爲右還其說愈誤故知汲冢書多僞書也

夏屋

詩夏屋渠渠朱子註云夏大也渠渠深廣貌羣玉云夏屋古註大俎食具作巨室用非丹鉛餘錄亦云愚謂夏屋固大俎然楚詞云夏屋廣大沙堂秀陸士衡連珠篇云震風洞發則夏屋有時而傾豈可亦以爲大俎乎要是兩解俱通未可專以大屋爲非也

大蟹

蟹譜十二種埤雅云蟹數十種蟾蜍大者長尺餘兩蟹至強能與虎鬪虎不如也按汲冢書海陽巨蟹其殼專車山海經姑射國在海中屬列姑射西南山環之大蟹在海中註云千里之蟹又女丑有大蟹註亦云廣千里據此則埤雅所云又蟹之特小者耳

嘯法

嘯法不傳久矣頃得嘯旨不著作者姓氏云嘯有十二法一曰外激二曰內激三曰含四曰藏五曰散六曰越七曰大沈八曰小沈九曰足十曰叱十一曰五太十二曰五少善嘯者可以感百靈致風雨按後漢書趙炳嘗臨水求渡船人不和之炳乃張蓋坐其中長嘯呼風亂流而濟此其驗也今江東舟人每喉中作聲俗謂之呼

風亦嘯之遺意

地動儀鼎

後漢書張衡造地動儀以精銅鑄成員徑八尺合蓋隆起形似酒尊飾以篆文山龜鳥獸之形中有都柱旁行八道施關發機外有八龍首啣銅丸丸有蟾蜍張口承之其牙機巧制皆隱在尊中覆蓋周密無際如有地動尊則振龍機發吐丸而蟾蜍啣之振聲激揚伺者因此覺知雖

一龍發機而七首不動尋其方面乃知震之所
在合契若神按鼎錄云張衡地動儀紀之於鼎
沉於西鄂水中世遂不傳云

張芝

張芝後漢大司農張奐之子也王愔文志曰芝
少持高操以名家子勤學文爲儒宗武爲將表
太尉辟公車有道徵皆不就號張有道今獨以
草聖稱於世可惜也

黃姑

修詞指南云河鼓謂之牽牛註云今荆楚人謂
牽牛爲擔鼓擔者荷也此以牽牛河鼓爲一星
按天文志牽牛六星天之關梁主犧牲事河鼓
三星在牽牛北天鼓也主軍鼓則是牽牛與河
鼓相近實兩星也河鼓一作黃姑蓋轉聲之訛
古詩云黃姑織女時相見此亦以牽牛爲黃姑
誤矣

陽九

書傳言陽九之會或言百六之會按律歷志初
入元一百六歲有陽九旱九年次三百七十四
歲有陰九水九年又有陽七陰七陽五陰五陽
三陰三各主水旱如其數

作詩一字兩用

杜子美詩云桃花一簇開無主可愛深紅愛淺
紅謂可愛深紅又可愛淺紅也蘇子瞻詩云欲
把西湖比西子淡粧濃抹也相宜謂也宜淡粧
也宜濃抹也可字也字皆一字作兩字用或作
可愛深紅間淺紅淡粧濃抹總相宜皆不得其
義而妄改之耳

孔子觀呂梁處

莊子有孔子觀呂梁事今徐州呂梁洪有亭曰
孔子觀呂梁處然呂梁山實在石川離石縣東
北非徐州呂梁

微蒸

江南梅雨時濕熱之氣上達物皆如腐謂之微
蒸廣韻微武悲切垢腐貌易蒸而為雨莊子蒸
成菌禮月令天氣下降地氣上騰註云陽氣蒸
達可耕之候蒸音證今人書微作梅則字之誤
讀蒸上聲則音之誤

師資

穀梁子曰師資辯論釋曰師者教人以不及故
謂師為師資按老子曰善人者不善人之師不
善人者善人之資則師與資亦自有別

萩

史記貨殖傳山居千章之萩顏師古曰萩即楸
樹也此說無據按春秋楚子使萩來聘註云萩
子遙反左氏作楸或作萩說文从草从赤然則
千章之萩即楸也不得為萩爾雅以萩為蕭此
是草屬又不得言千章故知史記萩為楸也

碩字

春秋隕石於宋五註云聞其碩然視之則石察之則五疏曰碩字說文玉篇字林等無其字學士皆讀爲砢據公羊古本並爲碩字張揖讀爲碩是石聲之類不知出何書今按玉篇有碩字註曰之仁反音響也正與張揖義合不知疏家何故言玉篇無此字也廣韻亦有碩字徒年反註云柱礎張揖廣雅又云礎碩碩也此又別爲音義與碩然之碩不同

竹花芭蕉花

顧愷之竹譜云筍必六十復亦六年按篇韻竹易根而死曰筍竹六十年一易根輒開花結實卽枯死其實落土復生六年便成町竹本草云芭蕉三年以上有花自心中出一莖止一花全如蓮花但其色微黃綠花頭常下垂喬聖賦云竹布實而根枯蕉舒花而株槁據此則芭蕉亦

當如竹生花而死本草未之及也

蒿宮

呂氏春秋周明堂茅茨蒿柱明堂歌蒿宮仰蓋博物志周時德澤盛蒿大以爲宮柱名曰蒿宮廣志大蒿容梧道中久無霜雪年久長大可以爲屋柱

木鐸

論語天將以夫子爲木鐸朱子云木鐸金口木舌振以警衆者天將使夫子得位施政教於天下此說是也或云天將使夫子失位周流四方如木鐸徇於道路彼止據尚書胤征文適人以木鐸徇於道路云耳按周禮小宰正歲帥治官之屬而觀治象之灋徇以木鐸註云象魏在雉門之外禮記檀弓云自寢門至於庫門振木鐸曰舍故而諱新明堂位云振木鐸於朝此皆朝廷中所用豈專徇道路者乎

琵琶記

高則成撰琵琶記有爲之敘者曰此高公爲其友王四而作也高勸王四赴試旣得第遂爲不花太師贅壻不復歸高公憾之故作元時呼牛爲不花故云牛太師董卓嘗爲太師而蔡邕出其門下因托爲之耳琵琶者寓王四二字也此說殊不然按說郛云牛相國僧孺之子繁與其同鄉人蔡生同舉進士才蔡生欲以女弟適之蔡已有妻趙矣力辭不得牛氏與趙相與甚歡蔡後爲節度副使姓氏與事跡正同

五藏屬五行

今文尚書云肝木也心火也脾土也肺金也腎水也古文尚書云脾木也肺火也心土也肝金也腎水也二說不同按月令春祀戶祭先脾夏祀竈祭先肺中央祀中霤祭先心秋祀門祭先肝冬祀井祭先腎與古文尚書同疏云牲立南

首肺最在前而當夏腎最居後而當冬從冬禮前而當春從腎稍前而當脾故春位當脾從肺稍却而當心故中央主心從心稍却而當肝故秋位主肝此直據牲之五藏所在而當春夏秋冬中央之位耳若論五行所主自當以肝屬木心屬火脾屬土肺屬金腎屬水也楊子雲作太玄經云三八爲木爲戶藏脾四九爲金爲門藏肝一六爲水爲井藏腎二七爲火爲竈藏肺五十爲土爲中霤藏心此子雲蓋從月令之說然五行所主終以今文尚書爲正

吼

博物志云魏武帝伐冒頓經白狼山逢獅子使人格之殺傷甚衆乃自率常從軍數百人擊之獅子哮吼奮起左右咸驚忽見一物從林中出如狸上王車輒獅子將至此獸便跳起上獅子頭上獅子伏不敢起然莫知爲何獸也按治世

餘聞云弘治己酉西番貢一獅子甚猛險一番人長與守夜同宿木籠中離則眼異變作威又畜二小獸名曰吼形類兔兩耳尖長每獅子作威牽此獸至則畏伏不敢動其溺著獅子體肉輒腐爛也博物志所云豈卽吼耶吼又畏雄鴻鴻鳴亦畏伏不敢動

新脛

尚書云新朝涉之脛孔氏註云紂冬月見朝涉

卷三

九

水者謂其脛耐寒斫而視之李石續博物志云老人晨渡朝歌水而怯紂曰老者髓不實故晨寒因新脛以視髓一云耐寒一云畏寒此說小異

鬪鷺鬪鴨

西京雜記云魯恭王好鬪雞鴨及鷺鴈是雞鴨鷺鴈皆能鬪唐陸龜蒙養鬪鴨一欄有內養挾彈斃一綠頭鴨龜蒙曰此鴨善人言待附進天

子奈何斃之內養以金酬之問鴨能作何言龜蒙曰能自呼名內養憤且咲龜蒙還其金大咲曰吾戲耳六帖云宗室庶人祐養鬪鴨未幾狸咋鴨四十餘絕其頭去又云唐僖宗喜鬪鷺走馬數幸六王宅興慶池與諸王鬪鷺一鷺至五十萬錢是鬪鷺鬪鴨唐時尚有之今惟鬪雞而已

火浣布

卷三

三

周書西域獻火浣布洛陽伽藍記云車斯調國出火浣布以樹皮爲之其樹入火不燃又火鼠其毛入火亦不燃可爲布亦名火浣布今中國武當山有石皮僅可爲巾襖亦入火不燃蓋亦火浣布之類

飛蟲名鳥

飛蟲亦名鳥夏小正云八月辰則伏丹鳥羞白鳥丹鳥螢也白鳥羞也羞進也謂食蟲蛸也

螭蚌

韓愈集蘇代說燕惠王曰今者臣來過易水蚌
方出曝而螭啄其肉蚌合而箝其啄螭曰今日
不雨明日不雨必有蚌脯蚌亦謂螭曰今日不
出明日不出必有死螭嘗見一本云今日不雨
明日不雨必有死蚌兩謂開口也

異產

吳越春秋鯀娶於有莘氏之女名曰女嬃年

六卷三五

主

三五五

未孽嬖於砥山得意以而吞之意若爲人所感
因而姪孕剖脅而產高崙高崙卽禹也爾雅翼
簡翟吞燕卵而生契副背而出續博物志云老
君母見日精下落而流星飛入口中有娠七十
二歲而生於陳國渦水李樹下剖左腋而生佛
書云佛者天竺釋迦衛國王之子四月八日夜
從母右脇而生氏族考陸終氏娶鬼方之女孕
而不育十一年開其左脇而出三人焉又開其

右脇而出三人焉長曰昆吾次曰參胡三曰彭
祖四曰會人五曰安曹六曰季連譙周作古史
考以爲妄記按魏黃初五年汝南屈雍妻王氏
生男從右脇下水腹上出而平和自若數月創
合母子無恙宋莆田尉舍之左有市人之妻生
男從股脾間出亦能創合母子無恙然則人固
有異產如此者

八字四韻

六卷三五

主

三五五

續博物志云網魚得鱖不如啖茹此八字用四
韻也

周穆王娶同姓

穆天子傳穆王有盛姬生旦病天子憐之盛姬求
飲天子命人取漿而給註盛國名公羊傳成降
於齊師成者何盛也諱滅同姓故言盛穆王與
盛姬蓋同姓而娶者也魯昭公娶吳諱稱吳孟
子穆王則直稱姬耳

舜朋

博物志云舜南巡崩於蒼梧之野孟子云舜生於諸馮卒於鳴條東夷之人也墨子云舜西教七戎道死葬於南已之山南而蒼梧東而鳴條西而南已三說不同

而如字

而字如字古通用甚多有一處並用者見荀子疆國篇云雖然雷擊之如牆厭之說苑越使

卷三

三

音

諸發於吳吳大夫曰大王有命客冠則以禮見不冠則否諸發曰彼越亦天子之封也云意而安之則假冠以見意知不安願無變國俗孟子文王視民如傷望道而未之見論語富而可求也雖執鞭之士吾亦為之如不可求從吾所好

李白衛萬詩

李白詩云只今惟有西江月曾照吳王宮裡人

衛萬吳宮怨中語全同按曰集有送衛萬歸王屋山詩蓋同時人

南宮适

家語及左傳云孟僖子病將死召其大夫曰吾聞將有達者曰孔丘我若獲沒必屬說與何忌於夫子說即南宮适何忌即孟懿子皆僖子之子蓋兄弟也史記乃云懿子與魯人南宮敬叔往學禮此誤也

卷三

三

秋胡語

力田不如逢豐年力桑不如見國卿卿音羗田與年叶桑與卿叶

杜工部石壕吏

暮投石壕村有吏夜捉人老翁踰牆走老婦出門有此用古韻也人字如延切看字丘虔切

跳脫

唐宣宗嘗作詩賜官人有金步搖命場中對之

注展筠對以玉跳脫云出莊子第二篇齊人之
故溫有悔讀南華第二篇之句今考莊子無此
語又古詩輕衫襯條脫真誥云安妃有斷泉金
條脫是臂飾蓋今之腕釧也條脫卽跳脫韻書
跳田聊切與條同音

不得其醬不食

周禮內饗掌王及后世子膳羞之割烹煎和之
事選百羞醬物珍物以俟饋註云選謂擇其中

八卷三

三五

御者孔子不得其醬不食亦謂必選其中食者
耳非不得醬則不食也

鄭侯升集卷四十

一歸安春寰鄭明選侯升父著

稗言

粹胡

金日磾傳曰磾粹胡投何羅殿下孟康曰胡音
互音灼曰胡頸也粹其頸而拔殿下也愚按胡
牛領下垂皮也詩狼跋其胡注云狼老領下有
皮郊祀志龍垂胡鬣今人肥則有胡在領之下
頸之上晉直以為頸亦非也胡通作嘲釋名云
咽喉下垂也合胡亦作頤嘲

絙瑟號鐘

馬融長笛賦云若絙瑟促柱號鐘高調劉良注
云絙急絃也言竹聲如急瑟非也古者絙桑氏
作三十六絃之瑟以修身理性故曰絙瑟號鐘
伯牙琴名一名通鐘

龍孫

俗稱幼竹為龍孫未見所本按竹譜籊籊竹名
一曰龍鍾以其所生故曰龍孫歟又後漢書費
長房從市中老翁游後辭歸與一竹杖曰既至
投葛陂中顧視則龍也竹能化龍龍孫之義亦
或取此

蠶

月令祭先蠶西陵氏也五燈會元云馬鳴大王
昔為毗舍利國王其國有一類人如馬裸露王
運神力分身為蠶彼乃得衣王後復生中印度
馬人感戀悲鳴因號馬鳴搜神記曰上古之時
有人遠征家惟一女與馬女思父戲馬曰汝能
迎得吾父吾將嫁汝馬乃絕韁去得父還後馬
見女輒怒父怪之女具以答父大怒殺馬曝其
皮女至皮所忽變然卷女而行後於大樹枝得
女及皮盡化為蠶愚按周禮馬質掌馬禁原蠶
注云蠶本龍精與馬同氣物莫能兩大禁原蠶

為傷馬也此說為正鸞龍精其首似龍一名龍首

馬融長笛賦

馬融長笛賦云有庶士丘仲言其所由始其辭曰近世雙笛從羌起按太平御覽云黃帝使伶倫伐竹於昆溪斬而為笛周禮笙師教飲笛則笛非起於漢矣筆談曰有雅笛有羌笛或融所賦者羌笛非雅笛也其賦序又云追慕王子淵

卷四

三

琥珀江珠

博物志云琥珀一名江珠然左思蜀都賦云琥珀丹青江珠瑋英則琥珀江珠當是兩物

魚鳥聲耳

吳都賦云魚鳥聲耳注云聲耳衆聲貌魚當無

聲今言魚鳥聲耳文之失也然魚亦有有聲者山海經鯨魚音如鸞又鯨魚虎蛟音俱如鴛鴦又文魼音如磬又鰓聲如嬰兒爾雅翼鰓一名石首春來海上初出水能鳴上林賦亦云魚鰓鰓聲左思未為失也

飛廉

墨子夏后開使飛廉采金於山孟子曰驅飛廉于海隅而戮之是有兩飛廉人名也楚詞後飛

卷四

四

廉使奔屬王逸云飛廉風伯神名也西京賦陳虎旅於飛廉館名也上林賦推飛廉弄獬豸郭璞云飛廉龍雀也鳥身鹿頭鳥名也張銑又以為獸名本草草部飛廉生河內川澤廣雅釋草飛廉扁蘆草名也蟲部蜚蠊似麝蟲而輕小能飛蟲名也蜚與飛古字通蠊字加虫小異耳

陪鯢

射雉賦敷藻翰之陪鯢注云陪鯢奮怒之貌然

云雉初來未與媒聞何遜齊按字書雉起飛
羽貌陪鰓卽雉鰓言野雉張羽而飛也

陶侃胡奴

陶侃得胡奴不喜言語一日胡僧見而驚禮之
曰此海山使者也侃異之夜失其所在按晉書
袁宏傳宏爲東征賦列稱過江諸名德不及陶
侃侃子胡奴嘗於曲室抽刃問宏曰家公勳跡
如此君賦云何相忽宏窘急曰吾已盛述尊公

六卷四十一

三

何言無世說新語王修齡貧乏陶胡奴爲烏程
令送米一船然則胡奴侃子也嘗爲烏程令安
得爲海山使者乎杜甫示獺奴阿段詩云曾經
陶侃胡奴異亦相傳之誤耳侃本傳載侃子洪
瞻夏琦旗斌稱範岱蓋胡奴乃數子中之小字
也

阿膠止濁

抱朴子云寸膠不能止黃河之濁按沈存中筆

談東阿是濟水所出其井水煮膠謂之阿膠用
攪濁水則清濟水趨下清而重也

流黃

環濟要略云間色有五緝紅縹紫流黃說文
可染流黃張載擬四愁詩何以報之流黃素素
繒也繒之色流黃也而詩家因作素名用之潘
岳寡婦賦云晦高臺之流黃樂府云少婦織流
黃沈佺期詩云更教明月照流黃王筠詩云拂

八卷四十一

六

拭機中斷流黃如此類皆作素名用也

瞽叟

史記云舜父瞽叟盲以爲瞽叟身實無目也堯
典瞽于父頑毋聽注疏云舜父有目但不能識
別好惡與無目者同故時人謂之瞽叟瞽叟使
舜上廩從下縱火焚廩使舜穿井若其身目能
然不得謂之無目愚竊謂焉遷無目之說是也
若以瞽叟爲惡則下文又言父頑亦惡稱也

既言惡人之子又言父爲惡人於義未安於廟入井尚有母與弟豈必贅叟一人身自爲之而必以爲有目乎大禹謨益贊於禹曰祗載見贅叟是時舜已爲帝豈得以臣子而加君之父以惡名乎

武王載木主

伯夷傳云西伯卒武王載木主號爲文王以伐紂按周禮小宗伯職云若大師則帥有司而立軍社奉主車注云王出軍必先有事於社及遷廟而以其主行曾子問曰天子巡狩以遷廟主行則軍行所載乃遷主也小宗伯職又云辨廟祧之昭穆疏云周以后稷廟爲始祖卽從不窋以後爲數不窋父爲昭鞠子爲穆從此以後皆父爲昭子爲穆至文王十四世文王第稱穆武王第稱昭武王時諸侯五廟遷主不應爲文王也甘誓云用命賞于祖言祖則非夏禹之主可

知啓不載禹主以伐有扈則武王不載文王主以伐紂

孔子未嘗適吳越

南徐記云丹陽縣季子廟內有碑刻孔子所書嗚呼有吳延陵季子之墓十字按孔子世家孔子未嘗至吳安得題其墓乎越絕書句踐躬求賢聖孔子從弟子七十人奉先王雅琴治禮往奏曰丘能述五帝三皇之道故奉雅琴至大王所世家云孔子亦未嘗至越戰國時人稱列國之君曰大王孔子無此稱也

嵇康絕交

人知嵇康與山巨源絕交書不知康又有與呂長悌絕交書人與交游一絕再絕豈人情乎

跋扈跳梁

詩無然畔換毛萇注云畔換猶跋扈也陳琳檄云秉資跋扈薰鏡注云跋扈猶倔強也梁冀傳

跋扈將軍章懷太子注云跋扈猶強梁也
悉按扈者海中取魚竹名魚之有力者能跋
之而出故曰跋扈本扈字省文作扈耳蕭望之
傳小夷跳梁於山谷間梁亦絕水取魚者詩有
鶯在梁毋逝我梁是也魚能跳之而出曰跳梁
跋扈跳梁皆取魚爲義也

棋局

邯鄲淳藝經曰棋局縱橫各十七道合三百八
十九道白黑棋子各一百五十枚今棋局縱橫
各十九道與古制異

夷庚

左傳以塞夷庚注云夷庚往來要道也字書夷
平也庚道也吳志云吳人以船楫爲輿馬以巨
海爲夷庚言視大海猶平道也臧榮緒晉書云
夷庚未入言未能入平道也陸機辨亡論云旋
皇輿於夷庚亦取平道之義注文選者乃云夷

庚者藏車之所豈其然乎東晉詩序云由庚萬
物得由其道也亦訓庚爲道

楊楊一姓

氏族大全楊雄揚字從手楊修揚字從木漢書
楊雄傳云其先出自有周伯僑者以支庶初食
采晉之楊因氏焉楊在河汾之間周衰而楊氏
或稱侯號曰揚侯注云揚今河東楊縣雄反離
騷云靈宗初謀伯僑今流於末之揚侯此揚姓
從手也後漢書楊修傳修乃楊震五世孫世說
云修九歲孔君平詣其父設楊梅孔曰此君家
家果此楊姓從木也及觀玉海急就章補注云
漢有楊敞亦作楊漢有揚雄而楊修答臨淄侯
箋亦云修家子雲老不曉事乃以揚雄爲先世
潘岳作楊荊州肇誅云族始伯僑氏出揚侯又
以伯僑揚侯爲肇先世是皆揚楊爲一姓氏族
大全過於分析矣

五十三參

俗傳善財五十三參皆觀音大士說之妄也萃嚴經善財童子問法五十三參善知識德雲比丘爲第一

招提

胡繼宗云招提今誤爲招提梵語中有拓開提奢之說按釋書招提菩薩皆古佛號因以名寺非拓提之誤也孟浩然詩清夜宿招提若爲拓提則聲韻不諧矣

正鵠

朱子云畫布曰正棲皮曰鵠然正鵠皆鳥名射義內志正外體直注云正鵠之義出自此也賓射之的謂之正正者正也欲使射者內志正也齊魯之間謂題肩曰正大射之質謂之鵠鵠者直也欲使射者外體直也題肩亦作鵠鵠陸機疏云隼鵠屬齊人謂之鵠征蓋征鳥也其飛疾

說文云鵠鵠鵠也小鳥而飛最疾二鳥射者皆中得中者爲雋埤雅以鵠爲鴻鵠之鵠一舉千里亦難中也鵠取直爲義者鵠之爲言較也較者直也或云鵠之言楷也爾雅云楷梗較頰庭道直也

常棣之詩

左傳召穆公思周德之不類糾合宗族於成周而作詩曰常棣之華鄂不韡韡凡今之人莫如兄弟其四章曰兄弟閔于牆外禦其侮則常棣之詩似是召穆公所作杜預云周公作之召公歌之孔穎達云周公所作厲王之時棄其宗族召穆公重述此詩歌之是賦詩者或造詞或誦古此召穆公所作是誦古之詞非造之也

射麋脚麟

相如上林賦射麋脚麟按毛詩麟趾篇疏云并州界有麟大小如鹿又爾雅麋大麋牛尾一角

注云漢武帝郊雍得一角獸若麋謂之麟脚麋之麟蓋此類耳非麒麟之麟也陸機疏云麒麟不入陷穽不罹羅網又可得而脚之乎

鰥

詩云敝笱在梁其魚魴鰥毛傳云鰥大魚鄭箋云鰥魚子義正相反孔叢子云衛人釣於河得鰥魚焉其大盈車子思問曰如何得之對曰吾下釣垂一魴之餌鰥過而不視又以豚之半鰥

六卷卑

十三

則吞之則魴小鰥大明矣爾雅云魴魚子非鰥也而孔疏乃云鰥鰥字異蓋古字通用或鄭本作鰥此牽合鄭說故言蓋言或以疑之詩首章云其魚魴鰥三章云其魚魴鰥若鰥爲魚子則凡魚之子總名爲鰥不當與魴鰥列爲三魚也說文云池魚滿三百六十蛟來爲之長能率魚飛置笱水中則蛟去爾雅翼云蛟難制之物欲率魚而去笱雖設而能制之使其在水者有魴

魚焉有魴鰥焉有唯唯之衆焉不以蛟而從也今魯威公微弱無守國之器使從文姜者如雲如雨如水而不能少爲之制則魯敝笱之不若也言魴鰥者美惡兼存之義言魴鰥者大小兼畜之義此亦從毛傳以鰥爲大魚孔又疏云魴魚非極大之魚與鰥不類故易傳以爲小魚蓋不知小大美惡兼言之義耳釋名云無妻曰鰥無妻之人愁邑不寐目恒鰥鰥然其字從魚魚目恒不閉也然凡魚目皆不閉獨取鰥爲無妻者以鰥魚之名合於目鰥鰥不寐之義也

六卷卑

十四

特

伐檀詩云不狩不獵胡瞻爾庭有縣特今毛傳云獸三歲曰特疏云三歲曰特毛氏當有所據不知出何書按周禮大司馬職注云一歲曰獬二歲曰羝三歲曰特四歲曰肩五歲曰慎與毛傳同然詩首章曰縣貍二章曰縣特三章曰獬

豕與鵠既鳥獸之名則特亦當鳥獸名也爾雅豕三豢二師一特則特乃豕耳鵠巢詩云壹發五豝壹發五豢豝北曰豝豢生三曰豢皆豕也

黃帝騎龍

漢書黃帝鑄鼎荆山下忽有龍垂胡髯下迎黃帝騎龍上天或云乘黃龍翼馬身黃帝乘之上天則是神馬也與漢書異

上下平聲

韻書有上平聲下平聲人莫能曉上下之義嘗見皇極經世數書不知誰作云上平聲氣從上聲出下平聲氣從舌上出殆亦妄爲之說徐景安樂書云凡宮爲上平商爲下平角爲入徵爲上羽爲去蓋四聲分屬三言雖四聲實五聲也

農夫有二義

治農之人曰農夫典農之官亦曰農夫治農之人曰農夫者孟子上農夫食人之類典農之

官曰農夫者詩田畯王喜釋言云畯農夫也孫炎云農夫田官也選俊人主田謂之田畯典農之大夫謂之農夫

城堵名雉

城五堵曰雉毛詩傳鄭箋周禮注公羊傳注其說紛紛以左傳都城過百雉云云準之大抵高一丈長三丈爲定埤雅雉飛崇不過一丈修不過三丈故城雉如之又潘岳賦云畫疆界以分畿凡雉各有疆界一界之中一雉爲長分而護之不相侵越城以雉名義亦取此

東井東壁南箕北斗南斗

箕東北方宿也謂之南箕壁西方宿也謂之東壁井西南方宿也謂之東井毛詩疏云二十八宿連四方爲名者唯箕斗井壁四星而已壁者室之外院箕在南則壁在室東故稱東壁鄭稱參傍有玉井則井星在參東故稱東井推此

則箕斗並在南方之時箕在南而斗在北故言南箕北斗也并賦云名著乎東宿之纏象見乎河圖之畫則正以東井爲東宿誤矣又天文志南斗六星主爵祿南斗之名疏所不及以類推之在牛之南蓋斗與箕同在南方斗在箕北則爲北斗斗與牛同在南方斗在牛南則爲南斗實一宿也南北異名耳此二十八宿之斗非魁杓之北斗也

日象日景大小

禮記天子之田方千里鄭玄注云象日月之大亦取畧同春秋元命苞云日圓望廣尺以應千里鄭用其說故云象日月之大至晉李勝作正天論云日裁百里不千里考靈耀周髀靈憲並云日景千里而差一寸鄭用其說故云亦取畧同至宋何承天云六百里差一寸後魏信都芳云二百五十里差一寸唐南宮說云五百二十

六里二百七十步而差二寸五釐皆以測景得之其說各異

堪輿

張晏云堪輿天地總名許慎云堪天道輿地道孟康云堪輿神名造圖宅書者未知孰是輿或作餘

日南

太平御覽交州去洛九千餘里孫慄云立表測

景景在表南古郡以日南爲名其斯義乎爾雅觚竹北戶西王母日下謂之四荒注北戶在南日下在東北戶者向北戶而見日乎日下日初出人在日下乎今日本國在東海

千支爲年號

古有以千支爲年號者涼李暠以庚子爲年號楊公以庚戌爲年號竇建德以丁丑爲年號見玉海

三商

漏刻銘三商定夕儀禮注日入三商爲昏尚書
緯謂刻爲商日未出二刻半爲明日入後二刻
半爲昏言三商舉成數也

郡縣

漢制秦分天下爲郡縣按汲冢周書作雒篇千
里分百縣縣有四郡左傳上大夫受縣下大夫
受郡則周有郡縣矣春秋楚莊王滅陳爲縣廣

卷四

九

韻謂縣名始此據周書則作雒時已有之非始
楚莊王也夏以天子所都爲縣王制云天子之
縣內方百里之國九注者以爲夏制則縣名始
於夏但天子所都與周郡縣之縣不同耳縣古
文作寰穀梁寰內諸侯卽王制縣內也周以縣
統郡秦以郡統縣釋名云縣者懸也懸於郡也
此以秦制言則得通耳若周制豈可謂懸於郡
乎

治地莫不善於貢

孟子引龍子云治地莫不善於貢禹貢冀與豫
揚梁賦有錯等林氏謂禹法既有每歲常數又
有雜出他等之時凶不取盈無不善者切意後
世子孫不善用之惟取必於每歲之常賦無有
雜出之時或戰國重歛託貢法以文過禹法實
不然也此說得之

古書引易

卷四

十

東方朔傳云易曰正其本萬事理失之毫釐差
以千里司馬遷傳云易曰差以毫釐謬以千里
師古曰今易經彖象繫辭並無此語易緯則有
之則此文出於易緯禮記經解云易曰君子慎
始差若毫釐謬以千里孔頴達云此易繫辭文
也然今易實無之禮記所引蓋漢儒本易緯之
言耳孔君之說疑妄也

瓜祭

論語雖疏食菜羹瓜祭瓜魯論作必按玉藻瓜祭上環疏云食瓜亦祭先上環是寔間下環是脫華處祭時取上環祭之則古者自有瓜祭不當作必鄭玄注古文論語以魯論校齊論古論異讀者甚多傳不習乎魯讀傳為專崔子魯讀崔為高未嘗無誨魯讀誨為悔五十以學易魯讀易為亦正唯弟子不能學魯讀正為誠坦蕩易是衣裳者鄭本作弁魯讀為絕賜也

卷四

為牲仍舊魯讀仍為仁折獄魯讀折

弗小慧魯讀慧為惠古之矜也廉魯讀廉為賤言未及之而言謂之燥魯讀躁為傲果敢而窒魯讀窒為室天何言哉魯讀天為夫皆不如齊論古誨為正惟詠而歸鄭本作饋魯讀饋為歸魯讀是也歸孔子豚鄭本作饋魯亦讀饋為歸義得兩通不知命一章魯論所無

八陣圖

明八陣圖兵家所宗然不始於孔明唐獨孤及八陣圖記云黃帝握機制勝作為陣圖八官之位正則數不僭神不忒故入其陣所以定位也衡抗於外軸布於內風雲附其四維所以備物也虎張翼以進蛇向敵而盤飛龍翔鳥上下其勢以致用也書目有風后握機八陣圖一卷漢則八陣黃帝時有之隋志孫子八陣圖一卷漢傳燕山刻石立功銘曰勒以八陣至孔明

卷四

六世演之耳文選注孫子八陣一曰方陣二

曰圓陣三曰牝陣四曰牡陣五曰衝陣六曰輪陣七曰浮沮陣八曰雁行陣玉海孔明八陣一曰洞當二曰中黃三曰龍騰四曰鳥飛五曰折衝六曰虎翼七曰握機八曰衡然其實即黃帝天地風雲龍虎鳥蛇兵法尚詭立名異也孔明心經八陣後有却月陣洪氏曰八陣魁六十有四重易之卦也二月魁二十有四作易之書也

蓋起於圓而神故却月之形圖卦定於方以

故八陣之形方

漢高帝紀祠黃帝祭蚩尤於沛庭應劭曰蚩尤
古天子好主兵蘇瓚曰蚩尤庶人之貪者按管
子黃帝得蚩尤而明於天道隋志有黃帝蚩尤
風后行軍祕術二卷則黃帝六相亦有蚩尤漢
吳尤乃黃帝之相作行軍祕術非與奇

八卷
少涿鹿之蚩尤也

十月為歲首不始於秦

秦以十月為歲首後世非之玉海云連山首艮
者八風始於不周實居西北之方七宿之次是
為東壁營室於辰為亥於律為應鍾於時為立
冬此顓帝之曆所以首十月也然則顓頊曆以
十月為歲首不始於秦矣

墨海

墨名墨海文房四譜云書帝得玉一紐治墨
海篆曰帝鴻氏之硯

孟仲子

孟子公孫丑篇有孟仲子趙岐云孟子從昆弟
而學於孟子者詩文王篇維天之命注孟仲子
大哉天命之無窮云云正義譜曰子思弟子詩
敘錄又云丁夏授曾申曾申授李克子克授孟

子思孟子李克皆孟仲子師

八卷
字隨字

言文繫傳云蔡邕漢末頌學而云色不為絕不
知絕字系旁為刀刀下為卩又況不及蔡邕者
子吳人云無口為天有口為吳不知吳從吳
文帝惡隨字為走乃去之成隋字不知隨
是安步也然蔡邕特精字學嘗正定五經文
後開鴻都諸方獻篆無出邕者豈不識絕彼蓋
就今字而言耳若隨字豈不真誤矣